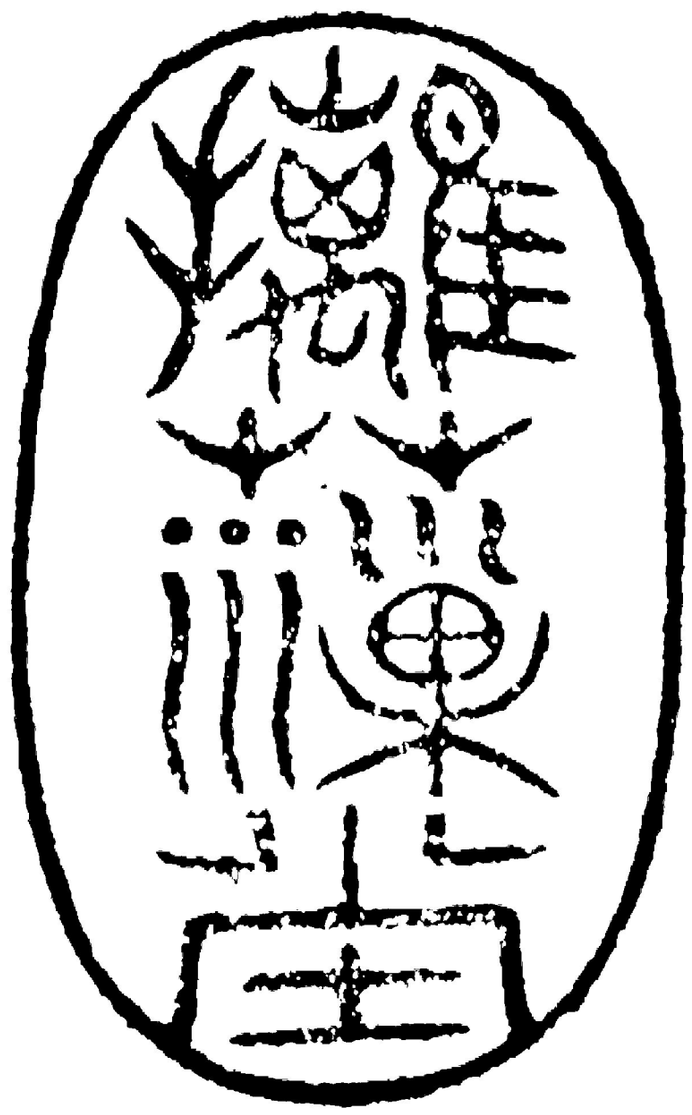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景摛藻堂印

四庫全書簒要

第三九册 別集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冊目次

書名　雞肋集七十卷　宋晁補之撰

及撰人

卷次　卷一至卷七十

頁次　三八六—一

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鵞

雞東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目錄

卷一 古賦

卷二 古賦

卷三 辭

卷四 古詩

卷五 古詩

卷六 古詩

卷七 古詩

卷八
古詩
卷九
古詩
卷十
古詩
卷十一
古詩
卷十二
古詩
卷十三
古詩
卷十四
古詩
卷十五
律詩

卷十六
律詩
卷十七
律詩
卷十八
律詩
卷十九
絶句
卷二十
絶句
卷二十一
絶句
卷二十二
絶句
卷二十三
挽辭

卷二十四
上書
卷二十五
罪言
卷二十六
河議
卷二十七
雜著
卷二十八
雜著
卷二十九
記
卷三十
記
卷三十一
記

卷三十二
銘贊
卷三十三
題跋
卷三十四
序
卷三十五
序
卷三十六
離騷序
卷三十七
策問
卷三十八
策問
卷三十九
策問

卷四十
春秋雜論
卷四十一
春秋雜論
卷四十二
西漢雜論
卷四十三
西漢雜論
卷四十四
西漢雜論
卷四十五
唐舊書雜論
卷四十六
唐舊書雜論
卷四十七
唐舊書雜論

卷四十八
唐舊書雜論
卷四十九
唐舊書雜論
卷五十
五代雜論
卷五十一
書
卷五十二
書
卷五十三
奏狀
卷五十四
表
卷五十五
表

卷五十六
啓
卷五十七
啓
卷五十八
啓
卷五十九
啓
卷六十
祭文
卷六十一
祭文
卷六十二
傳行狀
卷六十三
墓表

卷六十四
墓誌銘
卷六十五
墓誌銘
卷六十六
墓誌銘
卷六十七
墓誌銘
卷六十八
墓誌銘
卷六十九
釋氏贊疏
卷七十
釋氏贊疏

臣等謹案雞肋集七十卷宋晁補之撰補之字无咎鉅野人元豐間進士元祐中除校書

郎紹聖初落職監信州酒稅大觀中知泗州卒於官初蘇軾通判杭州補之隨父端友宦於杭軾見所作七述大嘆賞之由是知名與黃庭堅張耒秦觀為蘇門四學士耒嘗言補之自少為文即能追考屈宋班楊下逮韓柳之作促駕力鞭務與之齊而後已晚歲自訂所作名雞肋集宣和以前避蜀黨秘不傳紹興中其從弟謙之始編次為七十卷刊於建陽云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雞肋集原序

雞肋集左朝奉郎秘書省著作郎充秘閣校理國史編修官濟北晁補之无咎自名其所為詩文也夫物有質者必有文文者質之所以辨也古之立言者當之平居論説諷詠應物接事不能無言非虎豹犬羊之異也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其雞肋乎故裒而藏之謂之雞肋集元祐九年二月旦日序

雞肋集卷一

古賦四首

求志賦　釋求志附

宋　晁補之　撰

幼余不自知憃兮願求古人而與之游高平邑於大野兮魯東鄙而北鄒固余心其惄款兮求前聖又不遠豈無鄰莫可與謀兮治邴氏而俗洋幽離房誠不忍兮棄此而莫能歲執徐之青陽兮余先子乎東征橫武林之大江兮睨始寧之南邑路會稽以周流兮求歷山之所在昔封嵎之世守兮以後夫而致刑越懲恥於夫椒兮進樵女而抑心懿二臣以國霸兮卒焉異夫出處行東薪而自言兮妻不忍而求去助申威於司馬兮卒隕聲以淮南盱訴死於婆娑兮悲綽約之亦殲彼章陳之詭嘯兮既睽眙於甲夜何仲御之清激兮而亦云駭夫觀者紛回宂其莫識兮泮千載而迹陳思苗山猶若茲兮又何悲乎曲水惟鄭公之志約兮逢神人焉靡求山岫而谷紆兮風瀏瀏乎旦莫耿吾何不可留此土兮竊悲越人之幾豈其食鮭而化音兮無所用吾之緌冬矇矇其多雨兮夏癉熱以生蟲溪水之淺深兮舟上下而擊石吾遵夏蓋之山兮聊以觀乎遠海吾先子之初服兮羌董道而不改小人之有心兮猶不假器末余從於東安兮依哲人而聞誼蜀蘇子之有廛兮漢遺化而多儒往者其不可及兮曷不從子之廬朝余食乎山中夕余宿乎江上悲世俗之近市兮余安能忍而與之皆往余令樓季為右兮使王陽前余世解纓而馳石兮緬余得此坦塗良吾輈使環灂兮密吾牙使樸屬攬九州而顧懷兮夫安知余力之不足遘余生之罹閔兮歸將毋乎故都伏里門而畏鄰兮幽獨守此四隅時命大謬兮吾迍迍欲何之慨永夏之宜養兮霜蕭蕭箱愛然其萃之增歔欷以啜泣兮殺身其安可宇摧榮而蕃藩宂兮雀鼠去而不舍憯四序之不淹兮春鵠鵠其既菲攬卉木猶若茲兮

兮吾獨不聊此時悲予仲之婉孌兮餧其心以詩禮吾不能操贏而坐閭兮耘東山而自食歲旱暵而不雨兮螟又生余之場屬歲秋之有穀兮河出墳而湯湯於陵子之終褊兮井上李其猶飽服芬芳而潔腹兮夫豈不足以忘老衆傑儻而好朝兮咸得時而的皪持衣裘而鬻暑兮余固知余賈之不售思遐舉而莫從兮心紆軫而盡傷訊黃石以吉凶兮綦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既非初志之敢期兮曾何以知其所繫顑清濟以去垢兮芝九莖而為華宵倚楹而悲詫兮疇獨憂余之無家蕭苑侯之慷慨兮孰云非食之故濟潭淵之靈津兮橫中流而颺怒思城闕之挑達兮勉踵夫昔之人羿之志於彀兮亦反求夫余身小人不知學禮兮畏罪罟之所尋宋七世之炳靈兮皇純佑此下土舉賢而授能兮哀煢獨此黎庶牧羊而肥兮式亦用夫有聞辟雍之洋洋兮宇干日而糾紛連衽以成雲兮汗而為雨豈余不足於同門兮獨惆悵而延竚先事而後得兮

惟其食者之責舉九鼎於鯢淵兮亦人假夫一臂余張子之好脩兮蹇博大而無朋雪霏霏而宇凍兮松柏不改其青固黃子嘗語余兮曰此是為明月雖工師不以佩兮保厥美亦未艾彼喔咿為已甚兮羌浮石而沈木子雲之好思兮亦衆許其寂寞虞氏之為政兮舉五臣而與言彼霢霂之射谷兮何足以容江潭之鱣衆不察余之情兮求余初猶未沫超孤舉而遠尋兮唯夫不足而論世良恫韓而成漢兮皓保惠而悟高成功則去兮曾何足以介其一毛融躬行既卒驕兮禹服義亦太靡陳輜車與棄馬兮桓榮亦酋乎富貴蕃居室其不理兮旁之志以四海允膺之激烈兮羌不以生而昧義意豈弟神所嘏兮固何以罹此之不祥豈其莫忍鄰之捽兮紛救鬬而得傷嘉林宗之善裁兮要成敗以不失寧遵不知時之可為兮行漁瀨以畢世喟嵇康之蹈盡兮悃孫子其安補阮清舌而咎目兮潛固自識而遠去謂道不可為兮為者敗之衆惑然咸不留兮惟至人焉在之

泮千祀而語鄰兮孰與至人之服意神龍之棄雲兮吾欲從焉以足士生各有遇兮吾何為侘傺乎此時曾霍菽不足以化兮求余身其庶幾滋蘭以旨蓄兮菊以為糗修忠信以抑躁兮夫安知余時之後圖前聖吾永賴兮攬百子與竝輿時翱翔於道輿兮歷年歲以為娛

釋求志

求志自敘也予從先人寓鉅野又從先人仕會稽又從先人仕杭余仕於澶仕於魏而後仕於太學故求志所敘如此高平邑於大野謂高平鉅野縣也魯人好文學而獨邴氏以治富魯人所以去文學趨利者以邴氏故也是見地理志貨殖傳離房別房也揚雄云芳酷烈而不聞兮不如蘼蕪之離房武林餘杭也始寧上虞也歷山舜所耕也封嵎防封氏禹執而戮之者也夫椒吳所棲勾踐之山而西施蓋樵家女二臣大夫種范蠡信威司馬者嚴助也曹娥父名盱章陳云者章丹陳珠二女巫夜祠詭嘯夏統見而驚走者也而仲御亦嘗見賈

充叩舷吳歌致風雲子怪之仲御夏統字也苗山即會稽山曲水永和諸君所集處鄭弘遇神人於若耶溪云願旦南風莫北風夏蓋上虞海旁山名自此以上上虞事東安杭州新城也予始見眷山蘇公於杭故云未予從於東安兮依哲人而聞誼樓季古善御者王陽不馳九折坂者也予自謂至此乃知學之所趨猶出荊棘險阻得大塗而思驁也環濟撲屬考工治車說車君子之器車工而後可以致遠君子修而後可以涉世自此以上

新城事將母故都予喪先人歸濟時也予仲無數也東山濟東郭予所田處比二年不雨河決卒不穫於陵子於陵仲子也傑傴猶參差見甘泉賦趣市者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莫之後掉臂而不顧故云衆庶而好朝謂干時者也世所用卜靈基者曰是為黃石書始予免喪占之繇曰由小至大無有顛沛予自謂非予志所期也頹清濟而以芝為華以況余不敢汙以干時倚楹魯漆室女中宵悲嘯鄰人疑其欲嫁者也蕭望之嘗為小

苑東門俟自謂各從其志予莫之澶淵子為掾時事挑達予教授北京時事予去北京為太學正故曰辟雍之洋洋鯤桓九淵名舉鼎九淵非一臂力然一臂亦有助也張子予太學同舍文潛也文潛不苟合於人黃魯直為明月篇遺之曰天地具美兮生此明月陞白虹兮貫朝日予愛之浮石沈木無是道也而誣善者其言嘗類此大才而小使之譬霖霖非鱣所游也求斯世而莫予知也則思古人焉孟子所謂是以論其世也故曰惟夫

不足而論世自恫韓成漢至潛固自識而遠去皆論世之事也馬融張禹驕靡桓榮以車馬奉弟子皆不足言陳蕃范滂王允李膺李固以忠殺身亦可傷矣夫惟無心於為者為能為天下張良四皓所以成也知其不可而不為則若林宗淵明可矣有光武而嚴陵去之非也遵陵也阮籍在晉人中頗能自濁口不臧否人物而為青白眼殆矣故曰阮青舌而谷目也餘子搶攘小人之中如捧土救河潰卒與之俱溺豈不痛乎故曰為者敗之懲數子之為而敗而不知時之可為又敬矣而予又不足為也故終欲求之予身

夢覿賦

歲閼逢之涒灘兮前日至而匪思夢啾耳之囂囂兮翁青蠅其汩楷咸南徙而未逝兮遺其矢如散絲余俛避而不汙兮一媼背之淋漓胳不知其可穢兮偶竝趨於西帷媼左目之穴枯兮涔四五其萃之旁兩媼之無言兮亦依帷而靡期朝怛寤而自診兮營營發詩而可知蹇俱翔而遺矢兮投止此其奚為惟一盲而兩默兮與目涔為何機豈眇視不足與明兮涔非寄而終離羌何為而眹此兮神無心而罔私拜受神祥兮編之冊詞文女三之為姦兮比匪人而惡之微夫周公之為見兮迭若此其余衰欲徼福則安敢兮問故老其增疑苟不汚為已免兮謝三媼之難知

坐愁賦 并序

魯人閻子仲武行年七十四躬耕於鄙歲旱不入而色

黎霍促鼓其琴作坐愁之聲嘗所與游晁子補之恐其傷也為作坐愁賦假翁與過者語以解之其詞曰

彼何人而處廓兮匪三閭而獨醒鬢毛毵其雪糅兮眸子瞭其星明塊獨守此中野兮困無禾而爨清拂素琴之浮埃理坐愁之遺聲忽推几而睨天送飛鴻之杳冥或過其前曰有心哉然何求昔林類之行歌云既老而無憂翁年運而德加翁何為乎坐愁翁偶顧而若聞猶援琴而不捨曰子非魯之儒服者耶何以不知漆室女者晝輟紝而遥思宵倚楹而悲咤彼淺哉其量人匪魯憂而欲嫁豈不誤耶吾亦傷夫魯之君子昔在厄而不糈賜自殖而何誅顧棄軒而出中紺羌同道而恥茲迺長饑乎曰憲彼林類其何人雖信賢而獨善或者曰未既也請言翁之近者昔藘門之遯民緪枯桐之一絃匪無絃之寂默異五絃之啾諠對阮子惟長嘯為嵇生纔一言人欲怒之戲排諸淵勃窣而出則又粲然彼何知夫坐愁幾躚躚乎樂天矣然聖人猶以謂樂天有憂之大者也況憂人之憂豈有既哉於是翁泛然可油然謝曰憂樂外矣吾當虛之

坐進庵賦

有物于此無梁無柱圓廣六尺非囷非窌粟米之宅上蒙蒿秸下履氈氍塗墁晦外中腹純白平時鼠竄俯仰不迫主人慵學敢謁之客客曰此夫外丘阜而內穴谷者歟上荷笠而下湊輻者歟首枚撲而身純束者歟有登降而無作實者歟混沌既死竅鑿乃張牖則有戶莫賢原野則良者歟雖然可以五人羣居宇宙有餘不可以八口次且孰知婦姑彊名坐進其實中虛閒諸博識是謂庸麻

雞肋集卷二

宋　晁補之　撰

古賦五首

北渚亭賦　并序

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益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所謂東藩駐阜益北渚凌清河者也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能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秘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之侯於補之丈人行辱出其後訪其遺文故事麾有存者而圖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羣峰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因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曠然可喜非特登東山小魯而已迺撤池南葦間壞亭徙而復之或請記其事補之曰賦可也作北渚亭賦其詞曰

罾罟觀漁其雌鳴根四合方舟順涯鱣鯉窘乎深塘兮鴻雁起於中汭復有桂舫蘭枻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西徂東纖餌投隈微鱗掛空客顧而嬉傾盂倒鍾明月出於缺嶺夕陽眇其微紅天耿耿而益高夜寥寥其方中駭河漢之衝波披海岱之泠風恐此樂之難留兮願乘槎乎星渚期韓終與俓佺兮采芝英乎瑶圃庶忘老而遺死兮路漫漫其修阻於是酒含太息中座語客曰自昔太公奄有此丘是征五侯桓公用之攘狄尊周方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東秦臨淄遨樂中具五民秋田青丘實囿海濱而辟又其小邑也區區之賦食三千人其彊孰與比哉觀華不注嶭其孤巘虎牙桀立芙蓉菡萏尚想三周追奔執鞿下車取飲僅以身免困責質於蕭同尚何私乎紀酈而齊自是亦不競矣夸奪勢窮雖彊安在事以日遷而山不改則物之可樂固不可得而留也認而有之來不可持所玩無故去何必悲此齊侯之所雪涕而晏子之所竊嗤也今我與客論古人則知迷屬有感而歔欷豈不重惑也哉仕如行賈孰非逆旅託生理於四方固朝秦而莫楚曾無必於一笑尚何知乎千古於是客瞿然喜再拜舉觴而前曰凡主人言理實易求而我曠然已忘昔憂使客常滿使酒不空請壽主人如漢孔公主人亦瞿然喜受飲反觴執客之手而言曰詩固有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云胡不樂再拜洗觴而酬客舍然大笑

是是堂賦 并序

是是堂彭城劉子義仲之所作也劉子讀古人書則曰是是堂彭城劉子義仲之所作也劉子讀古人書則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處今行已則欲就有道而正焉抑荀子所謂是是非非謂之智者以名其堂而居之而南陽晁子補之聞而疑之曰劉子果於自信果於不信人也哉夫理無常是事無常非使天下舉以為是而劉子獨非之安得力而勝諸嘗與劉子問津於無可無不可之塗而弭節乎兩忘之圃夫安知吾是之所在故賦其

名而連犴其義則操吾戈以伐我者遠矣其詞曰

隘區中之無覩兮邈荒忽以遠求軼太始以為元兮日與月之幾周本獲鼎之推筴兮四千歲其已多謂過此或不遠兮世倏眒而謂何紛蛇身與牛首兮詭變化之莫原神與民其雜糅兮或傳之於余先川東南而辰西北兮余不知其何故憯絶維與折柱兮又孔氏所不語莽湯革之相質兮駴一世以共疑一身吾不自識兮疇莫覿而能知遭吾輈乎八埏兮旋吾舳乎四海蘄不死之遺氓兮稽吾聞之所在曰七聖至此而競迷兮羌誰使之正女媧輕舉而遠游兮吾將從巫咸之所處離屯雲以衛屬兮前�earth霆使抗旌王良御以踘躒兮何鼓隱其砰磷涉橫潢而擢淹兮借斗車而轊轊九虯蜿以承綏兮六鳳翼而繽紛載格澤而雉厲兮歙喜撇捐旬始而遺攬搶貌無朋吾孤往兮騰光景之所經俯六合以周流兮觀一氣之所營叩滀湟之何居兮問黔嬴所休屯芒東西之無軌兮汐晝夜之無門追汗漫而與言兮若不見而不聞將下車而從之兮則竦身而遐征忽寐寤而莫覩兮形欺魄而獨存神黮晻而載浮兮涕淫夷而霑襟聞佺僑之達者兮將與謀夫本根斬乎保已而不失兮何足與論此之至神鵬南徙而終息兮彼安知夫天地譬井蛙之跳幹兮吾亦安知其孰智謂道非物之外兮盍反求諸世間泮得失之兩塗兮一智者之足明世溷濁而智鮮兮薪得鹿而國爭曰吾不知孰是兮據有鹿而偶分待黃帝以占夢兮瞻百世而莫尋雖人跡之所至兮如窮北之衣皮聞中國之有蟲兮咀葉飽而吐絲化草木之所染兮煥五色而陸離所不睨而懽怳兮咸莫信而我非饗香以為朽兮視素以為黑有迷疾而慮易兮意是者之反疾衆謂西施美兮何高舉而深潛魚熊掌以為羞兮帶蜘蛆之所甘物各驚其所知兮孰為是而正女蹇多知而博辯兮盍質諸魯之君子曰經禮三百兮曲禮三千非堯舜禹湯之適兮為他道而勿傳守株以待兔兮卒不可得從女以決疑兮而

增余之惑規吾觚以轉圜兮如二兒之千國權謀既不用兮仁義又見賊哀失時而齟齬兮改此度誠不能陳瓊芳以潔中兮懇神龜以吉占朝從而莫違兮吾安所行女意王倪蹲循乎不知兮齧缺眛瞢於同是違一世何不可兮山澤又多龍蛇深林杳以無人兮雨雪霏其來加前夔魖後虎豹兮獨狒笑而施施石嶟嶟悤悤以增波兮路阻蹇以委移結幽蘭以獨立兮歲將莫而增唏懷同心之離居兮悵猶豫而狐疑必處廓若此而後可兮雖濟百世何足以嬉譬鄙夫之硜硜兮經溝瀆其誰與懷古人之兼善兮吾不忍抱吾之所獨五官異用兮物各派吾之一以聞聞性兮一非有異回車易野兮絶道九州吾既不從夫斯人兮盍反吾之初修闔萬宇以聚閭兮載百族與並游人羣固有倫兮生固有涯蠢桑而被兮衆以禦飢吾何以異於人兮曾蹏跂而支離伯夷死名兮盜跖死利溺者入水兮拯者亦用以顛沛曾稽失之未暇兮羊固已遠去而千里重曰道無封不可畔兮雖千歲由今日忘彼與是兮吾何愛嫉乘虛無以為輿兮託不得已以為鄰忘處石而出火兮趍同物而獨生

北京官舍後梨花賦

梨於經無記而舍後梨人所不賞故賦之其詞曰攬察草木本原所起李梅紀於隕霜兮橘柚隨乎織箠木瓜足贈而詠詩舍桃可羞而記禮雖信微而有託兮亦不委夫厥美惟茲梨之俊茂兮羌獨遠而未揚舍温潤之秀質兮皎若和璧榮其光澹暗憺其無偶兮歷年歲之已長莫春者陽癉憤盈羣木解膚似奔者似闕者似鞏者似顛者色非一色同嫵殊嫮兮茲梨娟然獨見其素繄過時兮不省滋脈脈兮後户亦何必耀榮華兮朝日顧猶私兮泫露然而中唐之樗枝大扶疎以其近人人以繫駒則磨則齧則折則泄孰與夫朽壤幽薄厥植雖弱履屐不蹈根乃磅礴

後招魂賦

屈原作大招魂宋玉作招魂夫士以忠放濱於死故招其魂而復之予交之長者王安仁賢且孝適未仕病以夭予傷焉不敢以非吾上也借不知命之辭以愬于帝作後招魂

竊悲夫天何為生此碩人兮蹇幼清而宜脩既服義以時可兮又何為委厥美而改求天固復諸其初兮則如勿俾此貽質帝命巫陽曰有懇于下汝往聽之精神將離筮而復之巫陽曰物死與生司命有職自廢自起朕何能識帝彊之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七尺之軀胡為乎大陰些舍君之靈龜而糟莩沈些人固懷慈而抱愛兮一言欲訣而怦怦些君胡樂誘於異物兮從之踶跂而遠行些魂兮歸來上天不可以游些有神當關其視畏人些其下百鬼伺人往來執而殺之些徜徉無所倚歎息不可些幸而得還無所求階些歸來歸來不可伏些土怪墳羊狠戾突觸些蛇身鬼首蓬髮鬈髻當前搖毒些九幽之府惡屬牛首得人以械獄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屈些魂兮歸來無止乎山中些山木蕭蕭猨狖所居些黎羣柱逕梟祥鬾怪杜鵑號呼些夔魖罔兩笑風涕雨見人揶揄些虓虎封狼磨牙吮血侁侁穴居些魂往顛隮狂惑失塗些歸來歸來久幽恐不得出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海些大海盪瀁日月回周些白波連天五山狂浮些巨神操蛇唯魂是囚些淫氛瀰霧八方錯易魂往安投些百怪謹舞羣出類沒更遨迭遊些霹靂製電蛟龍直起江潮逆流些有鳥九首載鬼盈車擢筋以糜其輒些歸來歸來來久淫恐不得還些魂兮歸來君無樂兮八蠻九夷些遐陬遠漥氣候靡齊些烈陽慘陰霿霧裴裸裎涼温不時些蔽林夜祠被髮徒跣妖魅叢嬉些魂往非族抵冒淩欺些歸來歸來恐自遺羞些魂兮歸來君無以髑髏為南面之樂些毛枯骨化精離識落些螻蟻所寄烏鳶所搏些蚊蚋姑嘬狐狸齧噬些髐然七孔攫擲疇覺些棘薪葛蔓交錯綿絡些鋤耰野火侵淩甚虐些歸來歸來

無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八紘六合無一可以翱翔些魂
孤迋迋消耗淪亡些歸來歸來反故鄉些工祝前君無
迷方些崇城兩溝夾高楊些車軫馬駢交康莊些日中
為市集工商些高門懸箔龍慶祥些選閱甘旨薦北堂
些金昆玉季美雁行些斑衣竹馬兒嬉傍些曲欄橫牖
窈洞房些長蛾曼綠舍若芳些齊紈阿錫曳明璫些夏
瑟鼓簧封豕羊些食前方丈醲椒漿些嘉賓雜坐紛賢
良些朱顏欣欣君樂康些魂兮歸來反故鄉些亂曰龍

火頹坤兮虛正宵萬物茵勑兮傷秋郊汩君徂征兮默
誰曹天地為鑪兮物流以銷一受成形兮巧專莫逃斯
彌頤輅兮一體所交鼠肝蟲臂兮忽何遭魂知復吉兮
改而超與君除被兮三下招張君之衣兮升屋號魂兮
歸來居匪遙無哀我心使予勞

披榛亭賦

舒陳儀甫官於魏覽觀公圃廢城之堞墾其土作亭堞
上名曰披榛斬木枝為梁柱管蒯衣之目踰四垣矚五
里外進客而語曰樂哉此亭客曰微主人言之固願有
謁也今夫山居者遺世遠舉煙霞之府屏囂之顛翠微
之頹穹石曲隃上正宛中如堂如防猱玃之所處首更
奔星高出雲霧足蹈太虛下見雷雨邈乎杳冥一攬九
土此人以登邑門之垤蹤步齟齬若絆若禦若見阱櫓
遊意無所至於平原案衍秣麥之土漫漫漠漠蔑有堆
阜下澤之車短轂幎闌晝日旁午出汗霑滑此人適逢
沙丘宿莽廣不蔭路怠而願息解轡弛負相攜傴僂忽
如飛翔延頸顧慕矣若迺平時室處曚曨環堵窮年不
出四壁為伍周以闌閑域以牖戶如彼井谷潛逃之鮒
衡從北南適在跬步仰而視之不識天宇此人出城而
望見桑麻綠野猶將樂之況乃矗乎巍巍據城之陴出
屋之危前無蔽虧俯首而窺哉夫明不求晦處內慕外
各以其不足所遇生貴雍門之枝悲者驚心鍾儀見縶
而志意洋溢也嘗與主人周覽五嶽岱嵩衡霍巫廬九

疑白鹽赤甲青城峩嵋崴莫深林攀援桂枝結軌羨門高谿方駕赤須安期委區中之跼蹐遊太上之無涯則主人樂此耶嘗又與主人觀乎八紘九野觚竹北户與西王母日下之地扶桑月窟紫淵丹水大章所步盧敖所履殊方怪物齊諧之志焜煌譎誑經目而記則主人樂此耶嘗又與主人觀乎京洛神州宋魏兩都未央建章天子之居前殿武庫金闕玉除東華耀靈西華望舒複道氤氳飛閣渠渠千官鏘鏘劒佩以趨朝會而出冠蓋布途富貴潤奴隸衣食仁里閭則主人樂此耶嘗又與主人技術孫吳抗枝頗牧左彀弭右魚服韓厥中御州綽為右馮軾而寓目以觀三軍之斬伐擊刺琅琅磕磕風起雲會北登燕然躪轢長塞西屠石堡飲馬瀚海麒麟圖形贖死冑代則主人樂此耶嘗又與主人出咸陽經上蔡過邯鄲桑中大隄石城之間士女巫會倡樂止客盃酒相索吹竽鼓瑟鳴箏擊筑六博蹋鞠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羅裾從風衆曲入耳人生得意亦何能已

則主人樂此耶主人油然而笑曰人壽幾何而時易失細猶不果巨安可必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吾非以狹驕廣以儉笑侈也狹易治儉易供此吾所以樂也窮秋九月狐狸出穴宇宙隆冽時亦登吾亭而支頤蒹棘之分披朱實之離離秋風鳴枝久而不去羣竅盡奏若歌若歔起左作右時亦杖藜隱几而聽之寂寥兮無為淡乎熙熙似遺已離物而不知飛鴻滅没夕陽就微月出坤坭樂而忘歸則客亦樂此乎哉於是客曰我以衆奪主人而主人以少奪我主人賢哉非僕所及也

雞肋集卷二

雞肋集卷三

宋 晁補之 撰

辭

望渦流辭

渦之水西流過譙郡北乃稍南又東流入于淮包渙二水皆經其南以東歲旱深不五尺秋雨集始大而城之東北惟渦曲水深黑灌木蓊然舊有祠曰龍嘗宅焉作望渦流其詞曰

望渦流兮浼浼勢南折兮東還水衡隈兮岸圮嗟龍去兮幾年俛余進兮褰祠儼帝服兮神冠牆壁績兮怪奇泯虵穴兮蝎盤列缺鞭兮雷輈衛兩鰻兮驂鱣老龜起兮霧游跂瑤瑁兮鼈黿或若馬兮非人紛陪後兮導前木陰陰兮藻長科斗舞兮下顛儵羣出兮旅嬉忽俱去兮不還意土國兮無龍恐逃桷兮藏櫨帝有命兮時乘亦隱隱兮填填世鑠石兮流金將誰職兮此愆包之水可揭也渙之水可厲也前汝足其蹟也後汝跗其躅也江有鯤兮橫淵海有鯤兮翔天汝隘此兮往爭滔淫水兮八埏重曰望其厓若有宅於隈不汝爭於厓汝安其隈澤不必施也包渙二水與渦竝流

追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辭長而歌短歌有和辭無和也言語文章隨世隨異非擬其辭也繼其志也作者七人矣詞曰

歸去來兮吾無以歸奚以歸既身不足以任責畏首尾而心悲慕往昔之經世嗟吾力之莫追彼辭位而灌園豈吾今之獨非雨寘寘而荷笠椓莽莽而褰衣我行野而視天覺寓大而身微乃矜虫蛇止驅息奔背隍築室面坂植門三綬從褫圖書尚存忘瓠落之可憂比浮海之為樽躁太初而游意獘無極而彫顏反國蝸而自足俯巢幕而亦安解予纆之沃濡兮脫予牽之間關識鳥還惟文字之幼工則雖老而桓桓歸去來兮彼河濱之

善游或往學而喪生復裹糧其安求善陶生之達情不與世兮同憂實迷途其已遠懼斯人之莫疇或待兔守株或遺劒刻舟雖成事之不說聚悔踰於山丘庶西方之至言聊反聞而逆流守一靜而為君亦何往而不休已焉哉一晝一夜成四時子之歎川逝不留頹光不可使東之韓終王子喬汗漫難與期俯寸田之荆棘曷不旦耘而莫耔悲在堂之蟋蟀慙不樂於唐詩悟死生之如夢亘今古而無疑

返迷辭

五達跂行者迷茨棘蹊蚖蝪蜴嬉杳淒淒莽離離赫隆曦可還時日黯西與誰期往不思逢詭期死獨貌安可知亟反之大道夷都邑差車馬馳冠劒衹志可持能足施貴名垂好爵靡儼鐏卮饜粱肥窈室帷安厥妃觀盈虧浩浩移逝不遲咸若斯何綏綏不返為從鬼夔神索衰今狐疑後當悲我此詞如泰龜

永玉堂辭并序

永玉堂者始前門下侍郎眉山蘇公子由哭故廬山隱君劉凝之與其子道原之詞所謂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者也鄉人聞之其賢者喜其頑與懦者皆廉且立則相與採冰玉之語以名君堂而祠之而前起居舍人譙郡張文潛又因其名以為記蓋君父子博極羣書道原尤精史學而皆耿介守義不偶俗以沒世慕而傷焉故門下以謂夷清而餓死惠和而三黜道不與命謀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而起居以謂司馬談與遷文學美矣而無聞於風節疏廣與受風節同矣而無傳於文學蓋門下至借君父子以論夷惠起居合其長謂過漢四人者以是知君父子為一時知名偉人所愛而推之無間然者如此則夫冰玉之名非鄉人故舊者之言也天下之言也補之生雖晚猶與君父子竝世而不及識既為館職修國史實錄盡得道原所著十國紀年資治通鑑外紀諸書而觀之且門下補之所嘗事而起居所嘗游也因其言以益信顧雖不及識與夫識而知之者自以謂

深且遠矣又與君之孫義仲游相好元符中以罪遷玉山道出星子求君父子所葬而拜之五老巍然臨其上水交流其下松栢一徑如幢節行路耕者咸指而言曰此劉君之葬也則皆有敬容因喟然太息順塗而詠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劉君於是無愧乎天下之言矣既而復曰屈原以讒放而死而君父子進不犯難退而伏清節以沒與原異於原不更愈乎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況冰玉乎哉凡楚人之詞皆傷夫中正不遇者而作也故以若詞弔之曰

論世以觀士兮集義以為詞所非正而敢從兮日可罣而東之嗟若士之弗獲兮羌何忽而負石緊聖賢之出處兮惟遵道而守德鳳覽輝而乃下兮雖猶恥乎腐嚇非九方之為使兮夫何足以得馬廬岑岑以鎮楚兮洵大江之東湊分陰陽之晦明兮鍾斯人以正直惟天道與地寶兮非所求具猶愛與之全而不用兮懷斯美以有後於楚兮千歲發夫道原流其芳以益遠兮偉壯輿之不愆原惟博而好直兮向異世而復起輿惟進而未

殼兮夫乃同道於禹稷譬人生猶吹吹兮無得喪之可聱紛吾何指以為正兮服吾初其庶幾

漫浪閣辭 并序

南康劉義仲壯輿志操文義蚤知名於士大夫年四十矣而學問亦苦益不欲一日棄其力於無用也築屋廬山其先人之居自號曰漫浪翁意以比元結從仕與物皆不得已也豫章黃庭堅魯直曰壯輿未至於翁行已立志不可謂漫浪者潁川晁補之无咎以為知言壯輿

已兮載向學亦不墜彼元結之信修兮羌何為此漫浪也將履中而晦外兮其德固天之放也惟漫浪之為言兮匪正則之嘉名豈其戀屈之死忠兮欲猗移以保生結當易之一爻兮幽人履而正吉輿方壯而惡晝兮棄爾輔欲誰賴吾語子漫浪之可兮遺物往其庶幾苟畏人而羣於人兮拭喙面其猶殆朝騁望乎紫霄兮夕歸次乎左蠡五老兮在上星子兮在下垂瀑介於高丘兮洞深林而北靡飛梁亘於三峽兮倏異景而殊世青松屋兮桂宇辛夷房兮梅戶蘭糗兮菊粻蓀體薦兮肴若芳雲駟兮霓輈歲將晏兮誰與游煙為衣兮水為佩君誰須兮林之際吾以漫為旌兮建彼太虛之上也吾以浪為乘兮周彼八荒之外也羽萬里而不逢人兮御謁我以宜止睠轉轉而曠洶洶兮羌何以辯乎明晦彌高出於千仞兮羣鳳過而北南彌幽徑於雷室兮列缺驚而後先求佺僑而不得兮咸勃窣其在下乃山澤之臞兮夫何足以跂而望我茫吾不知其所如兮黔嬴告我以何舍出無陰兮入無陽旋丹崖兮匝大荒忽臨睨夫故居兮羣梯危之蜂戶傴白叟之扶童兮迎謂我以良苦返吾稼兮復吾樵山嶕嶕兮江滔滔輿先人之善俗兮雖百世猶未改彼魯褒而斷斷兮吾老稱以知恥匪禮失而求野兮民固化於不恌輿克家而好常兮庸謹行以毋憿懷向原之遺直兮念爾祖而履薄陳洪範之九疇兮叙三統與七略以為博而弗考兮寔無用而束閣紛輿世之多賢兮匪曲全而好修惟仁宅與義路兮羌可居而必由結信賢而自晦兮忘其同物以迷世鳥與波而上下兮夫固非駒之所喜亂曰接輿詭而悟聖兮匪沮溺亦楚狂聖與言而莫顧兮人以為知乎大方既不足用吾中兮吾將從回憲之所臧

遐觀樓辭

窘牆堵之伏潛兮登斯樓以遐觀匪吾居之為隘兮乾坤曾其盂盤仰攀菀而拊楯兮宇曠曠而益寬彼何大而能舒兮吾何眇而莫悶霜肅肅龍墐而木枯兮潦收實而

澤乾蓬鳴野而相追兮知海冰而天寒左睇兮城闉右盼兮林坰商賈紛其晝合兮陶冶翁其煙興之采杳以在東雙柏近而青青物暇遽之不同兮余亦不知其何情聊浮遊以相羊兮初怫鬱而中清彼块圠之無垠兮人駒隙之暫更道本夷而世險兮夸奪厭食而卒平周垣兀其跨衍兮逝千古於樵耕春與秋之不淹兮歲忽忽其崢嶸招搖指於北陸兮澹黃宮之陽生固天道之反覆兮氣默會而孤萌朝卷箔而極望兮稍霧廓而日晶及腸景之方中兮睎余髮乎南榮浮雲起而景翳兮西暝合而覩星風撼撼而感軒兮雀啾啾而赴楹收百為以清慮兮施余裯而榻橫漠洶洶而非聲兮邈冉冉而非征形欺魄而若存兮神無虧而靡成目瞳矓而罔覿兮坐待日之方升夜寥寥而未央兮羌不寐而無營

樂哉侯之邦兮樂哉侯之堂兮二章

樂哉侯之邦兮封楚宮與復關美哉洋洋水兮嵓崟始乎并川桐鄰夫具實兮綠竹充於丘園三年庶夫有成

吾駕車兮攬予騑之嘽嘽囊予旆之悠悠兮侯降觀其于田春陽滿其親天兮乃物作而芃蘭來吾省夫在疇兮介黍稷之有年侯寧般于遊兮無非事而不煩羌信修而好我兮曷懷歸而翩翩信侯邦之可樂兮蹇攜手其同行

樂哉侯之堂兮高門祭兮蘭錡切雲冠之峩峩兮四牡矯兮戾止夜悠悠其未晨兮紛侯庭之徙履雲容容而承楣兮日澹澹兮階戺雨雪覭其將流兮黃宮動乎子美爰叙生之煌煌兮又尚茲夫介祉嚴若植其佼服兮侯何須兮堂際進蕙幬予稱觴兮芬予席之蘭茝朱顏忽其滿堂兮五音昌兮來會嬴姑射之綽約兮愿慤保而為使洵侯堂之可樂兮與日月其無圮

維夫君兮桂舟一首送梁正受歸汶陽

維夫君兮桂舟酌余酒兮攬君留君何為兮此野菊菲菲兮蜨下翽翽兮煌煌爛金數兮襲余袂兮余堂茱萸兮芙蓉兮越兮亂五風飢咀兮靈芝君歌樂兮余和之日下

兮野陰澹忘歸兮中林橘棟兮梅宇紛瓊茅兮被南榮
白羽兮黑翮邀僊人兮語此文余高馳兮世之外君猋
舉兮先余至襟帶兮東方旦爭門兮汶之陽大野兮始
波翔鶴鸛兮嗥鴛鴦羣宿兮迷阯旅食兮殫穗霜肅肅
兮葉方下君欲濟兮淹回水通道兮躞蹀冠如箕兮帶
長鋏里千室兮士一喙余不善兮紛余辞世謂折揚好
兮余白雪而莫知棄火布而以為垢兮胡不浣炎而振
之彼鎖邪而能言兮工謂余以不祥聊逍遙而挫銳兮
蒙黯黮而益光

山坡陁辭

山坡陁兮下屬江勢崖絶兮濤波所盪如頹牆松鬱律
兮其高百尺旁枝虬騖葛藟縈之仰不見日兮下可依吾
曳杖兮吾僮以吾之書隨邐余望兮水中汯頎然而長
者黄冠兮羽衣軒頤坦腹濤石箕坐兮石亦有趾安不
危四無人兮可忘飢僊人僬佺兮自言其居瑶之圃一
日一夕兮飛相往來不可數使其開口而言兮豈惟河
漢無極驚余心默不言兮蹇昭氏之不鼓琴憺將翔兮
山海與日月兮常在若有聞兮夢中仇池我歸路此非
小有兮噫乎何以樂此而不去昔余遊於葛天氏兮身
非陶氏猶與偕乘渺莽良未可兮僕夫悲余馬懷聊逍
遥兮容與晞余髮兮蘭之階余論世兮千載一人猶竝
時歧又有歧兮余行詰曲欲知余者希裁裁洋洋余方
樂兮譬余擊舟於水魚沉鳥揚亦不知何必每念輒得
應余若響坐有如此兮人子期

白紵辭上蘇翰林二首

白紵芬莫緝紉蘭作衣袪朝兮日所暴莫兮雨所濡木
瓜諒微物期報乃瓊琚芳華辭甚妙贈我不如無

上山割白紵山高葉搴搴持歸當戶績為君為絺綌不
惜潔如霜畏君莫我即誰言菖蒲花可聞不可識

江頭秋風辭

雒陽客後車結駟傳燭食人生富貴不易得江頭秋風
旦夕起胡為翩翩雒陽陌雒陽陌吹塵埃江頭樹安在

哉秋風起菱花開鱸魚肥歸去來

琴中宮調辭

神僊神僊何處青山裏白雲際不似人間世源上正碧桃春清溪乍逢人住無因憶紅塵出洞花紛紛

謹案卷一第三頁前五行衆傑儳而好朝兮刊本傑儳訛虎象據甘泉賦改

卷三第三頁前五行子之歎川遊不留刊本逝訛遊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　煒
謄録貢生臣郭棣泰

2752438

2752438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雞肋集卷四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二百七十一 集部

雞肋集卷四

宋 晁補之 撰

詩

擬古六首上鮮于大夫子駿

西北有高樓

西北有高樓漂緲齊紫清周欄十二折飛鸞結丹楹上有絃歌女充耳以黃瑛當窗弄白日顏若苕之榮陽阿奮哀響梁欐有遺聲不惜厲清商零霜飛園英誰為聽之者皎皎自知明幸承遺褋眷同車以遐征

東城高且長

東城高且長下瞰阡與陌谷風麗百草春華紛已白良時忽如此馳景一何逼喟彼飯牛詩終年守寒阨恭儉鄉音孟酒縱相索鬬雞逐狐兔六博呼一擲貧士悲失職日蜡樂此一日澤美人顏煌煌奇服爛五色彈箏奮新風所敦葛屨傷褊窄身為物逆旅生乃遠行客豈無百

坎壈何所迫安知黃鵠舉隨時振六翮

庭前有奇樹

庭前有奇樹好鳥鳴喈喈朱榮被紫萼采掇以忘懷棄置而不省秋風凄以摧不惜朝華莫君行殊未來

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託根中谷里結髮事君子江蘺近華池江蘺榮有時迨此春冰期玉盤有嘉餐思君以忘飢棄下何纂纂朱實亦離離秋風一披拂宛其為枯枝願垂太

陽惠照妾葵藿微

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江上零露滋方舟不能度日莫白蘋悲清波有鳴鴻蕩漾安可期幸因南風逝寄言欽所思

生年不滿百

生年不滿百一日何三秋花開苦多雨何不張幕游行樂時不再春榮豈長在古人輕尺璧愚者昧所戒君看龍與虎飄忽不相待

建除體二首荅黃魯直教授

建策移漢都奉春緣衣布除地願見公乃以舍人故滿舩載明月且復酌清酤平旦襏襫出牛羊下來莫定境要兩言出處非竝趣執臂欣逢迎秋蘭在堂下破甑雨生衣蹇不改茲度危莫如人心難莫如行路成事安得悔來者其可悟收拾不須陳千言一棄屨開門見井市終歲紛遑遽閉門面牆壁少日豐暇豫

建鼓求亡子初昧學所之除去日月多及此歲未遲滿國和巳人若士誰與知平陸不推舟客行當來茲定居厭屋廬風雨勞所思執鞭慕昔人孰與並此時破衾不御冬要假完腕裨危言則來詬慎密又逢譏成德尚如是薄志安能期收聲復藏熱雷火忽然微開口且復歡是事置勿推閉眼可內視獨復不自為

八音歌二首荅黃魯直

金蘭況同心莫樂心相知石田惟清霜念此百草腓絲看煮繭吐士聽憤悱語竹馬非妙齡美人恐遲莫匏繫

魯東家今君尚天涯士膏待陽癉氣至如咄嗟革薄不可廓士迫下流惡木無松栢心竭處螻蟻託金丹妙通靈子有遺世術石髓不成餐閔予多滯骨絲聲紡事莫摇聲寒事來竹葉將菊花及時同一盃匏器祀天地貴質不貴華土緣井渠繁生氣泄大和革面固非性小人變丹青木雞本無心風雨安所能

感寓十首次韵和黃著作魯直以將窮山海迹勝絶賞心晤為韵

鴟鳩與獨居百兩誰與將未見憂忡忡既覿為龍光吹竽沸齊市零雨暗空桑寒歌牛軛厄激烈氣彌剛雁以無能亨鼠以有技窮古來達生者神不馳其胸物或似而非藁本奪芍藥臧否何間然吾師阮生風倉鴟知陽春喬木聲關關白駒不食苗奈此空谷寒昔有丹徒士檳榔貯金盤富貴懷隱憂無寧歸故山吾期瑶之圃玉英良可采崑崙在萬里積石更磊磈學經儻無用詩禮發舍菲叢臺尚何為衽服若煙海

鼓吹出西羌光華動眉額鞬櫜望酒泉面有可憐色念身匪兕虎少日四方迹百計等畫蛇老大悲故國謝公文章餘幽事課伐嶺清詩如玄酒胡乃淡而永得無西堂夢春草句彌勝但使田野傳何須論銘鼎江南盛蠻蒸代北紛霰雪卞生無出游何以得此肊一朝有天運春華未萎絶吾猶託雄鳩而彼固不拙平生莫逆交弦斷寄心賞相思望青楓目極江水上念當及時節農事動春壤來者不有年何能各吾往

楚有吹竹者工作百獸音削格為爾多滔滔寧適今嘗俾範馳驅終日無一禽復之儻或可詭遇亦何心葉公好畫龍龍固不可晤安知下其室驚駭暗楹霧昭王亦貿骨冀以得馬故相者競舉肥終然駒遠去

西歸七首次韵和泗州十五叔父

潔腹不受汚昔人因食薇薇亦周土生悲哉懷永飢武王與周公聖德天動威奈此二子何猶歎安適歸

霏雨晚霑裳零霜曉被路驅車歎時邁所遇一無故悠

悠天地宇萬物各有聚閔我冰雪姿幽居從可住
莫投古店宿夜聞狐狸嘷僕夫告行邁起視月尚高清
霜來何許不覺滿我袍逆舍良非時求前茲已勞
浮雲如游塵倏忽蔽白日登高念搖落歲莫一何疾東
陵種瓜事富貴寧可必人生無南北行樂時易失
驅馬馬走山回車車漸水塗窮我何適慟哭盈襟淚巢
居識風聲穴藏知雨意救鬬曾得傷纓冠亦可已
贈君彼風蘭佩之可為瑞贈君彼露荷製衣可為裳薄
言玆擷掇道遠莫置傍崢嶸又歲莫與君同所望

古人重生男豚酒慶親戚桑弧射四方言有四方役奉
璋比德性墮地要膂力如何晉公子安樂忘所適
感興五首次韵和李希孝
海鳥御羊角飄然凌紫清有背如泰山未覺毛羽輕鹽
陽亦羣飛日景為不明空倉自苦飢安得有此名
人生須富貴如埃河之清草木競榮華春服亦已輕桑
田自足樂未可居高明君子順天道小人眷時名
長歌遺世情滄浪之水清鑠金在衆口折軸由羣輕君
子貴同塵安事皎皎明儻在子所呼牛馬亦我名
不肯埽一室顧欲天下清少日又不羈頗復鄉黨輕長
年始羞悔耳目尚聰明何須更市藥小女故知名
春半寒未已今晨天氣清彈冠適新沐搔髮亦良輕但
愛百鳥樂復憐一窗明千世寧可期歸耕良近名
飲酒二十首同蘇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淵明
少賤足可喜險阻更嘗之為親謀斗粟無意出競時緬

焉劾一官報國方在茲寧當不卹緯對酒懷憂疑學道
恨力淺中遭世網持
沈飲非荒宴凜然忽頹山或人欲問事已醉不能言古
來亦如此名字垂千年但問酒中適豈計飲者傳
陶公羣於人而無人之情詩豈世外語世語不可名東
坡憐此翁同調但隔生形光來戶牖真處人不驚得酒
自醒醉放意無虧成
園林日夕好花繁時鳥飛少年玩芳物不飲成坐悲只

今未白髮念昔已依依紛華戰吾道決勝當有歸挫銳
培其根外搞中匪衰念方終日行輜重安得違
一眼異青白口語來啾喧酌一不酌一用意何其偏誰
似子孫子高栖蘇門山時隨嶺雲出又與林鳥還平生
但長嘯獨為嵇生言
高賢衆所懷衆理應取是如何濟衆事難成復易毀功
成身無與天運亦復爾軒裳役羣愚兒曹眩文綺
庭前兩古柏凌霄燦其英問此誰榮枯雪霜見其情榮
枯何足計有酒還自傾熟寐暫展轉覺來一蟬鳴歸林
但如此便足了平生
功名有天命美好無定姿雲夢未足吞聊可巢一枝同
時金門士文學多瑰奇幞被向淮海酣放遽爾為車蓋
豈不榮野馬不受羈
城東故鹽渠自昔誰所開似說全盛時邈焉一長懷穿
渠引江水此計未為乖千帆競莫入集浦如烏栖萬疇
分白浪嘉稻擢新泥恐此太多事且當寄嬉諧疏通養
魚鳥花柳共低迷時時載酒往江上亦忘回
大明唐來寺廢苑西南隅青松拱高阜崎嶇有微逕肩
輿病我阜一馬良可驅衆木媚深壑氣嵐時雨餘此焉
可數醉何用葬吾居
蘇公士冠晁復似郭有道知士未達間趣操保耆老精
鋼試九火勞倦容不槁為州第飲酒況此年歲好藏鋒
避世故輕敲喪吾寶時來用毫末勳業自世表
東漢有兩士才智炫一時三公往訪事卧痾亦見辭偉
明獨不然小道安取茲斯人似水鏡與世破昏疑憂國
不為身百世郎可欺舉盃相歡屬是事亦置之
齋居忽若遺不識身與境頗疑酣中似奈爾輒復醒東
坡自云然挈世一裘領是事吾有師安敢囊出穎指窮
火已傳豈待得薪炳
安昌漢耆儒樂飲侈亦至東坡儉不固少飲得徑醉愚
敢効戴崇正復思其次旁通獲親愛公亦安所貴使坐
時一疱彭宣寧寡味

幼聞錦江春欲訪子雲宅叩門問奇字便埽四方跡青
雲看一鶚凡毛愧累百勞公諭伯業齒堅頭未白何當
擺俗累歲月可惋惜
王道無偏黨此語聞諸經高賢如大海亦以衆流成文
饒歎維州刀鋸人所吏相如後私怨此語驚秦庭小人
慮事疎妄意鹽車鳴安得如江酒洗我塵垢情
淮南夏早收晚秧亦含風連艫似雍絳千斛輸吳中使
君飲酒樂歲美闕梁通安得天下人俱忘楚人弓
十年一麥禾此歲亦難得寄語吾州人不飲良大惑經
時無死市吏責亦可塞先生門弟子佐守同一國舉盃
日相屬有句安得默
堂堂門下公英發自初仕卷舒固以時出處不為已朝
廷登儒輔德禮民有恥岷峨更峥嶸清風在閭里獨醒
固不惡既醉又可紀成王訪落時百室賦盈止吾儕為
國謀私愛不足恃
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陳君有道舉化行閭井淳張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　卷四　十一

雞肋集卷五

宋 晁補之 撰

古詩

視田五首贈八弟無斁

河流之所濡一斛泥數斗我莊當水窮乃比石田瘦尚
無東陵瓜況有南山豆天雨不可期且復鞭牛後
蕪秦不願印迺在二頃田東皐五十畝力薄荊杞填擇
高種首宿不塗牛口涎拙計安足為朝往而莫旋
薄遊廢家務待子營糗糧莊奴不入租報我田久荒凌
矜馬到門碑兀牛卧場立苗蒼耳根此策殊未長
家世不為農長安有大第官糧弗充口萬里聊自庇一
從學聱牙世事百色廢賣牛姑補屋歲晚霜雪至
居貧廢文字銚鎒學苦耕怪子獨伶俜久與地力爭苦
耕又不時狐虺日縱橫高原一釋耒歎息心怦怦
即事一首次韵祝朝奉十一丈
平生交游情獨處不可乍那為一馬飲濁水噴百馬弦
歌高樓上但恨知者寡丈人遺世心口語儻能借不然
抱幽璞終歲畏幙帊坐令青蠅繁暫出刑兩踝儒冠成
自誤歸去無屋瓦賴逢里中賢築室各瀟洒及時秣麥
賤樽酒得同把安能効乾沒肩與市人亞居然邑里號
曾墨為還駕況在竈與間欲恥王孫賈東方錢二百得
米稚啼嗄嘲笑坐窮辰無肉飽伏假尚聞剝啄聲聊復
旋扉迓子常妙工詩藴李掩曹謝有時醉酡酗大笑飜
盞罩倒床鼻息惡喚起對殘灺復古志尚奇衆競方獨
暇捫蝨與人言豈不逢譴訝崇朝潔腹坐徃徃食旁舍
子固業少成議論媿風雅嘗聞莊生説乃慕巨魚化平
居似晏子志念能自下而我獨迂踈通人所譏罵正賴
觴詠中得意自陶寫留連接清晤欲起不能罷是時春
雨餘桑密鳩鳴野城隅園圃近欵段亦時跨便恐百卉
猶煩詹尹卦清風穆然在如渴啗甘蔗況我自散材谷

口躬耕者去年秋不在匏瓠緣庭架低回迫榮利妻子憐王霸橫經亦彊顏已取或人拾但慮寧我愚松柏談三社脩然一室內黃卷開佳話尺璧競寸陰寧復當論價吟哦愁肝腎蟋蟀吊長夜鄙俚頗近情持用自悲詫功名與道義熊掌偕魚炙二事良難兼夫子賢點也

謁岱祠即事

澤南三百里極望橫天雲雲端色凝黛諦視初可分崢嶸介丘像湏洞元氣屯頃刻有變化慘澹殊明昏天行

帝出震其位生物元不周債西北川乃東南奔寧知六鼇死竟使二山淪不有是難傾孰維大塊根當聞周官說實惟天帝孫神靈所鎮守民物斯茫存幽明胳一理有道惟常尊不覺下馬拜僮奴亦蹲循迺知正直理足使冥頑敦三王有損益商人所尊神明法或不懼夜行安得逡以此輔世教庶幾驅驁民莫宿太平驛不眠慮絲棼明朝好天色萬象開胚渾勢橫恒碣盡支厭齊魯蹲五色冒日觀一握通帝閽恢拓下摧碓青蒼上氤氳

泉石競沮洳煙嵐互紛綸高舉躡風海深蹯跆火輪濤波卷堆阜一一溟渤吞碁枰視井邑七著藏松椿碧瓦峙雙闕紅牆繚長闉願瞻巖閟客內滌邪垢魂賜臣登絕頂一覽神秀原萬壑射窈窕三壇直嶙峋莽不覩項領何能窮脞跟稍稍指皂繹依依數亭云松列大夫爵贏識將軍墳瑣屑澗花麗霏微崖藥熏廣大良有以奇險安足論瑰詭有形上頹然德彌惇得無希夷子傲世逃深棄亦有黃冠士相對如麋麚此曹嚙草木語道良未聞解捐坐中觀洗心馳大鈞形氣要得一不然隨物泯是事亦姑置幽尋聊可勤初疑無字碑瑩潔誰敢文怪玉女井高絕何由斧俯穿鬬仙巖皂下天壁垠側度五賢堂熊經背逡巡劒石危數復女蘿柔屢捫揮斥八極遠風來袂軒軒寥廓自無梯猶疑天可賓陰谷不敢視恐落魑魅羣安得遂獨往身如黃鵠翻周流遍五嶽笑頹玉温是中差可樂子胡戀塵埃荅此太遺物身閒

猶事君重華迹已遠秦漢事方煩成功屬吾宋五禮垂後昆皇帝二載春臣備太史負紬繹自帝典頗識康哉言泥金白玉字願頌無前勳有志類韓愈無書愧文園臣髮將雪素臣心猶日暾今此在林藪跳身同玃猿徒觀衆山小愁絶下天門

遊信州南巖

南巖夫何為山作天倚蓋山南豁山腹飛頂覆其外初如鵬將翔膺擊羣麓背乍似海大魚呀口噞而噮當空橫廣頷架屋喉舌內仰窺駭憑凌俯進愁壓墜當聆釋氏説仰覆各世界千間未可著五畝良不隘清泠氣射人熱惱從此潰崖奔木疎瘦谷遠鳥幽怪問僧何年居投老四五輩問客何人來官滿或一再而予與二子高興偶相戒松舟下清江毛髮數鰕蟹藍輿上峻嶺幢節望杉檜李侯勛門冑文采山作繪趙君儒林孫嫮美蘭結佩不為城郭遊繼月此于邁寧知老逾拙意在精賞退得居溪南山食飲與山對雙魁入奥突雲雨出巾襜

古人戒賤目慣覩誰復貴顧此誠未逢欣然與心會彭湖兩崖甃泉作一線霈禪月古臺空靈山自明晦搜奇獲三勝趣嬾同一憩既但憂久聱牙尚喜無蒂芥平生所驅使詩酒俱好在天涯得吾侶物外從所快便欲登赤城一觀天宇大

北京水後往棣州試進士

晡時北京城行李上客槎二更無人聲騎馬黄河沙誤緣柳灘中尋炬知田家道有轉徙人襁負依丘麻雞鳴不安枕髣髴墟里斜秋瓜抱子母蕎麥亦已華賴茲野物登爾輩生有涯夜宿冠氏驛旅衾魂夢嘉明發縈長坂晚開堂邑衙秋陽此方熾流汗霑巾紗處陰甘吾願聊逸豈在多有風東北來慘慘飛雨加頃時異晦明稍且還解吾褚中林矚天表霞僕夫為我言塗梗絶行車但羣鴉詩書維永夕蚤作從復賒豈不有王事奈此僕夫何

次韵王宗正定國與藘翰林先生黄校書魯直唱

和

東國寬市征西山休騎屯時清詩人喜洗濯出佳言淵源藴夫子河入莆昌飜軌轍校書君駕驂盜驪奔後來得瀡沖它人孰窺藩譬余學禮素婦祭盛於盆不應壅門牆尚許酌衢樽夢天九門開燦然列星繁羣公顧我喜顏若白璧温赤城何足躡愁絶永嘉孫

次韵孔著作常父館中喜雪

冬旱及茲雪都人銷百憂牆根有宿草餘綠尚去秋新陽解薄冰大潤升介丘夜聞窗響紗高雲正綢繆明旦天津望寒花翳川流宮中聖人喜癘氣一夕收史占上日祥知欲遍九州敢任肉食謀官閒欣歲休雖無山陰舡窮巷客若因却幸葛翁來湯餅有麥牟見神仙傳孔庶金閨彦平昔慕追遊延閣排霄起登臨忘我愁何當聯轡鏕城苑佳氣浮春郊日可望桑野聽行謳

次韵文潛病起

張侯經濟術見遇未容心揚子執戟老將生開徑深予亦拙造請素懷愛園林閉門烏雀喜朝日上駸駸

次韵文潛病中作時方求補外

貧爐初著灰濁酒寒不温鄰張病未來獨負南窗暄昨日往過之歡喜能兩餐醒醲洪然解愧無枚乘言祝君抱虚一邪氣襲無門今晨有起色迎笑眉宇軒扶掖兩男兒總丱佳弟昆遣誦寄我詩妙可白玉刊平生俱豪氣見酒渴驥奔賜休常苦稀晨謁良不間約君向南邦勿厭敲扑諠公餘未忘飲何必醽十分時平但行樂卧治安足論琵琶五十面雷雨出鵾絃

再次韵文潛病起

淮浦見之子春風初策名頗訝謫仙人有籍白玉京晚遇廣文直老交心愈傾同升芸香府偶坐華髮生斯人自龍性意變難章程嗜酒不疵吝身如秋葉輕自言士處世何必冰雪清交游滿臺省毁譽平王城不肯効俯

仰畏高侮鰥惸常思老伊頴紫蠙羞吳秔我輒抵掌和
音同磬隨笙小人羨寒衣婦補綻學
績女娉婷日欲江海去心期楊柳青衆木構大廈豫章
倚孤撐如子足醫國可容移疾行丹書紫皇告玉篆五
嶽形何必陶隱居吞霞養純精訪道自素約諧心期莫
齡但恐牽俗緣志大功不成息交屏妻子此語不須驚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六

宋 晁補之 撰

古詩

玉溪歸逢甥李相如汴中

蠻鄉候天形畏蠢復憚暑夢甥來萬里竹響風動宇如
今真似夢相對別恨吐平生窘執轡白面力如虎誰令
斗指日江使墮漁罟桃僵李為仆遺珮滿江渚常憂抱
石死無復腳踏土那知徼時願起廢遇明主曠調已遠
跡未用矜杜舉但憂世議隘亡弓不亡楚吾甥學孔子
況乃父母魯如聞四門闢未信遡洄阻上書閔旱膏
以神靈雨北海自有人高丘豈無女爾壯觀爾能吾歸
固吾所期甥二兒上餘子不足數何以喻吾心酌此湘
吳醑

送學生李公裕兄弟赴省集

閉門圍火談開戶雪一尺黃昏具盃酒知君遠行役君

家三兄弟頗謂各無敵容父學知方大道通四驛吉父
尤頡頏天池觀水擊仁父少而奇乃是夜光壁李侯有
此子便可卧安席家居藥與餌聊以止過客豈無一束
芻空谷不可食宵人操寵利徒手捕蜴蜥公等寧復然
烏黑鵠白屠龍業有用未厭所從僻富貴念昔時城
東雪中跡

次韵太學舒博士堯文示同志

北門望瀛闕一葦初莫渡 頃官大名 堯文在高陽 儒宮連棨戟會
合豈非數蟬鳴幾何時庭菊下白露念當慰佳節觴酌
美無度不然坐歲晚流景急飛兔區區人一馬官舍勤
早莫經時枉見贈彌月不能賦竹齋行茗粥寂寞當屢
赴此君安可得霜雪不改故詩如交戰地高處要先據
牛羹君放飯轅轂吾亦飯顧慙詠伐檀無補餐已素還
家便却埽況乃無户屨

次韵蘇翰林五日揚州石塔寺烹茶

唐來木蘭寺遺跡今未滅僧鍾嘲飯後語出飢客舌今
公食方丈玉茗摠噫嘻當年卧江湖不泣逐臣玦中和
似此茗受水不易節輕塵散羅麴乳發甌雪佳辰雜
蘭艾共弔楚纍潔老謙三昧手心得非口訣誰知此間
妙我欲希超絶持誇淮北士湯餅供朝啜

題四弟以道横軸畫

黄葉滿青山枯蒲静寒水鳧雁下坡塍牛羊散墟里擔
穫莫來歸兒迎婦窺籬虎頭無骨相田野有餘思

桂漿

暑卧午呀呷蠲煩何所投巖桂割辛芳石蜜滋甘柔沃
以火鼎沸悶之冰井幽三日出深蓉明瓊盎黄流冰火
離坎類意比秫麥繆辛甘既兩適不酒亦銷憂中年苦
内熱歲頗西風秋寒凉犯所畏發散資爾謀時時以觴
客三獻不一酬緬思湘纍語啜醪終所羞北斗酌此漿
違世聊遠遊恐復迷吾往僕悲道阻脩淮南歸來些憭
慄令人愁百壺無此餞夙志慕林丘寧懷小山感不為
桂枝留

送舅氏楊通直令陽穀

人言慎縣宰頗似太丘君客戶有訓遣司官無訟聞外家久寂莫舅氏少辛勤一邑何足道高名誰與羣西來馬特特冬晚雪紛紛公朝道由砥孤士跡如雲過門苦地僻下直迫日曛深泥枉窮巷寒鑪對殘煴感慨說宣子飄零緻遺文麟閣窘鉛槧魚山失耕芸遠情等匏繫歸夢劇絲棼山東接畿甸陽穀近榆枌吏昔猛豺虎民如竄麏麚君幸逢寬大時庶幾仁惠薰自笑下士策不殊野人芹愛民宜百祿本茂實當贊

贈王推官允中

我生譬天星睨睨但空譽學經羞輪扁常恐老竄句南游上曾稽弱冠肆遠步便當期汗漫如烏鐵脩羽入宮又獨晚謠諮遭衆嫮坐令平生交室冷罈不具君公牆東客清鑒美無度風期山水意千載見此遇定疑丹青仙方我以癡顧豈緊才自疎閱世真異趣伐柯理無遠要以一馬喻古人本不死方寸有佳處三年禹河曲日

見車馬渡何知謝剝啄黃土衣易汙無人尚有子獨載城下路功名喧口實簪組託肺附請看鉼鑿滿取蹙病不去脫黏窺本初須子遺所寓怵迫倦東西林間尚寬裕

之京師展墓

短轡馭羸馬馳驅曹濟間商颸折勁木蕭瑟道里寒況復慕所天惻愴摧心肝游子歎時邁慈母憐衣單來時憑窗哭五妹垂脩鬟季弟主菽粟孺妻爨茅菅悼我無令人莫奉堂上歡豈無萱草詩終日倚門闌念昔常獨立所聞詩禮難我尚未成人遭慼此憂患歲晏念墳墓仳離百哀攢何時奉靈車辛苦向此還親寡氣力徵傍人祝加餐願言薄志節苟生無形顏

同畢公叔飲城東

西城昔相植桃初兩三紅翩翩驚長陌春風搖馬鬃後君歸幾日游絮已濛濛解鞍不待憩相命古原東芍藥雖俗花狂姿幸時供平生於知已千過不一逢感君欲

開口清泚出露胸君如陶淵明不為五斗恭胡為青綸上朱墨紛外蒙棄官能從我短後追田翁銅斗釀秫麥竹枝弋鳧鴻何必悲無衣縕賤聊御冬九辯太高潔五噫苦羈窮置此無滑和天情反具中市藥非市名名聞藥何庸十觴饋五觴猶畏聞者從如何鄧城畔夜夜生遺隱鳧足閔同患負日持獻君狐白不肯換商歌叩牛出處思過半所從聊自知何用詹尹算不如天隨生頭角長夜安得旦颼颼滿屋風黃葉散投幔楚屈若靈遁憤終日岸況君擊壯缶一念腸九轉人方卧大室子獨號其畔寒山來助哭咄爾勿嗟惋

長虹

題李秀才成季負日軒 李白號天隨子

盧敖遊八極末至北陰墟卒然蒙谷幽覩一奇丈夫泯注而鳶肩深目玄髭須軒軒迎風舞自得樂有餘見敖默弗言漫然下臂趨敖私躡其後若士意不愉曰子亦何為迷繆至此乎此雖窮荒北尚或逢日烏過是有玄闕晦墨不可居語竟若欺魄攝身没空虛始予讀秦記疑是忽帝徙令聆天隨言乃與夸父俱逐日下虞谷力窮尚嗟吁陽舒固物理我亦安于于若士獨何氣幽山海隅渾沌死已久人生信多塗

次韵李成季感事

夏季

夏季百果繁兔葵亦成實獨有野石榴幽花時熠熠

熠非獨好芳榮賴午日翩翩彼白蜨髣髴粗采挹睡餘
起對此嘉興亦蕭瑟良非阡陌麗敢競陽春出無言以
成蹊上愧桃李質幸當飽霜餘萬顆富君室

曹州道中二首

天旱久不雨四郊多狂風蕭蕭班馬鳴落日大野中君
子守宮廷至樂聖所同喟予不逢辰足跡道里重
驅馬上高原秋風吹客衣感時有所懷送目鴻雁飛羸
僮惑岐道日莫相隮悕愧彼倦翔烏知還良庶幾

病起呈李縣令希孝

次公惡醒狂得酒要自濁病聞南隣邀不往亦踴躍空
床成展轉假寐風雨惡中虛氣襲逆妄夢時可愕每慙
張隱居凌旦發囊藥曉來天境清日出鳥語樂家人語
宗一士世莫識天門邀之下傾倒意已極斯人與人異
南軒青杏已可嚼復云竹齋前堦阨有迸籜欣然欲舉
手紗帽未能著平生李夫子相得懷抱廓何當戒長鬚
夙駕慰寂寞杯杓恐不勝快語聊一噱

贈金堤劉承制景文

漆園說海若稷下談神州長劒堪倚天語大世莫酬少
狂豈其然及此日月流稍知畫足非萬事指顧休夫子
更高識未沫於前修乘流聊復駛得渚正須留蓋有幸
遇魯何能必為周徜徉下澤車驚駭入谷騶對酒尚青
眼吟詩將白頭山陰論往事陳迹詎能收

次韻四弟以道十二弟叔與法王唱和兼示无斁

弟二首

少時勇遊山說山喜動色中年謫南方廬阜得深歷當
時不類謫忘腰帶之適怪人肝鬲異破賊喜折屐只今
竄林下織衣而畊食緬懷茲兩士吾宗氣相得吾春種
桃時子曉尋嵩日似聞黃面子為採烏頭出去年防岱
宗一士世莫識天門邀之下傾倒意已極斯人與人異
龍虎兩超忽重尋亦無路顛雨石崖圻
吾人伯仲間一語可物色氣自寡所諧窮乃足所歷家
風貌五世不肯適人適意行無險易又跋不著屐文詞
如苦李慘腹人莫食猶矜不傳妙坐恐兒曹得學憐新

雞肋集卷六

又新老奈日復日伯以最恬愉何由採芝出元敦能寡言猶堪謝前識叔與氣尚豪搭頤視屋極斯文惡表襮枯魚戒所忽應如魯宮貓藏壁俟其坼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雞肋集卷七

宋 晁補之 撰

古詩

同劉景文登大安閣

劉侯先將軍忠義當代顯喑啞斥萬夫却走自相踐西坡坐首鼠勢感不得免天憐壯士窮有子如此鮮清時鑄農器文字正須勉行吟畔牢愁憤悱亦足遣時來躡雲梯仰視天宇展下俯河兩涯牛馬細不辨達生匪行怪未用驚邑犬官閒尚數臨汹澤要清淺

次韻張著作文潛飲王舍人才元家時坐客戶部李尚書公擇光祿文少卿周翰大理杜少卿君章

黃著作魯直

霜雪埋百花及時鬬春陽城南有高士買屋入花藏經時不出門為花日日忙我居在何許近止東數坊亦有佳公子連車換帷裳隔牆蜂蝶諠開戶草木香仙人朱

桃椎髮綠童臉芳此公不可見此畫來遠方竹敲廳蘇
塢柳拂轆轤床素兒雖小小亦足侑客觴尚書廊廟具
氣若冰壺涼忘年此賓主吾黨有輝光人生走塵土歲
月顏鬢蒼昌不休沐暇過此薰修房宴坐二十年非癡
實難量王才元未四十休官張侯不出家在家說緣忘尚擬問兩
卿攜肴偕紅粧妍歌聽黃子不飲亦清狂

次韻范翰林淳夫送秦主簿覲

高詞自班馬短句亦陰何輸寫無窮已懷山赴壑波深
耕待銍艾療饑乃嘉禾機雲共一時未信來者多老病

愧羣豪魚山臨東阿蘇公門下客事業皆不磨孫寶暫
主簿靈槎會窮河它年九功叙當使睦者歌業廣置牙
羽筦簫復森羅鏞鐘欠一鐸未害大樂和却欲從浮海
珊瑚爛紅柯龍門雖箭駛此志未蹉跎丹沙還黑髮流
景爾則郤仇池出一派分江定有沱事見蘇詩

次韻答秦覲見贈

修身貴日新如草陳葉換請看絃上矢歲月不可玩文

章得蛙釜虎以皮遘難茲事從古然吾黨奚獨惋秦君
好學勇決勝百馬汗宵行委明月屢得按劒盼鄙夫晚
更事前猛窘新懊憐君亦自嗟意滿懷不散誰為傾國
媒尚此瓊英粲期君似椓置無以無人慢

北京學直舍對客

鳥聲落檐間竹色在戶外解屨置几前放杖當椅背默
然仰棟時往與古初會有時遺坐客十問不一對尚因
呼乃覺笑自謝頑昧知非慕遽子事去等蜩蛻一生所

未免飲食與眠睡所以更頹然可樂本非內有心欲何
用橋起則形累賴客同門生曠蕩乃不愧

虛齋

虛齋閉踈牕竹日光耿耿更無司業酒但有廣文泠人
憐出入獨自喜往還省時作苦語詩幽泉汲脩綆

直舍即事

秋雲多重陰淩旦亦可樂虛齋坐亭午寒雨依高閣王
官有憂責霖潦河未落孝先但欲眠不奈弟子謔黃花

迫晚景白露下叢薄獨當慰佳節得酒自斟酌

昨日雪已佳約李令希孝

昨日雪已佳今日雨亦好冰膚解萬木洗濯見枯槁思君對此坐孤詠廢幽討明日尚相期春禽聽清曉

同文潛送況之諫議十四丈守潞過成季作

午投李同年下馬汗如洗城南迫送客雖嬾聊爾耳出門繚陂陁白鳥起深葦佛宮橫晚霽窈窕閒一水借問客何人諫垣有直氣吾人浮丘伯聊可與把袂如此邂逅何得酒亦佳事官閒猶有守旋折君六轡可憐千紅萬的爛姹晚市便當夙駕行秋風如箭駛

送梅校理子明通守杭州

金明池上柳人折一枝春贈子意不淺東游雲外身人生半刺史朱綬光四鄰此豈經世懷但慰垂白親錢塘我舊遊頗復識其人不應山水改但恐猿鳥新章臺走馬客冠蓋盡要津竊祿我自慙便面聊障塵亦思一舟去共醉西湖濱時平自行樂不為千里萬歸來麒麟上

獻納當及辰

送呂承奉至山從呂龍圖晉伯辟秦州機宜

去日劇奔驥新交非曩圖憐君事業長蔚若頤生鬚表東海者誰君世有顯儒端委論百揆鞭弭雄千夫二陳詩禮伯八荀紈綺雖嘗聞達大家可以濟八區功名望聖世忠孝自吾徒我昔拜秦州詞林炳於菟見謂可與言鋤荒而破觚刻中不宿穢味道因有腴斯文望若人顛沛一手扶白頭遠綏邊敗騎安足驅汲黯在朝廷永絕淮南覦平叔不鬬羌事正今日須令君撰杖屨還向府中趨問訊不棄捐寄聲亦疎迂何當質疑義賣劒老樵蘇

曉發樓子莊

曉發樓子莊淮山自茲近春風似惱客浪穩舟不進長安一回首堤柳千里潤念當整帆席快若冬蟄奮微生顏鬢堅白畏緇磷江海慰高情飄蓬自吾分

禮部移竹次韻李員外文叔

東南之美者見伐以直幹豈如此君踈猶作此郎玩此
郎乃在此無乃材亦散平生吉甫頌意鄙枚叔亂坐狂
得此冷對竹頭幘岸尚思殺青書充宇白虎觀恐此愧
子猷還成倚楹歎文叔有志史事

次開祖使君韻兼呈端叔大夫聖域長老

神龍異凡馬頭角要須斂邦公七歲時驚耳一語險悟
身非常住風日過河減崢嶸法雲窟跳出有家範金剛

不吐焰已落天魔膽一派感慈中無波寒湛湛是波本
非水無以瓦礫點低枝競聽法草木有情感作解受羣
邪碱砆疑琬琰居然身出定面目本來儼而我久塵勞
見之良內慊周侯老詞句太華聳而黯自說少苦心俯
塗肆窮覽李侯遺世事不琢元無玷文采麗春葩百牘
交千槧顧慙土炭嗜畏疾非羞儉望不見水端譬河還
少貶請佩伯陽言吾非勇於敢

次韻錢濟明贈感慈長老

我聞棲禪人一念超十地云何別影事未免依緣氣譬
如幻男女機廢根隨廢不然怖頭走此病窮三世邦公
師子吼曾使諸天喜廣說無說時俱成甘露味不知室
久如當有天來侍城隅竹塢近梵剎開嚴閟以彼穴中
空清風自來萃我生久更事求愚不求慧清風已說法
不用重宣偈開祖照人姿滄波白蘋際居然九秦妙往
往魚龍戲濟明經世才彫松識寒歲懷寶竟迷邦此豈

非良計名山尋勝士投老終深詣我自所斬廉蟬葉真
堪蔽

送八弟无斁宰寶應

窮邦迫秋成霖雨厚土溼邅吾上涞水濞沟三峽疾邦
人送之子岸潦飲馬膝淒淒屬方升澹澹鷺並集衝湍
順塗路游波滙原隰安知禾黍腐轉覺蛙黽急何由乾
此潦問天借九日蕭蕭荊棘晚亹亹霜霰密之子向南
把醆淮山入封圻吳楚徼郡縣秦漢襲開門駈儈鬻輳

浦篙帆翁平旦書百函交衢容三揖新湖容鼓鑄甲令
貴綏輯之子搴詞科聞詩不讀律古來學為吏頗自吾
儒出足民與知方求由有政術鞭笞麛鹿駭亦恐日不
給先君卓魯後之子況早立焚香閉閤坐啾耳從潀濈
官忙尚偷閒文字要業岌

和關承議彦遠水樂

上盆五尺高下盆二尺廣咿呦蟻穴間飛瀑一線響闢
侯初為此避世挹蕭爽晁子亦欣然閉戸穿瓦盎虛堂
一畝靜純白四隅敞中央渾沌胚儵忽所求往鑿竅令
語言豈但一成兩危峯下俯瞰石井黝然仰奔泉決皆
落憁潛陰壑想明珠溢盤盂白露溼塵埃聲音通大道
斷竹自誰賞何曾戛擊闌鉼缶日夜長初疑風隕籜驟
雨來莽蒼乍似酒落槽夜枕聽惚恍鳴禽雜喁哳物魁
亂肘蠻相依欠林樾見蔽賴帷幌范侯驚側耳李令笑
抵掌張侯助我嬾不憶稅歸鞅雲問余仲弟聊可樂吾
黨中和非外物此理未宜罔相勸戒勿傳名字遍天壤
撞鍾鼎食事老罷不知饗但怪一世狂端如轉車輞能
來解幅巾為子濯泚顙

送君

送君上馬時不道朝鑪燠春風入木心皮肌發紅綠春
風良易莫那得勤行路且莫望南牕胡蝶飛無數

上馬

上馬笑屬君歸期在十日來時草白芽歸時青欒欒來
嗔馬蹄急歸嗔馬蹄緩人心自如此馬蹄終不變

試院次韻文潛欲知歸期近呈天啓慎思

眉山得張侯心許出一手臨川見蔡子千載慰邂逅鄧
君起南國磊磊看三秀譬如黃鍾陳我尚瓦釜吼欲知
歸期近喚馬牽出廄官壺持餉婦傾寫不漬口千章輸
明堂勿問草澤有羣公自瀠瀠水鏡照妍醜

栽花招泗州叔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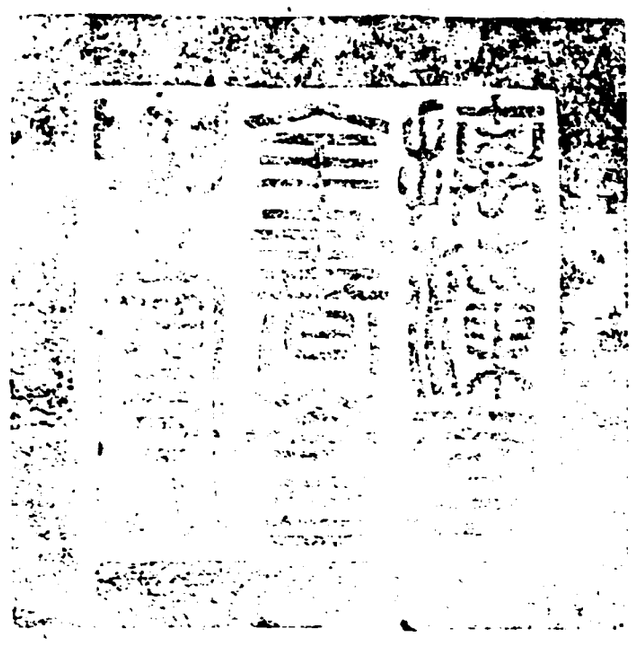
春園移春栽芽蘖秔粒大東風日日吹噴吐不暇裹楊
梢青猶未桃萼紅尚可田蔬美已最村醑醇亦頗少年

慕立事幸得能幾箇艱難合歸來茅屋卹共佐

謹案卷五第四頁後五行寥廓自無梯刊本寥訛廖據楚辭改

卷六第二頁前三行家居藥與餌刊本藥訛樂據宋詩鈔改

雞肋集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謄録貢生臣郭棣泰
謄録監生臣倪時慶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 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二百七十五 集部

雞肋集卷八

宋 晁補之 撰

詩

次韻閻秀才漢臣食兔

兔誠中山族中古稍分梨唐虞用大牲雖有目未瞥鼈孫能飛仙飄忽天漢決不逢易牙試厥胃幾泯滅羿弧殞陽烏曽不弋在穴王良馬慢忌撲握幾奔掣初遣赴多星迸失行列蹄窮不得逸如鼠限高闌應憐蚌潛水暴腹想江月脣亡欲誰語竟死猶結舌肩尻弱易解狼藉腥尺鐵抽毫置筠管復苦蠹魚齧論功在冊府微物推爾傑剡藤光奪縑抄記良瑣屑北鄰閽夫子尚忍資盂啜得諸韓盧口實以彊暴劣作詩誇芳美此譽寧所悅不如狐膏臊質賤甘棄絶家妖老通數藤索夜空設爾曽不及彼就獲徒内熱聆聲無聳耳當學縮頸鼈吾

君阜萬物沛若澤未竭誰能復古初此味儻可缺

和蘇翰林題李甲畫雁二首

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我今豈見畫觀詩雁真在尚想高郵間湖寒沙璀璀冰霜已凌厲藻荇良瑣碎衡陽渺何處中泜若煙海

蕭條新湖秋霜落洲渚潔蓮垂蘭杜死菖蒲見深節慘澹沙礫姿清波侶羣鴨往時吳興守看畫憶茗雪為儀尚不汚孤高比雲月聞在雪堂時滿堂唯畫雪

秋竹

秋風多煩寃竹是歲寒物朝寒堦玲瓏莫寒堦卹勿翻然下一葉未覺瘦箐萃豈無陳根旁寂莫衆頭屈何時雷填填看爾射地出

郊居與八弟无斁讀書

坐狂得世捐作官故不了十年未弛負半世不黔竈居然顏玉雪及是鬢蓬蓧碧山已焚魚白水初種稻瓜區可深隱圭竇便却埽之子懷世資行脩名譽好避人本

愉恬坐我亦枯槁无斁以余故得監廟頃求田野處政以城郭擾常時啜仳別幸爾晏言笑如蘭豈異臭覆瓿本均好去聲不懲范釜塵尚作韓編盜斲輪元戒疾紓絮非病少莞爾勸之休怡然守而嫈翻思南遷久秖幸北歸早三已令奚慍四至卿誠巧所欣顛木蘗莫羨姣人瞭同氣靡間言它人關忠告負居無酒肉窮巷有探討葵作飽蓬蓬茗澆憂悄悄長閒味更永競進念已勤目鴻天蒼蒼夢蝶日杲杲蘅皋美新雨藜杖邈高蹈營齋直新徑創檻俯幽沼架以我園檀茨之子官草无斁給魯也優游聊卒歲邂逅可同調佩玉子終翔菟裘我方老囊中餐玉法櫪上追風驃能知面不覩未用心如攪平生夔契慕晚歲矙妙但欲入林深子來應問道

用无斁八弟永城相迎韻寄懷

平生殫千金術似劉累僻春風九軌道無我迷陽跡呼來著冠紲野貌不改昔易衣憐介弟猶有布一尺身慙崔浩短胸次儼列戟中天翥鸞鳳我自無六翮何曾客

權貴見謂貧盜壁堂堂涑水翁我在此人籍不詆曲江賢寧羞九年謫艱難累吾母鬢髮白一夕獨此負吾心敢言忠抱石方時半千運異昔陽九厄譬馳羊腸坂雙任臣子責帝王所張弛乾坤有闔闢君數皇極言人詠蓼蕭澤鳧魚競飛躍風俗凜移易已開公府閤又置四郊驛撄求逮田野欣喜到僮役雖微攜手上頗似破笈釋川塗見吾弟薪木詢我宅憐君如我固不歎玄尚白薄飲盡餘醅凝塵振鹿席我醉易成狂欲起須君掖

次韻答葉學古

昔我遊武林值子長江頭我時方南轅子亦將西舟相見兩大笑典衣上高樓樓高不知暑五月凝清秋環觀四山明俯視萬井稠喧喧市中人日莫歌吹浮忘形與子飲一醉餘無謀湖上荷花生黃鸝飛柳洲翻然搖兩槳下上逐輕鷗不覺脫塵世自謂逍遥遊晚訪城隅寺竹林森如幬斫薪煮山茗瀟洒破百憂腳嬾厭墜闇五日成淹留肅肅太史家門闌閒且幽荒亭蔭踈桐崔鬪

聞啾啁其人絶世賢揶揄困時流唯我與吾子大軸更往投幸聞一諾榮不受萬戶侯誰言王母桃方朔不得偷未幾子告別西賓帝王州吳舡風雨夜送子不勝愁八月子獻書高談夏商周惜哉天下馬驪牡煩推求我濫鄉老薦麻衣望前旒愧非鳴鳳祥斥去還林丘三月我渡江子行窮海陬相望遂乖隔慨歎不自休逆旅善辱人虛激韓娥謳操瑟立齊門乃反怨不收嗟哉子與我不幸斯人儔有客道閩吳書詩眷綢繆開械恍自失但覺膽氣遒有如飲貪泉海貨溢兩眸子詩益加富我句猶能裒春禽與秋蟲引腹聊相酬

次韻蘇公和南新道中詩二首

山園芙蓉開寂寞歲云晚公來無與同念我百里遠寒颸吟空林白日下重巘興盡還獨歸挑燈古囊滿讀公棲鴉詩歲月傷晼晚公胡不念世蠟屐行避遠羈鳥翔別林歸雲抱孤巘我才不及古歎息襟淚滿

感懷追和柳子厚郊居歲暮韻

殘暑夜如炊曉風吹蕭索開門望林木引蔓修籬落所
欣塵累遠不恨生涯薄心事少干雲白頭成憶昨

次韻闊甥伯溫池上八首

文饒論百揆豪氣闊天宇歸來坐平泉草木何足數只
今和文弟怪石幾風雨達生要忘累人取應我與李和文家
涼堂後石甚奇上刻平泉字蓋文饒自題也

昔吾卜城東今吾卜城中秖畏盜賊迫安知壓市同畚
鍤運渤海操蛇應未窮無乃遭此笑君如北山翁

誅茅斬惡木衆卉方以朋掘沙到沮洳方復見此澄客
來恍異境物象初不增以此自誑目果下能日槩
池深不可臨際水作石磴塵埃攪百里得此亦差勝晨
朝看雨坐蛙喜律吕應有兒不鼓簧共此疎嬾興
物養有得失瘠地江河隈亭檻但小草山林自奇材我
有八極興聊堪一席開長嘯本造適悲風為誰來
自從移居來城市益啾擾如何跬步近亦有鷺下洎竭
來欲騁騶詰曲故百遶人間南柯夢方此猶復小

黃冠一奇士教我漱華池茅檐夕堅坐見月柳間低水
蟲時一出細浪作鱗差流觀起百慮内視失羣疑
平生惟親舊相得懷抱敞寧知老田里三徑得還往結
廬在人境此意陶令賞但話北牕涼何必羲皇上

次韻彦遠相州道中二首

自君之出矣吾居關晝横尚有楊李來時能出門迎少
日所忩惛壯年眥雙睛涉月在一床幾成小寇盲夫子
竹林趨世固涸高明尚喜鞍馬間經阿復緣泚詩隨晚

雨墮迫戶有餘清便擬釀白黍相邀飣青精重惜吾楊
李徂秋各南征
朝入一几縱暮入一几横黄卷值昔人歡與相逢迎孫
子謝口語阮生勞目睛登亦豈必喑籍猶未能盲學非
經世具所貴自知明仁義有不然失時悲戰泚一生屐
幾量況欲竢河清動與道彌遠靜於理逾精君能問舍
往吾亦賣刀行

永嘉縣君赴潁昌杜丈之喪送至鹿邑境上贈別

二十年糠粃相從無靦顏尊公抱至痛白玉掩深菅送
子三百里西風涕沈瀾鄰喪罷相舂況我五服間憐子
一女子忘身赴憂患但恨莫攀輔賤生守微官勿為捺
執悲我居不求安送死當大事丈夫良獨難

綴古詩語送无斁弟赴舉

鮮民之生靡瞻匪父母氏劬勞寧不我顧兄弟無遠惟
予與女執子之手此夕何夕我心蘊結兮嗟予弟行役
二之日栗烈飄風發發子之清揚麻衣如雪載馳載驅
出宿于干揆之以日體无咎言既差我馬遠送于野敦
彼獨宿于林之下無衣無褐不念昔者陟彼高岡或降
于阿瞻望弗及獨寐寤歌輾轉反側不平謂何顯允君
子洵美且異溫其如玉于祿豈弟舂日載陽薇亦作止
睍睆黃鳥嚶其鳴矣

贈文潛甥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求詩

與可畫竹時胸中有成竹經營似春雨滋長地中綠與
來雷出土萬籟起崖谷君今似與可神會久已熟吾觀
古管葛王霸在心曲遭時見毫髮便可驚世俗文章亦
技爾詎可枝葉續穿楊有先中未發猿擁木詞林君張
臯此理妙觀燭君從問輪扁何用知聖讀

補樂府三首

荳葉黃

蒹葭蒼荳葉黃南村不見岡北村十頃彊東家車滿箱
西家未上場荳葉黃野離離鼠窟之兔入畦豕母從豚
兒豕啼豚咿咿衙角復衙其荳葉黃穀又熟翁媼衰餔
糜粥荳葉黃葉黃不獨荳白黍堪作酒瓠大棗紅皺荳
葉黃穰穰何膴膴腰鐮獨健婦大男往何許官家教弓
刀要汝殺賊去

漁家傲

漁家人言傲城市未曾到生理自江湖那知城市道晴
日七八船熙然在清川但見笑相屬不省歌何曲忽然
四散歸遠處滄洲微或云後車載藏去無復在至老不
曲躬羊裘行澤中

御街行

雙闕齊紫清馳道直如線煌煌塵內容相逢不相見上有高槐枝下有清漣漪朱欄夾兩邊貴者中道馳借問煌煌子中道誰行此且復就下論驄馬知雜事官卑有常度那得行同路相效良獨難且復東西去

雞肋集卷八

雞肋集卷九

宋 晁補之 撰

古詩

和關彥遠秋風吹我衣

海中鼉魚化黃雀林烏移巢避歲惡鄴王城上秋風驚昔時城中鄴王第只今蔓草無人行但見黃河咆哮奔碣石秋風吹灘起沙礫翩翩動衣裳游子悲故鄉忽憶若耶溪頭采新薪鄭巨君南風溪頭曉北風溪頭昏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夢中葉落覺有歸意歸歟歸歟吾當成斐然君今生二毛我亦非少年胡為車如雞栖鄴城裏朝風吹馬鬃暮風吹馬尾與人三歲居如何連屋似千里我則不狂曾謂吾狂不吾知亦何傷安能戶三尺喙家一吭人亦有言人各有志吞若雲夢者八九長劒耿介倚天外有如陳仲舉庭宇亦不治吾乃今知貴不若賤無憂富不若貧無求貧日之燠吾重裘芹子之飫吾

食牛心戰故膢得道故肥吾封侯匹夫懷璧將誰尤歸
歟歸歟豈無揚雄宅一區舍前青山木扶疎舍後流水
有菰蒲今我不樂日月除尺則不足寸有餘七十二鑽
莫能免豫且無所可用乃有百歲樗龔生竟夭天年非
吾徒

贈關澮關洎

君不見杜侯昔為歌行贈徐侯大兒色清澈小兒氣食
牛往有關尹官仕周其人有道其澤流會稽竹箭無名
久文采關侯二兒秀不然安取關尹後何用黃雀青穀
蓬間飛長翮飽滿短嘴饑何用城烏嗷嗷八九雛端坐
秦氏桂扶踈淵也詩足興功也禮足立三年不見冠岌
岌何用春耕投種歛粟粒功成衆氏九里溼君家會稽
山頭松樹清江楓乃翁行采新所願溪上風男兒封侯
食肉勳業須少壯勿學乃翁呻吟蕭屑所願在溪上

贈王順之歌 王為那和叔所厚

王郎見若不勝衣眇然儒者未有奇我知王郎有奇處
議論濤海拏蛟螭由周而來逮五季故事本朝能盡知
不惟知之業有用斟酌成敗中無疑我聞昔時崔浩亦
復爾所懷百萬非熊羆人才如此後來少朝廷水鏡區
妍媸胡為五十尚塵土長翮似劒猶差池愀然對我數
白髮追風逐日無由羈三書自薦應不暇五府交辟終
何為邢侯胸中有王霸不但遊談漢終賈勇於吾道一
臂扶往不畏難憂助寡似聞詩有雲龍期云何計出柏
馬下豈非事君難進從古然不然富貴終在天堆金買
玉患無玉玉至自駭無因前君不見東秦逐守拙難似
木石當前以身抵接漸去齊未敢言退飛過宋聊堪比
神形自問還自答因拙得全方至此少狂干世等畫蛇
老罷食功同履豨向長畢事漸可涯彭澤棄官從此始
山林不著一物隨平生萬卷付羣兒收光牛背看屋壁
更不刮膜煩金鏡遭時有用君當起丹青宛轉麒麟裏
我行此計無贏輸世事從來奕棋耳

游栖巖寺呈提刑學士毅夫凡

飛樓壓城城跨野黃河逶迤避條華城南鳥道拱高巖
入谷車箱不容馬解鞍初步石苔青細泉鳴遶竹間亭
肩輿直上十八折維以采絲雙巨絚我行枉矢復蚼蹙
三步一呼勞我僕前旌已作鶴穿雲後隊方如蟻緣木
千條倒澗淙大壑百丈層冰凍垂瀑無雲而雲蒼翠橫
無風而風颯颯聲崖窮東轉路忽平長楊老柏森成城
朱欄碧砌上窈窕蓮花三峯只對面仙人玉女如相迎
却臨北嶺望吾郭萬屋一垞令人驚孔侯翛然顧我語
高真之居隔風雨下視人寰如此許此中豈但蠻觸微
千古紛爭幾是非我言人處世此見釋氏義人食地上
穀足固不離地我今正在阿堵中與君安得生兩翅却
憶隋文駕六龍意比姬滿朝河宗當時萬騎留山麓登
臨已卷長江東翠微宮裏亦如此依然古殿對喬松何
況山中攜妓裝御史猶唱當時霜月空與君江南厭山
水香鑪雙劒俱夢中異鄉同官對絶景令我不指東飛
鴻立戒兵厨釀春酒要看雪盡山花紅不須墮淚似羊

守且可騎馬同山公

聽閤子常平戒操

嶧陽之孤梧踣自霹靂斧龍伏之靈林復古斷文橫截
絲百縷下垂七軫如牛乳上有明星稀可數當軒拂拭
待君鼓君心有在君未語仲尼昔時從師襄頎然一人
猶望羊我獨懷之千古長杖策不省頤之忘去年河決
瘡未補今年赤地無禾黍像龍焚厄亦何取堂上平戎
不敢聽且激南風召時雨

同楊希仲吳子進李希孝張景良北關納涼晚過

大安寺

君不見少陵翁昔時亦厭在泥滓青鞋布襪翁自喜上
關流水入城來青蘋之末風未已駕言出游我無酒張
侯為致尊中旨可憐築室窮封池下有千房并萬蕊官
曹十九民事聒況乃坐堂環榜捶揚波沐髮安在哉我
曹官冷奚不來日長飛鳥困塌翼龜出仰喙魚張腮南
箕不哆少女默焦暍坐恐昆蟲猜楊君嘗攬轡獨出無

把袂古藏大般若中天立華厦同游得吳李張子亦予
社登臨物色為我豪長空吹雨來蕭騷原為起伏河出
沒霧作吞吐山畢高君不見幕中羣公府曹掾清談接
武金閨彦平明趨府罷亭午寧有食頃坐閒燕我曹放
意誠崛奇王事鞅掌慙周詩嵇康不堪章服裹此事恐
得通人嗤李侯挽我未宜下世間一笑如此寡鄙夫敢
慕從事賢少日采薪勤兩肩草玄亦投閣醉者墜不愕
安能學丁君高舉似黃鶴一廛平生事百壺中慮廓且
當俛仰宇宙間子欲觀海須觀瀾所思安在良阻艱李
侯有嘉意語若繭緒曳不應開口煩睥睨愛身為物太
早計

同張子望顏伯儀上關納涼

高閣無風華屋熱正午四隣還往絶張侯不厭過市煩
呼我柳隄鳴蹻蹀城如蚪背卧逶迤城上戍樓虬白髮
一水貫來深宛轉萬家圍去綠參差囂塵塞眼鄙能避
未暇解衣聊埽地可憐繫馬著垂楊可憐臺榭對池塘

雷

開梅山

開梅山梅山開自熙寧之五年其初連峰上參天巒崖
盤巇閼羣巒南北之帝鑿混元此山不把藏雲煙躋攀
鳥道出薈蔚下視蛇脊相夤緣相夤緣窮南山南山石
室大如屋黃閔之記盤瓠行跡今依然高辛氏時北有
大戎寇國中下令購頭首妻以少女金盈斗遍國無人

有畜狗厥初得之病耳婦以盤覆瓠化而走堪嗟吳將
軍屈死折折口帝皇下令萬國同事成違信道不容竟
以女妻之狗乃負走逃山中山崖幽絶不復人跡通帝
雖悲思深往求輒遇雨與風更為獨力之衣短後裾六
男六女相婚姻木皮草實五色文武溪赤髀皆子孫侏
離其聲異言語情黠貌癡喜安土自以吾父有功母帝
女凌夷夏商間稍稍病侵侮周宣昔中興方叔幾振旅
春秋絶筆逮戰國一負一勝安可數邇來梅山恃險阻
黃茅竹箭霾霧雨南人顛踣斃溪弩據關守隘類穴鼠
一夫當其阨萬衆莫能武欲知梅山開誰施神禹斧大
使身服儒賓客盈幕府檄傳徭初疑叩馬卒歡舞坦然
無障塞土石填溪渚伊川被髮祭一變卒為虜今雖關
梁通失制後誰禦開梅山開山易防獠難不如昔人閉
玉關

富春行贈范振

錢塘江北百里餘漲沙不復生菰蒲沙田老桑出葉麤

江潮打根根半枯八月九月秋風惡風高駕潮晚不落
鼓聲鼕鼕櫓咿喔爭湊富春城下泊君家茅屋並城樓
不出山行不記秋越舶吳帆亦何故今年明年來復去
胡戲秀才效歐陽公集古作琬琰堂
君不見廬陵公往為學士修書日詔畀千金訪遺逸遺
文逸字往往出故都易姓幾兵火量臀鼎腹細詰詘道
人峋嶁空有聞丘陵仙鬼事恍惚共和十鼓記亡一嶧
山肉在無復骨雲陽八體又瓜剖至使漢童訛尉律世
儒詭正何足臧公家安取千軸藏仲尼猶及史之闕有
馬借人吾敢忘題籤甲乙頼水陽後來胡君癖膏肓傾
家自構琬琰堂摻羅近出補厥亡荒林圯冢見未嘗南
觀禹穴計渺茫閉門睥睨在一牀常恨平生好古家無
力騎馬蹊田觀斷刻中郎二字煩走驛率更三日勞野
食長年囊裹況易攫兒作摹朱婦遮壁願從胡君丐無
有十百數中聊取仂胡君今逸民盱眙不見十五春坐
令鉏櫟老壯士朝廷豈無憂國人曩時豪氣今誰在會

面只謀千日醉聽君汗漫馳古先世事無何付蟬蜕

和縉雲守闕彦遠浮山作　在揚州城中提點刑獄

隱圖經謂之浮山　廨石色如鐵其高可

廣陵形勝昔所聞崑岡作軸江為門西來蜀道從萬里

伏堆藏阜爭崩奔盤拏感蹈得江住精鐵一畝鼇然存

半潛屋牖半出戶鼉龜見背熊羆蹲我行平地是絶頂

歎息但以指爪捫誰言一水限南北壅遏勢極逾騰騫

不然安得江南之山踴躍出中流浮玉猶嵩峯操權高

語尤倉猝周公卜雒貴坦平亦言有德易以興真人龍

飛狐兔窟御營周墜壓蕪城大明寺中老竹在九曲池

視競瓜分島夷索虜何煩述木蘭水調更淒涼延和小

上新荷生君胡聞此不數往地中頑礦煩謝評自言家

世西湖側慣聞洗土開南屏欲空息壤發幽祕河曲定

笑勞精誠君不見珊瑚玲瓏石上吐海底有山那可覩

試院求李唐臣畫

有客攜來白團扇看君畫出翠微峯忽然陂水變陰霧

便有松林吹晚風松林陂水靜何極何處歸舟天際識

韋侯直榦儻不難杜陵東絹那能惜

黃河

黃河齧小吳天漢失龜鼈靈原潭下藕爛死只有菖蒲

不生節白馬橋邊迎送胡冀州斷道無來車新隄築得

高嵽嵲舊隄杵聲未可絶

酧李唐臣贈山水短軸　李為刑曹杜君章知賞

大山宮小山霍欲識山高觀石腳大波為瀾小波為淪

欲知水深觀水津營丘於此意獨親杜侯所與復有人

不見李侯今五載苦向營丘有餘態齊紈如雪吳刀裁

小毫束筍縑囊開經營初似雲煙合揮灑忽如風雨來

蒼梧泱漭天無日深巖老樹洪濤入榛林闇漠猨狖寒

苔蘚侵淫螺蚌溼紛紛禽散江干沙有風北來吹蕪葭

前洲後渚相隨没行子漁人歸徑失李侯此筆良已奇

我聞李侯家朔垂跨河而北寧有之曷不南遊觀禹穴

梅梁鐍澀萍滿皮神物變化當若斯元君畫史雖天與

我論絶藝無今古張顛草書要劒舞得意可無山水助
他日李侯人益慕

雞肋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二百七十七 集部

雞肋集卷十

宋 晁補之 撰

古詩

題惠崇畫四首

東風回江上渚何處來雙白鷺灼灼岸間桃依依蘭杜
苗一銜湍瀨鱗一下青林梢瀟湘綠水春迢迢 春
老柳無嘉色紅蕖羞脉脉宛在水中洲雙鵞羽蒼白何
須玩引頸顛倒寫經墨惟應一臨流當暑袗絺綌 夏
一雁孤風乍臨渚兩雁將飛未成舉三雁羣行依宿莽
蘆花已倒江上風雲間分飛那可同 秋
天高霽霽雲昏江闊霏霏雪繁渚下鴨方遠泛枝間雀
不聞喧鄙夫此志相依生涯稊稗同微欲具沙邊短艇
波濤歲晚人稀 冬

擬樂府十二辰歌

鼷鼠食牛牛不知牛不願辟而願犂虎噫來風皮見藉

兔狡宅月肩遺胹欲兆幽烽二龍死獨徵晉澤一蚿悲失馬吉凶方聚門亡羊臧穀未宣分沐猴冠帶去始愜木雞風雨漠何聞不須皎皎吠蜀狗阮子與豬同酒樽

二十八舍歌

戎菽有角原桑黃客愁唧晴賮聞屪亢轉蓬無氏行役晚蟋蟀在房思婦惋男兒有心事弧矢十年風光隨馬尾長鬚舂米婢借箕斗酒為君聊解頤誰憐長夜飯牛苦安能臥泣羞兒女闕虛危二句平生未入君此室一廬翛然四壁立文章奎躔動圓天貧有餘富黔婁賢功名不羞爛羊胃滅昴擒胡未能計誰能簡畢老此生不用諏觜招忿爭世事參商君此行桂酒椒漿石井美山鬼幽篁衣薜荔暮江老柳繫歸舡蛟宮涵星動深淵張帆自慣夕風恬九折摧輪鵠翼短他年君車當軫轉

留芳人生失意十八九君心美惡那能量願君虛懷廣末照聽我一曲關山長不見班姬與陳后寧聞衰落尚專房

跋遮曲

君不見魯中霍兒歌跋遮跋遮何語耶吳歈越吟初不省恐自塞北傳鳴笳跋遮胡為樂且譁試歌河漲水漸火車河中耕泥春種麻麻生三歲不開花薺菱兩角黑如鴉漁父笑且語誰能跋遮舞君不見前年大旱河草黃黃草中魚子化飛蝗又不見往年大雨雨決渠渠中朽瓜生老魚蝗飛食場穀擊鼓煩趣撲我家家具如箇束今年梁山撓濁淤兒無鋤麻姑來漁荷鋤往賣鋤買網空市無丁丁斲舡斲屋櫨艇子如星喚施眾夜唱跋遮曲霍鳴起白鳧

長安行贈郭法曹思聰

越羅作衫烏紗幘長安青雲少年客梁門門西狹斜陌飛閣氤氳多第宅南威十五桃花色簫管哀吟動魂魄

銀槽壓酒傾琥珀青絲絡頭飛赭白黃狗蒼鷹快多獲
少年意氣區中窄金昆玉季盈十百君獨飄翩異風格
十歲鉛丹事書冊豈徒新豐困寒陋能犯龍頭請恩澤
送君此行無愴惻努力功名傳烜赫它年尋我吳山側

躑躅盈山禽磔磔郭雅好山水嘗約遊吳

悲來行哭石起職方

悲來乎石君吾何悲夫斯人婉兮河之津厖眉白面照
青春朱紱斯煌映路塵翩翩者驥銀鞍新東來奇意安
所伸大野既瀦唯赤墳穀垂頴麻敷芬亡逋來復瓦鱗
鱗高堂擊鮮會衆賓賓起舞君欣欣何人未至居客右
西郭之一儒迂且貧迂且貧自隗始能招劇辛致樂毅
四方遊士爭來奔戶內光儀亦可論大息拖縉紳中息
氣氤氳小息秀眉目天上青秋雲朱旗畫舸長隄曲去
時簫鼓黃塵覆無復當年子產歸至今人作嬰兒哭西
郭之一儒無事門生苔久雨足不行官街常時門前車
馬客舊雨自來新不來聽我陳張叔卿孔巢父皆隱淪

無人汲引長飢辛日午不出開衡門前侯後相安敢論
憂殺口間縱理紋長慟吾邦對遺跡耿耿一心誰我識
徐君已死劒不忘心已許君那復惜

鸞車引詠史

推鸞車伐鼉鼓從帝子迎天女天女喜立龍旂馮小寶
光陸離雲斑斑覆銅山新城鳴鵁如乳烏飛來為爾棲
青梧控鶴府令雲衣裾僕射竄死令公誅婦懼兒無呼
兒呼驚且吁宜都內人立次且手擎何物金唾壺請為
大家畫長圖徐公子譁且止卿無來明堂屢舞覆龍盃
覆杯之傍戲大鼠卿欲投之梁公懼

贈戴嗣良歌時罷洪府監兵過廣陵為東坡公出
所獲西夏刀劒東坡公命作

三郎少日如乳虎代父搏賊驚山東硬弓長箭取官職
自說九戰皆先鋒將軍拳勇饋不繼痛惜靈武奇謀空
城頭揶揄下傴走壯士志屈羞填胸平生山西踹霜雪
洪府下溼號兒童聞名未識二十載初見長揖東坡公

銳頭短後凜八尺氣似飲井垂檐虹只令不語當陣立
望見已是千夫雄往年身奪五刀劒名玉所擐犀札同
晨朝攜來一府看竊指私語驚庭中紅粧擁坐花照酒
青萍拔鞘堂生風螺旋銑鍔波起脊白蛟雙挾三蒼龍
試人一縷立褫魄戲客三招森動容東坡喜為出好礪
洮鴨綠石如堅銅收藏入匣人意定蛾眉稍進琉璃鍾
太平君子尚小戢戒懼郤小毋莽蜂舞干兩階庶可覩
跳空七劒今何庸我為蘇公起楊觶雅歌緩帶聊堪同
從公請礪歸作硯聞公嘗諫求邊功

秋夜古風

瑤池始波縣圃風鄧林飛葉雲攪空人間櫟社幾黃落
曉牕洗黛悲青銅常嗟彭祖悔杖晚不見王母桃花紅
安知帝怒削龍伯輿嶠已沒歸墟中楚人方復感時節
申旦不寐同秋蟲虛堂氣入桃簟肅熟寐不復聞喤喤
大言身塞不得仰了語無異鴻毛烘天如旋磨人蟻却
更千萬日勞何功漢南種柳人笑爾江潭悽愴彫形容

芳儀怨事見虜廷雜記

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
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侍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白
後庭一曲時事新揮淚臨江悲去國令公獻籍朝未央
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彊
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
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
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人生不可期蒼黃三鼓滹沱岸
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
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
深紅退盡驚烽塵陰山射虎遼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
無言偏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時千指渡江來
同苦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寄詩黃鵠何當回
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君椎髻
泣窮年丈夫飄泊猶堪憐

五丈渠

五丈渠河水齧堤三里餘懸流下噴水渤滴訛言相驚
有怪物樂東漁子浮兩舫清晨徑流雙鬣搖驚人跳起
橫觸島大鱘十尺長夭矯殺之信宿不敢言並村稍稍
聞者諠伐鱗封肉擔揭去兩日一村猫犬飫夜來水泛
州西原青青百頃白波翻里巫推變咎漁子豫且賊神
實為此邦一年不穀食賣魚取錢當常職聞道相家
口津人無敢憑大魚死小魚靈

賈碩秀才得兩圭有邸

混沌既鑿元氣痛鴻源涵天堯曰吁羽淵之化三足逋
玄圭告功聞禹書姚虞班器奔九區塗山合瑞羣辟趨
三朡肆伐夏寶俘下逮血祭仍鼈鼋幸饗有明德繄玉如
霍山屬之醫無閭裂崖剖璞陳璠璵追琢出美山為虛
兩圭禮地四望俱寸尺可識形可圖縉城之西物色古
霹靂野火燒牆堵大氓築室動千杵奔泉啓鍤幽奇覩
陰溪埋冰剝寒土濃氛却埽孤月吐森然睽立疑未舉
熒熒幽光射敗筥鄰人進說田父怖張伯不敢私自取
初來畫地為予語邸圓中規圭合矩璩奇未可一二數

贏顛劉蹶分莽鹵禮嚴登降謹仰俯牲玉不加隨豆簋
籩羊之存良小補此實豈徒周石鼓酆城尺鐵尚可神
老蚪躍水生雷雨

閻子常攜琴入村

閻夫子通古今家徒四壁猶一琴今年二月雨霖霪喜
君壠麥如人深屋間幽默咸池音高山流水我非聽聽
我說君辛苦吟薛老村西十里地旱日燎原無柳林芒
鞋曳杖逐鐮籠當午未食飢燒心芸芸麥田翻黃波蝻
夫子時我過我與夫子良同科四體雖勤口餔衆煮豆
然箕窮奈何人謂君琴語辛苦此曲無乃傷天和君不
見夫子宋園不糝猶弦歌

贈余樗年試院作

平生車軌周四方結交童齔老相忘異哉余子久彌芳
吳人猶記稱周郎河豚入網荻芽長宜興畫畫煙水蒼
風雩春服真少狂不愧戴崇升後堂時王平父方教授毘陵樗年所最厚
也橫戈筆陳倒千槍叔鷺獨步禹出羌樗年奏藝開封第一故云世
儒膠擾何足臧說食不救饑求糧瞥思振衣千仞岡空
林無人一繩床五車純束不在旁欲徹梯磴排空驤鍾
山春水繞城隍從師不憚白笈裝矢鋒相觸塵不揚驪
黃牡牝若滅亡子嚴主簿志不償厭見朱墨紛傖囊西
風雲日思帝鄉東華拜勅鳧綴行黃昏閭闔飛驌驦虛
堂節候變金商閉門蟋蟀鳴我房吾君仁聖周成王屏
驅虎豹開明光山龍粉米雜青黃多儒可贊至治香園
檀山石豈荒涼潢汙藻須豆觴願君與借羽翮翔賢
書蠶列升未央君如病鶻待秋霜牛衣未可悲王章公
朝道闢五達莊服襄按節緩勿忙夢松生腹渠不祥莫
車上儛應循牆功成歸飲沆瀣漿發機要若黃閒張

次韻都尉王晉卿天駟監邂逅作兼呈坐客

平生杜元凱學問光奕世咸聯帝室未要論烜赫功高
羊叔子赤霄翔舞須威鞚孔翠文章豈其累崇臺作山
池作湖富貴所要聲名俱酒樽詩句得過薄小隱山城

殊未踈曹侯詞翰諸公容慣聽清歌耳傾側天閑兩驥
看追風晴軒忽下飲河虹拳毛妙畫不可見顏公筆精
如對面鄧張不醉無攬轡燒燭林間鵲飛起第語曹侯
繼張燕鄰榼如渑不憂淺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十一

宋　晁補之　撰

古詩

鄧御夫秀才為窟室戲題

君不學馮驩彈鋏從薛公貸錢燒券悅市傭又不學魯
連約矢射聊城笑夸田單取美名何為空郊獨坐一茅
屋深如魚潛遠蛇伏荒檐野蔓幽莫矚窺戶下投如墜
谷其外桑麻雜蔬菽白水寒山秀川陸秋風蕭蕭吹苜
蓿晚日牛羊依雁鶩朱書細字傳老子蠹穴蝸穿無卷
軸我來不暇問出處但愛君居伯夷築九月九日秋氣
涼芙蓉黃菊天未霜登高能賦豈我長從君此庵時相
羊不用糟丘譏腐腸酒酣猶能歌楚狂我敬先生不敢
量二三子者亦自彊潔身亂倫非所望

山火句法

揚州被召著作佐郎自金山回阻冰效退之陸渾

二年官揚猶一炊丞聾毋害守不譏帝知無功呼返之
具舟從江民不知道傍愚叟為涕洟豈無愛人如爾為
我謝叟歸視汝兒風號鴻滌水涸陂冰塞川舩不可移
白蜺橫野光透迤寒威上射小日規旦行一里方午維
十日繫野兒啼饑中無載盜過不窺官令十夫為操椎
耶許相力哀復疲我笑遣夫是安施霜不殺草聖所欷
歲十一月冰固宜逆天進亦不可幾為兒搏飣兒安嬉
寧三月暖猶流澌

澶守諫議韓璹禱雨有應

長蜺飲井井欲乾白鼉鳴窟凄風寒公馬未駕陰漫漫
公歸溼幙濡旌幡霜刀不染鵞頸殷塗龍安享雩舞閒
隰桑有沃桑可攀小麥青青大麥攢拜公起舞公顏歡
明日空堦響夜闌屋漏不復愁衣單帡幪廣廈安如山

依韻和子充雜言

君不見東方朔避世金馬門侏儒倡郭同陸沈滑稽突
梯意已深不如孫登閉口逃蘇門身猶孤鳳無與隣心
知稊生未識真兒童讀書聞入孝遭時有用可以移於
君孔子繫易辭尊乾而卑坤耦耕未足問禮則鳥獸固
自羣荆榛孟嘗聲勢一旦消歇冢上之牧良可悲苟為
貧賤不濟物身死泯然俱若茲聞君早慕棲竹林何忽
作此悲來吟嚴君肥遯業討論少年宜自有異聞窮達
俱性外學者所不陳惟勿枉道寧屈身豈欲行不由徑
如滅明不然不欲乞醯於隣同徵生白駒雖潔空谷難
久將誰親當時一篇差可人秋蘭蘼蕪亭下生亦蕃夫
人自有美子何足言採擷但慰吾愁魂吟詩作賦北牕
詞更妍萬言不直一杯何足憐咿呦聊用窮吾年能來
西疇清坐一榻橫長饑亦不賴釜云無羹荀卿論義榮
逕庭大不近人情是非亦置之古人踽踽涼涼生何為
揚雄擇中庸反騷痛湘纍我今不見雄此心猶為君子
夷世間趣舍不同豈但羊棗鱣陶潛自謂結廬人世無
車馬喧心遠能爾安有鄭君其門如市亦能自謂我心
如水

徑山

盤崖繞壑步步高僕痛馬乏游人勞五峯崛起干雲霄衆山奔走爭來朝我行直欲犯星杓意徹絕頂纔山腰松間鳥語如我招仰見白塔當林梢檐攜上下若桔槹路窮飛樓鬱岧嶢欽翁未來蔽菅茅山精木怪謹游遨麑馳虺竄狂鼯跳靈景晦昧何由昭忽然飛錫從江皐窮探不憚東峯遙曲腰丈人白絲袍再拜辭前風雹飄三百年來響鍾鐃閩商海賈輸金刀直欄橫牖山周遭晨參夜諷聲嘈嘈碧杉紫柏羅旌旄客來六月忘炎歊明月庵前醉松醪白雲峯頂攲瞰吳郊鵞毛一點錢塘潮錢王宮闕如累樵臨之股慄精魄超歸不得寐心搖搖含輝孤亭立嶢崤此地覽景尤難逃五更月落禽嘲嘲陽烏欲上海水燒晦明變化不終朝倏陰忽晴狀莫描夜闌燈青雨飄蕭偶坐兩客論幻泡探玄窮妙窺寂寥破除世事無絲毫不奈詩思猶彊豪歸時日沒紅霞消荒崖老木山蟬號

次韻太學宋學正遐叔考試小疾見寄

蕭然如裴叔則頰毛疎復長邈然如王夷甫高致宜廟廊功名四皓雲泉外詩賦三閭草木香君莫誇熙寧登科面玉雪只今未老鬢髮蒼不應彈琴酒鑪坐消渴還有禪病縛不忘相拋白社一歲長浮我杜舉須十觴結交齊東李文叔自倚筆力窺班揚談經如市費雌黃冰炭何用置我腸勝遊獨不思迎祥漾舟荷渚水中央

淮壖

淮壖日沒風卷沙黃昏飛雪如落花孤舟有客寒不飲欹枕闌篷夜憶家雪飛篷底灑我額篷隙虛明來曉色紙屏布被風颼颼驚起開篷滿船白船頭雪重折黃蘆下有宿雁驚相呼天寒四野無行客凍卧孤舟愁盜賊厭聞淮浪打船聲原上風號天正黑土膏已動春陽來安得長風埽霧開豁然天外見白日為君挂席凌清淮

寄懷壽光主簿四叔父

我初就學首未冠叔父不以童兒看我今生年二十一

叔父晚作東州官側身西望不得見淚下兩臉何汍瀾
青春白日不照貧士屋使我四壁長年寒六年兩歲從
進士晚學揚雄識難字賃錢乞米出都門鼓腹吹篪入
吳市讀書擊劒老死終何為古來慷慨無人知上有九
重之青天下有百尺之黃泥收聲藏熱等雷火白楊蔓
草秋風悲生亦不可料死亦不可量荊山長號刖兩足
何如船尾歌滄浪我不能鉤章抉句攀俊造又不能赤
雞白狗追年少矯首翻腸無一言歸去吳淞學漁釣主
簿卑官何所施秋來兩鬢應生絲阿宜已冠無成事猶
憶它年冬至詩

收麥呈王松齡秀才

晁莊寂寞依東山王莊負郭容往還東山刺薊深一尺
負郭家近饒盤餐穿鞋戴笠隨麥隴旱日炎炎煙燎顏
賤貧辛苦事當爾君屋鱗鱗三百間

花林示楊彭年秀才

花林遠望春陽浮卒然相值東山頭犢兒初乳毛物潤
鴉子欲哺鳴聲柔一生會合盡天幸萬事反覆非人謀
倒頭且擬醉千日相如渴病乾咽喉

莎雞食蝗

居貧得田不百畝天賜時雨苗氤氳遲明當熟晚未刈
災蝗夜至如驚軍秋風吟茅雨洗瓦葉上穗落青紛紛
常嫌莎雞聒麥壠紡車細掉喧晨昏莎雞可憐爾吻利
驅蝗逐蚻羣披分豈惟秋蟬畏螳斧蝗亦為爾森跳奔
天下災蝗凡幾郡安得爾輩盈千羣揚眉振羽如屯雲

題李偁推官頤齋

無捨靈龜觀朶頤自求口實君自知誰為此者君名之
其說不煩求我詩君家嚴君業夔伊虎視眈眈雄四夷
四方是維天子毘汶陽一室大澤陂我往受業拜門垂
聞公一語洗然奇我歸瞠若安可追君才固是麒麟兒
幼讀父書壯思施不畢小官乃吾師況有內樂潛天倪
荒城無人誰過之面城築室茲逶迤去年秋雨河股移

百草不生苔擁基蟻子緣礎螾糞泥夜眠不穩憂為池
今年閏早春氣遲牆根隙地稍可埤初植防風種黃耆
萊州石鼎青琉璃地鑪宿火風鳴枝對君長語清未疲
外輕內順生理宜問從何得聊我治平眉州夫子言可
規麻田處士術安期今之崇立歷九疑見人不語下臂
馳遁逃乎陰食蛤梨君何傖囊不往隨與訪汗漫還無
時還無時我何適北山之南南山北

答趙滋主簿

我昔尋幽徑山上曾傍苕溪芙蓉漿南臨天目指掌間
隔嶺如聞笑言響年來清血斷征衣碧髮丹顏日夕非
便欲相期煮白石與君晚入煙霞飛

飲城西贈金鄉宰韓宗恕

大夫盤中定州盞三舉檐花舞凌亂請君行盞且莫稽
為君起賦飲城西城西古道如澗深東風吹沙不見林
虛堂更覺野原闊榆柳浩浩波濤吟雜花一園來遠道
兩株江南梅更好櫻桃已晚猶爛漫百株如雪聊可繞

常時東風無此寒常時諸君無此閒且看瓶口似魚貫
莫惜面文如纈斑大夫工為宋玉賦思不能涯字無數
秀才酷類東野貧白屋青山愁曲身籍咸不肯羞北阮
主簿高材即仇覽成詩午景已妍和罷酒花開應更多
山翁歸不醉當奈峴山何

答陳履常秀才謔贈

驅車觸熱中煩滿苦無蔗漿凍金盌陳君詩卷可洗心
持作終朝晤言伴男兒三十四方身布衣不化京洛塵
白駒皎皎在空谷黃鳥晛晛鳴青春子桑之居十日雨
入門不復聞人語形骸正是吹一吠安用虛名齊后土
文章初不用意成黼黻帝躬臨下民時花俚服誚新巧
牛馬安所辭吾名禹穴幽奇行可彊江北江南正相望
槃濤鼓枻何當往愛惜水仙桃竹杖不應玉女三年留
相見還須未白頭蘧生知非苦不早巨壑夜半遺藏舟
達人一言嗑矢疾相從琢磨悔去日菖蒲正是可憐花
我獨聞名不曾識

和王仲甫病暑

吳邦憚暑如蜂蠆河曲還遭長日曬蔗漿金盌賴蠲煩
內託潛陰數為敗黃昏乍快風吹髮驅拊蚊虻坐明發
青衫主簿氣如雲茂陵無事悲消渴望洋河伯何為者
兩涘無因辨牛馬何生狂夢涸歸墟喉舌湯湯未勞瀉
能來一嗽華池津七椀清風立有神更尋齒下微妙訣
遣君體適仍魂平案頭白紙如堆雪人事紛紛日將月
與君未遇尤四時利害相磨生內熱

贈送澶州監酒稅劉銓殿直

頓丘淇水雄朔方官收榷算資公藏晨朝百販羅庭堂
望門逆鼻聞椒漿惜哉劉子氣方剛戟冠凜凜頎而揚
丈夫有志固難量短袖不足供倘徉黃河七月鳴浮梁
風埃瘦馬景山長劉子何之魏北鄉悲歌彈鋏邀孟嘗
馮驩一語驚齊王況如劉子足自彊讀書滿腹鉗爾吭
鄴城埋寶夜則光士惟不用久乃彰不見將軍家平陽
遭時有用名煜煌

和顏隨飲酒

樊山夜漲河鳴鼓奎火占中知溽暑顏闔居鄰胡子都
共喜夏槀登宴俎參軍河北主簿南騎馬相逢不相語
市西老屋斷人居自覺天風生廣宇青嘗席坐土階溼
黃綆汲泉塼井古翩翩後至王將軍開口相投律呼呂
丈夫得意吐然諾盃酒形骸安足數露頂張顛且勿幘
起舞我能先衆客二豪禮法空是非一斗三盃眼方白
中虛嘔冷腹橫紆汗如槁壤朝陽蒸沸然煩厭暫莫遏
飲蛇不省疑吞繩豨苓卷柱導停飲兩日不咀公厨冰
長篇忽聽鳳凰曲却似半嶺逢孫登君家鑪勺還應洗
須我下床仍食美西池何似漢江長誰使蒲萄變新泚
醉捉蟹螯攣五指吏部拍浮非在水抱琴寧復待招邀
昨夜雨涼孤興起金丹定有換腸藥不用俗醫論表裏

壓沙觀梨

鄴城傍缺通清溝城南之水城中流白沙漲陸最宜果
萬梨壓樹當高秋去年花開往獨晚不見瓊苞腸欲斷

隆冬騎馬傍高原却恨枯枝寒日短忽然變化何處來
一夜東風吹雪滿晴川極望百晦開三山銀闕正崔嵬
雜花不容一朵間照眼冷艷雲為堆堂中置酒對已好
千葩萬蕊誰能繞瞬景氤氳一片忙蝴蝶飛來落青草
人間浩蕩看春光豈徒田獵心發狂向人慘澹迫歸興
落日峴山催羽觴故園桃李春蹊沒惜哉拔去無奇術
明日重尋儻可期暴雨流塔不能出

過金堤劉景文

雲間高堞如雲白草下深濠如草碧逶迤隴斷出平堤
前見黃河如帶直官居乃在城西原荒臺古木烏鳥翻
美人芳氣如秋菊坐令曝曝棄中園不憂汹澤豪不殺
夜識漢中龜鼈在借須走馬候水曹後時此會何由再
霸陵往來初避名執賈不回人更驚無心躑躅路寢養
服車安用仍一鳴未若捧巵何不可二豪螟蛉與蜾蠃
況聞舉案良亦賢郎愛五花論酒錢不然憭慄坐歲晚
風入衰柳催寒蟬我論李君其趨獨自喻愚公徙王屋
是中聊可外形骸官閒方轡相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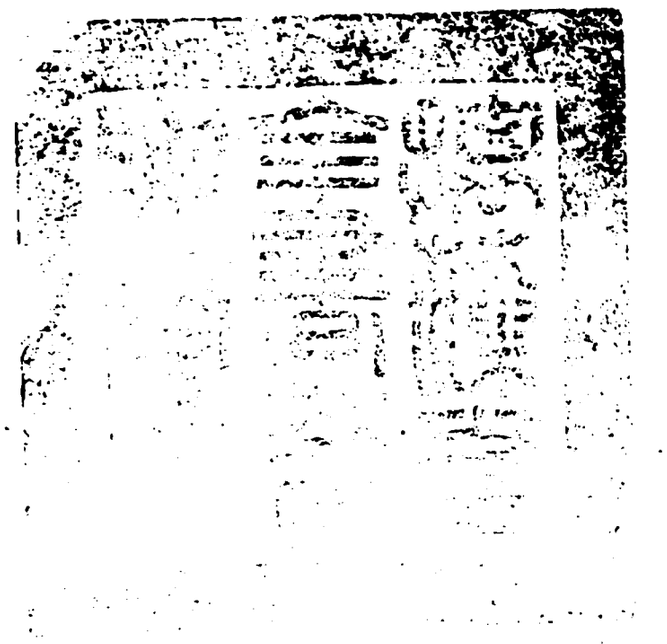
送趙燮

趙侯慷慨諸公客少日論兵今髮白自言頗似韝上鷹
老得一州聊鎩翮送行誰復雙眼青斷腸紅頰傾涂醲
停歌自解水蒼佩醉騎紫燕黃河冰

送石梁赴舉

鶴知半夜雞知旦歲晚淹留客心亂功名識時貴及早
不忍飯牛衣至骭家居負米有季弟能視明星弋鳧雁
男兒業就可以行桃李榮時腰綬燦

謹案卷十一第十頁前四行望洋河伯何為者刊
本望作茫據宋詩鈔改
第十頁後五行悲歌彈鉄邀孟嘗刊本嘗訛常今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熙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謄録監生臣倪時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七十九 集部

雞肋集卷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詩

送張縉子望太常簿

張侯於我丈人行十年江湖心鄉往平生獨立白雪曲
少時妙譽青雲上胡為四十尚飄蓬逢逢衣騎馬鄴城中
將軍寶帳簪履肅開府畫筵簫鼓雄況復儒宮飽閒暇
堂有叢書竹瀟灑論文不厭夜經過起看北斗插黃河
相逢安得怨寂寞仲宣樓頭良可樂何當奇計出番禺
未應長檄開印綬太常句稽亦冗少卿淑問清時重
俎豆之事則嘗聞男兒讀書業有用歸去天邊道路長
東風春草滿池塘美人不來時晚晚誰與玩此林間芳

鄭彦能求擬江亭詩

亭下流泉三畝隘誰擬西江晴一派桃李佳名閒昔人
此言雖小可喻大寧非逐楚顛頷身當是羊裘傲漢人

避世牆東王君公五經紛綸井大春端然養魚廢車馬
一身環堵觀天下吾人鄭子詩句新高堂素壁開瀟灑
何當湛湛見青楓白蘋落日慰相逢一亭兩檻更何有
波濤風雨舡前後莫憶棨槎犯漢津莫憶樓舡下石城
盡醉漁陽無好曲短蓑銅斗平生足

贈楊景平

君不見華陰楊君漢孔子君生其後無乃似平居恐懼
西北隅力行發憤尚不媿君今鳴櫓下長淮眼明清曉
三楚開揚州行矣勿濡滯江南細雨收黃梅我今正是
鳥折翼肺病三年廣文直昔時黃帽榜舟人却向西湖
當不識寄聲閬子老漁樵小山桂樹不須招棨槎東海
未敢必欲去天台觀石橋

送吳黯赴闕

我初官此君未來君今去此我未往飜飛豈不慕緬邈
留滯何能悲鞅掌學道平生睽蹊徑半世端如走榛莽
古人曾病田甫田切磋安可去吾黨東風消雪送鴻雁

聖賢

過劉季孫

劉侯歲覆春堤料居不曾閒須我勞未嫌清濁各有攜
匪報瓊瑤以為好吏訶單絞自可更兒笑接離從復倒
為憐徒步此青袍重憶歸來著黃帽官忙未向林野疎
時清不廢詩書傲梨花如雪許重尋秋實垂牆晚方到

贈段萬頃

美人窈窕家南國可與副笄親黍稷平生寂莫鳳將雛
慙愧木桃猶報璧石城三槊為誰催萬里清江凌不測
王門酒肉傲勝詭豈有鄒陽仍下客危詞欲洗大夫冤
千載獨懷吾祖賢不量腹小文籍博頗似井蛙輕飲川
丈夫趣舍無南北情親非為牆屋連子真正用臥谷口
乃有高名諠日邊胸中傀磊契何所自笑柴愚得參魯
借令好問忘足繭狐腋豈堪黃犬補吾身樸社真寄耳
趣取無用安足數無心俎几豈盤辱拳曲不羞人厭覩
土山出火石為融羲和當午車隆隆通渠東帶過者寡
乃獨葛巾終日同傾囷倒廩用餉我我為牙羽陳編鍾
蟬聲入耳廩節改別我整鬃無愧容

次韻魯直謝李右丞送茶

都城米貴斗論璧長饑茗椀無從識道和何暇索檳榔
慙媿雲龍羞肉食壑源萬晦不作欄上春伐鼓驚山顛
題封進御官有局夜行初不更驛宿冰融太液俱未知
寒食新芭隨賜燭建安一水去兩水易較豈如涇與渭

右丞分送天上餘我試比方良有似月團清潤珍豢羊
葵花瑣細胃與腸可憐賦罷羣玉晚寧憶睡餘雙井香

大勝膠西蘇太守茶湯不美誇薄酒

與李文叔夜談

中庭老柏霜雪裏北風烈烈偏激耳誦詩夜半舌入喉
飲我樽中涤醪美升堂辭翰愧非有何異還家數其齒
文章萬古猶一魚乙丙誰能辨腸尾更慙頗似會稽康
欲語常遭士瑤柅廣陵八月未足言曾使醒醲浥然起

贈送張愈秀才

安得譚如子枚子
秋水幽幽濟河道君挂蒲帆若飛鳥西風黃葉滯公車
雞黍從君懷故廬男兒自有四方志世上相期獨榮利
昔時馬周徒步動天子今有用當如此

魯直復以詩送茶云願君飲此勿飲酒次韻

相茶真似石韞璧至精那可皮膚識溪芽不給萬口須
往往山毛俱入食雲龍正用餉近班乞與麁官誠靦顏

崇朝一盌坐官局申旦形清不成宿平生落此臭味同
故人貽我情相燭黃侯發軔日千里天育收駒自汗渭
車聲出鼎細九盤如此佳句誰能似遣試齊民蟹眼湯
扶起醉頭湔腐腸頗類它時玉川子破鼻竹林風送香
吾儕幽事動不朽但讀離騷可無酒

次韻蘇公翰林贈同職鄧溫伯懷舊作

雪堂蜜酒花作醅教蜂使釀花自栽堂前雪落蜂正蟄
恨蜂不采西山梅漫浪飲處空有跡無酒可沃胸崔嵬
不知幾喚樊口渡五見新歷頒清臺鄧公昔歎不可挽
素衣未化京雒埃山中相邀阻笻杖天上對直同金罍
只今江邊春更好漁蓑不曬懸牆隈百年變化誰得料
劍光自出豐城苔老儒經濟國勢定近臣獻納天顏開
蜀公亭上別公處花柳未逐東風摧尚容登堂譚落屑

槎況自風格有病顰那可形容慕成詩莫憚繼日傳青
不媿索米腸鳴雷因知流落本天命何必挽引須時來
九關沈沈虎豹靜無復極目江楓哀

次韻文潛館中作

蓬山前臨九軌路三日街晴案吹土直廬鑿牖面宮垣
青壁嶄嶄看垂雨殿閣風斜碧瓦寒翅濕蒼鳶不能乳
却思窮巷亦可言一埽蚊虻通昔苦鬱蒸書課未須忙
午漏傳休聽天語傳宣暑伏午後罷校讐平生豪氣對樽酒山雞
見鏡猶能舞城南寺近晚堪過笙歌涼月聞千戶但憂
伏日細君須割肉無緣待歸俎

次韻太學黃博士昱仲同考試作

日邊傳詔天街莫草草西城車馬聚官曹一見故情親
宴語識君心志古成安長孺澶淵守昔君翬游所為主
我窮亦號成安客文采初無君一縷子與昱仲俱為韓澶州琦之客胸
中萬頃復誰同正有君家賢叔度官事留人何鞅掌廣
文楊柳花飛戶好書老未置鉛槧學經晚始羞章句榮

驄御史呼歸去

復用前韻贈祠部陳元輿

行樂曾聞戒遲莫人生波上飛鳧聚蘭亭往事如過雨

山陰脩竹空千古陳侯揮翰少年時三賦聲名動人主
可是高才棄繩矩自然采繡非針縷五十天南把一麾
猶得無襦歌叔度邂逅西城築治墟王官繼日車連戶
自言春晚洞庭歸日落江南得佳句傾盖何妨許如故
執鞭況是平生慕但憂筆陳困攻堅儻許尋盟解圍去

復用前韻呈刑部杜丈君章

杜侯灑墨春雲莫紛紛滿紙棲鴟聚文章不犯世故鋒
牛鬼荒虛瓦棺古平生傀磊寧獨此躋俗唐虞要遭主
先君諸父盡金蘭申以婚姻況覿縷勞心吏卷官有程
得意夘尊美無度尚憶花妍春仲時休沐黃昏來叩戶
苦憐蟾桂將十分欲贈海棠無一句卷南卷北相遇稀
而此從公慰懷慕安石榴紅儻可期公不來過我當去

二花兩家皆有且素約矣

復用前韻再呈博士黃晁仲

龍津之北雙溪驚逶迤勢入龍津聚龍歸何處牛斗閒
劒不可求江海古慘澹猶思八百年變化豈無神物主

有肝膽二十起家車檻檻蛟龍雲雨時可用麒麟圖畫
功非晚況聞馳傳厭山谷項時河隴嚴飛輓朝廷屬休
蘭會兵秦人倚慶為長城時平斥候正須遠軍閒留田
未宜輕東風浩浩吹榆柳相勸西城古原酒班春曷不
問遺老先公遠謀尚多有女郎山下萬貔貅部曲肥馬
身輕裘此曹賞賜飽無用談話豈得希封侯趙邊今日
須李牧士無超距姑食肉

初與文潛入館魯直貽詩并茶硯次韻

黃侯閒世如傳郵自言何預風馬牛草經不下天祿閣
詩入雞林海上州無陳九鼎燦玉鉉並綴五晁森珠旒
後來傀磊有張子姓名並向紫府收青春一篇更奇麗
勢到屈宋何秋秋洮州石貴雙趙璧漢水鴨頭如此色
贈酬不鄙亦及我刻畫無鹽譽傾國月團聊試金井漪
排遣滯思無立錐乘風良自興不淺愁報孟侯無好詩

用文潛館中韻贈蔡學正天啓

蔡侯飽學困千釜濯足清江起南土立談頗似燕客豪
文詞翊善知名久丈人令德于公後同年廖李芸省郎
我馬鳴嘶向君馬得君豈但官局同卜鄰況近南城下
淮渚東風一月期都城經春雪蔽地百花不放須君至
清晨一紙國門書走馬蓬壺下直初保康橋頭燈照夜
歸心秖愛玉花驄不須棘針學癡絕

數物伯時試院所作

喜文潛自淮南歸招飲西岡呈坐客

春回三楚氷生漪銀臺春夢歸心馳莫言上水百丈苦
快奪范睢如墜雨東城禽羽未足言柏直何為口方乳
蔣侯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厭長齋苦平生傀落有誰同
要得張侯三日語晝閒邪自運麤忙時清不用聞雞舞
桓榮歡喜見車馬書冊辛勤立門戶自當食肉似班超
猛虎何嘗窺柴俎

次韻魯直試院贈奉議李伯時畫詩

東房攜卷繞幕行西房卷作墮地聲紙山間出筆陣橫
李侯畫若禪眼透觀魚玄沙骨竦瘦舟中淵明細若豆

無琴尚可何獨絃要識精微非度數人生有累無非失
我欲心灰木為質嬾從緇塵老向詩書逾愛日
自言結習久難除猶理斷編尋止息焦城卜築近連軫
歸約閣侯亦蕭瑟舊聞君祖課木奴試買瑕丘百株栗

雞肋集卷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古詩

同魯直文潛飲刑部杜君章家次封丘杜觀仲韻

廷尉風流才絶塵最憐高髻歌陽春兩鬟亦解倚瑟語
催送花前紅袖舞黃張翰墨海内名席上生風清夏宇
封丘自倚筆勢豪不怕當筵賦鸚鵡對酒含情古所憐
樂事幾時如過雨阮公鑪邊不擬歸陸郎班騅無用嘶
長燈照出簾幙外缺月墮落藩牆西斗酒雙魚何足貴
李侯氣許山東吏正須新麵雜青槐千里紫蓴江上來
長舡刻玉流霞動快引不須帆櫓送自作新詞碧牡丹
箸擊盃翻釵墜鳳芍藥佳名聞昔人滿插不辭歸帽重
倒床任作眞鳴雷屋上啼烏還喚夢

次韻校書孔彥常校資治通鑑作

羣公愛我邀我居平生文舉情豈踈鉤陳玄武在北極

上帝之府森圖書趙韓魏降顯德尾司馬蟬嫣世良史
其人不見其言在青草生原歲陽止吾君好學由生知
成湯得尹方有為應合宅年尹躬學書成泣像麒麟閣

次韻蘇翰林廐馬好頭赤

君不見崑崙龍種非凡肉不但蹄高耳批竹區區吳蜀
有二駿跳過斷橋飛出谷萬蹄縱牧原野赤汗隴收駒
日復日未須天廐驚好頭冀北未空聊一歷

送劉景文兩浙西路都監 余舊與劉同官北門

劉侯八尺力如虎遣守黃河千里堤閉門寒郊似深隱
蟲響秋巷牆懸梨我官北門四換歲訪飲屢過城濠西
雁飛不到建章闕欲往何異車無輗詩篇驚人衆側耳
蚤有高譽無卑栖詔綏兵馬吳八郡畫船下汴光生螃
西湖靈隱天下冠幽人釋子多招提松林竹塢我行地
拂拭定有塵埃題山堂清酒小泥赤吳歌白紵雙蛾低
少年放意入雲水只今塊坐愁冠笄君行日夜向佳景
洞庭霜落羞鰅鰫莫誇能飽便鞍馬閩琛海貴通蠻貊

時平游宦行樂耳屬有佳客須頻攜明年我亦丐一邑
扁舟江上隨鳧鷖

送直閣杜君章守齊

杜公文史不讀律平反世稱徐有功官為列卿位亦顯
皐陶事與禮樂同書生骯髒笑法令弦歌不媿陵陂中
衆賢和豫治乃舉但願主聖朝廷公白頭典校漢天祿
未煩載酒如揚雄自言臣老應報國五馬便去如飛鴻
京東耳聞事可數似說振貸倉儲空裕民誠惠力不足
措國豈與民俱窮才難所要遇事了仁厚未免無能蒙
囊中飡玉百未試千越在匣光生虹却嗟鉛槧坐棄日
伊我何補羞兒童力能如虎安敢爾鬢毛幸未成老翁
亦思一郡効尺寸官畢未計伸候寵飽知世事秖坐嘯
又看馬鬣吹西風平生放意在雲水落身塵土禽閉籠
經時無酒對佳客借與歌舞開心胸公行貓曼載雙舸
誰與客勸琉璃鍾

次韻文潛瞻啓聖院旃檀像

至人如幻千億身若以色觀皆世人大千初自一漚發
變化誰能知本因移天宮殿著人世斷取無畏陶家輪
當年紫磨已殊勝後來浮海亦有神緬懷此地初啟聖
真人繼出天下春莊嚴事祕理莫測萬世鎮守無陳新
寶坊千柱衆八百衣食隨念何由貧天寒急景過駒隙
坐穩不去同鴟蹲歸來想像發光影一洗百慮無餘塵

送外舅杜侍御使陝西自徐州移作

建隆以來論人物得士與古相低昂人才歷數仁祖世
後生嵬瑣無復望老成寂寞典刑在杜公玉立映班行
少時學問聖賢說松柏歲寒觀老節得官烏府不須臾
正色空聞動帷闥鑠金衆口未必然天與名城慰蕭屑
王師頃縛山西酋朝廷却懷西顧憂涼州旄鉞何足恃
岐隴須公勤傳郵平生經國有雅意乘流得坎惟所值
作官施設要近民金馬嚴徐等兒戲詔書寬大人樂生
吏安為施威不行金城那可無粟守堯舜與民寧並耕
茶鹽資國何必古俗儒徇名不知務精神折衝在本彊

要以雍容在蒼遽知無不為公自期豈弟君子神所私
秦山渭水照車馬屬城列縣觀威儀此行屬任良不惡
金魚新佩明光墀誰言直諫居內少淮南盜鑄煩撫綏
時平王度日金玉歲晚汲公還見思

次韻文潛憶楊翰林元素家淮上夜飲作

老人得坐安若山畏寒縮頸衣裘間不如公子擁樽酒
詩材春亂詞濤翻想見楊家美人出玉面朱脣映琴瑟
冰船著炬光照淮雪亂風筵飲方逸只今愁坐私自憐
寒書凍硯塵滿前人生何者非昨夢還如歸去散花天
老人已復形槁木真幻那知然不然蚓鳴小鼎藜羹熟
閉眼圓蒲不是禪

贈麻田山人吳子野 余見待制李公誠之於汶上蘇密州在焉始聞子野名

汶陽我昔見蘇李人言吳子歸未幾長嘯春風大澤西
却望麻田山萬里不逢鄭老溪上箭欲致朱公路傍米
今年窮巷絲生鬢馬尾吹風化衣袷定知赤鯉驀波濤
何意黃冠驚僕妾琅函萬過陰覘悲心無丹白鑪生兎

山中種芝豈無侶成都醉眠未當去願從王烈或見呼
試訪孫登竟無語棄家内愧非此流此身天地一虚舟
未應齒豁塵埃裏乞與青精救白頭

送北京學生曹慈明秀才之京師

魏武子孫今寂寞唐來只有畫將軍鄴城初見黄須面
如淮之酒良不空一醼孤鴻煙雨曲平山堂上快哉風
尚喜登堂詞若雲乃公白首圖籍裏小心恐懼教其子
文章錦心仍繡腑屠龍殫家安用許半年繫船康海門
官忙不共持一樽岡頭梨花吹欲盡淮口汴流來正渾

鄙夫日欲向吳越官滿一封飛魏闕著書虎觀未敢言
蔽身蟬葉真癡絶

東坡先生移守廣陵以詩往迎先生以淮南旱書
中教虎頭祈雨法始走諸祠即得甘澤因為賀

去年使君道廣陵吾州空市看雙旌今年吾州歡一口
使君來為廣陵守麥如櫛髮稻立錐使君憂民如已饑
似聞維舟禱靈塔如絲氣上淮西脽隨軒膏澤人所待
風伯何知亦前戒虎頭未用沈滄江龍尾先看掛清海
為霖功業在傅巖如何白首擁彤幰世上讒夫亂紅紫
天教仁政滿東南青袍門人老州佐干世無成志消惰
封章去國人恨公醉笑從公神許我瓊花芍藥豈易逢
如淮之酒良不空一醼孤鴻煙雨曲平山堂上快哉風

至日同文潛舍人飲錢京兆穆父家

大尹孤標琢崑玉舍人骨相飛食肉弊裘羸馬愧我寒
喚飲東齋散膚粟少時獨識孔文舉不交餘子平生足
尹門如市立相躡尹心如水清可掬鄰無惡少歸醉卧
不遣長鬚訟騎屋閉門不出三日雪冷坐西軒花眩目
未妨詩句敵青春痛飲何由髮還綠

送李端叔從定州先生辟
中山老帥巖廊姿不用猶作諸侯師毛錐變化有風雨
餘事亦足疲羣兒龍門爭驚貨趨肆求貨安知於此市
百年用舍我何有一語重輕人取是李君懷璞世又嗤
世人不寶公收之乃知士固伸所知黄金鑄作鍾子期
不如晏子共一時時平闌鍵一臂持於何用此賓主為

鞭長未可施馬腹要以高名警殊俗應戴接羅攜葛疆
笑談過市人隘坊勿憶平山如峴首它日我名同不朽
有年公昔但吟詩無事君今姑飲酒只憂我似蠹書魚
無復驤首鳴鹽車一麾儻許從方伯要著韓章親丈席
登臨相與看劉公長嘯犬羊空漠北

和文潛期飲大尹穆父家兼呈尹

野人骯髒無與鄰世人共笑子獨親沛然有餘不矜飾
我亦謂子誠可人萬魚噉喁困復却看子撇捩黃金鱗
人甘如醴飲者醉我獨蜇口如薑辛淮南歸來兩鬢雪
閉門自不羞顦顇塵無衣可換江頭醉有誰肯載樽中醇
愧慙救渴京兆尹空缸尚可供十巡放言與子一傾倒
非子畏人嫌我真府中貴人玉比德堂下和氣天回春
醉人多忤貴人怒來呼莫憚衝泥頻

和東坡先生梅花三首

霜晴十月玉溪村見梅開早客迷魂山阿若有人含睇
跋望不到霜煙昏東西野寺通兩徑上下竹籬開一園
落身麴蘗盆盎裏晨坐對花無酒溫歸來山月照玉蕊
一盃徑卧東方曦羅浮幽夢入仙窟有屢亦滿先生門
欣然得句荔支浦妙絶不似人間言詩成莫歎形對影
幽閒合出昭君村芳潔恐是三閭魂無人嶺上更儻好
尚可邀月成三樽

不與俗花名合昏蒼官森出劍珮列甲士密裏旗槍園
數株臨水欲仙去一笑向人如玉溫火維草木百名字
十月不冷常炎曦同心紫蒂宜上苑啄人虎豹司九門
借令驛使能遠致要比桃李終無言豈惟千里共明月
亦可千里同芳樽

梅花落盡上饒村腸斷子規啼月魂慰人獨有白玉蕊
不到牕前只醉昏坐鑪環甕不舉首浮花浪蕊空滿園
海山有客心似水揮塵自散炎洲溫松風亭下亦如夢
不見枝雪流初暾孫登一絃百韻足有山便足同蘇門
似聞對客但長嘯獨謂此花終日言一篇尚可三致志
聽人酌去如衢樽

和王定國二首

可憐好月如好人我欲招之入牕戶人言明日當大暑
君看繁星如萬炷想君映月讀書時清似列仙臞不肥
我正甘眠愁日出朝騎一馬莫還歸
還朝便與山水疎只有此月隨吾居莫論人隔十日面
猶勝犬傳千里書清虛有物濯煩暑藤床對月如對雨
賦成鴻雁入周詩未覺宣王似吾主

次韻蘇門下寄題雪浪石

居庸滅烽惟留屯時平更覺將軍尊鈴齋看雪擁衲坐
急鼓又報邊城昏百壺高宴梨栗圃千里未盡桑麻村
天憐公老無以樂一星飛墮從天門得無遺履穀城化
恐是嘆草金華魂不然荆棘霜露底兀然奇怪來無根
女媧擣鍊所遺棄奔濤尚有河漢痕豈其謀國坐不用
聊以永日寧復論跳梁不憂牧並塞綏納可使魚游盆
公歸廊廟誰得挽此石萬古當長存

次韻和趙令畤防禦春日感懷

春塍雪消龜兆坼凍柳冰蒲俱好色走馬城東眼乍驚
可憐前日非今日結交從古天地間百年誰見一人閒
王城塵土化衣袷五鼓驅車休夜闌況我崎嶇二三子
聖恩釋累從甌蠻雄豪久鍛酒量窄耎懦新長詩辭慳
王孫物外有高興數攜王趙兩紅顏上書自去千牛衛
挂席欲過三神山灰餘方烈竈下響霧廓初見岩中斑
醉吟誰共可憐春江南太守舊詩人賡酬不減笙磬荅
秀發更為煙霞新萬卷藏書韋杜曲憶子陳詩一言足
得意鱸魚故未饜多情桃葉應相逐努力閒平盛世名
歸及春風雙鬢綠

次韻和文潛莫春即事

南歸見君百事足如何一官曾不閒寒衝雪泥暑鄣日
老面只今如繭斑憐君與我自同調久淈不食猶寒泉
功名櫟社直寄耳顏色不同誰後先黑牛白犢未渠怪
物理儻自相回旋愛君此語亦不出勝處紫芝眉宇間
飲中八人半寂寞最豪焦遂令誰班凝祥池上舊游處

海棠亦恐非昔年春波一眼詩句好兩腕尚覺風翩翩
投閒方轡政可勉何用不飲空三歎

用谷字韻答提刑毅父治河橋

兩堤馬頭高作山兩津車路深成谷截川夭矯暮虹背
排浪參差動蛇足七牛蹴河猶怒目一牛力罷平往不
復借牛使河此聖時强飲不須求馬玉

次韻孔毅父種菩花因送海棠廳三大字求茶

東園老椵春不發舉頭只見中條雪江梅去國亦悽然
未須蔡此蓬萊去明日論詩齒頰香

一萼聊堪映庭月未信河灘宜海棠十株立致非所望
為君大字書堂榜報我奩中越焙香

再用治橋韻奉送毅夫按部將行

降羌當有甲齊山空峙應無馬量谷莫憂斗米千錢貴
自可航河一葦足繡衣不但捕羣偷赦書蠲租亡者復
知君勞倦神亦充白髮何妨面如玉

雞肋集卷十四

宋 晁補之 撰

古詩七言

再用發字韻謝毅父送茶

開門覩雉不敢發滯思霾胸須澡雪煩君初試一槍旗
救我將隳半輪月不應種木便甘棠清風自是萬夫望
未須蔡此蓬萊去明日論詩齒頰香

贈常州感慈邦長老

君不見大通方丈空無物亦不拈椎并竪拂本原自性
未出喉已向頂門遭一咄感慈神駿渥洼流壁上高僧
莫遣酬霹靂一聲龍破柱此中何處有喪休

及第東歸將赴調寄李成季

先輩觀濤滄海口長嘯橫槎拂牛斗野人醉著夢游天
九門歷盡驚復還嘈嘈廣樂猶盈耳出門依舊重人間
不知先輩今何往仙標玉骨天應賞千里東歸莫景清

桑麻暗地日銜城黃金宮闕初回望青草恩袍偶自榮
歸來澣濯親甘旨却歎京塵誤遊子家人餉黍慰辛勤
鄰媼壺漿佐歡喜君不見馮驩一劒星闌干短歌慷慨
不堪彈男兒得意貴頡脫功名有分勞躋攀折腰正為
五斗米得飽約君尋故山

復用前韵荅明略并呈魯直

廖君憤世談剌口人言寧食葱三斗軒然齁鼻頤隱肩
日日醉市驅驢還我初目病視髣髴望君有異大人間
新豐兩行惜不上竹林風來虛自賞俯頭落筆千人驚
一戰取齊餘兩城田生龍甲賴東葦詭勝尾熱安知榮
盈盈府中誰憐此為君愧慙黃夫子論功欲識非戰罪
試使喑噁走楊喜君不見方朔高才良獨難割肉要令
生自彈北軍給食誰致爾羊求平荅安能攀偶然捧檄
忽擲板鳥自知還雲出山

復用前韵荅魯直并呈明略

黃子人談不容口豈與常人計升斗文章屈宋中阻艱
子欲一身追使還離騷憭憭悲草木幽音細出芒絲間
陽春絕句自雲上折楊何煩嗑然賞橫經高辯一室驚
乍似遠人迷廣城隔河相和獨許我拈抃亦有條之榮
廖君不但西南美誰見今人如是子多髯府掾正可詼
蠻語叅軍寧素喜君不見古來皆醉鋪糟難沐浴何須
仍振彈斯冰無處用蘭拽芙容木末安能攀只無相報
青玉案自有平子愁關山

復用前韵幷荅魯直明略且道見招不能往

銅斗承糟醉張口和漁陽拍銅斗去年拋却青竹竿
女嬃嬋媛呼我還我初不解世中語淡面郎久王侯間
未須頭出千人上要有廖君黃子賞竹林清風前日生
豫章寞寞雲擁城二人不來草木長帶鋏陸離誰與榮
步行奪馬從此起談笑封侯誰氏子平生不識茄鼓悲
虛讀君詩適然喜君不見大賢遠抱與俗難何須酒盤
柔指鳴哀彈二人高韵已寥廓黃鵠之飛那得攀繼橋
可度見可喜家貧馬骨高三山

復用前韵荅唐公唐公有一日紙貴傳都城之句

且訟其不知我也幷呈魯直成季明略

諸公辯壯懸河口唾落紛紛珠百斗井陘酣戰我已慴
赤幟忽立無由還唐公斷後不容北腹背未殊秦宛間
明光侯印懸天上下有死夫緣重賞書生懦志安足驚
饑死索米長安城獻君賜帛等優笑覆醬未知傳紙榮
洴宮先生誠國士可是同年予二子雜吟未減聽菟竹
能使窮愁發孤喜君不見新聲欲至舊聲難十指勞君
幸見訪不因豆落悲南山

千萬彈平生不遇感知已過此身外誰能攀它年常侍
復荅唐公幷呈魯直成季明略

窮邦無以餬吾口歲歲荒山收橡斗商歌白石不勝寒
非為荆州三往還天下無人知我意得君相合一言間
三書丞相何煩上再見客卿寧用賞願聞關中季布名
何得此聲梁楚城論心四子誰許我百金一諾茲為榮
唐公才非今世士不見聖人見君子我今正似逃虛空
聞人跫然已心喜君不見玉川月蝕詩律難不獨蝦蟇
遭罵彈憑陵百怪付公等青天蜀道寧容攀它時鄒湛
名亦好常在我知因峴山

復用前韵呈明略

茅焦逆訐磨虎口何似淳于飲一斗終軍棄傳驚漢關
何似富春投組還天下同心乖出處豈徒黃白馬毛間
鄙夫紛紛煩觸望負日可堪希國賞竹林居士亦何營
江花無限老江城鄉知橋上駟馬寵能作山間蕙帳榮

興國寺中四月尾海棠雪落生紅子呼門日午醉不應
昨夜君恩賜聞喜君不見卒然佳會高歡難幸值野王
眇一彈人生歧路易南北明發雲散何由攀知君未試
養玉法我亦欲返焦城山

家池雨中二首

小池初鑿新得雨一部鼓吹從何來有蟾正碧亂草色
時出汨沒西南隈井榦跳梁百不少洞庭魚龍何有哉
能歌得勝莫入月涼夜與爾俱忘回

不作太白夢日邊還同樂天賦池上池上今年有荷葉
細雨游魚喁輕浪教兒讀易不廢舉幽人一爻吾得尚
此池便可當長江欲捞茅齋來蕩漾

再用韵和陳伯比二首

田里馮生寧屑去湖海陳卿時肯來詩書好在家四壁
蒲柳翁然城一隈騎上下山益疎矣儻從容出何樂哉
市橋十步即塵土晚雨蕭蕭殊未回
築臺危可瞰垌牧朝來小雨猶十上雖無峻嶺有脩竹
不減山陰同放浪青門正爾堪邵平雲中何必須魏尚
小池更廣勿近牆畏與濁渠同混漾牆西有渠通舟

用寄成季韵呈魯直

懷英名高長史口獨以一人當北斗黃公崛起與之班
奄有斯名唐以還文章破觚賴聖世筆墨未逃蹊徑間
湖州太守諸儒長可獨進賢無上賞曾語黃公四坐驚
競吟佳句汶陽城丁巳年余謁蘇湖州於汶上座中為余誦魯直詩　飲茶未勝
薄酒傾若人所辱伊人榮鳳兮德衰衆鳥恥陳蔡不憂

顏氏子窮吟百軸傳未已短髮頻搔為君喜君不見富
貴及時行樂難雖無趙女有秦箏夢中自古不識路月
在雲際勞梯攀何時半嶺聞清嘯相值蘇門百尺山

復用前韵遣懷呈魯直唐公成季明略

涇水為渠食萬口一石論功泥數斗嗟涇獨不似渭閒
安流赴海又西還天下梗柟盡隆棟何如櫟社不材間
無能飽食猶天上巧智憂勞緣利賞我無戀功突厥名
橫身為國作長城又非石堡將軍勑帶刀奪取紫袍榮
世上此身愚莫比霧穀翻慙漢童子壯心雖欲彊自挽
梟足元慳績非喜君不見西京對策濟時難蓋死王嬙
馬上彈時平烏雀須食爾鴻羽可用高難攀從今識路
窘捷徑求我莫傍終南山

復用前韵荅十五叔父任城相會見和詩任城有
李白舊游處録於詩中

太華玉蓮甘適口我欲求之青壁斗崑崙不覩覩大宛
何異學射中涂還平生傲世予南阮臧否未容留齒間

七賢遠跡冥鴻上咸也復幸青雲賞歸來濁酒厭獨傾
疲馬却走諸任城紅桃白李晚寂莫黃菊獨暴秋陽榮
謫仙酒樓餘舊址明月年年飄桂子不見山東故小吏
斗酒雙魚誰共喜慟哭窮途自古難不應更待雍門彈
爪田今歲初自墾柴車後日復誰攀東阿下望有歸意
且為子建留魚山

聞文潛舍人出試院約穀父考功尋春

上界官府多文書我臘猶北山澤儒閒忙態異匕羊等
一月不見霜侵鬢雖無京兆白花添還有太官青玉壺
武安曾孫我外弟聞君得人助君喜可能餅果饗兒童
不有杯槃到隣里去年南歸飲王家把盞猶見黃梅花
城南尋春成歲事忍不省顧隨泥沙世事何須還剌口
輕薄論交翻覆手自憐只似永州旿歸喜蛇存視吾歪

抑子厚說永州旿為太醫採蛇者曰視吾歪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

次韻崇美述志

仲子甘心織屨避萬鍾淵明不肯折腰為五斗一年鴻
雁識來往終日沐猴何去取甥詩意慕兩君閒讀書要
在存心久平生所談性命奧長棄不憂金石朽我今頗
習鵝子定猶復晨朝怖頭走刳心先擬謝聲名不作羊
鄒悽峴首雲梯雨矢集無方我已心灰同墨守恐甥自
是禹門鱗未可潛逃入吾藪琢磨晚覺孟光賢畏我放
言時被肘甥能鋤我青門瓜正午時來休老手

湯村逢陳安性

束裝清曉來江浦瘦馬羸童犯山雨解鞍入寺聞鐘聲
堂上僧齋日初午故人聆我足音喜紗帽相逢坐東廡
別來幾日頷生須相見驚疑更問語念昨與君俱讀書
貧賤不為人比數侍郎門館乏容悅舉子文章慙誹謗
瞽言彊獻亦何有君去東州我之楚可憐今日江頭路
草草逢君具雞黍我貧無策未容飽君祿雖微不猶愈
如今未可計得失且作新詩致醇酳

過熊耳山

殺一不辜神所恫呂母何預於樊崇蜂蠆無王求所止

一朝積甲齊熊耳兩峯相向猶眈眈千載定林餘一龕
我來捫石望荆扼此山閒人亦多矣

送公為之淮南陶靖節云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此其意也

負米萬里緣其親運甓無度憂其身讀書莫學流麥士
挾策勿比羊人乃翁辛苦到白髮今汝彊勉當青春
昔時管鮑以君霸此兩士貴寧非貧

即事呈閎中順之二年凡二首

蠖軒屈首詩書人自喻適志非求伸聞蟬熟寐白竹簟
見客一整烏紗巾語言無味窮鬼志香火有緣居士身
明年得去不汲汲種竹待筍猶須春

吾兩同年俱可人平生一為知已伸何由利口似虎圈
應不拭吐煩龍巾卜鄰只約二三子看山擬分千百身
綠鬢哦詩欲成雪朱顏得酒尚能春

順之將攜室行而苦雨用前韻戲之

猶喚脂車煩阿香我知此咎非風伯憑憑幕天爾勑敵
十旬九雨龍淫荒林蟬砌螾俱悲涼豐隆不閔行澤足
閒居幽事亦堪論小逕苗生土增沃

欽定四庫全書

鷗鳥紛紛起追逐請看萬瓦變璀璨平日塵寰無此屋
肺病惡寒望勸酬桔梗作湯良可沃
白雲自非桃李族陽春且止聽黃竹江風吹葦暗天地

春雪監中即事二首

愁雲欲雪紛來族微霰錚鏦先入竹舞空蛺蝶殊未下
逆旅明珠正相逐僕夫無事困薪蘇烏鳥不鳴依室屋

休復我欲重銘章聖功借君巨筆鑿寒玉

晚春二首

春呼羣豔與偕藏殘英風勸作清狂消愁賢聖酬酢寡
破睡槍旗幽興長
春歸風雨一朝盡晝靜園林諸趣嘉蜻蜓出水羣掠蚋
鵓鴣衛巢雙趁鴉

示張仲原秀才二首

去年鉅野張狂瀾黃河水不到魚山焦城有屋仲子築
它日能來相往還
城頭急雨昏長川城邊清流鷗鷺閒城西雲黑電腳落
斜日正在城東山

村居即事

小麥青青大麥稀蠶娘拾繭盈筐歸放牛薄莫古堤角
三四黃鸝相趁飛

夏夜雨意

凝雲遮漢月不舒微電時照東南隅風條不動柱礎濕
初夜深砌吟螻蛄

蒲萄

蒲萄新條易扶疎椿花鎖碎滿庭除旱乾只喜雨破土
潦潤不憂河決渠

漫成呈文潛五首

無心看春只欲坐偶騎馬傍春街行可憐愁以草得暖
一寸心從何處生
花如怨人不近眼深院一枝春得知東風不是不愛惜
剛為花愁真是誰
十年閉戶不作舞為客一整紅羅裙莫倚琵琶解寫怨
朱簾坐下阿誰聞
平時無歡苦易醉自怪飲樂顏先酡乃知醉人不是酒
真是情多非酒多
不是生情薄桃李廣陵一株名最高俱飛蛺蝶莫猜忌
端為蜻蜓避伯勞

試院中秋

秋風吹空雁旁午長天無雲月呈露為須通曉照清樽

莫遣中宵生薄霧

直廬聯句

上閤井泉甘若醴蓬山點茶竹陰底 未庚伏思容午課休宮殿初涼朝雨洗 補之身閒出飲官不嗔日長睡足長精神 未未慙便作蠹魚老拔毛濟世知何人 補之

雞肋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二百八十二　集部

雞肋集卷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律詩五言

北山道中示公為

吾方賣劒日汝正抱孫歸昭代無官守平生近釣磯青山上野艇白水到林扉曬稟日猶烈鳴枝風已威荒陂民事少迂徑客行稀傷雨蟬知默違霜雁見幾卜居南事蓋屬息塵機反舍從爭席行衢莫振衣潛逃多落莫縣早收課北莊徵行李牧兒識生涯田叟識慈嘗了歲放浪少歔欷文字陪吾老功名許汝非

和關彥遠雪

春雨翻成雪朝鑪未覺炎拂檐驚乍響綴袖喜初霑庭薄寧堪跡空繁詎可瞻正憐風共起終恨雨同漸疎箔光來細重扉氣入嚴形容耬欒隱意象岱嵩添孤潔憐牆仞虛明快屋檐棲枯偶猜蝶穿隙暫疑蟾詩案間飄

楮粧惟誤洒匾縈盈仙縷結瑣屑女針銛屐上長干足
頤閭角里髯手龜良欠藥膚栗重遭爛池憶秦龍死河
懷漢馬潛三章滿嘗吊兩騎望能占有德羣汚化無威
衆動恬堅凝我無必皎潔爾何嫌僵臥安非介甘餐武
亦廉妍辭犬子簡拙興客兒鹽摶作隋珠燦垂為紂著
尖公車貧笑跋洄水夢憂殲鼙鶴清宜綂衣狐窶莫兼
且當除諷渴未暇怙樵痁戒婢當遲歸呼奴更出覘攬
来真可數消去豈堪拮便洗埋灰釜行操割畝鎌它時

玄尚白今歲突應黔漕府君黃綬儒宮我絳幨寒吟無
與律貧病不須砭王飯流脂滑金羹割尾纖山陰子猷
興歸去為誰淹

試院次韵呈兵部葉員外端禮幷呈祠部陳員外
元輿太學博士黃冕仲

盛世天休眷真人寶歷開太任當政閫元老位公槐莫
盛官人始相從試士來鳴珂咸俊彥索米獨塵埃未歎
官曹隔多慙賞鑑陪成川須眄澮崇厦要條枚文武中
銓集丹鉛百卷堆豚魚聊可辨皮幷不應恢左選試經
兵策虎出爭亡矢蛇成屢奪盃調鍾求雅澀烈火試珉瑰
義右選試
緑暗驚庭葉朱明換律灰得梟參艾捷聞鶴悼堅摧繭
緒談飛塵灑波酒挹罍虡酬皆絶韵搜索病非才半是
仙搓客曾隨禹浪雷遭時魚奮角失路劒生苔膽氣衝
星在詞源卷漢回聲名改閭里軒冕映輿臺蕞草懷堂
北燈花粟婦腮涼風吹枕夢薄雨滯城隈號奏天官近
臚傳御史催康衢驥鳴躍歸擔僕讙咍華省深扃鑰衡

門翳草萊尚懷休假遠別語重裴徊

吳淞道中二首

停舟傍河澨四顧盡荒原日落孤鳴冢天寒犬吠村繫
帆凌震澤搶雨入盤門悵望夫差事吳山閱楚魂
曉路雨蕭蕭江鄉葉正飄天寒雁聲急歲晚客程遥鳥
避征帆却魚驚溫槳跳孤舟宿何許霜月繫楓橋

濟州道中寄葉勛秀才

曉路入西郊新霜著鬢毛貧交借羸馬慈母授征袍野

靜狐狸出天寒雁鵲高艱難憶親舊清淚漬平皋

原上

閉門遺日月原上感年華久旱無場藿重陽有野花蕭蕭幾家靜脈脈一歧賒向晚悠然去秋風馬尾斜

荅劉季孫

高臺擷黃菊獨上憶同登灌木間相揖寒鴉偶自朋酒憐旁舍熟賦喜故人能寂莫西風裏籃輿興可勝

病起荅闕景暉

臥病車馬絕初非遺世人逍遥乍形散避逅却情真見護屏能力相扶竹亦神閒來佐歡喜漉酒用陶巾

同魯直和普安院壁上蘇公詩

畏暑聊尋寺追涼故遶池雨園鳩喚婦風徑燕將兒散篆縈簾額留雲暗井眉龍蛇動屋壁知有長公詩

次韵黃奉議序致仕作 魯直仲 父求作

聞道家書至山中不厭寒近臣多白髮此老獨黃冠金少從供具身輕莫據鞍勞心為功業持與世人看

次韵履常見貽

人皆愛陳子新雨尚能來但使門多客何嫌室自埃弓旌無遠野城郭有遺才底日常俟舍傳聲四輩催

次韵鄧正字慎思秋日同文館九首

平生鄧夫子文墨晚相依臺閣佳聲在湖湘爽氣歸 慎思

潭人再入館詩誇束筍密髮歎耨苗稀勤苦千秋事川明水

孕璣

雄深張子句山水發天光黃鵠愁巖道玄龜困呂梁愛

君豪穎脫嗟我病倦叢驥尾何當附西風萬里長 屬文潛

蔡侯南國秀經緯耽昭回文史蛙生甑風雲蟄起隈吾君求助意之子為時來萬縷防秋費何如一士才 屬天啓

高堂置書几連幕與雲齊暑服猶便葛秋槃已飣棃官醪聊足醉古錦不成題空對燈花喜重城隔夜閨

輟直警書館聯裾校藝場騰驤來萬匹挺拔出千章直憶臥蓬萊閣同聽午唱雞星辰望天北簪組隔城西幾

日宣魚鑰長驅響月題更憑催鄭子要剝玉如泥
風雲日夕改秋氣襲堂闇映葉無蜩響依叢有蝶歸官
壺催賜酎鄰杵急成衣留滯真何補蓴鱸興又違
氣入中秋勁更傳午夜長青燈蛾舞急白月雁啼涼將
旅生來慣淹留久却忘吟詩酬鄭子畢昴出東方
前世諸生選平居數路開鄉閭自相與巖穴亦時來射
雉空亡矢為蚋更奪盃千金曾市骨聊用作龍媒

聞慎思說豪塘居

聞在豪塘飲松林日百回當年鹿何往異世鶴歸來未
許茅齋竝終期蠟屐陪丹留杉不死夜氣看星魁（慎思家臨）
湘豪塘晉陶淡隱此山常養一白鹿
棄鶴仙去藏丹於杉今大十餘抱矣

陪發運右司叔父集金山次韻

報國身無用還山計欲成煙霞異塵世江海慰高情幸
繼阮咸集恐慙疎受聲清詩逢絕景未覺負平生

送趙正夫京東漕

朝持使者節騎出大明宮霜拂蓬壺外春生海岱東清

時憂國事白首問民風我亦何為者丹鉛點勘中

次韻八弟西園課經二首

未熟秋原靜高蟬尚遠音半荒愁雨菊獨秀畏風林老
覺田原好慵疎里巷尋心知阿連勝新向佛寮深
嬾曠期陶謝呼兒讀晉書葛巾傾泛漱蠟屐上欹嶇回
向空門舊揩磨意地初未堪朝市隱且欲去衡廬

千秋嶺上

永日倦高躋盤回四望迷松根危抱石嶺路曲隨溪馬
腹飛雲薄山腰過雨低陰崖不可度誰此構長梯

蒲津繫橋次李棨韻

激箭波濤上為梁木石雄鐵牛驚陝右流馬出關東潦
集連艘斷冰融一水通詢謀自誰可賢有贊皇公

次韻練定祥符聽法

彌天一滴水何處是曹溪若作聲來解還成瞪發迷白
雲遮利遠翠竹向檐低是物元非物莊周未可齊

自畫山水寄无斁題其上

湘吳笞窮覽懷抱自難忘毫素開塵牖江山入草堂寄
君花縣裏虛我竹林傍何物酬斯贈清詩要一囊

贈別張堯詢

趣操幾前輩詞章近古風身名沈飲外生事放言中鷗
驚從龜吉舶車送鬼窮支離不征戍高臥有奇功

寄題寶應无數鳧鴈堂二首

寶戲令晁子名堂無乃迂何為仍負弩秖合便飛鳧彭
澤且市隱太丘猶世儒解嘲吾亦勘繫雁一相娛

弟才方濬發兄老更疎迂君自軒軒鶴吾今泛泛鳧何
方折腰具能作列仙儒釣是江羊事清樽稍可娛

憶廬山示无數弟

湖口西江外廬山已目前太虛藏不極彭蠡浸無邊五
老寧行地香鑪自供天芝田隔人世應有讀書僊

秋夜西崗聯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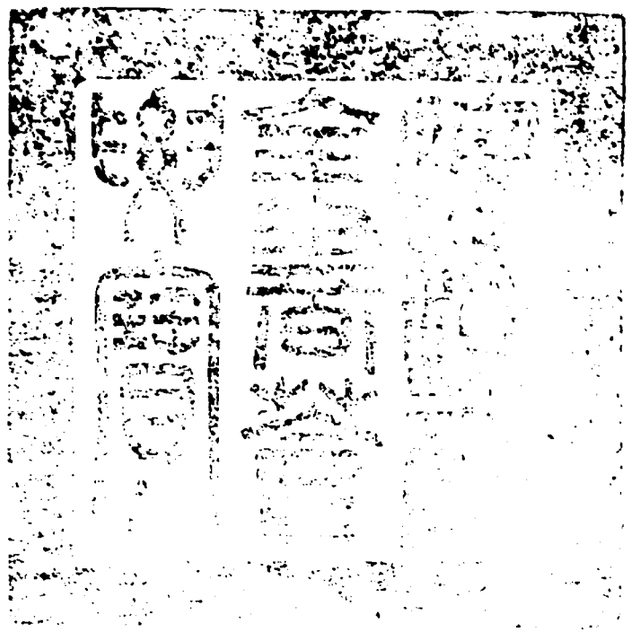
城南遠人跡蟲響最先秋河漢橫疑近補之星辰爛不收
露濃枝上月未風駛苑中籌寿下直身田野補之相忘世馬
牛市聲城郭夜未遥色草茅幽寂莫容還往補之文章得
獻酬天依閶闔轉未斗直未央留清洛東輸海補之夷門
北拱州寒燈知苦織未濁酒識窮愁飽食容高議補之蒼
顏媿薄遊黑貂寒事早未青史素心道附驥容吾鈍黃
金試絡頭補之

凝祥池上聯句

粉垣周十里補之丹碧煥神宮未樓閣晚多雨梧桐天早
風補之人來夕照外未鳥起白蘋中補之何用戚城郭滄洲
佳興同未

雞肋集卷十五

謹案卷十三第一頁後四行自作新詞碧牡丹按宋詩鈔詞作詩卷十五第七頁前五行蠟屐上嵌嶇刊本嵌訛嵌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謄録監生臣倪時慶
謄録監生臣鄭遇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雞肋集 十六至二十

集部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八十三 集部

雞肋集卷十六

宋 晁補之 撰

詩七言

廷賢求賦先春亭

菜圃名亭盡可人東皋百卉故先春丘原滿目皆安在
桃李成蹊又一新薤草煩君開蔣徑漱醪容我著陶巾
青門瓜好平生事欲遣朱輪便卜鄰

送會稽關彥遠罷官河北

君年長我二十五偶以氣同均弟昆三歲吹沙禹河曲
一身飛艇越雲門未緣狗監知才思端向牛衣無涕痕
秋月圓時應待我慧林孤磬澹朝暾

已酉六月赴上饒之謫醇臣以詩送行次韻留別

小雅思深志不悲反騷未與笞人違五車謾苦君何益
三徑都荒我未歸要過香鑪雙屨步却從彭蠡一帆飛
它年笑向張公子應帶烟霞滿客衣

對雪和王仲至

鸞鳳交橫逐雨華玉城銀澗共縈斜且看霧散千峰瘴
未覺雷驚萬谷芽碧落高情元物外金閨清夢自天涯
寧知夜半寒歌客煙斷鄰牆四五家
春雨呈文潛

倦將烏帽障黃日一雨新開春已融忽驚宮瓦出新碧
更喜海棠舒小紅愛酒鄰張不可奈聽歌老謝無由同
春如行客祇欲去若為挽取須臾壺空

魚溝懷家

生涯身事任東西藥笥書囊傴自賚柳嫩桑柔鴉欲乳
雪消冰動麥初齊沙頭晚日橋竿直淮上春風雁鶩低
歸去未應芳物老桃花如錦遍松溪

次韻金鄉宰韓宗恕寺丞見贈三首

寮濤無意犯星躔好在琴尊且樂全彭澤孤吟成小隱
蘇門嘯劇登仙平時主父言多困晚節揚雄學始傳
鮑叔可能知管子勞君相許寄忘年

蜀客高詞詫割鮮直吞雲夢氣仍全自憐單閨窮為賦
不向元和共得仙 求仁云若使漢廷重用賦子虛應恨不同年故以是答　嘉論一
朝傾蓋合新詩半夜叩關傳西窗却話巴山事它日相
逢憶此年

公子翩翩出世賢少時術業已成全閒中道義輕三事
醉裏文章敵八仙客舍寒氈聊可擁縣樓昏鼓不須傳
河陽花發期相過即是新年換故年

出都呈十五叔父

凌兢瘦馬不堪驅塞眼紅塵暗九衢太學蘆鹽聊樂只
故園桃李且歸歟上書北闕三年困種豆南山一半蕪
忍志動心天相我莫慙關吏辱陳餘

贈歐陽成判官

一言子產識然明白首憐君獨抱經去馬來牛隨白日
落花飛絮得浮名曳裾五府非良計發憤三書亦漫成
便作歸休豈無食木蘭垂露菊含英

次韻蘇注承議天鉢元長老像前拈香

蕭然方丈病儀成蓑笠忘來一境清應作是觀寧有相實無得度即非情日當居士行時午月在生公講處明能識微言只夫子可憐惟我最初程

次韵王正甫馬陵感事

風雨關河浩蕩愁騷人憔悴對清秋追君舊事何堪聽投我新詩不易酬紙上安知百年後酒中聊可一生浮言歸款段誰能約正有疎頑馬少游

送顏長道客滑道士

海山兜率事悠悠底處仍須著力修莫認箭邊曾有鹿安知蓑外是無牛社樗共作支離病園絮同為汗漫游亦見顏公為言此春風過盡不擡頭

別關景暉二首

鄴王臺上幾追陪臺上鴉鳴古廢摧每對燈前青玉笛不辭花下白銀杯皆彦遠家物九重幽夢驚駒近百卉佳時鷓鴣催更約歡呼須繼日從教河漢卷星廻

筆陳雲横未易陪雁門端見壓城摧欒中糜出君摶飯

地上蛇成我奪杯好在田園心事嬾罷休暮組鬢毛催稽山為有知章否欲泛扁舟定却廻

送曹子方福建轉運判官二首

談經草檄鬢華生初擁閩山傳節行江入桐廬青欲斷溪從劒浦碧來迎茶雖戶種租宜薄鹽不家煎價欲平要使祈招歌德意君恩不為遠人輕

侏儒未用笑先生孟博聊堪攬轡行學有人民可嘗試詩須山水與逢迎邊夷豈識朝廷治耕釣唯知吏政平臺閣時清多俊彦蕭生雅意未宜輕

飲校理盛居中家次韵二首

驎鸞王府畫仙真短羽愁攀天漢濱詩嬾便應推老手飲豪獨未後諸賓宫壺銀箭剛知夜龍燭金華已報春

倒載微吟笑兒稚時清寧是習池人

一倒南齋玉宇醇絶勝不醉楚江濱驪駒且莫催歸御鴟鴞何妨屬坐賓我尚少年新白髮君須痛飲敵青春

未愁驅使無詩句怕遣壺空花笑人

次韵校理盛居中上元

四見都城燈火春看驅肥馬走朱輪天傳九奏虛羣籟
海踴三山跨萬鱗追賞謾逃深禁直拜迎祇望屬車塵
預知短髮非歡事只有觥舡未愧人

次韵蘇中丞喜文潛病間

攜笻過子約朝朝況是門無百步遙午臥檐曦茶可煮
夜談窗霰栗堪燒范魚何用驚生釜鄭鹿應知夢覆蕉
試作文殊問居士從今一飯久如消

鎖試呈同舍三首

官局悠悠共此行來時庭菊未含英五更脫葉驚書几
一夜寒砧滿禁城詩似涼風來有思酒如清露挹無聲
何時驄馬催歸去更有林端睨一生
天街初月映天河拜敕東華走馬過解榻暫如龜遇木
閉簾還似雛嬰羅倦依書冊工催睡悶倚詩篇足當歌
可待紛紛厭朱墨畫閒唯有飲無何

周行擢比未應充薦廟方求古鼎鐘經眼乍愁千紙積
觧頤聊喜一言逢黃花庭檻時雖過白酒鄰槽願可從
更促寄衣真似旅曉堂初怯露寒濃

試院呈文潛用前韵

神交千古聖賢中尚想銅山應洛鐘傾蓋十年唯子舊
知音一世更誰逢天如蟻磨騅駿旦談似繰車蠶蠶從
鄰榻鄧侯那不共擁衾百首與方濃

慎思聞家弟无數捷觧見貽用前韵

吾弟平生辛苦同匹雛志舉百鈞鐘自慙操瑟尚不斥
勸使力田終有逢青眼故人欣捷報白頭老母喜占從
書林儻預西城集醽醁酣酣杏正濃

復用前韵寄題慎思豪塘居

玉泉飛落白霞峰散入山田畝十鐘鄧子結廬真世外
陶公脫屣更誰逢鶯啼春竹風烟近龍起秋堂雨雹從
誰使山人空蕙帳蓬萊金殿與方濃

呈曹子方

曹子金門等陸沉壯年裘馬四方心檄傳白羽從沙井

詩寫紅巾遍武林兵甲胸中無敵國絲桐世外有知音
相逢不飲何為者祇作寒廳擁鼻吟

泗州王諫議明叟留飲

雲水東遊叅歲懷半生塵土却教回兩行堤柳關心在
一點淮山入眼來北省主人誇酒好南風稚子喜帆開
揚州底事牽行色端為瓊花芍藥催

招縉雲寺闕彥遠教授曾彥和集平山堂次闕韵

蜀岡勢與蜀山通龍虎盤拏上紫空小語還憂驚太一
高堂元自在天中少師楊柳無遺跡承旨歌謠有舊風
斜日蕪城易興感忘懷猶喜故人同

陪闕彥遠曾彥和集龍興寺詠隋時雙鴨脚次闕
韵

風起雷塘陵上塵雨荒苔院兩株春樓臺有跡皆餘燼
草木無知尚見珍博士獨能名玉粟使君還許壽靈椿
宣城此物常充貢誰與連艘送萬囷

閻醇老作默齋

淨名良久文殊歎此是如來不二門要識結癖非是默
應知分別亦無言一絃曾得猛生愧三復能令孔子尊
正復立談封萬户時清何害口瀾翻

與雲秀師別垂二十年而後相會於金山作

詩筆多生習氣牽老來經唄亦隨緣何妨偶入東坡夢
未害閒依北固禪萬里波濤憑檻語一山風雨竝窗眠
未甘白首塵埃地更約相逢二十年

送雲秀師歸廬山夢齋

扁舟又過楚江東廬阜霜晴翠掃空四海五湖皆逆旅
千巖萬壑正秋風會觀沙界無華處何必茅齋是夢中
已悟三生舊知識不因天竺寺前逢

戊子六月十三日曝書得史院賜筆感懷時監修公也丞相儀

君王孝悌纂修意丞相忠良典領宜却恨身為周柱史
不令人識漢官儀當年請郡新進笑今日曝書陳迹迷
猶有院中宣賜筆不妨林下醉題詩

雞肋集卷十六

雞肋集卷十七

宋　晁補之　撰

律詩七言

和二叔父少監入館見賜詩

梗拇要是晚方成雄朔遺風世共驚屑去未驚容必去逃名還自得高名歌行元白辭濤壯書畫鍾王筆勢精寮馬輜車何足算不將稽古愧桓榮

次韻四叔父寄賀二叔父少監入館并見寄詩

琅邪太守魯儒英典校還高劉更生已似諸荀竝才子復如羣賓占詩名尚吟河水憐孤姪應與鄉人痛伯兄老鶴長鳴近天漢可容叢灌和驪庚

送歐誠發

春風共載揚州路屈指都疑夢夜闌可是重來俱白髮只堪歸去却黃冠為郎我賴文書少作邑君逢政令寬自古江山勝塵土莫輕故步愛邯鄲

守蒲次新安西先寄府教授之道弟

文章之子日翹翹恐不能如豈有超助我彤襜問民俗
煩君洋水採風謠預知薄宦妨同處且可清樽約屢招
十月驅車漢函谷冷雲高處望中條新安漢所從函谷也

再用前韵荅之道弟府教授

文辭便是升堂賈談辯寧非入幕超已謂囊中能出穎
郎知車下正哀謠但從袁盎無何飲莫笑馮公不見招
伴我河山訪陳迹明年紅紫滿陽條

澠池道中寄福昌令張景良通直

十年一夢問湖湘欲往從之道阻長可但知君愛彭澤
不應言我薄淮陽馬穿崤底流泉白鳥下闕頭落照黃
愁作驛亭寒不寐懷人思古九廻腸

次韵毅父提刑將至蒲見寄

騎報山雲見旗腳吏趨原雪沒靴翁揭來定坐玄猶白
捷去還憂易又東他日江湖空白首只今關隴有清風
登瀛契分南遷夢十五年來事事同

次韵毅父戶部兄游栖巖寺

恐是初禪第一天千秋龍象鎮危巔坐看玉井蓮飄葉
絶勝香鑪日照烟點點蟻封知晉甸紛紛雁背向秦川
要須浩蕩奇言稱付與南華舊老仙

廬山

丹碧沈沈虎豹閒松幢引度九重關人間未覺渾無路
天上還驚更有山瑤草紅泉供挹酌金風白露送躋攀
良游自歎平生誤便作歸來鬢已班

敘舊感懷呈提刑毅父并再和六首

兒童豪氣自堪驚未入鄉人月旦評叔向亦聞呼使上
子將一見便知名平生蘭省追高步老去秦川共此行
賴有蒲城桑落酒高樓條華慰人情補之初舉進士毅父為考官即首送
賦成庚子尚魂驚往事如風未暇評長樂鐘前偶相對
凌烟圖上等浮名登車豈是君無意樸被何妨我自行
二人射策幾人驚要與三蘇共入評先聖子孫多異稟

累朝圖牒有高名書傳科斗猶須定國安釣拂珊瑚未可行巢父子墨文章豪氣在登臨懷古一舍情

須彌納芥事堪驚千歲即堪一日評世上相逢俱夢寐古來何處是功名簿書聽我依稀了雲水陪君浩蕩行便與此山同不朽不應惆悵復牽情

郎潛如我未宜驚戶部須推宰相評曾丞相云戶部不可無孔郎巾他日碧山思却走當年紫府已收名共知白髮生青鬢未廢長歌續短行樽酒不空多坐客君家餘事足陶情

親見揚雄自不驚吾人要使後人評白圭未可輕三復小草須防得二名太華聳天如劒立黃河蹙野似軍行栖遲自憶衡門後可是登樓不稱情

用評字韻和答府教授十二弟

君詩飄舉似鴻鸞書入揚州子弟評聖世由來升俊造少年已自得聲名六經正可三冬足萬里聊堪一日行更約彌敦同姓樂能來觸詠暢幽情

次韻邠倅王正夫

閱世紛紛共旅亭歸來眼為里人明老夫未歎嘗三已吾子何憂取一名仁義夙心成自誤文章小道得高評曲池遠市偏宜暑攜卷同來看月生

寄懷八弟三首

君好作官容我隱我專築室待君歸古來奇特俱安用老去疎慵自不違五府交書何怪密雙林白社未嫌稀先君門户觀之子葵藿吾今邈益肥

平日鴒原左右手蠻居衛反卬前後未須論清秋淮上多

詩句白首離邊近酒樽杜舅高情篤兄弟先君至性厚
閨門兩公與爾同師法相待歸來老此園

揚州全盛吾能說鴨脚瓊花五百年忽見山光好詩軸
却思淮浦舊漁舡柴荊故俗真虛老松菊幽齋已重遷
便作扶藜望衡霍清秋隨分有風煙

感興

淵明褊志迷歸去叔夜支離謬養生道有窮通千世運
命無夭壽四時行我能為蝶斯同化子亦知魚乃至情
謂馬謂牛無不可楚肝越膽太分明

次韻留守王公喜春

午窗蘆火不應殘春許花期特地寬塞鴈初驚池藻暖
谷鶯猶怯井梧寒未須園裏幽尋去且更樓前遠望看
四壯行春定何日亦聞鐘鼓滿城歡

游華嶽歸道中望仙掌

深巖踏遍尋歸路仙掌依然在碧虛無限游人重駐馬
豈惟狂客倒騎驢挂圖天漢朝霞上落影秦關夕照餘

千古全生纔一士可憐登覽盡丘墟希夷祠堂在觀中

潼關道中

塵土長安古道深潼關依舊接桃林使君驄馬來何後
道士青牛去莫尋春半河山猶寂莫日長坑阪正崎嶔
平生冷笑元龍誤老覺求田負寸心

自浦赴湖早行作

小隱幽情薄宦身五更騎馬壽安塵春如流水行隨客
曉與青山氣逼人報國丹心千載事對花霜鬢一番新
秦吳絶域從來恨我已能知莫問津

罷浦乾濠道中寄府教授之道弟

衝寒到郡待花開花未開時却遣回敢意三年容我隱
只如千里訪君來二崤轂擊何為者五老雲霾安在哉
更約劇詩猿虎谷它年重過掃莓苔

次韻文潛尉福昌時壁間清暑亭詩亭在水竹中

梅福當年守此官荊山誰見韞琅玕人如脩竹三冬好
詩與清溪九夏寒未信簪裳妨小隱蚤時雷雨起深蟠

春風攬轡河陽縣痛飲狂歌憶舊年

赴蒲道中寄洛倅王定國 時定國董役永安

莫嫌馬上過春風得句桃溪柳澗中王事勤君急星火客程驅我正萍蓬揭來尚可輕千里歸去何妨共兩翁學道如今有微力作官求了不求功

再寄定國

河南少尹古膻儕銷盡新緣窘舊緣草字更無千載聖談言自有一家天遠游輕世唯何甚少貶求容否不然選壯坐狂俱齟齬社樗元自可忘年

答閎中順之

黃卷脩然遇古人千秋遺恨一朝伸久乾文舉尊中酒虛負淵明頭上巾纓冠未暇念同室閉眼自欲觀吾身幸有元和文似錦不妨白雪和陽春

雞肋集卷十七

雞肋集卷十八

宋 晁補之 撰

律詩七言

自蒲赴湖至板橋逢杜謀伯

二年兩度踏京塵猶喜常逢杜子春文學老來從舊日金蘭同好更何人身慙隨檄終難彊計欲歸耕未敢陳正是挑花紅似血不應無酒但霑巾

和石明叔喜雪

解凍南風故未薰六英先歲舞車塵晝消日觀千巖雪初破江梅一萼春立名金閨通籍客更呼花豔大堤人使君日飲無功業同樂何妨亦為民

次韻韓求仁南臺朝請晚過南湖見寄

浮花浪蕊信東西何許尋芳去自遲流景不須驚石火寸田應已長瓊枝想君清興聊堪發遣我憂心久欲夷便作崔巫日臨水皃行摘尾不須知

再用前韵和荅

當時同赴飲城西傾蓋論心已恨遲湖海可無年少氣
雪霜還有歲寒枝功傳汗竹藏王府詩入文弦動島夷
不會書生安用此眼前睚固未曾知

用前韵荅李行正教授

見我淮南被召西重來學館尚棲遲未容小隱通三徑
聊可卑飛共一枝飲罷玉山方突兀賦成筆陳已淫夷
霜荷葉歎青衫舊聞子修身自畏知

次韵和求仁不赴照碧堂會呈无愧之作

政成歡誦沸田萊留鎗雍容更上才繚郭平湖從荅好
倚天朱檻為誰開曳裾況是他年舊倒載何妨盡日陪
自有登高能賦客可容清坐詠南臺南臺靜坐一廬香見傳燈

求仁復示怨句次韵

聞說高情久泬寥縶維誰與永今朝五車猶累方書好
萬物先從辯說彫已向季咸心獨醉更緣順子意都消
清秋壁月涼如水莫遣纖雲翳紫霄

元符戊寅與无斁弟卜居縉城東述情

四海一居何處卜北窗祇取見家山要無名利來心曲
便有園林出世間拙宦莫興三黜歎老歸未厭百年閒
先君餘慶期之子吾駕如今不可還

次韵信守李秬二首

誰榜鈐齋作画山晦明終日卷簾看賦成夜燭纔銷寸
衙退朝曦未半竿枉渚孤吟愁旅雁以況二薄宦蘇門雙嘯駭
朱鸞以況公贈酬平生五袴何須詠一借黃鍾變谷寒

愛山何必疾歸山簿領忙時撥置看閭闔自應行發軔
珊瑚終未拂垂竿樽中屢許陪文舉廡下猶堪寄伯鸞
便作功成同范蠡白鷗盟誓不教寒

再和嘉父見貽

使君心賞在高山攀社寧煩匠石看能似鼠多愁波谷
仕如鮎鈍笑緣竿見歸田錄威儀披霧窺文豹音韵當衢聽玉鸞曾共廣陵花下醉緲袍應歎一何寒

次韵嘉父喜雪

六出先春兆物華故撩高韵發車斜散揄天上齊飛筵
布玉畦中盡吐芽梁苑俊遊風不極剡溪清泛月無涯
雄豪樂事幽人詠都屬江南太守家

次韵信倅練定夢雪中過王侍郎

夢覓毗耶看雨華玉城銀澗過縈斜乍疑霧廓千峯障
未覺雷驚萬谷芽碧落清談元物外上貳卿金閨高興共
天涯上貳車寒雞喚起新詩就誰憶袁安正卧家

次韵李秬靈山亭宴集寵戲之句

勝游誰繼竹林賢峴首高情自邈然寶刹千尋出天半
靈山三面落樽前梅花摘得寧煩驛桃葉呼來不用舡
南楚何須説窮巷且陪鈴閣聽鵾絃古詩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

次韵李秬梅花

寒巖幽霧不曾開殘雪猶封宿草荄一萼故應先臘破
百花渾未覺春來憨非上苑青房叵誤作唐昌碎月猜
常恨清溪照疎影橫斜還許落金盃

次韵李秬祥符軒

雲端紅粉拥雕欄謝守綸巾語笑閒游客乍驚人外境
居僧初識面前山暫來猶足留公賞借與真堪著我頑
鈴閣多餘賓從少誰教平衍盖不曾閒補之自謂

次韵李秬重修宴亭

壁間雙記快沈冥山畔譙門水畔亭相國名因猶古白
使君眼為好賢青廢堤不復風搖柳新檻依然月滿汀
羈旅從公厭游樂欲圖佳致作幽屏

次韵李秬新庵

無心何用説心灰庵在青蘿緑篠隈自可談間公事了
不妨閒處道書開更攜邀月清樽上只著登山小屐來
桃李他年應勿剪使君嘉譽在閩臺

次韵李秬新移牡丹二首

使君著意與深培為向吳宮好處來得地且從三月暮
明年應更十分開湊傍芍藥羞香骨江裏芙容妬豔腮
雲雨鴻龍摠非仡沈香亭北漫相猜
笑倚東風幾百般忽疑洛渚在江干王容可得朝朝好

金盞須教一一乾送目漢皋行已失斷魂巫峽夢將殘
七閩溪畔防偷本四照亭邊更著攔

次韵李秬約賞牡丹

天紅濃緑總教回更待清明穀雨催一朵故應偏晚出
百花渾似不曾開常誇西洛青屏簇久說南滁紫線堆
任是無情還有意不知千里為誰來

次韵李秬雙頭牡丹

寒食春光欲盡頭誰拋兩兩路傍毬二喬新獲吳宮怯
雙隗初臨晉帳羞月底故應相伴語風前各是一般愁
使君腹有詩千首為爾情如篆印繆

次韵李秬賞花

天香國色競新奇初過清明未覺稀困舞尚迎風婀娜
醉粧猶弄日暉暉飄零洛下千金價慙愧江南百草菲
謝守多才最憐爾百篇能伴羽觴飛

次韵李秬酴醾

天紅瑣碎競春嬌後出何妨便奪標雲鶴嬉晴來萬隻

玉龍驚震上千條葺妝晃蕩風前仗勞緑飄翻月下綃
曾向瓊林亭畔見天涯相遇一魂銷

立春日呈通守資中通直

搖軒柳態未應還正在憑高望遠間一夜春風吹北渚
清晨佳氣滿南山動頭樂事從今數信手詩章莫放閒
但惜濰陽蔡公子鬻花爛漫向京闗

題文潛詩冊後

君詩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風開百花上苑離宮曾絶豔
野牆荒徑故幽葩愜心芻豢非雜俎垂世江河自一家
頭白昏昏醉眠處憶君頻夜夢天涯

次韵杜天達見寄

冷屋寒舟兩處懷一封歸信隔年開愁容頻與河冰泮
佳思先隨岸柳來射雉便甘忘我矢畫蛇何怪奪君杯
端知雪裏清吟好未減山陰興盡回

景修二十歲褒為鄉舉之首晚乃尉青田無不遇色其里人晁補之為賦五十六字以別且勉之

一尉三千五百里昔人嘗已歎沈英陸機文賦成童妙
梅福官資向老清盡說江山多勝事且臨風月慰高情
它年見我長安道貨藥無心更避名

赴元老劉園之集呈十二朝請十五推官二叔父兼呈元老邦式諸公

故鄉等作異鄉愁常笑吾生不自謀百日狂風春草草
十年歸夢客悠悠倦游情話陪諸父老罷親鋤學故侯
得坎桑流兩皆可名亭應不用三休

次韻棠美甥畫眠

炎歊暫臥北窗涼更覺甘如飯稻粱宰我糞牆譏敢避
孝先經笥謔兼忘憂虞心謝知更雁安穩身如掛角羊
要識熙熙不爭競華胥別是一仙鄉

和王定國見寄

請說當年王武子淮南別棄謫仙人自從金馬還通籍
直恐瓊花便不春遺愛誰方府中步舊時獨埽壁間塵
平山送目思公子自許詩成覺有神

和歐陽宣德經野步時入汴流

遡風何敢祝淮神青律飛灰氣自醇顧我衰容唯殢酒
因君佳句始知春山中桂子年年好觀裏桃英日日新
延對彤廷須努力時歐陽君方就引對詹生學問及昌辰

雞肋集卷十九

宋 晁補之 撰

絶句 五言

國子監莫歸

杖屨清晨往縑囊薄莫歸閒官廳事冷蝴蝶上階飛

荅李令

知音慙李令問我復何為道義惟添睡功名只有詩

身世謾悠哉田園首重回春來亦何事忽忽歎庭槐

禱雨宿九曲池上三首

微月淡蕪城飛螢縱復橫蛙魚涼亦樂跳港觸荷聲

荒城孤絶處猶指玉鉤亭涼月偏宜上江南山更青

同輩笙歌地荒池風露天無心更懷古涼夜正甘眠

譙國嘲捉壺

何處提壺鳥荒園自叫春夕陽深樾裏持此勸何人

書周開祖子抱一發願文後

欲愛生諸穢俱盛一草囊應從持犯入當發紫金光

和荅魯復一高士

四觀以為隣朝霞以為鼈贈我不知名千古巖下草

讀易

學不到忘言崇朝守韋編使我能解化此物為蛇蟬

題宗室大年畫扇四首

柳動燕初來波生雁將去惟有小松高蒼蒼自如故

鸚之仍鴟之爾名今是非人言不踰濟何事滿苔磯

西風入叢竹憭澹帶秋陰驚起中沢雁衡陽萬里心

王孫蘊奇意幼素澹雲烟借與王摩詰含毫思邈然

閻子常求琴絃

先生三尺琴斷絶絃上音欲求鳳喙膠弱水毛猶沈

濱州道中四首 六言附

身隨符檄塞壘家與琴書鄴都白酒清談憶汝黃花佳節愁予

月墮孤村露合日出高原霧開道逐故河西去人將新
雁南來

三徑蔣生里第再見虞君客卿多病增予歸思少年許
子高名

林下囊裝夙興雲間鴻雁悲鳴行役正嗟予弟言旋當
復諸兄

館宿

殘雪封條未乾蘭臺樸被春寒斜日房櫳吏散鳴鴉飛
下欄干

季夏即事

紅蕖有雨長穗青棗無風壓枝溼健人雷汗際蒸林蟬
烈號時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二十

宋　晁補之　撰

絕句七言

新城塔山對雨二首

山外圓天一鏡開山頭雲起似浮埃松吟竹舞水紋亂
坐見溪南風雨來

竹枝草履步蒼苔山上孤亭四牖開煙雨濛濛溪又急
小蓬時轉碧灘來

同柳戒之夜過三學院

步月尋溪過佛齋溪邊石蘚溼芒鞋虛窗獨臥聽松竹
半夜一山風雨來

汗提莫雪懷徑山澄慧道人

朔風吹雪亂雷襟走馬投村日向沈遥想道人敲石火
冷杉寒竹五峯深

送李知章下第歸河北

鬬雞擊劒鄴王臺萬古英雄死不埋子去悲歌宜有和

露螢白首亦常材

晚發長蘆

舡頭勾曲洪濤外舡尾長蘆白霧中千里山容初上日

一江帆影盡棄風

晚雪示閻仲儒

拂檐點砌靜如沙無限寒林頂刻花明日窮檐深一尺

不知何處覓袁家

村居即事

十載京塵化客衣故園揄柳識春歸深村芳物無由覓

蝴蝶雙尋麥隴飛

流民

生涯不復舊桑田瓦釜荆籃止道邊日莫揄園拾青莢

可憐無數沈郎錢

先塋治事歸

先人笞慕栖山樂賤子今懷陟岵悲栢葉初生石牆短

況無金帶買豐碑補之方謀葬先子家貧未能故及也

陌上花八首 事見蘇先生詩

郊外金鞞步帳隨道邊游女看王妃內官走馬傳書報

陌上花開緩緩歸

朝雲莫雨山頭宅暖日晴風陌上花絳幕何妨行緩緩

送春歸盡妾還家

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

莫似東風火急歸

荆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莫雨飛邯鄲喚江舡人不識

杜秋紅淚滿羅衣

吳歌白紵怨芳菲腸斷懷王去不歸陌上如今小花徘

山前山後白鵑飛

臨安城郭半池臺曾是香塵撲面來不見當時翠軿女

今年陌上又花開

雲母蠻牋作信來佳人陌上看花回妾行不似東風急

為報花須緩緩開

陌上偷來為看花饒聲鸎鵡莫天斜犢車緩緩隨芳草
不去桃源阿母家

外舅杜寺丞永城守水作詩寄呈

雪消冰動看通津草長江南岸岸春莫唱龍舟五更曲
揚州揚柳解愁人

都門

飄零何處是生涯瘦馬都門踏落花芳物攪心看不得
緇袍遮眼畏風沙

甘雨

晻晻轟轟有物催端如鬼駕北滇來百昌一種得甘雨
蛇不耆乾苟卵摧古語云一蛇耆乾獨不得甘雨

約李令

茅檐明月夜蕭蕭殘雪晶熒在柳條獨約城隅閒李令
一盃山芋校離騷

和胡戢七首

達則經綸隱著書窘人於此孰親疎王通持厄荅楊素
汾曲先人有敝廬

相逢樽酒未辭深握手盱眙十載心車馬凄涼人夜別
出門落月與橫參

聞說歸心已浩然蘇門況有子雲廛廣文不去慙官長
繫馬堂階要酒錢

住近蘇門有白雲閉關却埽道逾尊相逢不語忽長嘯
今日豈無人姓孫

時平未用入山深歲晚何妨木秀林聞說熊羆寨後寨
可容牛下有哀吟

千首清詩競夜長真成蝴蝶為春忙莫教流落人間少
雷電它時下取將

少時豪氣恨沈淪繆意詩書可庇民長笑壯年無一事
徵吟只有故人親

坐進庵

海魚水擊三千里決起還須九萬程坐進庵中纔一步
初無行處若為行

張傑以龍茶換蘇帖

寄茶換字真佳尚此事人間信亦稀它日封厨失雙牘
應隨癡顧畫俱飛

和王拱辰觀梨花二首

海棠十韵詫芬芳憩愧梨花冷似霜賴有樂天春雨句
寂寥從此亦馨香

壓沙寺裏萬株芳一道清流照雪霜銀闕森森廣寒曉
仙人玉仗有天香

次韵兩蘇公講筵唱和四首

白髮歸聯侍從榮未應江海歎飄零禽魚不與鈞天觀
想見羣龍舞洞庭

李公素譽壓朝端曾泝龍門鬣未乾雖愧彭宣惟賜食
未慙貢禹亦彈冠

贊服憂勤未有言諸儒經術侍彤軒九疇咸叙今天錫
三畫何人荅夢吞

金玉誰人詠德音太平無象屬人心日高初散露門講
天上五雲宫殿深

復至凝祥池上

去歲相攜此地遊西風垂果奉靈湫春工變化渾無跡
紅滿枝條緑滿洲

題工部文侍郎周翰郭熙平遠二首

漁村半落楚江邊林外秋原雨外天誰倚竹樓邀大艑
洞庭木落萬波秋説與南人亦自愁欲指吴淞何處是
天涯莫色已蒼然

一行征雁海山頭

呈文潛

無計河西尋杜家海棠空詠去年花頗君為謝郭少尹
欲買纙頭迎贖車郭明遠妓尤知名

和文潛二首

阮籍空貪步兵酒陽城猶戀集賢書飽知世事非人力
可是因玄更泊如

索米彊知當世策種芝欲訪隱人書未應只有鄰邦約

投老相看事事如

謝王立之送蠟梅五首

未教落素混冰池且看輕黃綴雪枝越使可因千里致
春風元自未曾知
恐是凝酥染得黃月中清露滴來香定知何遜牽詩興
偕與穿簾一點光
上林初就詔羣臣紫蒂同心各自新誰見小園深雪裏
破春一萼更驚人
詩報蠟梅開最先小匳分寄雪中妍水村映竹家家有
天漢橋邊絕可憐
去年不見蠟梅開淮擬新年恰恰來芳菲意淺姿容淡
憶得素兒如此梅立之家小鬟
和文潛試院道舊
壁月照歌淮上舫姚花引醉福昌城何如閭闔門西北
臥聽秋風枕畔聲
夜聞慎思吟諷

疎林小雨月朧明商頌琅琅半夜聲鄒子弓彊殊未發
欲馳桑本犯堅城

赴廣陵道中三首

醉臥符離太守亭別都絃管記曾稱淮山楊柳春千里
尚有多情憶小勝南都留守使僕驟勸酒小勝其字也
急鼓鼕鼕下泗州郡瞻金塔在中流帆開朝日初生處
舡轉春山欲盡頭
楊柳青青欲哺烏一春風雨暗隋渠落帆未覺揚州遠
已喜淮陰見白魚
出城三首視邵伯球新堤
桃欲呈紅柳弄陰麥田青已沒鞍深春堤細雨籃輿溼
婆餅焦聲在竹林
故國龍舟休水調高城雉堞尚雲間蜀岡朝雨如輕霧
不見春江草外山
堆案文書無了畢竝堤舡舫且縈回非關董役年年事
自為春郊得得來

揚州雜詠七首

船商不入古鹽溝疏鑿經爭土一杯未說興圩灌田事
且還歌吹舊揚州

雷陂新作麥田荒曾說風興沒兩郎誰似當年李刺史
春波還引句城塘

欲穿九曲通淮子只費春夫數日工但見荷花三十里
何須更有大雷宮

蜀岡茶味圖經說不貢春芽向十年未惜青青藏馬鬣
戎葵為我作餘春

王泉吟鳧月隨輪姑射風標兩絕塵只欠何郎窗畔雪
可能辜負大明泉

阜莢村南三里許春江不隔一程遥雙堤鬬起如牛角
知是隋家萬里橋

龍興寺裏青雲幹后土祠中白雪葩五百年間城郭改
空留鴨脚伴瓊花

揚徐僭盜雄圖熾高呂陵夷霸氣闌猶有崐岡作龍虎
千秋原廟奉衣冠

題僧法芝鍾山詩後

明珠出袖四百琲座有煙霞草木香斷取鍾山擘石掌
那知不下淨名床

復和定國惠竹皮枕謔句

老來山水興彌深不在長安俠少林它日只為林下計
不將錦被作呻吟

和荅曾敬之秘書見招能賦堂烹茶二首

一盌分來百越春玉溪小暑却宜人紅塵它日同回首
能賦堂中偶坐身

守蒲過洛思十歲時侍先君寓居泣涕成詩二首

建春門外柳依依迸淚當年綠服嬉窮子更無逢父日
匿王空記看河時

先君欲葬伊川意四十年間萬事非他日一壟從可卜
滤池道中

虎狼敵國易良圖望見將軍要引車不畏秦彊畏廉關
古來只有藺相如

次韵提刑毅甫送茶

烏羔煮餅漸宜秦愁絶江南一味真健步遠梅安用揷
鷓鴣金盞有餘春

次韵閻仲甫郎中病起二首

伏波七十老鏖弧意苡何曾適病軀高臥輸公無一事
評詩校畫是功夫

脱略軒裳陶隱居肘書百卷事寧軀茯苓日長東山澀
早晚柴車命僕夫

謹案卷十八第五頁後五行使君著意與深塘刊本使訛史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謄録監生臣鄭遇亨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二百八十八 集部

雞肋集卷二十一

宋 晁補之 撰

七言絶句

東皋十首

屋名盡掛陶家牓人物應慙菊畔身解作文章肯歸去不應陶後說無人

郭外朝陽一巷斜青槐廳事帶丘麻路逢扶轡雙童問不是城東太尉家

小閣高原最上頭下床莫遣許公羞如今老罷欄邊意不是元龍百尺樓

壁間最好營丘筆卧看三峯憶舊遊過夢入幽林小谿去絶勝千騎向南柯

新植青桐小逕成兩行萱草一時榮春風百卉芳菲盡長夏幽花却稱情

登登策策不須呼時動圓荷觸短蒲五步濠梁亦堪樂

相忘何必是江湖

四海萍逢兩弟兄百年膠漆幾張陳紅塵陌上相逢子華髮林間偶坐身屬元數

尺五城南未足高只今小杜更飄颻莫煙疎雨從君勝玉宇文楸聽我饒屬天達

李君禪味詩情裏解作黃金不潤身目斷白衣檐酒闌

何妨聊破一鑪春屬子宜

城市何妨亦隱淪賈君無意向紅塵東皋瓜豆如雲處

懶我幽棲不卜隣屬煥叔

即事

半刺還為權刺史朝衙不坐坐鈴齋按頭通事通何事

昨夜東園芍藥開

望金陵

龍盤虎踞望南津餘烈崢嶸尚霸陳醉著不知風揭屋

可能楊素是江神

金陵南數十里江心烈山崒然特起猶金山也家

人云安得隱於此作一絕

山如浮玉一峯立江似海門千頃開我欲此中成小隱

莫教山脚有船來

采石李白墓

客星一點太微傍談笑青蠅玉失光載酒五湖狂到死

只今天地不能藏

宿采石追懷沈丘叔父同應詔渡此令二十七年

矣而叔父謝世補之方遠適泣涕成篇

二十七年前應詔黃昏同上木蘭舟江山依舊人琴寂

白首南遷淚迸流

過銅陵南望一山高出雲上奇秀可駭余未嘗至

江南遠曰此九華也問之言是

雲端忽露碧孱顏如髻如簪縹緲間驚駭舟中齊舉首

不言知是九華山

連日順風

昔日扃吾上國行魚龍黑浪自堪驚我今顛頷西風穩

却是江神不世情

皖口遭風

欻起驚濤渺去程扁舟三日滯長汀無心坐使羣鷗舞
莽眇吾知未可乘莊周云乘莽眇鳥出六合之外

馬當風濤中

從祖昔為州別駕上書嘗欲徑樅陽乘危更覺思遺跡
慙愧篙師戒馬當

大風過彭浪磯

山東江窮方崒起江盤山過却重回無風此水常呼洶
正用風狂水鬬來

題彭郎小姑祠

山與磯名從地志姑蕪郎號出江民世間稱謂無真實
聞説雙祠自有神

江心望彭澤作

青山缺處大江奔江口山顏見縣門一世定無紆轡處
故應來此著琴罇

過分江口

不行盆口更湖口明日廬山自此過猶恨西江不窮覽
沅湘聞道亦無波

湖口

彭蠡宮亭浸全楚號呼噴吐出喉中此間曠蕩無窮水
何處還容地火風

大孤山祠

江吞湖卷氣俱豪崛起孤峯百仞高歸為嬋娟買絲屨
却應還我所忘刀

題廬山

南康南麓江州北五百僧房綴蜜脾盡是廬山佳絶處
不知何處合題詩

開先寺前望瀑布

白虹晝下嵓崟頂半入青林久不回下洞水輪穿地底
冰崖吼怒却重來

栖賢寺三峽橋

絶壁秋標天外劒深溪冬吼地中雷上宮未信無人到
朱閣飛從頂上來

舊說廬山有紫芝田百畝人莫得見偶於開先栖
賢林中步兩日各得一枝正紫如玉戲成一首

千古芝田人不到深林繼日拾瓊瑰從今為記晁夫子
曾到芝田百畝來

宮亭神甚靈云有婢名如願以借客有所求叩如
願即獲神又能於湖心分風使上下各得順風故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　卷二十一　七

劉刪詩云回艫乘派水舉棹逐分風

同舟自古無胡越南北東西路不同不問宮亭借如願
只求四面與分風

彦魯嘗通字號卷余擢為開封第三用彦魯韻

寂寂醒醒誰得知萬重故紙壓須彌不緣饒舌豐干道
拾得山間厮小兒

孔雀院後蒙泉

檐頭山作屏當砌石眼泉為鏡照窗我亦困蒙如可擊
此泉從戶到西江

貴谿徐氏招隱園昔王表避亂居此山依之者數
千家其詩云逍遙入南斗者也

鬼谷西來一丈清三山箕拱慰高情時平尚欲依王表
南斗逍遙畢此生

過赦北歸

山猶故險水猶奔無復前年濺淚痕自是人心隨境別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　卷二十一　八

檐聲帆色盡君恩

移竹山五杉歸植里第

一丘一壑感歸心過盡青山幾茂林自載五杉如碧鳳
欲看春雨舞庭陰

皖口寄懷前太平守陳公度龍舒人

常愛東陵早拂衣我行魯不叩荊扉憑君天柱峯頭望
看我扁舟幾日歸

鍾山有石故名

江上秋濤噴玉巖風鎪月鍊白雲緘為君一叩無人境

要聽洪鐘出萬杉

初上安仁灘清見毛髮其中奇石五色可掇拾也

從縣令借圖經溪曰雲錦溪村曰玉石村

行盡江南最遠山却尋千越上清灘秋晴雲錦溪中過

玉石現奇一萬般

弋陽道中

千日千程不厭行一丘一壑可憐生常憂束縛名韁死

聞健尋山却稱情

齊山怪石森聳其西峯曰小九華

山上有山俱巃嵸谷中通谷更唅呀借君笻杖穿奇嶮

直至西峯小九華

次韻無極以道寄金山寺佛鑑五絶

理頭塵土欲忘年重過初禪第一天唯有兒童見河性

不將老面共蒼然

不應無手是無拳且看毛端現四天似向吾家得消息

鼓山餘響尚轟然

鶩子猶應昧此緣室中那有久如天饒師擲過三千界

浮玉西津故儼然

無極世緣如嚼蠟人言當住夜摩天此郎久學無生忍

此事吾知否不然

鼓角聲中特地傳只今鼻孔已撩天不應常作裴休諾

揜口何妨也默然

清口懷應書時雪中舟行

蚤歲單舟此水濱雪花都歛引舟人重來五馬真何事

笑雪空成鬢上春

舟中即事

終日平沙望渺瀰青林何許近漁磯波衝側岸深蒲靡

一點穿人翠碧飛

魚溝遇大水

沙行水宿幾江南石鬬龍求久已諳秋水故應旋面目

不將老面共蒼然

祝家墩阻水旦起舟人云天上風花順矣作一絶

依依牛馬辨平沙三日扁舟近祝家明日揚颿應復駛
蒸雲散亂作風花

懷緝居

自種雙桐已四年秋來匏瓠小籬穿上床不怕陳登歎
我欲歸求許汜田

欲求閒局理舊學作

莫求致仕且分司此等劉伶笑婦兒投老寸陰如寸玉
從君了事只名癡

故園歷歷眼中分非禹誰教不入門何處功名有成遂
玉初不獻足猶存

初望廬山

休說江南青未了一菴一徑可容身官程正迫西風急
未是廬山竒足人

由開先萬杉栖賢羅漢入城南康守云惜君未至

紫霄峯也因以此荅

南康南麓江州北五百伽藍似蜜脾萬室千門俱面勢
不應獨是紫霄奇

望香鑪峯

危樓曲徑犀岩遍蠟屐青鞋到處逢更上五峯雙劍表
香鑪依舊半天中

題周廉彦所收李甲畫三首

上林花妥逐鶯飛愁絶江南雪裏時嚄嗐何須傍檐喜
毬毬相對雨寒枝

右鵲

網羅無限稻粱微憐爾冥冥亦庶幾戲鴨眠鳧滿中泚
衡陽無意更南飛

右雁

急風吹雪滿汀洲迎臘淮南憶倦遊小鴨枯荷野艇冷
去年今日凍高郵

右鴨

松菊堂讀史五首

不作丈餙將相官野人亦罣黨人間籌邊措國俱無用

空對平泉草木閒
吾慕斯人不以官會昌一夢中興閒何須更作窮愁誌
雞肋集卷二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秋雨長時睡正閒
明光甲挫三言內悉怛謀虜一算閒成敗關心不瞑目
絶句七言
我今無此只應閒
子固席上雪得芟字
平生精爽棄夔內一世功名貝錦閒再夢令狐亦何事
新霜一夜草如芟午酌臨軒雪點衫不怕夷門清著骨
當年伏地全楊李公亦何知愛惡閒千古論心許公近
故教詩句聳嶙巖
泊舟山陽偶題
百年歸意與誰閒
仲光寄紵袍
五歲淮山一夢新扁舟魯縶市橋春津亭石磴雙垂柳
見我依依似故人
及第後將謁告先歸留贈成甫
手裁白紵製新袍犢鼻應憐犬子勞倚仗衡門聊服此
還家消息約薔薇眼看薔薇日日稀不踏龍頭遊碧落
良人身不屬臨洮
君恩許伴晚鬻歸
寄家人
貴溪在信州城南其水西流七百里入江
孟光家世自清芬鴻亦幽情慕隴雲汲水挽車歸去好
玉山東去不通州萬壑千巖隘上游應會逐臣西望意
笑岑日日長松根
故教溪水只西流

出遊龍虎山舟中望仙巖壁立千仞者不可上其
高處穴中往往如囷倉棺槨云葢仙人所居也余
意大水人宅山上所作

稽天巨浸洗南荒尚有千峯骨立殭民未降丘應宅此
舉頭天壁有囷倉

泊思禪寺呈廖明略其地葢干越寺在琵琶洲上

遲君干越思禪寺彌月忘歸住翠嵐忽見琵琶洲上月
始驚全室在天南

和雒酒十二弟見降羌赴闕

二鳥蒙恩豈有知車書混一是昌期知君不化伊川祭
右倚門牆恐見麾

和洛筍小發

叔夜青山肯長往不應石髓化山堅君會擇龍纔小發
恐君心未老伊川

叔與戲云謂我窮我嘗傷食從而嘲之

羊踏胸中昨夜蔬不應捫腹怪如壺婦家得餔猶須忍
莫索檳榔笑爾臞

將別歷下二首

來見紅蕖溢渚香歸塗未變柳梢黃殷勤趵突溪中水
相送扁舟向汶陽

鴛鴦鸂鶒繞漁梁搖漾山光與水光不管使君征棹遠
依然飛下舊池塘

將行陪貳車觀燈

行歌紅粉滿城歡猶作常時五馬看忽憶使君身是客
一時揮淚逐金鞍

安陶舟中

繚繞春堤去欲窮參差煙塢到還通依依潤柳侵晨雨
細細吹花傍午風

栗區村與無數別

十年投分皆卿相四海論心只弟昆老憶躬耕困隨牒
春風揮淚栗區村

與子真諸人飲求仁不與作怨詩因戲荅

結習徐看蕩劫灰天花從自落空階似聞滿室唯澄水
投礫何因出定來

題穀熟驛舍二首

驛後新籬接短牆枯荷衰柳小池塘倦游對此忘行路
徙倚軒窗看夕陽

一官南北鬢將華數畝荒池淨水花掃地開窗置書几
此生隨處便為家

送永嘉君回至鹿邑東門外作

冬溫榆柳未全彫黃蝶飛飛綴野蒿華髮不堪悲世故
斜川歸興滿東皋

謫宋徙亳初聞周璠琵琶

秦園憭慄檜廳寒醉倚琵琶倒鶺鴒不似江州白司馬
只成怨恨不成歡

題伯時畫

單于射獲明妃笑勸酌蒲萄跪小胡不恨別宮昆莫老
應憐超乘子南夫

虹縣逢無數二首 自王山歸

清河摻執汴河逢萬里悲歡一夢中不作常情問京雒
魚山好在故園松

千載昌期尚此逢詢謀多在布韋中南歸已後鍾山集
猶憶君王代麾松 鄭毅對陳主鍾山陳主與松枝令代麾尾

省曹夢游山示無斁

萬里歸來兄弟樂百年多病井廬思如何騎馬穿靴地
只夢登山著屐時

東坡公以種松法授都梁杜子師并為作詩子師
求余同賦

不學栽楷業種松未慙履豨笑屠龍許君盡得東坡術
已與先生一事同

長錐散子巖巖遍短竹扶疏歲歲添待得烹茶有松葉
不應更課木奴繒

佩牛未敢邀君出射虎何當許我從要看堂堂冠劍叟
蒼然千萬甲夫中

自畫山水留春堂大屏題其上

胸中正可吞雲夢盍裹何妨對聖賢有意清秋一作扶節入衡霍為君一作毛錐無盡寫江天

自畫山水寄正受題其上

虎觀它年青汗手白頭田畝未能閒自嫌麥隴無佳思戲作南齋百里山

次韻芸叟文潛體之觀音院題名

壁上棲鴟粉剝紅萍游無定得風同故人妙墨何人識文豹依依霧雨中

贈許體之

樓下無心卧許公求田已約莫年同詩來正值花如雪心事春風浩蕩中

呈毅父提刑

不酌公榮有意哉可能元亮此公儕但讀離騷政須酒不應須為菊花來

十月九日初謁衛真太清宮二首

虛庭下拜初形肅祕殿瞻容更魄驚何必囊函窺至妙始知塵垢負平生

帷閒角塵千年白庭下髯鬚一點青當日乘雲無馬跡只今遺木盡龍形

寄李成季

聞驅傳節向秦關何日重來玉筍班猶勝譙都拙司馬苦無官況不教閒

累得周同年鍔書

譙都司馬拙依然翻手為雲絕可憐唯有鳳翔周錄事手書連月寄同年

譙都對酒憶玉函山齊州西樓對此山

不遣西樓對玉函宋譙頻綴副車銜今年重汗花前酒猶是揚州別駕衫

題段吉先小景三首

慘澹天雲欲雨低秋山人靜鳥聲稀似聞谷響飛黃葉恐有孫登半嶺歸

人生何事踏塵埃閒處胸襟足自開不作終南養高價
小山幽桂好歸來
碧天無際日悠悠風靜沙平不見洲彭浪磯邊亦如此
危峯獨木繫扁舟
綴古詩懷家
二月已破三月來蝴蝶忽然滿芳草正是歸時君不歸
及至君來花又少
題僧曇秀鍾山雜詠二十首後
明珠出袖四百琲坐有煙霞草木香斷取鍾山擎石掌
那知不下淨名床
赴齊道中
淮南蒙名鬢毛斑乞得東秦慰病顏曉整輕鞍汶陽北
却衝微雨看青山
題袁耕道所收小飛來
藏山常恐負而走壺中九華安在哉憶似冷泉亭畔見
為君題作小飛來

讀蘭相如傳贈李甥師蘭
蚩蚩六國共憂秦獨有相如智不羣完璧東歸何足道
最賢能下怒將軍

雞肋集卷二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挽辭

欽聖皇后挽辭二首

神開大馬表坤祺配黃龍耀母儀藉棘從權非本意
憂勤復辟竟先期欲書皇極彝倫事不在闕雖卷耳詩
陵作因山名改聖君王仁孝自生知

蒼黃大策中先定洶湧妖言外獨驚可但觸山憂地坼
只應鍊石見天成江湖自昔波濤遠日月如今晝夜明
盡作兒啼送文母不知簫鼓若為聲

欽慈皇后挽辭二首

萬里歸來兩鬢霜故人如玉閟幽堂淒涼長吉無題句
寞默淮南未試方空復藏書如冊府何由載酒更僧坊
諸郎文字能傳業開府風流未渠央

蔡州叔父金部挽歌辭五首

文詞蚤歲諸儒上操行當朝國士期清世急賢千載事
白頭齎志一州麾

省中共幙青綾出闕內同驅五馬行何許書來一千里
西風淮上淚縱橫
青史他年羨二踈功成脫屣向迷塗薄遊竟後拋官約
常愧都門長大夫
聞道一塵親卜築亦求百畝伴鉏犁那知湖海歸來日
只及鄉閭會葬時
並直儀曹前後廳當簷種竹已青青平生不試南宮筆
可忍圖公地下銘

蔡州叔父金部挽辭別二首

書來猶勸還鄉早路梗誰令去棹遲魯縞鉶金拜先壘
可堪扱衽送靈輀
學比我公常恐後身於餘子似蒙知心驚並直儀曹夜
淚盡孤吟海浦時

秦國夫人挽辭安門下毋二首

瓜祕傳仙裔鴻鵄婉積功龍章看字貴鶴髮與夫同揄
翟丹青裏珠襦鼓吹中秋原送車淚斜日起西風
城南塞冠益哀挽送何人吉卜郊連浚恩封國號秦桓
碑空復古嵩里不知春應奪居廬念朝廷佇弼臣

秦國夫人挽辭三首

指李仙源後興唐帝胄餘家傳湖北句人誦嶺南書知
子唯賓客揚名屬起居平生操史筆遺事一欷歔
相國家風獨夫人壺範如寶珈宜服象文錦合軒魚感
慨温成議光華慶壽餘非夫聞敢退應愧此生虛
酷好春秋學親書列女篇胡兒吟敢並逸少字方傳餘
事猶閨範高材自世賢凱風君莫誦秋柏已成阡

任永制挽辭劉校勘縣求作

生業清談外浮名痛飲餘誰令力如虎坐使食無魚壁
冷猶鳴劒床空未卷書呻吟待河潤秋柏只遺墟

雞肋集卷二十三

雞肋集卷二十四

宋 晁補之 撰

書

上皇帝論北事書

臣晁補之謹齋戒擇日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窮年抱經志願局促猶不為綠衣紵絮多學無益竊甘野人自曝之溫軋昧廣廈重裘之燠退無尸祝尊俎之位進干庖人操刀之職不計僭越冒言天下之事陛下赦其狂瞽而矜其市井草莽有介然之心一賜察省天下幸甚天下之治莫大於制禮作樂而臣之愚以謂二事有在於施設之後者其所先舉者以定天下晏然則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洽凡此所缺特北敵一事而已臣思之至深以謂陛下神道設教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燕居而高拱百工安職四民樂業矣而不能無一朝之事或經聖慮者庶幾在此迺臣之狂瞽而深思所至有取萬一則臣區區窮年抱經志願局促猶不為綠衣紵絮多學無益矣故疆使天下百年有為兵不得藏今四野肅清邊不告警而緡紳先生四方寒士或北首憤悱爭道利害者非願於太平無為之時生事竟功特以中國之地前王之舊有未復而已獻言陳計者踵相接於國陛下優而容之如假種借耕久貸不償亦不以券責豈非周慎再思萬舉萬全以謂將欲取之必姑予之不欲以所重試所輕哉內治未具不遑外憂心腹既寧手足當治以今準昔莫利此時置而不念何以異夫宿雨坳池科斗所泳不以時去設不害事而黿鼉日喧乃臣之所願為陛下深思者特曰以中國之師責中國之地得地而師解不為無名如此而已陛下知兵之道愈於黃帝復古之功過於宣王披圖在目長想遠慮則窮髮龍堆螻蟻藏情不待前箸而臣私憂過計竊不自揆忘已之愚不敢膠柱鼓瑟御馬以書陛下一發天光使得竭忠則言而有

罪非臣所敢避也夫北方之盛莫盛漢唐而所以制敵亦漢唐為得三王以前事則經見戰國之際人自為防偏舉悉數則孰與四庫之書終始為備百執之謀同異致詳故臣輒皆置而不論論漢唐之所以制其彊者其彊可制則方其弱時不論可知漢病匈奴唐病突厥至於畿內嗚鏑渭橋按轡後宮辱於纏裹宗室降於絕域其形如此之逼也然而列五單于滅兩突厥擒回紇制延陀漠南塞北皆漢之賦盧龍松漠皆唐之府臣深思至此然後知北方之盛雖莫盛漢唐而所以制敵亦漢唐為得也冒頓烏維力足以弊漢而武帝雄才數戰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人故匈奴至於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夫搏鼠當庭善遁易失灌垣熏穴則生無聊賴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此其情自昔然也頡利突利進如颶風而太宗知兵善戰敵在其術中而不悟兩陣馳語二主坐攜六騎臨水羣為奪魄靈朔之境曰我將滅之命有

始不安其舊而有侈心尺地一民皆欲保而有之不能

去也其後衛律教單于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粟或者以謂敵不能守降及唐世尤以合中國之好為重至佩印綬服爵命廢一置一皆決於朝廷降人之在中國者或樂而忘歸其人自是益知內地之耗乃臣以令料之則盧龍范陽中國故地又非特如此而已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四者皆因漢俗而彼無一焉雜處而交治欲其胥變焉不知彊勉之難堪此其可取之形一也冒頓烏維伊種皆席匈奴之始彊能以其力

為中國患武帝中年力盡於北邊而朔方之患無歲無之然匈奴卒不能踰塞而南以有漢尺寸之地而陰山草木茂盛單于之所依阻者漢輒奪焉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頡利突利延陀之兵皆號精悍數入寇唐一旦至渭上薄畿內唐亦以其南征北伐之餘力完不弊日削月剝至奪之地而隸都護府不敢輒怨益未有坦然肆志蹂躪中國之地奪掠諸夏之民如耶律之侈者臣嘗計之其君亦非有冒頓頡利等輩沈毅

雄勇之姿按已堅恃有天命而德光之暴以謂晉之立自我晉亦不勝其德而屈之驕強不制日益侈大割地弗厭至踐中國此蓋強弱之勢不敵而受其制者乃益怵惕恐懼惟命是從亦足悲也夫人之情勝則驕驕則不自彊乘秋未霜則水濱之腐草猶足以爭明於陰夜天寒既至萬物將肅則莫或使之一夕而零其理然也璟與明與賢皆柔懦不事事隆緒稱多謀不能復振焉宗真好樂兩母爭權至內相殘當是時皆有可乘之隙而中國不取迄於今四十年彼其君苟非有過人之才臣知今日之治與璟明宗真未大異也夫知敵之主知敵之將則每戰不殆彼曲我直我整彼亂此其可取之形二也石氏之割地當其需人之力制命在外無以異於晉惠公河外之列城買人而已無積仁累義之資一朝而有天下舉天下之大偲偲然常恐其不能守何暇重割地哉窮室之人驟獲千金不能經營販夫孺子皆得以起而制其弊富家巨室力足以仁其四鄰則四鄰

之外所衣食者猶我有也尚誰得而齊之哉石氏既亡京師不守中國為之一虛當時人君內憂其腹心外病其四隣中國狼顧自救之不暇故北人得以竊計其不及圖已而大張聲勢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至於柴周天下小定以其享國之日淺乃能用一朝之議一戰而勝以復三關由是言之彼雖彊中國雖積衰之緒猶足以勝之況治朝哉耶律之勢久已浸盛柴周之取三關益人有告之者曰此本漢地何惜之有然則彼其平居

驚然不顧大張聲勢豈固敢吝其非已有之分為所常守之資哉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而已今國家百年太平而陛下神武不殺高越前古心有所懷威動萬里柴周叔世臣豈敢議然以令天下言之運偶聖人時在千一富萬柴周力萬柴周將賢則萬柴周士勇則萬柴周斷而必行鬼神且避以懾小敵勢易破竹此其可取之形三也太祖龍興不折一矢不馳一馬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夏商之興莫若此之捷也當是時舉中國之兵十二萬而已太宗皇帝繼以神武之資經營四方至于大定并汾之討師久於外雖近奏功然倉廩之羨士卒之銳殫德於河東太宗為社稷長慮慨然太息有恢復心士不弛弓馬不解勒倍道蒐行越數百里一日出塞金鼓之聲如在天上遼不素備而燕城遂圍分軍收城所向輒靡天下以謂遂無遼矣幽燕之人老弱登陴而望乘輿無意復戰彼之計自謂力不足抗乃為先聲張言兵至號五十萬太宗重愛民命不肯以力服遼欲退脩德以懷之而師久糇翔士馬南首亦有怠意幾舉而捨燕既釋圍而諸將所下輒復為遼益臣聞之城中有謀執其帥而降者王師既還莫不泣下雖然遼人自是始有疑中國之心四方已定中國厭兵景德之役乘中國不虞大舉來攻章聖北巡天意助順彊努竊發遂隕達蘭敵相顧自失屈首請命亦無復鬬志當時之議以謂乘勝席卷兩翼遮前大軍從後可使無遺噍而天子嘉其既服亦棄不戮遼始痛自

懲艾以謂中國不可得而侮也夫太宗以收幷汾之餘力計議無素倉卒北狩然而一舉幾復章聖以兵出不虞至犯輔郡出師逆擊然而一戰遂却況今陛下席祖宗積累之舊彼不加彊而中國之盛則倍前日肉食之謀芻蕘之言垂數十年已審已備計成而動何慮不獲此其可取之形四也太祖神武有希世之謀御將訓兵臨機料敵出人意表舉天下之衆宰制役使如視嬰兒所不為者知今日之能為之而已順流建瓴如風靡草以臨不加彊之敵此其可取之形五也兵法曰形兵之極陛下亦既知形則不圖而何待臣請為陛下言所以入遼之策夫欲興大事所病者兵不衆食不充天下之言者必曰舉二十萬衆度百日糧鳴鼓而攻之以臨不加彊之敵如孟賁之戰嬰兒何往而不可入而臣獨計以謂非勝之難所以入遼者實難以棋局之小戍不移而具臣竊以北道三數者言之通都要路一庫之藏足以衣被十萬況濟之以大司馬之備也驃騎西征觚師南略河隍六城交州九郡歸命內附而飛輓之煩不及於邊民此其美古未有也舉事動衆宜百日之費者今千日之費不憂乏宜百金之賞者今千金之賞不憂匱蓋非徒以厚費重賞為得也要以為前世之

不然舉二十萬衆度百日糧非三年經營之不可借使以國家之盛一朝而可集衛枚縛馬口千里奄至雖計甚秘而人固有知之者矣緜十許州塘水之浸以彼入非易故我入亦難阻塞而陣燕亦起而拒白溝之南兵雖衆食雖充非勝不能入也臣請為陛下効臣之狂計益昔者尉陀畔越漢兵出豫章出會稽而唐蒙獨上書發巴蜀罪人下牂牁以出越人不意卒擒尉陀蜀姜維拒劒閣鄧艾乃潜自陰平馳無人之地七百里卒降劉禪兩人者若校之以事而索其情則皆近乎不知迂直之計而臣則以謂論越與蜀者不如是則不可得而入令敵之勢亦何以異此臣請先為樓船百艘精甲萬人浮膠東待渤海而勿發使大軍出次於王畿聲言以十萬出瓦橋敵所備出亦此入亦此在兵法則所謂以正合者也潜軍其東以五萬則自滄趨平州同時而偕發潜軍其西以五萬則自代趨雲州同時而偕發平雲非敵之所素備則滄代之兵宜易入兩翼偕縱則燕

之東西可擾矣東軍入平州戰且誘以稍西行附於瓦橋之大軍西軍入雲州戰且略翱翔乎蔚朔之閒而東以牽制敵勢敵必分軍以禦雲州然後瓦橋之大軍與東軍合勢而偕入則涿州新城不戰而可收東軍既棄平州平州備少懈然後渤海之精甲可以乘閒入平州平州下則營并舉矣乃閒使渤海之師通高麗曰中國責故地高麗宜以爾兵從而析渤海之精甲三千背道絶險以徑中京之南繚古北之後奪關而守之謹守勿戰敵狼顧自救然後雲州之西軍鼓而東以取易州而與大軍合吾兵益張乃稍乘勝逐北則燕城可圍矣度燕城之大二十七里而止一人而守地六尺三圍之則滿卒三萬守地無餘以二十萬衆頓燕南攻而圍之若適三萬則是野戰以拒敵之大軍者猶十七萬也度敵之大軍亦不過二十萬盡燕城之大而以五萬人實之不能容矣遼之名統軍在燕城者其所護契丹奚渤海兵馬數才滿三萬而其曰侍衛在燕城者騎一萬步一

萬而止借使臣所聞未實遼能益之度燕城之大不過容五萬則既勃蹊矣而大軍相持傖囊未決其勢不相救以三萬銳師濟以臨衝雲梯之械并力而急攻間使張良陳平不愛千金從反間以啗城中臣遼之子孫能以禍福喻其衆使內附者許以封侯萬户之賞彼其在遼或身居將相而服衣食飲不免於輿皁之賤一聞德音宜有發憤內應如望并汾之師者一人有心則舉燕城之內其勢搖矣燕城可圖則山前後之地雖未盡復可徐致也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使遼能出上策中國之師始動遼無空國逆戰亦以二十萬拒大軍而更練奇兵間道它徑反乘我隙我大軍遠戍深討而遼兵出於不意釋燕而自圖則前功一發而盡廢欲勿釋耶而自治未可安能治人然而舉塞上十許州言之大軍出瓦橋矣又五萬出滄五萬出代遼亦以其軍三析之而應彼雖出奇兵亦必不能入霸入信安入保定代翼其左而保與廣信安肅介其間使堅壁勿戰則我滄翼其右而霸與信安保定介其間使堅壁勿戰則兵亦必不能入保入廣信入安肅何則吾為之守者素也置是數者自渤海之東言之操舟於水固非彼之所宜便而其所不當忽萬一可虞意者其西北之疆乎昔唐安祿山以范陽亂稱兵道北中犯京兆不期月耳臣嘗考之圖志則祿山所行自燕而西其跡具存不可不察也國家方恢復河湟全秦之力河湟之所仰或者思患而豫防之益全秦之地以待彼之出於不意如此而已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今單于之才不聞其沈毅雄勇敢為難制如冒頓烏維諶利突利等輩比者其左右賢王谷蠡亦非有如張説所稱闕特勒暾欲谷之徒超卓過人之才帖帖然慕中國學文字工語言是口尚乳臭安知出上策哉彼計出於數者而皆不能遂則臣之所料不過舉國興師烏合蟻聚而已使彼先能扼古北口而守之渤海之舟師無以伺其利則我東軍扼彌老符家私亭口之右以西軍扼挑峪紫荊金坡口之左使其

東西不能出奇而後大軍鼓行而陣以挑其南彼進不能拒退無所逃不力戰求勝則必有內顧自保之心此在兵法所謂窮寇勿薄勿逼緩而持之置曹王居庸等關而無奪以開其生路我亦視白溝之南塘水之浸所從歸者狹何以異於淮陰泜水之傳飡東西與北三面薄阻而背阻塘水則士卒無所往其心宜固當是時陛下得人如韓信使乘其會則攘而扼之於井陘莫利乎此顧為陛下將者如何耳臨衝雲梯器械致修士力致完以中國之善攻而加不能善守之遼則二十七里之城而已何為而不下燕城下空其積以賞戰士以臣度之三年可以無飛輓自京東西與河朔之列郡更輸縠以實之臨以重臣列亭障於外燕可守也陛下以河湟六城之富孰與全燕河湟遼遠城中素空匱中國且能保而實之則全燕之富其易守可知也惟其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無一不出中國之舊今以中國之法守之其民宜易安燕城既守則凡

石氏之故地猶不盡舉者未之有也雖然臣猶有說者則在乎先勝而後戰夫入人之地欲其不迷不可以不知地索人之情欲其不匿不可以不明間地可知間可明而軍無選鋒則兵不可以交有選鋒而不較長短不合外助則雖多猶寡也臣請為陛下言所以必勝之道陛下誠得數十將用之則何患夫四五者為今之慮士已知兵兵已知戰而臣獨過計以謂令選於班列以將名官者患未試而已夫將欲興大事不可以無重臣重臣君所信功業已試可使士卒素附可使四夷知畏可使位重德亦重可使權重威亦重可使舉一軍二十萬之衆而重臣得其人軍之命定矣千夫長萬夫長才各不同則舉二十萬之軍大吏偏裨二百人而後可也夫安能皆得重臣者而使之將委之有司之選耶則天下必有蕭何之至明然後可以知韓信之未試不然則趙括之易言不窮天下幾何其不以言而信之人之才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耘三畝之宅者持籌挾算

擐甲百萬守地千里脩然不勞乎其間忘昔之短也平居自喜袒裼而按劒志如飄風而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此人之情也然則將其可以不試哉天下之言兵曰微妙者祖孫吳然臣以謂是何以異於宋人之遺券密數其齒而曰吾富可待豈不誤哉陛下知人能拮興大事選大將帥既已得其人矣凡此臣不敢議然臣以謂舉二十萬衆而為之吏者二百人所試者在此而已子之治兵終朝而罷不戮一人子玉之治兵終日而罷鞭七人貫三人耳然而君子與子文李廣之行軍逐水草不擊刁斗程不識之行軍嚴斥候擊刁斗自衛然而士卒樂李廣之才固不可而一也孫武之試於吳也以婦人孫臏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用之於婦人用之於馳馬非將之常也兩人者唯其無所不可用以成功故卒之武能將吳以入郢臏能將齊以却魏豈不用其試哉驪山之閱天下戎服以令賢如郭元振幾以失軍容而誅而薛訥解琬乃獨有不動之軍教使然也

令天下之吏以將名官握兵柄習軍事者環列於輔郡迨數十人平居無事大車駟馬洋洋乎國中與之言兵而不能者幾人若此臣豈敢以為遂乏才哉凡所以必待試而後可用者特不敢以能之於平居無事而信其用之於倉卒擾攘也陛下知人則哲能官人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勇去其暴用人之智去其詐皆得其所以用則向之四王者凡可以委之夫將而已以二十萬之軍度百日而後罷厮役在焉人日糒二升則率兩日而食非萬石不可百日則百萬千日則千萬邊儲不足以給則不可不權而入之於民今天下之賈爵者緡錢五千高得一尉下乃助教極矣為之說者曰商賈之子孫不可以揭而加之於民上此為說者之過也天下無賴之民游守不業計窮力盡者皆起而為兵能犯矢石致頭首有一日之勞則紆朱懷金美爵厚廩往往而加之民上者皆是也何獨至於民而疑之天下之民不幸而陷于盜賊白日殺人而奪之財亦可棄矣甚者竄山

林晨夜聚嘯州里為之搖動其中有一人焉造利而自言則賞千金而命之官未始疑也則夫商賈之子孫雖其類則賤矣未至於盜賊哉臣請為賣爵如漢故事惟勿為郎而已其餘皆可易之以它秩得比朝籍與京師官率能入粟於邊滿三萬石者為之等級以授事定而止不過假百人粟可充也昔武帝用晁錯議卒弱匈奴乃臣區區意竊在此陛下幸聽焉則其詳有司可得而講也何謂知地夫四裔之與中國其土地風俗剛柔險易之不同猶之城市之與山林並得其宜各便其欲未嘗同也百蠻之地皆阻山負海遠者去王畿數千里一隅有故不得已而應就其近者調之則兵少不足以用欲置大軍則病道里之遼首尾衡決倉卒不救設或遂能致之其土地風俗皆非國之所習知萃百萬之衆而頓絕徼之下欲深入不可欲致敵不能譬之追逐叢林遇穴而失則良鷙逸足猶翱翔傍徨雖巧而無所効其理然也東南西南羣夷皆絕遠致險論其近而與中國

王大安黍谷崆峒之山環抱如箕而燕城峙其中自白溝趨燕城二百里而止居庸曹者臣嘗披圖而觀起白溝趨燕城二百里而止居庸曹溝而北衆山而南燕城之四隅在箕中者其地如掌由燕城之三隅東西與北衆山之塞川闕要害遠者不過四百里近乃二百里而止山非不可陟也水非不可涉也土地風氣水泉百物之產又非中國之所不習也徒可徒騎可騎車可車何動而不可圖正可正奇可奇伏可伏何動而不如欲顧為陛下將者如何耳何謂明間夫書生之論以謂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此臣讀孫子

至所謂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
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臣始不信今乃
知之夫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則敵衆我寡亦勝敵
彊我弱亦勝敵實我虛亦勝敵逸我勞亦勝敵有備我
無備亦勝而聖人者何事乎教民七年而後即戎而其
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又何用也夫仁義王者所以
無敵於天下不得已而去焉可去而去仁義則不安
至於不得已而用兵仁義非可忘而所謂權焉者蓋聖

人亦多有之而未嘗去也孫武無王佐之才而其言有
用於王者之事間非平日之所宜先也故非聖智不能
用非仁義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實如此而已聖君
黎之以獲遠人之心賢將持之以制三軍之命士卒獲
之以幸封侯之賞遠人取之則四境不能以是一日而
安其理然也秦得由余而八國實燕入秦闕而東方破
漢厚閼氏而冒頓解唐語突利而頡利疑此中國之以
間勝四裔者也韓王信在北而匈奴入太原盧綰在北
而匈奴入上谷中行說在北而漢不得美幣市匈奴以
至於唐突厥以萬榮侍子而寇瀛州回紇以僕固懷恩
而入涇陽此四裔之以間勝中國者也自昔兵家之用
間者一勝一負不可得而數姑以內外順逆之制勝負
者言之勢在此則彼者憂勢在彼則此者病此其理易
知而其事難成不可不察也今臣以北敵之勢言之山
前後之民大槩皆思漢并汾之事王師在燕有謀執其
帥而降者誠能得張良陳平不愛千金以致內應猶反
掌耳唐周鼎失沙州州人棄之萬里外每歲時祭祀衣

先人之服號慟而藏之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龍支
城耋老見唐使者拜且泣曰頃從軍沒於此朝廷尚念
之乎臣讀史書至此則慨然知燕之地士大夫之子孫
宜有發憤不辱飲氣南首而望王師者徒患無以發之
耳以契丹之舊法言之其得漢人皆僕妾役之仕宦而
顯者歸見其主如舊禮殺漢人而以牛馬償之弗誅也
迨蕭氏乃始徙漢人益北居而以契丹奚渤海之民雜

處幽薊殺漢人者如殺人之罪自以謂漢人之子孫可懷矣然臣度之燕之人皆謹厚朴茂世漢種也終不能忘其先白溝新城嵎立而相望漢之俗良美也不幸而子孫陷于北地瘦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矣天下誠不乏張良陳平之智不愛千金仗社稷之神靈所麾前移所指前死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裹幽剿之城百日而平使彼粟實可因而食使彼粟虛可因而墟也地可知間可明夫然後合三軍之士而表其技且勇者此之謂選鋒越有君子五千人秦之鬬士倍於晉若此皆選鋒也凡兵尚義而保氣義之所勝愚可明氣之所加柔可殭人之情非有鈍利之殊也顧上所以表之者何如而已一夫當死市袒裼而不呼則千人為之失色童子按劍而先登則七尺之丈夫全軀保妻子者猶為之却也然則人之情豈固難知也哉前有大壑臨之則餽墮而懼狼顧却踵則身在平地夫誰肯舉足而蹈其危使為士卒者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夫然後顧平地不為安蹈大壑不為懼則攻何患堅城戰何患

堅陣哉吳起臨陣有一夫不勝其勇遽前取首而還吳起曰雖勇非吾法也斬之吐蕃逼奉天渾瑊進單騎馳之挾敵一將躍而出一軍皆譟臣以為若此者皆可賞勿誅而吳起反之此用兵之過也鋒可選然而不校長短則臣以謂兵不可以交何則天下皆以北敵為善用騎射而已自圖志言之多馬之地半出於敵而其能挽弓騎射蓋亦天性使然趙武靈王變服從胡騎射而由是以取中山此其為策之得者非以其所長制其長哉古以馬戰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漢武帝中年銳意馬備冒頓控絃百萬白登之圍騂驪驒白各以其方之色自阡陌之間盛或成羣比戰數勝匈奴罷極矣而其後亦以馬少不能復出則度漢之能以其長弊匈奴亦在騎不在徒明矣唐薛延陀不知以所長抗中國而自恃其數以徒勝執馬者既收而徒不能復為卒以取敗北人

自是益自知其短於徒而中國亦暴其所長而術制之
比者朝廷置騎射又教民蕃馬意良而法美矣而或者
民之馬雖蕃而未教故臣以謂置義勇置保甲則民馬
皆可以假而習夫馬生其水土則人心可知然而教訓
之不安以之當牧馬之新羈朝夕馳騁乎荊棘斥澤之
地體安而心調者恐非敵也陛下誠用臣說則義勇保

甲之籍於民者方其教時皆使之習騎騎不足則更借
之乎民馬嘗入而籍諸官者番假之則民力不勞而馬
不病不過三年天下皆可用之馬以是佐軍則漢之戰
何以易此雖然猶有所需者則外助而已自昔為國未
嘗不以西北制西北其說以謂海濱之蚌鷸兩自斃而
後人能并得之匈奴方病漢而烏孫昆彌亦自以不得
與中國通漢藉烏孫撫諸夷以孤匈奴之外援校尉常
惠護五將軍兵擊胡而昆彌常力戰為漢軍鋒所殺過
當匈奴遂虛於是丁令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
西而匈奴析其兵支三敵國以南與漢爭一旦之命卒
以困弱至于裂五單于昆彌與有助也臣嘗譬之鄉邑
之小盜三人而為輩則百不得以力擒一人焉爭財而
不平則二人者不制而自弊何則其素相知者審也陛
下南面負扆冠帶而朝百夷四海之內八荒之外心有
所懷唯上之所命迺者高麗折於北不敢越遼而西以
效其一日之力於中國陛下能撫之至絕海蹈越綿數
千里而入貢闕廷陛下嘉納遣賜報聘增美於祖宗之
禮臣聞之其國見使者至皆懽喜擁道自慶未始獲也
彼其折於北久矣宜有以逞其志如烏孫昆彌者而臣
未敢言焉凡此數者陛下得一重臣而委之與在廷一
二之士嘗得預聞腹心者皆可以使之雜而議然後臣
之策庶幾乎可効也兵既定石氏之故地已復臣請謹
封疆嚴斥候戒邊吏無得以非中國之地而利絲毫以
為功且示聖人以天下為度而致誠信以結之彼雖失
聰懽猶昔時可使如伯氏之奪邑沒齒而無怨言此百

世之計也臣身未嘗為吏則凡國中之議是非利害不
知其果何從姑以臣深思所得發於畎畝憤悱之忠而
不能以自掩者獻之闕下陛下好問如虞舜亦幸擇焉
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臣至此猶願致其愚者
則曰必行而已以臣之幼而學壯而欲行之心而又幸
出於聖人之世三代之時以戴非常之治沐無窮之休
褒衣博帶學古人之事而名諸生之列每聞陛下德音
雖在市井草莽欣喜自幸如第五倫其所願伸喙道說
以求補於萬一者豈特此書之所敘而已然臣竊以謂
禮樂為大而必其所先舉者已定天下晏然然後禮不
制而備樂不作而洽區區之愚蓋在於此臣身賤跡外
其學甚野輒敢不避鈇質之誅而冒言其所不當預之
事懷不能忍憤悱自致無以異於傳之所謂怒讋而幸
人君之一式陛下揭日月之光而蓂屋之幽得以容則
臣疎遠之言庶幾乎可採而無罪若乃安畎畝之賤而
不知聖人之世三代之時非常之治無窮之休親逢之
會為難遭則臣之倀倀不出門庭其失時亦極矣伏惟
陛下萬機之閒一留神聽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無
任俯伏待詔激切之至臣補之誠惶誠恐謹昧死再拜

雞肋集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二第三頁後六行老憶躬耕困隨牒
按宋詩鈔躬作歸
第四頁前四行倦游對此忘行路按宋詩鈔對作
到
卷二十四第二頁前八行以謂將欲取之必姑予
之刋本姑訛固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謄録監生臣仲耀淞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雞肋集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集部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二 集部

雞肋集卷二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罪言

上皇帝安南罪言

臣補之昧死言臣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言實言之有罪則自以其書為罪言安南之舉賤臣輕言之亦罪也夫仁懷義率智謀信結而出之以勇闐然而鼓堂然而陣身被堅執銳奮臂大呼以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羣羊如視嬰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之若是者臣不能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雷聲雨沐虹垂霧橫暈珥光怪背建向破從孤擊虛六窮三刑生王囚死以察害凶以明利吉使三軍之士逆之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疑至死無所災若是者臣不能畫地聚米相險度夷左青右白前鳥後龜無當天牢無處龍首高陵知逆背丘知向林木之隱覆蔣之

陂一迂一直一亟一遲使三軍之士所由以入所從以歸交挂圯絶不失地宜若是者臣不能馳一乘之車掉三寸之舌不甲不兵以行賊營曉以禍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可以無戰而屈人之兵若是者臣不能深溝高壘清野以待示以所害欲戰不可三時務農一時習武百姓家給人足雞犬相聞使賊不敢南下而獵於嶺東出而漁於海徼闕棄傳内外為一若是者臣不能臣負不能之才五且少孤不幸墮在荆棘泥塗之中荒楚幽穢不得預聞下士之議而私慕庶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心願効一言雖然凡所言者亦非曰能之特其理勢之然否可道者也自交趾犯順侵軼郡縣溪嶺騷然檄書日聞陛下仁愛遠民若保赤子憂勤宵旰思所以禁止安集者臣雖不備行列有目有趾莫非王臣故忘其怯懦以自試鈇鉞之誅謹參古驗今先論其所宜勝與所為未可取者而次條愚計於後以備執事者擇焉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陛下以父道育四國四國所宜歡欣咸以子來而交趾不道乃干大順陛下謀於心謀於卿士以逮庶民設壇受鉞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兵起之初五管莫備賊至城下市合不知而邕州刺史蘇緘家世儒者不識金革汗馬之勞卒遇大變乃能奮不顧身閉城乘墨連鬬宛轉以嬰賊鋒兵敗不屈血染砧几妻子女婦駢頭為戮將吏偕死者至數十人遠近聳動爭欲仗節前驅者此其理勢必勝二也陛下即位以來精意武備設監置官以董軍器金鐵皮革筋幹膠漆精良百選刀矟矛槍戟楯敞櫓矢弩冑鎧鼓旗笳角凡軍之須一切素具北益黄河之水以滿隋渠南盡豫章之木以為舡一舡所載當中國車數十兩舳艫相銜以濟南師此其理勢必勝三也交趾之地不過中國一大郡叫呼跳梁不足以越千里疲弊空窶不足以支數歲陛下神武天旋雷動莫不奮然況此小寇制之得術捐五管一城

足以當賊有餘何至嘵嘵以煩執事者今析中國之衆五一以伐之如舉岱山壓鳥卵此其理勢必勝四也陛下謀臣計士布列中外適一事命一將皆試可乃遣而比歲更武舉之科親延於廷諏以計策天下小兒孺子莫不踴躍憤悱爭試劒馳馬指畫論議以希功名其作新振起亦勇氣百倍矣交趾徼外小國其人腥臊雜處非素知兵能出奇合變也乍聚乍散非有常性鈔掠奪擊與邊人爭一旦之命此如攫鳥逸獸雖角牙爪觜輕利足奮而不知人能以機械網罟獲之此其理勢必勝五也雖然勝可萬全而有未可取者此事之情不可不察也陛下方拓西疆指圖授算以取熙河六城如探懷中物虜逃遁不敢窺境上將狃近功士飽新賞帶甲十萬乘勝南指有輕交趾心臣以謂姑無謂交趾小蜂蠆有毒不可忽也傳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昔魯人與邾人戰魯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知察此交趾示弱以堅我我迫其窮使姦謀得恃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一也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生物如之故極寒甚熱皆是傷病百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故性能暑三月五月春草黃茅嵐霧瘴氛上炎下潦颶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蟲蚺蛇沙蝨過而踣者猶十三四焉今以舉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名殭者病弱者死奚暇爭功利哉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二也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亡臣請以漢賈捐之所論羌軍質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錢續之今交趾之遠非特羌軍也且輟畿內禁卒及調河北京東戍兵五六萬以伐之倍道兼行三月而後至以臣計之人日糒二升則五萬人之費日千石也行三月日千石舍未畢陳未定而十萬石之粟去矣使其淹回未有成績其為費可勝言哉孫子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計平地千里之法也今以京師直交趾五倍

而言之則何啻二十鍾二十石而後可以當賊之一矧
其俗又非專以五穀為養也木實草根魚鼈蚌蜃之為
餔且其土之所出足以給其人坐而待我若此雖十
年不病闕食也傳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久非遠行
之利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三也平陸之軍習於車攻閑
於騎鬬蹈蹂厚土大步疾走左旋右折出入往來蕩蕩
旦旦不可障阨而以之入於東南之幽前則重山後則
複溪左則大阜右則深谷積石叢篠車以摧輪馬以敗
蹄擇土計地若不容足縱行則絶首尾衡行則絶兩翼
往不知所如來不知所返而賊生死其地其人如猱狖
下上坂險筋力百倍於華人倏起忽止適去已至從之
如搏景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地利者
兵之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天時而將士非素
知此其理勢或未可取四也畿內禁卒固天下材之選
賞罰素信約束素明拳勇亦當百矣然臣竊計之設比
營而擇或取左遺右或取右遺左參差不齊聚為一軍
則少非同巷長非並舍賚賜不偕受調發不俱行雖一
之以旗鼓晝戰目不能以相識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
臨事難濟而河北京東之卒又半雜新軍厄孱貪窶不
任田畝徒博飲酒計窮力盡之人乃起而為兵一旦遂
驅之戰不惟不足勝戈甲為病而其往也皆有戚戚羈
旅之懷夫戰勇氣也氣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勢或未
可取五也凡此較然易見雖五尺童子能道之而臣所
以獨不自已區區為國私憂過計者非以交趾果能為
足拇病也以謂遠勞王師戰久不決則事將不能無弊
不可不察也夫交趾實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列
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略定揚粤以謫戍守五
嶺與越雜處以至漢而任囂尉陀亦數以其地叛當是
時有閩越東越南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趾百越之
徼也其國距洛陽南萬一千里人皆雕題文身項髻徒
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令其地負海倚
山阻險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為正為奇為伏者非特一

途而已也蓋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擊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歸因又上書通夜郎浮船牂牁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蓋出於連州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按圖橫浦蓋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按圖灕水蓋出於桂州馳義侯發巴蜀罪人下牂牁牂牁即唐蒙所通道起夜郎者也於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南越平為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貳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刊道蓋千餘里如浪泊禁溪無功居風下馬壺頭之路凡圖記可見往往援所行也今其計謀所長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其出入往來死生之地髣髴具在師行所從不可不察也臣又以今言之居後踵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舊而其大緊瀕湖以南要害之地朝廷因以分屯迭進至於明越餘杭海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臣願亦粗修守禦備游寇凡此非特以待交趾而已臣又以今料之使賊能為狂計固不出於三若外有合交據闕守隘以老我師我頓兵絶徼之下曠日遲久欲戰不可引去則賊又復至回軍轉陣返而赴之賊又入保如初如是數年則邊人未有息肩之期此計上也若開闕闢戶誤我以利誑我以弱設計誘我且戰且却我易而不戒乃亟入之以墮賊計中賊度我歸遠以奇兵斷後我進無所得欲退不能此計中也若棄闕不守鼓行出隘唐突侵軼疾戰自快輕勇悍亟分散四擊大則劫城小則掠屯其入吾之地恐不深其爭吾之利恐不及我主彼客彼輕我重我衆彼寡雖彊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利在賊出中計利害半出下計魚爛亡矣臣又以今料之賊必不能出上計何則海外遠國固非交趾之弱所能恃雖近有羣獠又非固為交趾役也況敢侮王國乎又以今言之居後踵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舊而其大者而不論論羣獠之近者則亦不可無所以待之今見餘杭海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臣願亦

朝廷舉大兵欲滅交趾彼其中能無介然疑似之心哉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者如酈食其司馬相如陸賈班超等輩乘驛持節以寬大鎮之告以朝廷誅叛逆賊即伏行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首者計所得以賞以身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祿以家以鄉從者封以鄉以縣從者侯以縣縱不能悉從可以少定其志則是不戰而賊之形已窘矣臣又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不能悉用或者猶參上計而雜中計參上計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衆無所用之請以大軍當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為三四閒道絶徑或薄其左或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蜀姜維拒劒閣鄧艾乃潛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絶以氈自裹轉而下士卒皆緣崖攀木魚貫而進卒降劉禪此設奇者也雜中計開關戶以誘致我我雖衆亦無必入請留大軍屯其後而以驍銳佯從遠而挑之偶勝無追不勝疾歸棄金遺鼓拔衆以馳賊貪吾獲可邀於阨卒前遇伏其衆必覆兵法所謂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者也昔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遂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惡衆偕出以徼幸於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剋日而取之昔魏祖伐關中賊每一部至魏祖輒喜破賊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中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下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軍無適主一舉可滅諸將皆服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賊衆之謂也此三說者譬之丸不能出於盤其大槩如此然兵無常數故隨所動而應之前必有減竈之說而後繼之者得以起添竈之智顧為陛下將者何如耳賊出下計而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亡海絶道以保窟穴臣請按甲勿從或曰按甲勿從何以立威於天下曩士卒所以犯晨夜冒白刃者

懼不勝使幸勝奈何幾舉而棄之且賊窘窮無所知此如兩鼠鬬穴中將勇者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鬬穴中將內鼠勝且欲搏賊大海之間其勢必與之相從於舟楫夫使吾三晉齊魯之人失夷曠而為樓船鬬艦浮之狂瀾之中平居無事目亂心悸而況乘以倉猝微風搖檣一夫蕩櫓我衆駭矣又何暇與之校彊弱勝負哉蓋前世語水戰以謂越人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鄭年者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今海上賈人亦往往遇其恥者聚為一卒加賜而時慰焉使之居其地服其俗安其水土便其械用因其糧食得以無煩執事而坐制其弊乃可以得志此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庶又不親與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日出某道取某屯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為正某道可以為奇某道可以為伏意者其大槩理勢之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胸度而妄議焉若夫知已知彼每舉不殆與敵變化循環無窮提軍挈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任非臣所得而前知也臣愚疎外使之悔過効順歸命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循古更選仁厚勇略堪任將帥者以為五管諸州刺史太守以歲月鎮撫其民而因其家之可任者置土兵如保甲以時教習土兵之外乃募游軍而就擇將吏其地平居無事謹養而善別之以周知其心有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有死事之人昆弟欲為之報仇者聚為一卒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為一卒有故贅壻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為一卒有故胥靡負犯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加賜而時慰焉使之居其地服其俗安其水土便其械用因其糧食得以無煩執事而坐制其弊乃可以得志此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庶又不親與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日出某道取某屯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為正某道可以為奇某道可以為伏意者其大槩理勢之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胸度而妄議焉若夫知已知彼每舉不殆與敵變化循環無窮提軍挈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任非臣所得而前知也臣愚疎外使之悔過効順歸命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循古更選

廡零曲陽比帶稽徐西于龍編朱戴封溪望海里陬不毛方尺圍寸之地為足有也又非以交趾生犀馴象古貝文螺琥珀翡翠鼈皮鮫革蕉紵桂蠹誠奇不法殫瑣極細之物為足寶也不得已而問其罪足以威懾小寇

水寇鑿舟沈焉此其非中國所用以取勝故也故臣請按甲勿從而更設策修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地漸日月之窟府籠山海之藏非以交趾贏陋安定苟屬

不知事體昧死陳愚計臣謹上

雞肋集卷二十五

雞肋集卷二十六

宋　晁補之　撰

議

河議

洪範五行一曰水其浸為海其發源注海為江河淮濟實惟四瀆而河為四瀆宗三王之祭川所以先河而後海為務本者也岷山導江導淮自桐柏導沇水東流為濟其道里近而導河積石其道里遠且源壯而流激故禹治四瀆功施於河為多積石去中國既遠過此人罕至至荒忽不可知若山海經穆天子傳水經雜傳記之說槩曰河出崑崙墟崑崙墟高萬一千里為地之中而河出其東北陬其上醴泉華英多奇物草木鳥獸尤不可考至言河上通漢見於牽牛客星之占而山海經又有敦薨之山者敦薨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泑澤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郭璞說泑澤益鹽澤鹽澤去

玉門陽關纔三百餘里安取崑崙墟乎然山海經自漢儒說皆以為禹書其所記如此雖爾雅亦曰河出崑崙墟色白并渠千七百一川色黃太史公班固皆以謂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山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之後惡睹所謂崑崙者哉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今所論亦本禹貢導河積石及周禮爾雅史記漢書載河所經與後世隄防人事迄于宋興使有考焉禹貢天下之州九而河所道者四曰雍豫兗冀孔安國說冀以堯都不言境距黑水東據河有州曰雍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南距荊山北距河有州曰豫故曰荊河惟豫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有州曰兗故曰濟河惟兗州雍州云西河自河以西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然則西河之東距雍南河之北距豫東之西距兗為冀州可知矣故職方氏正西曰雍州而釋地亦曰河南曰豫州而釋地亦曰河南曰豫州職方氏河東曰兗州而釋地濟河間曰兗州曰豫州職方氏河內曰冀州而釋地兩河間曰冀州雍州以其自南河而西河而西故或曰正西或曰河西豫州以其自南河而東故皆曰河南兗州以其自東河而東故或曰河東或曰濟河間冀州以其距雍豫兗為境故或曰河南或曰兩河間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者則以在成周雒邑為正西也自禹貢職方氏以考爾雅其辨四州河所經之域皆合而職方氏又曰東北曰幽州其川河沛幽州薄海蓋言其入歟九州之地雍豫而兗冀下幽州東北又下而河起西北所從來高故其始猶委蛇稍南及其下龍門則流駛竹箭也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厎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自積石東流至於龍門始折而南者一又折而東者三又折而北者再然後入海其所涉之地八此河經營中國之形而秦晉之河曲戰公羊所以言河曲疏矣

河千里而一曲者也自張騫通西域積石之西往往可紀出玉門關有兩道一從鄯善傍南山一從車師傍北山皆被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至疏勒為北道而西域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河蓋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合而注蒲萄海蒲萄海所謂鹽澤者也蔥嶺之西既不說有河于闐之西又水皆西注意河源為出於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盈耗皆以為潛行地中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而穆天子傳說天子飲於枝渚之中積石之南河積石名南河則與張騫所謂南出於積石者又類而學者據經有導河積石當為河源豈積石之西河自行地中故禹不治而導河積石特言施功自積石始亦不說河源也積石在金城西南龍門在絳州龍門底柱在西虢盃津在洛北洛汭在鞏大伾在氾澤水在信都大陸在鉅鹿其地皆可考而水經諸家圖河所道蓋自積石山始西南流又東流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然後乃出龍門而又南流至於華陰故呂覽說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也自龍門至潼關與渭合至鞏與洛合而伊洛瀍澗四水合流所謂伊洛瀍澗既入於河也與濟合成皋與沁合武德乃道黎陽鉅鹿而北播為九河所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者也此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成帝時許商上書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間相遠百里後世因謂許商言三河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可知以爾雅之次考焉則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而六枝者包其間然鄭康成謂九河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齊居東信如康成言塞其八枝以拓地則自桓公而來河所行蓋獨徒駭矣而太史公班固又

皆稱禹以謂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醲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二渠於禹貢無見不知太史公班固何從言之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島夷海曲碣石海畔山夾山之右沂而入河以達冀州則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也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見於周譜班固言之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去古逾遠移徙難得而考而言禹醲二渠又何哉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歷三代無患以此自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濟汝淮泗會於楚而禹功既微齊與趙魏因河為境而隄防寖興弛障谷之甘利而昧害東滙西引河用屢窘使不得一日安流則狂怒衍溢亦固其理摭其著者言之武帝時鄭當時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番係引河溉汾陰蒲坂下自是之後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矣宣帝地節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復穿渠直東魏正始中亦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晉太始中亦鑿陝南山決河注洛隋仁壽中亦塹自龍門底臨清關渡河大業中復開通濟渠永濟渠以引穀洛沁水開元中避三門之峻亦北鑿石渠至它川谷頗引以溉漕而亂水之理助河為敗者往往而有始自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決酸棗東潰金堤於時東都雖大興卒塞之而河之為患因浸尋滋甚元光中徙頓丘東南注勃海決胡子東南注鉅野元封中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永光中決清河靈鳴犢口建始中決館陶東郡金堤又決平源入濟南千乘建國三年決魏郡貢觀中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渾開元中決博州棣州太和中決棣州開成中決鄭後世河數為敗非天時也漢而下井源益煩以漕以溉禁以鄰國為蹙鑿一孔開百竅如甕敝漏漸以不補則

滑乾寧中圮滑州其餘隄防人力所不備若大雨霖漂壞郡縣病人民至不可勝紀陵夷五代以迄宋興歲屢敗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戰國及秦用兵不遑暇事河而元光中再決二十餘年北塞輒復圮興役最大瓠子之歌其詞哀焉今考之武帝時至於王莽言河利害大槩十五家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其甚疎者一其不切者一其害焉者一其一時或利或害者二其可行無害者十而十者之論其詳者曰賈氏竊以謂漢治河盡此故備論之始決瓠子田蚡奉邑食鄛鄛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鄛無水災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之蚡要以為食鄛計無意國事而其言未易以人力彊塞者良可用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齊人延年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此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地圖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如此則闗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延年議閎大然歸於狂悖且有天地則有此河其行流有域禹不能改而延年欲改之此甚疎者一也谷永言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王者孰不欲奉天理物然天時人事其應豈皆若符節堯猶有九年之患禹猶有四載之勤堯禹豈不知修政以應之哉此不切者一也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從其言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灌縣邑三十一禹治水益亦鑿龍門披山通道至不可勝言底柱豈不可鐫而焉無其術故壅閼為敗此害焉者一也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斜直貝丘恐水盛隄防不能禦乃更穿渠直東民便安之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復斜直貝丘百姓寒心孫禁以謂可決平原金堤間通大河令入故篤焉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省吏卒治隄救水二者其言異而大槩利害雜故為說同郭昌渠始通利後不便較然可知篤焉河在九河南失

水之迹然以舒民財力為便此或利或害者二也自昔之患以故道之湮與隄防捷菑與河爭勝負故凡言分河救水怒與觀水勢復禹之舊無與水爭地者其言皆可用無害馮逡為清河都尉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閣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為流也今獨一川焉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屯氏河新絶未久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勢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屯氏河北塞宣房北決所為東北經魏郡信都渤海入海蓋近禹故道會許商白不用後果復決館陶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尋光要近於陰陽之學而其言觀水勢所欲居則易為功豈可易哉張戎言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民皆引河

渭水川水以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勿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矣灌溉有不應導而導隄防有不應塞而塞戎之言可謂近古許商說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三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商明算計能商功利且當是時三河者庶計可索惜乎其事不究也韓牧以謂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牧橫亦皆欲求禹之舊固無不可而歲久難識迄於今河移徙無常處自馮逡李尋解光張戎許商韓牧王橫七人雖議各

不同而要之逡欲殺水怒尋光欲觀水勢戎欲順水之性商牧欲求禹之迹橫欲使緣西山東北入海故其言皆近而橫與平當闕並賈氏之上策不獨在漢事雖施之方今大較不能改也平當言九河皆填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宜博求能濬川疏河者夫決百川距海濬畎澮距川見於書且水因地以制流故在易地上有水比水行地上乃有隄防隄防之法為不得已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謂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異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皆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舍而已夫水所欲居人固不能奪始宅之河又盪去歲如是魯不愛獨愛百八十里哉闕並可謂能知務矣至賈氏之上策不欲與水爭地益與平當闕並之論合其言曰古者立國居民疆理

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為境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為隄防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隘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期月而定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自禹迹廢由漢至宋興千有餘年河決自黎陽而下遠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間耳故賈氏言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以今形勢所直考之猶是竊以謂賈氏之策不獨在漢事雖施諸方今為久遠慮不

能加者如此至難者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蓋賈氏亦能言矣以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折底柱破碣石隳斷天地之性至城郭田廬塚墓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又以謂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宜亦便利自馮逡至賈氏十家考之漢事與方今其言皆可行而無害然即目前之安舒歲月之力則諸家者皆能道若夫始難而終易暫勞而永逸則王橫賈氏西山黎陽之議於今猶上策至賈氏中策言多穿漕渠下策言隄防蓋無足道者景德中李垂上導河書言今魏縣之左河勢東折不如昔泉錯議削六國天下皆曰泉錯愚然漢卒無禍賴錯發之夫必有大害然後有大利西山黎陽何以異此雖書說北至於大陸又忘其迹蓋周末失道為衡漳所湮矣而漢志禹所釃二渠曰東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因禍而成福轉敗而為功若管仲才者世固鮮哉其後曰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貝王莽時既空而瀆滑比多壞者以地平不固故欲隄置使置判官開分水河為斗門開減水河在乾德二年三年太平興國七年淳化四年景德四年其事詳於國史而開寶五年詔瀆衛數州霖雨薦降洪河為患每閱夏書所載但言導河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未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詣闕上書附驛以聞深惟開寶詔書最為近古聖謀遠覽慮河之意允出上策而天下未有應者豈所謂為政善因禍而成福轉敗而為功若管仲才者世固鮮哉其後景德中李垂上導河書言今魏縣之左河勢東折不如書說北至於大陸又忘其迹蓋周末失道為衡漳所湮矣而漢志禹所釃二渠曰東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曰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貝王莽時既空而瀆滑比多壞者以地平不固故欲隄置使置判官開分水河為斗門開減水河在乾德二河出大伾上防太行三山之間起大伾西南八十餘里

曹魏所開枋頭河之東引河北行微東挾御河通王莽故瀆北經清豐大名之西歷洹水東館陶南而北合赤河以通於海起大伾合赤河葢五百七十里兩厓倍之為一千一百四十里去岡麓古障八百四十里治新防三百里為用力寡大槩近漢王橫欲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者其說九河故迹皆在平原而下獨簡河亡則與許商王橫之說異然垂之議以謂河患率在澶滑未至九河則已決矣九河奚利哉又欲自白馬派河為六以助殺水怒則與賈氏議多穿漕渠者頗類事下任中正等中正等言垂所述自禹至漢河所流行甚詳其言起白馬派為六者河湍激難制其勢或合而一恐不能各從所導借使必為六是有六河口也隄防之功為難於是垂議寢後用事者往往言水利以其無大改更不皆載獨載孫民先奏民先奏曰竊觀舊河兩厓間相去數十里而河流常薄西岸以此知東地形高而河欲西遷之驗也今魏恩冀之西相邢洛之東皆古陂地

斥鹵東西二三十里南北數百里其西薄西山其東薄金隄其中地形下隱如故渠比河決及御河漳水溢皆合流其間以謂是葢洚水大陸故迹可決王供水衝使河行此地過乾寧合獨流口以入於海民先議河大較與李垂不異世多言垂民先議為近又比歲卒潰小吳而澶淵東故渠遂竭河果自清豐大名西派為三四乃東北注髣髴如垂民先所欲導云至漢王延世之徒事塞河三旬立塞世皆以為才竊謂猶救火家以焦頭爛額見客者故不記與夫計向背度緩急版築葑薪水工河卒歲儲月積增卑倍薄凡河之近務則有司存

雞肋集卷二十七

雜著

五行說

宋 晁補之 撰

洪範初一曰五行金木水火土而已何以為十哉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水生天一成地六火生地二成天七木生天三成地八金生地四成天九土生天五成地十去其生成之數以言則其贏皆五五土也物非土不育故太玄曰中和莫盛於五故稼穡作甘五之所生十之所成也生於陽者成於陰生於耦者成於奇一三五七九皆乾之奇也二四六八十皆坤之耦也天地父母也金木水火土天地之子也天有此五氣故為天五行地有此五氣故為地五行故一三五七九天之五氣也二四六八十地之五氣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其辨則十其合則五潤下作醎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合四方中央而五位定由是大撓以生甲子容成以生歷黃帝以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辛壬癸甲甲子之見於經者也陰陽家流不見於經日官居經以厎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此陰陽之見於傳者也故太史公曰因之列於九流記曰播五行於四時或謂支幹配合以言吉凶起於唐呂才五行甲子自堯舜有之物生皆受氣於五行陰陽相摩八卦相盪五氣之自然盈虛消息孰能逃之才能用此以推之非起於才也自五行之為物皆合陰陽沖氣而生坎水也而含陽離火也而含陰故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十日之有剛柔猶陰陽之有老少也有老陽又有少陽有老陰又有少陰故甲乙皆木丙丁同火庚辛咸金壬癸俱水而戊己偕土也是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朞三百六旬有六日者一晝一夜然後成一日一盈一虧然後成一月故即太陽之日以名百刻之日即太陰之月以名三十日之

月假令合璧起於牽牛十一月為正行周之時也則子丑寅為春卯辰巳為夏午未申為秋酉戌亥為冬然而孔子曰行夏之時夏正人統授人時從聖人為正故寅卯辰為春巳午未為夏申酉戌為秋亥子丑為冬以一日為歲則夜半子陽生冬至之象也日南午陰生夏至之象也甲至癸十日也子至亥十二辰也十日所以為五行也十二辰所以為四時也播五行於四時故陰陽之運無窮如易之六十四卦終之以未濟周而復始旋相為六十日日辰易位而納音之説生焉然而子丑一定之位也甲乙循環之氣也是其所謂播之於此者也十二辰之於晝夜四時晦明寒暑一定而不可亂也播甲乙於子丑周則復起丙丁於子丑周則復起戊己辰有定而日惟新惟新者猶人也一定者猶位也譬日於百官之人譬辰於百官之位各以其剛柔緩急施設於事皆其人之所為無人而虛其位位能自為哉以此人居此位然後有此事以彼人居彼位則事亦如彼故人得位而為事猶日得辰而生納音也日者人也辰者位也納音者此人此位所成之事也故觀吉凶者日為事之主納音為事之成皆日之所為待位以行之而觀成於納音如是甲子為木人而不為金人所謂天元一氣五行所播之氣本盛衰觀此而納音者要其成耳珞琭子所謂天元一氣定侯伯之遷榮觀貴賤有無必以氣要行事成敗則以納音尊吉卑凶是其本説而或者專用納音故時差也五星則五行之氣也二十八舍即四時之位也播五行於四時猶之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也角至箕東方之宿也春也斗至壁北方之宿也冬也奎至參西方之宿也秋也井至軫南方之宿也夏也五星之好廟猶十日之盛德各有在也播五行於四時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五行逢其用事猶五星得其所樂處也吉凶可知也播而無窮運而不已五行反其所用事五星悖其所樂居則其凶可知大略如此參之以其氣運合會吉而凶凶而吉上下無常猶之易爻不可以此人居此位然後有此事以彼人居彼位則事亦如

為典要珞琭所謂妙在識其通變拙說由神也然亦以五星為人二十八舍為位以此星居此舍以彼星居彼舍而災祥易矣是星能為之也非舍能為之也然由此而有逆順所成災祥各殊猶之納音之所成也亦不同然既曰十日合而為五行而氣之老少日之剛柔判然異用至於五星則五而已不為十也何以合之曰五氣以剛柔為十日五星以逆順為十用就術之一論之克我者為官鬼夫克我者一氣也乃或好而為官或惡而為鬼則陰陽相求而言耳夫陽之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陰而得陽陽而得陰則為咸恒夫婦相感以通相與以久也陽而逢陽陰而逢陰則為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睽是易之義也陰陽之性也故十日以陰陽克陽陽幹克陰則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如水得土而幹克陽陽幹克陰則志敵而力抗則兩雄有防範金得火而成方圓雖克也相得而不相勝故更為用若以陽幹克陽陰幹克陰則志敵而力抗則兩雄必爭二主必危如一勺水之少土盛則堙一鉤金之輕火熾則飛此其常理也如甲陽木之得庚陽故夫婦為用若甲而遇庚乙而遇辛則為志敵而力抗然甲彊而庚弱乙盛而辛衰則雖鬼不能為之災猶之捧土不可以塞盟津不勝故也雖金亦然故論其常欲以陰陽之相求不欲其陽陽陰陰之相敵通其變則陽為陽助陰為陰益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故五星之逆順似之術曰金木相逢極為美土火二星為惡曜是以其常也然而金木豈不可以為祥水亦然也順則水為飲為漿溉田晦浮舟航逆則墊溺金為鍾鐸為槃盂反則刀劒鼎鑊誅木為宮室為舟車反則與桎梏棺柩俱土生用於稼穡果蔬死用於墳墓覆壓之虞火生用於烹飪燔燎死用於災其室燔其軀以五物而反之於逆順是五星猶十日視其好惡而變化隨之陳昉所載陰陽四時有若干神者隨六十日而運各有其次亦有吉凶或曰實無至此之虛也善者習五行之精華氣惡者皆五行之繆盭氣其理

或然記言天地之仁氣義氣溫厚氣嚴凝氣亦各有方易言帝出乎震成言乎艮亦各有位啟閉生殺隨之術家之神位理出於此然經簡而術繁繁用則疎簡用則密記之説易之義皆在矣

齊物論

此篇論齊物然物之理齊而情故自彼是莫得其隅而要之以天地之一指萬物一馬而後物無彼是道泯乎無成虧矣莛楹厲施極異而皆同故言唯達者知通為一通為一則不齊之論近不用也然而衆理相承彼是未始不用聖人欲泯用之迹故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寓諸庸則我雖不用而物量無窮默然而自用殊施而各得若此通矣故曰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未嘗不用則理阻而不通故用為通通則物各得其理故通為得得則各適其所而盡矣故適為幾而聖人非有心為之也特因物之自庸也故曰因是以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昭氏之不鼓琴也猶之七竅未鑿而渾沌不死也過此以往則反乎無物其為無成虧也至矣故師曠之杖策也惠子之據梧也皆為者敗之也皆非所明而明之也故雖竭其智而理終不可窮謂之堅白同異名實之辨若此其察矣然要於不察而以昧終其為滑疑也不甚矣乎若夫天地雖大要之一指一馬為論省矣則雖衆理指萬物雖多要之一馬一指一馬為論省矣則雖衆理相承默用而常通尚安有滑疑之耀者哉然其始也恢詭譎怪未通乎一故有滑者焉有疑者焉無滑無疑則其際冥冥昧而不耀有滑有疑則長短之相形前後之相隨不昧而耀矣耀也者明也而此非明也以夫衆理之相榮也滑亂而疑似反以炫聖人聖人欲為人解紛而辨惑則嘗圖之矣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物之情不齊而其理齊聖人窮理衆人役情聖人欲反情之異合理之同所以圖滑疑之耀使無疑無滑而泯乎冥冥者莫要於此矣故重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詣以明然則聖人泯用之跡而物未始不用無意於明

物而物常自此明故曰此之謂以明也若昭氏師曠惠
子者知盡於此以非所明而明之祇以為昧非此之謂
以明也故曰三子之知幾乎猶曰知盡於此而終不足
以明也幾盡也猶幾希也然非夫以道泛觀而備萬物
之應則以不齊齊其齊也不齊乃若莊周則以齊不齊
其不齊也齊矣而猶以為未也故又曰今有言於此不
知其與是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異矣夫類則齊不類則不齊類與不類相與為齊夫有所謂齊有所謂不齊則與彼誠何以異哉故推而上之極於物之無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此要言無物無物則無齊矣推而下之窮於物之有曰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此要言有物有物則有不齊矣故於是重言無適也因是已因是已者蓋齊物之要論盡此矣何以知其盡此也曰以因因則無適也故入之為無非或使之無也因是以出之為有非或使之有也因是已夫號物之數自一至萬遠矣夫無未始適有何以自一而語萬有未始適無何以自萬而語一之二者泯而無物無物無物而無齊矣雖然非刳心喪我不能觀物而知無故此篇始之以南郭子綦之喪我而齊物之論開非觀物同我不能知化而窮有故終之以不知周之為蝴蝶蝴蝶之為周而齊物之論閉

學說

學不可已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蓋飲食旦旦之所須故譬學於飲食為最易知然猶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菜薑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嘗焉蜇口而慘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夫已甘謂人甘者止此哉至於百工衆技皆學也下至跳劒弄丸緣竿踏索既為之終身不得已非特

利所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迺對君子稱之則如野人之甘菜莖芹萍子其於不足味也不特慘蔰而後方知之也故嘉肴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後益知其為善曰聞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飲食人所甘似不類夫以人之所甘者弗食猶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也病弗學耳學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觀四年四月旦日書付姪公秉俾以語諸小道云

勤說送甥李師蘭游學

道無勤物無不勤夫既謂之物矣物必有所事有所事必勤故物莫大於天地其次曰人而三者同以才稱才之為言物量之所能也能必有所事故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皆謂之無非教無非教者有所事也日月如爭其所乎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意者其有機緘而不能已耶其有所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則天地之事亦勤矣人見其四時行百物生也以謂天地未嘗勤焉不知夫有道焉範圍乎其外莫或使之日夜以造俛俛然若有與之計其期而不得暇者是能成千歲之積而開萬化之原人以其才參諸天地有誠焉冥極於道不息而善成古之聖賢惟孔子顏淵能知此故孔子之語子貢而曰生無所息顏淵之贊孔子而曰欲罷不能夫以有涯逐無涯必憊故欲罷而顧息皆人之情也然回非不欲罷而曰不能罷賜非不願息而曰息無所夫求斯須之有所畏慕勉彊而驅之也性不能已也是天地人之所以均不能無事而皆勤也雖然天地以無心莫之為而為故久人以有心知而為之故怠嘗試語怠之所從起譬道為萬里塗而以勤為馬繕性之始如適舉趾其弛於負擔未知其以曷月止斯殆已故欲從事于此必自夫誠其意者始焉夫人何可以確然隤然如天地之無心而常運能誠其意則幾矣誠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閑

其邪則存嘗又請實之以誠為我我欲至於萬里孰禦之哉以其孰禦之者為策以臨焉不至於萬里馬終日蹻蹀而不得止由不怠故能久久則疑於神矣聖人之事業所以弊天地而疑於神則自其孰禦之者積之耳雖然此亦非聖人獨能之也百工之賤預能焉承蜩者猶掇之也夫豈惟其精之至自不墜則其勤之積可知至於鞿三而不墜至於鞿五而不墜則其勤之積可知已而世不知者方且曰勤者事也道無所用勤其知者則將曰事者勤也天地不能無事而況於學者乎余甥師蘭年少而彊文采曄然其所學又中庸也故告以其無息者自誠其意始而余老矣不復能自彊猶樂以靜觀動日出而開吾牖以臨交衢之內四民蠭蠭各以其業趣利鳥嚶翔而獸嗥鶩意各有所隸蜂螘之至細迮行旁逝營宅室而競食事亦維以卒歲至於物之無情者山日夜出雲流水之不停甲折而勾申木不崇朝而其華敷榮並行若爭小積而大盈而天地乃司其成功及其至也皆日損於是以觀復而見天地之心則萬物何莫猶斯道謂道無勤道亦未嘗息也而其勤見於天地天地亦未嘗勤也而其勤見於萬物萬物各以其勤自成而天地終其功故成能者為聖人學之積由是師蘭勉之

儆陋有覩於其里而自儆也且以儆其子及甥姪焉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吾非君子安能不顧蠻貊之陋而欲居之不唯不能革彼陋吾未免於陋也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吾非智者安能知里之不仁而擇處處之不唯不能遷彼之不仁吾未免於不仁也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膩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吾不幸遠君子而近小人近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不惟不能洗彼膩吾未免於膩也一薰一蕕十年猶有其臭吾薰也蕕尚能臭之吾惡夫久而不聞也不惟

不能薰彼猶吾未免於猶也四累者吾憂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壤陋里不仁鮑漬猶與蓼也引領而望夫安得賢者而齊之而不賢者乃日夜相與輩而詠且游乎吾之邦囂塵雜起千變萬化在人目前苟見此而恥者烜然肺熱濕然顙泚而內自省曰吾不幸無乃類之其庶乎居與之同里出與之同閭吾不能捨以逃也使跡近而心遠焉雖不得賢者而齊之日儆此亦賢已尹鐸為趙鞅戒晉陽之辱而不墮其壘培又增之鞅怒郵無正曰委土可以為師保何為不增夫里無仁賢則思吾一日之嘗辱焉如晉陽之委土非耳目能言之類也修而存之如見參於前倚於衡也亦可以為吾師何必師人

烏戒余初偕鄉書時有水丘安期者以講論語居鄉校中安期少行四方道關中所見如此余以其說作烏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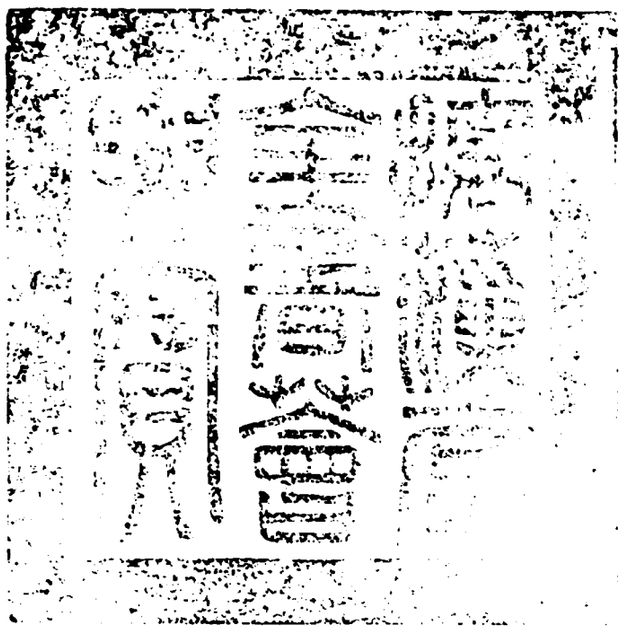
烏於禽甚黠侗人音色小異輒去不留非彈射所能得也關中民狃烏黠以為物無不以其黠見得則之野設餅食楮錢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餅而去烏則爭下啄啄且盡哭者已立他冢裂錢棄餅如初烏雖黠不疑其誘也益鳴搏爭食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於網因舉而獲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其不見賣於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為智曾不若是烏之能靈於彈射也韓非作說難卒以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沐猴而謂人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是兩人者其為智愚則異而其於取死則同矣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愚觀時而動禍其可及哉

謹案卷二十五第三頁後五行一舩所載當中國車數十兩刋本兩訛量今改

第八頁前二行越人食蒙以蜀筍醬刋本筍訛枸據說文及漢書改

卷二十六第四頁後四行東過洛汭刋本過訛至據尚書改

第三頁後五行北過洚水刋本洚訛降據尚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謄錄監生臣仲耀淞

謄錄貢生臣王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雞肋集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二十八

雞肋集卷二十八

宋　晁補之　撰

雜著

賓主辯

晁子既摭陶子歸去來辭以名其居而記之自以聞道歷年而為潛不足中慙而疑隱几去智則方寸之地廓然其虛若兩丈夫為主與賓巾裾而坐廬賓曰子道與吾殊而多謂子類余豈其然乎凡子以躁樂吾靜隘悅吾和子人之放也而多謂與我自放者同科我遺夫世者已盡子緣於物者尚多而子賓賓焉以從我奈何主人曰萬物聚閧千古並塗然求諸其間天地異職父子殊面莫大且親而相因以判今賓方欲合兩人為一體則物我蓬蟲起不可得而止賓不通之則自賓之身十指之上我起千載之下別族離居所遭異者而賓乃斬然

為閒方且病我之浮氣獨不傷賓之大同乎賓自揣心日化年改壯異幼時老垂壯日今是昨非前棄後拾使賓自操且不可得蓋孔子聖人猶六十化智如惠子徒觀其勤未知其謝賓如通之則齊嬰公扈離立易心夢為魚鳥可與飛沈況我欲遵子若是其賓賓者耶如賓之詞委心去留棄化歸盡化乃所過胡可以吝我之慕賓亦以是近躁靜隘和曰情非性人放自放非故曰命極則俱極進則皆進賓遺夫世者雖盡而猶多我緣於物者雖多而必盡則又胡可以賓之既寥而傲我之方病也水既蛻地氣又蛻水吾方解我之不然而經賓之所以則我既化矣雖六十改未知為數也且物固以其近相慕昔伯宗人言其似楊父則懌桓溫婢以為類劉琨則忻夫楊父劉琨徇權殞身而夸者慕焉恐不得鄰前輿既覆後轍不逡彼皆炫智而鬬力角驅而競華故彊弱斯在而勝負可論也今我與賓既已俱出乎忘我之境而同塞乎累物之門得失安在是非奚存哉賓獨不聞魯男子之拒託宿者乎嫂曰子胡不若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而孔子以謂學柳下惠者多矣然未有似於斯人今欲使我如賓解組長違我則不可可在佚身賓則猶我譬魯男子審已故其為柳下惠也不以其同而以異及其至焉一也可不可安寄賓亦奚以知我不與賓同至於葛天氏之地以謂何如於是賓唯而起主人送之不離席則霍然若寤迺書之記後

諱辯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不言在補之先君子二名禮不偏諱者也單舉則於禮無怍矣而世皆偏諱厚於古不敢變也若嫌則後世亦有不諱者矣漢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而其子植詩云脩坂造雲日肇非兆造非操也唐韓愈非薄於親者作諱辯抵諱嫌者曰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義盡此矣然周人以諱事神亦惡夫音之斥也

甥輩讀有若酉者斯可矣

話述

晁子嘗曰至人鷇居而彀食彀無常居彀仰物食我窮

弭似之蚍蜉集其枯螟宛轉于塗而我不廬開口待餔

迺不如彼鳧有喙則腴其妻曰水舟而陸車乎憎里巷

而愛岐陌乎今日越而昔者燕乎雲忽忽乎萍不止乎

大章盧敖步八極乎荒土功乎負羈紲乎孔不暖乎墨

不黔乎無乃蠙蜿蚿足躁不一乎陽烏鷇鴳氣則移乎

敗瓦墁乎長鋏慨乎匍匐往三咽乎人蓐食而媪見哀

乎東郭穉而中庭泣乎貿貿來乎額額然伏乎西山餓

乎雉噫徙乎無乃侏儒瞽師困慰祿乎豢豕犬羊犧餼

養乎凡子行人間何以請擇事晁子曰唯既而曰龜笑

不知我知之乎適可則可我不可乎其妻曰唯舍然大

笑

七述 時年十七歲

予嘗獲侍於蘇公蘇公為予道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

麗奏廣饒阜名不能殫者且稱枚棗曹植七發七啟之

文以謂引物連類能究情狀退而深思倣其事為七述

意者述公之言而非作也眉山先生慷道含光陸沈於

俗曰與嵇阮賦詩飲酒談笑自足泊然若將終身焉於

是賴川孺子聞而往從之躡屐擔簦破衣踵門及階而

止望帷而稱曰不敏聞先生之誼敢待于下風先生矍

然驚曰孺子來吾惡夫世人之保我也久矣而不能使

人之無我保則戶外之屨滿焉將命歟吾無所逃此雖

然孺子何為者也孺子曰幼而多治長而屢窮遭先生

乎齟齬之塗陪先生乎寂寥之事樂先生之所為樂者

以白吾首其已乎先生啞然笑曰孺子上吾以樂而未

嘗無以樂者順也羈旅于吾有時矣亦嘗聞杭之山川

人物雄秀奇麗奏廣饒阜可樂者乎孺子曰先生不以

不敏為難與言得聞咳唾之音不敏以為幸先生將何

以教之

先生曰杭之故封左瀕江右具區北大海南天目萬川

之所交會萬山之所重複或瀨或湍或灣或淵或岐或孤或袤或連滔滔湯湯渾渾洋洋瀠瀠碌碌隆隆邛邛若金城天府之彊其民既庶而有餘既姣而多娛可導可疏可舟可桴可跋可踰可擁可車若九洲三山接乎人世之廬連延迤邐環二千里邑居牧聚蟻合蜂起高城附之如帶繞指隱以為脊折以為尾因河塹華不足方比方城漢水胡敢競美當昔夫差之盛時內姑蘇以為心腹而外城此以為身革車千乘甲士萬人粟支十年帛散千屯洒汗成雨連衽成雲乃有大夫伯嚭行人伍員之徒通其謀將軍孫武公子夫槩之徒用其衆嘗以國政之閒發徒截江命習戰事於是張翠羽之蓋靡魚須之旂揚鷁足之楫曳龍尾之舟凌鱣鼉之罷獲之儔飄鼓吹乎下風隘戈矛乎上游乍往乍還乍後乍先若亂而若聯乍止乍馳乍合乍離迭唱而迭隨驚鮫人立馮夷清江忽兮怒濤颺風為之揚岐怠而即次食具樂作三軍皆賀饗震山聲其彊如此故姑蘇恃以為南蔽而能驅唐蔡躁齊魯侵尋乎百粵隳突乎三楚栖句踐乎窮山鞭平王乎頹墓此亦天下之形勝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西河中流衛客之所能諫秦險百二亭長之所能入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吳越之有東南也實國于杭而杭吳越之大都也宮室之麗猶有存者其始也削山填谷叩石壓陸靡林誅樾擢篠夷竹旋緣阿丘憑附隈隩千夫運畚萬役供築增墉硜硜坎坎碌碌前呼後和遠近相屬甲者起之以有餘高者損之以不足開曠朗乎蒙密發瑰奇於潛伏然後工人之材陶人之瓦水輸陸運屬杵連轂縱橫錯落山積其下其成也翼翼鱗鱗勃鬱輪囷若化若神上據百尺之巔下俯億尋之津雙闕高張夐臨康莊門開房達乍陰乍陽中則複殿重樓砂版金釦甲高仰俯下上明幽崢嶸截辟鼎峙林列吐吞雲霧虧見日月宏規偉度古曠今絕旁則曲臺深閨碧檻朱扉鱗差閱限奕布棊題栱盤白鳳壁戲青貔溫風徐而吹座寒雨

沐以霑帷列屋而侍者則妖嬙豔姝蓁首冰膚清臚盧
素齒既嫻而都乃服輕袿被華裳綴珠履揄鳴璫飾鈆
英含若芳倩巧笑兮婉清揚縹緲兮如雛鸞之欲舞逍
遥乎如飛雲之欲舉嫵姍姽嫿嬿婉孌媚嫵流榮發色不
可程度羽觴薦朱顏酡悲激楚妙陽阿詞曰陌上花開
游女歸園南池北黃鸝飛曲房清閣夜更衣於是聞者
恍然神揚意馳紛紛擾擾惑亂不怡此亦天下之雄觀
殊樂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宮居閨處者寒燠之媒而
疾癘之梯也且館娃成而麋鹿游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杭故王都俗尚工巧家奉人鬬窮麗殫好紛挐
錯紕晃蕩精韽若八方之民車湊舟會角富而衍寶木
則花梨美樧棁柏香檀陽平陰祕外澤中堅以斬以刊
以剞以剜以漆以膠以墨以丹為床為匾為櫝為几為
槃為巨為盂為簋嚴莊之佛慘烈之神詼怪之鬼頎姣
之人塗以鈆英鏤以金文依以靈山乘以飛雲霞煙霧
靄煥爛五采渠輸陸運投錢競買魯不若毋猴木鳶三

月而齊一日而敗衣則紈綾綺綈羅繡穀絺輕明柔纖
如玉如肌竹窗軋軋寒絲手撥春風一夜百花盡發其
製而服也或袍或襜或韠或紳或綸鰥或緣或表或縫或幗
或紫或纁或紺或殷嚴以奉祠褻以養安薄以却暑厚
以禦寒以錫三軍以賚四國以供耳目之玩以備土木
之飾魯不若窮邊絕漠不紡不絡衣狐而袖貉寶則璆
琳珊瑚碼磲碔砆藥化之玉火化之珠琉璃之椀水精
之盂紅黃白綠磊落滿櫝北商東賈百金不鬻沙河雨
晴月照燈明席張案設左右煌煌遠而望之奪人目精
遺英弃屑籮貯箱列魯不若宋人之拙三年而一葉於
是彫床易席地之野文衣後弋綈之儉玉杯鄙土鉶之
啜此亦天下之妙工絕巧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書云
玩物喪志紂為象箸而箕子歎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杭之為州負海帶山葢東南美味之所聚焉水
羞陸品不待賈而足肉則封獾腯豕羔兔畋鹿山狸白
額竹犬青尾鶴鵝鸛鵝鶩鴈鴻鵠園雞池鴨隴雉田鶉

陵收水截頭駢尾列殊肩裂趾飛毛灑血魚則鯔魴鱣鱮鱸鱖鯿鯉黃顙黑脊丹腮白齒江鱘之醢石首之羹或腊而枯或膾而生白鰻青鯊黃竈黑蠏鮭魚花蛤車螯淡菜蛙白肖雞螺辛類芥鼎調甌飣牛呵猞嗷果則枇杷楊桃橘櫾柤梨青梅黃柿紫栗烏椑溪菱江蔗田菰湖藕壤肥水美天下無有冒以黃蜜漬以白醾芳香脆潔析酲解痾菜則茼蒿茵陳紫蕨青蓴韭畦芋區葵首芹根藤花羞盤菊葉薦苔薑辛薤淡薺甘筍苦飣以姑蘇之粳薦以烏程之醴于以和五氣于以資百體此亦天下食飲之珍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楊雄有云棄常珍而嗜異饌烏覩其識味也且養身而尚乎味味則愚以聖人為不如易牙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地不滿東南故八紘之水歸焉水之為物潤下作鹹溟渤蕩波海門莫緘駸駸脈布溢于江潭老澭席賚爨山煮海豫章為舡萬斛更載一舡所受車數十兩黃頭多錢富不可倣士之頑鈍不恥者皆餌其無厭之賞譬如山深而獸至木茂而鳥往故能收亡命借厮役連應高之交合周丘之黨以北與中國爭長則鹽之利也夫鹽者食肴之將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僅法議籠不鎛以完大農給費入助國計宦官與牢盆世擅其利民有盜鬻則鈦徒計反左趾沒入其器此為前古之所制嘗試觀乎江之濱葭葦不根淺草芸芸斥鹵無垠白花蘇丈百里如雲鹽官千家匪柘匪麻匪漆匪茶規利乎泥沙蟻封蚳垤積土如截削刻戮刮不漏毛髮挾攜擔揭十步一蹶偷趨竊走遺筐棄缶塗闔塞牖鼎釜雷吼皓然紛葩豐不盈斗姑以漬螺蛤而適口曾不比夫縣官治鐵如山析竹為盤熾火以燔淵壑為乾崢嶸崱崒戍削律兀扶舒蕭勃煙氣溶出若滅若沒若亡若失乍疑鹽陽之神翳乎與羣蟲朝飛而暮散天日立呼起諾百夫齊作紛紜揮霍千竈就涸光芒閃爍璀璨磊落小星迸躍鱗鱗新倉斂貯堆藏如帛如糧國以是彊神變鬼化刀貝齊價獨不美夫算菱芰魚蜬之殫細及下者哉諺曰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此先生所以教民知榮辱之時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猗氏之治智賢白圭而不監於道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江源所起濫觴之墟泓泓汪汪不漏不虛放而行之冒於川渠繚繞縈行左挾越右截吳以散以敷然後淫為大江以東合乎尾閭而潮生焉古今所論潮者日月伏見之所為也嘗讀沌天之說曰地浮水中天在水外水之消息块圠無際一闔一闢若開天地一呼一吸若出元氣其始來也若毛若線若帶若練堂堂沓沓合聚離散須臾之間千化萬變其少進也敲磕鏗砰石號木鳴越岸包陵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其為氣也或咆或呀或噫或嘘瀰茫淚漫澎濞沸渭頃洞滭漾滃渤滴滂沛涵澹淋滲漉濈淫泄跳珠湧沫百里紛會沃焦蕩胷汩母陵背縱橫絡繹飄忽爭逝徐則按行緩則就隊連氛累祲陽景朝昧周天而旋踰八萬里不知其所愒於時玄冥收威海若振吼千溪萃立萬浦却走絶維推軸

神母不守左驅天吳右拂九首淵客拒扉水夷潛牖江神海豨絶脰傷肘陽侯馬銜顛躓前後其為象也則紛紜參差萬頃一迹禹不能知契不能識承光露怪不復潛匿或駃而蹄或森而戟或美而羶或張而翼洶湧而奔以沃海門若土囊風怒驅屯雲辟易而征以擊西陵如井陘戰酣出奇兵宛兮改容若蓐收素服駕白龍忽兮當前如歸墟泛溢浮五山一北一追一僨一起突然而逝餘勇未已於時吳兒獠工引檣掛席鐃鳴鼓動去若飛鷁風止雨息江清海碧此潮之大凡也傳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故古之人見大水必觀善利萬物似仁不畏彊似勇能方能圓似智萬折必東似信若是者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幾矣先生之所陳五事之上也姑欲聞其深於此者

先生曰西湖之深北山之幽可舫可舟可巢可樓與鷗鳥居與鹿豕游漁蓑山屐煙雨悠悠寂寥長往可以忘憂風衫塵袂京洛何求不如西湖瀕不如北山阿白蘋

緑芝紫柏青蘿反裘坐釣散髮行歌人生安樂孰知其它茫洋以為柳溪盤旋以為李谷卷軻辯乎三尺之喙擴柬隘乎十圍之腹此古君子所以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益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若是何如孺子踈然離席而立曰益聞達人不忘身而先利志士不貪時而後義隱之所尚得全於天也孺子不敏乃今得聞出處之際敬再拜受教

醫言

上醫醫國或曰不然醫曰譬國於身天地乃所寓之形元氣乃所恃而生堅骨脆肉山石壤墳也中列五藏五材是營也風雲其衛百川其榮也圖關運轉有神欲行也故昔之論養生者曰抱形以靜神將自正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葢天地亦物也其不壞亦然得一以清寧其析於一成虹而洩藏祁寒暑雨災害乃生時則有陵鬬隕墜扎瘵蟲螟歷象授時使氣行正不有聖人孰醫國疢以國觀身理自此知不有聖人誰則醫譬醫有

奇黃典岐謨安所救之鵲觀五會和參天命至佗而極刮胛濯腎聖有至言代斲傷手世復無佗矧敢佗又佗雖傷手猶漂杵然時周之命反商之顛過是益狂術亡不傳大疾始間漢與休息小瘳未復唐用飲食何世無醫孰曰不知不培其生毒慰妄施曰我術聖望而知之緒餘帝伯卑鵲和意曰如漢唐又何足議何異魯連好高自奇徒稱唐虞顧未知之鵲和得嗤他何足議矧無佗術迺行佗事季良三醫一論其天不為何敗其平自

然曷不卑之無甚高論秦病可言釋之為近國有常治
治不以智若烹小鮮時治之理生有常經亦不可擾損
石益穀時醫近効滋彰法令盜賊乃多疾焉勿擾氣復
則和何以休之惟勿益生築垣為室蚤作晦息平康有
道醫於何力民有聖言有病不治起居惟常常得中醫
作醫言

雞肋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二十九

宋 晁補之 撰

記

博州高唐縣學記

始余讀史記至西門大夫治鄴投巫嫗三老禁為河伯
取婦喟然嘆曰賢哉西門大夫稍行四方見令為縣令
者論罪人適榜箠耳亦具獄乃決佐史自旁持之至上
下顧莫敢誰何於是益太息知豹為不可能其後讀律
令見所以繩吏者甚具更悟曰法如是耳晚得高唐令
王君聖塗而異之聖塗為高唐非能外律令用其意也
而獨規矩搶攘之中從容以和夫使騏驥得原野則勢
便利至里門曲蘗六轡不亂而所投無差難矣哉高唐
民貧聖塗惟不奪其時民以富縣有孔子廟歲久壞弗
治學者莫至風雨草生之可羅雀也聖塗曰我豈得勿
憂猥自安曰非不能或不可姑以竢後人而已哉舉而

新之鳩材庀工人罔告勞也又教其邑中君子小人以學道之美武城絃歌達于四境余聞而喜曰非有為則難以莫之敢為而為之則難古者其美是人也嗟嘆之咏歌之亦使睦者歌吾子可也故為詩以遺其邑人俾不忘王君曰高唐之學今王君之作今王君去我誰吾與歸與覺今誰使此微今而舉則希今王君去我誰吾與歸今元豐四年七月丙戌學成十一月戊子頼川晁補之記

冠氏縣新修學記

太師潞國公留守北都余故人鄭君為其户曹掾數持檄出潞公曰鄭參軍才無俾大府中即奏以為其法曹掾公還雖鄭君亦去為冠氏令冠氏父兄聞鄭君來咸賀曰是公所奏以為其法曹掾者也相與戒其子弟無犯鄭君法故時冠氏人務衣食知學者鮮朝廷方以丁聯兵鄭君從容不擾人人安鄭君爭趨令無幾何則習擊刺馳射足任矣鄭君出野民有歌者曰犀邪兕邪襛者儳邪鄭君曰嘻有勇而無義安可乃為之布約束無不信驁者執之它日出野民又有歌者曰無以吾乎殰襛襛者方作無迺吾鄭君不樂鄭君曰民庶幾可教也歸洒埽名其僚與賦詩飲酒言治民之意見諸生問所以學而別其秀民民益勸乃即孔子廟為學學成又率諸生日談經其間諸生自它邑者常屬絃歌釋菜洋洋也於是民以為榮爭遣其子弟往觀頗改服為士矣間以書抵余願有述余曰士學古入官有人民社稷豈其一切効俗吏如不及者乃鄭君所謂不忘其本者非耶因采其行事本末可為邑人道者刻石學中俾無忘鄭君鄭君名僅字彦能彭門人嘗從彭門守眉山蘇公游蘇公稱其良士始知名元豐七年八月甲午濟北晁補之記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犀有司所治異事而事之在縣者十九以其十一用心乎治之本則力不給故雖有庠序教化亦十九不舉一

有舉焉令之才足以任事可知已魏為天子北都而清平為畿縣並河水數至自慶歷逮治平縣再徙不復立孔子祠為屋居神民往來猶原上也令始至吏導之拜屋下歲春秋釋奠為次草閭吏曰即次乃即次曰行事乃行事曰禮畢乃禮畢俛默而出不復省或告曰此宜省則嘖蹙曰吾有公事不暇也若是者有年至風雨屋壞不支縣之民為士者滋少令錢侯之來惻然悲出涕裹回彷徨顧相其地得舊材瓦甓在官者幾具始復興之人歡然從不勸而成有堂有筵兩廡四墉館饔有所若祭器咸在而人不病斯已才矣夫儒術之於成民欲久於其道則為功緩故急於人知者忽之錢侯不以人之所急者為先而急於人之所緩則其賢又可知已由是詢諸邑人其大者既舉其細者有不治余不信也錢侯名唐卿字元輔余王姑之子云元豐六年二月乙丑

沈丘縣學記

不肖者盡棄不省而好更張喜事者乃始務修此以盜名於衆人不為之中則學之存否於吏治之損益信未有繫也蓋如卓茂魯恭其治至使民相仁愛不犯有司而亦不聞其朝夕與民誦詩讀書舞樂釋菜常常從事於此而惟其誠心實事則固有以得之然俗吏至或一切務簿書獄訟財賦無愛民之意士亦不本鄉黨庠序而游談四方專以干祿於此以為文不足為或不得久而不為則至於俗隳弛已甚本又不立孰從而維之譙

郡張柔文剛好學而有文為令沈丘嘗曰位無貴賤皆可以行志民無古今皆可以道理齋也則欲以其學試之沈丘使民於衣食必以時教民於相收養必以孝弟廉恥三年而民有改文剛喜曰吾所知信是吾民可與言矣乃從其邑子論古之學者所以治心修身非干祿之意而士亦欣然相與化之乃建學孔子廟中貌像堂室東西序之房與祭器廩庖皆有所益為屋四十楹可以待鄉先生之講道而來子弟之願游者屬補之記補之曰世之所患先王之事業不可為而其勢不得為治天下有本而徒於其末救之則智不勝無以為之大而僅為之小則力不足雖然導民之道唯其所欲無不可成民嘗見者則識之嘗為者則能之耳目習熟於此而中心不喻人情無有也文剛於是能知其本則其所施設宜有先後非特以備觀美人為亦為而已武城絃歌夫子戲之曰割雞焉用牛刀然亦各以教其人使知道則子游之意卒乎為是以為不告朔而餼羊可遂去則夫子之所悼也民常病詐而至其化上之所為則甚信晉之儉秦之好車馬鄭衛之音宛丘之婆娑以詩書所記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近者當其一時上之所為豈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靡使然朝鮮去箕子千載至漢時其民飲食猶以籩豆民不相犯恥淫僻其後吏及賈人往者稍侵之俗乃益衰朝鮮夷貊況中國哉後之來者嘗無忘文剛所欲為則沈丘之民雖使世世知好學俗純厚易治無不可也

元祐二年五月十日晁補之記

祁州新修學記

先王以禮為天下禮行而民有恥以樂為天下樂行而民鄉方以庠序養天下之才而君子之學洋溢於四海先王之須數者以治如此而自後世視之則常若迂遠而不切於治之情夫古與今一也而先王之用禮樂則如帛纏之於衣穀米之於食每須而常効而後世之用之則如觀殊類之好而名異國之物雖存而猶亡射鄉

食享禓襲之文而籩豆之器鍾磬柷敔級兆之容而搏拊之節是先王之所朝夕用以為禮樂者也而行之於後世則文齟齬而情不安若度十指而合方圓非聖人復生不可得而定是先王之禮樂終不可用於後世也然而後世亦何嘗一日而無禮樂賢君良吏誠心於為治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以合恭敬而交歡欣亦不見其少雖聲音服器滅裂於已壞之餘而參差於不同之緒至雜野人里巷之說而用之蓋禮樂自此而亡然亦或自此而存何則其文異其實在也至於庠序先王之所以教人事父兄親宗族而善鄉黨內之於治心行已外之於事君牧民蓋亦如此而止矣而世之為士者聞先王之教則漠然若非其身之所當任而惟其文詞記誦所以干有司者為師儲粟闢屋而誤之三歲而一取士集於堂者如市否則掉臂而不顧蓋僅有存者夫如是則州里之有學特以為求仕者之舍耳而於治誠何補哉然盡棄而不舉專以文法賦斂目前之所急者為務則民益野一州而有學則一州之為士者多一邑而有學則一邑之為士者多使夫世之所謂賢有知者不出於士則已賢有知者而必出於士則為士者多蓋先王之教所以在也河北自五代兵革遷徙之餘而士日少至本朝百有餘年朔方之民得安於衣食而偉人巨公間出於其地仕於四方以文學政事顯者往往而有祁州又支郡而求舉於有司者率常百餘人舊有學不復葺學者至散而入他郡宮苑使董侯之為守始至慨然以為先務而郡貧力不足以為乃斂菜圃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舉而新之籍其圃之入以其半為學者之食其居處安其資糧足而無患矣復得前進士彭城趙君懷之以教授學者學者日至絃歌之聲遠聞使其子逌以書抵補之求為記補之以謂自三代之亡由秦漢至於今所以教養人材者固無復先王之舊凡足以任重而致遠明足以解疑而釋惑彊足以勝難而

處劇朝廷用之則重捨之則輕天下有之則治無之則
亂者亦凡幾何人而豈其必出於先王之庠序亦各因
其世所有取之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若物之精
華不可得而揜終不以教養非是晻曖而不出亦何必
曰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十有三年而舞勺成童而
舞象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論辨而升黜之一切皆如先
王時而後得哉有誠心若古之人則處今之事而要古
之効何適而不可龔遂黃霸漢之良二千石此兩人何
必文武成康之吏其教民成俗亦何必文武成康之法
而正使文武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歸於治而已雖
然此可為通人道難為守文不知變者言也董侯以文
法中第而不用顧以其才雄於諸將武人之間而其政
事施設先後如此惜也其試之小不獲試之大也故序
其意而刻之

林慮縣學記

先王之治其實不可為也而文可為夫文亦安足為哉
蓋文者實之所寓而存也并文而去之實之所存與有
幾然則存其文是存其實也遵古人之跡而為之加以
誠心不倦而能久則實斯可幾也已食飲以籩豆夷而
有先王舊也則朝鮮可求禮被髮而祭於野中國而用
夷事也則伊川為戎此非夫文存則實存文先喪則實
并亡者乎故魯不棄周禮則君子以謂未可動子貢欲
去餼羊則聖人以謂我愛其禮此深知為治之意者其
於守先王之故本末惟謹雖其既絕之緒不可復之餘
而堇堇焉不欲其廢而不舉者如此也無棣劉君演好
學良士其為林慮令也下車而問庠序之政若令之事
莫先於此者而先聖之祠有堂而無序風雨屋壞雀鼠
之所舍不足以備登降供禮事劉君愀然不樂以語其
僚曰此於事若緩而急者吾聞之君子采鹽獄訟吏之
力可以朝夕為者至焉則為之一日去則已矣若夫事
之大而緩者則其舉百一蓋未嘗為而去者相輩也我
不敢以後吾之所急顧一錢一工之在官者令不得專

焉使吾常知所急而不敢後日儲之不足歲儲之有餘則學之成其必有時矣蓋自始至至將去踰二年而學成為屋五十有五楹塑貌像一新講有堂休有房廩庾舊有所賓客諸生之至者曰美哉昉於此前此無有也於是乃介其主簿真定耿君轍求文於補之以記之耿君儒者道劉君所以治其邑事皆若此一二修舉類不苟然者士相與歌其能民聞其欲去而戚者甚衆也人之言曰以儒術緣飾吏事儒術之不可一日無也如此

昔者子產為鄭陳伐之子產能以其衆入陳蓋數俘而出致地而還以獻捷於晉而晉人猶難焉子產陳周之德數陳之罪甚順而有禮晉人乃受之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夫子產之功不在其對晉時而晉之受之又不以其功可尚卒之其事所以顯而不泯者獨其文辭足以發之若俗吏一切用其力於簿書法令之間而不知緣飾有禮義何足道哉然則劉君以謂於事若緩而急者不可忽也

慶州新修帥府記

上即位之元年憂勞遠人欲與之休息詔邊臣按兵自守毋生事疆埸有不如詔旨務利者罷斥之先是文正范公與今右丞相父子帥慶皆有恩德在慶人上方招延老成而丞相以給事中召自慶且大用矣朝廷既難其代而謀慶人之所安者於是朝散郎直龍圖閣范公自京東轉運使擢環慶路經略使知慶州詔曰爾尚無忘爾父兄之功公拜稽首就道且公嘗使陝西攝帥事慶人父老聞公來咸賀未至而其心已安之雖其宿將悍士以公家世聲名恵澤與其所施設素信於心皆拱手待令愛行而威不試於時朝廷方寛征役民復田畝屢登敵匈牧相望公戒邊吏姑謹備得諜者勞遣之使語其酋曰爾無犯我我不侵爾毫髮敵不敢動民既不見公有所為而烽火稀愈益安公政成而無事矣先是慶州官府庫陋朝廷閒遣使勞邊冠蓋旁午及歲時燕犒蕃酋將佐皆在坐於堂者肩相摩立於庭者足相

重庖厨吏舍馬羊之所養檐屬垣比殆不足稱連帥之
居自文正公固欲闢大之至丞相增葺殆半而未備獨
韓康公嘗建鼓門為閎壯餘或傾側朽腐矣公曰居室
苟美謂施諸家也至官府所以臨人聽治布禮而出威
者雖一邑必飭況連帥治哉迺度荒閒地徙饋爨欄廢
而遠之踰月而公堂成明年春儀門成夏視事之堂成
周廊廣除博大而沈深蕃酋將佐若兵民之來執事聽
命者知連帥之尊禮行而威申不待聞其號令見其指
麾而其精神氣象已足以折衝而禦侮矣又明年春迺
以其餘力築東北隅作堂以燕休而屬補之記其營造
之意名堂而牓之補之嘗論公之父子兄弟其謨謀才
業固足以相望於前後矣而其一時措置務以便事豈
能必同而慶人皆安之何哉竊以謂文正公當康定初
元昊叛擾邊中國應敵無寧歲既城大順胡盧而役使
其大族明珠滅臧等儲畜益充士可用故文正公欲遂
弱賊更有遠略之意丞相當熙寧元豐中洮氓用師諸
邊屢深入斥地矣重虛内事外則力不堪故丞相務鎮
靜意不在遠略上既專以德懷四方為長久慮如前詔
書約束顧邊備不可徹得帥如龍圖公平居第勸課撫
循舉其廢事和輯其内外吏民若在守不在戰然敵至
亦不敢侮樽俎談笑實醉而樂徹人或不見其有所遣
已而成功如此然後可以待機會制倉卒是公父子兄
弟所以措置雖各因時有緩急不能無異而慶人享其
利則同其皆安之豈不以此哉昔蘇綽嘗有所施設以
便一時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至子威因
罷綽所為而後世善其能成父之志若趙括非不能讀
書而至於臨事不知合變則奢雖不能難亦終不能善
也至於居處土木之美陋雖非事之所損益而勢有所
不得儉前人豈皆以為可忽而不為顧不暇耳由是以
觀公之規模固甚遠當其閒暇充足獨彊本治内至於
府庫倉廩無不飭以威屬城而視遠人益有深意豈易
量哉匹夫而自為謀養其力以有為一家而自為計愛

其財以有用如李牧之為趙守優游閒暇市租以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椎牛釃酒欲戰不許敵至則入收保固為勇不為怯也昔江漢之詩言宣王以文武之命名公者命其孫虎而虎能似之其詩曰王命名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名公維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名公考天子萬壽古之人君能用其功臣之世以有為而其臣能不愧其先人之功報上之意者如此故江漢之詩美焉嘗試以江漢名堂敘公為政本末而刻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鉅野晁補之記

照碧堂記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闉閈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寬閒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覩於其所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暫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葢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為南都而雙門直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居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圮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葢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旌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為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颿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為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

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彊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騖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嫵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儛客顧而嬉翛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相羊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巔祜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為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已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埽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為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埽一室以為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姑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辯迺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為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為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邦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戊戌記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三十

宋　晁補之　撰

記

拱翠堂記

蕭之南稍東五里曰泉山泉山之勢南峙而北屏左則如濤如雲如虎如虵騰涌挐攫雜襲而相羊右則如車如蓋如人如馬逶迤雍容離立而孤驤中則平原綠野縱橫泉出于山夏冽而甘冬木落山瘦泉亭而不冰泉旁土腴潤宜九穀百果衆物皆夥其南踰百里至于汴觚艫萬艘以輸賦于京師以下入于江淮湖閩廣其北不五十里至于泗商賈游士之載者自大野以東西通于齊魯趙魏之衢以下達于淮入海而泉山介其間其境勝而土樂又甚易至也然往來者旁午而莫之聞雖余少長數舍閒亦莫之聞也豈人皆不知山水登臨之可樂而事驅之惟其

桑柘禾黍井閭溝洫什伍而縱橫泉出于山夏冽而甘冬木落山瘦泉亭而不冰泉旁土腴潤宜九穀百果衆物皆夥其南踰百里至于汴觚艫萬艘以輸賦于京師以下入于江淮湖閩廣其北不五十里至于泗商賈游士之載者自大野以東西通于齊魯趙魏之衢以下達于淮入海而泉山介其間其境勝而土樂又甚易至也然往來者旁午而莫之聞雖余少長數舍閒亦莫之聞也豈人皆不知山水登臨之可樂而事驅之惟其

憧憧而過者皆有求於汴泗而無求於泉山故泉山雖近而莫之聞尚有美於此者或去城郭益遠居人勝士足跡之所不至而田夫野老常居之林以為樵蘇為通亡聚而泉以為溫以飲牛馬千百歲而無過焉者也且物固無情於所遭而遺天地之美為可惜又東北俗椎魯雖信美或不知擇而居居之或不愛愛而不以語人語人而不能夸以大之故皆不顯益如嶧山靈岩或有名秦已來或名天下四絶處與齊境諸泉皆清泠鳴射如線如珠仰出奇異以皆在東北下國僻處故聞者往往不道道之亦未必信況未有名于昔者則雖近而莫之聞亦無足怪也而實君師道世居於蕭恬澹寡嗜好嘗為一尉即拂衣去讀書賦詩不以取名而以自娛故能獨得泉山而居之居之而愛然不以語人不夸以大之曰此樂神所祕吾非不能與人同之從我者寡也然士之慕君者時往焉故泉山因以知名而師道沒十年其子明遠始益築圃疏沼為亭為庵而面勢作堂臨泉

之上盡山之勝以其四達而望皆山也則以拱翠名之曰雖然不能盡也頃余固以聞師道於徐之君子後謫佐宋都始識明遠於國子生中出師道詩讀而愛之而明遠因道拱翠勝絶且圖其圍以來求文為記而余未至泉山也然少游吳愛富春四合皆山民居蟻附山上而中大溪蜿蜒貫之嘗自言仕宦幸至縣令當求富春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牓諸棟間又為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埽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為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繭抽緒如山雲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卷軸門窗几案婢僕犬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説形容彊謝而故評之以致其欣悦而於竹尤數數也顧其地狹而卑日茂池檻日修而有時去之得不為猨鶴林澗之辱且天雨椽蔵蜘蛛之織河柳兔葵之所交横而蒙翳人不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下而語之讀壁間記仰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余以謂師道潜德不愧儒仲而明遠温恭慕義非儒仲子比且功名可求也其成有命則明遠固不得以彼而易此也

有竹堂記

濟南李文叔為太學正得屋於經衢之西輸直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牓諸棟間又為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埽地置筆

何如令子伯之貴孰與君高而慚兒女子乎儒仲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余以謂師道潜德不愧儒仲而明遠温恭慕義非儒仲子比且功名可求也其成有命則明遠固不得以彼而易此也

有竹堂記

濟南李文叔為太學正得屋於經衢之西輸直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牓諸棟間又為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埽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為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繭抽緒如山雲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卷軸門窗几案婢僕犬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説形容彊謝而故評之以致其欣悦而於竹尤數數也顧其地狹而卑日茂池檻日修而有時去之得不為猨鶴林澗之辱且天雨椽蔵蜘蛛之織河柳兔葵之所交横而蒙翳人不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下而語之讀壁間記仰而笑曰今夫渭川之千畝淇園之林與南山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杯

若盂若桐梓之軀其膠繚岫岩之上而臨百仞之淵不
特出屋檐而摩牆堵也莫春者春雷隱山萬笋奮角如
犀兕作籜解而出碧一日百尺彌望不可以極於時刀
斧之取材者度徑圍而得之大小齊一西轉巳笮南引
江漢浮渭而亂河困束薪屬而下者為筒為干為屋椽
捷菑千丈之笮徧國之藩籬是賴與竅而比夫律呂以
悲哀娛耳者皆聲滿天地也是其旁之人室廬竹也用
器竹也樵而薪者竹也以貿米鹽而出之其鄰境者竹
也夫此人豈知竹之愛脩然而喜諄諄然語人而以奉
之曰吾居有竹也哉文叔亦囅然而笑曰不然夫物安
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藍田以抵鵲沈為美木
而交趾以為槃食鳳白鵰錦雉山中以醢腊而貴人以
百金致茗以為粥而胡人以為佩夫物固有以多為賤
而以少為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達三門十二
百坊之基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宮接而垣比車
馬之所騰藉人氣之所蒸漬闐塵百里欲求尺寸之地
以休佚而莫之致而負者置圖無所況於其他哉然則

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
以揭之於棟而名之書諸壁而記之脩然而喜諄諄然
語客而以奉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昔人以比德松柏
在冬夏青青君子之所獨也以夫少猶貴之使余得見
夫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脩蔚者而遊其間雖多固不可
賤也夫多猶不可賤而又況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聞
昔王子猷好竹嘗曰安可一日無此君聞吳中士大夫
有佳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留
而不可將出主人閉之因盡歡而返今文叔居有竹丈
叔姑亦洒埽儲具借不邀客客將造門坐堂上不去曰
竹固招我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潁川晁補之无咎
記

清美堂記

昔柳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見夢曰余甚清且美
為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以無實之名以為愚

耶予厚與之辨其言信激而有理須城王景亮以為不
然曰夫物之名物之實也且子厚固不愚夫安能使溪
愚也士而矜其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悔未始病其
智也而曰我固愚余羞之在州里則賢不肖小大皆趨
焉行四方則人慕交之居朝廷則附者衆若此皆自以
為吾智能得之而余以為有命故余進則不敢以智徼
其所難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所無如何而受余之愚
責汶之陽盧泉之上其南大澤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
悅築圃而居之為堂以臨盧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謂甚
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盧泉之上多楊柳茂木可休而
坐釣魚以忘老杖而望北山雲氣之浮游可接也其前
岡阜陂隰摧巃而深漫青齊之往來者岐路迤靡牛羊
麥禾膏野極望鳴鸛鶴而下鳧雁也余又種花其旁為
錦堤鑿堂之東西為池植柏其唐以達于門為逕為臺
為庵為亭以出眺而入息以與賓客坐而談笑為樂叢
竹雜果奇石異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悅者甚衆也獨
濟濟與鄆澤南北也庶幾它日過景亮臨斯泉一醉解
吾纓而濯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白蓮社圖記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雁門正覺法師慧遠愛此山卜居之而河内覺寂大師慧永先居西林故法師所居號東林云法師神明英越初從太行釋道安落髮道安知其能使道流東國者也時諸方名德聞風而至與同修淨土之社者甚衆而十八賢者社中之傑也曰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恒道愚道敬曇詵内有士曰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合十八人而佛馱二尊者罽賓人皆神僧也餘各有異跡又法師最善陶淵明陸修靖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後商人於東海得其圖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師禱之江上出焉永公室中嘗有虎或畏之即驅上山去恒公行有鹿馴擾耶舍赤髭呪水洗弟子足使閉自但聞風聲自龜茲一夕至姑臧跋陁羅嘗見彌勒兜率天上得不還果有釋迦舍利三顆及羣士等皆有異跡見於其傳則法師可知已初法師送客常以虎溪為限最厚陶潛陸修靖偶送兩客不覺過溪猶然陶忘懷得失晉宋間一人耳修靖後得道度世兩人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求入社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為鑿二池種白蓮後名其社云殷仲堪之為荆州也時入山修敬故圖中所繪陶陸謝殷在十八人之外令龍眠李公麟為此圖筆最勝猶恨其畧也故余稍附益之凡社中士十八人非社中士四從者若干馬六蓋人物因龍眠之舊者十五他皆新意也菩薩像倣侯翌雲氣倣吳道玄受塔天王圖松石以關仝堂殿雜草樹以周昉郭忠恕卧槎垂藤以李成崖壁瘦木以許道寧湍流山嶺騎從鞬服以魏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鹿以易元吉鶴白鸝若鳥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先為山石位置向背物皆作粉本以授畫史孟仲寧使摹寫潤色之余幼慕無生法墮世網不得出貶玉溪時道廬山愛而欲居不可家縉城八

年時往來於懷也至為思山辭十數醉輒歌之初見李
圖悠然忽如蠟屐扶杖行其中故為此圖特盡意

澶州學生登科記

周公封於魯禮樂傳焉孔子生於魯六經出焉學之為
聖人事其求莫近於魯也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
衛固兄弟而政豈兄弟也耶雖然周公教康叔以求商
之遺民賢人君子長者康叔能修之武公文公有文章
道化益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於詩具在也孔子取之

適衛而言曰庶矣哉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聖人之於
衛亦不可無澤也秦并天下立州郡至於今不改而君
角之亡地澶即其墟始余自南州求濟中流而歎知衛
之美也登南北城而望則山川迤靡圖記可指葢楚宮
頓丘泉源淇水須漕之地仿佛而在其詩曰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則原其國俗好學而樂
善本於餘習者如此自季札見夫五人者以謂衛多君
子其國無故則其所從來者舊矣非特孔子時為然也
而秦漢以降士或忘其故習不醇乎文學之緒有夏育
尚氣任俠之風述往事者不善子羔脫身於孔氏之難
而喜道仲由結纓於臺下之勇也葢莫盛於漢質直如
汲黯曠時而不一人而倜儻喜戰鬬如後魏李崇輩比
者迄於五代往往而出相望也反而思之然後知治天
下病學校之不設太祖太宗神武不殺四夷屈降真宗
北巡叛虜奪氣而澶之人始開門相往來人人知本農
桑勸學校以不忘其故家遺俗之盛士亦稍稍能自有
聞於時繇學生而取科第者自興國逮元豐可攷而記

者若干人其一時行事皆有可道而不幸窮天且世無
人者又不可勝訪斯已盛矣今天子以儒術治天下而
汲郡韓公之守澶也能推天子所以樂儒術之意行之
其邦始命其參軍晁補之率邦人諸生而與之游且告
補之曰無所待而興者豪傑也降是則君子不能無勸
焉士而知讀書為儒取科第列士大夫以歸榮其親榮
其邦人焉亦可尚矣子無乃為次敘其名氏而記之予

聞而益喜曰不可一日而不治者三晦之宅猶如此目前之事猶如此況人倫所以本乎跨浮梁而望大海之奔渾為馬圖為榮光神氣之發也獨人異哉將必有君子如季札之所道其理然也因歷攷其古之所以盛所以衰與夫風聲氣俗之變而載若干人者於其後使邦人諸生一過而知焉後之大車駟馬洋洋乎四方人指以為勸者亦知夫所以致此自公之教而始也公名璹官右諫議大夫云元豐三年十二月某日記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濟為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緇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為金山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並澤異凡九穀果蓏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櫟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為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於學游客晨夜相面背于門庖無煴煙然不勘又好為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為利張氏其甲也其先世豐人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苟合四十謝事為王黃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子敭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棄事初壞田作此園佳木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而望蓊然秀色橫野其陽金梭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莽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逸得此因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良厚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客游愛之石公為宰每醉而忘返也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與人也蓋六七十年矣前此無逸子孝綽孝基孝孫亦善士好客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游聞先大夫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遷此邑並嶺行溝上秋稼離離雉驚起馬前館無遺址桃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離立穀壠間風雨摧剝蒼皮白枝龍虎蹙拏而上數十尺道衍隱而來未見也下馬半嶺北望南武七日諸山或斷或續屏列遠陸如畫其南

數百鳧雁飛集鳴啞聲回望白水明滅桑野間意甚樂之順塗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室距百步時時至其地捫檜坐石至於日入悵然惜兩公之跡將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語之大方則啾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復焉未數歲則築垣移植如其故徑檻旁午草木扶疎矣且營三亭曰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夏卿之詩也又礲三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俱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衰不有君子何以使復善且為近市利日不足鋤犁腹飽則載粟入城市買士宅士無邑居故吾里之為士者微今子獨能蓋而反之不致求贏餘既異俚俗意而夏世家之墜念祖父之所嘗游賢公才士之跡至此而俱熄也慨然圖復之又欲因文以傳尤異余何愛不為子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子豈但數過子相羊樂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大觀二年七月十八日潁川晁補之記

近智齋記

傳曰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宇宙至廣萬物至夥千古至遠衆理至幽而欲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地盡攬而悉儲之譬以芥納山人知其不可故神智大矣德配著卦而昔人猶或以謂智有所困神有所不通雖然聖人蓋常通而不困夫常通而不困豈特其生而知之皆備於我者能若是亦必曰好古敏以求之也而天下之不知者迺始曰聖人必其生而知之故不窮其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孔子之所以自貶聖而不居之意也是不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律天時襲水土刪詩定書雅言執禮至於韋編三絶曰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固孔子所以學也豈曰我生而知之學皆可已哉雖然自其常通而不困語之神不可知而智則學者可以俱至舜稱智藏武仲亦稱智而藏武仲去舜遠雖才異亦學不造其極也學造其極則無不知故智之為言惟好學為能近乎居無事反觀而內融上思千載若存若亡中攬四海

若隱若顯下索將來若絶若續譬空中雨欲數其滴有不勝知者矣欲知之奈何惟學而已矣學則聖人之智可近而不遠故物量無窮而聖人之智亦無窮用無窮逐無窮亦窮則凡理之不可勝知者有不能外吾之所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古人所以事至而辨物來而名也可謂不智乎事物之過吾前如日月更代而無止而吾知所以應之如井泉愈汲而愈不竭蓋學之効如此不可謂不智也項余術不與時偶廢官休其廛八年而卷之草沒屐或嗥之輒自語曰足固未嘗刖而士相與戒而遠之曰是其術也不利人昵且招悔而衷君耕道獨往來從余者亦八年其意不衰或謝不見或乍見而不留卒不懟或旦莫見或易與言如家人卒不倦余歎曰甚矣耕道可謂好學也抑人所戒遠利近悔奈何耕道猶笑自如而余記誦益落文字益疎顧無以應耕道求又不敢以其不知而作者語之雖語之而知也無涯使耕道何自入故第誦中庸語曰好學近乎智以勉之好學云者非孔子顏淵不得以私相與然各從其志獨顏淵得好學而已哉時習之為説譬永水為之而寒於水苟不已則所不知當益知故求智者莫近反而言之則好官爵好貨財至塞其心如蹊間之茅者皆愚矣人之所以無知若草木自愚其心者耕道可不反戒而遠之惟恐其似若彼之相與戒而遠我哉因為之名其所居齋曰近智耕道勉之乃棟牖花竹起居之佚視聽之適則不足道也大觀四年七月十四日記

雞肋集卷三十

謹案卷二十九第十七頁前五行而雙門直別宮

按宋文鑑直作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謄録貢生臣王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二百九十八 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一

宋 晁補之 撰

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鳥黑如鴉鵠赤冠長喙倪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絶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睨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

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海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睨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睡鄉閣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厲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游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反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反利害以謂凡其所自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齊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益至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如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為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始克商還周自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叩鍾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游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奇其學而游焉不得其塗大迷繆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秋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國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為蝴蝶翩翩其閒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置酒而為之徒云嗟夫余也幼而行勤長而競時卒不能革豈不迂哉將因斯人之問津也故記之

潛齋記

潛室之廣無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違溫而趨寒高室雙翼外蔭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晻曖光景不曜蓋若蟄蟲伏獸之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為得也容過予者曰方今主聖臣良政恬俗康朝有鵷鸞野無豺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十長六尺出不能提桴往來

鼓以動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之劒喑嗚咤叱北收祁連西虜靈夏入不能陪黃閤之末議聯紫微之別班正容端色以齊肅百吏操紙握管以號令四海令反幽幽默默逃形遠跡以頑處心以潛名室豈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者邪子瞿然而驚舍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為甘乎分者也政恬俗康此吾潛之所為幸乎安也朝有鵷鸞野無豺狼此吾潛之所為有殆乎享也而反以是而疑我頑其亦未之思耶請為客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黃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蟲獸之潛也而小者獲信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處者不能出然則冥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者回憲潛於道故闇然而日彰黃綺潛於聲故默然而浸揚潛乎潛將以為不潛者矣客俛而出因記其語於壁

歸來子名縉城所居記

少日讀書不陞孔子之堂自夔咎繇而下若巫咸傅說則器不逮遭時有用庶幾學鄭子產晉叔向之為人尚恐其遠且一國佐不足用天下事君慕汲黯劉向而媿二子之直且博顧嘗好孫吳頗通其說用以為策悟非已志輒去之獨於文詞喜左丘明檀弓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枚乘若唐韓柳氏古樂府詩人之作時時發於事又拙不工晚得釋氏外生死說始盡屏舊習皇皇如堂室四達無所依方寸之地虛矣又不喜晉人初不知道徒窺其藩謂盡至清言誤世念身於古無一可數讀陶潛歸去來詞覺已不似而願師之買田故縉城自謂歸來子廬舍登覽游息之地一戶一牖皆欲致歸去來之意故頗摭陶詞以名之為堂面園之草木曰松菊松菊猶存也為軒達其屏使虛以來風曰舒嘯登東皋以舒嘯也為亭廣其趾使庫以瞰池曰臨賦臨清流而賦詩也封土為臺架屋其巔若樓瞰百里曰遐觀穿室其腹若洞深五步曰流憩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

也為庵抱陽而圓之以嬉晝倚南窗以寄傲也曰寄傲為庵負陰而方之以休夜鳥倦飛而知還也曰倦飛顧所居遠山水非柴桑比門直通道有長坂亘其前數十里故渠縈之蒲柳蓊然魚鳥之所聚有丘壑意俯而就其深為亭曰窈窕以尋壑也跂而即其高為亭曰崎嶇亦崎嶇而經丘也凡因其詞以名者九既牓而書之日往來其間則若淵明卧起與俱仰牓而味其詞則如與淵明晤語接躊躇自得無往而不歸來矣猶相觀左右意不自足懼失淵明一語也因喟然太息自幼壯至于白首勤苦斬盡探聖賢之蘊上則欲觀性而復其初次猶欲慕古人著之行事晚無一詣乃徒恐迷而忘歸又欲盡屏所習使空無有至為一淵明懼不足何哉學道者惡夸夸則不近且人才力有分以盡為人之所為而求有功則常不足以盡不為人之所為而要無事則常有餘夫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若淵明其幾矣又陶之自敘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淵明誠於此有餘裕今余居不至環堵衣不至穿結食不至屢空以若所養為淵明固易而余遭盛時嘗見識拔汙臺省國恩未報而決然去之以若所歉為淵明固難一以為淵明易則是余與淵明俱欲以此自終而予難易乘除一以為淵明難則余於淵明得失亦未有辯也或曰淵明晉人抑知道者非耶而顧自以為其葛天氏之民與奈何曰嘗讀釋氏說譬如動目能搖湛水令余與子常動不足以觀湛彼淵明湛者類也嘗試與子去夫膠膠擾擾之蹊而處陰以休影若是者有年喉喘寧而顛汗止而后相與求淵明於葛天氏之國洸然見其塗巷乃余與子昔所嘗歷而去之久者乃今來歸而后淵明可侶其知道與否可得而議也

積善堂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子贊易之言也而晁氏得以名其堂何耶惟宋八世道隆而治洽皇帝以聖孝既右烈

考亦以教民孝詔歲丁亥為大觀元年因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公諱仲康之母夫人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與其兄仲謀喜而議以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於是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制曰黃氏蘊仁積善享有耄齡可壽光縣太君其子榮君之錫而慶其親之享斯榮也以少牢告禰廟且告漳州又告其祖如禰廟禮飲酒相賀為歌詩以敷訓詞以昭夫人之淑慎以慰其心而介期頤謂補之曰吾君盛德在書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其賚及我家爾頃為泰官屬列太史氏此國之昭典盛事家之餘慶爾職書之補之曰諾禮祝則名君為神厭也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為尊厭也自夫人言之皆子而下若載事法皆名昔晉欒書實弒之父鍼為右書以將越載君鍼曰書退鍼名父不悖禮猶之耶然晁氏為善者亦多矣或不享又何也不然吾宗之餘慶久躓且復起將自夫人啟之夫人既屬尊歲時

集會子孫族人龠斯雁行官學者冠者提者抱者少長咸在而補之迺於夫人為族曾孫年五十五矣獨素髮垂領撙笏跪起以壽夫人於羣從之後蓋世之老人見曾孫尚多有之如夫人見曾孫數十其長者已白首又自有孫在昔良少於是具載本末以為世積善者之勸云

永感堂記

東平董耘武子年少以孝聞既葬其親天堂山之下而築堂其北以享以居而牓之曰永感書來求文曰非以記室宇之陋也以極耘不孝之思也某泫然曰某少孤不天中年太夫人棄養愛生不能死以皇皇就食于四方遠者十年近者四三年迺一歸手拔墓上草則泚吾顙我尚忍記吾武子斯堂也哉天下莫悲於言言莫悲于音若曰孤子之鉤以為隱九竅之珥以為的則音無此最悲也夫隱鉤珥奚取於為音緣名而益悲則武子之名斯堂其意悲矣天下豈有無親之子哉捨所厚而從其薄或宦學遠鄉里無朝夕養死且不葬聞斯堂之名則怛然內熱如吾泚者多矣而武子不泚是乃武子之所為以孝聞者也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孔子曰孝哉閔子騫宰我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充武子之志則雖未敢曰方孝於子騫而尚足以愧不仁之宰予豈但泚夫如吾泚者而已哉是乃武子之所為以孝聞者也人亦有言忠孝不兩立王尊叱其馭於九折坂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士亦以是藉其口捐其親從利而不顧然有王尊之志則可不然食人之食以老無補而靦其面於人間託移孝以自恕驅岐道而亡羊聞斯人之風其亦庶幾乎有慙而復也哉年月日鉅野晁補之无咎記

宋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軍州事贈特進吏部尚書南安晁公改葬記

贈特進吏部尚書晁公以慶歷四年九月已酉既葬於祥符大墓矣後六十六年實大觀四年三月壬寅改窆

于任城魚山先是祥符地卑多水患自特進公五子伯庫部公而下雜然以為慮而叔虞部公尤患之議遷不果至是特進公子皆前沒而虞部公之子泰寧軍節度推官前知莘縣事端禮朝散郎前通判徐州事端智相與議必成其先志以告羣從諸孫及庫部公之孫補之等曰祥符水患諸子之責猶諸孫之責也且特進公之子庫部公而下皆葬魚山遷魚山宜抑族墳墓以安神則從以烝嘗合食則類又宜衆曰唯於時諸孫存者莘縣為長莘縣迺走京師告特進公墓并舉河間縣太君劉氏之柩護奉以歸啟窆易槨改祲惟美凡資用皆莘縣力也初補之居蓬萊縣太君喪始學地理行視魚山崦中若虎若牛回抱踞盼勢盤薄可喜乃厚其賈取之手植四松定南北既命師袁才筮地袁徙其域稍東纔五尺而止前十丙室遷庫部公與夫人之柩至是以特進公劉夫人宅丙室而將以壬甲二室遷庫部公與補之考朝議公以從特進公兆焉既即事又屬補之記本末而特進公氏諱爵里行事之實已載端明殿學士李淑所撰誌銘中不復書獨記改卜及所告祭丈并納壙中若庫部公諸弟子孫婚宦則各具於銘誌皆不復出云魯孫朝散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飛騎尉賜緋魚袋補之謹記

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公生祠記

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隴西郡開國李侯蔡少以文詞及進士第所居官官治燐然有聲於搢紳間公卿大臣若當塗之顯人言其才可用者以百數而侯於莅官務盡其心力蓋慕昔人奉法循理不肯少如王多如石者故人不得而置親疎世亦不得盡其材而侯亦超然自得於二累之上守其操不改外若不足而中無愧焉者也尤長於治郡有遺愛於同華商邠四州而蒲又侯之考朝議公以從特進公兆焉既即事又屬補之記本之里也故士以其老成為矜式民懷其舊以謂知吾俗而不迓吾安其治而不忘者莫如侯乃相與謀其子弟若邦人之樂善好誼者為侯立生祠會補之自尚書郎

出守蒲下車拜侯於里中問民所疾苦求施設之方且
誦秦穆公求黃髮則無過之言以為請而侯亦欣然傾
益晤語與之忘年又因以教邦人諸生悌長而貴老此
守之事補之之志也或曰以侯之才雖官視九卿年耋
耄以康寧而食飲猶為不遇補之曰士有志遇不遇有
命若常情言者仕而不至將相皆不遇也以義則一官
而可以行志皆遇也龔遂黃霸郡守也而尊魯恭卓茂
縣令也而貴其同時公相位四人上者豈皆傳然則貴
且尊果不在爵遇不遇惟其所施屈吾指以數往行而
吾無愧焉者則吾之遇不既有餘矣乎嘗試過侯之居
陞高以望其前則太華削成四方矗然倚立而參天右
則黃河出於龍門洶乎跆蹙而鳴地南則首陽危顛不
毛伯夷叔齊之所登也東則王官深谷絶跡司空圖之
所藏也因顧侯而語想見古昔之盛奔奪相雄間不容
息與二三君子之遁逃一世寂寥長往雖勢相什伯皆
忽然而過如吹劒一吷何有得失而侯乃以少壯陳力
有政四州老乃休此固異於斯人者兒童流輩如風中
燭而侯獨白首笑傲康寧食飲如平時有何不足而慕
夫世之役役生趨榮而沒有恨者以為愧哉因舉酒而
起為侯壽曰樂哉非不遇也崇寧元年九月旦日記

雞肋集卷三十一

雞肋集卷三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銘 贊

文恭胡公硯銘

天不愛道實生異人地不愛寶發為物珍人惟文恭物則硯美介如石焉斷可識矣公在塲屋文詞崛奇此硯出之如虹如霓公來侍從詔命雍容出此硯中為雷為風公居廊廟謨謀宥密亦此硯出以澤萬物遺其子孫折墨棄筆世不乏才亦卿亦弼貴人有金後益不學硯如龜殼以支床脚粤公是怍

端溪硯銘

森然星辰不可以天文隱然堆址不可以地理有儻忽相遇之際或執其樞雲翔而雨駭似神而非於是以茁萬殊

七星硯銘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三十二

如天其蒼匪正色杓攜魁杌森的皪有尊如辰粤帝宅其傍嘷者儼若客廣野成宮象所積古媧擣鍊疑此石不敢箋詩以寫易斯文星爛從爾出

大圓硯銘

黑月模汗兩奴利與黔突居難與揭篋趨爾圓其外亦不可轉視吾爾硯

歙硯銘

黮其貌虛而不屈溫其俯動而愈出貶溪之名躡溪實如世之不名爾實何

金星石硯銘

天雲而星雨斜橫有河漢象從石生濡老潘煤雲崢嶸

段端夫硯銘

端之窟惟玉質厲以立我溫以與物故用不既如山泉出

胡琴硯銘

有琴之名無琴之聲託君之詞哀玉鏘鳴

賈甥書几銘

仲遠好學辭藻良贍逸然有子貢之感時倦而願息聞之吾師曰生無所息仲遠其務自彊而夕惕

八僊桉銘

東皋松菊堂飲中八僊桉八僊何必來松菊自吾伴

藥篩銘

得精於捕爾病惱除過百草木無以苦荼

以洮研易賈彥德所藏端研因以銘之

洮之厓端之谷匪山石惟水玉不可得兼一可足溫然可愛目鴝鵒何以易之鴨頭綠

贊

東坡先生真贊

非儒非僊非世出世間不可以綸緡亦不乘風雲而上天何居乎猶心醉經目營海既遥乎濤瀨忽焉横杖按膝而舒嘯鸞鳳之音猶隱耳而人固已反乎無在也

三老圖贊

如畫無言謨夔咼前如畫不動才文武用或問管仲子曰人也仲如其仁以君霸者聖有踐形賢有具體若三人者可謂人矣

南華真人畫贊

乾餉坤頤口海鼈岳其朕日月大空之灼其詞風雷萬有之作魚乎周乎不在濠上周乎蜾蠃乎何有夢想惟周能蟲惟蟲能天匪我則云然周則云然謂之聖人者非也

松齋主人寫真自贊

是真是假是不是畫人爾人爾誰非似者一點似人不能知在不言中如印印泥

內贊

彌勒真身分千百億汝幻亦然愈分愈出分千百億不離箇中汝與彌勒衆生普同

外贊

冕冠正笏貌若有知如此畫人不言靡施木則在圖馬

則在廈匪用于梁亦不以驟木馬何咎

李夷行易初贊 并序

元豐初補之教授北門而易初為掾汶上以事至魏相與語甚歡建中靖國改元補之守蒲津而易初在幕府始得其為人之詳易初形貌神意無塵俗累趣閒而技通中介特而外猗移輔之以學問未見其止古之所謂可畏者為之贊曰

頎然而長者君之狀如竹如松翛然而遠者君之意寞寞飛鴻退然而藏者君之行有時女容介然而高者君之操雲間孤峯蔚然而龐者君之詞草木青紅盎然而和者君之氣觸物者同載是六者虛而游世孰叶唐許儛車彼視

董汲秀才真贊

鵲實非脈假脈而言太子可起和實以脈遺脈而知良臣將死故鵲不能死生而和不能生死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術兼於道是謂醫理誰其知之惟汶陽

董子

張汝平牧牛圖贊

吳機殘幅或休于屋有訛其前亦鬬而觸不可續鐃歌漢辭亡不可屬東坡歎此折劒毀玉是畫非筆牧者非牧誰能觀此亦目非目

雞肋集卷三十二

雞肋集卷三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題跋

題段慎修紙

傳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畏糧就學者成羣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歧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苟無畫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却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

又

世之言曰抑學似賈賈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蕃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為霸王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碔砆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猶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猶間求之以比碔砆美玉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

題分甘亭記後

趙彥脩以帝胄妙齡秀發不懷宴安之習志學而慕義與一時文人勝士交如恐不及故蚤有美名於流輩間窮山物局僧齋旅寓一木之美不足道也而二三子為之記且書焉文辭筆墨燦然可觀惟彥脩有以得此也嗚呼學之不可已也如此哉元符庚辰五月十日南陽

晁補之題

題白蓮社圖後

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迺凝於神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劒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間得之耶齊魯俗樸工技世守知變通者寡而緡畫史孟仲寧獨善學知余得意續事中惠聽余言使集吳道玄閎仝韓幹魏賢李成郭忠恕許道寧數子精筆為白蓮社圖甚似

題小飛來詩後

楚山之勝者曰九華吳峯之異者曰飛來往時湖口李正臣藏怪石數十種其一竦而九嵱武功和仲曰是壺中九華也則一旦而售百金近時祥符袁耕道亦得其石於豫章小而特穎川龔喜見小飛來也耕道則抵掌喜而懷之曰是當與壺中九華俱名天壤間雖一拳小然吾不以百金售大觀戊子六月壬申緡松菊堂題

書王蠋後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馬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驅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十里不敢迎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

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絶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時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讐而懷七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

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莫為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樓子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書毋丘震御印歷紙後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皐陶湯選

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
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年所當循而不改者
然自昔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
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而不肖者不待
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隘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
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鬬士
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以捄其弊
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
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
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
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子皆喜相賀曰此輩
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講藝
之時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
日躬臨便殿自閱羣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
略去銓衡常格而書其益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歷

者詔曰使御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
愛臨民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為不世
之遭而秘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震在選中自筦庫
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
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為士者日以多以臣補
之為郎時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益數千人而
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為士
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已任事皆愧於昔人而然蓋必
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
他而獨以選士為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在廷之
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微悼列位
之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
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
稱盛而後世皆榮於為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
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
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為而

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為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震之裔孫潤州觀察支使華使藏於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臣晁補之謹記

書陳洎事後

補之先君嘗記見聞數十事未編次其一陳公洎初為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申爾曹依違懼敗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詰琳琳又迎

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補之少聞自恨不及識公後二十餘年乃見傳道於淮南見履常於京師實惟公諸孫二君詞學行義為東州聞人以謂公之餘慶在是也後補之執喪於緡傳道始出公詩數十篇確然其政温然其和想見德操之所發於言詞者聳然增慕昔韓愈有云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由公事於愈之言益信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之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為吾不得而見之夫若是其重且難遭也然使其得位而為之其功猶在於百年之後今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

治且有聞者則徙愈亟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充之則已矣昔子產為鄭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訟怨而�heta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仇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責治之效欲其緩而遠者如此故唐盧懷慎亦深言數易地之弊以謂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於禮義之不興風俗之不一戶口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患皆由此而後世官日以冗遷易旁午民不得休蓋其初嘗怪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龔黃卓魯政事之才亦豈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如此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暖席黔突之間夫豈惟遂霸恭茂之徒斂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產方用以得殺無足怪也而況奉法循理之吏類皆仁厚君子不暴而裕者如陳公之守綿蓋更六考而後僅得施其髣髴修庠校損庸役便轉輸勸賜貸綏背蠻折留獄興圩堰繕郛壘皆有次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於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為之雖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志也昔陳平有興漢平難之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陽德夫顯有施於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臧孫達之必有後於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人云

書魯直題高求父楊清亭詩後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為人所不為故用於讀書為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為人陶淵明泊然物外故其語多物外意而世之學淵明者處喧為淡例作一種不工無味之辭曰吾似淵明其質非也元祐辛未清明前一日符

離舟中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湖口李正臣世收怪石至數十百初正臣蓄一石高五尺而狀異甚東坡先生謫惠州過而題之云壺中九華謂其一山九峯也元符己卯九月貶上饒艤舟山寺下寺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赦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為當塗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嘗萃

森聳殊形詭觀者尚多公一題之皆重於九華矣

跋林通篤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崦委曲深遠菱荇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爽徊彷徨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羣至黙哉瑟希則喟然歎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欲其聞達則反復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豐五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跋廖明畧能賦堂記後

常物之情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二列禦寇曰令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志殭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弱而氣殭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此志與氣之所稟者有餘不足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王弼曰陵三

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敢柔於禮文悍鄙屈於嗜欲物或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夫儼然而能温温而能厲此豈常物之情自相反而然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而能同者也蓋余同年生廖明畧學問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清而未容故攖世患嘗觀曾敬之會稽尉解梅花而以宋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推剛為柔意少貶而

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嚴毅所謂沒向千載凜凜猶有生氣者至於人之所同為不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怪乎張良崔浩皆昔之所謂豪傑良宜魁梧奇偉而狀貌迺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胸中所懷踰於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妙年天材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借曰未識於事謂求生之者其世有陰德當不愧於東坡公所期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无咎題

平居富為清便豔發之語至於臨事感憤余知其亦不害為鐵心石腸也而明畧所以期敬之不亦遠乎然敬之不汙以干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題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異鵲事後

政以得民心為本而以信及豚魚者為至易之意若曰心實事如柯侯述之得漳民民以為惠而鵲應之斯異矣古之循吏民不忍去之如父母故史板其蹟而書之虎徙珠還雉馴蝗去後不復見此久謂徒虛語今迺知之廣陵掾瞱乃侯長子數與余議疑獄不附重近古所謂求生之者其世有陰德當不愧於東坡公所期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无咎題

跋董氏唐詁

京東將供備使董侯嘗夜過余曰我之先有仕於唐顯者曰京兆尹諱叔經不知於我幾世祖也我家歷五代至仕本朝子孫世謹厚故傳其詁猶在因就予求燭出卷書其一則京兆君為順宗山陵副使祕書監兼御史大夫元和六年閏六月六日告也譽京兆君良美首尾無漫缺雖甚細字皆可識蓋盧景亮為中書舍人所行予起喜曰憲宗唐中興賢主初年順宗未葬劉闢反西川正月高崇文出討七月葬順宗豐陵時京兆號多事

而尹以此時進才選也盧景亮稱善屬文以直諫知名元和間譽京兆君良美其辭當不誣可為董侯慶然獨怪京兆君為憲宗用若此宜有政事聞於時而其施設不少概見何也間以其年月日攷之舊史則不謬而閏六月之六日為戊辰凡氏諱與官及平章事以下名於告者舉合自閏六月之戊辰始命至八月之癸未以卒其莅京兆之日七十六而止前此為尹者兵部侍郎韋武後此為尹者尚書右丞李廓而新史尹不書故逸董侯中武舉為將知方略慕古人也必有功名以不媿其先世云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晁補之題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顏公以耆老忠義縊於賊手世言公尸解不死開棺肌肉如生仆透手背邢和璞聞而歎曰此所為形仙後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擘裂飛去嘗憶太平廣記載有戍軍數千人忽不相能欲自將攻其部將忘其姓名力不足制升高謝衆刎頸而死衆為之解後見夢於茅山道士曰帝見吾為五百靈官之一有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亡自昔然也至公筆法奇偉雖其天姿獨得亦忠

讀韓愈順宗實録見李實以不任職貶知唐重京兆尹也自李實接韋武中間二年憲宗始即位二相賢新用且京兆號多事擇人固宜重時百司官多改置韓愈亦

義秀發能然柳誠懸所謂心正則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塵埃倭墮之姿追蹟紙墨之間遠矣

跋翰林東坡公畫

翰林東坡公畫蝌蘭陵胡世將得於開封夏大酋以示補之補之曰本朝初以辭律謀議參取人東坡公之始中禮部第一也其啟事有博觀策論精取詩賦之言言有所縱者有所拘也其謝主司而譽其能如此曰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公平居胷中闊放所謂吞若雲夢曾不芥蔕者而此畫水蟲瑣屑毛介曲隈芒縷具備殊不類其胷中豈公之才固若是大或出於繩檢小亦合於方圓耶抑孔子之教人退者進之蕪人者退之君子之治氣養心亦固若是耶嘗試折衷於孟子之言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歸墟盪沃不見水端此觀其大者也牆隙散射無非大明此觀其小者也而後可以言成全或曰夜光之劒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兩錢之錐此不善用大者也余於公知之

跋李遵易畫魚圖

魚之醜以千百數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天池之鯤其大不知其幾千里毫素之窘不能追也長塘之水一斛而魚半斛其小如針鋒毫素可追不能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於九澤之所同有九罶之所常萃鱣鯉鱒魴頒首莘尾之間蓋見者能識之然世猶以謂畫師喜為鬼神而憚為狗馬鬼神怪幻易以罔人而狗馬與鱣鱒所常覩者夫人而能指其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鯤以海運而針鋒若滅沒世固無覩鯤首尾之目針鋒鱗之眼則欲窮巨細之倪至此而能者俱廢且凡魚亦不一狀則畫之難工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遺物以觀物物常不能廋其狀盡得一魚之意則鋪几尺紙曰此天池也此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在一以為鯤則稽天之涯覩不見其不足一以為針鋒則蹄涔之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在形巧拙緊神而不以

手無不能者而遭易亦時隱几翛然去智以觀天機之動蚿以多足運風以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晁補之題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沙丘之相至物色牝牡而喪其見白於畫類之以觀物得其意審故能精若此魯直曰吾不能知畫而知吾事詩如畫欲命物之意審以吾事言之凡天下之名知白者莫我若也漢舉於學慕魯直而喜白畫時時自撮筦為竹枝飛鳥煙雲天機殊妙以此文字殆似魯直自然獨得不可相與者予既拙於語言而畫又非所能學嘗試以此內觀譬聞解牛得養生其可哉

跋董元畫

翰林沈存中筆談云僧巨然畫近視之幾不成物象遠視之則晦明向背意趣皆得余得二軸於外弟杜天達家近存中評也然巨然蓋師董元此董筆也與余二軸不類迺知自昔學者皆師心而不蹈跡唐人最名善書而筆法皆祖二王離而視之觀歐無虞覩顏忘柳若跗跡者則令院體書無以復增損故曰尋常之內畫者謹毛而失貌乙酉十一月二十六日晁補之書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畫本

恕先高賢絶藝世所共知其筆墨精妙蛇蟬變化壽臣父叔記之矣然恕先要為難知以為異人耶自應會意物表不當復賓賓效世俗為者而此畫本範模闕吳輩一二曲折毫髮點綴惟謹不謬豈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者歟其遺跡不多有世傳圖上一角數峯疋素本末作童子紙鳶中引線滿之離絶匠意此又豈規矩筆墨可求者哉彌明道士云吾不解人間書而石鼎聯句極唐詩之巧語侯劉輩以謂吾就汝所能者為之恕先所能者為之恕先其近是哉

跋化度寺碑後

余觀古人惟德操皆素定而能伎所長不同趣人物之盛莫近於唐然名詩者或不能賦名賦者或不能文名

文者或不能字畫字畫之工率愧述作也以其習之專守之不易故各能盡其妙類承蜩丈人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歐陽文忠公嘗云牡丹花之絶而無甘實荔支果之絶而非名花昔樂天嘗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付與耶雖然二物者惟不黍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信哉是言歐虞褚薛唐初以書顯者捨其德操而論亦不聞它能伎如其字畫之精也嗚呼此其所以精乎學者能以是心學專且不易古人之事業何求而不得況詩文與書哉而後之君子學則皆有侈心必事事在人先故五伎而窮

跋謝良佐所收李唐卿篆千字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其胷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吏竭精神於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模之穠纖橫斜毫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亡妙不在於法也而謝侯所藏幅紙書千字文特奇巧圓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輩遠甚蓋一時絶藝也然

今字則與詩箴何異彪與崔琦二箴亦四言之敷暢者名箴而實賦也

跋蘭亭序

始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敘事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敘若是貴耶至使萬棄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魏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者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

於得原失信不為而去矣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猶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少年喜官爵遲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足遠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於謫也愛蘭亭叙事小於欺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龔亦累矣累物鈎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緡東皋流憩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跋曼卿詩刻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陽文忠公所畏澄心堂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畧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輩行闊四五詩工字妙不當從補之議當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為此邑人作者多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鬬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為佳句其地在邑東郭近秦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別業園諸子之所營也逮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鼠之所跳嗥獨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蟠鷲奇怪想見山陰品彙之盛微詠石句為之太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嘗試復之崎立兩亭當為子名之以其語一曰樂意一曰生香以記曼卿嘗醉此亦知子先世與曼卿厚于今不可得也大方曰唯歲再春大方率清曉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壅培事恐後會大方猶子匆與同里郭詩文并附題園亭詩事其末為夫後來益遠前輩奇偉

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出之

大方字廷賢匆字堯詢力字進道皆里良士而堯詢自云藏曼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三月己巳頴川晁補之无咎題

贈劉範子

縉城人喜治園圃而余故人劉邦式西郊達觀亭為甲高竹大柳臺可眺而池可釣也余紹聖間始居縉日從邦式語邦式不外修形貌而中玉雪蓋方今隱者也後數年復來亦治東皋五畝宅以老而邦式亡矣見其子某慨然書此崇寧二年六月望日

書邢惇夫遺藁

邢河陽既哭其子惇夫以書抵山陽李端叔云吾兒垂絶時問所欲言曰願得豫章黃魯直狀其行以累高郵孫公銘之而遺藁以屬補之為序端叔為補之言補之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便欲追逐古人充其志非特為賀者而已然吾豈可以負惇夫將死託邪宅日見河陽公當把臂痛哭盡出惇夫書次第之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頴川晁補之无咎題

雞肋集卷三十三

謹案卷三十一第四頁前五行豈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者耶刊本行訛道據下文改

第七頁前五行則是余與淵明俱欲以此自終刊本俱訛倨今改

卷三十二第五頁後二行蔚然而葩者君之詞刊本詞訛同今改

卷三十三第六頁前六行樓子璟刊本樓訛接據史記改

第二十五頁前一行晚多閒居頗屏世好刊本屏訛并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三行書邢惇夫遺藁刊本惇訛敦今改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編修臣方煒
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貢生臣王廷樞
謄録監生臣杜成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三十四

宋 晁補之 撰

何龍圖奏議序 代李侍郎作

某嘗論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始興之主不以兵革本於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為之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者必恭儉愛人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為之培其基使遠且固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於無難無與佐之孰戒而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者將有為而士之生於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為也有以開之有以培之與夫卒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為故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而湯有慙德禹不以兵革猶八年於外用其力者勤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顙而下吏其受命配禹而用力寡由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馬上取之至老於馬上而不得休且繼有諸呂喋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僅得休息於無為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已於上而羣臣竝進各自明於下君臣有慶譽而下竝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為作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哉其一時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諒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為御史諫官至列侍從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為奏議二百餘篇為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畧已施行其誠心出於憂國愛君簡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於其中而以為文者榮華易瘁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為宗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馬上取之至老於馬上而不得休且繼有諸呂喋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僅得休息於無為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已於上而羣臣竝進各自明於下君臣有慶譽而下竝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為作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哉其一時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諒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為御史諫官至列侍從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為奏議二百餘篇為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畧已施行其誠心出於憂國愛君簡

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於其中而以為文者榮華易瘁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為宗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馬上取之至老於馬上而不得休且繼有諸呂喋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僅得休息於無為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已於上而羣臣竝進各自明於下君臣有慶譽而下竝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為作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哉其一時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諒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為御史諫官至列侍從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為奏議二百餘篇為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畧已施行其誠心出於憂國愛君簡

某縣人仕至某官云

張穆之觸鱗集序

魯俗當周之盛及孔子時文學為他國矜式周衰諸侯竝爭而魯為弱國文學亦微然其故俗由秦漢迄今尚多經儒忠信之士分裂大壞如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五十年而不改也太祖皇帝起平禍亂盡屈良平信越之策休牛馬而弗用慨然思得諸生儒士與議太平而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壠畝大裾長紳雜出於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時厭亂人思復常故士貴蓋不待其名實加於上下見其物色士類而意已悅安之此儒之効也金鄉故隸兗兗魯地吾里而故張公蓋金鄉人公以太平興國三年起家進士甲科大理評事通判普州蓋太祖皇帝初拔魯羣士之一人也始補之為兒從先君學先君多為補之言故里中前輩賢士長者初聞公名徒竦然佩先君訓慕先進而已矣宦學不試白首來歸迺始與公之曾孫大方游大方為人質直自將好善不欺類可與論里仁之美者補之因復識先君之言又知公之忠信流澤有後也然去公百年所傳聞未足以知公盡一日大方出公遺藁曰觸鱗集蓋公為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鱗公所自名也三復彌月凜乎直諒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穀米非無用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深切當世之務不可以盡舉始恨公不究其用云至其它詩文皆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麄鄙田里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黃州元之為多黃州名世士亦吾里人事熙陵為學士熙陵稱其獨步天下者嘗以直諫斥久不名名且大用復諫不悔卒復斥竟不大用死黃州黃州於一時流輩少許可獨畏公尚以為不可及也則公之為人可知已補之既以觸鱗集歸大方大方再拜求為集序補之以言為戒久雖諾其請未作也而大方踰年踵門請不衰至戴石戶外因甥張宗瓌以言幸有間必書補之平生戲笑為文字且不吝固吝於吾里中賢士長者以孤大方

好善追遠踰年之誠心豈先君所以教哉故不辭而終序之公諱肅字穆之自御史為尚書郎知蔡州恥言不用未四十解紱而去其世家行事本末與諸子茂良具於前進士許齊所為公墓表齊亦文學知名不妄推與凡齊所録不復論論其立身許國之大節以遺大方俾刻石藏諸家以為吾里後生不及見若人傳聞而慕者之勸云

治通小序

毀譽不敢浮事實因以加賞罰謂之襲情　賴之以生不可一日無也謂之飲食　天日之清明奴隸識之謂之共知　權言聖人之所獨見也謂之夜行　所挈者要而順者衆謂之裘領　如撓止水惡其波起不如遄已謂之本寧　本彊則精神折衝謂之折衝　譬如播種終必粒譬如鑒井終必汲謂之可為　鈞金輿羽不可以為重輕之實謂之揣本　誠者政事之本也謂之致誠　常德不忒世自低昂而吾之為常者一謂之常

一　事有根本不可須臾離也謂之輜重　先河而後海小式為本而大為末謂之務本　非其道雖微不可假人也謂之名器　五味異和謂之相濟　始施之逆利在後日謂之要終　天欲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謂之前應　小人以為翦翦耳君子畏焉謂之微大　象見其牙而小大可論也謂之迎知　推其派而知其所從來深謂之逆流　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謂之貴珠　中流失舡一壺千金謂之賤適　事或不相謀而相病謂之魯酒　一人曰玉十人曰珉舉世皆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寒者戰懼者亦戰謂之似是　以孿拘之語疑域外之事謂之常談　一言而得人之心謂之察鳴　謂狐為狸則不知狐又不知狸謂之胥失　蚌蠙相持田父拘之謂之兩得　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謂之同離　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謂之物曲　且冬且夏謂之迭勝　攘公議之近似者以蓋衆口而濟

其私謂之借公　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謂之非分　益而不已必損謂之勝懼　知所以弱則彊矣謂之削喜　事盡物極而後可以轉敗從新謂之轉敗名實不虧而能使其喜怒移謂之朝三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謂之近四　水避礙則通於海謂之曲成　寡能似德拙言似默欲上者識謂之破庸　捷趨而速至中道而憊憩不如椎之久謂之椎久　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謂之始駕　人取我予人予我取謂之獨獲佃魚網罟利隨世興謂之知化　敗不在大一毫萌之謂之見微　無謂不効姑聽其告謂之養敢　胡越可使無異心謂之同舟　徒曰古人不我欺而不知時事已異謂之信書　旦用旦効莫用莫効而不可以經久謂之欲速　挾事懷欺明能知之謂之詰詐　唯有德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謂之量力　夕而亨牛牛乃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失時　文是實非謂之名好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謂之已甚　法析毫釐小偏大遺謂之密紕　以勢使之鈍者厲怯者奮謂之矢激　利不百不變法謂之重改　謨定於先犀言不能易謂之不搖　毒蛇螫手則勇士斷其臂謂之存大　示之好惡而民知禁謂之上欲　有德者進則朝廷尊謂之德威　輿馬致千里舟楫涉江河謂之假物　入有拂士出有敵國謂之常存　屨大不掉謂之本弱　藩籬不飭謂之外輕　曲士不可語於道而聖人惟時變是守謂之達節　立不易方非招不往謂之守官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謂之謀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謂之積微　川澤納汙瑾瑜匿瑕謂之忠厚　苔節不可正故大教務因俗謂之人情　論甲古人而才不足建當世謂之高論　將以重之適所以賤之謂之過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謂之轉圜　以天下為心好惡不在其身謂之大度　若緩若紓為國之本不可以無謂之濶要　十羊九牧不若童子之獨謂之專任　言異言逆視道以為則謂之不惑　不患衆之不知患蔽謀

者非謂之實斷　臣民異志則朋黨進在明公議謂之一下　實一切之功亂百世之法謂之賊下　舉綱而略細謂之大體　數米而炊不足濟天下謂之小節始勿輕舉人莫測然否謂之靜勝　臣無求於其君故進退不累其身謂之取重　高為量而罪不及遠為途而誅不至謂之大望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遠怨殺身以為國然不足以拯世之溺謂之無益　理無常是事無常非謂之通變　今日用之明日不可復也謂之日改　捨法任人廢法法存謂之小縱　虛名無益事實而藉以鎮人心謂之名高

海陵集序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為人若不可及者皆有它事業尊君芘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不恥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為賢雄夸虛張聽者為奪雖義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鬬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翛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繡之獲顧他者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詬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為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海陵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蓋

辛苦刻篆呻吟裘氏者有年不幸其犖然之音與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已得聲譽至它事業行已蓋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為是閉關絃歌霖雨飢餓之聲樂之而不厭如此哉且以為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君能獨為人之所不為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為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脩皆厚云

石遠叔集序

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所為而巧拙則存乎人亦其所養有薄厚故激揚沈抑或侈或廉穠纖不同各有態度常隨其人性情剛柔靜躁辯訥雖甚愛悅其致不能以相傳知此者則古人已遠若與之竝世而未之接得其書讀焉如對面語以之逆其志曰此何如人也此何如人也無不可言者職方員外郎石君遠叔諱起魏人

魏一都會自信陵公子以好士傾諸侯其所至客往往發憤立功名而曹氏兄弟與二三子馬上賦詩至於今不泯魏人所以尚義喜文章亦其餘也而遠叔又倜儻有美才自童子時為辭賦則已綺麗去舉進士一上中第所居官治而益致志於學其所為詩文蓋多至四百篇其言雅馴類唐人語尤長於議論酬荅思而不迫讀者知其人通達温温君子也遠叔在濟時補之數相從閒相與評古作者遠叔語時造精微補之嘗屈然私怪遠叔頗放於酒飲輒醉或悲歌愀然意其負所有不偶寄之此耳無幾何遠叔卒後補之官於魏而其子采在陳以書來曰先君不幸惟子為知其志為采序先君詩文采不孤矣補之復曰我貧賤遠叔知我不肯遇我以衆人我不敢曰知遠叔顧平居所嘗得而宜為人道者若此可默哉乃次第歸之采字仲素好學良士能世其

績歲時雜詠序

先人元豐七年正月十一日頴川晁補之序

宋氏自宣獻公益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故藏書其多與四庫等而宣獻公之子常山公次道能世宣獻公之學好書滋不倦博聞彊識為時顯人與客語豐豐下上數千載間在其齒牙也補之為兒時諸老先生為補之道宋氏如此而補之生世晚去宣獻公遠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記欲盡得宋氏之書而觀之元豐六年六月遇畢公叔於京師公叔言宋氏藏詩曰歲時雜詠者蓋宣獻公所集唐以前詩人之作髣髴具在公叔曰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間氣候物色俯仰輒異使一人言之雖其巧如簧恐不得與造物者爭功於是雜衆言而觀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賢而宣獻公之孫曰剛叔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人之所為為續歲時雜詠以成其祖之意蓋若干篇且詩之作患言不能稱物者以得之偏也嘗試丹青衆言憑几肆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氣候物色慘舒榮槁所以過乎吾前者每觀每異其致亦足

樂也因以其集屬補之為序補之復於公叔曰詩之亡久矣幽詩七月其記日月星辰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盛矣屈原宋玉為離騷最近於詩而所以託物引類其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見其忠潔剛叔於宋詩所取若此其亦有得於昔人之意乎宋有天下百年而詩之作中間尤盛蓋剛叔之所取小大咸備今觀其錄一時顯人用是名世其尤宏傑者雖以旁礴天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長而傳猶之一氣候至生者皆作灼然而華嚶然而鳴以謂天地之巧盡此矣補之方求為太原官聞其俗儉陋無登覽燕語之樂將因公叔盡傳剛叔之所藏者以行而忘吾憂也故喜為剛叔序之

汴都賦序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又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累滋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正宗廟宮室井衢城域使各有體以隆中興示天下為太平

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閻景暉初奏汴都賦以
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言天子盛德焦勞天下
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歸之清淨以諫上愛民力
固基本如所奏賦旨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官之缺
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棄天下景暉亦
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
序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
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後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語不

若聽奓者語奓易好也聽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
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
城郭道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
節見人言州閭大會賓主酬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酤
酸肴胾則使人思弛帶而卧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
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
曲終而奏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棄不務然補之竊怪
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為華葉波瀾說一至
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吉不白然卒不白至辭賦獨
曰是侈麗閎衍何也景暉為人蓋澹泊寡嗜好至飯脫
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
不見其喜慍夫固安為侈麗閎衍者非耶故備論之

坐忘論序

道無言凡言之類妄知言之類妄者亦妄知夫知言之
類妄者亦妄然則何如列子曰用無言為言亦言夫能
用無言為言亦言幾可與言雖言幾不妄矣不妄斯道

已乎非也燕人之晉問其井或告曰垣下垣下得焉而
卒之飲者燕人也若乃夫晉人之朝夕飲者則未始問
燕人故學道猶飲問而告之燕晉之類也司馬子微著
書七篇言道德之意王毅希仁以示余余曰此晉人之
告垣下井者也吾子學焉抑燕人之飲者乎若乃夫晉
人之朝夕飲者則未始問燕人以謂人飲而我味之有
是哉司馬子微名承禎唐達士昔予讀李白大鵬賦想
見其為人

捕魚圖序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爽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厓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臯者三人屈竹為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其下有筍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

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蒢坐沈大網旁筍屈竹為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為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箐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蓋依蘧蒢坐有巾而顧出網中得者艇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盂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顧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盂盂者一人推輦間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頗川晁補之序

雞肋集卷三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序

廣象戲圖序

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為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為兒時無佗夷見設局布碁為此戲者縱橫出奇愕然莫測以為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益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橫路十一碁三十四為兩軍耳意苦其狹也常試以局縱橫路十九碁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殭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殭弱可循環於無窮飽食終日得吾說而為之則涿鹿之縱觀猶目前矣元豐二年六月晁補之序

杜輿子師名字序

盱眙杜君從學於眉山先生先生名之曰輿字之曰子師子師道先生之言曰夫能載而後可輿言輿能衆而後可以言師夫能載則能衆矣故輿有師義則又從先生之門人晁補之求識其說補之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夫車之有輿也猶宮之有堂也猶人之有腹心也崇墉長廡溝之於其外閒然後門門然後堂而堂者宮之所宅也目視耳聽手扞衛而足運趨元首加焉而腹心者人之奧也故謂之輿則一車之任舉在矣立轓橫軓軨環瀹而牙固抱二十有八為其蓋弓三十其輻合之於一轂以濟其中之所無有而後可以受天下之有凡物之不至者託至焉是其材君子之材也其器國器也御閑而右勇善用其材者也得時則駕見險而能止不犯難者也以經營四方與舟楫之絶江河同利故天下無不待之以濟而附者不一是之謂能載則

能衆也曰雖然孰能任之孟子所謂異人以存心者能任之如以其同而已同乎此必不同乎彼則亦祇以異何以能衆吾且以其異而衆無不同以其所以同者莫適同而已然後君子之道大而為衆率賈誼曰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鳳不世見故人未始識鳳人未始識鳳則藩籬之燕雀蓬中之斥鷃何從識之雖然鳳舉而烏朋矣鳳非以其異故能同耶不然則烏之從烏扈之羣扈亦可以為同耶而同者狹矣故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昔者伊尹其道有在於此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而天下亦皆以是歸之道足任而時可為也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是其所以能有大也陳蕃亦可謂有其志矣不埽一室而欲以身援天下志大而力不勝義可以立而身見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易曰輿脫輹夫妻反目天下不可輕為而近用也然亦不可咎也山以其高而獸往之川以其深而魚聚之君子以其道可

與任重而致遠故窮則得士達則得民不幸而終其身不試而君子論之與禹稷同道子師勉之

外弟楊若字知類序

驥有四足足以靡丘陵跨燕越不期於在六轡也然有是足羈之者至矣鷙鳥有六翮足以絕浮雲捎林莽不期於掣韝上也然有是翮呼之者至矣士有才術足以知往古治當世不期於仕而遇合也然有是資用之者至矣故物必有餘而後用無不足而求用悶其馳驅以待羈者時其翱翔以待呼者焉與鳥無是情也然則治其可合者以求合豈士之情也哉今世之學者不求若古人而務一時之合自始讀書則曰世之所用何尚有司之所取何先治其學之類者去其學不知類者而求合焉世之用捨不可常而有司之去取無特操則業成而不售半塗而改盡棄其學而從事於其所不學至於白紛如也乃始歎息於不逢若此豈足以言知類也哉余外弟楊君名若少而篤志嶄然於儕輩中善問而識

所從既學經又學為詩賦皆欲求當時之所謂善且當效者而師之余曰書無所不當知獨一經乎哉文章無所不當為獨詩賦乎哉治其狹以求適於廣則是以箸為梁木也十圍百圍則求方圓長短者無之而不可矣然則求若古人何如亦曰養其太體而已矣孟子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吾弟之學也無以不若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者為羞而以若古人者是求則雖欲不為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亦不可得矣故余請字曰知類

從兄字伯順序

名者所以制義出禮而字者相期於實以不虛其名者也蓋余從兄名隆之而字不足以稱其實余為之說曰物未嘗有必隆者亦未嘗有必不隆者也封土以為臺巍巍者先圮焉架木以為宇翹翹者先橈焉泰山之隆有必隆者有人焉力不能勝一匹雛而天下不敢為之先彼其所以能隆者亦必有道矣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順德不躐等君子之所以積小也如此而後可以基高大此為隆之道也故余請字曰伯順熙寧四年八月從弟補之序

陳琦伯比字序

屈原以申椒菌桂蘭蓀荃蘅衆芳美木香草以諭君子稟中和而內潔雜荒穢而不污也余以謂草木畏雪霜有哀歌潔固不勝玉傳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又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昔之人蓋以玉比聖之事豈但君子哉四明陳侯名琦字元老蓋慕忠獻韓公之忠於國而其德在生人也元老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其故人游藝則因以元老字之余曰夫見賢思齊馬塗之人可以為禹也豈必身將相食五鼎而後似哉德比焉可也因復請字曰伯比凡物必有其質而後能不渝所貴乎玉者不與草木昆蟲俱物化其繅藉以薦

諸郊廟與棄而藏諸囊壤而玉之所以為玉者固一也使伯叔得志而位將相食五鼎與呻吟裹氏之地以義理悅口而終吾身而伯叔之所以為伯叔可渝哉如是而充之以為君子以學聖人猶無所不可則以慕當世之顯者雖光明不朽如忠獻非侈也已卯七月序

鎮陽李樗字非我序

小知之與大知也小年之與大年也白鵠黑烏長鶴短鳧各以其異遊於世相與無慕是莊周之所謂逍遙也桂之伐漆之割曰是不若樗之趣取無用而常存故桂漆慕樗樗不慕桂漆均之木也一以為逍遙一以為不逍遙是莊周之意乎非莊周之意也萬物其生俱託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天下莫能患桂漆曰我獨何為見患以其可食且用耶則樗也免夫棺與舟至薪亦病矣樗曰不然吾觀我無受斧斤之地故吾無往而喪我桂漆亦曰吾觀我亦無受斧斤之地故吾亦無往而喪我且而與我有異乎逢者皆材也材固生患嘗試與我游乎本無患游乎本無患不得已之類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樗與桂漆俱逍遙而樗猶捨然安其故曰吾無以知吾為趣取無用而常存也吾直寄焉耳故天下言樗無慕乎為樗鎮陽李君好書而廉既無求於世嘗曰我樗之類也則易其名曰樗余曰凡形皆寄也夫寄非我則寄之所遭固非我因為字之曰非我是惟從然成於雨露與夫為犧尊在溝中也木豈有擇於此哉人者為之知寄非我而猶惑樗為趣取無用欲免桂漆以受人者之患物縛不解矣

李浩字季良甫序

進士隴西李浩資儁異少孤自封植為人剛靜氣邁往不羣治春秋禮記說知孟軻揚雄所傳為正道而遵之譬渠黃山子羈堅轡附夷路駸駸乎無萬里矣其文辭蓋窺戰國而下其志將游歷屈宋差池漢唐氏之間未已也雖然與人俱踐一塗而人自以其名岐與為燕宋反共憎笑之屢窮困不化也而賴川晁補之獨異焉浩

少於補之未嘗共學也而索其中蓋異焉者寡既與之交矣迺緣名為義而以季良父字之曰昔崔浩自以為張良而世亦莫之與也迺吾季良父豈為浩者而已哉雖然楚漢之鬬南北之分裂兩人者皆如婦人女子而皆魁雄閎偉智謀若神萬舉而萬全故劉氏以取天下而拓跋氏以僭中原而稱帝亦類矣至良功成不居其定太子庶幾乎無事之業而浩乃區區參石銘構忿以殺身欲比良何遠哉然則浩固長於方人而暗於料已其言曰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曄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夫猛固堅之管仲何足以班管仲恪固曄之霍光何足以任霍光裕固德之曹操何足以當曹操也其言信矣至浩自恕以比良而不歉其所不足尚以謂已稽古過之豈不悞哉嗟乎使浩得漢高祖而事之不足當陳平為如何而又晚節矜名惴惴乎不能全一身何暇處人父子危疑之間逍遙事濟而身無患如此哉然則浩固

拓跋氏之良其以良自比猶論猛也迺吾季良父識路而疾驅則將跼軻雄之所傳而要其宿使幸而遭時有用斂其有餘於為浩者以保身益其不足於為良者以居業則雖在良伯仲叔季之間豈敢不與使其不幸而不偶充其志猶足以獨善若原憲之藜藿可貪而不可病其與為伯仲叔季將在孔子弟子之列豈特不為浩雖良亦可不為也季良父勉之

表疇字耕道序

開封表君名疇字耕道疇自名耕道其交字之也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而傳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爵禄具而忠衰於君名譽足而信衰於交夫人情之可惡如此年運而往每具而輒衰聖王何取於田哉夫以堯之水至於方割懷山而襄陵非禹則土皆不粒也然謂土實不粒則不可以禹所堙之餘龍蛇虎豹始驅似不可人而有稷焉教民以藝之則粒矣山澤原衍地有剛鹵肥磽不同而斯耜耒火耕而水耨農無不

可為人情亦有賢不肖邪正異趣而追琢學問求其放心聖王亦無不可治蓋不為不治則如堯方割未乂之初為而治之則如稷播殖之後是乃聖王之所以取乎此者也人情無禮則荒故修禮所以耕之此學之始也義欲列敵度宜譬穀有九種視地力故陳義所以種之學欲閑邪存誠譬惡莠恐其亂苗故講學所以耨之君子仁以居體仁譬則積而充也故本仁所以聚之樂以治心樂譬則飽而嬉也故播樂所以安之禮義仁樂四者人情之田具而學其中耨欲數數者然也此記之說聖王之所以田人情者盡矣揚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夫耕道而不得道安取於耕道故君子以謂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至於安之以樂而不達之以順猶食而弗肥也此學之終也然則耕道其務始於禮乎非忠信不可以學禮非彊有力不可以行禮譬農必朴地之良而弗彊也瘠土之民勞憂其田之下而自力也故瘠之穫常倍於壤而田父之尤其子以得壤為不幸迺若耕道才良而志修又博之以文地與力皆美矣耕道既識此而疾驅田已之田而食已之力歲晚而功休既飽而嬉倚戶以永歌不已樂哉而世方有捨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亦晨夜不暇息霜雪皸瘃觸隆曦而汗得不償勤至於終年號寒而啼飢所求於田者外也耕道反之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

今司馬遷之父名談其書趙談云同子騶棄諱其父也名譽足而信良於交交字諱先子易之

李去病字仲霍序

世治則國無所用將身安則家無所事醫用將與醫皆不得已而術之所不願出也然所貴乎人者生則能為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已食其功雖不得已亦不可一日而無二術之類也賊奸不作則太平可千載瘴憂莫襲則正氣能百年故五兵之家五藥之施如禹之行水水不為敗則禹功無所試至其敗而為之亦行其所無事則已矣自非聖人孰能探不形而治未病病

則能以術去之聖之次也蓋昔善將如漢霍侯其言曰匈奴未絕無以家為其以去病自名或者義取諸此而繒城李君慕馬則摭其名以名余因以仲霍字之仲霍知書且多藝少從鄉貢顧嘗好醫以其所聞於儒者禮樂有盈減剛柔有損益術斯而往知五行六氣之動以節中而屢移故醫特勝然霍侯用之大仲霍用之小事必與時竝而名必與功偕遇不遇勢異則前後之相望與才之長短未可以陵節議而原其初皆欲為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後已食其功其志出於為物則同且秦醫和以脈知國抑有人焉載所聞於儒者自道出於為技而託之技以伯仲於霍之流未可曰若是班也然霍侯無學術以材自喜貪其功不已太至則病內而滋害仲霍誠能反其道揆生之理無偏而不起病去則已可以進穀米弗已則亦未解而本俱弊是謂醫絕所聞於儒之內也仲霍識之崇寧四年六月日序

錢舉字少周序

吳越武肅王之裔孫錢君名燾字景昵夢神語之曰易之則利進取迺更名曰舉補之曰學以為已非進取具而求舉以為養也夫求舉以為養此人之舉非自舉其舉也人之舉士為知已者用也自舉其舉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昔左雄薦周舉又薦馮直直以臧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宣光奏吾是韓厥之舉也人之舉若左雄之知人者可也自舉其舉若周舉之報已知者可也則主與客皆免矣而錢君年志方盛慕義無窮從補之游五年趣操如一不見補之異也故補之因其更名為改字曰少周少周少周令惟少於周也老將似之

王勲字重民序

進士太原王勲文學志意在場屋前輩間或字曰子功余改之曰重民蓋言王功曰勲而其事則民為重也重民曰請極其義余曰周官所記列於今學官重民能習之雖然嘗試以所學於孟子者為重民言而重民擇焉學之為王者事一也而古者取於王之事近後世託於

王之說遠故不同蓋孟子嘗曰保民而王至其言王道之始則特在於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間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此取於王之事而近者也王莫先於仁義而為莊子之言者曰仁義先王之蘧廬止可以一宿事之破碣而後有舞仁義者不能救也此託於王之說而遠者也夫昔之所病儒者一師而俗異令為孟子又為莊子是二師也夫安得不離近易言遠難知則亦無惑乎士之皆託於遠以趨同而自誣不悔也自荀子不好孟子又非之然其言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過則蕩貳則不雅此兩君子者惟一師故不異而莊子而又甚焉曰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其塵垢穅秕猶將陶鑄堯舜故後生簧鼓讀論語未半紙而爭言堯舜之上皆洋洋滿意夫堯舜且不足道而王何足言王何足言而民亦安有哉以往事論之彼衛鞅安知王不知對孝公談何等而孝公時時睡不應顧出而自矜大者曰其志弗開悟矣欺哉願重民反之抑夫子聖人所重民食喪祭聖人

不可以躁也若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有人焉適立于卷驟而語其中百官倉廩室家之美不疑而大夸曰如此匪穿窬斯誕已其可哉大觀二年十二月序

李相如字師簡序

司馬子慕簡相如之為人故以其名自名簡相如面叱秦王退讓廉頗名重太山使彊秦不敢加兵於趙以兩人在也吾甥李子慕昔人以相如名願吾甥文采如司馬子忠孝節義凜凜似簡君因以師簡字之

送李文老序

皋陶為理或曰其後有食木子得全於伊侯之墟者氏轉而為李皋陶事帝其言為謨非如後世刀筆吏舍曰徽纆榜箠則無以伸其喙也指李為姓者按唐宗室世系亦皋陶後其五千言與易合下至斯事荀卿言秦逐客非是書異甚小篆有益古訓漢廣與陵顯膺固漢末有盛名言辭抑末也唐白賀為歌詩奇怪翱又通儒學韓愈非文士伍然其姓蕃天下由晉魏而來王侯將相有大功業者尤衆以其顯也夫人而能言之而濟陰之李亦唐來宗室後始余未冠則與文老之諸父游今舍人公大夫公里中賢兄弟文老學問言辭有家法非如場屋餘子惟其所以應有司者是知乃古學過焉而不視愧皋陶之意者比也自余卜緡居凡幼與游白首不改者十一二且其術不利人人所戒也而文老獨數過之不惟不戒又悅焉余意文老年少氣豪輕外累殆意其可也抑余嘗以謂大樸必為器博長才則數化譬壁盈尺以作鎮冒琉璜無不可而工目之當琢珮珥十數然必不毀千章之木可棟可極而匠謂之此足為枅櫨百然必不斷何則知其質之棄於狹小可惜也而物有反此者侏儒與人肩隨跂而跳適及人肘歉其庫也則寧去之異塗布武鳶盡其力從禽不及隼悵其遠也則背而翔飢坐待鼠非以其力不足故畫也然則人徒見文老以其應有司者蹠先同學取首送抑文老自期不在珮珥枅櫨之間蓋世有貸子錢賈為人取贏而已分少者此拙於市蓋所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文老其益務博學於文如藥肆平時儲百物凡神農所名可用以活人者闕一不可使夫一日來市者求玉泉五芝丹砂空青此亦在求羊藿豕苓敗龜枯蝘此亦在要人之市我者可一二數我之應人者如山數不盡夫豈但蹠先同學取首送如是而已哉蓋孟子論一鄉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其所成就者異由其學有小大文老勉

之

送醫李寅序

余應舉時見王荊公書一事云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脈知其子禍福翰林王丞旨禹王疑古無有緣曰秦醫和診晉侯之脈而知其良臣將死良臣之命乃見於晉侯之脈診父知子又何足怪乎余聞其語三十七年而未見其人也晚遇李君景陽於緡景陽儒服而來以醫自名能讀黃帝岐伯金匱王函之書剖析其精義如指諸掌又旁出入月令陰陽諸書論物之方生方死或損而益或益而損見微而知著觀表而得裏衮衮不可窮余聽而說之味其言蓋有妙應之術而不自名曰吾業不在是也昔唐韓愈銘宗時侍御史李虛中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相王休囚之變動在尺寸闕部間顧第弗深考睨而視之何為而不可以知吾之失得吉凶如虛中之索於外哉以是知景陽猶藏其學而未言也滋可賢已景陽名寅齊人

送劉公權序

田文好客殫邑之入以食客曰不足然文廢客亦稍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求物亡其中余蚤為流輩所推雖無邑入以奉客而客從余游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或過之者纔三人所舍遠城郭陸無以同居水無與佐刺舟然余每誦或者語亦無意於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無平日舊乃惠然數過余寒不以坐無氈而辭飢不以麥飯葱葉菲而不臭也田野無酒徒劉君

又飲酒温克故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劇飲大歡無疵吝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憂而劉君又竭然去余為之恨恨劉君世戚里將種然喜從士大夫游問其舊所與厚往往當世知名士或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困畏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外客百輩其義固近時士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於吾人也故於其來別以是言贈之

送段康侯序

故人什邡段君康侯得官桐廬當具舟補之曰頃至新城與桐廬相望七里瀨嚴陵釣磯佳處也康侯曰然陵與光武卧以足加腹報司徒霸書纔二十四字使者嬾少而誚以買菜求益不與也亦高矣補之曰士無窮達論歸潔其身惟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於名陵如道足乎已無求於世招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舊故而恃放驁以自尊陵操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士近不累於名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康侯曰何耶補之曰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為若之推可謂不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默去焉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恨其自言也然此兩士皆勝陵陵夸世主是顯也非隱也夫陵何足高光武以萬乘不忘舊故下匹夫乃足高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詞與計偕有司不識卒遺之守經知古廉潔不阿白首栖栖以其妻孥跋山浮江數千里康侯不以人不知愠見人呼我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士者不累於名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夸乃足高雖然士生一世取不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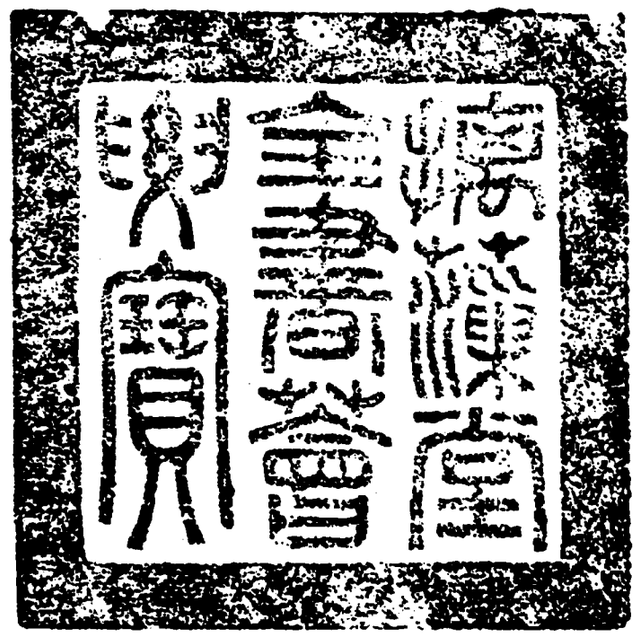
作高與卑或勢所遇不足道桐廬佳山水多秀民康侯官餘暇與其邑子田野逸士言而時察之得無物色有如陵枯槁自喜者猶持竿其瀨中

雞肋集卷三十五

謹案卷三十五第一頁後七行飽食終日刊本食訛日今改

第三頁前五行覽德輝焉下之按賈誼弔屈原賦焉作而

第十八頁後二行蓋所謂未有府庫財刊本未訛非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監生臣杜成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雞肋集卷三十六至三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雞肋集卷三十六

宋 晁補之 撰

離騷序

離騷新序上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為速者何異哉世哀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

一人馬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為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敘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為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為離騷至離騷變而為賦譬江有沱乾肉為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為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後賦復變而為詩又變而為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叅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録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録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棄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憂悲楚人之緒則不録

離騷新序中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今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敘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攬楚祠廟鬼神之事以攄憤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其自敘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與疑原作非景差辭沈淵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終焉為楚辭上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聲

浮矣惜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為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文也以為楚辭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録云然漢書至屈原賦二十五篇令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為十一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可合十一以為九若溢而為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篇當損益者何等也惜誓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兮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倣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傳附原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辯之王逸東漢人最愛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闊矣又十七卷非舊録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辭上十卷之終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焉離騷人不讀久文舛闕難知王逸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時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而不説今臣作十六卷章句然則安與固逵訓釋獨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逵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訓釋大較與十五卷義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頗刪而存之而録司馬遷史記屈原傳冠篇首以當離騷序云

離騷新序下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補之事先朝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補之事先朝遷欲自成一家言故加隱括而不嫌也雖然遷追琢傳為著作郎上即位備太史氏古文國書得損益之況傳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傳附原亦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王安為傳按隨志傳亡舊有班固敘贊二篇王逸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賈逵改易前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

狂狷擿其不合者逸高原義每難固說勰附逸論然亦復失之固序曰君子之道窮達有命固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闚睢哀周道而不傷又曰如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固說誠是也雖然潛龍勿用聖人之事也非所以期於原也又自淮南太史皆以謂兼風雅之義而固獨疑焉夫國風不能無好色然不至於淫小雅不能無怨誹然不至於亂太史公謂原之辭兼此二者而已乃周道大雅豈原所得庶幾哉雖遷亦不以是與原也世哀君臣道喪去為寇敵而原且死憂君斯已忠矣唐柳宗元曰春秋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荀息阿獻公之邪心以死其為忠也汙矣惟其死不緣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不獲而捐軀方息之汙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過言也固又以謂原露才揚已競於危國羣小之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所以誣原伐其功謂非我莫能為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此司馬遷悲之曰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其怨刺懷襄椒蘭原誠不忘以義劘上而固儒者奈何亦如高叟之為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謂原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逸論近之劉勰亦援逸此論稱固抑揚過實君子之與人為善義當如此也至言浇羿姚娀與經傳錯繆則原之辭甚者稱開天門駕飛龍驅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正爾託譎詭以諭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議已如莊周寓言者可以經責之哉且固知相如虛辭濫說如詩風諫而於原誇大獨可疑乎固大較喜訾前人如薄相如子雲為賦而固亦為賦也劉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為病彼原嫉世既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乃固與勰所論必詩之正如無離騷可也嗚呼不譏於同浴而譏裸裎哉又勰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勰以招魂為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馨凍飲以此為荒淫則失原之意逾遠原固曰世皆濁我獨

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已之魂鞿離散而不可復也故稱楚國之美矯以其沈酣汙泥之樂若可樂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是焉不失正以死而已矣嗚呼勰安知離騷哉抑固漢書稱大儒孫卿亦離讒作賦與原皆有古詩惻隱之意而此序乃專攻原不類疑此或賈逵語故王逸言班賈以為露才揚已不專指班然亦不可辨也

續楚辭序

詩亡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無王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迄周亡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興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諫不行言不聽則怒悻悻然去君又極之於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上而不怨猶睠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還也於是乎自沈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

夫君子則羈臣寡婦寺人賤者桑濮淫奔之辭顧亦與猗那清廟金石之奏俱采而并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於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向揚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參取焉然則亦有其行而取之曰詩非皆聖賢作也捨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諸大夫君子則羈臣寡婦寺人賤者桑濮淫奔之辭顧亦與猗那清廟金石之奏俱采而并傳何足疑且世所以疑於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向揚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參取焉然則亦有其行不足於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不可廢漢息夫躬為姦利以憂死著絕命辭辭甚高使躬之不肖不傳而獨其絕命辭傳則譬猶從母言之為賢母言固無罪

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欲為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既困矣往往能自彊名卒不廢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已下不論雖要不成人之惡至奇宗元輩而恕知其愛人憂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禄陽自好而陰從利徼一時之願無禍而老者皆是也於王之言可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怍乎禹錫不暇議宗元之才蓋韓愈比愈薄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懇懇如此豈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抑息夫躬類江充禍國宗元禹錫誠邪不至於為躬躬之辭録則凡不至於為躬而辭録者皆録躬之意也漢蕩秦唐埽隋然頗因其法制文物為國猶爾以治易亂不可以皆廢也況言語趣操異世之習哉以狐父之人為盜因以食為盜而嘔之昔人以謂此失名實者也是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此雜者也

變離騷序上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矣今楚辭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揚雄為反離騷反與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知原惟雄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為箕子而從比干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何為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為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

離騷而少變也又嘗試自原而上捨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五子之歌貍首之斑然蠆則績而蟹有筐佩玉慈兮吾無所系之祈招之愔愔鳳兮鳳兮如此者甚多咸古詩風刺所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而復興則列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為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繫荀卿七篇之後軻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揚雄上而

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於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於正義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於京都山海宮殿鳥獸笙簫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於古詩惻隱規誨故不録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麗不可弃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植始録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録王粲登樓賦以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有盛名顧不足於植粲摘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有

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摯虞此作庶幾有為而言致足嘉者也鮑昭長於雜興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以劉湛事諷劉琨有心哉於此者江淹用寡而文麗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皋一篇首尾楚辭也末云雞聚羣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為詩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年雖淺鮮未足與言

義然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要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約而可觀問大鈞理勝招北客詞勝阿房宮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畫者謹毛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録以迄本朝名世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録賦及文操或宏傑自出新意作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末而復起云或大意述

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於變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騷楚辭又變則無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於屈平矣惡夫愈遠而迷其源若服盡然為之系其姓於祖故正名以存之

變離騷序下

詩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蠭起七國時楊墨申韓淳于髡騶衍騶奭之徒洛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實羽翼六經於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獨屈原履正著書不流邪說蓋嘗謂原有力於詩亡春秋之微故因集續楚辭變離騷而獨推原與孟子先後以貴重原於禮義欲絶之時又變離騷起荀子侃詩成相篇故并以其時考之知原雖不純乎孟荀於其中間非異端也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魯平公同時而司馬遷史記表問何以利吾國蓋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是歲齊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後七年而楚懷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諫王無入秦卒入秦死襄王初年而遷原

原遷九年無幾何死矣推而上之去梁惠王問利國與齊宣王七年時蓋四十七年矣而魯平公元年則楚懷王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見平公在其初年則至原遷之九年蓋二十四年矣其平公末年乎則與原諫懷王之時蓋竝矣雖史記不言孟子見宣王之年以其時考之遠者蓋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時也孟子見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時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於時稱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與原接而原後於孟子又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而劉向敘荀子云齊宣王時聚學士於稷下荀卿十五始來遊學至襄王時最為老師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學乃在孟子淳于髡時使荀卿游學時已年五十顧與孟子竝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劉向云十五始來游學而老為襄王師是也楚頃襄王遷屈原原遷九年無幾何亦死矣又五年齊襄王初年而遷原之死卿尚

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而李園殺春申君荀卿始廢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蓋五十餘年矣故原與荀卿接而荀卿後於原又孟子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原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濁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則原此歌蓋沿孟子事也漁父篇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誰能以已之僬僬受人之掊掊者哉則卿此書蓋因原辭也凡言語文章之相祖述多其當時口所傳誦從古而然此皆古詩楚辭之流也其習而傳者雖至于今可知也

雞肋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三十七　宋　晁補之　撰

策問

策問十九首

問聖人立師教能以人所同者養人心而不以人所同者害其志則善觀士者亦必於其不同焉而得之道之所歸則竝事之所措則竝時之所遭則竝而由衆心度之則仁智之見父子殊面志豈可一哉自回也由也親與聖人語而要以所願非子之所願則士之遭時有用亦各言其志而已何必同乎士窮年抱經局促無所效平居相與語則曰不吾知也借使諸君得以其所學與民由之其願憤悱自致者何以哉亦按書以御馬耶則馬之情有所不能盡故觀諸君以是覘亦有異聞也

問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皇帝勇知學古不厭菲飲食卑宮室欲以躬行表正萬邦此甚盛德也而天下或莫知

聖學之宗自冠昏喪祭人倫之所厚而搢紳學士家自為法不有等宜非則禮廢美則禮沒下逮庶人賤醜僭差不度要以刺繡文倚市門有財者得為之其敝至於今固在也豈聖人所以風化天下者聾瞶有不洽耶將人安於所習而溺於所聞不可以遂復也不然則庶民厥臣所以達大家者或未也諸君彊學將以施于有政則輔上之澤而成百志刑禮俗豈所宜後哉

問自昔為國以謂禦戎無上策夫時異事異便則為制顧議者不察爾策豈有定不可乎昔匈奴席冒頓之始彊能以其力為中國患絕塞而北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人匈奴亦罷極苦之竊譬夫搏鼠當衢善遁易失灌垣燻穴則生無聊賴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其理然也自漢羣臣多附韓安國議而後世亦或以王恢馬邑無功為解迄于今紛紛無適從然其大要所出則不過乎兩塗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是兩者由先王之時考焉

緩急先後孰可哉今天下雖已安而備患不忘諸君行見用矣則時異事異凡所以制今其策將安出也

問學者欲以一身為天下之事則反一身而觀馬凡在我者宜知之既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性也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然則有性又有心一身之視聽無常所主者安在哉夫婦之所與知而其至則察乎天地若是者性能之乎心能之乎合處則一何得有兩名離居則兩不可為一致敢問二者果合也離也性之動有情而心之動有志有意有思有慮敢問情之所以異於志意思慮與夫志意思慮之自相為異者何如將情起而四者從之乎抑四者起而後情從之乎不然則情與志意思慮或未始相隨也君子小人之所同然者在性與心雖然有才焉有識焉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二者豈與生俱生有生則固異乎或者生而後有特養不養充不充之異也諸君之學欲克已守約以一知萬則必講乎此然後

應物成務無行而不可

問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三王之治時用是維天下外薄四海咸析之土秉圭戴璧世世承式何其盛也秦滅六國罷封建置郡守縣令而有人民者任自此輕於是藩籬決弛民散不保漢起而收之因秦所立損益濟治郡守縣令遂置不廢而天下亦賴以安寧蓋有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者此其為法之得惟其任守令猶諸侯不使堇堇按文書赴期會如此而已惠賜得專刑罰得省有利得行不便得改然後龔黃卓魯俊民出焉而後世進取多門士累於名高而官郡縣者皆號俗吏至以齷齪自愛名稱職此何為者也國家稽古建官凡郡縣之任其選蓋已慎矣今欲如漢故事守令重祿出長入治且尊表之使人不得以歲月之格取成有司羣假而輩授則凡前所是亦幾於可行而無害以謂如何

問孔子斷書自唐虞而堯舜謂之典言常道也荀子獨曰五帝之間無傳政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夫孔子之所取而荀子之所去然則荀子以書為不足於政乎天時地化人事之紀蓋三代異正而孔子於時則行夏前乎此堯舜何其未嘗用後乎此時王何其莫之革也然則荀子於此言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其意亦奚或忠或質或文蓋三代殊尚而孔子於文則從周二者不可哉孟子取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夫道誠不可以過三代之治有法善有法不善則後王所循雖欲為不貳可得乎孔子孟子荀子學者之所從焉以正疑殆今必居一於是願折衷之

問孔子沒孟軻氏作孟軻氏沒荀況揚雄氏作荀況揚雄氏沒聖人之道殆不傳魏晉而下士無山陵川泉之才學不知其所宗營營馳騁於末流道以益晦而數百年間河汾之陋乃有王通出焉通尊孔子其才自視三子比考其書殆庶幾於知孔子較孟軻不皆醇而於荀況揚雄未悖也其書所述世家次敘與諸父族子具存

其弟子門人若公卿大臣事業班班有見於唐然而不因通書知之則與通並時或學於通而達曾莫有一人道之者蓋篤信好學如韓愈於軻於況於雄皆發明之而不及通然則通之世果何族其學亦誰授哉去通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通之居若此其甚也而顧且疑焉有不能辯則後此者奈何邯鄲鬻曲者託之李奇人知其非李奇也而皆棄今通書固在考之聖人為有合參之二子為未悖不可以棄也諸君博洽願以所聞質之

問六經之說道為難知道之說皆微見其意而學者之於道微見其意而顯言之如隔雲霓望日月可見而不可知倏然自喜曰是所以為道不識夫明而晦者何為哉自其淺者學焉目前之事顯而日用者非一如觀鳥獸也如觀草木也見則可知而人皆以為近甚矣夫求道者之蔽也平居相與言則土苴治天下而有所用之則適效一事或已病於乏材凡此奚補也昔之人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御者不學御先學趨道之所由有遠近學之所至有先後故反之於躬行則如攻堅木先其易者節目在後此所以教人者雖入孝出弟洒掃應對為近且末而有庠序之所宜先講者也三王之學其法具在今欲悉考其說與諸君一二肆之以致所達於上可得而詳聞乎

問古者司空居四民時地利而太宰以九職任焉閭民無常職也而所執者猶有事故少而習長而安教足以本之於其俗業足以守之於其世而民不離先王之法壞而死徙或出鄉四民或雜處其言唬其事亂教不同業不一而能不精自管仲之說以觀後世處士必就閒燕去而役田埜則非也處農必就田埜去而役官府則非也處工必就官府去而安市井則非也處商必就市井去而安閒燕則非也車服無制喪祭械用無數故民志無自定善惡無自別勤惰無自行難以合易以離易以薄難以厚其獘獘然莫正也今欲法先王以施政事則將一旦而遷焉聽不能無譁抑為之宜

不亟則求其於國有利而無害於民有從而無違於古可考也

問道莫若誠心莫若誠遇事應物莫若誠天地得此動靜有常日月得此信出信入信死信生舜孔子聖人也得此而後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其道一以貫之顏淵賢人也明而後得此三月不違仁故曰道莫若誠心莫若誠商丘開有在於此揚於地無碻韓娥有在於此歌哭易情華周杞梁之妻有在於此而變國俗荆軻衛先生有在於此白虹貫日太白蝕昴齊庶女有在於此霄電下擊李廣有在於此射中石沒鏃故曰遇事應物莫若誠然則誠之至亦神矣哉記曰誠者自成也成有虧乎否耶將學焉則所由者何路所出入者何門及其至也何得哉以信為近耶則誠非信也蓋信不足有不信以信為非耶則修辭閑邪凡所以立而存之又自此始也然則四五者奈何請循其本

問春秋不作而遷固以良史名其言暴耀旁肆横發貫穿甚博而至其收斂則羅覩事理甚細不遺讀者亹亹數千載間如相對語此范曄而下所不若也雖然曄之說曰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令考其書所謂直而覈贍而詳者其是其非其言果何質也道不同不相為謀為異端故也然則遷之敘六家可謂知道者非邪中人可與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為分定故也然則固之敘九等可謂知人者非邪王通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然則前乎此姑勿論後乎此可無得者歟而遷固之所以失又何事也願并求昔之說折衷安在將獻諸上以佐有司之闕

問人之生須菽粟以食布帛以衣生理之所不能一朝闕則皇皇從之為二者故也聖人有以日中為市不欲使各滯其用以相妨將使之通工易事而兩得則錢幣於是乎生焉事無常勢時有重輕故民患重則有母權子而行焉所以為重輕重之權惟其時也然則令欲施之奈何古者生

財有大道故菽粟布帛之出如流源狼戾純朿鄰里足以相仁則錢幣安得而重哉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方春而作寒暑易矣然後僅得衣且食則不昏作勞之民以是為趨利緩故游手而坐都市朝懷十金莫貿百金則飲酒博奕嬉戲以自如操菽粟布帛而貿者適市見欺十償七八則售矣於此雖欲錢幣輕安可哉夫先王有所不得已而權焉以濟民用今使天下皆棄本而爭趨則可乎飢未嘗食之也寒未嘗衣之也山嶽之藏不竭鼓鑄之工不息而天下之民皆曰錢幣為不足然則操利勢者宜何如以究斯患哉願極言之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夫時異事異禮樂非亡也而所病者才難以賈誼之臣而文帝之問顧止於鬼神以太宗之君而房杜之才不閑於禮樂故二主者終其施設治功如此可太息也家人有器焉終歲不用則扞格而難操乃至具名物而藏有司曠時不一試則亦以陋矣主上復古百度修理征伐四克可以歸牛馬銷鋒鏑而緤鍾鼓玉帛之事者莫盛於斯時然而彫落已久有其廢之莫能舉者將一朝而復之則病古今殊習無所從正蓋高論者主情而棄文齷齪者循法而遺意甚者苟且便安而曰不敢此何為者也且井田之不可施于田肉刑之不可施於刑則勢有所未利論禮樂則雖制作設施小不備而中和之用在人者猶是也革而化之借使先王未之有者便則為用其誰曰不然願釋三累而聞折衷之說

將隄防人事有豫不豫者邪抑會其適然是固無情有不足窮者邪為之說者非一家也而要其歸莫詳賈氏敢問三策者施於今孰去孰取小吳之役仍歲所病且轉敗而為功乎其舉以不煩為善則諸君之慮豈特版築焚薪之間而已也

問自昔為國馬政尚矣阜馬佚牸駾有教駒有攻而執而散而圉以綱惡而頒良比毛而齊物即田而從戎其事載於經可考也壯馬駃牝王室之所廢公室之所修詩人與之然則馬之於政豈緩哉平城之役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而困駹白騏驪之騎絕漢之戰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而以馬少不能復出故後之制軍彊弱視馬上有常德以立武事將賢士勇器利食充而眷顧未忘有稽天討者萬一在此比設監牧之官又詔民蕃馬意良而法美矣為今之慮民馬取於五路取諸其產則或良而病不皆出取非其產則或出而病不能皆良又有合二者之說徙西北什一之種變淮浙荊湖之類則

卑宜高小宜大而又所病者淮橘汶貉地氣之化也夫講萬歲毛仲之術以錯諸令以民則不勞以馬則可用其說何取

問用兵之法太上貴仁義其次務節制下政無之齊隆技擊魏恃武卒秦矜銳士是數國者措諸兵法為不得已雖然法無常是與事軫轉觀其所以日夜教訓整齊其民而用之豈固無得哉錙金論賞利在一首疾呼斬決忽如飛鳥此齊技擊之得也然何為而不可以遇魏之武卒犀兕三屬服矢五十贏糧而趨及莫百里此魏武卒之得也然何為而不可以遇秦之銳士忸以慶賞鮹以刑罰獲五甲首而隸鄉里此秦銳士之得也然何為而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而桓文之節制在兵法為可道在秦兵之精悍為不亢者何以也謂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苟便一時無所長短則其得失互雜利害各異而卒之秦所以彊魏所以弱齊所以又弱者其故且安在也反而用之使騎劫將彊田單

將弱則彊弱之勢於此乎未辨敢問兵之失得利害勝負之箕在將乎非也齊戰疾皆子之所慎則諸君亦安得曰未之聞也而已哉

問道二文武而已安危之所注意焉者在相與將天下之所少非羣有司之材也張良帷幄蕭何鎮撫韓信戰攻三人者皆稱賢於高祖其功為孰盛陳平智王陵憨周勃厚三人者皆銘功於劉氏其賢為孰先少卿寬弱翁嚴兩人者為相不同同有聲於漢應變者崇守文者璟兩人者為相不同同有聲於唐李將軍簡程衛尉煩兩人者為將不同同有聲於漢汾陽惠臨淮威兩人者為將不同同有聲於唐是十數子者去就取舍參差齟齬不啻十指然皆以濟治何哉相之材曰坐而論道將之材曰智信仁勇嚴謂十數子者其材足以堪此否耶曰不然乎則語治若漢唐其相其將其才猶不足絕而問天下有治法無治時聖人有因時無因法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夫所是者情也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則立法以御世舍情何以哉政不足以仁民而民陷於罪焉者多則因事設法綿綿日出覃若蔓草降秦而言求其不苛且濫若漢與唐者幾希蕭何所作其存不可以枚數也而歷世所傳律令具在本朝因之以為理其日改月降損益濟治則以年繫之曰某勅者而已事或先王未之有則以勅從事凡此亦趨人情之所安否乎然律令不變如經勅損益之如緯前之所下今日而益今之所用後日而損欲吏習而民安可得哉夫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則解而更張所以為善治政行豐美之後則法也猶四時也與民為信焉者也其可以無素定耶嘗試稽之三王驗之漢唐宜之當時成一代書以遺天下其筆則筆削則是非詳畧奈何士大夫學焉以入官大者出入經術細者析毫剖芒屈指而甲乙明白當事至於坐堂據案木索在前愀然有非司一二之訪不可以滅裂塞也

其情者則施施論決若不自於已出曰法吾無如之何也豈國家至仁惻怛先有司之意耶諸君舉於鄉而所習者有在於是則平日之論議願遂聞之

問六經行于今其殘不完者惟禮而禮之中儀禮為最完竊復之文王周公所以用其意者亦精密矣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先王之為禮必其彊人以所甚難三揖而後升百拜而一獻授受盥洗莫執繚絶至於使人幾不勝其故何也蓋自韓愈猶苦其難讀以謂于今誠無所用之則後世學者有而不講亦固其理夫四民世事則士尤不可以不知學誦先王之言而服今之服用今之器雜委巷之説相與次且齟齬於其間然且安之不亦鄙而可憐哉將學焉則又忠信彊有力者嘗寡也凡此者奈何嘗試談之

雞肋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三十八

策問

策問十七首

宋 晁補之 撰

問孔子性相近此生而靜之説也學孔子而近者如孟軻荀況揚雄或以為善或以為惡或以為善惡混而孟子道告子之言曰生之謂性性猶湍水又曰性無善無不善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而至於韓愈又以謂性有三中人可與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夫性一也自六説者觀之其源既已大異而末學之辯波瀾滋廣道之不明也道之不行也以學者不盡其性而已孔子之言經也經不可刊反經以正諸子之異則或善或惡或善惡混必居一於是矣以夫生而靜且相近者為性則其告子未嘗知義惟曰從其白於外也是豈性之説也哉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之在我者如是則諸君之語性不可以外諸已而求也

問古者以農教戰以戰教農農戰非異道也自夏后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法始興至周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數起于五成于八此陳法所從出也兵法曰餘奇為握蓋大將所居以制四面八陳而要其說四為正四為奇所謂奇正者於八陳安所設也以為非古歟萬二千五百人以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則餘歟抑若是果先君子之言耶非也以謂法而不說故而不切約而不速則其精微蓋非一言之所可盡然而有遺後世而天下莫或知者將其法已亡無所從考也抑前者微其傳後者昧其習耶不然無所貴于兵不足盡究耶夫魚麗鶴鸛伍承彌縫之說於傳具在豈皆無考乎唐太宗南征北伐遂一天下而李靖長於為陣其狀屢化無常乍方乍圓忽然而陰忽然而陽靖亦多才矣哉上以常德立武事練將訓兵皆有圖法將本三代之意合諸家之術而修諸有司農隊講事則諸君之學無所不在盡少卑之使有司得詳乎問在則人亡則書聖人不作其道載而之後世者六經為備故能知六經之說則治在我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夫六經同道而不同者辭耳人之學之遂至於動作威儀言語之異凡此何以也或失則愚或失則誣或失則奢或失則賊或失則亂豈六經亦有弊歟抑若是果先君子之言耶非也以謂法而不說故而不切約而不速則其精微蓋非一言之所可盡然而有

曰以道志以道事以道行以道和以道陰陽以道名分者要其歸極此否乎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天不可俄而度則其言待近者而後喻今曰九師與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則數君子者豈皆於經無補秖以為害而得罪學者如此其甚哉願討論之

問孔子沒儒者能以其學明天下莫如揚雄雄習孔子後世學焉以要諸聖則其為說宜若考之而無不當者今雄書論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録夫

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郁郁乎其文之盛抑立事而已也不然則雄之言何獨取諸此也富而豔其失也誣則左氏之品藻也何有甚多疏略或有柢梧則太史遷之實録也何有然而曰品藻曰實録辭達如揚雄豈苟乎哉或曰有所是有所非亦品藻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其為誣無所增無所損亦實録也於此乎長而已不所從考則君子不論三者其書固在非疑且殆則學者之所講安得而闕也

問自笞觀士莫難於論將何則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則世必有前識若蕭何者而後可以得淮陰於未識不然則如趙括之可窮以辭天下幾何不由是而信之人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芸三畝之宅者持籌而坐百萬竝進則翛然不勞於其間平居無事袒裼按劒志厲青雲而聞金鼓之聲失氣不振此情之反也然則將其可以不試歟世方尚文無所用此則置勿論而萬一臨事不知其安所取之孫武之試於吳也以婦人孫臏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夫舍其卒伍而用婦人用馬非將之常也兩人者唯其無所不可用以有功故卒之武能將吳以入楚臏能將齊以却魏用其試也今天下以將名官環列輔郡者且數十人亦盛矣或者不敢以其能之於從容閒暇而信其用之於倉猝擾攘也則凡欲觀此奈何驪山之閱雖郭元振幾困而薛訥解琬乃獨不動若是者曰能可乎為講其術

問論天下之勢非平居養兵之為難兵出千里坐而餉焉使不乏之為難一人荷戈前敵一人持糒從後亦足矣然且樵蘇有後爨之憂師徒無宿飽之具敢問此其為難者何也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築甬道而輸之粟知兵如項羽渡河沈船以示士卒必死九戰乃絶甬道敗秦軍敢問甬道奈何其施於今將可用者非邪諸葛衆嶇嵚險絶間而食有餘斯已奇矣今考之蜀志其説

甚詳蓋象牛馬引重至遠而力不窮其法至於頭腹背肋舌齒之細寸尺具在而患未始用不知用之又奈何嘗試使巧者述焉損益其法以佐軍用則凡此亦利乎不利也古者務食於敵不有智將誰能知之抑必假人力轉移以調急則穀者蓋兵之司命不可以不先講也問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遊於市粜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為之輕重斂散不失其時此常平之法所從始也漢數征伐天下虛耗而耿壽昌以善為算得幸令邊郡築倉穀賤增價而糴穀貴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其法視時而低昂歲上中下穀無常價而價不失平蓺賤以貴入故不傷農蓺貴以賤出故不傷末賤下極則雖貴入而實非貴貴上極則雖賤出而實非賤故不害于公設有旱乾水溢食至足而民莫知此其為法蓋後世未有改也主上稽古既富而教故所務尤先於理財比復大農官置常平使者法甚美也雖然法

在國行在人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而猶或後故賤不以時入則害公貴不以時出則病私甚者至利於積泉而憚於積穀故法滋害是豈朝廷所以先有司重民食之意哉夫積泉則有貫朽之憂蓄穀則有紅腐之患今欲通其變使無偏弊則非疏通明於治體者孰能知之問國家患投募之冗游手無賴者起而為兵難以練易以驕故為之法曰使兵出於農户二丁取一四則二之以為保甲人農則朴朴則易用此於先王之意蓋未悖者也井田不脩民得賣買先王之籍埽地而盡以區區之齊而管仲相焉自五家之軌合為三軍而政事乃定蓋不皆法先王而後世亦莫之或加此其為得者何哉雖然是政也政行乎平居在君兵用乎倉卒在將有教士三萬人足以橫行天下而使不肖者用之則十步之內不能以前却如節設有賞罰誰能賴之吳起之制軍曰雖絶成陳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夫説以使民民忘其死唯東山為盛不知出此而

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可使相親如父子此非吳起所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嘗試陳之

問孔子沒聖人之道得孟子而傳孟子沒後世學者思之微莫如揚雄揚雄為太玄準易數起黃鍾歷本太初儀用渾天規摹乎始而盡弊乎終終故窮窮故變變故神微六經與孟子後世立言者莫能加則太玄之為書豈諸子而已哉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夫數始于一成于三變於九九律之首也其起黃鍾蓋取諸此然猶不可以不修也而況其大者哉今欲遵魏相之言如漢故實分命四人各舉一時則其設官當以何名其名職當以何事其擇可任之人當以何術凡此於先王遺文足考也願遂聞之

問孟子有言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下安能必得豪傑之士則夫待文王而後興者中人皆然陶冶而成之孰非可用此濟濟多士所以稱乎詩也主上修身以道而取人以身設為學校庠序以教之自中人以上庶幾成材而下者蒙被聖澤習俗寖善由周而來至于今未有也雖然天爵所以崇仁賢而人爵所以勵不

肖聚天下之士付諸有司中年之考校非有誠心樂善之美則繡其聲帨以近名譽者孰從知之先王之教也建首善自京師夫使居邑國者而有終南嵩少之諺得不太息於斯歟將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則凡欲抶此者亦必有道不然則教行豐美之後有不帥者簡而放焉於此其時也抑為之法者奈何

不知聖人特以權使人為之通有無足財用而人之于問金玉珠貝象犀骨角虎豹之皮天下言寶貨盡此而已亦豈若飲食不可須臾已者哉天下有非金玉珠貝象犀骨角虎豹之皮而列寶貨者海濱斥鹵滲漉所加不養而滋人之賴之與穀同化唯鹽而已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未嘗勸課而旦算欲之所以養生不能乏者然也古者與民共財平民力田有餘奇民無所踰禁財足賴矣然議者曰資商以阜通而官收其算與官轉輸而民不得私賣買孰便於公孰宜於民抑旁出以供比鄉其力有勞逸欲均其價有低昂欲平二者何去何從其詳可得聞歟管子曰假名有海之國集鹽於吾國夫以千里為國不必去其國也然集鹽有道況以天下為國則出之吾國東移之吾國西豈固難哉欲使法行如古於國可以取盈而家獲作鹹之利將不必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以百其饒如此然後為莢也

問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堯舜三代官人以德使人不失德若夫藝古人多有之而豈其所先哉周官六藝射居其一以謂射者雖男子之事其容與節皆比而持弓矢審固亦藝而已矣於德何有然致諸禮經聖王務焉以選諸侯卿大夫士以觀盛德者在此不以重乎曰與之習禮樂及求諸已不怨勝已者可也用是擇士使與於祭則羿逢蒙若養由基尚矣抑鄉之所升於司徒司徒

之所升於學司馬之辯論其材而官之者於是有未必用耶不然行同能偶而後以射別之則卒其所取乃不在於射也學者之論莫若折衷於夫子矍相之圃使二三子出延客揚觶而語或去或處至僅有存者凡此又何意也願幷聞之

問揚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及其棳提仁義絶滅禮樂吾無取焉爾善言老子者獨揚子引而合之中庸無間然晉之衰二三子者學其說而不明自何晏王弼唱於其前以謂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夫無之以為利有之以為用此老子語也獨曰無可乎阮籍王衍又相與學而過之籍有重名行為三公天下化焉清談有餘而無補于捄亂其君子皆以在位曠達不事事為高其小人皆以在下無法守為便故風俗靡靡棟折牆壞瘝痺不能舉至有不喜送喪裸裎言笑縗絰飲酒子字其父而不以為非獨一裴頠憤其不尊儒區區焉舉衆論而排之曰老子有以而然其舉靜一之義合於易之損益艮節論老子固無事於合易設有合特四象而已乎否則頠之意殆將以知白守黑受天下垢聖人貴名教而老莊明自然從而異之抑瞻與戎亦可謂知言者非耶道德仁義禮儒者同焉今必曰絶仁棄義禮者亂之首則二三子亦安得不脩然喜之至為是頹弛而不振哉而王通猶曰非老莊之罪其故何也

問時天時力地力惟酒與食爰作稼穡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無凍餒也夫天有時地有力而作者則在人風雨霜露神氣之養九土之所宜十二州之所出魚鹽米粟絲麻紵絮玉石金錫丹砂珠璣皮角齒羽竹箭枏梓果菜之產其饒若煙海民情所喜好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夫人而得賴焉故財有餘於取而人不爭天子富有四海視備色聽備聲食備味而邦君卿大夫士庶人其養以是為差微其權以役使天下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天下不知財所從來如管夷吾

計然范蠡白圭猗頓之徒皆以匹夫探是權而私之在國則霸彊在家則潤屋此為術豈固無足傳者哉後世壤地充斥物非加少也然堇堇不足更費漢事匈奴冶山煮海種藝長育通有無易貴賤生財之術十倍前世而國用民力增窘蓋自天子不能具純駟將相或棄牛車男女力作日夜無休時而不足當卒歲之衣食夫貧富之道莫之予奪而古者巧有餘如彼後世拙不足如此其故何也豈時異事異天地之物固亦有贏耗之量邪將為舒用者疾邪抑輕重取予之非其數邪不然則山澤之藏常羨矣旦旦而取之不可以為羨耶記曰與其有聚斂臣寧有盜臣二臣者均不可養借有數子者嘗試與論衣食之原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猶諸地上之遺也可以無與民爭錐刀於不足而皆贍則夫為術亦必有道願商略之

問尚書之設吏部實先諸曹夫羣天下之才而官之其使一人焉長之一人焉貳之必若權衡之於輕重誠陳於此而物辨乎彼無所或欺顧宜輕哉上若稽古訓迪厥官而吏部之選為特盛豈以夫八柄之所廢置有在於茲者然也今官制三省之屬與寺監長貳內自兩制外逮使者皆命於朝廷而吏部所掌間擬丞簿捨是則郡守以降凡州縣吏目常調者而已校其有勞無罪與其歲月之久近任舉之多寡品流之清濁以為升降按格而授之不逃錙銖法固良矣然天下之士必其在數者而才則用之必其不在數者而才雖才也以其不在數者則不用必其在數者而不才雖不才也以其在數者則用之若是可乎以謂舉而付諸有司聽其自擇則廢置之權王所獨任雖太宰能以其事詔之而已有司何預焉亦將使之遵成法治成事一斷於格無所專達則又以中銓名職卒所謂甄拔者安在抑上欲有用非親且近不求諸有司之所升降取捨則長才秀民何自而知哉由漢而來此職寖重其間能以鑑裁清白名一

時誰者為盛幸條其說以備上之采焉

問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子之於事親無所不用其極也則禮雖先王所未有而後世以義起之亦何不可哉上以至德順民得萬國之歡心而四海以職來祭其在宗廟所以觀德於天下者禮既備矣而老佛之宮往往祖宗神御所在意者嚴事未極故合諸一宮因漢制為原廟歲時饋食如家人禮此大孝不匱有加無已天下之所以頌歌而順化者也然竊聞之叔孫通漢儒宗名知禮其一時損益固不必皆出先王而要之討論潤色大意猶是敢問原廟之制與夫薦獻在漢禮有可言者歟其作仿於通耶亦前此矣顧第弗深考耶且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則宜無不可而必其無壞複道因以為名則方其築武庫南民知其不為原廟奈何欺之哉通於是欲名知禮得乎嘗試言之

謹案卷三十六第六頁後二行春秋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刊本禍訛福據柳子厚集改

第九頁前五行則是世所以賢原者刊本是世二字互訛今改

第十三頁前八行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年刊本年訛言今改

第十五頁前三行則楚懷王之十五年也刊本懷訛訛淮今改

卷三十八第七頁前一行若猛獸鷙鳥之發刊本鷙訛摯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　城
謄録監生臣杜　成
謄録貢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六 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九

宋 晁補之 撰

策問

策問十九首

問大學新民之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於治天下蓋無所不用其極也已為矣已行矣則所以待安榮積美者固宜有嘉會之期今田疇則闢也而民力未舒貨財則通也而國用未給學校則設也而人倫未明教化則修也而風俗未厚官府則具也而人材未選賞罰則信也而功罪未當兵武則訓也而蠻夷未柔大之制禮作樂改正朔易服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皆上之所垂心積精虛已仄席夜旦以求也敢問是六七者孰本孰末孰終孰始孰先孰後苟得其序而訓諸天下王者事則固欲其有用或誦詩三百而不足乎一獻則則所以致暮月之可三年之成者烏乎而宜夫學之為

緑衣紵絮雖多亦奚以為將必有疏通知治體之士遺
淺陋而論著明者也
問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以德而已德不足
有威愛然而威克厥愛允罔功後世不
原于德而務威愛或失則猛或失則寛蓋愛克而罔功
者有矣未有威克而濟者也始皇方斧將相方刀沛公
入關民之望之猶鉤逢西江也文景恭儉繼以休息天
下滋殖刑用不試而循吏出焉吳公文翁皆謹身帥先
居以廉平王黄朱龔鄭邠之徒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嗚
呼盛矣而治優柔網漏吞舟民衣食有餘豪傑少年或
相與椎埋飲酒亂齊民自瞷氏兩高定襄寺門誅死者
跆藉國中股弁而吏治亦從而酷矣夫數十年間上所
以為治下所以為俗未大異也而吏緣之政寛猛殊勢
若戰氷炭其故何也豈其上賞罰好惡之偏亦有以致
此耶將吏以一切相師成風遂往不反耶抑所謂循吏
如龔黄者使之在三代時其治安所比也而伉直若郅
都守正若趙禹又安得名酷吏而已哉或曰奉法循理
亦可以為治則髖髀之所固已莫勝不然鷹擊毛摯又
不可以為治將求先王所以用威愛之道宜必有説也
問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物有材人有力使之必報之勞
之必息之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賜所以為狂而子所以
為樂也記曰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其名安取或曰
夏商之際有嘉平清祀至周而後曰蜡則蜡者將其事
則伊耆氏其名則周者非耶不然則夏商之祭與周之
蜡抑其事自異也八蜡所記固主先嗇伊耆為神農之
氏則先乎神農豈復有為嗇者歟而説者之於八蜡取
昆蟲而遺草木又信乎否也臘先祖五祀以祊享祭四
方百物見於經或曰是蜡也或曰非蜡也二者由禮文
考之安所從正先嗇古天子則宜若諸侯所不得祭而
仲尼嘗與於蜡賓此魯也而得祭何哉以謂使之必報
之勞之必息之曰仁可也何以為仁之至曰義可也何
以為義之盡凡此於五經為莫重而由漢以降滅裂而

未白者也願詳質之

問道無非物物無非數自宓犧氏畫八卦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三聖人所以神而明之為後世法者由數起窮深惟之數始形變數實無形與天地存往來昧昧間不可分若有終始無所得循自一適萬變化無垠復於其一兀然獨在自一而上一莫能載則聖人所以先得諸心幽贊而生以之開物成務而卒於和順道德者其微若此豈直世俗術技乘除

子母交差盈縮之間而已哉上以神心執道之樞觀其會通有舉無廢比建五學以養羣士庶幾成材而猶患數之不明操觚持籌淩雜胥史故復詔立博士與弟子員所以待之蓋視四學意甚美矣雖然均數也仲尼用以述易同民吉凶謂之神物而考諸周官司徒所職僅名六藝保氏所教纔止九數在漢義和亦為小學至於魏晉第列史官唐雖置學而要之所習類非易數豈星歷氣朔土田粟米朝夕所用於是為急即將四營二篇

其法雖在不有聖人莫之能究耶抑學者必先粗者後其精者耶不然則隸首所作蓋不本於易與易固異也上方教士以此且舉諸其廢而不講之餘固不得不先於其近今其書咸在若九章周髀海島之類設或非古而所以知數將必自此始顧可忽哉荀子曰學數有終夫學而至于有終遺數可也蓋有不知而作則君子所病諸君盍試精思且副上所以廣學之意歟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所貴乎文者以其有別也聖人則炳君子則蔚辯人則萃見乎外不揜乎內者如此故古之觀人者慎焉蓋莫慎于漢之文同風三代其一時行事類是而陵夷晉宋羣醜亂夏士大夫相與為言語於鞍馬流離之間因以靡靡不能復振譬之草木百鳥灼然其華嚶然其鳴奄忽物化聲采偕盡而好事者猶往往而傳溺其淫辭以誣法度獨一王通起而論之知其亦有君子之心而知其亦有小人或傲或治或怨或怒或纖或夸鄙而貪詭而捷

以謂皆古之不利人夫玩其文不索其實遂往不返則風俗斯殆而通於此能辭而精之則通也亦可謂知言者非邪本朝以言取人蓋文盛矣士平居入孝出弟行有餘力然後學文而有司一日之進退則卒不在行今庶幾乎亦欲因其言而觀焉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孰能正之必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孔子猶病則通於此其能知者復何以也願幷聞之

問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德莫大乎天地而王者成位乎其間所以報之其義一也六經不完三王之禮其詳不可得聞已而周官具在學者講之猶或不明蓋有禮天於地上之圜丘而有所謂燔柴於泰壇有禮地於澤中之方丘而有所謂瘞埋於泰折謂一祭耶而或曰丘為自然壇折封土其義何以不同天子祠天地則天者天神地者地示耳而五帝與昊天上帝同曰帝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之示與土示同曰示至其言祀大神示則凡所謂帝所謂示者亦皆及乎

否耶曰用幸也而有曰用日至瘞用辟也而有曰用日至瘞用辟黝服用衮也而有曰用大裘凡此或於地不及焉亦何義也素車陶匏煎鹽鬻刀是於三王孰考或者其同乎而其有菩璧又有四圭有黃琮又有兩圭至於樂之變或六或八其數復安取也用幸用日至則歲一報焉而已而或曰祭天歲九祭地歲二多學如鄭氏宜不苟者也此其為說於經又何所質哉上方舉先王之廢典而大緝之雖制度考文天子之獨而討論闕遺則學校之所得共願詳著焉以待旁求

問王者化民成俗未有不由於學者古之天子視學興秩節祭先聖先師養老習舞以升俊造而簡不帥意誠美也後世治雖不若先王而至于教學亦所先務漢唐之盛二三主者猶親行焉國家得天下以仁百有餘歲庠序大興主上天縱神智加以緝熙光明所為垂心積精拳拳惻怛蓋未嘗一日不在諸生也而幾年于茲既卜禘矣諸生相與延頸企踵而望屬車之清塵亦未嘗

不在於此時也意者肅恭宗廟焦勞萬機或未遑暇耶無乃崇術立教大法信備而成材尚寡未足以迓臨幸耶不然則莫行久之顧且復舉禮儀必肄而後可耶夫禮儀嘉事博士弟子之所宜朝夕講也嘗試討之先王六經所載草具其事將以獻諸朝廷或者清閒之燕命有司警大昕宸在堂陛章甫裁裁振衣執經各誦所聞諸生亦樂乎否也

問平土宜五穀而山澤資貨殖夫古之為國所重民食蓋五穀為先貨殖為後也雖然平土以封而不以封者名川大澤而已非曰其可食日用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者於此為饒耶周官井田一夫百畝各有分地而虞衡之職厲禁所施有曰使其地之人然則設不以封而欲作其材焉固授之民也抑所謂厲禁者亦以家受地無得越此而多取耶將萬民共之特以時入不時則不可耶或者邦工玉府之入國足用矣而後其餘民乃得有耶不然九賦之所賦以政取之使與夫八者同輸於公其職宜有常也國家比修六官之屬而曰虞與水者實掌山澤惟曰寶藏所興不以奪民芻蕘雉兔與之皆往陂池之饒或棄馬食肉而不佐公家之急甚亡謂也弛之如漢不加均節諸侯煮匹夫治則已寬斂之如晉論以重法至或棄市則已虐盍亦本之三王稽之後世宜必有為法適中可行于今者幸條數之

問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刑罰雖聖人弗能去也亦曰勿撓勿攖期於清而已疏或漏吞舟之魚而密則無所措手足惟夫咸中時乃有慶主上仁心所以閔焉博稽舊章大布新典厲禁茲省鞭扑用希天下皆曰天子惻怛其於百姓有罪且固去之非固取之嗚呼美矣而議者以謂法欲其久久則吏習而民安輯之十年成而後頒此不刊之典也然而治無常事法固軫轉事之出無窮則法之應之亦無窮抑無復損益耶則琴瑟不解工不能御亦變而趨時務出其便則朝夕以

改前此者是已惡在其為成書也吏或未之講民或未之觀藏諸有司付在胥史人有從違莫知避就豈主上猷告示有位與民宜之之意哉且欲如周官歲時讀法使人耳目熟於見聞有善得以遷而有罪得以遠亦奚不可願商略之

問古者觀飛蓬窾木而知為車為舟觀鳥獸蹄迒之跡而知為字夫蓬木蹄迒天也而為車為舟為字者人則原書之起豈人力也哉河洛有畫鳳鳥有文孰規模是孰制作是譬之一身首武有位耳目有職五藏百骸各有本末能觀吾一身則推而觀夫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蚑蟲雜物奇怪其情其狀無不可知而字之說庶幾窮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而咎頡能知之敢問咎頡孰與聖人而智若此科斗之變有大小篆與科斗同聲異形敢問因耶草耶因則科斗與篆不殊草則篆不出乎科斗抑壁間竹書文或非篆必以篆求之其義豈能皆與科斗合哉字之為言孳乳而無窮网罟未耜迄于

宮室皆變而通之以趨後世之利然則即科斗而為篆即篆而為隸僮便一時亦奚不可而隸學者莫道何哉將後之作者其知淺陋不足以知聖人惟意損益無所法象則廢焉可也而自朝廷學校至於家人里巷策牘檄券咸以隸寫之是又何哉且破桔槔以復抱瓮與民同於初則苟且紕繆而害于義者無若書為甚凡此奈何

問道化無形蓋有不言而喻人心者至於為之綱紀文章以藩飾天下使民有常德而無覬覦則衣服之制雖其於化民也外抑古人所先而不敢忽者歟冕而垂旒衮十二章王以象道而公侯伯子男其制以是為差燕衣縞衣玄衣以養老者不可以加幼緇布皮弁爵弁以加幼者不可以養老都人之緇撮無用於野野人之黃冠不施於都其義豈無所當哉自天子出以禮義授則人于是焉榮之否則終朝三褫以訟而受者為不足欽豈曰無衣以已所製者非安且吉嗚呼何修而得此于

人耶禮義既亡法度不審門關無苛而奇衺之民用以亂古廣袖之謠流于四方均中國也而齊魯異制況斷髮文身者乎且欲反古以救其弊凡此奈何民無常心惟其耳目習熟聞見者為是今一旦草焉不非且笑者幾希亦其所作有損益所施有先後將俾不悖於古可宜於今則非疏通知治體者安可以議此願極言之

問管子曰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古者患此故當其戍守閉暇擇寬大地而教之耕平居有畜積之備而倉卒無飛輓之困以之趨戰入農則朴朴則易用且力有餘可與持久此屯田之法至于今猶利也漢事匈奴使發射士詣朔方屯田張掖而先零之討趙充國上十二事其說最詳然或者以謂充國之論施于當時為便耳智者因世而度宜則論無常是敢問十二事者舉而用於今孰得孰失魏以任峻之闢而破蜀晉以羊祜之墾而平吳兩人者之於佐軍功不減蕭何此其為法之利豈無可言者哉國家修六官以正百度而尚書之屬有以屯田名者將沿歷代之法而推行之且自朔方始必得充國峻祜知務之才俾之典領勸課而後可敢問擇人立法何以

問或曰治天下欲無事治天下果無事乎唐虞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帝獨盛于唐虞王莫若周其于黜陟廢置彰善而癉惡不能一朝去也而言治天下欲無事何耶上執道之統出應帝王譬諸四時變化其成在久是非已明而賞天下之功罰天下之罪在此時也今考功刑部論為成格非大賞罰功當賜帛罪止輸金猶告四方以為勸沮意誠美矣然天下之人其君子固已宿道向方而小人之革面懷其肺肝或誣功罪以近賞而遠罰孰從正之齊威王烹一人封一人而齊國人人無敢飾非務盡其情上方示人以好惡動為道言為法則齊之事猶爝火不足道也凡此奈何將必有博習明于三事之體者知所以扶抶也問古者敷奏以言庶言同則繹上有大事與天下共之

所以防壅蔽而近公正也漢有諫大夫有議郎有博士凡朝廷法出令下事之張弛皆得以所見預討論故漢之文章炳然可觀後世因之有百官轉對或五日起居言事或閤門拜章至於建隆淳化之盛亦時舉焉蓋其餘也今官制自通直郎而上皆升朝官夫仕而位王朝之事何不可言大昕警蹕簪組在庭贊謁而出無所預朝事豈天子所以來多助開敢言之意哉今欲如祖宗故事修百官轉對遵漢用諫大夫議郎博士集議得失以今揆爺勢有因革亦可乎不可願聞其說

問古者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所以使農末俱利抑兼并不得滯穀而飢者食賤也夫平糴以待水旱邊鄙屯輸貔貅所聚不耕而仰餔者衆故朔方有便糴有措置以時入穀而措置所蔵以待貧卒之發領諸使者付之官屬期會勸課以王命行之無慮不集雖然通都大邑困窘鱗比獨取諸此則患穀之至不廣亦入之旁近則穀不在貧遠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轉輸都邑不能無勞又便糴之積以廩吏以餉軍故量入為出僅以足用今措置之穀非貧卒不發且承平日久烽燧無警借使十年不出則紅腐之患若此奈何抑視年之豐凶以時斂散則備不常具又何以待貧卒之發是三四者有司之所宜聞也幸條疏之

問六經惟禮若彊人而人之情不可以無禮袒而起趨箕坐大呶則市人亦且睥睨去之嘗試俎豆于士君子之間端冕而坐則雖有小人猶將斂顏色愧其不似而欲其似況天下之人其始不皆小人哉此古者重冠禮所以謹其始也嗚呼禮之本意非止而禮之文滅栁宗元記孫氏冠其子曰某子冠畢則有曳笏却立而外廷大笑者天下不以非外廷而以固孫氏甚矣士君子之好禮者微也上比臨軒悼禮俗之未形以下詢諸生學士諸生學士蓋講議洽聞然或不免於溺辭章而晦法度禮用不舉今欲舉三代之遺而求所以施諸今其義何以三加彌尊而弁服之制不同可得聞乎冠于阼醮

于客位爰字孔嘉使之棄幼志而順成德若是可也以見于母而母拜之以見于兄而兄拜之不已泰重乎曰成人而與為禮歟則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母也兄也則禮荅父也則不與為禮何哉無大夫冠禮古也而公侯有冠禮為夏之末造則古者冠禮蓋獨施于士抑童子未成人而顧得與士齒其說又安取

問天地始于無始日月五星寒暑昏明之運始于天地而歷之原與有物者同始漢以來傳所載有黃帝調歷而其文不見于經所見獨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與中星賓日餞日而其法不詳于傳故學者忽焉夫先王所以正時作事厚生者于是乎在且其事則堯之所謹也顧不務哉抑經所見因推以為歷使後世宗之亦可乎否也自漢至唐語歷者凡幾家而術凡幾變其名察發斂大較安所出其損益盈縮以求合孰者為疏孰者為密其施于人事抑遠耶近耶或曰歷本於易而律治之易之數與律之數皆不改而歷必改改易與律不改以之求陰陽每合歷必改以之求陰陽又每合若此何也以謂天動物動久必差差則必變以求合其說最近然知其久將差則逆為法焉進退後先以齊之世豈無智者哉日官不能厎日而日御不能不失日今欲復修其職而總其事其擇人奈何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故凡語歷必求諸儒者為能盡願討論之

問為國之所患法亡限而輕重斂散之權不斡於公庶民農工商賈棄時取予富至侔封君或不佐縣官之急而貧與拙者益困故為之法曰更繇租賦鹽酒茶礬其物有禁絲麻竹木鳥獸魚鼈果蓏有算上取焉輕十一重十二下賴焉多十九寡十八由漢以來未之改也雖然法日設貨日出民用不加少而縣官之力滋屈猶曰法未善從而改之所以勸課推行第其增耗而為之賞罰其明且具矣而吏日趨事比不增民疾作赴上而病於莫贍凡此何也夫人才無常是可則用之要騏驥以

千里責狸狌以捕鼠用所在也賣醬瘉侈洒削鼎食胃脯連騎馬醫擊鍾彼其以匹夫操是權而私之則與千乘同利乃至官師有司之貴禁凡自我莫之或奪而董生維曰不足顧匪拙歟朱公在越而越彊適陶則三致千金卜式牧羊而肥以致卿士以謂治國猶治家則將欲興利盍試求之朱卜之間抑可哉

問荀子曰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又曰仲尼之門人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乎五霸所貴乎儒者道術無所不包非呻吟詩書俛焉白首之為賢其舉先王之事而力無不可為之為貴然而管仲伯者佐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仲尼稱焉曰如其仁其功之在天下豈少耶世之言儒者曰孔氏之儒受業身通如由與求仲尼論其能乃不過於為宰而治賦尚且以自許使民有勇而見唾為人聚斂附益而得咎至或見比於具臣何耶以謂真儒必周孔而後可則後世之賴於儒者何其寡曰不然歟則以由與求而尚不足蓋才之難若是烏在其為童子羞稱五霸也汉之名臣如賈誼董仲舒推明六經尊師而重道則仲舒為純博古達今計利害於始萌探安危於未形則誼為當然而劉向謂仲舒伊呂無以加而管晏殆不及也至論誼則曰伊管未能遠過其才之長短等級固若是乎將向自離而言之未始為輕重也抑誼之好學俊傑特出董生何以先之江都之治乃牽於春秋災異而五餌三表亦不免見笑於術疎豈二子者終未可與大有為耶將漢未嘗舉國而聽之也

雞肋集卷三十九

雞肋集卷四十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春秋左氏傳雜論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云云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右隱元年周政衰禮廢歸惠公之賵於葬後宜有之也而子氏未薨無故而并歸賵此為難知抑侮

耶詛耶它國赴告之不一而誤耶求周之所以然者而莫得而人情無容如此也侮詛則周之不君甚矣言豫凶事非也誤則周之無政極矣言豫凶事非禮之間事亦非也不君無政則又何暇論禮與非禮之間哉言非禮亦非也蓋此元年七月也而子氏以二年十二月薨相去不遠杜氏以長歷推經或言日誤或言日月必有誤者不一安知非策牘脫亂而傳言鄭入郜入防蓋鄭後至而得邑歸功于魯

傳忽夏五之疑杜又信傳而不核其然歟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右隱三年周衰徒以虛器位諸侯上而周又最弱質固宜也然王而與鄭質鄭也而質王則無王與不臣未有甚於此時者如先君子之論則宜曰王不當取諸侯質諸侯固不可以質王可矣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是周鄭敵也非先君子之言也

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右隱十年經書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杜預云齊鄭後期而傳言鄭入郜入防蓋鄭後至而得邑歸功于魯

魯受而不辭故書取也按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恭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不敢預聞廼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其敢以許自為功乎是魯與齊鄭連伐宋伐許而同勝之齊皆不取魯取宋邑而讓許土鄭以宋邑歸魯而得許不有也鄭莊公為有禮且正宜矣隱公賢君也知讓許土而不嫌於取郜防豈其心哉蓋許國也郜防邑也人情於大者則不敢貪而辭小者則易而受故三國有功而魯獨失惜哉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右桓十八年周公黑肩欲弒莊王而立其弟克辛伯告王而殺之元惡得戮義無可悔而傳廼以謂儀作亂以累周公周公無辠而及禍如是言之可也周公為惡而自禍豈但前弗從諫之咎傳意非也

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太子忽齊人將妻之昭公辭曰男女辨姓以別嗣也今君與我同姓其生不殖吾是以辭君也子突子亹子儀母皆寵弗從昭公立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子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又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入又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又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右桓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傳趙穿弒君而春秋書趙盾弒其君為亡不出境返不討賊而

仲尼善盾以其為法受屈也祭仲立昭公又廢之立厲公又逐之至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又假手於齊而殺之復立子儀人臣而改立君者四然而春秋不書其罪當時稱以知免何耶盾之力足以全靈公而靈公欲殺盾不獲而見弒弒非盾為而事由盾起故盾被惡名而不辭若祭仲自昭公之未立也固已諫其受齊婚知有後日之禍也昭公不從而及此其廢昭而立厲又非已志宋實至高渠彌立子亹齊人將誘而殺之仲雖知之而不往同其難則仲與子亹無君臣之分然也不然則衛州吁既篡立為君矣石碏亦安得使陳人幷石厚殺之哉石厚之黨於州吁猶高渠彌之黨於子亹也石碏教陳殺二人尚無罪則齊人自誘二人殺之祭仲安得而預其難哉晏平仲亦曰君為已非其親昵誰敢任之祭仲石碏晏平仲易地則皆然人謂其以知免而仲曰信也者知其不可辭而可受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而范甯非之曰是神器可得而窺也夫鄭之亂非一人之力可為也祭仲固前言之矣宋既劫之非其死所而見矣馮道在五代時歷事異姓而不預其難惟其草昧力相篡奪道以為不足死而勢不得去故易世更主依違而獨全而世不加惡於道或恕而許之至稱其明哲保身其庶幾乎祭仲之以免者非耶然則要極而言之何如曰君子遭此為不幸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富彊者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右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士萬對伐虢事言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何其賢哉賢者而謀人之國則必以其道若患公族之偪則有道以裁之矣而無故敎其君以滅宗黨戕支傷本如是以為彊公室耶實弱之矣獻公知患其族而不知患其子身死而諸子爭立禍流晉邦申生縊夷吾重耳奔而奚齊卓子其愛子也皆為世大戮蓋其事好還也非天啟文公晉其可望血食哉來俊臣輩敎武后誅唐宗室而后亦不自戕武氏黨故士萬之罪深於後人

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禄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右閔二年孟子論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而之對曰寇讐之保又何慎焉 云 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右僖五年士萬始勸晉侯去桓莊之族羣公子皆無罪而以為戮晉公室已弱矣晉侯惑驪姬欲去申生夷吾重耳故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萬賢乎當諫其君無疏諸子自啟禍不然知三年將尋師焉則無築可也築而不慎坐觀晉隙若非已任者而退有後言以謂一國三公夫晉之寵者不惟奚齊卓子乎而二公子何預為臣不忠慢君誤國其罪大矣惡後之人昵其浮詞而不要其衷故辯之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云 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 云

右僖九年葵丘之會天子初使賜胙齊方霸諸侯

未有大失而宰孔徒以其勤遠略知終在亂遽勸
晉侯以無會其智遠矣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
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
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云云及里克將
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曰
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
欲復言而愛身乎

右僖九年獻公嬖驪姬殺太子逐羣公子晉事可
知卒以驪姬之子屬荀息荀息賢乎公子有當立
者矣盍姑勸之以與所當立不然辭勿傳以直匡
君可矣傳非所立而許之死非也而又終欲以復
言為忠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然則不義以
為信雖孔子猶不復也陳平亦嘗許呂后以王諸
呂無不可者王陵駡怒而詰之而平不盡語以其
心也及産禄已王乃與周勃舉兵而誅之後世不
曰陳平無信以謂信不近於義也夫必以安劉氏
為忠則不以不忠於呂氏為不信也忠所在義也
義所在信也雖然陳平何足言哉智足以及之而
已嗚呼曾謂荀息不如陳平乎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王子帶也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頹
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
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狄
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秦晉納王王入于
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

右僖二十四年襄王辟母弟之難棄王城而處于
氾曰寧使諸侯圖之卒用秦晉得入而後殺帶襄
王之於待其親者亦足矣晉惠公之立雖非國人
意而惠公卒懷公立重耳未入也入而殺懷公則
遽矣諸侯之欲納重耳皆是也盍亦使諸侯圖之
不可哉文公於是有愧於襄王矣唐太宗亦與建
成爭立太宗始造唐者也雖欲不有天下天下其

捨諸難起而避其兄天下猶當求我而不置何至
援弓矢戕骨肉乎然則周之所以益弱而愈存雖
文武之澤未竭亦其子孫義有以持之也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
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功）焚僖負羈氏
魏犨傷於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
之魏犨束胃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云云）乃舍
之殺顛頡以徇于師
右僖二十八年犨頡犯君命驕已功焚无罪快心
忿亂莫大焉刑皆無赦者也晉侯誠愛犨之材耶
則不以不病故生而病則重躋之死也曰病將殺
之此何理哉頡之材則又未知其孰與犨也其不
及犨乎則自其材之分於取死何增損哉罪鈞而
材異舍一而戕一恩威胥失矣是役也祁瞞奸命
舟之僑先歸皆殺之傳曰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
三罪而民服蓋言瞞僑與頡也夫殺瞞與僑自軍
政之常而至殺頡則刑固已不平矣何所示民而
民服哉傳之失誣非君子之意也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
公為會而封異姓（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非禮也與衛
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
右僖二十八年貨史而託神欺也利在復國忠也
事順而辭恭禮也行一欺而二善得侯獳有焉淮
南王書曰子貢詐而全魯詐不可以為恒弦高誕
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夫道不可遵而功有難廢
故二子所以全存二國之名至今語曰屈寸而伸
尺君子為之小枉而大直聖人行之也
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
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
古者越國而謀
右文元年是役也晉襄公伐衛先且居曰効尤禍
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此近于轉敗

而為功其舉得矣衛求救於陳陳救之敎衛伐晉以示有餘慮勝而會可也而傳言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夫越國而謀其舉固有可否不然凡鄰國以利交而權合者皆古也可乎哉杜預尊傳於傳之失不直攻之以為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衛之禍陳啟之也預之言乃庶乎古

戰於穀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棄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盡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云云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右文二年瞫之失右也苟自謂黜而宜則亦安之苟自謂黜而非宜則亦有君命矣先軫何所受怨

哉自以未獲死所而往馳秦師豈死所也哉若恥无勇乎則挺然以身投兕虎亦勇也是匹夫之剛也狼瞫而君子孰非君子

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石文四年此晉襄公事也春秋之時諸侯以彊幷弱得一士而可以弱一國人所貪而不捨者也何有於良蓋孔達嘗帥師伐晉不量力而干霸主故衛不得已而執達以說晉而襄公乃矜其國之良而捨之猶有文公之餘烈賢哉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云云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云云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石文六年趙孟晉賢臣也立君國大事也已為政與大夫謀而賈季實干命不能討季而止樂樂至而又殺之樂何罪哉徒曰既不立則雖欲无殺不

可得慮後患可也然晉於是乎始哀矣

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且謂趙盾能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云 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 云 云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

右文六年盾為政晉始有政然而賈季專立公子樂既不討又擅殺陽父亦不討僅能歸罪續鞫居異哉夫陽處父以能上盾公也賈季怨易班而害處父私也盾自以不足當政耶則去之苟無愧于公而季再逞私盾力不足以禁又送其帑无政莫甚焉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注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背盟救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衛殺其大夫孔達

右宣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背盟以干大國罪也然春秋時諸侯曰尋盟盟未必善善未必信也背盟以干大國其罪小遵先君之約不忘與國而救之知利社稷寧以死塞責其忠大孔達賢哉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巳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注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

右成二年戰欲殺敵無問其人矣而頃公自以不射其君子為有禮用此敗執此與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同意

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韠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云云）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云云）欒書怨邻至以其不從巳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云云）長魚矯以戈殺之尸諸朝

右成十六年十七年人臣無外交邻至事君无貳而在桴鼓之列受楚王之問苟以為禮而忘義忘義安取禮故其後欒書之讒得入夫為禮而不圖終尚以貽禍而不足成名況非禮也哉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右襄八年晉霸業衰與楚爭鄭干戈日尋魯畏晉

彊徒欲成晉志而嫁禍於鄭鄭何罪哉武子賦彤弓以詒晉而宣子不度其君之德不量其國之力而受之自以為得可恥而不足榮傳猶曰君子以為知禮若魯無君子者以為知禮可也

雞肋集卷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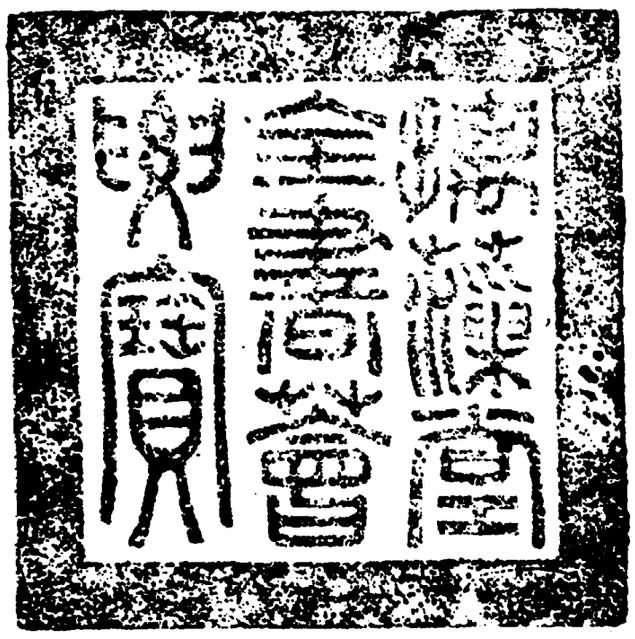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十第二頁後七行公敗宋師於菅刊本菅訛苔據春秋改

第七頁前五行以為彊公室即刊本公訛宮今改

第十六頁前八行叔仲初不可是也刊本叔訛改據左傳改

第十七頁前八行孔達賢哉刊本脫達字據左傳增

第十八頁前八行卻至事君无貳刊本卻訛欲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錄貢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一至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八

雞肋集卷四十一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春秋左氏傳雜論

楚子囊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右襄九年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孟子以謂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蓋貴老敬長所以訓孝弟而賢能所在不必老長是以晉政類能少者位上羣臣樂推彊國罷爭才之所在不繫乎年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年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

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右襄九年國君十五而冠而魯君以年則十二年耳未及冠也武子對晉侯之言則是而迫於盟主之威不暇守其言至汲汲焉即它國之廟假同姓之器而行禮若不及竣返國者以謂禮耶非禮矣

盜殺子駟子國子耳云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盜衆盡死

右襄十年子西子駟子產子國子也子西之才不及子產不待此而知也均人子也盜戕其父聞難匍匐遑遽而往猶恐不及而責子西以不儆事則三執政喋血朝廷言家事則父暴尸衢巷而咎臣妾之逃悼器用之喪豈但鄙細不知務而已哉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云云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纂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右襄十七年大臣擅相賊君欲討而卿不忍非國恥蓋國弱也國弱斯恥矣左師向戌為賢乎則欲靖國而縱有罪何哉既謂君舍之矣而過必騁以示惡之奚補

荀偃瘴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右襄十九年宣子以事其子吳自誓而猶視而懷

子以嗣事於齊禱之則瞑故宣子自以為淺期偃也然宣子懷子皆晉之望也譬亟覘妾婦撫尸啼曰何其妖且鄙哉桓譚言病而目出初死日未含尸冷乃含非其有所知也譚言是矣

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名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注明年楚滅舒鳩

右襄二十四年舒鳩實叛楚楚責之急偽逆二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馮不可其意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不叛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復叛楚雖滅之楚可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馬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右襄二十五年吳人輕而無謀自古記之矣孫堅孫策皆無王霸器堅輕騎從敵策暫出遇仇俱以輕敗雖賴周瑜魯肅輩輔權嗣立亦權稍持重故鄭子展卒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鄭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飢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右襄二十九年展皮私施以收民而取國政罪也司城慕而效之皆權臣自培禄去公室之道也夫請於公出公粟以貸可也貸而不書以獨取一家

之譽其可乎使大夫皆貸可也為大夫之無者貸以家擅一國之名其可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仲尼曰魯自此不復贖人則貸而不書使後不貸之道也或乞醯焉諸其隣而與之仲尼曰孰謂微生高直則為大夫之無者貸不直之類也又謂微生高直則為大夫之無者貸不直之類也又田恒驟施以有齊國古之姦臣多託此以收衆幸而不匕而叔向以謂其後匕者何哉施而不直其干民譽多矣君子以謂不免於罪而叔向以謂樂氏加焉何哉不然彼皆不知此特誠心憂民而郤之可矣然君子猶避是名

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注畏其作亂故寵之

右襄三十年以子產之賢察伯石之偽而惡之可以廢矣顧乃寵之使次己位何也以謂廢之則力未可為若恥與同列而已自去耶則鄭不可以無

子產故寧少假焉且與之偕而不自失為鄭國慮故也嗚呼君子之馭小人有道抑孔子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產其懼此矣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注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注子晳公孫黑既而褰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云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放游楚於吳鄭為游楚亂故公孫黑彊與於盟子產弗討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諸大夫欲殺之子產使吏數之曰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云云昆弟爭室而罪二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

右昭元年子產為鄭叔向為晉晏嬰為齊皆三國之季世而晉齊甚焉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及為政有事伯石賂與

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卒與之夫為政而令不行於公族至有所欲使而用賂國於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為此抑可言矣子南子晳之爭子南直也若罪其用戈則子晳先纂甲往殺子南矣子南用戈但應之也而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子南杜預以謂力未能討而歸罪於楚非權也不得已而用最下之策也雖後子晳彊與於盟亦弗即討則其忍可知矣及子晳獲罪然後方數以大國之事未爾討而摘其昆弟爭室至此則晳之直安在哉以至察遽而至迫以縊死則子產之本心可見矣故曰為政而令不行於公族國於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為此抑可言者惟初忍而后決始逆而終伸事定國靖而衆方知其心是乃子產以為賢而稱於孔子也昭元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云云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夫以鄭晉齊三國有臣若是然至世微政去皆不能救鄭未裂於彊臣子產其猶區區焉因事正之晉齊將亡賢如叔向平仲特相與私語而太息豈不哀哉雖然二國所以未遽亡亦曰有兩人者在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云云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云云

右昭六年向戌知柳與亥之詐亥又徵其凡而戌身為左師不能為國討罪既許亥代之矣尚面誚責陳詩揚義亦何為哉前此宋華臣亦暴其宗公欲逐之而左師不逐但過門必騁而已與此事終

始意同傳載其言不足賢也

楚子享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遽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公懼乃反之

右昭七年遽啓疆諫楚君以毋辱宣子叔向而恥晉國道聖王所以務行禮陳誼甚高葢賢大夫也

抑兩君相見問以亏失物之至未者也何足道哉

楚子悔焉而啓疆詐魯以還之君吝臣欺何以為

國彼哉彼哉

楚王縊于羋尹申亥氏子干子晳皆自殺弃疾即位（平王）也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弊櫟之田（注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弊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弊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注善其有權

右昭十三年春秋之時諸侯以詐謀相并不可勝言弃疾從于亂以得楚無異於篡未可以正義責也然始即位而知楚取鄭邑之過欲歸之設非其本心猶為詐善枝如子躬恥王弗致猶將勸之遣致而弗致違君命以濟其諛欲誣鄰國以開其怨隙何以善其後哉諸侯是以知楚之不競也傳言弃疾令德有民然不足以知枝如之為罪執手而悅且親之異於得原失信遠矣商於六里張儀之徒所以誤鄰國攜人心而杜預善其有權預亦非也

晉成虎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注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蒐徵會告于吳（云）云邾人莒人慝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云）云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魯人懼聽命

右昭十三年子產鑄刑書自謂以捄弊而叔向貽書切責以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其辭甚美子產屈之夫子產之治雖愧先王以權一時良不得已而叔向尚以叔世過舉誚而非之若晉之衰又甚於鄭侈成虎祁而不能諫諸侯皆叛而不知圖合衆示威以誣先王朝會之意而不知恥似非叔向之為也杜預云自昭公即位郛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懟晉人信之所謂譖慝弘矣而叔向不惟信郛莒之厚誣沮子服之正論至耀車甲之多曰雖以無道行之而可畏夫紂豈車甲之不多而亡哉蓋無道而可行自古蔑有且晉誠已衰不可復興為叔向者尚當區區以道維之姑教其君儉以守已信以待鄰雖微未亡也若侈內而暴外以暫屈人而為彊所謂攘臂而仍之其技窮矣

二月已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注戴華氏桓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右昭二十年傳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至哉言也術如梓慎望氣而知它國之祥蓋天地不能隱其情然不足以知其人孰當之也至昭子聞梓慎之占則知其禍在華向竟如昭子言然則吉凶由人氛能兆之非氛所為也抑昭子可謂儒矣

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右昭二十年世皆罪楚平王之信讒奪婦賊殺不辜而多伍員之忍詬含恥卒報平王蓋聲烈光於百世而如存而獨申包胥謂為已甚揚子雲亦論而非之然以員事言之鞭尸藉館未為已甚而始求所以報楚尚或可也而知光欲篡至進刺客陷

人殺君成已報父人誰無父僚何辜焉人求
子者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其言悲矣員誠
以其父故不暇避此而罪則當為世大戮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
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迾止士伯曰寡君以為盟
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
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右昭二十四年晉以邾人之憩執叔孫婼館諸箕

自以不敢廢周制不肯與邾大夫坐禮也恥以貨
免而為不解獻子之求冠進其兩冠外弗與吏人
之請犬殺而與食至於申豐以貨如晉將欲免已
尚以計留豐見而不出觀其意蓋義重於死如此
以謂已行人耳何所獲罪不幸而死顧不失義可
矣其所館也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蓋處死者
素定其暇豫又如此也及士彌牟將逆已而歸而
已不知謂將殺已陰戒其踁幾害彌牟異哉夫能
忍無罪以死而不忍以計自全可謂義矣至疑彌
牟來害已而欲戕之義安在哉始則不畏死終則
欲拒命以死嗚呼其終始相迕不可知也已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脽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
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
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 云 云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
三族 云 云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子
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右昭二十七年詩稱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讒人之可嫉而
難去如是而沈尹戌一言以殺二讒安子常靖楚
國於舜之功二十而二矣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
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 云 云故用其道不弃
其人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右定九年鄭自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難子產固自以救世鄧析又改焉其不得已而用可知矣鄧析春秋時亂人之雄也破律改作王制之所誅夫天下無王而諸侯有政能使亂人不得作是乃駟歂之所以為賢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鄧析雖邪竹刑有時而或用不以言取人故鄧析雖能為竹刑不足以救死而傳載君子之言謂子然不忠夫子然可為忠矣誅一邪臣不過忠於鄭去一亂人之雄忠於先王後世之人多矣而又以謂苟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夫謂之邪矣何可以加於國家哉召伯之惠政在民其人賢故民愛而存其甘棠用其道不弃其人若召伯可也以比竹刑異哉李斯為秦立法漢滅秦亦因之不害於治然漢用李斯可存之法則善使李斯而在漢雖欲不弃得乎哉又列子載鄧析被殺事異而意同曰鄧析

子產屈之俄而誅之以謂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雖不云駟歂殺之要鄧析之不可不誅列子亦云爾也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靈公子郢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太子）不對佗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佗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右哀二年自古諸侯之子不當立無妄而求者多矣夫郢父在許之而不敢承父沒母立之而不肯立郢之賢且智蓋子臧季札之義也或曰畏禍夫一臂重於一國身貴於天下易知也利在於目前禍伏於事後難知也孟子曰苟非其人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至蒯聵與輒父子爭國而郢超然立於無過之地郢之賢且智蓋子臧季札之義也

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

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

右哀十一年杜預注魯非無壯士季孫不能使是也雖然不狃當伍非將帥也恥誰不如而不走可也言惡足為賢而不止亦可也徐步而死以為勇乎則不戰以為怯乎則不走勇怯無當特怨乎不以而捐軀非以為名也是役也孔子得三人焉孟之反殿而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孔子曰不伐公為與其嬖僮汪錡棄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而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汪錡死孟之反冉有不死皆見取於聖人不狃之死亦義乎孔子將稱之不然不若不死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則難也

雞肋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四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西漢雜論

德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史受譚訴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賜爵關內侯

右楚元王傳第六德附傳光威震人主權傾天下德畏其威而懼婚此在常情不能無望也御史承指誣德以誹謗詔獄而德惟良折獄用御史力至免為庶人此在常情不能無說也然德拒疏已而光不放於利而不怨御史阿已欲而光以說之不以道而不說

抑光可謂賢矣以是持滿雖百世不傾可也而坐牽於孽妻之愛忍許后事不白以負天下至於覆宗世謂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亦光不早辯頹其勳名哀哉

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令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復誅不悔前過而教令人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大中大夫膠西相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有過之臣無

言變事誣罔不道吏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

右楚元王傳第六向附傳向以宗室良欲盡忠於主而嫉恭顯許史輩懷姦害正若力能肆諸市朝猶君子之所與也非私也且向自憂望之等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向憂望之等

復退誠無邪心然已預焉故不敢自為上陳之而
教其所親上變雖本無邪心至此而不幸欺矣向
誠内省不以為嫌然自為上陳之而意不免乎便
已且上安能無嫌而必聽哉從妻言之為妬妻雖
俚人語其變人心必也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
上之必用若夫成功則天也向如彼何哉或曰智
者術之原此術也奈何曰欺曰君子之用智不得
已而至於術猶託之正是謂名之必可言言之必
可行在君子為術在聖人為權捨曰正而出於欺
雖濟君子恥諸況不濟何以自免於邪不惟其欺
不可為而已抑姦人得以藉其口於主曰彼自謂
正而正如此後何以復信於上哉此恭顯所以得
因是陷向而向辭服又不惟其能陷向而已卒并
望之遣子上書事見治而殺望之自向為之也雖
然玄成禹非朋恭顯者也若曰向誠忠於國家而
慮不聽乃欺若此治其欺可也而曰前欲毀離親
戚為臣不忠夫向不為忠孰為忠孰為邪二子漢儒宗
猶畏恭顯竊位患失而鄙如此況其下者乎
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陳平常燕居深念賈往不
請直入坐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
何念賈曰 云 云 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
權不分臣嘗欲謂太尉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
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右陸賈傳第十三誅産禄迎文帝天下後世皆知
其為平勃朱虚東牟之功謂賈有遊談之助耳雖
如孝文深德大臣之立已而謂章與興居始謀立
齊王猶詘其功然間一歲終立二人為王至賈之
功則無一人為言之文帝亦不圖也以陳平之智
百發百中而方其端居深念不知所出微賈發之
安知與勃深相結使彼不疑而後可與成功哉管

蔡之事斷可見矣聖如周公賢如召公而召公不悅故周室幾危況勃樸椎少文昧於慮始安能不疑平而覩未萌以成至計哉然賈一言而兩人成謀社稷之計出其掌握去產祿如莧陸之易措劉氏如太山之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哉然平始起微時有功當賞不忘魏無知高帝固以為不背本者及此智窮計困得賈一言而免深禍成大勳事定國安而已佚樂顧忘賈本圖不聞其為上言之上亦莫之省賈亦不自言而翛然事外樂以忘利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陸賈以之

朱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迺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迺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祝云或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云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閎籍孺從其計言帝果

出辟陽侯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帝聞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建遂自剄

右朱建傳第十三陸賈自喜畫策而朱建又尚氣節兩人為此皆其性所不能已也然賈亦善建故哀建母死不葬乃以計動辟陽侯使助建喪建以母死不葬故德賈之惠迺以謀恐閎籍孺使免辟陽侯死此其情也而辟陽侯閎籍孺兩人皆行不正賈建與通計議甚汙可鄙者若曰賈為人喪建為母死儻可以免然君子之與人交惟無以利為

妻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云云

右婁敬傳第十三敬之見在漢五年然漢楚之爭蕭何曹參韓信張良陳平並從漢王將皆封而敬始為戍卒脫輓輅而獻計謀豈愚於前而智於後哉人

才各有所長當分裂擾攘之際戰攻成敗間不容
髮智者獻謀勇者獻力有如蕭韓張陳並以人傑
馳騁而興漢敬之才不足與於其間也漢已有天
下而長治之策未立敬於是焉出矣勸都關中則
良平之所未發而敬首陳至羣臣爭言都周然後
張良乃從而明言其便竟建西都諫伐匈奴則良
平之所不慮而敬獨疑至白登見圍七日然後陳
平迺從而計賂閼氏僅以得解則是敬之二議蚤
圖先見皆良平之所未思也又敬之所陳凡三事
皆有先後始議徙都以安國本國勢既足獨憂四
夷故中勸高帝以結和親論可以毋戰而漸臣者
和親既成外患斯弭故然又勸高帝徙六國彊族
以實關中為彊本弱末之術如是漢業成矣而高
帝盡用其計漢以大治傳祚四百故敬之功不減
漢初起佐命功臣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

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

文之非也

叔孫通傳贊第十三禮樂廢叔孫綿蕞草具於
右叔孫通傳贊第十三禮樂廢叔孫綿蕞草具於
介冑中世儒未習何足為一王之儀然秦滅詩書
繼以高祖惡儒士功臣又殺武夫屠販之流或殿
上飲酒拔劒爭功幾何不覆而亂哉通因時制宜
度高祖所能行以漸革之漢卒稱文治通於此功
亦多矣觀通始徵魯兩生兩生不肯行以為禮樂
必百年積德而後可興通以鄙儒不知時變棄而

不取然則通雖祖敝亡殘缺之舊忘小不備姑取而有之而漢卒賴焉文理以興雖謂之成一王之儀可無愧也

厲王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裹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除賊報母之仇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辟陽罪應大戮不止於三而諸王擅殺列侯罪亦無赦文帝知辟陽之足以得死而傷厲王之為母報仇又以兄弟恩故屈法赦長可謂寬矣內假手於人以去元惡而外不害親親之仁寬之可施術莫尚此然而竟以是驕淮南厲王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文帝重自切責之令薄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云云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厲王驕不學問未可以義理動也昭緣君命為書切責以天下公法懼之可也今先稱所長以順適其志而后數其罪意誠是也然人臣而以聖人奉之其明者耶則懼不敢當知禍之不可勝矣其暗者耶則益驕無乃曰人謂我聖我固自聖是促之亂也昭詞非也

廼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云云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云云淮南王廼不食而死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七國反聞盎勸上以誅御史大夫鼂錯當時皆尤錯以為權首而不甚罪盎蓋

七國以誅錯為名也淮南王反時上以弟故曰赦之羣臣以法故曰無赦而上自赦之王不幸道死大臣何罪益棄隙以勸誅丞相御史然則盎果亂人喜權凌上者非但不善錯而擠之也至終不得其死豈不幸耶

淮南王安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安為人資俊材喜名好士而蚡以大臣處帷幄私許以非望安之禍蚡啓之也安反伏誅以伍被之才苦諫數四雅稱漢美而竟以霄同并戮蚡不及誅幸也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令徐公云云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右蒯通傳第十五說士能以其辯張為利害奪人之羣臣以法故曰無赦而上自赦之王不幸道死於頃刻之間類今日言之明日不可復用者若通說武信以謂范先降而身死邊地必皆為金城湯池范陽令先下必身富貴邊城必相率而降後卒如其言此策也非說也

躬與孫寵謀上變事云云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宜陵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云云躬上奏言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疑有他變令詐為單爰處使者來上書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令匈奴容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公孫祿言躬逆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上廼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芒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可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云云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

以文云云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是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上繇是惡躬等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贊云利口之覆邦家此言至躬始造詐計欲擒匈奴而公孫以王者威信排之而不聽卒懷詭心欲以厭星變而王嘉以天不可欺沮之而不從二議明甚而哀帝溺躬憸言初不知悟利口之入人如此哉然躬以利心告變覬覦輔政陰謀誣誅東平王等與董賢俱封賢亦其黨矣后賢惡躬薄加沮焉不旋踵躬敗故人主苟暗於聽則君子雖彊不足以間小人而以小人間小人則有一隙焉而立聽其浸潤道以相勝然

也

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絶命辭云云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詆躬云息夫作姦東平誅躬豈但躬敗東平欲因事抵巇謀動蕭牆生釁邊鄙以招權寵快已志未及戮而自殘幸矣懷諼誤國以得禍敗何所取而許其危言高論乎又絶命詞内訟忠憤感激可勸而後世溺其淫辭故出之

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馬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内史后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

右石奮傳第十六奮為善若固有之不以是近名故人服也下宮門式路馬禮也自漢以來行之者少或行之猶非其誠舜禹行趨人猶以為賤今世有一切腐儒捨聖人之迹而為之莊子所謂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獨紘哀歌之徒無補世治豈但人不知化之不笑議而嫉排之則可矣肯慕而化之哉彼誠矯偽欺世度聖人之事皆已才智之所不能及則寧盜其迹之易為者以誑聾俗而不

知察故人皆以為賤若奮之出於至誠恭謹不知名之為可近則此所以當世不謗後人尊之不然父子一切不知學問徒屢屢不為過而已何以隱然為漢忠臣孝子古今仰之若此哉

慶為丞相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右石奮傳第十六傳曰天下多事則賢哲馳騖而不足天下無事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慶為謹厚君子然材智不足道也漢以高帝厚萬石君之故因厚其子孫萬石君以一介之善使冒三事慶正使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慶慙不任職上書云云上報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云云

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而自以為得許上印綬掾吏以為責甚深而終以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

右石奮傳第十六忠實仁厚漢廷如石氏父子者固不可以一二數而慶又尤謹者豈樂病國害人哉然才非其任智能不及不唯坐視民亡無術以救而至欲以請徙邊類殘忍不愛民體國者之為蓋自古及今所謂一切善人者皆暗不知計議或姦謀助之不幸當同其弊乃甚於惡人之志殺人者而始終昧昧亦不自知也不然豈其醜之以反室而欲往懼之以責深而復起哉

衛綰戲車為郎文帝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景帝以為廉忠無它腸代桃侯舍為丞相注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

右衛綰傳第十六唐詩人云賈生明王道衛綰攻車戲同遇孝文時何人都貴位甚矣夫才大難用論高難信而無能謹厚者之易合且親也

周仁得幸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右周仁傳第十六直不疑周仁張歐號為一切長者不疑人枉以盜而不自辨曰長者可也若仁上所親如此又時有所問每曰上自察之此謹於保身者也何足尚哉張歐始以刑名進迺能使官屬盡害之周勃灌嬰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兩以為長者而不敢大欺至涕泣對具獄歐不特愛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

右賈誼傳第十八嗟乎士之難進也尚矣絳侯等皆漢功臣忠實宜體國者而見誼進暴不能不害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云削梁王五縣梟任后首于市

右梁平王傳第十七漢法行不私多貸其親任后事李太后誠不順而罪梟首此法民懼俗化之本也然任后罪殺之可也梟首暴尸斷恩已甚蓋漢習秦餘非旬師之意矣

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周勃灌嬰張相如也迺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

右賈誼傳第十八嗟乎士之難進也尚矣絳侯等皆漢功臣忠實宜體國者而見誼進暴不能不害

后初孝王有闕尊直千金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梁平王襄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云削梁王五縣梟任后首于市

右梁平王傳第十七漢法行不私多貸其親任后事李太后誠不順而罪梟首此法民懼俗化之本也然任后罪殺之可也梟首暴尸斷恩已甚蓋漢習秦餘非旬師之意矣

其能況勢利輩哉眉山蘇公言誼志大量小非漢文不能用誼誼不能用漢文以謂得君如此猶且以不用死然則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為歟嘗竊疑之夫人臣奮不顧身為主立事主任而勿貳廼得自竭以漢文之賢蓋能知誼任公卿者而亦且惑絳灌之私論若中才之主不能知賢蓋不足道既疎不用其議猶彊賄而不舍此誼之所難也若枉已以交絳灌之徒而幸不斥至其有為又與之異趨則身可容而為道不行其卒亦自傷哭泣天絶命也夫

雞肋集卷四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西漢雜論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右賈誼傳第十八商君以其術強秦秦卒并天下而誼原其弊以謂俗敗於二歲之間夫舍禮義仁恩則雖得天下不能以一朝居然則秦之亡則其并天下始也傳曰秦失之強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云云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

右賈誼傳第十八誼初見用勃間讒之流離濱死而歸及勃以反見捕人莫言而誼獨以體貌大臣諷上勃幸已釋然上深納其言養臣下節夫誼廼

可謂公爾忘私異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者矣
贊曰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以
漢為土德及欲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
右袁盎傳第十九諸呂之誅也少帝非孝惠子大
臣疑所立以謂駟鈞惡戾薄氏君子長者故定策
迎代王太尉握兵奉璽卒立孝文漢之賢君孝文
一人而已矣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方呂后稱制
勢無劉氏顧如王陵廷爭不可智如陳平依違未
言當是而責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則呂后帝母罪
所不加是產祿不得而誅大臣反受其咎投鼠忌
器禍機一發當何如哉卒之呂后死而祿產誅劉
氏固安社稷固定太尉忠誠主兵之力也則太尉
非社稷臣而何若非時危疑社稷無主平居討亂
謂之功臣可也而勃擇立孝文謀深而慮遠及孝
文既立德尊而澤厚豈特為漢賢君隆四百年之
業而已哉而後之人君師其恭儉幾至刑措者皆
足以久安而長治則勃之為社稷臣也多矣且盎
其成功云云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
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右袁盎傳第十九諸呂之誅也少帝非孝惠子大
臣疑所立以謂駟鈞惡戾薄氏君子長者故定策
迎代王太尉握兵奉璽卒立孝文漢之賢君孝文
一人而已矣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方呂后稱制
勢無劉氏顧如王陵廷爭不可智如陳平依違未
言當是而責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則呂后帝母罪
所不加是產祿不得而誅大臣反受其咎投鼠忌
器禍機一發當何如哉卒之呂后死而祿產誅劉
氏固安社稷固定太尉忠誠主兵之力也則太尉
非社稷臣而何若非時危疑社稷無主平居討亂
謂之功臣可也而勃擇立孝文謀深而慮遠及孝
文既立德尊而澤厚豈特為漢賢君隆四百年之
業而已哉而後之人君師其恭儉幾至刑措者皆
足以久安而長治則勃之為社稷臣也多矣且盎
其成功云云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
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右袁盎傳第十九諸呂之誅也少帝非孝惠子大
臣疑所立以謂駟鈞惡戾薄氏君子長者故定策
迎代王太尉握兵奉璽卒立孝文漢之賢君孝文
一人而已矣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方呂后稱制
勢無劉氏顧如王陵廷爭不可智如陳平依違未
言當是而責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則呂后帝母罪
所不加是產祿不得而誅大臣反受其咎投鼠忌
器禍機一發當何如哉卒之呂后死而祿產誅劉
氏固安社稷固定太尉忠誠主兵之力也則太尉
非社稷臣而何若非時危疑社稷無主平居討亂
謂之功臣可也而勃擇立孝文謀深而慮遠及孝
文既立德尊而澤厚豈特為漢賢君隆四百年之
業而已哉而後之人君師其恭儉幾至刑措者皆
足以久安而長治則勃之為社稷臣也多矣且盎

非純臣亦策士也陽抑勃而陰助之豈正論哉高帝嘗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則高帝以其社稷遺勃已久矣揚雄亦曰絳侯勃之果終之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雄儒者宜責大臣以禮樂然聖人不作禮樂終不得而興謂後世終無社稷臣其可哉若勃以掌握嗣君而意得甚孝文以德勃立已而禮之恭臣主俱失盎能抗論使益莊而益畏則盎得矣

盎常引大體慷慨宜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錯謂丞史曰爰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

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迺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

右袁盎傳第十九同子驂乘袁絲變色天下後世以為美談夫使誠實在於民君則固讜言也然盎以患談害已用種微謀而發之託公以濟私雖外若忠誠其實不足道也錯始議削諸侯蓋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顧吳楚實反而以誅錯為名錯何罪哉使盎為國計斬一錯信可無血刃而解吳楚雖非所以令諸侯姑曰紓目前患猶可也然盎以錯嘗按已免為庶人會錯欲復按盎而竇嬰又與錯有隙事急投嬰由嬰得對假正以遂奸豈惟忠不足道蓋罪人也班固言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仁心盎不足當也引義時時至焉若曰亦善傳會則盎之情也智能先事而謀

談錯無所施自以為得而不足以免安陵郭門之
既亦何為哉若止上不馳峻坂却慎夫人坐蹇梁
王求為嗣語而班固與其數直諫若此則可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為人峭直刻深孝文時天
下無治尚書者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
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
所還因上書稱說遷博士
右鼂錯傳第十九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
不可不慎也函矢巫匠凡世之所須闕一不可四
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異而矢人與匠獨被
不仁之名故擇術者必慎其初鼂錯治尚書明帝
王之論與董賈同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雜
之故不純於儒至欲用術數教太子終被峭直刻
深之名豈必其資近是耶亦術不可不慎也觀其
論三王莫不本於人情如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

而不危與夫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所惡不彊所欲
不禁至諷孝文以絕秦亂法除苛解嬈寬大愛人
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已學其術矣不幸議
論時時有之故世得以議已欲一洒之不可也若
其所行事亦不過患諸侯彊大欲稍削之與桑弘
羊受吳王金諸侯誠驕盈誠賄固不得不治此豈
一切俗吏刑名刻深之意乎會盎仇錯得以吳楚
反事藉其口而錯竟以冤誅其後鄧公對孝景以
錯尊京師萬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
外為諸侯報仇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固亦曰錯
雖不終世哀其忠則是錯之始死其是非固已白
矣而司馬遷獨以謂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夫錯豫
為國計慮山東反者抗言而削之豈變古亂常哉
若指其所欲更令三十章者耶則當時文帝既不
盡聽而諸侯固已譁譁以不盡聽未嘗行之言而
實其變古亂常之罪嗟乎遷亦不能無牽於世議

哉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文帝嘉之乃賜璽書龍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右鼂錯傳第十九人臣言事而報以璽書漢法與故事所無也出於文帝嘉錯而為之故傳云寵荅

夫人君自以謂大患在於不明以不明擇不狂自以謂萬聽而萬不當天下其憂不治也哉嗚呼非其誠心樂善忘萬棄之隆而懼薄氷之危安能以一切之言而慮動乎心其聲於言惟恐不及至於如是之深切哉三代已降人君謙以來下如文帝者寡自漢至唐惟太宗一人而太宗後少懈於文帝悃矣故特出之三章不足道也

張擇之與凡仲同居以貲為騎郎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十

慕義皆勉而為君子以家為天下家人自有心以
小人待君子則中人趨利皆流而為小人則亦無
疑乎取之雜而賢多擇之精而不肖者衆如此其
反也
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
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
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曽
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
筆之吏爭以重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
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
止不拜嗇夫召釋之驂乘拜為公車令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文帝以尉亡賴嗇夫善對欲
官之而釋之引類至論秦之所以亡自此嗚呼釋
之可謂見微知治亂之本者也唐賈至亦論科舉
取士之弊其末曰至使祿山一呼而天下瓦解思
之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云削其爵罰作之繇此
明作亂而十年不復意以謂風俗壞郡邑無人故

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説復以尚為雲中守

右馮唐傳第二十闑以外將軍制之賞賜不從中覆固古任將之術也然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夫必有將如李牧以忠於趙為心有不欺上之意動靜必得賞罰以情如是而君不御委任而責成功使得自盡焉可也若將不賢且不能而君不御輕用民死厚為已私稱不實之功規無厭之利又皆決於外不從中覆奸人之所以為資也可勝察哉雲南大覆師中國之精鋭再舉而盡而當時權臣掩其敗狀叙其戰功以玄宗之明竟於不寤而稔范陽之覩致勵南之役嗚呼有君如漢文有臣如馮唐魏尚而後可與言此哉

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右汲黯傳第二十黯為人修潔方正秉義嫉惡故漢君臣皆嚴憚之而黯亦居之不疑自丞相弘上宴見或不冠而不冠望見黯避帷中則黯為上所敬如此下憚之可知矣淮南王謀反憂黯守節而至説弘曰如發蒙則黯為遠臣所憚如此近臣憚之可知矣然則黯為人類以嚴勝者而考其行事乃大不然黯在朝數犯顏直諫而居官臨民則務清静責大指不苛細不拘文法凛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寛大長者之風矣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網黯嫉其刻嘗質湯於上前曰公以此無種此豈嚴者之所及哉然則黯平居嚴而臨事寛昔皋陶叙九德曰寛而栗夫栗則不寛

寬則不棄自其性之弊不能反也故寬而棄成德為難乃黯平居嚴而臨事寬則黯於皋陶九德蓋具寬栗且有常人君彰之則國逢吉而天下治凜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風矣而世之好為一切之論者徒以黯喜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至士不附因病黯以嚴夫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此自黯之短然猶出於嫉惡者至黯愛君恤民仁心為質引義無窮則嚴何足以名之哉

自昔君臣勢異至論其行事則一以孝文為君寬矣而其除肉刑蓋以嚴致平亦由黯以嚴名而持議乃出於寬夫人豈可與世之好為一切之論論君子哉

其諫犯主之顏色嘗慕傅伯爰盎之為人

右汲黯傳第二十傅伯梁人為孝王將其事不詳見爰盎數直諫愛君有足道者故黯慕之雖然盎有邪心其下趙談車以欲害已其致鼂錯誅以嘗按已皆所謂身私而託公而黯排公孫弘張湯蓋引義廷爭奮不顧身無介然之私盎豈黯之徒也哉淮南王遷死上哀不食盎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迺解雖出於愛君然曰孝過曾參讓過許由則近諛矣而武帝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夫人君謂其下聖已則昏自偽為也內實不至而外慕其文焉天下每不治故聖非文帝之賢何足以受之唐虞仁義之不可以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黯以是動武帝而不諛然則黯雖戇不能使君必信而其所以愛君異乎盎之愛君矣

黯多病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右汲黯傳第二十揚子或問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夫四人者以羽翼

太子寤高帝而立惠帝張子房之智也許呂后以王諸呂王陵爭而已不爭呂后死乃與絳侯誅產祿陳平之無悞也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乃定策迎代王絳侯勃之果也引昌邑王下殿而泣送之取宣帝民間而北面之霍將軍之勇也此其於國皆當伊周之任因禍而為福轉敗而成功者故揚雄以謂皆近世社稷之臣若黯位纔九卿職但諫諍且未嘗遭變也而嚴助已信其輔少主守成則責育弗能奪如此其重而武帝亦不疑而許之曰近古社稷之臣何哉傳曰本彊則精神折衝豈惟國勢於人亦然內誠中正則利貫金石而不禦雖莫見於事而其精神固已外警矣以淮南王之謀不憚下丞相弘而獨憚黯黯其平居守義有以襲之也故鄭昌以謂山有猛獸蓁藿為之不採禮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何必良平勃光所遇之功哉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

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汲黯以之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然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

右鄭當時傳第二十班固語孝武時人材之盛曰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信哉是言非仁心愛士慕義無窮則孰能若此也故孟子以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漢詔亦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漢一時名臣好善者不可勝數而韓鄭獨稱推賢豈但人事應受上賞而天亦不得以不祥蒙之不然則以舞文酷烈之張湯身為世殘天當勦絕其類而徒以達賢克開其後而有子如安世君子長者富貴令終如此不然是遵何德哉雖然古者行已畏人知君子之好善也性不能已非有為為之也

若言人之長恐可及亦足矣至置驛於郊以夜繼日則凡惡近名畏招權利者所敬而避也當塗大臣同時有位宜任此責者多矣而當時以列卿居京都四郊之來者皆欲迎受而身主之何哉夫戰國公子以得士相傾奪賓客無誰何歸斯受之彼有為為之也而當時長者何所傾奪而為是豈去戰國未遠其氣俗尚爾當時但貪於得士忘避此耶士所深忌者在近名近名則必懼毀懼毀則必患失當時不幸類此故其弊至於在朝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以東朝觀之初是魏其不堅故上怒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趨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夫平生長短兩人於上前未病於公至公議當任則不堅彼哉然則當時知名士上意亦倚以為決者非其臨事失望媢嫉之態見則廷臣森然皆不語者何由獨得轅下之罵哉孟子論柳下惠聖之和以為百世之師然語

和之弊曰不恭極不恭之實曰君子不由夫柳下惠一人之身也引而上之其和遜可以班於聖而下之其不恭遜不得為君子嗚呼愿而恭難哉賈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不根持論學者之深病則涉獵書記乃山之所以輕也然漢之所謂醇儒者守一經專門名家載其師之說世世不易童句訓詁

僻陋而迂滯以為道之精盡安知儒哉古之所謂醇儒者志道而游藝有斐君子如圭如璧如金如錫從容則守正臨大節則不可奪如此其可也是以儒服者遍魯國而以儒自名者一人若守經而已何優焉儒者之多也哉然詩禮之流大儒小儒所以發家則守經之陋至死不易尚猶庶幾此張禹韋賢之徒所以皆得名為醇儒而山輩見輕蓋世喪道而然否則未知其孰賢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云云陛下親自勉以厚天下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月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竊悼之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山論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自謂至言其言可謂至矣夫天下之大生物至夥豈但足以奉一君蓋以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本自不乏而人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豈難知可四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儉身衣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產

其視天下如恐傷之雖山亦自以謂帝親自勉以厚天下者何至荒於射獵一日再三出哉儻其所好未免乎此時時有之而山憤悱愛君不自知其諛之已甚至借為諭無所不至嗟乎使山遇武帝窮侈其獻言當何如哉傳以謂山善指事意文帝終不加罰夫古之人君能以小過受大諫惟文帝為不可及也哉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云云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微矣豈但足以奉一君蓋以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本自不乏而人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豈難知可四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儉身衣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產

其視天下如恐傷之雖山亦自以謂帝親自勉以厚天下者何至荒於射獵一日再三出哉儻其所好未免乎此時時有之而山憤悱愛君不自知其諛之已甚至借為諭無所不至嗟乎使山遇武帝窮侈其獻言當何如哉傳以謂山善指事意文帝終不加罰夫古之人君能以小過受大諫惟文帝為不可及也哉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云云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微矣豈但足以奉一君蓋以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本自不乏而人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豈難知可四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儉身衣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產

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云云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微矣豈但足以奉一君蓋以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本自不乏而人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豈難知可四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儉身衣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產

濞數十年謀反白頭舉事事未發而陽摘其反謀

其視天下如恐傷之雖山亦自以謂帝親自勉以厚天下者何至荒於射獵一日再三出哉儻其所好未免乎此時時有之而山憤悱愛君不自知其諛之已甚至借為諭無所不至嗟乎使山遇武帝窮侈其獻言當何如哉傳以謂山善指事意文帝終不加罰夫古之人君能以小過受大諫惟文帝為不可及也哉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云云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微矣豈但足以奉一君蓋以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本自不乏而人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豈難知可四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儉身衣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產

濞數十年謀反白頭舉事事未發而陽摘其反謀

豈不殆哉濞實陰連齊趙外事三越以孕大禍而陽為不知者言胡亦益進越亦益深為大王患之

蘇林以謂微言梁并淮陽之兵漢折西河而下以

破難其計故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其意深矣濞之不納則未知其智足以察此與慣不之察也其智足以察此與慣不之察也其智足以察陽之知其謀而難斥言耶則固不敢誅陽誅陽則是自發其機其事敗矣其慣不之察以陽為誠不知其謀而謂陽信其憂助漢耶則曰陽不足以知吾事亦不誅矣故姑為不納此陽所以觸危穽履猛虎而脫身無足疑也至其從孝王也孝王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出入驕恣而又昵其邪臣勝說計無不從陽與枚嚴適至其國以陽之智略一啟口論事而勝說固已惡之孝王怒至下吏將殺陽然則陽嘗動吳之禍機以婉而無殃未嘗深預梁事一介於勝說以不合而幾死士之遊世可不知此也哉吳則於陽之辭察與不察皆不敢害陽惡暴已私其勢然也雖使傍有讒者而終無殺陽之理自其已事梁則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嘗貴驕顯求漢嗣非濞疏遠陰謀者之比也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而陽爭之其將見殺宜也勝說握梁權陽為梁囚從獄中上書而言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勝說見之當何如哉至以謂使寥廓之士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夫陽正以忠信介於諂諛見惡而得囚又昌言忠信力指諂諛不屈以求免然而勝說終不能見害孝王卒以為上客然後知士從容則可以謀全窮則不可以計免亦直而已矣孔子曰水火尚可以忠信誠心親之而況於人乎後孝王敗勝說皆自殺孝王乃得陽而益親然則孝王豈終不肖者哉班固論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孝王信勝說而危用陽語而安夫人主有中人之質孰不可與語上哉

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槩奏書諫吳

王不納去而之梁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漢聞之斬鼂錯以謝諸侯棄復說云云吳王不用棄策

右枚棄傳第二十一濞始萌反謀而未發也鄒陽枚棄皆其客皆諫陽詞微棄詞危濞雖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先聞是以不敢此濞之情也至棄已去吳濞已舉兵遂事不諫棄復說之何補哉夫濞為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錯誅而兵罷濞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能漠然不問而捨濞哉棄之智亦足以及此儻曰愛漢與吳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顯求嗣漢棄與陽亦皆其客陽諫而棄不敢至此愧陽矣何則濞始微謀惡先誅士後已舉事奚鄒人言棄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無所忌憚欲必其求得無愧哉故班固亦謂陽有智略而不及棄此其意也然棄文辭過陽其所為七發蓋相如比自陽已下不及也

雞肋集卷四十三

謹案卷四十一第一頁後七行國君十五年而生子按左傳無年字

第十四頁前七行叔孫受禮而歸刊本脫孫字據左傳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公為與其嬖僮汪錡棄刊本其嬖訛嬖其又僮下衍取字並據左傳改刪

第六頁前二行況勃樸推少文刊本脫樸字據漢書增

第七頁前一行以黨諸呂故刊本訛作以黨諸王據漢書改

第十頁後一行文帝傷其志為親故刊本脫文帝傷三字據漢書增

第十一頁後一行迺遣長載以輜車刊本輜訛緇據漢書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刊本複衍之字據漢書刪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錄貢生臣張子誠

謄錄監生臣胡金石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十一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四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西漢雜論

宣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云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譽譖之聲日滿於耳虚美熏心實禍敝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右路温舒傳第二十一班固以賈山鄒陽枚乘路温舒傳第二十一班固以賈山鄒陽枚乘路温舒四人者傳相附以其上書論事類也然山於孝文恭儉之主至借秦為喻及諷其與賢士共射獵雖憂深思遠有豫防之忠而文帝亦何至是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陽棄遊吳與梁不得已而說而吳梁何足遊且說
哉溫舒遇宣帝有為議與時會意刻覈之風其弊
為酷烈故深指秦失而宣帝至是亦深見采納世
被其利過三人遠矣固之言曰山自下廓上陽棄
遊危國然卒免刑戮者其言正也溫舒辭順而意
篤遂為世家宜哉是固於四人者未有間也山陽
棄皆浮於辭類非深切事情而溫舒論失之存獨
指獄吏與言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及獄吏成鍊之
情可以為百世戒確乎其言如飢之粟病之藥也
凜乎其志有治世大臣之風矣固以其上書論事
類乃溫舒言可施於事非三人者之類也

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
士歸之今將軍初與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
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
迺微言太后風上於是迺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籍福
賀嬰因弔曰君侯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
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令
以毀去矣嬰不聽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
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
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

右田蚡灌夫傳第二十二籍福似專為蚡游說者
故其意每助蚡以下嬰讓相則智矣至說
嬰兼容案夫使謝則無意於害實灌者蚡能用嬰
夫不能用故蚡全而兩人死也

淮南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
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尚誰立哉
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
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右灌夫傳第二十二蚡間嬰三人者皆召權利以氣
相傾而交禍蚡雖免於誅而死不旋踵見怪物焉
班固以謂凶德叅會其才不足相優劣也雖然嬰
為差賢其救夫死亦出於義何則方梁孝王倚太

后愛而景帝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獨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及栗太子廢嬰為傅又力爭不能得謝病去嬰為人臣於此亦足賢矣竗以大臣當淮南王以藩臣入朝迎安霸上乃私許安以宮車晏駕而立安夫為人臣如此而不族豈不幸哉武帝英主自初即位故已嫉竗專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曰遂取武庫及東朝廷辯內史是魏其後不堅上罵內史曰吾并斬若屬矣則帝意直嬰無意族夫可知徒以黜俛從太后而兩人族嗟乎人君雖謹於奉親而族人之家刑亦可以濫設哉至淮南王反乃始歎息謂竗在當族然亦竟不正竗罪非也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安

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云云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云云景帝遣捕詭勝必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云云安國曰今大王列在諸侯詐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云云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初接秦雖經衍粗亡然卿大夫論事猶習捭闔務以奪人梁王倚帝弟僭踰而安國稱其忠孝以解上意而全梁意雖愛主然梁安得為忠孝哉非正論也然使安國非君子挩諭以禍福明甚王雖驕即知懼而出勝詭使天

子全兄弟愛而梁以安蓋為漢語則佑梁為梁語則尊漢然則安國非愛人以姑息者也謀也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田蚡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其年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賢臣如安國者少安國而賄況其下者哉

趙王彭祖薨時淖姬凡為漢官者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何如曰无咎无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趙敬肅王傳傳曰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王同姓非以賢勞也若武帝之言所以親其族而保全之至矣必才者耶地大力豐則叛否則以奢淫敗昌無行事記立與薨而已此武帝處之得也

之禮王者之盛德也然漢諸侯皆奢淫不循制故暈錯議削於其前主父定制於其後猶不能救武帝感勝之言而隆私恩在武帝得親親之禮矣而勝樂酒好內至有子一百二十餘人外浮辯而內濟姦欲勝不足道也

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令誰怨昭信欲擅愛請閉諸姬去怜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茀鬱憂

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曰崔隤時不再願棄軀死無悔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二去附傳去犬氾行燔燒烹煮生割剝人大惡仍重不足汙冊牘然其歌詩成理類善屬辭者漢尚文武帝好賦諸王不學者能言如此其習俗使然也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右李廣傳第二十四為國患無人才不患無其時人才無時而不可用也又如孝文時內難方夷外懼未釋宜日夜求才若不及之際也有臣如李廣足任將帥且在左右又自知奇其能若遇時萬戶侯不足道者矣何孝文能用馮唐之言還魏尚於其遠而不能用已之所知起李廣於其近也傳曰一日而去兵終文景世之盛匈奴侵盜干戈日尋所急者將帥之才耳奈何自文帝已奇廣乃至武帝三世而不用廣雖曰用矣亦不盡其才廑廑乎以諉人役尚不足欲責其成功可得哉霍去病軍數有天幸廣結髮數奇功名一切聽於天命不復計其才不才則廣之不獲於衛霍間何疑哉廣孫陵亦有廣風其不逢類廣觀武帝以廣為青前將軍且密戒青不令廣獨當匈奴乃移前并於右廣欲一當匈奴竟不可又遣陵為貳師將輜重而陵願自當一隊乃怒曰將惡相屬耶卒與步不與騎二事類也廣不為前軍徙回遠陵步兵少無後繼安得功利又大將軍方以姊子夫寵貳師以女弟李夫人寵皆躡士大夫擅兵柄武帝固信青不信廣任廣利不任陵廣與陵僅在其指蹤厮養間敗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云云羣臣皆罪然後為有其時自太尉入北軍諸呂喋血漢未嘗

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有國士之風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右李陵傳第二十四武帝始不察路博德羞為陵後距疑陵悔不欲出固非矣又竟不遣博德使陵以少擊衆尚殺匈奴數千人單于震恐亦名將矣如遷之言其所摧敗亦足以暴於天下此知陵者之言也至言陵欲得當以報漢陵以匹夫沒彊虜何能為耶使其有謀不過投隙率邊人拔身來歸必不能舉匈奴內屬明矣又陵自為蘇武言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庶幾曹柯之盟陵誠自信才足以為此與齊事與匈奴事異也夷狄之俗喪君有君劫一單于可病吾國則立一單于以信吾國陵且與俱斃何以報漢故遷與陵之言皆非也其勸武降而不得泣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上通於天至此則陵知悔其身之不幸復以自還而將死矣然則陵有功耶罪耶曰漢用陵不盡其才兵少而數勝亦功也使如韓延年死則後世復何議忍死而降曰吾將有為孰明之以謂安知其不能有為則母誅陵勢不可還而可死又竟不死是陵於忠孝皆負矣曰罪可也

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又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云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當斬將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右衛青傳第二十五青無卓犖才能其起奴隸臨
士大夫也徒以其肺附寵又班固言其軍數有天
幸不破敗也合二幸以得封侯為大將軍似不足
言也然其所以起微賤極安榮而不顛則非徒二
幸亦青知止足持滿畏罪以能保之也其曰伉等
三人何敢受封是言也則雖以奴隸加士大夫之
上可矣至周霸請斬蘇建以明威而青自以言肺
附待罪不患無威深斥霸論以謂甚失臣意則非
徒可以加士大夫之上蓋堂堂乎有漢大臣之風
矣雖欲不貴且侯而永終譽亦不可得也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及衛皇后尊去病以皇
后姊子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票姚校尉
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以
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李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
十戰竟以不封引咎自刎而去病一戰即封遂顯
名雖論功成敗行賞罰自殊亦用有當不當然也
李陵孤立自請擊匈奴而無左右彊近之援武帝
則曰吾發兵多無騎與汝竟以是困至去病以肺
附從軍則獨詔大將軍與壯士大將軍又為擇輕
勇騎予之去病封陵降北何怪哉夫士求有用於
時必量其上之信否未信而試不得已而用且內
無功而遠求功廼徒欲以其才力靳必成故多敗
而中才則率多成功然則廣與陵可謂才矣而未
可謂能自用其才也

王夫人方幸於上竊槩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
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
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青以五
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以實對上廼拜竊槩
為東海都尉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竊槩所說秦漢以來游公
侯貴人門策士之常談也青懼滿求安而聽焉青

固宜保富貴者未可以長者之遺風責青也二者
臣子之自謀得矣而窮窘拜為東海校尉何哉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賢良對
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
右董仲舒傳第二十六傳稱武帝初立魏其武安
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
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然武帝名隆儒既異仲舒對至三策之可謂勤矣
對畢不以居內而以為諸侯相何耶曰不合乎則
如傳所載既用其言疎其人然則武帝
名隆儒實好大喜功與儒者議闊而不好也抑世
皆疑仲舒語徒以白魚流火為受命之符非三代
於事不以與周反與夏同然則何必伊呂無以加之而子歆意其不
得天下以仁之意又推說園廟災顧下比京房翼
治同道而足如醫治病不問其藥血脈治而人命
奉輦避至使弟子不知以為大遇抑末也不足以
延存謂之俞扁無不可者風俗善而世祚久謂之
論仲舒劉向以謂伊呂可也則劉向謂仲舒為王佐才非過也
可亦緣當時致譽雖然何必為伊呂顧其言深切
可施於事者何如漢承秦大壞仲舒以謂非有文
德以教訓於天下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未必免
而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詞而不
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
利無恥又好用憸酷之吏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
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
者此最深切非世儒守經不知務徒語三代則欲
一二守文不復可否或名夫治莫盛於周而周之
文致廼有時乎不可用亂莫亂於秦而欲革秦弊
乃獨在乎損周政世務名而不語實者安能知之
宗三代而實違之者所能及也顧其言深切可施
於事不以與周反與夏同然則何必伊呂姑要與
治同道而足如醫治病不問其藥血脈治而人命
延存謂之俞扁無不可者風俗善而世祚久謂之
伊呂可也則劉向謂仲舒為王佐才非過也

雞肋集卷四十四

雞肋集卷四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唐舊書雜論

景雲元年韋庶人悖逆庶人並以禮改葬

右睿宗紀第七大義滅親既與天下共棄之矣弑父與君以禮改葬非也

三年追尊則天皇后曰天后聖帝

右睿宗紀第七武氏之惡非其子嗣立則為世大戮無復列於唐宗廟矣今不貶后稱為已幸而追尊其無名之僭號以為愛親是播其惡於衆也

開元七年秋七月制以亢陽日久上親慮囚徒多所原免諸州委州牧縣宰量事處置

右玄宗紀第八自東漢以來守令權輕益甚夫赦囚上澤也而玄宗使牧宰得自量事處置最為近古開元之治抑有由矣

至德二載上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李麐署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効之貶麐江華太守

右肅宗紀第十肅宗東還衆纔一旅盜已穴寢廟人心去就之時也當時州鎮身為賊守朝廷或不能討而新平保定二太守以郡小力不足拒賊皆及於誅夫責人臣効死之義寧計爾力誅之是也括馬出於勢急非平時橫科麐以近臣率先違令貶輕矣

雖事輕棄郡而情不憂國甚之効貶輕矣

襄州偏將楚元逐刺史王玫據城自守

又襄州軍亂殺節度使史翽部將張瑾據州叛

右肅宗紀第十將吏逐帥阻兵自此始前此未有也時大冦嗣興餘黨未殄朝廷置不服問譬方搏虎抶噬而豺攘其豬捨之宜也然因是以萌藩鎮戕主擅相立之患惜哉故國多事奸人必棄隙窺利覬幸逋誅李文饒寧捨澤潞而詰十五里明光

甲之欺夫行政必先理鼠偷鼠偷不捨則磨牙者
懼矣
襄州右兵馬使梁崇義殺大將李昭據城自固乃授崇
義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時國連遭大喪寇亦未殄
崇義之罪不唯不暇討遂因以節度與之姑息之
政始於此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吐蕃犯京師罪由程元振請斬
之以謝天下上甚嘉納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在身官爵
放歸田里元振衣婦人衣入京城御史鞫問以狀聞配
流溱州既行追念舊恩於江陵府安置
右代宗紀第十一肅宗以興復大功神器所歸不
在宦官輔翊也猶驕李輔國用為兵部尚書令宰
臣送上遂離間兩宮虧損上德而代宗又甚焉至
加輔國尚父位三公而元振尤親近用事譖害大
臣方迫於戎寇播越憂懼故一賤士足以悟之而
竟牽襲御之愛優柔不斷以燻大刑然則唐之患
藩鎮宦官皆代宗啟之此如木方盛蝎已穴其中
其匕之形非一日積也
僕固懷恩聞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瑒死燒營遁入吐
蕃制奪懷恩先任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副元
帥朔方節度使其太保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
右代宗紀第十一懷恩蒙國大恩背叛為寇去節
度等號而存三公王爵此為貶耶赦耶唐之政令
不可得而知也
永泰元年敕如聞諸州承本道節度觀察使牒科役百
姓致戶口彫弊此後委轉運使察訪以聞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朝廷方彊人才猶盛
足以有為前此梁崇義殺李昭據襄州遂授以節
度使李懷玉逐侯希逸據淄青遂授以知留後事
威令已不行於藩鎮而姑息之患始起矣乃區區
欲以轉運使撿察其科役信美而不能行真兒戲

哉

丁未日重輪是夜月重輪癸未太廟二室芝草生乾陵令於陵署得赤兔以獻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戎寇方滋歲屢旱蝗塵塵馬守成不暇重輪芝草赤兔一歲同至為何事而已

瑞也故論休符者證人事取給皆出邦畿乃者遵冉詔邊事猶殷戎車屢駕軍興取給皆出邦畿乃者遵冉有之言守周公之制十而稅一務於行古 前此從第五琦請十畝稅一畝効古十一今則編戶流亡而墾田減稅計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云云京兆府今年合徵稅八十二萬五千石宜減放十七萬五千石青苗地頭錢宜三分放一

右代宗紀第十一古者十一而稅過此無橫斂也後世常賦之外取於民者不知凡幾種又履畝而稅曰吾慕古是重之也民亡不亦宜乎代宗憫而減之有文景之意然既知計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而不能改曰姑減今年幾何是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者也況終不已也耶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專殺監軍封華州牙將姚懷為義郡王李延俊為承化郡王以斬智光之功也

右代宗紀第十一異姓封王本於軍興賞功一切之政然王爵之輕且濫莫甚於唐

順皇后

右代宗紀第十一追尊親王為皇帝皇太子古未追謚故齊王佾為承天皇帝興信公主亡女張氏為恭

聞也自太宗以來失之

正月回紇使出鴻臚寺劫掠坊市吏不能禁止復以三百騎犯金光門慰諭之方止七月回紇蕃客奪長安令邵說所乘馬人吏不能禁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嘗藉回紇之力以捍吐蕃所以優禮之無不至回紇恃功而暴其使親於京師犯法而捨不敢治不惟無以示遠人後何以復使之哉若曰執其使明其所犯使歸自伏罪於其

國借使不問而詭詞以報我亦陽置不問猶足以為不治之治

宰相于頔請依杜佑例一月三朝從之

右憲宗紀第十四憲宗初立紀綱粗振杜佑嘗以老辭位優詔月三朝禮也而于頔乃以例請貴老尊賢之意不出於朝廷而可以自致不但意輕國家而不臣之跡彰矣不加貶責又從之主威所以削也

吐突承璀復為右軍中尉諫官以承璀建謀討伐無功請行朝典上宥之降承璀為軍器使

右憲宗紀第十四自神策置中尉官官始握禁兵權已重矣而憲宗初命承璀為鎮州招討處置等使時許孟容與諫官固嘗極言不可憲宗不得已但粗改處置之名至是無功人言沓至又忍而貸之驕其徒太甚竟貽蕭牆之禍易稱不可如何者此之謂也

詔百辟卿士宜各徇公勿為朋黨

右穆宗紀第十六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先王所以能使在位者皆正直而德如羔羊也穆宗不足以身化而明不能辨邪正區區馬詔曰勿為而已為者又未必能察而知易曰咸其輔頰舌謄口說也何所補哉

罷理匭使以諫議大夫李渤知匭奏置晉吏添課料故也

右敬宗紀第十七以增晉吏俸料為吝而罷理匭使惜至輕廢至重也

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二百九十一人以中書舍人鄭涵等充考制策官

右敬宗紀第十七制策至二百九十一人濫可知鄭涵等考定制舉人上謂宰相曰韋端符楊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乃授白水城固尉宰相請其罪名不報

右敬宗紀第十七名制舉以待非常之材而得之者容私焉知其涉物議而不按有司不黜濫者尚命以官既失之矣至宰相請其事而匿不下益非也之

右文宗紀第十七下仇士良初殺涯等之數日相鄭覃李石又十數日石奏刑殺過多覃又陳理道上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憤氣填膺方是時士良輩新屠滅訓注等家握兵自防京師訛言屢驚石等敢出口微議已勇過孟賁矣又從諫近在澤潞擁兵問所難荅若欲以清君側者士良雖悍已復股栗從諫意雖不為朝廷而詞順

可恃而文宗石等亦終不能借此以正士良之誅
特新遭大變又以投鼠忌器竟怙怙不能誰何而
士良泰然以寵祿終忠臣之冤百世不洗功名之
會難哉難哉
車駕將幸華清宮兩省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宮
真聖廟貌未嘗修謁云云蓋崇禮敬之心非以般游為
事已允來請
右宣宗紀第十八華清之幸聽諫而輟亦足善也
諱般游之實託禮敬之名詔令人主所以信四海
也自文非矣若出一時代言者之口非諛則欺
同昌公主薨以待詔韓宗紹醫藥不効殺之捕其親族
三百餘口宰相劉瞻京兆尹温璋論諫行法太過上怒
叱出之
右懿宗紀第十九病死而殺醫是為不道又捕無
辜數百人至叱宰相非特撞郎而已也
國子司業韋殷裕論淑妃弟郭敬述陰事上怒甚即日

下京兆府決殺妻崔氏等九人配入掖庭
右懿宗紀第十九上論妃戚家私事而當大逆不
道之戮桀紂之暴不過於此唐之亡自此兆矣
宴百僚于崇勳殿上贊述全忠之功因言御樓前一日
所司亡失赦書賴元帥府收得副本幾失事矣中書不
得無過裴樞等起待罪
右昭宗紀第二十國祚將遷君臣束手方區區責
宰相失官文書事可憐也哉
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請封泰山太宗曰
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
亦可比德堯舜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
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為暴虐
之主漢文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何假封禪後羣臣
復請十五年下詔將有事於泰山至雒陽以星變罷其
事
右志第三太宗始排羣議欲守儉約賢君仁人之

言也請者不已後卒議行徒以星變而止耳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蓋太宗好大喜功自不憚萬里伐高麗況封禪耶使其本心薄之而不為雖舉天下以勸我何有哉既行而以事輟則特不得已耳語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其太宗之謂乎

太白山人李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王鉷入山洞求得之太白山封神廳公金星洞改嘉祥洞華陽改真符縣又太白山人王玄翼云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又使鉷往得玉石函

右志第四玄宗時事也崇道德慈儉之意尊老氏以為姓祖未害於理也唐同泰言瑞石於天后朝亦封雒水神為顯聖侯於其側置縣立碑與玄宗事無異也而開元間盧履冰以為言玄宗立詔罷毀夫武氏則心知同泰之偽而假威鬼神以譸天下如王莽意耳至玄宗既深嫉同泰之偽而甘受李渾王玄翼之誣出於誠心冀幸以為信然者則是事與武氏同而其惑廼武氏之所不惑而偽為之者以其英武好治苟有蔽焉不免於欺如此況中才以降哉高駢在西川安南時諸侯震恐真百夫特也氣凌萬棄莫能誰何而呂用之一巫家子奴材妾智睢盱其側如幻師之玩木人口目臂足惟所牽掣忽指空中曰仙人過駢則亟拜雖莫知何向而終不疑也豈識不若巫家子哉惟其富貴已極嗜好已足但覬不死恐不可得故人以其所覬而不可得者啗之惑自此入無不至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雞肋集卷四十六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唐舊書雜論

汾陰后土之祠自漢武帝後廢而不行開元十一年上親祠改汾陰為寶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上言十一年親祠祈穀自是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也曠代不講而明皇行之親祠前後數四伏請准舊行賽謝之禮上從之

右志第四祠后土非古也曠代不講而明皇行之行之十年不復講矣而蕭嵩勸之嵩為公相不能止人主非禮之動又勸之異哉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為母服止一朞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推燥居溼咽苦吐甘思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有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且齊斬之制足以差減請終三年之服高宗行焉至開元中盧履冰上言則天將圖僭篡預自崇光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

右志第七武后之請意誠在於自隆履冰言之是也然卒緣人情遂不可改鄭國為間說秦鑿渠意不在秦然渠成亦秦之利傳曰有其舉之莫能廢也何必武氏之改哉

徐敬業作亂則天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遣萬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言刑非王者之所貴詞甚激切疏奏不省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駁吏所奏曰與之廷爭全濟不可勝數

右志第三十武氏初萌僭意矯情盜名如漢王莽而才過之此惡人而擇利害審者也置匭達冤於闕下而遣使戮人於海隅取好譽於前立實威於後故不出房闥而國祚遂移當時大臣皆拱手聽命朝不圖夕而子昂乃獨以疎賤抗言其過雖不

見者亦不罪也至有功以職事爭則不唯不罪而又從之何哉蓋亦心知死者之冤而利在殺故寧藉酷吏使驅除豈昏不察哉又時時聽納有所縱捨以微收天下豪傑之心故曰才過王莽當時忠賢事之者衆如狄梁公之不屈不但免禍而亦終用其言相張柬之寧不知是數人將有為哉自知以女子在此位足以次且終吾身而已天下之祚必有歸也故晚節稍弛權以圖存又賴承之者其子也以不及於大戮故曰擇利害審

劉武周將黃子英宋金剛寇太原裴寂自請行賊斷其潤路師遂大潰城鎮俱沒高祖慰諭之後令鎮撫河東寂性怯無捍禦之才惟發使絡繹催督居人入城堡百姓惶駭高祖釋之有所巡幸必令居守

右裴寂傳第七世謂寂與劉文靜同輔唐起義以比漢蕭曹非也沈毅有謀初覩隋之亂即有大志惟文靜一人而已且與秦王不謀而合遂以宮人事裔寂令啟高祖師自此興耳寂既無它長高祖亦徒以副監歡昵之故而私德之倚以心腹於佐命何有哉文靜高才獨秦王深知高祖雖緣以起事而所待文靜與寂薄厚有間矣以疏處嫌卒被怨叛之戮而寂又忌忮而擠之死去蕭曹遠矣嗟夫惟太宗為知人善遇功臣哉

張長遜以五原郡降授太守尋除豐州摠管是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偽為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高祖嘉之

右張長遜傳第七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利國家專之可也長遜守邊知梁薛乞師之謀若復而後圖之則兩寇交合虜兵南矣矯詔以伐其交義與計兩得也雖然當危迫可也若漢陳湯功不可不賞而匡衡執不肯賞為平日慮也

密為書以移郡縣云云因其倒戈之心棄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氷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為

小

右李密傳第三撽詆隋主之惡惟恐不盡以重天下怨怒亦無足怪此密之撽也而目贊魏公神武齊聖七德九功之美起事而驕非所以善其始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恩信著矣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況以是曉新集烏合去就未可知之人哉是驅而離之也且坑卒多於長平豈佳事耶君彦詞失密用之又失君臣之知竝阜而同驅君子是以知密之無成功也至温大雅為高祖作報書稱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其言甚順而有禮夫高祖君臣豈與密輩角材而校智其文詞舉動之際勝負固已預分矣

右李密傳贊初密歸朝不得志復謀叛王伯當止之不從竟敗死密雄桀雖無帝王度然終非事人者也項羽不肯渡烏江而王密肯為光禄卿奉朝請而已哉使密能忍志事唐唐亦能終容之否乎史臣之論非也

時制度草創命劉文靜等更刊開皇律令而損益之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云云

右劉文靜傳第七法緣人情詞欲明達高祖可謂慮深而議當矣後世法既滋彰下益多偽至或歲歲刊律令而書生秉筆者又往往自矜奏曰語簡而該為工翦裁窘約詞不宣意巧者黃綠為奸而暗者出入牴牾可勝歎哉

殷嶠從擊辭舉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戒之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可圖嶠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憂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破敵何乃以劬敵遺王也遂陳兵於折墝為舉所棄大敗

右殷嶠傳第八劉文靜亦不可謂無謀者也臨敵而党項怨之未忘也彼不貪厚幣而輕許我盟約堅定而後助我軍口血未乾遽往襲之是蠻夷常信而中國常欺邊將貪小利敗遠圖自古而然況所得不如所亡利亦果安在哉夫一喪師未足道也

不自慮而惑嶠說遂以喪師太宗雖病臥而逆告之嗚呼太宗為不可及也夫

以持久之計卒如其所料而嶠一自用則敗潰隨

膠東王岷州都督道彥遣使告諭党項申國威靈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朝廷復厚幣遺党項令為鄉導首領拓跋赤辭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它心我當資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即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彥既至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峽道彥不得進為赤辭所棄死者數萬人

右淮南王神通傳第十隋人欺誕結怨党項隋滅而党項怨之未忘也彼不貪厚幣而輕許我盟約堅定而後助我軍口血未乾遽往襲之是蠻夷常信如此後雖欲為信可

言將行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荅叔達謝曰此獨為陛下社稷計耳

右陳叔達傳第十一人主以天下為度記舊事用公器賞私恩雖不言已可愧又顯言之狹矣叔達不受是也

封倫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陳忠欵太宗以為至誠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卒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

右封倫傳第十三倫仕隋附楊素又為宇文化及數煬帝罪其險詖無行天下所知也以高祖太宗之明謂屈突通之忠於隋而信任之又貴倫至台鼎何哉書曰難壬人之不可不察自堯舜以為戒矣倫更兩朝皆首鼠不忠而人主不能察不唯不及禍又親昵之語曰色取於仁而行違之在邦必聞倫之謂也

李靖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

右李靖傳第十七靖破蕭銑下東南數十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謂無綱紀誣甚矣且彥博自忠良惟幄獻替何庸害將帥之功或者以職事所聞言之然太宗至引隋將誅死事責靖是忘其大功而疑其所未必然者亦過矣豈自古人臣功大難賞人主所忌必借一事豫折伏之如是以為駕馭之策乎則與所謂有功見知則悅者豈不異意也哉

太宗將伐遼東召靖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吐谷渾也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殘年朽骨惟擬此行病期瘳矣太宗愍其老不許

右靖傳房喬將死惟諫伐遼而靖老病聞命踊躍

靖才智信堪此行然戰將耳非知遠經國器也
李勣遇暴疾方云須灰可以療之太宗遞自翦須為和
藥勣頓首見血以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又嘗閉燕顧
勣曰朕屬幼孤云云勣雪涕嗌指太宗寢疾謂高宗曰
汝於李勣無恩今責出之我死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
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為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召為左僕
射

右李勣傳第七太宗知勣不負李密固可以託孤

矣且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為是哉勣事太宗寵
遇已極誠忠臣耶身受非常之眷自當以道事君
同其休戚豈必嗣主有恩如私臣者而後可哉無
罪而出之欲收恩於高宗太宗待勣既已薄而勣
又無學問知忠於所事而不能為國遠慮使其主
不陷於惡然後為忠至阿其所好倉猝定立武氏
禍流國家新史以謂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意自
古如此者少獨勣事當之也

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將何為也正欲反爾
命百僚議其獄多言當誅惟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
形未具太宗既盛怒竟斬亮于市歲餘刑部侍郎闕奏
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道裕議張亮反形未
具此言當矣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右張亮傳第十九亮延術士問弓長之讖又養子
五百人何為乎道裕言反形未具非也君親無將
亮之狂悖足以得死但法吏惡文深道裕論附輕

其人平允可知太宗用之是也然則太宗非比言
者之衆而拒道裕也不得不拒非拒道裕之獨而
誅亮也不得不誅非記人前日不用之言而用其
後日之身也不得不用其慶賞刑威於此而得矣
司馬遷明李陵非降漢武疑其為陵游說而當遷
腐刑陵或能報漢亦未可知而漢武疑遷已有此
坐至道裕言亮反形未具而亮狂悖實已著矣太
宗不惟不罪道裕而又用之其明智大度豈漢武

所能庶幾哉

太宗嘗從容語從臣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辟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不大勝即大敗

右辟萬徹傳第十九程不識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云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至明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云云然廣士卒多樂從而苦不識廣才氣無雙所謂何至學孫吳者也自其跡觀之太宗論勣道宗師有紀律近程不識論萬徹驍邁出倫近李廣而實非也不識恐未足以擬勣等輩而廣豈萬徹之流哉為將當以紀律謀策慮勝而動勣道宗其人也萬徹能勇而已何足與議此夫不大敗常未可知也且一大敗何以善其後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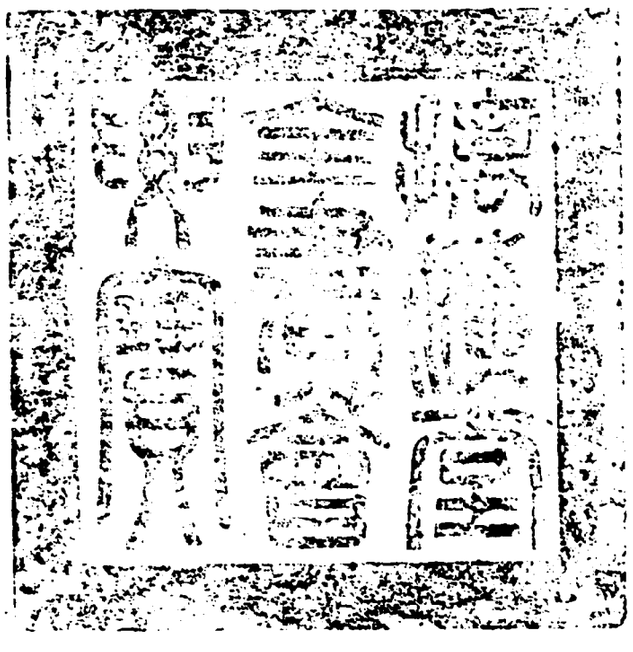
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下制獄被誅數十人坐同反之罪長倩子義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義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為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

右岑文本傳第二十武氏以牝雞託正陽之咸逆理而行之天下不能誰何雖專以告訐斬伐讋詈人心然亦有道焉曰內亂而外治內不亂則不能次且自快外不治則此位不可以持久故誣長倩以大逆而錄子義以要官示不以私病公此豪傑高氣者之所以屈心而狙詐冒利者之所以致死而胥臣之也韋嗣立可謂善薦士矣若避長倩不辜之嫌而蔽義之實能則非公也不白其累乎則讒害者接踵而入故先舉義才而微恨其累則不疑

徵自錄前後諫諍言詞往復以示史官褚遂良太宗知而聽矣

之愈不悅

右魏徵傳第二十一此事史書之不知信否然太宗始得天下而勸行仁義卒致太平者鄭公也當時謨議往往在人耳目徵雖不自錄人將不錄之耶不然不欲隱君之美非但掠已美也馬周亦於獻替有補當時而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秩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為也周之事君日淺雖忠亮有謀不減鄭公而知識勳勞名德之舊則少後之至其不伐則鄭公之事可慙矣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錄監生臣胡金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九 七至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十四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七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唐舊書雜論

崔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伏閤上奏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閑上遂配冀州

右崔仁師傳第二十四太宗征遼時劉洎嘗輕出言太宗頗怪之及太宗疾又有憂懼語故遂良之誣易入因賜自盡蘇翰林疑無是事然觀仁師事史臣亦有忌嫉之語何耶語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人情大不美雖聖人猶曰不保其往也況利害之間哉王荊公亦疑揚雄無投閣事兩公意皆忠厚然雄之學惟未至於孟軻或不幸至此以劇秦美新觀雄意憂懼深矣後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桓彥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崔湜為耳

目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及桓敬徙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乃舉周利貞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右崔湜附傳第二十四桓敬等忠於唐志必興復繼以中宗之庸患未艾也故與武三思同列而不辭夫與惡人處欲不伺其動靜而務通行則身易危而功不成其不得已而用耳目計之下也夫仁厚者固不肯為人使而可使者必皆小人以敬桓二公之忠如日月而委情於小人之湜以胎禍後世不可以罪之者特其不為身而為國可以情恕耳雖然亦足以為立功謀事者之深戒也

蘇良嗣為荊州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良嗣因之因上疏切諫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

右蘇良嗣傳第二十五高宗非納諫之主而良嗣之名亦未信於朝廷也至因王人而罷奪其所求

高宗慰勉之不暇此事君臣皆可賢近古所未有也

韋挺為御史大夫馬周為監察御史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為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麤使太宗從之至盧思臺不可更進太宗怒除名

右韋挺傳第二十七人才豈有世族寒士之間邪挺不足以識周又輕之非也而周報挺亦甚矣謂非宰相器或者雖挾舊怨猶附公議至言才堪麤使加以萬里之行是擠之也周於此愧不忮矣

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右張柬之傳第四十一時柬之已為秋官侍郎矣按狄仁傑傳則天嘗問仁傑朕要一好漢任使仁

傑曰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求賢仁傑曰前言張柬之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宰相令為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竟召為相果興復中宗呂溫贊仁傑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蓋仁傑之勳如此而此傳乃專言崇薦之以其時考之仁傑之薦在荆州時後再薦乃為秋官侍郎而崇之薦時已在秋官矣或者則天用仁傑言已深知柬之因崇之薦竟大用非崇一言便為相也又傳曰仁傑所拔用至公卿者數十人崇自是仁傑薦用則天信重二人當有間也而舊史自相為異其無法多此類

突厥吐蕃數犯塞元忠加兵為大總管拒之元忠在軍惟持重自守竟無所克獲

右魏元忠傳第四十二元忠初以太學生詣洛陽上封事言吐蕃形勢將帥得失成敗曉然真經務才也至身自臨戎僅能保聚迄無成功然則人才豈一端而已必有能言之者亦必有能為之者故王者用人貴因其長計議折衝自兩事也若元忠當國守正嫉邪忠讜可與任大則不能少貶矣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為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冀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

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

右同上武韋之際執政者厥惟艱哉元忠直亮有勇當來周酷吏羅織方興尚不能自容而顛沛僅免者數矣至韋氏時何庸乃復親附權豪哉觀其懇諫太女之請全軀固位者所不能為後竟遭三思之黨構其與節愍同謀權豪之助果安在耶此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已元忠安石巨源至忠近史臣私意也

彥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亾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

右傳第四十二此謂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趙彥昭也元忠在武韋時皆有忠節非苟從之者借使其間不能盡舉綱紀以正朝廷或遜以免禍以其時考之當爾也昭公不知禮孔子受以為過陽貨謂孔子非賢智曰諾吾將仕矣道有時而屈也安石在則天朝於內殿面折張易之顧左右加顧責宰相不及邊臣語事非也而休璟又竟用此得宰相自古任人多此類

逐出宋霸子在睿宗朝顯拒太平公主力保太子有大功云上不可信讒言二事皆勇過孟賁矣卒不容於邪黨以至擯死此兩公何負而與巨源彥昭儉險附離輩竝列而同書至謂行不純一徇利貪榮何其悖哉至忠雖柔佞猶時時小附公議為或問之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

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西道路禍則無可言者

右張仁愿傳第四十三仁愿始謀築城休璟持不可而當時卒從仁愿奏既築城不為守備元楷至乃修之而議者皆輕元楷此似仁愿智勇俱勝而休璟元楷暗怯也然因河為津不免侵軼若入人之地恃孤壘以守則兵食非十倍不可使力能守之亦可暫而不可久也休璟之慮遠矣兵在攻取亦無常勝若前有堅敵勢必退守而無退守之城亦不可此似背水祇可一用而防戍難施也元楷之計得矣

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立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失望非社稷之福臣敢以死請累日涕泣言甚切至既薨追尊為讓皇帝

右讓皇帝成器傳第四十五後改名憲憲以嫡長見議猶建成之當立也秦王創國所謂天與之人與之也高祖不謀而立建成建成不辭而當大統

禍幾覆邦承乾魏王泰等事不戒前車之轍亦相傾危以至并棄夫禍福成敗之理本不難知而利害當前不啻丘山何暇自擇哉人情簞食豆羹見於色而能深知天命人事不以天下易其生非吳太伯其誰能任此耶蓋玄宗以藩王討國后雖英謀獨斷而事成不成間不容髮於唐實再造之功無異秦王衆所屬也憲雖鑑往事而懼然明識先定不為大利中搖蓋高世難能之行不但明哲保身而已玄宗既內懷推己之德故一切褒崇終始恩厚亦前古所無夫讓非難讓而不處其嫌之為難憲既通達故克自抑畏不干時事使間言無從而入豈特玄宗天性篤於兄弟而然哉觀肅宗親玄宗子既以功遜位而李輔國構其間玄宗晚節猶自恨以謂吾兒不得終孝道夫親愛何足恃哉魏知古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罷知政事三年卒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

能薦之者其在魏公

右魏知古傳第四十八知古彊諫守節不愧廣平之稱崇方勁雖不及璟然當時同稱賢相言忌憚知古人情不相若或者有之至陰加讒毀則崇不應爾也讒毀必有言何得不載故凡史臣書事欲信於後世者必著其事之實不然誰不可以加諸耶

韓思復開元初為諫議大夫時山東蝗大起姚崇為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而埋之思復以為蝗天災當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云云崇迺請遣思復往山東撿蝗又請劉沼詳覆沼希崇旨遂捶撻百姓回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思復遂為崇所擠出為德州刺史

右韓思復傳第五十一修德禳災雖王者所務然蝗遍天下不加驅捕坐視饑罄父子相食而曰天災勿除但當修德夫德修一日何足以弭已然之變而政事暫弛則患不勝滋矣要患至先除而後退自儆勵其誰曰不可思復書生守文而崇慮變深以事不合旨出為刺史非擠也

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令元行沖撰義疏將立學官張說駁奏孫炎始改舊本有同抄書上然其奏行沖恚諸儒排已著論自釋史臣曰此道非趣時之具其窮宜哉

右元行沖傳第五十二載禮已號殘缺補綴然聖言尚多有之及弟子門人所述不可廢也孫毓編類之書不能增益秦漢以前乃欲如遺經加義疏列學官何哉張說自非純儒不為章句者聚徒修書日不暇給要皆破碎無補未免於此累也然至於行沖等欲經外別立學則說亦知其不可矣行沖務黨已學猥為同異而史臣又謂此道非趣時之具抑末也哉

牛仙客初為縣小吏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鉅萬上

大悅以為尚書張九齡執奏不可乃加實封九齡罷知政事遂同中書門下三品仙客既居相位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啟百司咨事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

右牛仙客傳第五十三用人雖無流品之異而蕭何亦不常出至用簿書倉庾之才位宰相嗟夫人主惟無以聚蓄賞臣下將無所不至也

安祿山叛以封常清為范陽節度得兵六萬皆傭保市井之流乃斷河陽橋於東京為固守之備賊大軍至常清戰敗奔至陝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云恐難與爭鋒仙芝退守潼關監軍邊令誠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齎敕斬之

右高仙芝傳第五十四街亭之敗諸葛孔明以馬謖違節制戮之以徇而習鑿齒非之以謂明法勝材不師三敗之道亮志清中原成師而出謖舉動失利戮之以徇似未過也而尚以見機開元天寶太平日久變出不意河北根本一朝盡陷顧責常

清輩率市井白徒獨當其鋒銳敗不亦宜哉東都既覆仙芝度往必并沒遽保潼關未為全失且二

右李林甫傳第五十五王鉷傳第五十六韋揚王

將名驍勇赦而使過未必無後効而以令誠一言

奔走危迫之中先自割其手足既不足以勵諸將而徒沮士心時既乏人至舉數十萬衆付之哥舒翰病廢憒瞶之人奸人又從旁逼遣之一戰大潰幾覆宗社惜哉

李林甫猜忌不見於詞色已自封植朝望稍著者必陰計中傷韋堅以皇太子妃引居要職實圖傾之乃潛令楊慎矜伺堅隙賜堅自盡慎矜權位寖盛又忌之迺引王鉷託以心腹鉷誣奏慎矜族其家鉷權盛林甫亦畏避之國忠之誅王鉷以表示林甫不許賜鉷自盡

右李林甫傳第五十六韋揚王

皆以賈販穿窬之才內阿主欲外附權利破人門族圖已富貴而人亦從而傾之譬如禽獸之趨食更誘其儕類以就網穽而身隨烹滅前者死後者

益來悲夫

國忠薦鮮于仲通率兵八萬討南蠻與羅鳳戰于瀘南全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叙其戰功又使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不戰而敗李宓死于陳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宓再舉討蠻皆中國利兵物故者十八九舉二十萬衆之死地人銜冤毒無敢言者

右楊國忠傳第五十六趙高事二世專務壅其耳目山東盜起而不聞後二世悔問左右何不告我左右曰臣若言之死已久矣二世庸蔽指鹿面謾自不能知何暇問關東群臣哉若玄宗英武不世出國忠才駕下非秦事比也然一旦恣肆權去已手昏不知察其禍乃不減趙高之於胡亥至覆軍二十萬以敗為勝旁無人敢以聞者何哉人君惟內有所蔽不暇邸外事有所信不能擇忠良則堂下之事雖如丘山無由識之國忠知上之可以欺而欺之奸臣之常情而當時滿朝豈無忠賢一二然人人畏憚國忠不敢漏其事近有國忠而蒙昧如此則遠有祿山十年包藏何從覺之哉故荀子論不蔽之福蔽之禍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可不慎哉

雞肋集卷四十八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唐舊書雜論

來瑱追入京樂襄州因諷將吏上表請留肅宗聞其計而惡之後以裴茂伐之戰敗擒茂茂賜自盡瑱入朝程元振居中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賊平來歸證瑱與賊合賜死鄠縣代宗後悟元振之誣構積其過而配湊州

右來瑱傳第六十四謂瑱言不順與賊合皆誣也然瑱阻兵留朝命不肯之淮西至與裴茂忿辯交兵已勝擒茂乃始言上而謝罪方鎮有一于此足以誅雖無元振等誣構其能免乎元振罪惡應貶嚴震為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令穆庭光等誘震同叛震斬庭光遣吏迎駕及入駱谷李懷光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勤課鳩聚以給行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闕震卒薦宗人嚴礪超授節度使諫官御史以為除拜不當貶苗拯萬州刺史李繁播州參軍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其苦

右嚴震傳第六十七奉天之難震獨忠藎議幸成都堅求駐蹕以為李晟靡援及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卒復京城震之謀也德宗念其忠故曲從所請貶逐言者超用嚴礪而礪無素望竟以賊廢蓋震之薦士牽於親愛而不思德宗聽言重以舊功而輕授君臣之過皆微而政事之所害大矣

楊綰遷禮部侍郎奏貢舉之弊尚書右丞賈至議曰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叱咤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

也

右楊綰傳第六十九論科舉取士而以安史之亂為證語似迂闊然賈至可謂深知風俗盛衰為國家安危之本者也賈誼論秦之所以亡而言抱負其子與翁併踞借父鋤耰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誶語風俗如此本先壞久矣非陳項起而後亡也東漢之衰亦非一日然其士大夫才謀不足而節義有餘世祚將移而以弱子虛器統持天下曹袁人傑圜視而不敢取惟二三子以區區之忠忿維之也中庸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而小人果不可以無忌憚以曹操等事言之非畏威與力不足取也為名分故也唐末陵夷大壞猶秦而昭宗羣臣豈復東漢之比故朱全忠敢肆其兇暴逆天下之心而取之而天下不敢爭然其所以能取亦其所以自斃何則盜亦有道盡廢天下之義理則雖與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也

李懷光為朔方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為理

右李懷光傳第七十一常怪郭汾陽稱仁厚長者至或以為威畧不及李臨淮然汾陽用兵恩德結於人心雖蠻夷貪很皆願親而死之真吳起所謂父子之兵者正使其素拊循士卒與勳名之重足以鎮之而致然若專以寬一切不親事則何以振肅而每用成功乎及觀其以紀綱任懷光而懷光以嚴治其軍乃喟然而歎曰善為上之道也居寬而使寬者濟之何以集事且長為上之道也居寬而使寬者濟之何以集事且久而不亂哉然則言威略不及臨淮者自其異者觀之耳人才各有所長未知孰勝而昔人嘗謂寬難而猛易則難者固勝爾

劉晏棊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利啗之唐史臣以謂苟不塞讒口何以持重權云云

右劉晏傳第七十三何以聚人曰財夫為人國者
能使民不加斂而國贍功亦足道矣事者難成而
易敗故杜預建策平吳亦賄中朝或問之曰吾懼
讒諂之蔽明亦甚矣
李晟為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節度使馬璘與吐
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
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
師
右李晟傳第八十三晟拔璘死中其事璘忠且有
恩如此而璘猶忌之至不容於麾下士之託身事
人亦難矣哉
李晟收復京師仍充鳳翔涇原節度使初帝在奉天鳳
翔軍亂殺其帥張鎰立小將李楚琳至是在朝晟請以
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方安反側不許
右李晟傳德宗時朝廷益弱藩鎮益彊四方圜起
而僭叛而晟忠義威畧足以走李懷光翦朱泚而
復京師其領鳳翔而請楚琳以往蓋因欲以申朝
特國忠惡而出之有君如玄宗有臣如魯公且在
御史非不親且近也而天子至不識其形狀臨事
節見乃始驚歎夫賢人君子固難進不苟自售而

廷之典憲而警叛軍亂將使知悔罪而効順為計甚遠且不可失之會也而德宗昏怯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鎰之無辜竟莫伸洗楚琳奴隸得以次且嗚呼惜哉以謂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而立田希鑒晟至鳳翔首誅希鑒而戮害河清者三十人而涇人益靖不敢恩亂何獨楚琳之慮耶

李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冀不庭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上曰李聽在羽林不與朕馬是必可任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

右李聽附傳第八十三聽領親軍不敢私與東宮馬是也穆宗不以為恨即位擇帥而首及之此在人主亦難能矣然穆宗無知人之明聽無專閫之才徒取一節輕付重任馴致魏博之敗亦可深戒

盧南史貶信州員外司馬得厩吏一人月俸紙筆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閑冗放吏納錢刺史姚驥劾以為贓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鞫澥獨留奏天寶大歷以來未嘗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錄此小事非惟損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行首一人行可也

右盧南史附傳第八十七傳稱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為明若此者非一事然裴澥以一言悟之至忻然以改然則人臣患不能諫不當患不從以德宗能然則賢於德宗者皆可以語上矣

田承嗣攻衛州殺刺史薛雄迫中使孫知在巡磁相諷其大將割耳剺面請承嗣為帥詔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幼男從行如不時就職則所在加討按軍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攜貳蒼黃失圖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詔允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李靈曜叛承嗣率衆赴之為馬燧李忠擊敗之復

詔誅之復上章請罪又赦之

右田承嗣傳第九十一藩鎮席父兄之業兵彊將附國家勢未能討因而撫之此無如之何者也承嗣初以安史逆黨不誅而禽縁有魏非素能拊循魏人得其死力者也擅殺刺史迫中使其罪已暴一旦詔命遠貶將卒不附狼狽請命惟恐莫蔑此几上肉也胡為赦之借曰重勞師旅不加戮翦遷之遠州亦使巢窟不就遽還舊鎮仍復官爵且止毋入覲此何為者也承嗣既知朝廷無能為自此彊僭益熾而悦又鷙悍難馭卒為河北患垂四十年嗚呼惜哉

李懷光節制邠寧奏高郢為從事懷光叛郢言西迎大駕為忠其子璀候郢郢諭以逆順又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上表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吏白刃盈庭引郢詰之挺然抗詞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

右高郢傳第九十七懷光不畏天子至殺郢何足

道哉郢初勸迎駕與諭璀逆順尚或可容至上表事洩葙醢必矣而郢面折懷光勇過三軍退不自疑竟免於禍自昔以忠義犯難而死者甚衆非勇而死之為難勇而能讐不義以不蹈其禍之為難也方其陳兵威氣將立屠之而郢挺然不屈意誠理直允獲為柔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高郢以之

德宗仁孝動循法度雖子弟姑妹之親無所假借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以郡縣主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自家刑國有愧古人乃定制皇姐下嫁舅姑坐婦執笄降拜

右德宗諸王傳第一百新書稱德宗猜忌刻薄以其行事考之蓋確論也而此言仁孝動循法度溢美甚矣然人亦各有所長德宗始即位不無意於政事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為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為寶至於定子弟姑妹禮制及給錢買田業減籠花至三萬皆恭儉自內始者推

是意也雖文景之迹何異然文景稱恭儉而德宗名刻薄為治不可以無誠心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無誠心故也外為甚美之名而內踐苛忍之實則雖有政事之美亦掩而不彰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為盜番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駿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橫

右范希朝傳第一百一侍遠人當從其俗謂弗擾之也禦遠人者不壹而足綏制有方豈必通賄獻而後得其歡哉不然貪吏以藉其口非敵情也

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段平仲嘗謂人曰平仲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云云與陳歸當奉使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畜以歸在側不言因兼留歸問之聲色甚厲平仲錯愕都不能言因誤稱名上怒叱出之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

右段平仲傳第一百三順旨得喜逆意近禍人臣誰不願順而得喜也至或甘犯危機不顧後患冀幸萬一開悟主聽其不為已謀而為國事明矣孟子曰詖詖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詖詖不好善耳未至於以威怒凌暴之也而人固已遠去千里如德宗之事平仲未開一詞安知其意所在而威氣固閉忽如待讐傳所謂殿藉嫉咄則奴隸之至者德宗是已雖然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其平仲之謂乎

李廓為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廓亦以剛嚴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為相廓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竟以疾辭授戶部尚書

右李廓傳第一百七廓嘗陷李懷光軍中輸忠朝廷節義素著及為藩鎮稱有威重其恥緣承璀以

得相至聞樂泣下竟辭疾改授可謂終始不汚矣不然從昔位此者多矣誰肯自謂我非宰相之材而不為耶至其孫磎得相為劉崇望哭麻不知退避乃十輩自辯竟以得政然不數月遂及王行瑜之禍人情相遠至於如此

劉禹錫積歲在湘澧閒因讀張九齡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稱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云云議者以曲江為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而燕翼無似終為餧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

右劉禹錫傳第一百十禹錫若守正比義而以獲罪如是言之可也既不自愛朋邪近利以得譴逐流離遠徙不安於窮又不悔咎已失而以私意不便抵曲江當國嫉惡之言盜憎主人物之常態誰為忮心失恕耶故凡小人詆君子不足瑕疵適增其謬耶張禹經術君子長者言其量亦不愧和矣正以乏方重大節故朝廷不尊為史者無輕立論哉

其美孟子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者要以觀照如是等輩窮本見情使善者伸爾

雞肋集卷四十八

雞肋集卷四十九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唐舊書雜論

元稹為承旨學士中人以崔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謀亂朝政罷内職李賞告度言稹結

客王昭等刺度隱而不發詔韓皋等訊鞫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出為同州刺史因表謝上自叙云宰相惡臣不出其門又云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

右元稹傳第一百十六稹初登制策為諫官少年氣銳論事有理似欲自激昂於忠善者而資儉弱能制淚此妾婢媚主乞憐求復之詞嗚呼鄙夫可與事君也哉

唐舊書雜論

右稹傳稹罪貶無足言然在越凡八年知唐猶久任刺史也

稹為尚書左丞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撿操人情不厭服

右稹傳無瑕者可以戮人信矣

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歷比致宮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為奸利宋申錫時居内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從容言及令與朝臣謀去之未幾拜平章事云云申錫除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密而注與守澄知之令豆盧著

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崔元亮等泣諫貶漳王巢縣公申錫開州司馬

右宋申錫傳第一百十七文宗始相申錫以謀守澄輩所覺反以計中申錫澄既與之期矣而為守澄輩所覺反以計中申錫文宗怒幾致顯戮賴羣公卿士力爭而免然終不省其誣人情之暗豈至於是耶申錫賢有望可任而守澄雖悍猶知畏戢不敢肆其凶毒而止者前不能用申錫以除守澄而後復委心狂譎之李訓欲盡翦士良輩數十百人甘露之事無謀輕發為國深禍又知涯餘實冤而聽士良肆其酷不為分別惜哉文宗可謂有其志而已不足與有為也史臣曰申錫小器大謀貶死為幸

右申錫傳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申錫之敗坐任王璠非其人不密取禍也申錫未遽為小器而謀守澄未足為大自古以身任國事不顧危亡事不成而身罹咎何可勝言死與不死不足以論幸不幸也

五坊小使嘗至下邽縣縣令裴寰嫉其凶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搆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武元衡以理開悟帝怒不解裴度極言寰為令長愛惜陛下百姓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釋寰

右裴度傳第一百二十高宗庸主尚能悔中使採竹縱暴之非而不加長史擅囚王人之罪下制慰勉發於至誠以憲宗之賢不能不昵五坊鷹犬之習欲以近讒殺守法吏非賢相忠言幾陷不道苟卿論蔽之為禍可勝言哉

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沒入元濟婦女珍寶上聞頗疑之右度傳淮西之舉非度流涕極言則搖奪者久矣觀憲宗之意度未行惟恐失蔡既行猶懼不得蔡既任度以得蔡捷書始騰而浸潤已至忘未賞之大功疑無驗之小節嗚呼狹矣

帝以程异皇甫鎛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竝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异鎛錢穀吏非代天理物之器也三上疏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為鎛所構憲宗不悦

右度傳憲宗非征利之主任异鎛斂財正為平蔡而平蔡之功始終在度异鎛雖有供饋之勤憲宗寵之不當厚於度也事定之後度為社稷計言二人不可大任憲宗姑自揆其本心權宜任之則度之言不難入也而四方既寧耳目之奉已萌營欲浸侈甘近好而昧遠圖卒相奸佞而疎忠良可勝歎哉

度素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為奸邪所排幾至顛沛及晚節稍浮沈以避禍

右度傳度始為中丞藩臣憚嫉已有刺客之變而勇不畏難竟殲寇孽晚以昌言詆魏弘簡劉承偕之奸加以元稹李逢吉之徒構誣百端而張權輿緋衣之謠仍出於昭愍時度之不及於禍幸也盜

起禁中宮車晏駕繼以甘露事四宰相喋血都市度猶橫身抗議全活者數十家唐史臣有微管仲吾其左衽之論度之終始為國亦足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聖人稱之況度不但保身者而已也至謂効王播進羨餘為士君子所少豈度心哉蕭何買田宅以自汚亦或以為不如張良棄事辟穀是不然何人物雖愧良而兩人皆高祖所謂人傑賴以取天下者非其功高地危有遠禍意計皆不出於此韓信之事斷可識矣買田辟穀何足以議其汚與潔哉

齊映從幸梁州每過險常執轡馬駭帝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嘉奬無已

右齊映傳八十六阜隸有職雖艱難輿衛不具未至之持轡者也而映屑為之自託愛君恬不羞辱意欲因危以求親徼幸於它日者後卒以信任至宰相既貶乃進八尺銀鉼其行事終始如此

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三年上曰吾欲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

右李石傳第一百二十文宗懲訓往事有誠心於治而石孤立自信奉上不欺亦欲以情實致理善哉文宗之言與石之對也王者詔令如天之行四時萬物所信而自昔赦文繙通洗罪意皆盛美而奸吏刻害公然違之詞理疑似之閒持為異論主澤不宣下無控告而在上亦不能察石言內置一本時省覽之其旨深矣然石處危朝權在中人上不得專而石亦操事堅急傍無援助幾淪賊手不終其志惜哉

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助也先朝定儲貳惟臣備知杜元頴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帝雖沖幼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紳在內時嘗不利於陛下乃貶紳端州司馬後禁中得穆宗

文宗以杜悰領度支欲加戶部尚書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珏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若事事皆決於君上則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云云

右李珏傳第一百二十三君人之道欲威福在辟當如夷行言欲疇咨僉允當如珏言夷行介直嫉同列阿黨擅權其言陛下自看看可否者忿激而言至云一切歸君理未然也珏論雖似知君臣大體者然方時矛楯亦意不便夷行之論侵之而為是

言不能自脫於朋比之汙不足多也

文宗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為將非治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

右楊嗣復傳第一百二十五嗣復與李珏朋比以排鄭覃陳夷行覃夷行貶皆傷訐直而文宗用是意屬嗣復輩為罷覃等又嗣復父於陵以考牛李制策上第見排於李吉甫嗣復因善其父門下人事事與之同黨人蔓延惡甲逮乙不為朝廷計至於如此文宗雖患之而無剛明之才聽言屢惑兩可不察竟逐正人嗣復事主不可謂忠而人物亦無足言然其對文宗言天后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用人當歷試乃見能否拔卒為將非治平之事此其智識亦可謂宰相器也

穆宗盤游無節楊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烏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云云

右楊虞卿傳第一百二十六論王德之事蓋有是說惡者尚有以容則善人之獎可知矣然後世俗薄邪正混淆真偽凌雜先君子有言惡紫恐其亂朱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蓋鳶烏逐而後仁鳥至誹謗熄而後良言出虞卿小人朋李宗閔謂之黨魁安得長者之言哉

陳行泰殺范陽節度使史元忠張絳殺行泰張仲武為北雄武軍使遣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李德裕因奏行泰絳皆令大將上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款密因而拔用即似有名乃授留後

右張仲武傳第一百三十德裕在朝威令行於四方以澤潞之近且彊劉從諫與積巢穴深固如此而毅然建謀不搖羣議指日蕩覆力豈不足以圖新亂之范陽未立之仲武哉范陽去朝廷遠非澤

潞腹心疾比也且北迫戎虜自安史以來狃習僭
叛易擾難靖若加兵則山東皆動或緣以生事又
姑息自河北故事未可遽改行泰絳為叛而仲武
請伐叛雖未有功情有問矣因而撫之尚有名也
後亦卒因仲武捍回鶻威加北狄始謀為不繆矣
不然將卒殺帥因人邀節旄與夫阻兵自表伐叛
而意實在節旄者亦相去幾何哉

田歸道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昌宗
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既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
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詞免令歸私第

右田仁會附傳第一百三十守道不如守官歸道
有黨奸拒正之心誅之可也既不預謀復無符詔
卒然索之有死而已暉等本緣國事無意黨已以
其詞直置而不罪可謂公也

韋機遷司農撿校園苑有道士朱欽遂為天后所使馳
傳至都所為恣橫機因之高宗特發中使慰喻機而欽
遂配流邊州天后不悅至其孫岳因召見則天謂曰卿
是韋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
問家人名賞慰良久拜太原尹

右韋機傳第一百三十五則天雄猜忍鷙其在上
元間僭橫始萌而機發暴其私事銜之固宜不釋
後已革命專國見岳而記機姓名此在常情禍不
可測而乃獎其勤幹有家風拜以要官若忘前事
者何哉則天智度絕人豈非未得志則陰謀中物
以立威既權在手則時有縱捨以收譽故以一女

子盡服天下之英豪而臣之得其死力良有以也
永淳二年詔徵王方翼將議西域事於奉天宮謁見賜
食與語方翼衣有戰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故具對熱
海苦戰之狀高宗使袒視其瘡歎曰吾親也賞賜甚厚

右王方翼傳一百三十五方翼戰功載良史傳可
也謁見乃服數年前血漬之衣鬻功覬利奸鄙甚
矣方翼高祖妹同安公主孫也高宗賞其功耶則

不當言親緣親而賞豈無它時如是欲有功者勸
難矣
張柬之在荆州楊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慨慷
有匡復之意及知政事奏元琰為右羽林將軍定計誅
張易之等賜鐵券恕十死俄而柬之敬暉等為武三思
所構元琰覺變請削髮出家中宗不許暉聞而笑曰向
不知奏請剃却胡頭豈不妙也元琰竟以先覺獲全
右楊元琰傳第一百三十五柬之暉等忠亮有謀

足以成大功而小不忍亦以貽後禍惜哉惜哉示
不為已甚忍武三思乃不能忍已始意不知三思
固已疎矣而區區賜功臣鐵券恕十死豈不兒戲
也哉元琰初慷慨若可觀至恐懼求削髮事智謀
俱窮宜為暉所輕笑史臣方之先覺未足以當此
之
右呂禋傳第一百三十五坐贓獲罪有典刑矣以
肉賜從官桀紂之暴不過如此禋為宰相交通上
言上言誅磔禋不得罪又不可知者
馮伉為膳部員外郎充睦王以下侍讀李抱真卒伉為
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
相進人名帝意不可曰前使澤潞不受帛者此人必有
清政遂改醴泉令
右馮伉傳第一百四十郎官王府官宜要於縣令

也而伉以清見知方改醴泉唐重縣令如此近時
郎官得郡為失職內重其甚矣
玄宗遣徐嶠邀迎張果至東都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
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堇酒飲果果乃引三巵
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
盡燋且黑以鐵如意擊齒墮藏于帶乃懷中出藥微紅
傳墮齒之斷復寢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
之
右呂禋傳第一百三十五坐贓獲罪有典刑矣以
肉賜從官桀紂之暴不過如此禋為宰相交通上
言上言誅磔禋不得罪又不可知者
馮伉為膳部員外郎充睦王以下侍讀李抱真卒伉為
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
相進人名帝意不可曰前使澤潞不受帛者此人必有
清政遂改醴泉令
右馮伉傳第一百四十郎官王府官宜要於縣令

也而伉以清見知方改醴泉唐重縣令如此近時
郎官得郡為失職內重其甚矣
玄宗遣徐嶠邀迎張果至東都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
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堇酒飲果果乃引三巵
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
盡燋且黑以鐵如意擊齒墮藏于帶乃懷中出藥微紅
傳墮齒之斷復寢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

右張果傳第一百四十一神仙之有無不可得而知術士變化亦何足深怪璽書馳使以迎之詭謀毒飲以試之身以斯待物物之微若鷗鳥者尚覺而去之何足以致異士哉

據舊唐書改

第六頁後八行烏質勒與諸蕃不和刊本烏訛焉

據舊唐書改

第七頁前二行表請兵馬應接刊本請字訛作諸路二字據舊唐書改

第七頁前三行又謂魏元忠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按舊唐書元忠下有及楊再思四字

據舊唐書改

第七頁後八行始築壅門以備寇刊本壅訛甕

訛據舊唐書改

第十頁後二行當修德以禳之刊本禳作攘據舊唐書改

唐書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討南蠻與羅鳳戰于瀘南刊本討下衍閻字脫南蠻與三字又鳳下脫戰字據舊唐書刪增

卷四十八第二頁後六行近代趣仕訛取士據舊

唐書改

第八頁後五行按軍法處分刊本軍訛兵據舊唐書改

第八頁後七行特恩詔允刊本詔允訛昭洗據舊唐書改

卷四十九第二頁前五行放意娛遊以黷貨聞刊本黷訛瀆據舊唐書改

第三頁後四行申錫小器大謀貶死為幸刊本貶訛不據舊唐書改

第五頁後八行而張權與緋衣之謠刊本緋訛非今改

第十五頁前三行物之微若鷗鳥者刊本鷗訛漚今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錄監生臣胡金石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十七 集部

雞肋集卷五十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五代雜論

李克用追黃巢於宛朐不及而還過汴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醉臥兵發郭景銖滅燭以水醒面而告以難隨電光繼尉氏門出還軍中天復元年全忠大舉擊晉晉人大懼會天大雨梁兵多疾解去二年梁軍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梁軍大疫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全忠所忌惟克用幾危者數矣而卒免而李氏果代朱氏豈非天耶

乾寧元年冬李克用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為留後四年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天復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

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無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其所憚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為然乃為燕出兵梁圍乃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莊宗之得天下此其機也人情快目前之忿而暗耳後之利其察不察間不容髮惜其雄勇有遠畧如此至其得天下而為之殆令日不為明日計而蔽於所好權在近習國將顛而不知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夫性習之相遠不至於是將夷狄之情困則忍而思深樂則不圖後理固然哉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嗣源以千騎先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明宗本夷狄太宗養以為子賜名嗣源莊宗遣嗣源討趙在禮於魏軍變遂入汴

廢帝本姓王氏明宗掠得之養以為子名曰從珂愍帝以為北京留守遂據城反以兵入京師

右新史唐紀第六第七卷莊宗之入汴也嗣源先攻封丘門克之即拜中書令明宗之南也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即封潞王夫養非族類以為己姓而用其功以取天下功高位迫而不知圖之禍可勝言哉然莊宗始與梁戰河上明宗功為多晚節溺於倡樂明宗取之其理固宜至明宗春秋

已高從珂之勢既迫大臣屢言忍而不斷以貽後患為可惜也夫雖然明宗與從珂所以篡人而有之其跡畧同而明宗於五代享國差久而從珂不旋踵而敗則亦各其才之分也

明宗與梁人戰德勝橋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愍帝出奔高祖遇帝於衛州知遠盡殺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後徙知遠領峙德耻與杜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其兵職趙瑩以為不可遣和凝就梁宣喻乃受命

右新史第十卷五代惟梁唐竝立夾河百戰而唐得之梁又內亂其失國固無可疑者晉取於唐漢取於晉周取於漢皆勲臣阻兵以危疑促禍惟其草昧君臣之分未定而藉人之力以取大寶一人得之一人從後而伺之至其已迫反為所取曾不

為世之姦豪戒也

王處裕琅邪人邢州孟遷降梁為晉所圍太祖遣處裕以精兵百人疾馳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處裕不能支遷執處裕以降於晉見殺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變化若神者其技惟不窮於披旗立幟之間故也處裕以百人入晉圍晉遽為解去亦奇矣得其一說而

不知所以善其後至其復來安坐而受縛真兒戲
哉
昭宗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李茂貞不奉詔昭宗以茂
貞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
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
難於後悔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坐受淩弱乃責讓能
治兵而以軍王嗣昭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
知其不可茂貞遂犯京師昭宗為殺兩樞密賜讓能
死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唯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
下霑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之衰也以六軍之士不能當
一鎮其所由來漸矣其患如大疽之著要害終潰
而死而讓能曰姑忍之以待其自潰而已夫豈無
一朝之策徼幸於復全乎史稱昭宗為人明儁初
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頗亦慨然
思得非常之才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夫國之將
亡雖有天命然拱手而待滅亦良可惜夫

茂貞與韓建王行瑜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
而李克用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等而去晉
兵已破王行瑜請擊茂貞昭宗詔罷晉軍克用嘆曰唐
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所以未即亡正以彊藩自相
持也使克用遂滅茂貞唐之亡更速云
梁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
魏博貝仍為天雄軍以賀德倫為節度使分牙兵之半
入昭德効節軍將張彥執德倫縱兵大掠末帝諭以詔
書彥裂詔書抵於地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
軍命乃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陰訴於莊
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為大同軍節度使
右新史第四十四卷莊宗所以得入魏由彥叛梁
而降晉也其迫德倫以降晉於梁則負矣而宜無
以得罪於晉也然而德倫訴之莊宗莊宗終以逼

其長為不順而斬彥彥死而魏人之心滋益服鳴呼莊宗可謂有君天下之度矣

張全義臨濮人亡入黃巢賊中後仕梁為魏主莊宗入汴自洛來朝泥首請罪改封齊王初莊宗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屍全義以謂仇敵今已屠滅其家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為然

右新史第四十五卷全義草賊耳其諫莊宗意雖遠訴之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凡所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兵罷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遂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右新史第四十七卷劉處讓傳樞密使自唐以宦者為之內持權脅制人主其患非一日之故也莊宗改用武臣而安重誨之徒實制朝廷高祖奪以付宰相名實稱矣雖其初宦者武臣不悅至為罷維翰等然卒廢樞密使不畀近習握兵之人自此始可謂有遠慮者也

右新史第四十六卷周太祖雖時已貴方將兵有功而守恩亦位真悍倨難制至以尺紙自外易留守頃刻而代而守恩束手從命上下怙息不敢有一言其取天位非一日之勢也

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劉處讓與宦者心不平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兵罷光遠訴之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遂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右新史第四十七卷劉處讓傳樞密使自唐以宦者為之內持權脅制人主其患非一日之故也莊宗改用武臣而安重誨之徒實制朝廷高祖奪以付宰相名實稱矣雖其初宦者武臣不悅至為罷維翰等然卒廢樞密使不畀近習握兵之人自此始可謂有遠慮者也

荊南高季興初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祖奇其才開
平中為荊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時其
下勸季興入朝京師既歸莊宗心悔遣之季興曰吾行
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
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
此吾可無慮矣

右新史第六十九卷莊宗能嗣其先志復仇攘敵
遂滅梁而有天下當此之時威震諸侯季興惶懼
首以身朝如莊宗之言未大失也而季興遽知其
無能為自此遂安枕無勤王意而莊宗不終其業
亦卒如其所料觀季興雖始以奴隸蔡時亂離至
擁旄鉞然智識如此其跨有十州傳子若孫豈偶
然哉

契丹初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其部大人遥輦
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攻之每歲秋霜落則出
兵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
地請聽盟約惟謹

右新史第七十二卷論者謂戰國時如燕趙小國
內禦彊敵外攘北戎孤立而無患不聞其以幣賂
事人而偷安也其說信然觀仁恭非有英傑之才
內困太原之討且殫其力以求附梁慮亡不暇而
猶能外病契丹至反以馬賂仁恭求不侵擾惟恐
不得然後知昔燕趙之所以守其國者亦必有說
而後世猥曰北益彊大非古者比至以中國全力
不能一日忘北顧憂夫使邊臣慮國如燕趙仁恭
之圖已事而朝廷不預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節
度捍邊而無憂也

雞肋集卷五十

雞肋集卷五十一

宋 晁補之 撰

書

上呂相公書

左奉議郎充祕閣校理守祕書丞武騎尉晁補之謹齋戒擇日再拜獻書於僕射門下相公台座補之不才幸以諸生備館閣無它吏事竊嘗深惟天下之故以謂王者之措國欲大而有容其所以期於天下者欲緩而不迫夫為天下宰不能大而有容天下之情雜然竝至欲一一以覈則堂上之言異於門外門外之言異於百里而況天下之至遠能鄙之相形利害之相傾日効於前將無時而安不能緩而不迫揭揭然欲表天下之善而置之以厭天下之爭高為度而責不及遠為程而要不至天下之不及不至者衆而善人始危又嘗竊太息以謂蓋自成湯文武之季而聖人固已歎其流之不可復

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夫以商周之治詩書載之後世想望不可得而見者而聖人敝之一言曰不勝其弊何哉以謂夏道未瀆辭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商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夫瀆與未瀆誠何足以議虞帝之至高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猶足以識夏政之未改至於商人則瀆辭矣周人則瀆禮矣求備於民猶可而彊民則已甚故孔子喟然致志蓋傷之也夫惟其能大而有容緩而不迫故如天地之大寒暑自運而當生者生當殺者殺雖有不得其所誰能怨之若夫望於天下之治也重而斬於民之應之者亟於是乎上之智始不周而下多遁民上察而下缺然且不返此民所以不堪而急也恭惟仁祖臨御四十二年其間禮樂制度光明纖悉豈遽可以議三代之同風而璽培長養功成於久澤浸四海天意得而百樂生民被其施有三代致治之實者戰伐屢搆於邊

亡將覆軍而遠戍黷武之歎不起於民水旱間作於時公窘私鬱而流離死亡之怨不聞於下士弊於末習學問浮剽豈能皆本經術尚道理而文采足以赴用議論足以忠國民狃於安樂風俗奢美豈能皆守禁令知廉恥而歡欣足以相慶患難足以相卹其根本結於人心其基甚大而固而末流隄防小疏類出於大而有容緩而不迫者聖人有作其法之所損益補之不可得而知而至於契國之大勢則雖有虞帝誠不能改已再惟聖君賢相相與勤勞天下九年於茲天下之大勢已定者誠知出此其始恃以立者曰公公故明明故當當故欲舉賢而民悅黜不肖而民懼而天下不得而異議下寬大之詔一切便民而民知上之愛已甚於父母可殺而不可離循此而守無改其道自可以長治而補之愚不及而大臣又務以其至公同天下之心挾姦病國不容肖獨私憂過計以謂明天子在上尊德樂道從諫如不及而大臣又務以其至公同天下之心挾姦病國不容於公議者又皆已遠去而一時進於朝者又皆曰忠且良矣宜其小大協恭戮力馴致四門穆穆之美追還三代直道之盛而士大夫用意過當趣操介狹好惡矛楯毀譽陵雜同國而處者言人人殊夫所貴乎國多君子者豈欲其必同然古之君子蓋亦曰和而不同焉耳其和者志也其不同者事也夫不和而可以為國實難補之豈敢以褊心小智輕量在事之羣才然借曰如前所陳者皆忠且良也邪則所謂忠者固無異忠而所謂良者固無異良矣比肩事主同意為善而勢駸駸焉若欲相為消長盛衰此何為者哉人何可以畢忠則必有不忠者挾其間人何可以畢良則必有不良者病其內彊者以智倡而弱者以愚附從天下之公議遏而不得行方今之慮莫大於此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譖民各有心順德者君子之性而疑者事之睽也故詩人憂而戒之意者士大夫亦欲合而不可相疑而不親形格勢阻方且蓋齟齬之情而胎

朋黨之患因以害政而補之所慮者猶不在是蓋以謂君子必自好務德競而不務力爭使夫小不同者時亦小詘焉以快其小不平而君子又務退避而不已則忠良之勢侵而後脫有大不同者俛焉抵其巇而入之則凡令之為同異者曾何足道蓋亦譬國於同舟奚取於胡越哉雖然事何至於是亦可為智者道難為流俗言者也伏惟相公道德之學經緯之才光映於近古天子之所信倚以伏天下之心士大夫之所儀範而慕從其日夜思念欲為天子開坦塗而亡羣疑薰太和而導百順者亦必在此固將益振公議務白善人以拯拔之耶然有一於此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夫服天下必以善而所以用善者不同以養人則聽以服人則違為天下安可以善服人哉尚敦重則剽疾者疑貴明達則深阻者忌與辯敏則淺蹇者忿進辭技則椎拙者忮至其它用一事則不便者必從而非之然人之情亦何足以相賢愚而敦重明達辯敏辭技又為國者所必須而不廢則亦安可與夫剽疾深阻淺蹇椎拙者竝皁而同驅彼其矯已以為人所為則不可而謂人之視已若見其肺肝然故常以不容而為姦非夫在上者有以養之是苟無罪又不可去也雖然有道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此以善養人者也為天下惟無私然後可天下固不可以皆賢且能而忠與良者又世之所望而難得也則如牧羊然姑視其後者而鞭之可矣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也然而揚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何世而無狙詐先王豈惟不去尚有以使之故其敵者失也夫然故措國能大而有容緩而不迫是之謂以天下為天下天下知朝廷所以待之者公而責於人者不盡故人易以進而其志平若夫峻賞明罰豈不足以彰善而沮惡扶正而抑邪而古之語大道之序者常以謂九變而賞罰可言賞罰果難恃以獨治哉天下

有大功罪與士與衆同焉而廢置之非難也而有所謂難者前却之志而疑似之行兩可之詞而常試之為此中人之所以不自立而陷於邪欲君子之類衆則若此者皆當教之不改而後誅又有嘗已自暴不可復還者設欲懷之其道無由然且革面以蒙利而内有不服之心焉者雖小而必察故君子尤難之然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不害為大而有容緩而不迫也補之不敢廣引以亂視聽書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先王之立政其寛如此至於進厥良以率其不良亦曰從厥攸好而已矣豈彊之哉昔曹參為相用吏必擇謹厚長者而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人有細過專掩匿蓋覆而予密之諫以無所請事者弗聽也參之意亦深矣方時出於百戰之後武夫悍士功名之氣囂然而未已參務捄馴其麤武崛彊之心而輯安其休息無為之業不得不爾至於諸葛孔明患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寖以陵替蓋先峻以法繩

過此則百官有司之所當務其大者禦邊治河澄官冗而節財用消水旱而惠困窮雖相公勤勞不以一日置是而不念而補之以謂凡此天下必有能為相公以身辦之者而相公之所宜慮獨天下之大勢哉今天下之大勢若巨川然隄防千里深厚而完固亦足恃矣蓋亦嘗視其曲無蟻垤浸淫者焉而已補之獲見相公門下將十年侍坐聽言相公固有采拾教載之惠而又職事在文字辱通籍殿陛下五日一叙立以望天子之光明

竊不度量不敢自比於在閫門之外而輕犯出位之誚
不知其當言與否而進之猶以謂語之至者不敢載之
於書而淺者又不足聽故粗道其意之所先者以代匱
伏惟相公垂惠裁擇幸甚狂瞽干冒鈞重死罪死罪不
宣補之惶恐再拜

上吳相公書

天下之士見相公而言利害者幾人言而當者幾人言
而不當者幾人若是者某舉不能知徒見相公之用人

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近取不避貴遠取不問賤天
人之學儒墨之英大有所有所必用牛角之歌堂下之言小
有所不遺以是知相公所持者甚重所期者甚遠而昔
者或未之識也昔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折一矢而有
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可謂聰明睿
智神武不殺夫太宗修文訓武以培其基眞宗隆政講
事以潤其色仁宗陶之以仁表之以孝四十二年天下
又安無狗吠之警逮乎英宗禮樂宜備矣而謙遜未遑

也今天子慨然發憤追惟祖宗之餘烈想見三代之盛
事於是舉國政而屬之相公相公以天子之意甚信而
不疑也故敢以一身而獨任天下之責思天下之民有
不與知天子之意者若已之塗其耳使不得聞閉其目
使不得見也故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以急天下之務一
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餔以待天下之賢非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所常行不以告吾君化吾民使一日為也雖
然二帝三王之道不行於世久矣儀秦以口舌事天下
而忠厚之俗離孫吳以兵法驅齊民而攘奪之釁起井
田壞於鞅而天下方困于兼幷肉刑變於文而彊梁始
輕於犯法尋經補傳得不償以而兩京之學衰更為虛
無不貴實効而東晉之治失陵夷以至宋齊梁隋文教
既衰武德不耀而天下瓜分矣神堯以英略一天下而
太宗明皇繼之宜若小治也然猶府衛之兵廢而為彊
騎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幷租庸調之法變而為兩稅而
唐之民卒不獲禮之盛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下逮

五季王政不綱民德日薄固無可議者蓋又百年有餘矣天下之民引頸啓踵刻月計日以求見太平之成法者固在於斯時相公謂不大有為以創其意則天下不治故先之以號令以齊其心次之以農桑以贍其力次之以刑罰以督其經猶以為未也則建學官以養其材崇科舉以變其習昔之所缺今或有之非以為獨也凡以使天下不敢議不可知不敢議則治無不至化無不神矣此相公所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萬民之心亦以是深信而無疑萬民亦以此有望於樂成也自昔帝王之臣非有極高明致廣大之學其誰敢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者孔子之治魯誅少正卯而齊人以為憂孟子之相齊言必稱堯舜而淳于髡以為惑然則非常之事固常情之所懼者南溟之鵬海擊於千里而斥鷃從後而笑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某東方之鄙人學不足以立本才不足以趣時獨以謂相公之用人雖樸樕槭樧棘莫不各當其分相公之待物雖鳥獸蟲魚莫不使之各盡其欲

凡天之所生凡地之所養無一物不得自遂者是以敢用繆悠之說進焉雖然豈敢為囊中之頴那亦相公至仁樂育使不至於無用失性而已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孟子曰人不可無恥某之懷恥有道之世久矣而相公之治常以一物不得自遂為憂則某之恥有望乎已也伏惟相公神明亮焉身賤迹外輒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不勝戰慄

上蘇公書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劒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為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叙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時祭執籩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為治家自為法矣德

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聳起而棄之駕徜徉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為列禦寇莊周詆前言往行以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為賢而為荀卿韓非戟冠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闊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為鄒衍奭微亂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蒙惡若卑而為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而使楚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為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揕人之胸義不返顧計不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為荊軻聶政蓋先王之道披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民朴而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琅琊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面搏燕楚之膂其道四平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土確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其民健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

谷膺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鬬楚接吳越之封雜荊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窮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某不佞嘗切歎此夫有蓋天下之名而後可以服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閣下布衣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蓋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為望而化者非閣下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衮一治閩而閩之人感厲讀書頡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閣下亦既知蓋於後塵者使閣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不

油然喜翕然變哉故補之將首為吳人慶而次為天下有望於閤下而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閤下之前獨幸閤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慊補之雖不能亦閤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進其説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某再拜上書某官閤下昔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説而少試其愚閤下容察之某少鶩野不喜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顧嘗自信以謂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逐纖縞而鬻狐裘入楚市而鬻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為得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閤下書閤下蓋嘗自謂學出於孟子矣孟子之學以詳説者為説約而執中者為近之遠以知天事一大以觀海之瀾而近取於牛山之木小得於食槁之蚓兼陳雜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補之不能識閤下之心而竊觀其為文豪重敢決旁肆橫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睥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悸仰而悁恍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晤每睹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深山行大澤以觀風雲之相遭奔騰交會窈冥晝晦搖川震谷蹶木發屋忘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頃之雷止雨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閤下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縈紆曲折卒貫于理然後知閤下所之為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事方且爭雄鬬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閤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識而閤之也某誠欲有求於名耶則方王而約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於名耶則方王

公大人高門壓箔躍馬疾驅言語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以柔聲而乞親搖尾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耶則非特陽翟之大賈滇蜀之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所爭乃獨倀倀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伸即其所慕而願師其言名數通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庭閽下察某之獨何為哉夫冠雞佩豭之由貨殖遊說之賜生異鄉識異趨而使不得夫子而為之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憤思附青雲之士者豈其言也補之不佞切眷眷于是矣夫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之骨非可以越澗駘坂也然齊侯納之燕昭市焉何則蓋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邪有人焉其學既不為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也而終已絜誠以求出於閽下之門不識閽下其庸何說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則補之猶將升堂攀木而一叩焉

雞肋集卷五十一

雞肋集卷五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書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補之聞三代之前天下無可治之事而賢者無急仕之意天子與其二三大臣終日接膝都俞唱和於其上而海內之民相與動心向風歡欣鼓舞於其下方是時也政教平而賦斂輕禮義行而刑罰止天下已治士雖有尊主庇民之業而無所用之則往往引手而去括囊晦迹以盡其生笑歌優游以樂其時山巔水涯布衣韋帶樵漁衰老之人負擔行路之夫與之語有可驚之言而施於政有可見之效若此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三代已降世既多事賢者不忍拱手以視天下之紛紜而思有以治之則爭相奮厲發於畝畝之間挾奇策以干時君曳長裾而遊王門以身任職以職任事各務有立於世

而士始有好功名之心其不獲知於斯時而退伏於山林者則皆當日之無能人也故人不知隱居之可尚而皆以有用爲賢然而天下亦以治其後晉之士大夫不知爲此者將以趨時弊而竊有慕乎隱者之名於是乎棄禮法遺冠冕以求爲養高之術而晉天下之事亦靡靡不振無與治者甚可歎也陵夷至于唐而終南嵩少至號爲仕途捷徑則其失隱者之風爲益遠矣夫君子非固爲隱亦非固爲不隱也三代之前無可治之事則隱而不失爲高三代而降世爲事矣思有以治之則不隱不失爲賢矣若夫居不可隱而固隱焉則又何矯情拂道之甚也晉唐之士其失以此國家承平百年政令日新主上慨然思有以追兩漢之餘而復三代之故焦心以問治降意以下賢而士之懷瓘握瑜者紛紛籍籍雲翔鑾起奔走自効不待招來蓋補之嘗遊於齊楚之郊見夫帶經而耕者莫非求仕也而後知今日之無能人爾夫進不能少補於世

退以受無能之名則與夫孟子之所謂自棄者何以異哉補之濟北鄙人也生十年而學學九年矣嘗自謂幸出於有爲之世而恥矯晉唐之風故嘗歷四方以觀郡邑之政治遊上庠以服天子之教化從士大夫論議以知當日之施爲措置而稍稍自飭以求去鄙野之容竊聞執事以經術文章取上科以開敏明辯入幕府而有職乎庠序見師於學者故補之願伏於門下而受教焉繼之以所爲歌詩雜文一編投獻於左右凡此非求果有用於今也要以爲不自棄而已不識閣下以爲何如夫沒世而無聞者君子之所疾則夫士之區區以自言者其亦無罪焉可也

及第謝蘇公書

祇荷寵光出於已分既愧且懼不敢爲榮昔齊主父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相與排擯不容於齊西入關資用乏諸公賓客頗或厭之乃上書闕下一歲四遷主父因言削諸侯徙豪傑或意其太橫主父

曰臣結髮游學阨日久矣吾日莫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補之讀史記至此以謂士窮不見遇發憤感激自食可也而倒行逆施則爲非計私自記刻雖窮不爲益補之始拜門下年甫冠先人方彊仕家固自如在門下二年所聞於左右不曾爲今日名第計也自吳歸魯先人謝世家四壁立偏親需養婚嫁日逼少業慵惰不能作業念無以奉朝夕束書簿游爲苟且之圖分外得之粗飽爲幸夫畫虎類狗既非本心而轉衣爲裳則所不能自檢束期終教育之賜奉奉之心言不能數惟閤下裁擇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昔望之不肯碌碌而反抱關者夫豈得已補之敢不益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爲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已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爲過及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爲門下士無所復讚然剛潔寡欲奉已至儉菲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爲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后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摧剛爲柔熟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幷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幷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益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爲賢於已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

汲黯爲直不爲忮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黨同門蠹道眞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於朝則幽遠趣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如何復賜一言幸甚幸甚

答姚邦光秀才書

補之再拜前日不鄙盛服踵門幷示長書甚善欣懌無已然推與非所當增愧懼也補之平生所患聲問過情伏西野來滋厭人事至不欲以足蹈城郭將老學問不日新惟農圃之事廼益知今足下書詞不以是爲問而以孔子之辭孺悲見互鄉或拒或受意各有在者先之焉此施於補之爲不當於足下之比事爲不類雖意若與之商略可否然所以望於農圃老人者過矣伏讀再過茫然增愧赧足下固有惑志昔杜溫夫亦嘗引孔子爲說抵柳宗元其與足下小異者直以宗元在此位宗元逡巡不敢荅觀足下詞旨有求益之意非若溫夫補之洋不知類者宗元固自奇大猶不敢以是荅溫夫補之雖文字愧宗元然不爲宗元者其敢以不陞孔子之堂而受孔子室中之饋哉故累日不報冀足下之知其心也足下先君博學於文以操行稱足下聞詩聞禮與所以擇鄉就士不順乎非者具在歸而求之亦不乏師矣如補之自視漢以來守一經士有所師傳本末不變者庶幾爲近乎居語所厚惟不至若陳相說許行盡棄其學而學焉者斯可矣老且不試秖欲爲陶淵明忘懷屏事出悔吝之外猶恐不近顧何以充足下望越論孔子之誨人接物以欺已而無恥害足下切磋之意哉然始聞鄉人言足下業通而行修既見足下色溫而意誠知足下可進於此道不但爲時文取科第常情自喜以謂志願畢此者比也故終願交焉足下亦彊學無墮補之老矣尚復覩吾里有足下能似其先人文學好善干禄

不回如此其美者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足下亦諒之補之再拜

答常璩秀才書

補之頓首補之雖未獲與足下游前者辱書俾撰次先公行事見足下文詞志意與今學校舉子所趨絶異又愛足下誠孝惻怛於其親凡可以盡力者無不勉也知足下學問根本從古人中來非黃而澤以欺暗取售者必也因念涉世已來粗守所知雖困不改故相得於形骸之外者寡幸而獲一人焉其賢未必足下比然已如曠數十百年而逢不可致之寶其自喜悦難喻故不度量其力之所不堪而迎受足下至重之託然足下不妄以託人而補之妄受之非也再蒙惠書足下胸中所懷自爲涇渭而未嘗以語人者不俟相際而輒以語之又以知足下與人交久必信引物連類深而明遠而當以意逆志不合者蓋鮮足下識高妙所擇於道者正爲門庭甚嚴然氣和而語温蓋思而不貳近小雅之流也甚善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悦何當一晤無任鄉往補之再拜

答劉壯輿論國語書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正又以知別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然齊桓晉文入異此但一文同功一體皆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文譎而不正桓德以類其跡之事未可言優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未足稱於大君子之前也亡人從者其文義可觀而士溺焉若進疑於岐山盟津退不失爲季札則僭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必於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爲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幽岐之異夫何所待盟津以國爲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讒出逃父之誅不與奚

齊卓子爭立足矣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嗣入可也胡爲乎委幼且不肖之夷吾以敝晉而流禍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高梁之事與生竇奚辨壯與其未之思耶凡補之爲此論者以擿夫假仁義之微情使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譎甚而疑聖也豈善冀苟之謀以子犯爲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桓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無所賴則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見未見固非是要之春秋隨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曰實與而文不與廼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爲至論壯輿疑於王跡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荀息事始意壯輿許息之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掌利死則擇利而背之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仇孔非壯輿卓然自信幾何不須而靡也名忽死子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無惡也荀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否則荀息何足議哉雖然荀息愚不幸既許其君以死矣至於不濟壯輿以謂寧死而不貳之爲良抑貳而不死之爲是將死與不死於荀息無輕重皆不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輿必能處之矣惟其要終之義不足以抹初之惡與其苟免如犬彘則死爲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荀息以甚荀息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名忽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終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勣蒙喪邦之舊事與荀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爲愧於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勣不得預其禍則狐掘之必狐埋之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者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

餘非面不盡補之再拜

答劉壯輿書

補之啓示漫浪翁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壯輿志業豈老且不售畸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名者意不在是魯直爲贊以反之此善諭人之意非反也合也揚雄爲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沒後惟雄爲知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知其智知原之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壹其質不能與丹青變以異而見尤也乃聖人之智則異於是此但如原之智而已矣然則丹青豈果可以變玉哉若曰外與之化而內不化原其免矣故頗摭騷詞而反之非反也合也始欲爲詩寓此意其間而不作詩久淺避以言來詬又離爲五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不屬姑書此託之圖後則猶詩也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足以愧闇憺者百輩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通也何足學哉記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學猶飲食固有常珍奚事異饌合萬宇以聚

廬載百族與竝游想壯輿亦俛仰此間又奚以漫浪而異爲補之再拜

再答劉壯輿書

辱寄示諸文所探討淵遠趣守堅定不爲利回藹然仁義者之詞也荅漢東書侃侃乎直而不倨三復悚敬獨與明叔魯直論佛之可否類唐以來世儒束於教者齊楚矛楯之詞夫兩忘而化其道世必有人矣今吾曹平日接物小言細行不當於理者下床履地即有之思而求去爲道日益此其基也此尚不暇而越求其大者議之侈矣道之爲物間不可識竢至而後知然知者猶不言也何暇置氷炭勝負於其所未究哉人告還不獲盡補之再拜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補之再拜蒙示先君集引不任哀感先君袍義懷術不願知於人故人知之者鮮賴先生之言乃更託於不朽則其家所以受恩論報可忘耶以漢中候吏論先君之

好學隱德類矣末復引郤子固以重及其不肖之孤固名重雖漢之盛如此人爲少補之年少學問未深大懼辱先君之世而害門下之義承命累日不寧雖然固以不能信行事梁冀遭冀讒死二子皆遇害而先生語好學終譽則先斯人然則先生之以固望補之也補之知之矣敢不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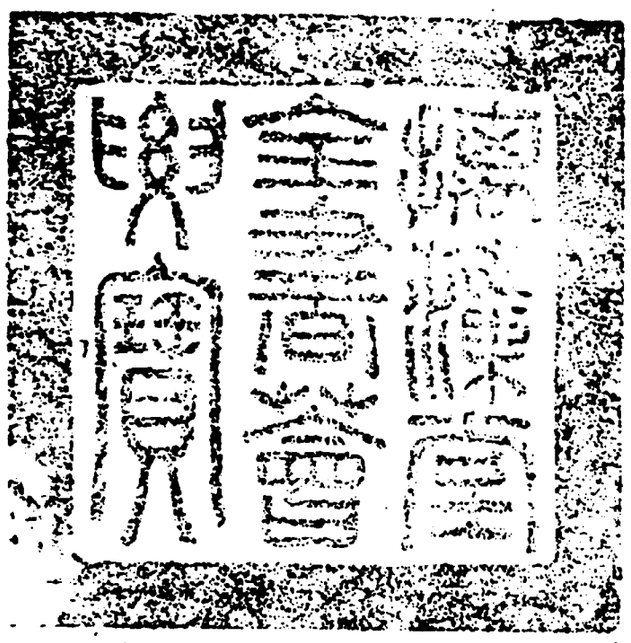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熙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於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慙魂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窆鉅野之魚山重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歿不有信於今必有信於後故涕泣有請於左右冀魯直哀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槩出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人爲人敦厚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爲吏至累歲不調之無擔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山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酣詠得意忽然忘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留累月不得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忤乏糧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慫求還乃還又嘗道呂梁洄不通留閱月補之問津無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慍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却行而已問則惑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慍之惑已甚矣若知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尤嗜爲詩悲歡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集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略曰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謂先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郃比疾病臥昭德坊猶爲詩不輟以指書空咿嗄枕間神色脩然補之從旁錄之逮啓手足尚得詩四十篇惟是先君平生奇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爲少其大槩出處若此魯直與補之諸父

厚而補之不肖魯直辱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
人謂足以發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魯直也故忘
罪逆冒昧自致魯直亦矜其意慨然許之幸甚幸甚補
之再拜

雞肋集卷五十二

謹案卷五十一第十一頁後五行南溟之鵬刊本
溟訛冥據莊子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夫冠雞佩豭之由刊本豭訛瑕
據家語改
第十七頁後一行思附青雲之士者刊本士訛志
據史記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錄監生臣劉鳳樞

欽定四庫全書奮要 集部

雞肋集卷五十三至五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雞肋集卷五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辭免著作佐郎狀

臣十月二十二日至開封府界淮都進奏院送到敕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承命非據踧踖以慙恭惟陛下膺圖之初上奉天心中考古道旁詢國論下酌民言其本在於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其樞蓋欲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者大明至公示以好惡故陟降始序畏慕立行則越百工庶位一事之虛苟非其人安得在此而臣才薄名晦方時起廢皆國之良顧臣何人流落之餘亦誤收錄碎首糜軀無以報稱伏念臣頃當先朝初政之際已預諸生三館之遊今所除官亦臣舊職況千載一時人思自効雖臣器小用近猶知欣喜激昂不應僭瀆妄有辭避第昨坐譴斥無

它指名秖緣非才竊處清貫加以素寡學問憂虞積年
凌雜米鹽益加荒陋豈可復爾濫跡書林不懷梁鵠濡
翼之羞以重澤靡蒙皮之誚又臣飄零寒窶私計百為
實難黽勉遽處京局伏望聖慈俯察螻蟻悃欵之情特
寢成命且令臣赴河南府新任或賜別除京東沿流一
合入差遣誓殫駑駘蹇仰荅生成見迤邐赴闕聽候指揮
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辭免實錄檢討官狀

臣今月十八日准閤門告報奉敕除臣尚書禮部員外
郎充哲宗皇帝實錄檢討官聞命踧踖不知所裁恭以
先朝大典千載之傳豈臣淺陋可備纂述伏望聖慈特
錫寢罷所有敕命臣未敢祗受

足疾乞外任狀

右臣被蒙器使兩更郎曹未有秋毫可圖報稱而臣舊
苦腳氣春夏加劇深懼職事或致曠闕伏望聖慈察臣
誠懇特賜除一外任合入差遣

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四月四日准閤門告報奉敕除臣神宗皇帝國史
編修官選掄誤及踦躋難勝恭惟神宗皇帝盛德大業
光映百王將欲發揮潤色傳諸千載必得名儒碩學參
備討論而臣才識卑冗詞技淺薄使預筆削誠非所宜
兼臣先以疾病奏乞外任伏望聖慈特賜寢罷成命除
臣一外任差遣

再辭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昨奏乞寢罷國史編修官除一外任差遣尋准尚
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臣以位卑人微不敢於浹
日之間屢瀆天聽黽勉就職載惟神宗皇帝稽古制作
跨唐軼漢形容鉅美史臣司之如臣自視恐殫竭不足
以塞責昔倪寬有言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
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況今陛下竝建羣才可
試者衆臣誠何人敢獨昧冒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
前奏施行臣無任惶懼隕越待罪之至

再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先於三月中以疾奏乞外任繼蒙聖恩自實錄檢討官除國史編修官臣聞命踧踖不遑寧處既具奏乞賜寢罷成命檢會前奏施行尋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臣懼久稽敕命黽勉就職然夙夜恐懼終不敢安遂再曾具奏亦是乞賜檢會前奏除一外任差遣未蒙指揮恭以神宗皇帝國史紬繹歲久未奏成書聖謨王制天高海濶方茲分命諸儒叅稽全美豈可以臣淺知猥預其間加有負薪之憂犬馬力殫躊躇難彊若臣不揣分量苟貪榮選無累信史辜奉明恩則異時雖

塡委溝壑何以塞責伏望聖慈矜閔臣下才無堪早賜檢會累奏除一外任差遣臣不勝隕越待命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舉趙元緒狀

伏見本府居住朝奉郎新差監在京物料庫趙元緒父故太子少師致仕槩在仁宗朝與韓琦曾公亮歐陽脩同執政時仁宗初命英宗領宗正槩言宗正非所以為重乞立為皇子後預顧命定策立英宗嗣大寶功施社稷同時勳臣之子皆蒙次第褒擢多已通顯而槩之嗣子獨沈常調簪組之傳不絶如綫元緒刻意承家學問自立吏事足稱勘會知揚州蘇頌知應天府何正臣權京東轉運副使吕溫卿皆嘗論槩之功薦元緒之才可備任使未蒙施行臣竊覩神宗在東宮答槩書云首定大策固已措時於久安世蒙顯休方當與國而長懋槩之有勳王室事固灼著其墳墓居第在宋歲時闕人照管伏望聖慈檢會前後臣僚奏乞特賜甄録其子元緒與一南京差遣庶以廣國家求舊念功之美意而勸臣子之為忠孝者

太學博士正録薦布衣陳師道狀

竊以朝廷患庠序不本於教而糾禁是先學者不根於古而浮剽是競故選置舊學削去苛規為之表儀使有趣向所以助成風化實緊得人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

年三十五孝弟忠信聞於鄉閭學知聖人之意文有作者之風懷其所能滾恥自售恬淡寡欲不干有司隨親京師身給勞事蛙生其釜愠不見色方朝廷振起滯才風勸多士謂如師道一介亦當褒采不遺伏覩太學錄五員係差學生見今有闕師道雖不在學籍而經行詞藝宜充此選某等職預考察不敢蔽而不陳伏乞選差師道充太學錄儻不任職某等同其罪罰謹具申國子監乞謄申禮部施行

雞肋集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五十四

宋 晁補之 撰

表

賀皇帝登寶位表

欽承顧命嗣履寶圖謳歌有歸華夏均慶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挺生聖德夙有仁心問寢彰純孝之誠主鬯著克恭之美大明繼照至健體元邦之榮懷人所歸往不顯亦世是開上帝之符無疆惟休咸曰吾君之大天地日月廓然泰清山川鬼神罔不順序鴻基滋固景命方綿凡在羣倫舉知慶蹈臣等恪居外部親覩重熙不獲恭詣闕庭

賀太皇太后稱尊表

冊嚴備禮位荅常尊宮闈之奉載虔海宇之歡普洽臣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挺生聖哲夙著惠慈昊穹眷懷宗廟昭假輔文祖勤勞之理隆神孫保佑之功是稽

兩漢之舊章用對三朝之光命聖人孝治天下風行臣聞成王持盈不敢忘文武之謨烈周姜思媚故能貽任奴之齊徽聿收前功允屬盛際萬世永賴百祿是遒臣伏限職事在外不獲躬詣闕庭

賀皇太后稱尊表

位著徽稱居天下母儀之貴禮嚴備物貽聖人孚道之成宮闈載祗海縣胥慶臣某中謝恭惟皇太后殿下懿恭性得慈儉身先坤極正於內朝陰教行於四國用膺光命允荅常尊漢典具修式虔長樂之養周詩足繼大顯思齊之功臣伏限職事在外不獲躬詣闕庭

賀皇太妃牋

冊嚴異數位著徽名光舊典於古今溢歡心於內外中謝恭惟皇太妃殿下令儀身率淑德性成輔佐先朝憂勤內寢屬太明之繼體孝治增隆飭備禮於有司尊稱允荅

賀太皇太后進奉表

尊祖徽名冊已光於備禮修臣常職享莫尚於多儀輒罄菲誠仰干聰聽上件物中邦羨賦外帑宿珍載申守部之虔用佐充庭之實

賀皇太后進奉表

長樂稱尊冊已光於備禮庶工率職享莫尚於多儀輒罄菲誠仰干聰聽上件物中邦羨賦外帑宿珍載申守郡之虔用佐充庭之實

賀皇太妃進奉牋

綸言誕告冊命顯加欽甚美之崇名慶已成之備禮官聯無遠獻享具來上件物山澤之珍蠻琛所入申提封之祇恪佐庭實之輝華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表

經謹周正歷推子朔景短窮而長至卦剝盡而復來慶始宮闈歡均海縣恭惟皇帝陛下中和致理仁孝承祧化本時行元統天而不息德方日起明出地以無疆觀雲道民物之康齋居待陰陽之定履端於始求福不回

臣親託本支生陶惠愛傾一心而猶霍祝萬壽以如山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表

衡端氣至候厥仰而鐵低表北景長知人和而歲美宮闈均祐寰宇交歡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睿智不居慈倫爲訓本文之聖大顯思齊之光致成之功竝膺既醉之福斟酌歲始天地節而四時成孳萌日新陰陽爭而諸生蕩有赫臨下無疆惟休臣身託宗藩恩均鞠育用率先於庶位敬傾祝於萬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后表

律當乾九六氣資宣養之端陽潛地中七日知來復之候宮闈均慶民物同歡恭惟皇太后殿下德重母儀位隆坤極既助烈考本朝夕之憂勤用綏成王致神祇之安樂孳萌伊始福祿來綏臣親託衆多之支恩叨均一之養協輿情之善祝介眉壽之維祺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營室昏中招搖北建獻履綦而迎慶書雲物以知祥恭惟太妃性稟惠和德崇恭儉雞鳴警戒之志美見於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后表

周歷授時氣必先於子朔漢儀賀至事亦謹於陽生履端不愆介福是荷恭惟皇太后德崇慈儉道配直方長樂稱尊大備安榮之養關睢本化永隆信厚之風與國同休溥天共祝臣恩叨均一身託藩維敢傾向日之誠願贊如山之壽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璧合珠連會三辰於初紀芸生荔挺兆萬物之華心宮闈同歡民物胥賀恭惟皇太妃化行恭儉德合徽柔保佑帝躬恩已隆於色養講明國典禮何歉於常尊孳萌益新順履惟吉某親聯宗屬身託廕庥徒傾頌詠之誠願贊延鴻之福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元日表

璣衡窮次夏小正以首時玉帛會朝漢兩京之盛典恭惟皇帝陛下法天之道如日之升撫於五辰庶政所以咸理惠此中國萬方所以來同以初爲常毋有不當臣忝同氣之重託維城之安慶五百歲之符適逢玆旦上千萬年之壽敢廢舊儀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太后表

日回月周辰集諏訾之紀天清地肅風來東北之方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盛德在躬至仁被世裁成其道故能養與物亨嘉臣親託本支恩分茅土悅九成之備奏稱萬壽以獻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后表

魯史書春事蓋先於五始漢儀朝朔氣亦謹於三微恭惟皇太后殿下順體坤元慈隆母訓化行內外關睢爰始於興王神無怨恫思齊要本於成聖新陽肇布景福來符臣託宗藩之親均鞠子之愛願協輿情之頌倍膺眉壽之祥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妃牋

玉燭成書慶新元於端月椒花入頌美舒景於青陽恭

惟皇太妃率性柔嘉宅身恭儉承上以禮先女德於書詩撫下有恩冠嬪儀於宮寢安榮所享積累而成某內愧孱蒙預叨休蔭願履三元之旦倍膺百順之祥

代北京留守王太尉元日賀表

臣某言伏以盛德在木正月始和聖人謹於履端天下從而觀治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效天法地扶世導民爰棄六龍乃大一統當五百之運有二十之功仁義極乎漸摩禮樂備於制作順孟陬之吉旦舉元會之上儀放勳欽明授人時而不忒周王壽考維天命以無疆臣某守籓留都傾心法座眷言象魏莫陪百執事之趨自幸華封常釐萬斯年之祝

代北京賀坤成節表

建畢占中歷紀金行之始妊姜協聖禮嚴坤德之成率土傾心後天申祝恭以太皇太后陛下慈仁世濟睿哲生知昊穹所懷宗廟攸享配烈祖勤勞之禮隆嗣王保佑之功盈成祗慎於薄冰豐美大蒙於潤澤式虔至養允荅常尊誕惟考室之詳肇屆登禾之候謳謠歸美華夏舉同伏願太皇太后百順咸臻三靈共贊天高地厚扶不拔之洪基松茂竹苞資無疆之妙算臣限拘鈴守阻預皃趍

齊州賀興龍節表

臣補之言臣聞必世而後仁故百樂興於已治宜民者受祿則五福本於能敷人神克寧雅頌斯作欽遇誕彌之吉仰期於穆之休臣補之誠驩誠抃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纘禹勤邦繼文配命淵明措國益在酌言道斯行而動斯和無非事者生不傷而厚不困所欲與之用能格精禋以降康交驩欣而養本大有天助豈徒河洛之效祥靈臺子來咸思父母之難老臣久塵冊府方領郡章慶五百歲之期親逢穀旦祝千萬年之壽祗劇葵心瞻望闕廷臣無任仰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補之誠驩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齊州進奉功德疏表

臣伏以大呂應時氣協明昌之運至神出震歷符誕育之辰天人所歸遠邇胥慶恭惟皇帝陛下誠明天縱睿智日新嘉祉富民至仁浹物重華協帝增光六聖之功下武繼文垂視萬方之治謳歌所屬精祲儲休神電遶樞陶陰陽之粹美祥虹流渚孕造化之精英鼓舞太平揄揚善頌臣誤恩剖竹一意望雲雖漢殿捧觴莫預千官之列顧舜庭儀鳳第同萬壽之稱臣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隨狀上進以聞謹進

齊州進興隆節銀絹表

臣伏以夢龍叶瑞元符神筴之歸望氣表祥夙契人心之慶幸遘寖昌之旦敢修飾喜之儀前件物人賴垂衣地思薦寶盡出盈餘之力用將頌詠之誠充預大庭足備梯航之富懇祈睿算永齊箕斗之明所有銀絹見寄本州軍資庫候有上供綱運附帶入京次謹先具附遞入進以聞干冒冕旒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代張恕單州賀受璽表

王事之修光胎夷夏天休所動玉出咸秦因月吉之視朝肆禮成而均慶中謝臣聞物其有矣命不易哉蓋政苟雖幽而畢通則類有不召而自至所以三朡作典猶懷俘寶之慙四海告功方贊錫圭之異惟德之視從古以然恭惟皇帝陛下若笞大猷顧諟明命緊有憑有翼而罔墜故無聲無臭而來臨俾壽而昌皇居已彰於眷佑則篤其慶民亦念於用敷故滌洪恩以覃方域臣偶拘守土阻覿盛儀

罰當罪而民禁非奉以無私要本容光而必照建其有極蓋用勿憂而宜中固念茲而在茲寧弗畏而入畏緊寅恭可謂至矣則變異何從名之應以至誠居然純曜祥桑不拱方知太戊之興雊雉何爲益見高宗之盛宜光臨於黼扆且時御於饗飧茂迎至和允荅羣望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二表

徒傾葵藿之誠敢期回照未竭潢汙之滴尚或可羞矧變異之已消尤故常之當復中欽恭惟皇帝陛下法禹罪己繼文小心惟五事之罔愆於三光而何累爰以朔旦自興重雲不用其行史前占於必蝕增修於德人莫覩其或虧和足致祥順宜獲助而猶謙尊自牧震虩靡寧雖天所以愛人君常欲制於未亂而王所以奉天道故當懼於無災然與其戒居處飲食之安孰若擴視聽猷爲之善豈惟過也見而更也仰是謂應以實而不以文南面宅尊達四聰於虞舜大庖日御綏五福於周成庶或聽畢終聞詒可

進罪言表

臣小官疎外名姓無聞竊比負暄上塵天鑒臣於熙寧中聞交趾犯順王師出討臣嘗憤悱忘鈇鉞之戮願效區區誤爲安南罪言一篇於時臣在畎畝又居父喪淚思愚賤且越禮制以干國事既成躊躇踏將進復止今師還累歲遠服來享而臣所欲言頃已草具留之私室義不敢安譬夫鷓鴣已翔於寥廓而罾繳者猶視乎藪澤臣誠疲駑豈足及事其所誤文字謹繕寫成一冊以安南罪言爲目用黃羅帕封隨狀上進伏望聖慈特垂聽覽干冒冕旒臣無任惶懼屏營激切之至

謝賜校定資治通鑑表

進奏院遞到校定資治通鑑所牒伏蒙聖恩賜資治通鑑若干冊付臣者先朝稽古之意名臣敘事之才成書甚難來世所考故乏丹鉛之補預蒙緗帙之頒臣補之中謝伏以英宗皇帝睿哲生知憂勤遠慮欲觀歷世君臣張弛之跡以知千歲治亂得失之原詒者儒特加撰

錄神宗皇帝孝思善繼聖學博通三臣竝封不特詩亡之歎五季更授厥惟麟止之終發於雲漢之章賜以龜鏡之目恭惟皇帝陛下論唐虞而圖治舉元愷而佐功興亡灼知屢省觀於乙夜忠佞大判爰警戒於在廷以嘗預於校讎故亦霑於賜予頒學官而伊始藏私室以至榮臣聞惟賜不常論報宜一圭瓚乃啓車馬則棄雖臣狹識而淺聞妄意深求而博考思事君許國之義奉以捐軀資愛民利物之方用而從政庶逃虛受之恥仰簡豈徒副在有司燦若列星乃可傳諸無極而臣等職忝變人文維先朝廸哲之光有繼序適求之美森然斷曲加撫寸長而安有中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挺生聖質司典領叅備纂修甫窺東觀之藏遽忝上方之賜精毫良楮堅石黧煤食浮已愧於事先器利尤慙於匠拙遷固特稱乎良史蓋以數詳荀袁但謹於編年庶無疏抵誓當殫竭以荅寵私臣等無任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述修先訓攷次新書闢省閤之嚴深詔宰司之典領討論既重付畀尤慙敢圖比事之初遽忝上方之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思維則善教得民率時昭考之功維是用飾玆典領共俾討論曾微草創之勤遽忝幣餘之

十九年之記副在有司之事乃數千歲之傳以臣誤被
揀掄預聞紬繹黭煤吳石蔡楮蒙毫燦然四物之精出
自九重之祕未知報稱徒遽矜榮模青天白日之容固
無心巧輯斷簡遺編之美尚或力能誓殫見聞少補毫
末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伏以論先朝無競之功垂來世不刊之訓凡在官聯之
選固稱儒學之榮編摩未效於寸長筆札遽叨於異數

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懋昭大德對越在天稽神宗
制作之隆倬爲令典當嗣聖纂承之始付畀成書詢求
故事之餘均及上方之賜霜毫之潤溪石之堅墨以代
鉛紙惟易斲顧裨諶之草創積日何功儻荀悦之編年
它時有考粗期輸竭不愧寵私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伏以論先朝無競之功垂來世不刊之訓凡在官聯之
選固稱儒學之榮編摩未效於寸長筆札遽叨於異數
猥在蕞陋屬討論之始事均賚予以勸功攬制作之原
浩如觀海積編摩之助儻或成山誓殫見聞少補金繪
之膴首逮於匪頒枉使指華白髮感激丹悰中謝本乏將明粗知忠孝蒙先臣之遺
業遭累聖之致平遍履閨臺遂聞機政至仁獨運方興

不世之勳末議數殫未有秋毫之補而適遇桑蓬之旦重叨庖廩之頒已懼素餐安知報禮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惠羣工體貌所加搢紳咸聳觀酒食之象君有施而心親誦股肱之歌臣無功而形渥誓當糜隕仰荅生成

齊州謝賜歷日表

臣補之言准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紹聖二年歷日一卷者臣聞迎日推策在昔黃帝之御邦以初爲常自時周王之賦故臣叨守長職在承宣樂與吏民同遵詔令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恭惟皇帝陛下修身以道求端于天璧合珠連煥三辰之順晷雲行雨施馨萬物之華心雖歲事之宜頒本王功之最急璣衡潛運孰知聖治之日新銚鎛時修已覺豐年之氣應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河中府謝歷日表

臣補之等言句萌畢奮慶賜可行土牛久飾於送寒豳籥未歌於逆暑迺眷造庭之彥爰開在笥之良肆有等差均於覆被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宜人布政育物爲功卉皮自適於陰陽氈毳同和於天地既陶無外之化亦霑咸若之恩織箠亂流豈惟加五百里之遠女工同燎故復半三十日之收矧是具僚與之同體適及風雩之後大頒帑帛之珍君賜足榮不襲無衣之七王章有分庶

逃終褫之三誓各糜捐以圖報稱

代北京留守謝春衣表

涼風退暑流火戒寒爰開在笥之良式厚兼衣之寵居然被服同此恩榮臣某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至健體元大明燭隱室灰爲候載先栗列之期帑帛用頒肆有等差之賚臣等均雨露重霄之施忘冰霜瀕朔之勞誓竭愚忠仰酬聖造

雞肋集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五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表

齊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伏奉敕命差臣權知齊州軍州事臣已於六月十六日到任交割訖從臣之欲獲奉親輿便臣之私使近鄉邑愚衷自擇其所處素望亦何以復加惟寄重而才微且人輕而恩渥循涯深靦隕涕難收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五世簪纓一介韋布涵濡禮義砥礪鑛礦頑先帝起經術之殘偶叨賜第陛下修館閣之舊首玷具員傅毛羽而使翔弛縻銜而要至獨行偏上不知所學之何施少與數奇祇有此心之自信丐廣陵之貳政在元祐之五年從簿書中以著作名雖此職採收之及而臣拙蹇滋爾貧窶仍之歷塵中祕之五資名存而實廢然常情內重而外輕再陪英俊之游亦幸

坐守集仙之四庫未嘗任毫末事安得有膚寸勞於法
既當為州還朝又已踰歲用復傾於肝膈至雨瀆於冕旒
敢圖包荒重此得請假濟南之印紱近大野之墳廬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發天縱之多能為日新之盛德謂未
有廩而不試蓋必將試而後知故茲愚陳亦在罷使再
念臣所領郡耕織甚饒人之愛生法令易擾雖濶達多
智不無從笞之土風而平易近民亦有當時之政事臣
願布宣上德利養下氓儻小假於歲時必粗殫于駑蹇
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
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臣昨任知齊州為揚州修過摘星樓事伏蒙
聖恩特從寬典就差通判應天府臣已於三月二日到
任上訖小已下僚昧於職守盛時公議特此貸全未使
廢閒猶叨安便媿深汗溢感極涕橫臣補之中謝伏念臣
家世凋零在朝廷者無幾人材闇茸所學問者又非猥

迫寒飢出營仕進本自安於常調固絕望於亨途庶幾
孤愚不越分量而偶弼臣之一薦濫文館者十年初無
毫毛得被驅策徒累資任以致麾符臣自揣思久當顛
沛加以祚薄多故罷小易盈不能恪居於其官遂使咎
生於所忽幸仁聖矜其如此故迂疎尚以幷容第解郡
章旋霑祿食將母之幸於臣已多德大施隆身微命賤
成遂莫悔啟處若驚恭惟皇帝陛下明目達聰與人為
善畢修祖宗之舊政遍攬中外之英材建官惟賢宥過
無大雖憑生之螻蟻亦蒙賴於乾坤臣敢不謹畏自新
忠誠內誓念洗心以償罪譴既負負無可言思發憤以
赴功名又區區不足道報恩無所碎首為期

亳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臣昨知齊州緣舊公坐正月十日准敕降通
判南京礙親回避九月三日准敕就差通判亳州于當
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咎悔難追已更寒暑嫌疑自列
敢憚道塗再服寬恩重增感涕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伏念臣粗知學問本乏材能仕豈為貧慙居畏之亦分家雖積善傷餘慶之已徵嘗念居不可以求安福孰先於無禍故六年遷徙甘常困於米鹽而羣從凋零祇自憐其形影未敢當江湖飛集之數何足掛朝廷論議之間每欽宥過無大之仁則思見危致命之義未試以事孰明此心諒與釜之已多誠挈瓶之何有但知揣已皆是踰涯恭惟皇帝陛下惟時憲天常善救物稽先朝之美意與治古以同興謂蕩蕩民無能名佑啟我以正故業業日致其孝繼序思不忘蓋欲得萬國之歡心足以斂五福而敷錫雖甚微鄙不終棄捐重念臣頃迫養親久從補外昨由公坐得譴止以佐官連書亦既累年實更三赦事雖自致情則無它庶省循苟免於人非或湔洗稍容於國是犬馬能報況服冠裾樗櫟無堪猶足燔燎終自知其死所不敢愛於身先瞻望闕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信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先奉敕落祕閣校理添差監處州鹽酒稅尋丁母憂服闋奉敕添差監信州鹽酒稅已於閏九月十二日到任管句訖初免親喪再塵仕綴嘗干國典復以罪行夙涉江湖祇臨物句戴深仁而自幸俯餘息以知危臣補之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衰微人材鶩下少不天而孤露長無類以僻違濫先朝經術之科玷陛下文館之選至於積累資仁泰冒麾符雖區區揣已分量之餘實碌碌同時流輩之後內則詢事考言而蔑秋毫之獻外亦承流宣化而乏膚寸之聞豈惟有悔之莫追自以無功而應汰含容渥厚昧懵顛躋咸股往以得嫌旅巢焚而誰咎神理交譴家禍併嬰弔影內慙捫心外慄當滅亡於苫塊尚收錄于簪裳又竊便安惟深感涕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前烈澤浸萬方皇穹降康休應屢至故簡弗率亦敷在寬為鳥及魚不出天淵之內息黽與鼃尚容鑪錘之間臣敢不省己愆尤誓心忠義哀荒未復懷色養以終天罪垢難湔報明恩而無日

河中府謝到任表

起廢來還荐更郎選屬饜為請復假藩麾初見吏民敬宣條教明恩未報感涕徒揮伏念臣稟生拙蹇遭世隆盛知寡尤所以干禄非曰能之謂崇德在於安身終不近也薰心自艾補劇無期雨露不私句萌亦奮惟兩朝之聖政在太史之冊書首以非材忝於羣俊青天白日道至大而難摹黑髮丹心力不能而知止卒緣累懇因得便私粤自劇曹付之名閫差焉不勞於吉日乞瘝更值於豐年散族再收啼饑皆飽斯蓋伏遇皇帝陛下敏五福以敷錫協萬邦於時雍重華如虞氏則既以用其中丕承如武王則亦不忘乎遠固特重監司守土之任蓋嘗視省官卿寺之除臣願深體至懷粗推所學庶幾一日之必葺敢意三年而有成

湖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奉敕就差知湖州已於四月二十九日到任訖始解蒲中即臨雪上去股肱之要郡得山水之名城除授每優事功常歉愚衷內揆感涕交揮臣補之謝伸念臣本以寒生起於下國藉勤少日既孤露以不天問學長年又僻違而無類未足稱王裴之選奚取銓衡不能措游夏之辭何知筆削一昨所自陳列皆出悃誠已憂疾傷之莫勝更覺才殫之難彊恐隕越無以塞責故遵循冀於食功終賴察微俾從補外逮今移徙復竊便安然臣自惟何人徼幸乃得若此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光前烈仁覆羣倫瑾瑜所貴於匿瑕管蒯可收而代匱故容罷使屢及下材而臣以五十歲服官之時當二千石共理之任有心許國蓋早脫於冗員無地輸忠但益修於常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得請南京鴻慶宮表

罪蒙一洗幸已難逢未忘兢惕之初遽有便安之請天不黽於平施物自慶於曲全論報無時捫心有靦謝伸念臣積衰之系始冠而孤本以下才甘於常調而偶在選掄之末旋招譴咎之隨尚賴拙疎希當事任是以頃

先獲宥晚益附輕就付宮祠實養以官曹之佚優加廩給又卹其私室之空德厚不貲愧深罔措斯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舜大智法湯克寬董之用威予以馭幸故明詔飾其能改而申令許以復收臣敢不日夜以思妻孥相誓念方素飽歉孚於事實之能惟勵赤心遵懼以終始之戒

謝得請江州太平觀表

起廢恩優薄從裁抑包荒德大終畀便安以平時不敢僭求而一旦曲從私欲捐生莫稱灑涕自驚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衰微人才嵬瑣生五十一歲行身未免於悔尤仕二十四年責實固無於毫末流離困劇秖緣梧鼠之技窮湔洗名還實遇飛龍之施普愚不知於適變狂猶念於安常一昨罷還中銓當守遠郡惟祠宮為之加餼廩本先朝所以優臣工豈圖棄置之餘亦被生成之賜雖乏可依之田晦不違在望之松楸荷天至私跼地罔措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體成王之

晚聖主履至尊之位下材起遠謫之中誠於曩時願效毫末汗青載筆嘗寓直於瑣闥雞舌含香曾對歎於文陛而臣自近疑悔初非棄捐覽輝絕望於赤霄食野愈思於豐草四門方闢多士具來臣實何人首煩申令斯愚不知於適變狂猶念於安常一昨罷還中銓當守遠郡惟祠宮為之加餼廩本先朝所以優臣工豈圖棄置之餘亦被生成之賜雖乏可依之田晦不違在望之松楸荷天至私跼地罔措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體成王之一世躋之仁壽咨詢欲當則左右前後皆正人播告必昭則風雨霜露無非教所以小有軫慮未累砥平振古德心回昊穹之有赫普天和氣溢災祲以無餘方當大

酌民言益新邦命伏況瀕淮置郡除吏須材豈宜淪廢之餘遽誤選求之及今歲事將入而川流漸平臣當更謹故防博稽長利不敢飾厨傳將迎以希譽庶幾審詔條施設以首公誓報更生之恩終捐九死之命

代河北提刑王朝散謝上表

人物何堪久已安於罪貶事權良重晚復幸於甄收德厚察幽感深出涕中謝伏念臣學非知古才不逮人屬逢上聖之有為偶以微勞而見録越從長縣擢冒觀風傳以羽毛俾注心於寥廓弛其銜繖使寓目於坦平不知無庸彊欲有立海壖之遠夷貨所交豪商邀利於不賢編户取贏而自入公冒三尺歲失萬金臣嘗究知意謂可惜惟是拙謀之欲速且緣羣策之未安妄為更張不待報可人言交至聖慮獨私容其本無它情是以第使解秩矧待罪之未幾已量能而稍遷委以邊儲責之充羨尚因狼戾之入廼微樵爨之憂豈敢告勞粗期弛負閒闕一職荏苒八期況當核實之朝尤慎酬庸之賞何幸冗散不終棄捐既濫按刑猶兼視雠論心莫稱閒首為期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包荒日月燭隱記憐樗散之舊洗除瑕纇之餘欲衆人各致所能恐一夫不獲其願臣敢不循省前咎激昂後來庶乎無瘝曠之憂或若有補報之効

代朔漕蹇侍郎謝奬諭表

金節假使權之重勞苦何裨望書旌吏治之微丁寧甚寵中謝伏以大河北漬比道載騷土功劇荒度之憂輿梁有病涉之歎睿謨潛運羣策並收親煩稽衆之明首冒觀風之選馳驅夙夜沿泝往來叅諸人意之同斷以臣心之見謂夫轉害為利惟因事則不煩至於徙東就西亦取道之良便泥塗盡墾郵傳一新曾微通聘之藉復免鳩工之擾粗可塞責豈敢言功仰承溫厚之辭申以光華之錫知臣若是許國奈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撫五辰以致績之凝體羣臣以要下之報蓋功必明試而悦在見知凡茲班聯孰不勤勸誓更殫於駑力期仰荅

於龍光

代朔漕李楚老謝奬諭表

十行詔札溫然敦勸之辭九府幣餘申以輝華之錫寵恩幷厚報稱無聞中謝臣頃以迂踈久從廢斥偶上蒙於記錄復擢貳於輸將及屬大河再隳故道舟車之役斷於一方并畎之空傺然千里天衷載軫旰食靡遑親遴班聯就加視察以臣預領封部恭董役工王事之勞自宜盡瘁詔書之迫安得後時盡墾泥涂一新郵傳既免民居之墊且微虜聘之藉在職當修亦臣常分庶幾寔責豈敢論功而詔使為言璽書加奬又頒內帑幷賚私家祇荷眷恩惟知跼蹐恭以皇帝陛下與人為善明目達聰欲羣臣咸飭爾能恐一夫不獲自盡靡愛慶賞以圖懋功誓竭馳驅仰酬覆燾

代北京謝太皇太后垂簾戒飭官吏表

臨軒共政方祇遹於多藉申命在公咸靖共於爾服欽承睿訓增激愚衷臣某中謝伏以大行皇帝稽古法堯克勤纘禹允文允武乃聖乃神功燕及於皇天道聿懷於多福而方虔植壁遽泣遺弓爰資訪落之謀載慎扈鑾之守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慈仁世濟濬哲天開叶恭默思道之誠助焦勞求治之意申飭小大各安舊常臣某等敢不上體至懷下堅素守粗知奉法惟夙夜之不忘更誓捐軀庶涓埃之自效

代朔漕蹇周輔除侍郎表

內閣適聯擢陛未幾貳卿高秩掄選再加曾瀝懇之莫遑第靦顏而罔措中謝伏以唐虞制作無曠庶官夏商纘修亦克用乂陛下龍飛天位虎變人文博稽舊章大布新典在天則北斗唯喉舌於國則尚書乃樞機並張六曹各領四部侍郎雖掌其貳左民又特其繁唐有司元少常伯之名周乃地官小司徒之任凡井田徭賦之政與經費貲藏之方其職之所當奉行其屬之所從質正必得疏通知遠有為之士以贊美成在久無前之功豈宜殊恩橫及瑣質如臣者乏博古之學非濟務之材蚤以孤

生丁孚盛際晚緣官使誤玷聖知察臣心雖頑朴而能盡其心憫臣力雖疲餐而能竭其力屢膺明試寖歷要津初微一介之先每煩三接之渥固已塵禁途之清切蒙使隔之光華伏況比覲威顏初叨臨遣今故防未復而新稟尚虚豈圖旁求更此濫舉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對時更化跨古圖勳畢收羣倫與共庶績合葦籥以助闕丘之樂飾桑孤以奏武庫之兵越先衆人進躡榮級臣敢不祇服訓誥厎慎事功昧冒為憂輒忘其智有所困靡捐是效自許以知無不為庶幾衰羸小補嘉會

代澶守韓太中授官表

配帝合宮爰遵舊典正名羣吏肇易新階悵盛禮之莫陪娓殊恩之坐及服膺祗訓改觀增輝中謝伏念臣生世甚寒起家尚幼緻鴈鴻之末跡近日月之清光初之異能浸階膴仕備員兩省徒有盡規之誠假守四年不無去國之感荷天衷之曲記知臣節之粗殫逮及禮成例沾官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對眡天地致孝祖宗昭明

不世之休功滲漉無窮之惠澤伏況録德定位稽古建宗將使人憂其事而不陵實中於聲而可考豈容衰陋首玷光榮思上答於至仁唯自期於盡瘁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祇帝合宮穆神休之如在施仁寓縣藹民氣以為春預陪冕敝之嚴均被勳封之錫中謝伏念臣自參機政寖歷歲時任重為憂寵至是戒高明日運徒知聖德之不遲忠樸慮殫滋愧王功之無補逮總章之親祀肅羣辟之具來玉馭未馳雨先驅而警道黄流既祼日純耀以排氛仰惟信順之所章此豈贊襄之可及已告成於釐事肆大赉於寰中衍食爭封駢休沓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慈致治精浸格幽跡其始基固可效天而法地推諸極至自當咸五而登三澤無一物之不加惠始近臣而下逮未知報禮祇有捐軀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宗祀明堂穆靈心之上應受釐宣室霈皇澤之下馳恩

始近班寵沾異數謝中伏念臣施為素短遭遇獨隆未有絲毫可裨政理徒識古人之大節奉以周旋常憂小器之易盈命而傴僂既託肱之任屢承帷幄之言二聖同心萬邦作乂本中孚豚魚之化獲大有天人之符肆享於合宮肅錫鸞之在御蓋上德孝慈之至厚宜格於幽雖臣工奔走之靡寧則惟其職及茲慶施首冒寵光食衍實封勳隆柱國莫遑辭避祇劇矜憨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法古寬仁躋時富壽聖有謨訓故吾君常則而行神罔怨恫故斯人竝受其福使太平可以坐致亦羣臣實與有榮惟誓靡捐以圖報稱

代劉門下謝表

驟膺中旨改貳東臺任已重而不勝請徒堅而莫避感深榮寵愧極迂疎臣謝中伏念臣素乏賢勞叨塵柄用思一介之賤而得志若是顧歷年于茲而報國缺然是以進常內竭于見聞退亦不遑於夙夜借曰知爾則何以空懷盛旦之難逢安有為事而無功方愧中才之不足

備員內史已預秉於政機改職東臺知重增於事任非才第愧成命莫還謝中伏念臣猥以寸長寖叨大用幸聖明圖國每容言聽而諫行庶法令便民復見家給而人足所以入侍禁闥出居私庭罄宵中之淺聞豈敢有愛思天下之大計懼不足為何期無功更被異數驟遷左省實貳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與治同政求天意欲勵臣節靡愛官榮詢國人言賢豈聞於皆可代大匠斲手終畏於得傷尚竭疲駑以祈報稱

代韓太中乞致仕表

壯而入官老則謝事禮典格言之具在人臣常分以當

然苟唯貪榮祇益招悔用澀肺肝之懇上塵旒纊之嚴

中謝伏念臣奮由諸生起自下國賴先朝之識拔初脫冗流荷陛下之奬知寖膺繁使按刑兩道將漕八期出領州麾入聯府寀徒坐縻於饟廩曾蔑著於涓埃蓋嘗邀貳計廷進躋諫省間因便殿數侍清光不以此時少有裨補至於晚境寧可激昂一昨蒙台近藩備員大匠當陛下董正治官之日實羣公軀俛從事之時而臣年齡向衰筋力愈憊既黯拜俛莫奉朝趨輒求便私偶幸得請陪京地近留司務閒雖眷戀於明恩終愧慙於尸罷安有鍾鳴而不息庶幾烏倦而知還恭惟皇帝陛下乾坤幷容日月兼照願賜骸骨許歸里閭亦使追隨垂白之民游泳太清之化則甚微蒲柳猶私潤澤之功而已晚桑榆尚託舒長之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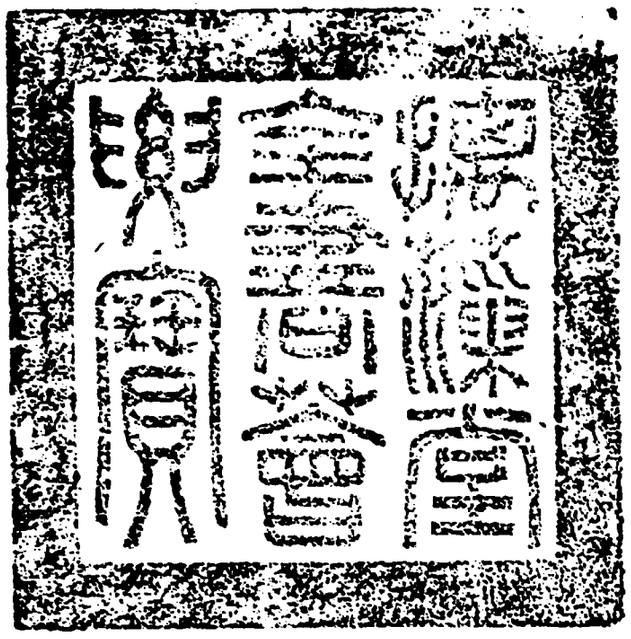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中謝伏念臣父康以詩禮成家亦登延於勸講而侈俗方改哀楊綰之已亡太醫遽臨痛桓榮之未老無禄私室荐罹鞫凶自啟手足之初至掩窀穸而視堋殘喘何力賜有加復因匠屬之鳩材俾過家塋而視堋殘喘何力秋毫賴官此蓋伏遇太皇太后仁深念功禮不遺舊將博勸於士類豈曲私於臣門克意紹先獨自期於忠孝纏哀待盡兩無報於君親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中謝伏念臣父康篤行成已力學傳家二聖以似其先忠如皦日痛親志之永沈德及幽泉載君仁之下逮臣某伸委深恩於不報自初告臥以至喪還賜藥賜珍歸賻歸襚優命咨至常分已踰復因匠屬之鳩材俾過家塋而視堋克襄大事無費秋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禮遇臣工孝治邦國將為世忠良之勸豈獨臣父祖之私往者不亡當有鬼神之結草微而含氣猶知鳥雀之銜

雞肋集卷五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熙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錄監生臣劉鳳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五十六至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二十三 集部

雞肋集卷五十六

宋 晁補之 撰

謝授館職啟

誤緣公舉既不能引分而終辭濫俾試言又不獲竭愚而小補自宜汰斥尚玷題評秖有矜慙安知榮觀竊以校讐之設始於漢氏之購書員品之增盛於唐室之好士故二代禮樂聲明之為備亦一時衣冠人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閣之華近閶闔鉤陳之邃至謂道家羣玉之府蓋象天官東壁之藏近稽有宋之隆專號育材之地故招來於閒暇之日而官使於成就之時職非要而地嚴欲知其可貴祿已優而責寡使得以自修恭惟治平之初深有講求之意詔四三輔選二十人當時彬彬最號得士厥後往往奮為名臣逮神考之末年起治官之廢典是正蘭臺之秩以延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風御

已遠欽文母思齊之聖當成王求助之初咨謀大臣修舉故事繄詔書所以取之之意則欲其有行義政事好學而能文至策問所以攷之之方又欲其知忠厚勵精扶衰而救溢竊思在上詳延之若是則觀異時施設之謂何宜得譽髦以副側席如補之者系出簪紱單平之後才非丘園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煩丞弼之過聽昭回地近英俊朋來閱九奏於洞庭徒知神駿飛雙鳧於渤海更覺身微加以陟岵永悲卧漳久嬾孤將五千之卒空有壯心立解十二之牛曾無敏手雖欲自勉竟不能奇攷古不究其本根議政終成於迂濶主父屢困九事敢期於八收公孫太疎十策乃徵於一得正使焦頭而爛額猶足為功真成毀瓦而畫墁尚容見食服訓辭之甚厚預刊緝以為榮非止見黃香未見之書以資雜博亦欲正劉晏不正之字固有愚衷靜言所遭良出於幸斯蓋伏遇某官幾微謀國忠藎致君深明致治之原要在得人之盛蘇公軾云傳百聖道為一世師不待文王而興自任伊尹之重大

儒之効吾道方興多士以寧斯文永賴顧容淺陋亦誤采收昔班超以秉筆得令史而不斬陽城以愛書從院吏而自給彼皆慷慨有志之士敦朴可用之才苟得以文墨而効官則雖為卑賤而可喜而況加以樂育借之美名方朝廷耆艾之具來與巖穴幽奇之咸在世逢有道之會人望太平之期屬當是時乃在此選雖復中才之難彊猶將奮發於有為補之願治氣養心修辭居業粗希前輩豈惟文字之末流未負平生儻以功名而自

致

揚州謝執政啟

囊空坐笑輒傾將母之誠鈞播無私偶遂佐州之請意雖甘於遠外跡終涉於干摩伏自思惟良深震慄竊以聖人在上孰不懷利見之心君子處躬蓋亦有常分之守智足以圖則當畢慮力可以任則宜竭能固有埽曹相之門而藉以求通容常何之舍而因茲得名志義有在寅緣不嫌其次實事未聞虛名可貴所以樊英聘而

漢稱得衆禰衡棄而魏為失人雖非車輿輗軏之利行
猶曰園林鴻鵠之為觀凡是二者必居一焉如補之者
質薄自憐學迂寡用陛下簒極之日羣公入輔之初旁
挼廢捐不間疎遬亦預諸生之選入陪三館之遊朝廷
清明官省閑暇鵷鸞逸翮競高舉於丹霄麋鹿野心終
自懷於豐草仰慙教載之惠未知補報之期願試米鹽
且親甘旨魏君幡被非見汰於盛時蕭子抱關亦各從
其私好此蓋伏遇其官引君以道附衆以文養材無一
介之遺建官必羣議之興發為久大故能贊於乾坤馴
致中和蓋將興於禮樂夫何小醜首玷至公江陽故都
民俗信美矧備倅貳足竭疲駑尚假歲時不慙刻鵠之
類鶩庶幾平昔未忍轉衣而為棠甞殫勤勞粗有寸尺
仰酬覆燾之德次納甄陶之仁

齊州謝執政啓

擢躋中祕九換歲華丐補外官兩從私便惟愚疎之何
有實幸會之已多弛負云初拊躬以惕伏念補之總角
之歲粗習義方始冠之年即嬰家難奮饑寒而自立信
詩禮以無師偶塵科名遂列學校至預讐書之選悉緣
試藝而升蓬蒿仲蔚之園風雨子桑之屋技無庸而常
俟老將至而自驚是以陪羣俊而遵循思古人而緬邈
自請試事庶幾食功還朝適已踰年於法又當為郡遂
上煩於聽察因俯徇於恫悰假以名城榮其將母既無
烹鮮製錦可採之譽滋有羸瓶脫輻不勝之憂斯蓋伏
遇某官以道事君有功及物推明先朝典章文物之具
崇養在位靖恭正直之心蓋欲羣工助成累盛故茲優
寄猥逮非宜忘朽木之難雕責駑馬以勿舍人安其分
事可以興況復此邦素稱難治某自顧無術但知用心
豈惟鄉飲盥洗才薄不足以化民亦恐柱後惠文威克
未可以濟務尚稍寬於轡策得小假於歲時倘有秋毫
上酬鈞造

湖州謝執政啓

承流已幸易地更優荷平施之每加撫中情而屢愧伏

念補之稟生鄙滯逢世盛明學術素疎入必更文字之選吏能何取出猶當民社之行且復數奇寡偶孤煢未閒之餘而幸刮垢磨光寬大蕭容之際蕭條起廢跼蹐臨官常欲隨其所遇而必竭筋力之能倘可無歉於心而粗塞廩食之責而況河東股肱要害之郡吳興山水清遠之邦不緣丐求繼用付畀未覺川塗之邈但知舟檝之安自顧何人所蒙若此斯蓋伏遇某官夔龍著業丙魏揚聲般役衆工雖各趨而皆當醫調百藥蓋異用而咸宜故此下材尚叨器使受恩必報思擁篲以無從陳力不能念乞身而未可

上曾樞密啟

名還禁闥擢貳樞庭凡在陶鎔舉增慶幸恭以某官忠良舊望經濟閎才被遇先朝迴翔近列文章潤色豈徒詔令之問樽俎折衝蓋出精神之動偉聖謨之獨運謁賢德以具來果膺揀圖首預機政某叅緣世舊實被甄收悵坐縶於守麾阻趍承於台屏歡欣踴躍倍萬常情

南京謝李中書啓

不虔法守致速人言尚賴原情姑從降秩馳驅就道跼蹐臨官荷天地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重叨安便幾至涕洟補之聞大匠取材無不可施於繩墨中材見遇悉能自附於功名從古以然惟人所任而補之稟資朽薄處已拙疎被蒙國士之知塵汚文館之選未嘗試用於一事徒茲廩食者十年羣飛刺天自棄時而遇合決起控地獨揣分而退安蓋當庚午之冬即請廣陵之佐居然充數坐及成資以彼大邦凡更四守既憃愚之無補又施設之不專乃廢城闉有故亭榭數里而近歷年于茲至於易弊為新增小使大以職事束於為貳在人情或所不爭而又考李宗諤祥符之圖稽皇甫湜長慶之記蓋節使游觀之舊有玉鈎摘星之名郡當水衝人昔目覩似聞杜牧之句別有雷塘之基明月揚州誰家水調此詩具在此地可求惟昧周防罔思輟止謂經營不急實牽連佐守之時然斧斤未加皆成就還朝之後文

撿良在歲月可推非門牆高誼已深察其無它則菅蒯賤生亦安得有今日仍偶去官而會赦乃煩善貸而蕘收第解藩麾旋霑禄養仰聖時之忠厚俯小已以驚惶斯蓋伏遇某官以道事君推誠與下無私足以助元化有容足以撫羣倫發為久大之圖馴致中和之盛故寬罪戾未遂棄捐失官與官從近得近使自為計不過若斯已幸匿瑕敢同車馬之不受尚為躍治深慙桃李之無言固當克謹官箴益修士操信於知已雖後世淺夫慕義感遇之詞亦不失人蓋自昔君子成功立名之本補之願不忘舊德常在下風

亳州謝執政啟

以罪貶官偷安為幸因嬾易地得近已多每煩造物之仁秖劇中情之愧伏念補之本由寒鄙偶在選掄舍矢盡遲識野麋之至弱運斤不顧知社櫟之無堪同時館中最下郡守竊謂追羣髦則不足營一職其庶幾不圖迂疎尚罣咎悔量才揣分力如虎以安能計事言功食

無魚而敢歎蓋既釋耒耜而在此則欲去斗筲而何之賴蒙矜憐不遠移徙斯蓋伏遇某官引君於道附衆以文方薰陶乎大和以積累於至治故記嵬瑣不終棄捐其敢不慎跼之傷念鞭其後淹留抑末時亹亹而過中亮直敢云心怦怦其何極猶有異日寧忘至恩

亳州上李中書啓

夙被採收久知幸會都俞地重敢復恃於門牆辱走位卑自宜疎於竿牘載寢興而念此終震疊而怛然蓋以十年之遇未酬一切之儀又闕坐恐魚鳥池林莫還遂令階庭踵武長埽飄零自力企慕更勤恭惟邇來調燮燕閒神明勞相伏以某官贊天化育為士宗師學隘困倉曠山川之受納文非纂繡耽經緯之昭回既剛毅以有容亦榮嘉而維則此老氏嘗稱君子之盛德抑仲尼所謂善人之為邦加以遵正考父之益恭燕萬石君之至慎良法美政世但見於持循密議遠圖中已殫於裨補要使禮刑達而內斂兵食足而外賓副上主求舊之

心終先朝用儒之効此大雅意寧衆人知而補之幸逢
休明偶脫泥滓亦欲憤發自見毫毛孤植難伸良辰不
與平生狂狷之尚中年期待之私一事莫諧三歎何補
獨竊比漢臣之自誦忘本則難豈徒如魏虜之感恩必
報而去第以賦分薄而造物不能厚稟資拙而匠石無
由工開籠鵠失而始驚捩手羹空而自笑迷塗未返壯
日已賒惟激烈之素懷則蕭條而長在每羞王容謁楊
震之意猶鄙谷永謝王鳳之詞使愚無似有宣光不比
之稱則賢我公乃獻子可賀之舉然而志濶事迂才踈
効遲下若戰國公子之市名當時羣豪之赴義猶可朋
緩彈鋏預三千客而有魚或能左手捧盤招十九人而
俱歡此自不果宂復何言第依庇存姑逭疵悔念虛死
不如立節而止謗莫若自修鸛鳴遠而終聞蘭生幽而
亦佩誠足動金石則有不誠無不動信可行蠻貊則有
不信無不行奔踶可馴千里要煩於良馭鉛刀且弊一
割更緊於善操重惟左右以主張吾道之公有識拔後

輩之譽取人以恕得士多賢稟茹而升簪履咏在醫門
容疾富績仁鄰寧其中棄之乎既已辱收之矣用此自
信獨無介然若唐雨生奏記當路至願為燎供席蒸芝
効祥顧有義焉何至是也更望日崇令問益被眷圖早
正台衡大庇倫品不惟一士獨荷至私方届寒凉尚賒
侍省伏乞為上自壽副人所瞻下情無任鄉往傾頌懇
切之至

賀中書韓相公啓

伏自項者初膺眷任入預政機屬時三館之虛已在諸
生之選間因造請似辱收憐然闕門之外已踈而朝廷
之間甚寡絶編志墮越俎義慙言不獲伸事無所試上
辜期待分絶激昂既流落於州麾旋顛危於筦庫伏遇
左右卷舒以道從違在公雖均佚於留居尚倚平於世
論慮以罪譏仰玷生成故門牆之問莫修而魚鳥之情
愈濶側聞枚卜峻陟鼎司遐徼同音歡呼共慶即日伏
惟圖國有道自天降休恭以某官剛大直温粲嘉寬栗

山嶽不動江海有容蹈君子之中庸知古人之出處皇天祚聖治世立賢煒仁祖之規摹有魏公之風烈大數已得末流易防一昨初聞命行繼覩章下忠合上慮義激士心豈惟以千秋一言而取封蓋將試元崇十事而後入以謂可否分年而異處忠邪指類而並驅米斗至於千錢民室幾於九去此方今公忠之至急與當宁軫憂之最深廼大臣先已究知則天下夫復何慮然可否但緊於審訪而忠邪正懼於難分虞氏豈非用大中成周可謂建皇極既憂讒說之震亦病叨憤之欽嘗聞去蟻以培隄未有留蠹而蕃木毋疾之已甚則固可姑存而勿論則實難彰瘅不淆勸沮迺立理有萬慮行非一歧同何必親疏豈皆異魏舒始似無取鄭朋初若可通安得遽知要因久見必使左右皆正直內外無欺誣則可否自陳於前是非不覈而定成周虞氏廼得庶幾皇極大中於焉攸敘憂釋鄙萼尚何足言休兵務農便可無患然補之處踈遠而謀近懷蹇淺而計深亦恃十年嘗承一盼重念補之稟資頑鄙賦命奇窮勤苦幼能乖違壯日憂虞晚節摧絕盛時不別不白以得嫌無拳無勇以蒙垢遭譴遠徙重罹閔喪終已僅存再被竄逐邅回五六年內往返九千里餘未省蹊田亦遇奪牛之罰何嘗盜肉猥逢鬬犬之還不死濤淵稍佐民社世當至德之運人望太平之功拾穗行歌問百年而如此飯疏飲甘一介之當然豈敢謀身尚懷報主耿耿自信昭昭實臨更願尊所聞之高明躋斯民以仁壽造次啟沃終始持循然後朝廷四海蒙遠猷大夫庶士無遺患國是永建家聲益隆以副上之倚毗以慰人之頌望旅瑣方困闇高莫親

賀門下李侍郎啓

伏自項者端亮得讒留居均佚旋失芘休之賴即懷顛沛之憂茫無事倪若有期會滄溟不改歎自蕩之波臣天雨何心笑流行之木偶單舟將母遠道講凶忠蕘孝以兩虧影與形而相弔人理斯酷生望莫斬矧未至於

怨仇仍重罹於竄辱實虞罪垢更累已知故卯翼之惠
山隆而寒暄之儀響闕諒惟大雅閟此細圖不然孤生
安取今日再聆柄任增激懽悰伏惟即日鼎燮勞心天
休助順恭以某官江河致遠柱石扶危文能附而武能
威剛不吐而柔不茹體和為決以厲濟温中正而通優
游以法謀議遠而始驗誠信久而後彰故於仁聖之勃
興復以勳賢而首用雲行雨施魚躍鳶飛九重開皇極
之言三事起協恭之慮不為已甚迺見至平民誦斯言
士知此意然有道也由是廣之而補之稟資甚頑賦命
至薄駑駘難企龍門誤登垂十五年間挽推已至行五
十歲矣跋躃柰何抱瑟自憐毀車欲去奪蹊田尚為有
罪況迺初不蹊田赦食馬猶足求功而又未嘗食馬滌
器不慙市上受經自所獄中糠穀而肥卑溼亦毒似鴟
集者多矣何必更占異雞鳴者有之惟知不應既非意
可以遣者亦往事安足論哉第以少嘗妄計於進為老
欲不虛於期待屬重光之撫運與百執以同升偶脫濤
淵稍佐民社起死之恩既厚捐生之誓益堅且緣心困
而慮衂更識言難而行訒噎因戒食折自知醫審曲則
全悟孫以出正爾局促轅下何由藾脫囊中重惟左右
學窮象先識際綿炳固曰有容所以大無私謂之王而
惟危故能論心非幾何以成務且事有可否易辯迺人
有忠邪難分則欲開大中無忽近慮疏豈皆異同未必
親袁盎始議絳侯後更獲助鄭朋初通蕭傅卒反見傷
若此實繁胡可槩視察就義若渴之故審應問如響之
情借曰比常好先亦意隨必有事造次啓沃終始持循
顯則欲焉不敗羣隱則欲木無藏蠹公是若建朋黨必
消如此而後天下國家蒙遠猷大夫卿士無遺患觀海
恐漫睨柯足知雖未乏戴崇宴見後堂之頃然可無陸
賈微言深念之間竊自比龜智能靈人誠不思螫蚘飽不
為已乃曹丘顧金掠美則安敢若魯連解紛無取其庶
幾亦有命焉非所期也更望日崇令問益被眷圖登正
冢司大庇羣品豈惟一士獨荷至私方戒寒涼尚賒侍

省

河中府謝執政啓

明恩起廢首玷劇曹哀疾便私尚叨名閫盡出鈞陶之巨賜寧同草木之無知引分每踰撫躬深媿竊以讀書非無用之具固將圖試而求行事君當有為之時孰不願知而幸遇賢者奮身而任大中材隨類以効長寸陰尺璧之匪輕羸糧躍馬而恐後又如出部見日去盆望天所宜欣對亨嘉鮮明注目安有自為連蹇倪默向隅惟能技之不同故會逢之相邀如補之者稟生至薄涉世又踈違道德之初心獲聲名而過實畫蛇之足嘗奪飲而固宜蒙虎之皮或得攻而何怪一昨初湔謫籍即備史官以半生文字之中而白首江湖之遠忽蒙此選豈是素期故始榮所得而冒居終揣不能而知止屬饜旋蹕廟堂復在甄冶困屢空於甘旨求自効於米鹽似為請與郡復優使自為謀不過如是此蓋伏遇某官柱石扶遠著龜見微直方大以正邦周徧咸而濟物雖良樂所過絕足為已空然和扁一經沉痼猶皆起將益收羣俊之助與共底太平之功況補之嘗履閩臺今守民社未負鹽鹽之學敢忘卵翼之私

賀許左丞啟

再膺制命入秉政機仁賢類升華夏均福恭惟某官徽猷甚遠廣譽早施文能附而武能威濟之以學剛不吐而柔不茹蓋出於中徇公滅私以退為進故能使兩朝而一節冠百吏而獨先上方總攬權綱詢謀治體務進中和之士以期久大之功民俗利疢之乘悉知人材能鄙之素識欽惟圖舊靡不蒙休而補之書生後來曲士寡與同形骸於樗櫟寄蹤跡於萍蓬伏念門下名還坤維之年再升鼇禁之日實緣典校嘗莅諸儒眷言賤踈以備三館不以年輩官聯之夐隔每於勞問與進而甚温旋蹕廟堂復在甄冶困屢空於甘旨求自効於米鹽似蒙奬憐不忍棄外藏中心而敢廢報知已以未遑而素拙少思緣公獲坐尚以頃年之眚復更數赦之餘上煩貸全猶竊安便奪麾符者彌歲徙佐貳者兩邦尤悔寧

追省循已屢長鞭莫及固駑蹇之難驅大廈方成亦飛
鳴而自喜悵坐縻於官守阻趨奉於鈞閫

雞肋集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二十四　集部

雞肋集卷五十七

宋　晁補之　撰

啟

賀門下吳侍郎啟

誕膺制撿再秉政機已光選衆之求更諫具瞻之望凡居庶僚靡不欣愉恭惟某官致主忠誠濟時賢業寵冠三朝之舊譽高百辟之前著寵治忽之所昭柱石安危之攸恃久茲均佚未替告猷聿逢圖任之明復貳納言之重國政弛張之素達人材能鄙之盡知祗賴和衷以成累洽伏念補之稟性朴野賦命奇窮早荐歷於閨臺晚屢更於麾守嘗遭尤悔旋被洗湔皆朝廷及物之私與門牆好士之德尚叨寄委敢怠承宣今川流已復而無虞歲事將登而甚美吏知免咎民識樂生仰大厦之帡幪固無不芘撫孤蹤之踸踔當有所歸即日再惟燮理宴閒神明勞相屬拘官守阻造台閫

代上北京韓丞相子華啟

孚告治廷改司留鑰逖聞新命竊忭丹悰恭以某官道重躬行望隆世濟翊亮四朝之老儀刑百辟之師黃閤調元意比勞於鼎鬻赤松嘉遯興已傲於林泉屬訪落之云初固思賢之方急茂惟安集尚輟保釐開府加崇擁旄增重居然全魏隱若長城伯教素明愛茲棠而敢伐公歸寧遽有是哀以宜封某蚤誤陶甄復叨庇賴雖簡書之良窘緊履幕之睠遥幸會居多欣愉倍劇

謝何相公啟

峻隲鼎司誕敷制命嘗致門牆之慶粗申簪履之虔偉天地之休明曠山川之受納故惟幽介畢獲昭蘇民知至善之不忘物識太平之無象即日恭惟持國有道自天降康三接益隆百禄是擁伏以某官剛柔體撰文武憲邦尊主遠猷隱申甫之維翰宜民善政粤丙魏之有聲寬足以得衆而惠足以使人深可以通志而幾可以成務大臣絶傷手之斲小人懷隔面之從本於中和成

此清靜所以不勞施設坐致安榮伏念某稟生拙艱擇術迂滯以塲屋粗知文墨故閨臺誤有姓名然而未嘗當一事權任一言責是以初從輕坐終獲盪除蓋髮哀齡妻孥滿目晚已無心於事業老猶有累於寒饑及此分符益知幸會念使功孰與使過況屬盛時儻成仁可以殺身敢忘異日顧惟遠跡阻望台閤

賀侯樞密啓

光膺褒制峻執鴻樞國有儒臣以裨上治民知聖澤當復下流相與歡愉固無遠近伏以某官高明篤實寬裕直方岌然髦士之中夙有大臣之氣果逢盛旦自拔周行辭章炳蔚足以鼓動四方操節冰霜足以整齊百吏事無施而不可才屢施以皆宜曾未十年遂登兩府漢千秋之寤武帝何足慕哉唐馬周之遭太宗無以尚此洪惟聖主以孝事宗廟思率由於舊章以仁育幅員欲來膺至眷豈惟精神折衝於樽俎之上固將中和明備

乎禮樂之間而其稟資拙踈賦命蹇薄以塲屋粗知文墨故閩臺誤有姓名不慮冗材既盈小器故暫膺於識拔已旋致於顛隮然而未嘗任一事權當一言責用汔逢於清問遂終削於丹書倘非獲依仁賢當路之餘光何以克全孤介末塗之晚節重念補之項親講習又接鄉邦竊比然明辱知子產敢同貢禹恃舊王陽不能自躍於鴻鑪乃獨長鳴於峻阪盡煩深察更欲何求貧未脫於寒饑尚資廩入老不愆於忠孝猶累生成念賀厦之可同悵埽門而無自

謝韓儀公啟

伏念近者特造門牆願親杖屨康寧貌悅千岩松竹之間蕭散情長一世塵埃之上不覺聲慕膝屈永歎意消顧蚤預於甄收非敢言於婣婭高明廣逮疏逖感依尚憐孤根未必墜雨生芻一束窘窮巷之坐愁清酒百壺陪後堂之宴笑曾忘禮絶滋愧人微緑野放談過晉公之高蹈黄花佳唱比陶令之將歸醉猶貸於歐茵狂豈誅於落帽顛間和氣席上陽春以此使人何人不盡既貪知已特達勿貳之意遂罄平居深念欲効之言而莫戒轉喉幾成捫舌雖禮不禁嫌諱字亦有同音如肇者和帝名也而漢郡存京兆之稱又操者世祖諱也而植詩有造日之句載在傳注可以考知乃唐鉅儒若韓吏部亦著宏辯欲開後疑晉進既殊釗昭不避仰惟大雅固已包荒然令公以三朝德望之尊而不肖有十年門下之舊易知罕犯每慎偶踈豈止汗顏真成芒背自違鈞席愈攬蓬心悔訟稍瘳蕪詞始叙伏乞略此細故要諸後圖間順下風且詢公議似聞芝撿已拜玉音想遂促於曹裝行復調於伊鼎即日恭惟神明來相寢餘鈞休補之田野益踈光儀乍阻蕭然形迹失此庇依已戚僕夫將趨道左庶欲贊輿誦具瞻之意豈獨伸恩悶私戀之情

泗州謝執政啓

久此投閒初蒙起廢已膺近使更竊名邦荷天地之曲

成玷鈞衡之平施迂踈内揆感涕徒揮伏念某家世久
哀人材甚冗早預諸生之選與從三館之遊羣飛刺天
同時遇合者自其能爾決起控地無庸不足者安所尤
哉幸未忽於省循終獲逢於瀹洗退無仇怨寧論三歲
之不興進有盛明未廢十年之乃字里閭浸鄙文法逾
踈顧雖懷遭時有用之心實亦負陳力不能之責斯蓋
伏遇某官忠誠尊主賢業濟時著龜治忽之所昭柱石
安危之攸恃豈惟丙魏有聲於漢蓋非堯舜不陳於王
邦之榮懷必歸其美於上上有大澤必行而致之民災
祲聿消歡謠允塞恭惟摯國尤慎官人敢圖赦過之餘
廼在選能之列泗雖支郡地實控淮舳艫上下以相銜
冠葢往來而旁午今秋潦收涸而川流底平稼已兆於
豐登吏苟逃於曠失顧承乏之適在此時逢歲有餘乃
幸乞漿而得酒於生無愛尚欲舍魚而食熊誓以肖翹
仰酬造物

代外舅杜侍郎賀姚舍人輝中啟

拜命中宸升華西掖側聞新命預劇懽惊竊以舍人制
行溫恭修辭敏達夙蘊瀹時之業中懷拔俗之情決科
從仕者不四三年閉門著書者踰二十載化行閭里共
畏陳君之知名動京師咸高鄭子之趣二聖垂衣之始
羣才連茹而來首登老成次起遺逸以謂處阨窮而不
愍則宜素富貴而能行議禮曲臺衆果推於適變讎書
東觀士尤服其多聞豈徒居遺闕而抗辭司言動而直
筆雖亟蹉於法從已久屈於公才出則代言許劉超之
早塵近列竊企下風未修牆屏之虔先辱緘縢之貺永
言欣佩莫罄敘陳

泗州謝監司啟

久幸投閒初蒙起廢拜明恩而跼蹐奉中旨以馳驅偶
莅屬城遂依大庇州素稱於繁會力尤病於拙蕝視事
云初撫躬以愧伏念某材能甚薄學問又非越自諸生
叅升三館再更郎選四領藩麾惟被譴之獨輕故滌瑕

之前逮付以要郡俾其赴功野鹿情踈念蒿萊而常在
疲驩氣索見車蓋以內驚伏遇某官寬厚愛人公忠莅
事提封一路撿察百城仰惟攬轡之邈然孰不望風而
惕若更願小寬撿策稍假歲時必有毫釐自圖報稱官
守所拘不獲趨候謹啟

謝泗州倅曾承議啟

恩俞守郡幸會同僚平居想望之深今此從遊之便伏
以某官賢猷開濟雅趣靖良事業藹其家傳聲名籍於
衆口方紆佐郡良屈遠猷然而素履允修撝謙更篤宜
入領清華之選寧久從闕決之勞惟此拙蹇劇於延跂
歌襦袴之慕深愧非才詠海沂之康終煩敏手方圖馳
問遽辱惠音黼繡之辭蔚然累幅哀頹之質煥若增輝
展晤非遥欣愉可既

謝泗州教授啓

北蒙恩檢攺莅近州悵馳問之未遑辱流音之先及眷
言披玩但極感銘伏以某官早擅俊聲躐登科第偉該

通之經術煥藻麗之文辭暫屈討論亟躋要近其哀遲
假守邂逅為僚敢辭奔走之勤行有晤承之便方茲殘
溽更厚自持

荅賀直閣林次中啟

升華內閣增秩列卿雖揚歷之固宜亦柬掄之寖重竊
以冊府之設非止於藏書文館之名固先於延士大則
典領誤述或次補法從之崇卑而是正校讎猶擺落常
流之賤嘗思所以置此之始又念所以待之之殊豈欲
虛名相矜而徒以廩食豢養於燕休深廬默坐而不聞
朝廷議論之毫末世務既趨於一切書生亦習於自輕
迨茲陵夷最號閒冷聖明繼照員品復修方將敷求久
任之俊良稍以敦勸方來之遺逸猥同聲氣預有光輝
恭惟某官少以藝文早收科級本於高才達識之自致
濟以彊學好問而旁通明白不私敏捷立斷事每試而
皆可居所去而見思烏府郎曹屢更於繁要蘭臺都省
稍陟於高華果奉明恩更蹕祕職猗歟父子之相繼藹

然兄弟之嘉聲儒者之榮衆人所慕行超騰於近列益開發於遠圖致主之功計日以竢補之備員中秘絶企後塵乃蒙齒記常僚講修故事交馳牋牘慙輩行之非宜藏置繅緗傳子孫而為好

謝龍圖吳雍薦論啟

陳編窺竊何補諸生華袞褒榮敢煩一字誤蒙代匱祇劇厚顔補之稟生既愚聞道亦淺少日狂狷頗復激昂長年艱難稍亦咎悔不幸先子蚤棄諸孤居然為貧初此求仕賣刀買犢行藏獨可以自期觀頤舍黽失得不足以相補竭來泮水三易歲華無它時捧檄之勞有平居肄業之樂譬彼倦鳥眷復投林坐令摧頹滋用迂闊風雨桑之席促軫屋穿蓬蒿仲蔚之園披書案朽閒偶好事惠然晤談務閒偷安考滿當去豈圖過聽乃此誤加謂亮足非長而雞肋可惜收置門館論諸朝廷此蓋伏遇某官高才得君强恕待物統綏一道刺舉百城如般之運斧斤曾微擁腫若良冶之操轡策安有疲駑曲

憐孤生為借餘潤昔張安世不樂私謝而李習之嘗賦感知趣非不同義各有處更願寬其不及須以後來豈無毫釐可卜報効

高麗人使回遠迎狀

伏審航琛入貢館飫言歸瞻九雉之崢嶸夢回天上指三韓之縹緲色見眉間候祓來聞使軺將及參承可卜欣抃良深

謝高麗使送人事物狀

茲緣迂勞初獲晤瞻入覲日畿慶賜牽之成禮言歸海國辱展幣以交驩盛意難承珍藏敢置

送高麗使副人事物狀

州僚備位郊犒常儀奄欽俎豆之風先煩委贄顧報瓊瑤之好敢廢實笄薄物將誠別封具列

北朝國信大使先狀

茲者歷紀歲端禮欽鄰問眷使軺之于邁幸候館之可休冒涉寒威乂寧福履趨承良邇欣詠徒深

雞肋集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五十八

宋 晁補之 撰

啟

與謝寶文啓

竊審再膺宸檢還鎮淮邦副朝廷因任之求慰民吏去思之意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忠蓋耆德文詞宿儒蚤記淵裒備蹈法從長人京邑豈徒前有之趙張控虜藩垣真是禁中之頗牧惟江陽氣俗之舊有棠陰惠化之餘農絶帶牛尚未忘於勸課兒騎竹馬願復見於行春惟暫屈於統綏固不勞於經理而補之倦游文館得請佐州曾未造於門牆將獲依於麾棨自惟幸會尤劇欣愉方冬沍凝取道遼遠

謝淮南潛彭元施啟

吏能何補公舉過優遷疎内循光價已倍伏念補之無自得之學非適時之才間關一名罷俛十考庳校五歲

館閣四年不能穡而取禾退默既慙於素飽未操刀而欲割進為又懼於得傷故嘗冒請於外官庶幾自試於民事而託部封之未久辱咳唾之獨先靜言思之何以得此斯蓋伏遇某官忠以事上恕於取人過譽斗筲俾參瑚璉李長樂之許文舉非為通家暴公子之知不疑倘緣一語人之幸會勢豈偶然誓堅許國之心終得報恩之所感荷激切不知所裁

與京東漕黃朝散啟

伏審祗膺眷擢榮摠漕將已擇剛辰初臨治部伏惟慶慰以某官才高當世聲發妙齡行誼規於古人文章固其餘事鴻干以序美既載於兩朝玉立而温威自宣於百郡屬河朔流移之始復而山東罷瘵之未蘇庶幾小豐有望卒歲故暫假問民之寄豈久迂攬轡之行補之項濫麾符方茲譴謫何意周旋之舊乃依刺舉之嚴舍曰蘇孺文之天迂疎敢有或者李將軍之地寬大所為非輒病於至公實少伸於知已永言幸會莫罄敘陳

答謝華守趙子剛賀入館啟

頃者効官河外託庇府中違離屢易於歲華傾想第勤於魂夢疎慵成癖問訊闕修伏惟坐鎮安閒履時休裕補之才能甚薄學術亦迂比緣明詔之求偶用輔臣之薦道山羣玉之地濫跡莫遑長林豐草之思此心固在斯蓋某官忠信好禮彊恕行仁吹噓所加隱伏皆奮益嘗勉裁尺牘概敘鄙誠置几塵生開緘字滅既後時而莫致滋撫事以為慙乃蒙眷私特枉慶賀辭極瑟琳之美情踰骨肉之親顧惟感銘尤劇衷悃新元肇布介福來同

與亳守向宗旦啟

頃緣契援嘗奉標儀去牆屏之已賒託塵符而深幸恭以某官温良植已忠藎在公勳名烜赫於相門嫻戚蟬聯於帝室不由此進自以才稱騫翔省寺之華更踐藩垣之重居有善政去嘗見思而補之踈拙領州乖違得謫未更歲律仍避親嫌仰寬大之足依俯飄搖而自慰

奔馳敢後參對可期

上河北漕呂進伯所業啟

草木有榮逢春乃耀鳥蟲含響得氣則鳴物誠甚微情乃如此士有知識志宜激昂自憐孤生誤喜末學執技不化知已益消寅緣官曹統莅使部竊以畏大人於早歲事君子於一朝向塵長趍人進亦進登堂危坐衆言則言不圖高明見假顏色問訊所學開擴其愚昨成至言所要知道退念空語滋不欲陳然而殫廢楮毫棄滯箱篋憤悱已吐蕪蔓莫刪猶望牛歌足觀蠅墨可綴察鄙心於甯子成拙繪於曹生則雖孔門未廢由瑟尚或有取不為無庸

代胡唐臣授蘇幕與使者啓

比者忝命宸廷備員州幕仰威容之固久託封部以為光竊自思惟良深幸會伏念某才出中下譽乏鮮明雖任使之粗更顧毫毛之未立祇惕譴尤之後摧頹禍罰之餘豈敢進求智挈餅而安取庶幾分守恩弛負之已多此蓋伏遇某官忠以事君恕於接物蕭生論議寧忘意於本朝范子澄清蓋有心於天下寅緣竊食邂逅望塵捧檄束裝計官期之良邇登堂聞教況吏政之可師欣忭之情倍百常品

授澶州司戶荅韓諫議璹請充教授啟

竊以貴賤位殊義非均則有所不荅賢愚術異勢既絕則無以相求蓋明公在上之達尊而不肖衆人之晚遇解褐一命從軍大邦以未嘗知名而過聽獨收故不待望履而陳書犯分罪實出於不韙誅宜獲於非常敢謂敝體進退越於常倫愧汗莫堪駭情無措炳若文章之眩目登然黎霍之驚心上煩開府之知下無國士之稱至於假資助乏輟棄代徒自惟平生得此固寡三復敢置累怠弗寧蓋補之才實寡疎學尤拙陋幼雖有志壯益無聞幸遘明昌預霑教養庶幾同小子之有造未敢

與先生而亟行正使米鹽効勤猶病弗稱若復庠序肄業尤非素長伏況門下德誼之最隆府中衣冠之甚美鄒枚毫牘之侍應劉樽俎之陪足以議論古今酬酢左右豈宜下陳無似之賤吏乃辱大人當路之求光拜教至榮拊心益忝請自隗始私不忘築臺之初即以遂行尚或有奉盤之頃斂板就列計日有期託庇門闌終身悃愊惶懼激切之至

回鄆城孫簿啓

麋鹿情疎但記蒿苓之樂鶺鴒跡遠無心羽翮之追忽被除音復叨守土髮星星而久墮綬若若以增慙敢圖眷奬之深首辱緘題之慶徒欽雅致夐越常流偉初奮於仕塗謬已揚於才譽身相為援豈無用力之公卿意獨與親乃在退藏之農圃將高懷之固異實近世之所稀補之自信良堅與庸已甚枉瓊瑤之為好撫蓬甕以生輝感荷之誠倍百常品

賀教授陳履常啟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游之良舊私慰喜以居多竊惟國之求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進退之失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以干禄須其出試則鄉黨自好者恥夫屢獻不以禮際則山林長往者豈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區區糊名以為公而士惑於古人之皇皇載質以為辱莫聞覽德之鳳率多食餌之魚恭以某官行獨而通志潔而降不落落以如玉矧泛泛其若鳧窮無立錐術可濟國至於博覽之學絕出之文要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屑去安有求聞聲自籍於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孥親黨所喜未促公車之詔聊從泮水之行庶觀成山必自累土辭尊及富仕何往而非安有為與行志苟存而皆可貽戚良幸修慶獨稽傾詠之誠倍於儕等

答謝狀元李常寧啟

摛詞中禁擢秀羣豪一鳴而驚閭里爭傳於盛事三道之要朝廷相賀於得人伏以某官藏器於身待詔而往

文非時好近瀕噩之商周經本心通無異同之王鄭囊
雖出穎郵傳馳聲望冠蓋以傾風固其素願過蓬茅而
委質非所宜堪豈徒一戰而稱雄庶觀千里之自此忻
愉良劇敷敘何窮

荅謝宗室奉議啟

程文入等恩詔換官起身玉牒之華通籍金閨之貴伏
惟慶慰竊以邦國之建本支是崇變商餘風周化行於
麟趾懲秦孤立漢勢定於犬牙豈徒魯衛兄弟之俱賢
固宜向敬父子之間出逮觀近世莫盛李唐持鈞軸以
當朝適之首出以文章而傳世長吉獨先聲明迄今想
像未泯恭惟聖世尤篤宗盟惜夫飽祿廩而宴安故使
學詩書而進取及茲歷歲寖得聞人新恩奉議稟性茂
良修詞敏劬恥從派屬輩居環衛之中欲以功名自致
於倚馬操惟幽而不改聲乃大而遠聞倦飛聊比於一
枝築室尚容於三徑先煩慶問尤認眷私感服忻愉併
增誠悃

太學荅學生林自啟

竊審論秀辟雍登榮造士伏惟慶慰上舍先輩懿行可
度美才不羣負笈徒行豈辭李固之千里違親忍志未
厭何蕃之五年故能通達大成文史足用升諸鄉而有
素告於王而可官以補之預在膠庠特貽牋翰推先非
據感服徒深

荅王勳謝貢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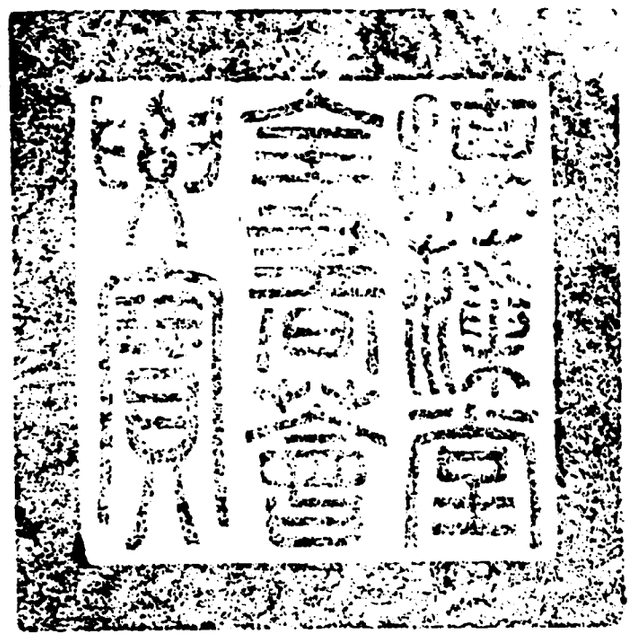
數從升補初預賓興雖學制之同然必鄉評之所與竊
以貢士先輩幼稟儁異早勤編摩敏七步之修詞飽五
車之彊記李廣百戰未立寸功何蕃一歸動輒累歲阨
窮已甚操守更堅果緣考察之公往偕造秀之選國有
道化方革浮華士惟忠良乃稱推擇九層始於累土一
鳴可以驚人豈但顯親固將行義願思飯粟務正學以
言而發身毋侈輜車稱稽古之力以辱士先承緘翰但
劇感銘

謝陸倅啟

輒自班聯屈臨州郡涓辰之善視事云初伏惟慶慰恭

謹案卷五十七第二頁前三行儀刑百辟之師刊本刑訛形據詩經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高麗人使回遠迎狀刊本脫狀字今增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編修臣曹　城

謄錄監生臣鄭　嶠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雞肋集卷五十九至六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二十六 集部

雞肋集卷五十九

宋 晁補之 撰

赴揚州上太守王資政正仲啟

比者得請宸廷備員州佐早在陶鈞之內久辭牆屏之巖衡緣底依欣喜幸會恭惟某官道德世範文詞儒宗龍虎之得風雲主威益重山淵之有珠玉國勢增華加以仁厚不矜直方有體倦經為於機政思宴息於藩維而補之冊府後來書生孤立慙梧鼠之五技寔侏儒之一囊江海之思日縈魂夢麾符之蔭輿有光榮春水已生吳艭當具尚曹裝之未促儻荀御之可容鄉往之誠倍百常品

與交代范峒啟

蒙恩外補承乏後塵惟慕誼之素勤獲趨風而自慶恭以某官夙懷賢業謁有令名行已不撓而衆推居官所

至而民願尚淹器幹屈佐藩維補之質薄自憐學迂寡
與陪英髦於中秘非所宜堪奉甘旨於宴閒蓋其私便
企青雲而雖舊繼白雪以良難行造門牆粗窺矩範欣
愉幸會悃愊奚殫

與淮南提刑賈殿院啟

蒙恩外補竊祿便親望履幕以良勤去門牆之未久敢
圖官守遂在部封恭惟某官道業古人之期風聲列位
之冠以義出處繫時重輕雖雅意不忘於本朝而直諫
自難於居內久傾公議尚屈遠猷補之質薄自憐學迂
寡用糜丹鉛於冊府固乏毫釐佐條教於藩城足殫駑
蹇趨參良邇庇賴為榮瞻詠欣愉併深悃愊

與淮南監司啟

蒙恩補外竊祿便親仰風望之素隆傾誠心之固久敢
圖官守遂在部封恭惟某官賢業藹聞公才屢試奉行
寬大之令威亦暢於屬城愛養疲瘵之吁財不虧於成
賦尚淹使指行副褒延補之質薄自憐學迂寡用糜丹
鉛於冊府固乏毫釐佐條教於藩城足殫駑蹇趨參良
邇庇賴為榮瞻詠欣愉併深悃愊

與揚州教授曾旼啟

比者請外便親蒙恩佐郡往歲周旋之舊彌年契濶之
懷又此從遊良為幸會恭以某官精智洞物高才邁羣
倚相讀書博洽窮於世表正平作賦敏捷出於坐中科
甲先登名譽早立當居要近寧久宴閒補之自以拙艱
安於疎遬青雲魏闕初驚日月之遥春水隋河已夢江
湖之上聊復爾爾慙為米之淵明于時言言喜班荊之
聲予清和在候道履養適宜先辱音題尤增感刻

上揚守王正仲啟

近承恩檢叨備府僚嘗貢郵牋僭塵台几敢謂謙尊之
盛德曾無疎賤之遐遺飭書記以染修付候兵而傳致
奬收踰分感愧并心伏審得請過家方春展墓散黃金
之百鎰見白髮之故人鷁舟歸濟於晴江虎節還臨於
治部即日鎮撫多暇神明用休補之早被陶甄久辭牆

屏戟勤舟楫奉甘旨以知榮適及郊圻聽歌謠而自慰意行調於元鼎難久託於後車用此傾馳不忘魂寐清和當候拜伏可期

與淮東提刑王司諫啟

被選中宸改臨東部獲趨風之良舊思去德之未遥側聆除音尤喜幸會恭以某官學術知古才謀適時直節在於諫垣能聲聞於省闥訪民恫苦姑暫屈於登車副上徯延已久虚於前席補之才質人後趣操衆違比緣將母之求偶遂佐州之請敢圖官守預占提封庶自竭於疲駑蘄永依於庇賴欣愉鄉往併劇下情

答揚州判官趙奉議啟

辟書畫可賓幕改除惟跂慕之素勤獲從游而私幸恭以某官美才自立佳譽藹傳鳳穴一翰殊有超宗之質龍門獨上早膺元禮之知念契濶之未遥辱音題而尤喜炎歊方熾款晤可期

答致仕劉敏大夫啟

竊啟風聲未親晤語枉書郵之先貺審舟御之將臨即日順履凝嚴茂迎福祉某官賢誼甚美公才素高浮榮如過於蚊蚤苦節自期於松栢幸緣寓止當遂從游載惟欣慰之多非復敘陳之究

與京東漕張道順啟

念趨風之良舊復去德之未遥遂託部封實為幸會恭以某官博學知古通才適時揚歷省闥名獨高於羣彦從容使指威自讋於屬城方聖政之又新豈賢猷之久屈補之内憩竊禄自乞試州歲比不登民逃未復撫循有道在躬守於詔條施舍不煩可面承於教約炎歊方熾參奉有期

與京東提刑趙景仁啟

光膺帝制出領使權已次封圻初交印節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高才敏達雅操靖嘉玉立班行固朝廷之妙選風生羣聽藹臺省之休聲尚屈遠猷俯臨一道行著澄清之績亟歸侍從之華而補之請外便親得官屬郡竊

伺張旛之邇將申守土之恭欣抃之誠倍百常品

答淄守啟

去闕廷之伊邇弛負擔之云初畫界相望親仁良幸補之世家單系册府後來文無取於將明武不足以捍衛每自慙於索米姑求試於長民伏遇某官忠藎事君中和布政顧何功於製錦竊自喜於分光未暇染修先永廢問感銘殊厚敷述難窮

與淄倅啟

欽定四庫全書

雜肋集 卷五十九 六

著述寡功迂踈畏罪輒自陳於將母偶得請於為州敢圖弛負之初乃辱馳書之貺感銘殊厚傾詠益勤恭惟某官懿行温良公才敏劭題輿以俟偉仲舉之高名投傳而歸小巨卿之獨操宜入聯於省寺寧久困於簿書而補之曩昔官游寅緣晤接回首十年之舊相忘數舍之間尚阻合并重增鄉往

與提舉鄭彦能啟

頃寓都城偶連牆仞自惟踈拙方力請於郡章亦值

高明出宣於使指幸趨風之頗數復去德之未遥間闕行路之勤倥傯交符之始仰依大庇内激愚衷伏念補之素不逮人猶知信己少時薄技誠何取於屠龍長歲虚名固無堪於挹酒窖中塗之壹跋賴十手之輓推矧在仁賢最為知舊當法令再行之際屬疲駑承乏之時庶幾平均未廢詢採恭惟某官忠以事上惠於撫民嘗力學夫古人知為政之大體清河恃孺文之故敢有是心渤海遇勝之之賢儻緣今日官曹冗甚書牘闕然

與淄倅啟

欽定四庫全書

雜肋集 卷五十九 七

尚阻參承重增延跂

與京東漕吕直父啓

被旨中宸改臨東部凡居庶舉集欣愉恭以某官業履忠純才謀敏達當先朝之慎柬在羣俊之上游使指屢將守麾蓂擁居有顯効去常見思方聖政之又新豈賢猷之尚屈而補之自惟踈拙項辱交承復幸提封獲依剌舉惠留多祷民借寇以無由威暢連城盜奔秦而先改趨參甫邇頌詠尤深

答滑守李孝純啟

久託姻盟未親賢度一麾假守釋負擔之云初千里贈言想音容而如接媿懇既厚欣喜并深恭以某官懿行自將高才挺出畚踐揚於要官方烜赫於能名列戟映門固大家之流澤寨惟行部有循吏之遺風側聆交符幸此授館將覆踵門求見之便以慰慕義無窮之心契濶未間傾馳尤劇

賀知府趙待制移鎮啟

光被制書改司京鑰凡居庶庶舉集歡愉恭以某官中正而通優游以法蘊經邦之遠業在志學之妙年入奉清光文采昭回之上出臨方面折衝燕笑之間自當綱紀朝廷討謨惟幄尚茲均佚咸謂非宜補之疎拙守藩乖違得罪敢圖恩宥乃佐留居仰大厦之足依俯孤蹤而自慰妍和取道順履逢休

謝提刑上官正言啟

奉法不虔蒙恩薄譴何意拙疎之跡乃依剌舉之嚴荏

某官慈惠為春清明可鑑帶牛緣甿不但格於頑民渡虎去封已先桑於異類將入補公卿之缺豈惟錫車劍之榮慙製錦之難工幸分光之無損首貽慶問倍荷眷私屬守郡符阻親履幕

揚州泛用賀冬啟

銅儀軫轉聲南陸之景長緹室飄飄知黃宮之氣至人惟剛德天與介休恭以某官篤實方中柔嘉暢外世大來而小往時陽息而陰消用此進為孰量事業悵坐縻於官局阻趨慶於賓墀欣頌之誠倍越常品

元日賀啟

羊雞祓惡導四氣之始和椒栢泛醇薦百年之難老惟人視履與物咸新恭以某官中正以通叅嘉維則入陪月茂擁介休悵拘縶於郡章阻參承於戎幕永言善頌數倍常情

元日賀啟

羊雞祓惡導四氣之始和椒栢薦醇介百年之難老惟人視履與物咸新恭以某官中正以通叅嘉維則佩牛還甿知警夜之可虛竹馬迎郊想班春之方暇順迎端月茂擁殊休悵拘縶於郡章阻參承於賓幕永言善頌數倍常情

荅交代中散啟

拜恩中禁假守瀕河念仳別之尚新獲交承而自幸恭以某官德誼粹美材猷敏彊久柬在於班聯暫屈臨於刺舉將聞用諸大夫皆曰賢固有規摹舊令尹必以告未遑修問先辱流音參晤可期欣愉良劇

與李中大啟

倦游郎省得請藩麾平居慕望之勤今此晤承之便恭以某官德履端潔才能敏長學稡齒而蚤成志耆年而彌劭踐揚臺閣蓋政事之猶存穎脫雲泉固風聲之可尚馳書尚闕流問辱先傾蓋足榮驅車竊扑

謝呂大夫啟

請外便私蒙恩補郡去闕庭之伊邇弛負擔之云初問俗何先聞風增慕補之世家單系冊府後來文無取於將明武不足以捍衛每內慙於索米姑求試於長民伏遇某官脫略軒裳燕居里第顧何功於報國竊自喜於親仁未暇染修先承榮問感銘良劇數述奚殫

答通判朝奉啟

得請宸庭出分郡寄惟傾風之素切偶聯事以為榮恭惟某官德誼致修聲猷自奮揚歷閩臺之舊回翔藩閫之游咸謂非宜安能久屈庶幾有政賴別駕以不空固願無何如淮陽之高卧參承良遹欣幸尤深

代韓太中賀徐中丞啟

蹔榮螭陛進總霜臺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天才俊良神氣宏偉起于磐之鴻漸為濛海之鵬搏操行古人之期謀謨當代之映賈誼之遭文帝千載所難馬周之遇太宗一言而合亟任掌綸之選迅陞專席之雄光華儒林洋溢士論側聆新命俯愜素誠限繫外官阻申慶謁永言欣忭曷罄敘陳

與淮南監司啟

罪譴佐州親嫌易地倚門牆之良舊託封部之云初內顧迂踈尤深幸會伏念補之少而孤立壯不適時誤貼職於書林本無學業濫承流於藩郡秖用資塗敢攀鵷鵠之高嬉自笑斒斒之易滿黑生白犢寧論無妄之災醜效美玉宜取求全之毀賴聖時之忠厚俾愚分以便安每自揣循惟知憐惕伏遇某官至誠樂育大雅不羣恕常用於一言威自行於千里尚寬剌舉小假歲時儻不重於悔尤或粗收於毫末

謝解啟

伏覩解牓偶被薦送者迫彊敵以當前初虞逐北挈孤軍而冒戰遽預先登進叨非據之榮退積循涯之愧竊以治非一道三代之所同功學非一師百聖之所並宇宙不過五官猶具於天根六鑿未仍於物偽行義忠信粹乎常得於固存言

語文章卓然皆出於可用教化之所被及風俗之所影
隨中國無異於四方野人知學於君子王者之迹未熄
古人之體尚存少變而為晚周大壞而為戰國處士以
詖行自售公子以得人相傾離騷濫於辭章兵法窮於
威武禁游說者縱橫以辨顯任使者推理以雄俗僻則
吳越無秀民志奇則鄒魯無異行陵夷百世鹵莽一塗
漢泓秦餘而莫醇唐因隋舊而未善際真人之撫運混
雜霸之餘墟英宗廣於規模仁祖備乎文物令上闢圖
書之府重禮樂之司息誦數為腐儒廢雕蟲為土苴奮
乎百世之後覩此六經之難以是取人謂宜得士如補
之者拙非世用僻與衆違有轉喉觸諱之窮無炙手可
熱之助流離百狀辜負寸心搢紳之所未信而無庸鄉
黨之所共輕而竊笑踽踽自守無意於舍龜僵僵何從
迫同於即鹿亦嘗側聞長者之論庶幾得上君子之堂
十載屬文七年論學蚤濫舉首輒困退飛託患難之餘
生守迂踈之舊習仰箕裘而莫繼俯蓬甕以增羞望絕
亨嘉分投窮籍詩常招隱書或絕交宜人謂其逆施智
者以謂非異不覺歲月之易失竊省功名而自驚遠舉
何為聞虛絃之已怯相忘可樂忘芳餌以復來然而學
不能偶當世之方圖材不足當大人之取舍僶俛自力
攀拳莫堪一字固微屢經營於燥吻萬言良富愧滂沛
於搖毫尚賴庶明過辱題品投其片善蹭以止游斯蓋
伏遇某官大雅不羣至誠樂與譬之水正錯而不動與
夫衡誠陳而不欺有形焉得而苟藏無物不可以自試
故容鼠陋亦預甄收某敢不增益淺聞激昂壯節鵬搏
有待固未忘九萬之程狗盜為功猶不愧三千之客
公為求親啟
慶長舊望雖懷齊鄭之殊投分明時實許晁張之並輒
恃斷金之好曾忘倚玉之嫌仲孺姪孫吏部長男公為
不逮於人粗教以義伏承賢弟龍圖位第十一小娘子
閫儀世劭女美幼聞妄伸納采之誠私幸宜家之慶不
忘故分終惠好音

送幣啓

近者輒布私誠仰希高援愧山川之能受報金玉之好音不鄙單平更篤盟好及泮氷之未幾羞東鹿之惟時念孔李之通家寧慙於舊庶嫣姜之五世殊未可量永言欣愉莫罄陳敘不腆禮幣具如別牋

公似求親啓

通家奕世如蘭未喻於夙心繼好諸孫投李敢期於厚報載敦合姓敢替問名伏承某人女善慶所鍾德容兼茂

茂某人男屬方幼學期以成人男既彼甥女惟此出埶援踰於他族禮律可以通昏鳴鳳其昌已篤嫣姜之舊同車信美不遑齊鄭之嫵跂望良勤好音無閟

代謝求親啓

近枉行媒特傳嘉命高門絶企實懷賈誼之私見子良俊良自立孝悌無綺紈餘子之好有詩書寒士之風其勤願附王謙之義仰慙眷厚敢布悃誠伏承某男夤聞女方妙年齡未閑警戒采蘋南澗雖法度之可追如舜同車顧德音之未著承言感佩難遽遵承

許親啓

比念鄙宗難攀高援輒布敝辭之義重煩同好之言詠魴鯉之詩雖有慙於齊宋思冠冕之胄誠竊慕於崔盧矧繾綣之已勤欲遂巡而安可願言託附實有光榮感刻良深敷陳莫究

送幣啓

豐煩信紹申篤嘉盟煥然純帛之儀寵以問名之耗蘿施松栢後方昌而莫與京桃報瓊瑤物雖薄而用可重不腆實篚具如別牋

求親啓

台鼎高門金蘭重義已幸趨風之舊矧煩繼好之修令弟某官制行孝恭稟資英爽幹蠱優於用譽視履宜於考祥某房第幾孫女夤慎閨儀粗知婦教乃求封菲俾結絲蘿承命愧慙披詞榮耀竊欽慶善方膺五世之昌輒昧單平願布一言之諾其於銘感豈盡敷陳微物將

誠具如別幅

雞肋集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

雞肋集卷六十

宋　晁補之　撰

祭文

北京為神宗靈駕發引告祭文

薤露朝晞歎九齡之夢闕宮車晏出驚七月之期臻崩天增杞國之思喪考切堯人之慕因山克就同軌具來羹牆痛劇於中宸弓劍哀纏於羣辟安知帝所逍遥廣樂之觀空有人間惆悵汾河之詠戒途雒鞏接軫大任竊守提封是虞告享風雲改色羽衛無暉背通汴之神皋指清伊之吉壤惟宗祧傳聖謳歌訟獄以咸歸而功德在人禮樂政刑之未悖不顯亦世無疆惟休臣等祇奉官箴阻瞻牆翼攀號莫逮洒血摧心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昊穹不弔仙馭難追爰諏七月之期是屆萬方之軌邈鼎湖之龍去天上景長空汾水之雁飛人間事改纘服

懋重熙之化見牆昭大孝之思矧茲臣鄰以逮黎庶仰瞻何所擗踊寧堪法仗載嚴悲笳互咽棨白雲而安往刪黃鳥以無從惟天神功莫大而難知固與景命俱傳而不息臣等各縻官守阻望靈輀徒有忠誠攀號洒血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因山之制七月遄臻同軌之期萬方咸在弓劍留鼎湖之慕衣冠餘渭水之思憭慄徂秋已變風雲之慘淒涼入夜更增笳鼓之悲虞牆徒劇於見堯夏服仍勤於纘禹著龜告吉陵寢即安刪黃鳥以無從訴蒼穹而何所惟神功不宰固妙物以難知且聖祚有歸宜與天而俱永臣等孤忠徒切行奠莫追西望靈輀攀號雨血

禮部為欽慈皇后發引百官告祭文

媯為舜氏本明德之方興陳以滿封實故家之始大豈特活千人而有祚固當流八世而莫京允屬盛期篤生碩媛葛之為綌儉可化於女工雞則匪蠅庶無憎於朝事是用膺天眷命開國慶基肇鳥至之禋郊肆龍飛之

澤寓而不逮東朝之養已驚仙馭之遥抱泣珠襦初啟南阡之宅伸哀實冊載嚴西寢之封邈永裕之真游靄欽慈之徽號雲章五字忍聞追遠之聲風動萬人咸識因親之化將以貽休有煒垂祐無疆臣等陳力官聯羞誠祖奠靈輀莫駐摧隕何堪

北京祭留守王太尉文

維元豐八年八月某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彰武節度王公之靈曰書載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嚮用五福竊嘗有言天不能畀人福也曰有嚮用者焉惟君子好德故能受福於天昔賈誼以能誦詩書屬文起家洛陽生十八年豈如公孫區區春秋雜說白紛始也如推上乎菑川惟仁祖以仁覆天下天下合哺鼓腹不知上德之然其文章爾雅同風漢氏緊公所以潤色公不有而誰先其入翰林丞御史尹開封使三司而士相與賀者公且執天下之權其領十五州守三都以使南院班二府者公雖不大用而位亦益遷粤

主上稽古思道未有命戒先耆艾者將以乞言乃方叔元老維曰壯猷豈其驒驒久董夫戎旃謂公當促舍人之裝而公方且導引辟穀欲棄人間之陋從赤松以翛然衆乎不知何往意者以形為蜩甲其不與物盡者固已飄乎委去而登仙蹻公堂以縮酒猶髣髴乎平日而儼然帷几莫我覿而悲填若夫勤勞啟沃心存天下垂五十載者則豈惟其僚屬之所私詠而燦然不泯有旂常兮茲傳

北京國子監奉詔封孟荀揚韓告先聖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充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曰昔周失厥道紀綱用微惟時夫子杲杲出日披其重霧為萬世明夫子既沒楊墨是肆爰有孟氏詞而闢之荼蓼既蕩嘉苗孔殖于今其功人以配禹俾遇夫子蓋顏淵徒自時百家蠭午竝作承孟氏後荀況揚雄降秦終漢教用不隕俾夫子道炳然復彰魏晉而還文事

滋落學不為已其舌肆好猗歟韓愈始以文顯厦屋將覆勇於敢扶唐三百年斯人惟偉天啓我宋咸秩無文追求四賢崇以爵號從夫子後不瑕有光更千萬年學者咸仰今有司承詔封孟軻為鄒國公與兗國公同配食荀況為蘭陵伯揚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竝從祀謹撰吉日以告尚饗

詔封孟荀揚韓告先師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左軍巡判官充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師兗國公曰昔我夫子有徒三千惟公好學未達一間爰有孟氏既沒荀揚嗣興是聞而知之與公異時合若符節孟氏既沒有賢韓氏奮而三大儒吐詞為經末流至唐篆刻是騖有賢韓氏奮而學古達道之塞于儒有功微言賴茲不絕如綫粤宋七世咸秩無文卷龍鸞冕曰公若伯從我夫子與吾先師洋洋俱傳百世不熄今有司承詔封孟子為鄒國公配食文宣王荀子為蘭陵伯揚子為成都伯韓子為昌黎

伯並從祀謹撰吉日以告尚饗

筮地告先考著作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男補之將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先考著作之靈曰昔我先人率德顧弗永年乃不肖子補之將之不能必成葬不以時乃尚宦學四方惟歲時望祭有靦肆卜我先祖魚山故兆唯吉土十月乙酉是堋用大定我先人之宅遣車既飭惟不肖子補之將之悽愴怵惕殞越于地則亦靡及尚饗

告六叔父寺丞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姪濠州團練推官知壽州壽春縣事充北京國子監教授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六叔父寺丞之靈曰昔我叔父事親竭力夙以孝聞薰然慈仁見謂鄉黨宜貴宜富宜壽考多子位祿弗究以不永年承其後者藐然一女補之念此常痛于心惡衣菲食用克歸窆于魚山之宅十月乙酉是堋前我先祖後我先人筮曰宅此惟安乃歲時薦享則有先人之不肖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于地則我叔父飲食如生惟我先祖先人實聞斯言尚饗

北京祭措置李宣德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措置司句當公事李君漢舉宣德之靈曰嗚呼漢舉志如鴻鶴可使戾空而弊羽毛乎汚澤才如泉阿可用剸玉而頓銼刃乎腥膻仕弗充乎其位壽弗究乎其年理有是而更非喟誰者其使然抑造化之範人已予奪之或偏謂人心其不平分薄厚乎愚賢嗚呼漢舉別幾何時黃葉在户而車馬翼者稱遠酤酸肴徹君往不御惟有涕洟東門之路何以遣哀歸安其故尚饗

除夕祭北京教授廨土地神文

維元豐七年十二月晦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土地之神曰聞之福莫長於無禍故古之君子祭不欲祈補之不才承乏三年於茲將代而去矣賴神壅培弗懼於咎祈則何敢報可忘乎恭薦菲詞惟神鑒

此尚饗

罷齋州先塋焚黃告祭文

紹聖二年二月八日男左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新就差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畿內勸農事武騎尉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於先君著作晁公之墓曰補之不肖始葬先君之三日還官於魏其後忝命入館登朝為州逮茲謫官凡十一年而後始獲拜奠墓下楸栢盡拱而不肖子補之尚宦遊四方不能反田里奉洒埽忡惕隕心今天子以元祐壬申十一月甲子冬至郊見天地凡在庭之士皆得追榮其先人初以左奉議郎告於第恭承光命既慙以哀惟是先君之潛德隱行天其或者尚將大之在他子孫非不肖子補之獨能致此謹撰日以告尚饗

代澶州韓諫議祭河文

維年月日具官韓某謹以宰醴之奠告祭于靈源王之神曰天子以季秋祇見合宮禮成告祭及河喬嶽罔不率舉而某位古諸侯境內之祭得預行焉直國有典祀靈長之性并千七百載厚地而不洩坎德既平則惟神祥以茂昭聖天子之功神之血食終古豈不韙歟尚饗

代祭龍女文

維年月日某官韓某謹遣某奉命服詔敕以牲酒之奠告於神濟夫人之神曰有天下者祭百神故五嶽四瀆古有典祀而山川之靈其福足以仁其一方者則天子亦為之崇禮秩嚴貌像所以為施報甚美也惟神聰明產德於幽其亦歆天子之嘉命允翕巨川厎寧北方則神之名號惠澤洋洋與河亡窮豈不休哉尚饗

國子監祭司馬溫公文

維元祐元年九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丞相司馬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寬衆立根於明誠進禮退義世為重輕千秩不居古稱好名公乎不然志合則行布被脫粟他人為詐公乎不然則以身化

公卧洛師閉關却掃深衣講道將以是老公歸朝廷路
車棨馬扶攜襁負民拜于野聖母神孫在宮載祇公幸
其官正人具來誠心行義令出而聽國安九鼎大勢已
定民以法治法勝則煩譬如魚喁則清其源賣刀緣畝
盜豈得發苟無欲之雖賞不竊裴公處内如不勝衣問
其貌年威行四夷楊公入輔會未幾何毀第減騶人去
其華忘身憂國晚以骨立生非其厚所愛民力有來遠
縣廢食與言問民而没反席未安帝祇合宮公薨訃聞
徹尊往臨追胙故温公薨季秋甲戌暮雪民憂歲寒相
諺未竭聞諸道路信有斯言曰公在天胡俾我寒以勞
定國人曰宜享何以知之家有公像生為民望其沒亦
神公乎何憾悲者世人尚饗

館閣祭呂申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故平章司空呂公之靈曰嗚呼大人之德如山如川
作鎮九州經營幅員國有大人君尊而榮地有山川氣

傑以靈豈惟寶藏百貨所養惟其高深物則固往善觀
國者庶其在兹無象太平望而知之季札觀樂興衰以
喻見蘧伯玉知衛無故秦使入楚楚寶為陳昭奚邮在
知楚有人楚衛區區何足與謀有是二臣以雄諸侯如
虎在林如龍在淵何必風雲其威自然小才近用則不
若此方圓殊施文武異事一官得人則一事行比事得
失非國重輕嗚呼公乎敦大中和代天之工道固逶迤
處厚持滿彊者莫先清心守默辯者莫前是惟元宰三
公之德豈如淺智物我異職魏公典籌初不自矜既執
弓矢人服其能徐公行義亦既有常世自奢儉吾無低
昂巍巍兩朝盛德高名内則國幹外則長城沈幾入告
成敗先定家人不知矧復百姓羣言並進不尸其德使
公議安人享其澤二聖統臨公秉政機垂紳搢笏百辟
是儀征繇不興盜賊先改商賈阜通九河輸海謂法未
具滋章已除謂財未充民氣已舒謂人未用忠賢既立
謂遠未賓羌戎貢入太平之功可指日冀人之無禄天

不慙遺兩宮震悼庶民嗟咨哀榮典册禮盛一時其等在廷辱公品職陶冶之公無所歸德旂旌簫鼓送公國門攄詞隕涕侑此酒尊尚饗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魏王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魏王之靈曰周建同姓錫之山川康叔伯禽魯衛惟賢漢懲秦餘非劉不王矯枉過中尾大股彊魏之宗盟禮勝恩疏給贏卒百徒隸與居粤千載來以州郡理宗子維城名存實廢作蕃于國匪地惟賢惟賢有德亦國之蕃漢於孝王欲常常來以家人禮燕喜且諧兄弟無遠曰親親仁留不之國亦以厚親嗚呼魏王仁孝忠誠威儀卒獲近其性成豈惟河間講禮修樂豈惟東平為善最樂惟神母子惟帝叔父尊無與隆恩何可貳在人之情再命儐車貴極富溢以勤儉娛作邸于京寔親賢宅俾宗室良咸有矜式玉帶魚金顏如渥丹云何不淑而不永年兩宮悼驚豈惟在廷詔追榮之以魏大使河山徵與國永寧五月而葬禮則有制卜遠歲宜以恩奪禮衣裳在堂旂旌在門詞以伸哀侑此一尊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文忠歐陽公夫人薛氏之靈曰嗚呼夫人慶累世儲簡肅惟父文忠惟夫象服委蛇湯沐大都世間所乏豈富有貴高門鼎食里屬垣比惟有德者愈久彌長或微或興微興有光惟昔文忠名擅一時于今學者孰不仰之矧夫人子聯職文館升堂拜母恨相從晚生乎可拜沒饗亦禮庶幾誠心敢此醪醴嗚呼哀哉尚饗

同李昭玘陳察祭贈太師李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贈太師李公之靈曰自昔布衣起家之士必其學可用德可立而才可為近可以利當世而遠可以遺後人蕘是三者公侯之器至其奠施時則不暨公魏大姓世豪以資散其千金負笈求師爰以進士得官天聖

抱其所能而止一令造物報人微與之期是生左丞出秉政機河鑿其原用欹斯卜禴以龍章西山之麓曰子曰孫有公及士服其命服承此祭事生雖莫施而沒顯名有表其阡邦人所榮某等於公其生既後咸以賤貧左丞所厚不獲相事一官所攖馳詞侑奠亦以抒情嗚呼哀哉尚饗

代王資政祭李少保文

維元祐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其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致政少保李公之靈曰天之生才初罔不艱既畀之才其施復難王侯戚里兒童綺紈豈無其人鴆毒宴安安不懷於公見之非此其賢其才足施真宗之甥冀國之子五朝三世恩無與比鳳雛驥駒其生固奇置樊櫪間世寧識之仁宗恭儉四十二年戴冠大羽文武並肩知公於親欲任心膂匪親則嫌或以嫌沮英宗退託未攬萬機公不自嫌語祕莫知念先朝意滋欲分政

紹聖二年十月四日從姪承議郎充祕閣校理通判亳州軍州管內勸農事武騎尉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於二叔父故知陝州祕監學士之靈曰我宗之牒鼻祖澶淵起國之初大於文元務德不華中微以藪自我先君諸仲叔季蟬聯世科將隕而起先君嘗謂叔父溫文捨叔父賢孰知先君施及不肖如親父子匪殞之私自為知已嗚呼哀哉天禍我家先君早世孰憐其孤亦叔父志教之譽之人莫間之誤意先君嗚陰

必和不知其子弱不克荷迺爾代匱丞中祕書叔父為
監聯驂並裾貧得守齊亦既陞遣病休不省卧憂展轉
愚觸罪悔佐守宋京書來九返勞撫于行仕何足云匪
姑息故愛緣其私則以尊祖今年在宋聞疾請州問安
六輩信無報郵謂昔不然知慺莫勉如何不淑隕命候
館痛我家世善人日微非此其承其來益哀念此如焚
血溢為泣怛然寐哭寤追靡及一官所攖莫不撫筵孰
知此哀彼蒼者天尚曰幸哉其子如此不鄙為兄猶同
父弟誓當與約彌遠益親如我叔父與先君存往不其
亡此舌不吞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

紹聖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五女壻承議郎充祕閣
校理通判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武騎尉晁補之謹
遣外孫女鄠氏十五姐湘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
故修撰侍郎丈人杜公之靈曰補之少日愚無師聞聞
詩與禮於我先君先君為言公孝而賢汝長而師則公
奠先從先君南年十有五方舟蘭陵遇公于旅會先君
出出拜侍公籠詧於階脩然異容曰此何為玩物喪志
若斯其年一日千里念先君語竦然起敬驚公嚴而和導
我以情却後五年初隨鄉舉過公濮陽與坐笑語謂為
可教而不瑕疵申以婚姻眷言自茲歸宜其家惟公淑
女使寡悔尤亦公女助公仕浸顯官常百秩祿仁其宗
逮孤與疾堂堂在廷如皋如夔至其胸中百不一施謂
公仁人宜壽宜貴何辜於天而不愁遺國士之喪國士
之哭失聲相駭迨於僮僕嗚呼哀哉人誰不死死誰則
哀哀在哲人匪婚姻懷念公自養後已先人公疾而憂
公非愛身衆雛墮地則各有命矧公賢子而憂不競生
無世累穠秾紛華沒反其真孰為我家謂公之知進乎
此矣此言之聞公悲可止念公之女毀不圖生去五百
里勉之使行一官所攖奠不親傴有孌其笄公外孫女
庶幾平生御此酒脯嗚呼哀哉尚饗

祭南京留守刑部杜侍郎文

維元符元年四月日第五姪壻孤子晁補之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敬致祭於故南京留守修撰侍郎七丈人杜
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如金如玉如松如竹雖於物而不
變稟諸天之所獨而一旦毀折遂不可作耶移孝於事
君移家於為治賢勞記於先朝名譽流於當世而竟不
大任遂止於是耶惠故民愛之如父母敬故士戚之如
兄弟而堂堂去此惟民與士驚心而隕涕嗚呼哀哉昔
我先君與公元昆義均同產人靡間言施及諸稚申以
世婚兩宗一家無復彼此矧公與我自為知已我始筮
仕教授北京公為主知而有盛名數言我才于公于卿
自謂內舉退無愧情我後登朝亦官京師同衢接屋十
歲於茲宴休戚我游觀載我忘年比義良朋待我而我
少公十有六歲匪其志同于公敢輩公于學問尤長禮
經至談百家顧嘗喜兵間同我論挺出崢嶸能賦與銘
文章爾雅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自為餘事故罕知者年
垂六十侍郎秋官平生經緯虹蜺屈蟠白頭不名竟死

雞肋集卷六十一

宋 晁補之 撰

祭文

特進改葬祭告文

維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孫前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禮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於祖考特進吏部尚書晁公祖妣河間縣太君劉氏之墓曰聞之夫子既得合葬於防門人後雨甚至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夫子不應三言之乃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夫既反其極矣岸谷變遷何由必之故古不修墓者禮也泫然流涕者情也夫禮可以不修而情不得視其壞而不悲是夫子許其修也而端禮等以祥符大墓土庫有水患雖我祖考妣昔以禮葬垂七十年可已矣而端禮等以人祭神情不得安將遷厝任城魚山吉卜旦我祖考妣之子孫往者皆從葬此地烝嘗以時不愆歲事抑族墳亦禮也以人便之知神欲之亦情也故端禮等以違古不修墓之訓為輕而伸泫然流涕之思為重雖然相恕令月吉日奉柩以東我祖考妣實惠聽之不震不驚往安於行嗚呼哀哉尚饗

祭大資政李公文

維年月日門生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北京留守大資政李公之靈曰王跡之熄詩亡不嗣春秋又微戰國橫肆惟其可者尚與聖鄰詞出其口輪囷郁紛觀左氏言何國無士馳其戎車陳詩說禮秦儀賣國斯廼燔書韓非孫武是固非儒至其文字孰敢貶諸漢興息民殘編出壞經儒詞士學自此派班王兩馬河漢奔渾胡不及古華勝其根乃獨揚雄為書準易易不可準相如是式却後得唐纔一韓愈躒魏踵漢侵尋千古宋以文治百七十年壞儒偉士軼古並肩公以文鳴起河之北如彼神鳳雲翔覽德惟我神考文

王之文謂公所作經誥是羣官名用正禮閣其修此公餘事粤有大猷論秀百人宿死四千人車上儛而公退然輔弼三朝時異操同幾顛者數不自為功上建皇極以消羣疑斂時五福惟公助之爰開大公旁作穆穆九關晝靜纍纍士復惟古良臣善則稱君造膝之語家人莫聞嗚呼哀哉匪歲龍蛇正月已卯賢人之憂庶氓是悼嗚呼哀哉補之昔者自魏徂京公以其名上之朝廷羈堅附夷千里為輕顧慙幽介文采安有無鹽刻畫秖增其醜士報知已匪以其私潔身有義尚畏人知惟不仰愧神其聽之嗚呼哀哉天不慭遺而喪宗工胡床昨夢過雨驚風燕子穿閣池臺半空嗚呼哀哉安陽之吉遠不臨壙扁舟東下形以神往寓辭千里以侑酒尊庶平生言公猶我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丞梁公文

維年月日從表姪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於故資政左丞梁公十四丈之靈曰補之少日隨親上都公在館閣有聲諸儒間從先君及諸父語童子無知見公而慕其後推擇正字祕書公由太常擢諫大夫買屋城南與公居峙休旬杖屨從公宴喜公後秉政既有賢勞玉立班行羣邪睨消德高來讒亦不旋踵豈公獨傷邦國之痛自昔忠義若此者多天實為之人其謂何臧孫諫違以有魯祀孰孝嗣之惟忠臣子豐碑不琢無以圖徽尚曰萬里以丹旋歸埋光百年一旦射斗詞以伸哀惟其素厚嗚呼哀哉尚饗

祭端明蘇公文

維年月日門人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於故端明尚書蘇公先生之靈曰孔子在位獄訟文詞可與人同不獨有之至所罕言所不可聞曰天道性與利命仁莫大匪天莫難匪利若性命仁皆深遠矣夫惟道大則知者希有所卓爾回猶病之天下紛紛皆以利往吾豈難之利不可長凡是五者皆徵不傳譬彼為國魚不脫淵雖徵不傳然見其緒千載一人尚如旦莫泰

漢而還輕失此學徒既其文謂為廣博聖言所罕與不可聞初莫之聞矧尋厥根匪根之出其華易悴易悴之華惟文士愧焉遷韓愈好古而奇六家原道顧未知之今其所作匪道惟詞後生如簧談天與利飾性命仁以之賈世篤生蘇公干檐聖門跆韓躪馬匪以其文知孔子聖文莫猶人若大且難以藏厥身世無孔子孰明其至更百斯年曰此文士豈不炳蔚鏗轟似之至反說約窢然過之何以實斯粤有自來馳騁千古經營九垓破百家往躅阜踰堆褐其山立送者自崖曰此勤矣乃人之開反而湛思道不在遠罕言不聞一以是貫宅道之奧眇其獨存有不得已文廼其藩固當自謂吾言如水行所可行止其當止此但言語聊以為嬉惟昔人賢事業若斯遭時有用從本出之誠身有道忠廼孝移如麟如鳳胡可偽為嗚呼哀哉既曰仁賢宜貴宜壽亦貴壽矣于德不究間關嶺海九死來歸何嗟及矣梁木其摧嗚呼哀哉補之童冠拜公錢塘見謂可教剔垢求光顧惟寞頑汚未聞道愧負公語以無成老窮秋計至沈痛剔腸扁舟東泛道哭公喪作此鄙詞惟公所喜伸哀一慟絕紘自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郭大夫文

維元符元年某月日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夫郭公之靈曰人之相知千載一時千載不逢亦不可知公年長我二十而八平生出處參辰超忽庶平為吏自昔所聞達識高談則猶未親遭患來南遖迴千里偶公倦遊亦歸卧里斬然在疚閉戶薰心我不往拜公來見尋屬氣收洟為公一語不知何為傾益如故過累百士得一人焉以千載語則猶並年為公數臨亦惠慰我如何不淑窮玉毀破驚呼往弔雪涕霑胸尚想霜鬢老鸞孤松嗚呼哀哉公守曹南古循吏比吾弟為僚橫經泮水項於吾弟推轂先之晚於此逢我又見知兄弟窮人論心誰與公獨厚之人所莫顧百年一慟晤語無期何以舒哀斗酒隻雞嗚呼哀哉尚饗

亳州祭土地神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十一月戊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土地之神曰聞諸聖言聰明得道者沒乃為神而神之所職以土地名譬諸人間則有社稷人之休戚繫焉者也補之以罪來此行將解去顧其疎愚何以免咎惟履正蹈常無以庇物亦不害物神用臨之亦允助之使老幼安處而苛慝不作用此薦誠匪曰祈也以為報也尚饗

祭大孤山女郎文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七月癸酉承議郎武騎尉晁補之謹以絲網碧艫及酒酌時果之奠敬祭告於大孤山女郎之神曰補之仕不遇合不敢忘忠而為權臣所憎陷以朋黨於歲巳卯竄諸靈山季秋揚帆挈婦輿子旅拜神幄陳詞廉定神賜吉占曰歸甚邇偶讀舊載或行邊遺刀石上發去已遠猶不悟知魚跳容舟刀在魚腹因發歌詠庶神若茲胙蠁有聞而非夢寐旋上干越湍流迅奔常所玩穿金山革履前夕墮瀨旦乃覺之去百里餘不可求訪而一漁艇得於上流履不足云神其可信因語室內我言敢欺為神作茲彩絢繶純俟我歸日荅神之休今蒙國恩全室還北跪獻几下雖菲而誠尚斬他時為記若贊叙之本末警彼龍葺頑名非淫訛靈實

河中府謁文宣王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至聖文宣王曰昔桓榮學尚書仕漢得輜車乘馬矜而陳之曰稽古之力也補之恥之夫士行其志而取償魯連猶知以為商賈之事而榮乃以是矜其門人陋哉補之承乏此邦視事之初恐材不稱禄負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以羞當世之士雖稽古不及榮尚庶幾乎知恥是故擇日而薦誠尚饗

河中府繫浮橋告河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公事晁補之以清酌庶羞及羊二沈諸河敬告祭於河伯之神曰蒲之為邦條華障其南龍門隘其北而河出龍門勃怒箭駃以經其郛於此為梁謂之蒲津則民之畏神威懷神惠舊矣迺潦集梁絕往來者病於濟貨用不通民用恐不寧相與愁苦籲神而乞憐神依民者也豈可以數威其所依忘惠之哉今有司庀具告橋可復用徼福于神庶神許之無搖其成吏免於罪民以懋遷康厥生神亦飲食百世尚饗

祭告舜廟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公事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告祭於帝舜之神曰禹治洪水功施於河為多迄今河濱濟者呼禹且蒲帝之所嘗居而帝使禹者也今梁絕病濟有司圖復之帝相斯人河受其職俾無壞于成則禹之功猶賴蒲之民克永事帝尚饗

追祭呂村山川神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謹以制幣清酌之奠敢昭告於任城縣之呂村山川百靈丘墓阡陌道路之神曰補之不孝獲罪于天頃自丹陽遭罹母喪護匱北歸踰二千里日月既迫不能按禮法之舊奉不腆幣牲牢時物謝咎徼福於諸明神惟是畚鍤窀窆之事大懼瀆犯以重罪悔於茲不孝躬今免喪矣尚以誠心薦茲薄奠惟神其貸之尚饗

開隧納誌石祭告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將之謹以清酌之奠祭告于先妣壽光縣太君楊氏之靈曰補之等罪逆不孝頃奉喪北歸卜日斯迫既襄大事且終制矣惟孝恭慈儉之美未遑圖紀誠無以詔後人慰諸孤迺故南陽守杜侯紘實惟世婚許以撰述用成斯志差是吉日納諸隧中惟

補之等號慕永遠則亦靡及尚饗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于天王之神曰聞之神民異業欲敬而不瀆前此守居作樓城上虛其中以望而寓神其西楹為壁限之望者日至而無求於神若此瀆矣今作堂樓左雖庫而嚴吉日甲子告神以遷正位乎其中而以私俸飾神之像凡壁間儀從海波烟雲之觀復續如初使非夫祈謝潔齋而來者不以其時不敢以覿神以為敬而不瀆者在此尚饗

卜居金鄉祭神文

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丙辰孤子晁補之謹以羊頭一豬頭一青幣酒果之奠祭告於金鄉縣東郭山川土地之靈曰補之家世僑居此州六十餘年矣蒙先之方就食取容無悃慙於心忠不足於君孝不足於親天用丕降禍罰於其不肖躬大困而歸怵惕隕心垂死未絕念不可以不畏天重怒而訛厥衷故卜涿之東尚以休老而茫其孥雖曰五晦廣而盜天地之利已多惟神其假之若厥心神所臨不敢徼福於神覬厥躬斯安無恫瘝於其家暨厥後以康則神力能鑒助茲尚饗

遷居安建土地祠文

補之改居市南既告神以遷矣寒暑一周畚鍤無方寢安而動吉非神不害何以得此是用擇日還神之舍將加塗墍繪寫衛從以嚴事神惟神終相之尚饗

修井祭告文

易改邑不改井補之居於此惟井因舊而歲久且泥至於不食以虛神之惠廢養而不窮之功將修復之尚懼畚鍤觸禁以重其家之尤悔用以誠告惟神其知之尚饗

新居鑿井告神文

補之相宅此地實故民居棄壤而無井飲民棄已取凡以不爭然叩門户而求水則亦病矣吉日丁卯位不觸禁爰具畚鍤有謁於神神惠聽之假方仗土俾列而食則豈惟其室是賴亦用勿幕以仁四鄰神之休如井不匱尚饗

上梁祭土地文

維大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時果之奠祭於土地之神曰補之自郊坰改宅邑廛既告於神矣以日之吉架梁於其室不遠之復自其素心將休老此境尚克永康以裕其子孫方久事神惟神其祐之尚饗

祭西宅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遣私從趙采芝以楮幣酒食之奠致祭於縣牛驢街東西地内無主骸骨之靈曰補之買此邑中地輸租王府而居之暮言罔曹僑瘞茲久主至客避則惟厥常幽明不糅亦各其願且處世若夢是身非汝蛇蟬能蛻人豈不如超然去之亦汝所樂況方春掩骼著在舊典敞園漏澤時惟新政往即爽塏我非不恩尚饗

祭西園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其從者趙采芝以酒食告祭于新居西圃旅殯之靈曰聞諸往記世人所以多責過疾癘困畏不如欲者皆緣冢訴夫盜破冢取貲與好事若是而冢訴能祟之可也今主以錢買此居爾死者或家貧賣地取給自改瘞爾與家無人而主言諸官官以法與爾地及斂具而藏之又為置守使無侵犯歲時得食飲豈不幸哉往從所安主無所任咎嗚呼哀哉尚饗

祭戴氏地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白直王立以清酌餅餌之奠告於北坎旅瘞之靈曰爾等或生貧賤葵不具禮掩坎

窗間潦集之患固非其所安今朝廷闊漏澤園徧於天下主欲用地而請于官以爾骸遷又飲食送汝為詞以曉之高原可宅爾永無患亦爾之願也尚饗

祭故推官黃君夫人安康郡太君李氏文

維元祐六年九月日左宣德郎充祕閣校理通判揚州軍州事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某郡太君李氏之靈曰李望隴西世德之延作嬪於黃黃江左賢雍雍睦睦閨內之儀不見夫人視其諸兒補之頃歲倦游北門見夫人子令校理君輔我以仁挽之近古定交一言匪婚姻故其後校理單車過魏入拜吾親如母姒娣吾親顧語惟愚補之君辱與游實彫琢之補之忝命亦登文館聯驂並室笑語宴衎入拜夫人謝卧疾久扁舟來南不問安否如何不淑而不永年泣涕竹西銘旌在船雙井之里山奔水委往休於宮從其君子恩封大郡詔賻其喪夫人何憾後方大昌嗚呼哀哉尚饗

齊州祭社稷祈雨文

吏慢不德無政事無以奉社稷而臨民人夏潦為災此邦之失業未復者戶十一二旦他邦之轉徙廩食者寓焉今冬又不雪至春不雨將大饑疫吏何以為吏民何以為民神食於其土吏可罰民不可窮也何為使至於此極哉顧吏無辭以謁於神而誠可哀庶幾潤澤沛然一洒之尚饗

謁文宣王廟文

補之學經從仕踰三十年蓋更守四郡矣才出中下不足與語任重而道遠以趨米鹽期會且不給盥洗登降有靦其顏語不云乎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雞鳴而起坐堂對吏旦旦設施皆當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也安敢惰哉故因視事擇日以告尚饗

謁諸廟文

吏視事三日則謁於境之神舊矣承宣主澤則吏之責而水旱疾疫休戚其一方者神實司之吏可以不任其責而忘儆福於神哉恭薦菲詞神其相此尚饗

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

維年月日男保之付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於先考推官之靈曰保之等不孝童幼嬰禍綿力弱志惟慢葬是懼既窀穸及吉卜而誄行琢石於今缺然惟我先祖父之孫先伯父之長子今朝散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補之少與先君同硯席先君愛之猶同氣實為銘詩用發潛德慰先君之不遭納諸埏中以詔後世如先君在尚饗

著作局敕祭其官文

惟靈受才宏傑被擢先朝忠能致身武足敵愾入長親衛出帥征徒精神折衝為國威重宜膺介福奄及淪亡爾惟虎臣予用震悼寢終有典不在牢羞嗚呼哀哉尚饗

著作局敕祭賢妃其氏文

惟靈夙以恭惠嬪於先朝警戒之美宮闈所範宜膺介福壽考而康云何不淑奄忽淪謝歲月之吉閱神有期視秩一品則惟古制尚其不泯歆此寵榮嗚呼哀哉尚饗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樞密趙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樞密趙公之靈曰天之於人若絕而通人之戚休天實與同國之方興視所生賢天將啟之推往引還有煒其初以厚其名中勞苦之後使大興嗚呼公乎令德嘉言何以知之治平之元堂堂數公如鳳如麟秉義正

辭引君於仁匪忠則難視功何如俾羣疑安為萬世圖方冬沍陰公對延和帝指公言天意儆予堯言民誦民聞子來使民戴堯功孰與偕中和信誠有政在民留安去懷黃霸寇恂蕭公在外雅意王室匪身詘信惟道枉直心廣體胖不泰而康公不為名耆老益光二聖當天問於遺訓凡公數人皆起輔政用公西府柔遠弭兵夷蕃在庭耕旅不驚河安北流羣議東之民洶洶憂裹糧坐堤公持不回如治平時人言踵聞詔休役屯此豈人

力皇愛下民嗚呼哀哉帝虛相席竢忠與勳謂公帝圖
公計奄聞兩宮悼驚悲逮庶氓況於某等位皆近臣承
顏接語周旋昔時咨嗟涕洟則匪我私百夫引輀送公
還里壽貴有聞公於何悔尚饗

謹案卷五十九第五頁後五行恭以某官高才敏
達刋本脫恭字今增
卷六十第十一頁後一行初不自矜刋本矜訛務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監生臣鄭嶠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二十九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傳 行狀

張洞傳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曾祖光祖緒皆不仕父惟簡太常少卿洞幼敏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再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

誦書日數千言為文詞甚敏未冠曄然有聲於同列間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為時趙元昊叛擾邊鄙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旰食太息思聞中外之謀而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因得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彊其弟劉朴二使鞭其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朴二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事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夫為

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句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皆一時豪俊名士而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事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録司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而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為沮止而洞亦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為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為浮屠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内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勳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户守冢禁毋樵采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奏謚執中榮靈其孫訴於朝詔孫抃等復議廼改曰恭洞復駁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

死猶當正名以誅之而竟從抃等議初仁宗后郭氏忤旨得罪廢近臣屢以為言后既没上亦悔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以謂春秋書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没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啟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尚當立別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上方嚮儒術而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上以為知經會覆攷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詩謝復賜詔奬諭出知棣州事轉尚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還彊者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為標給蠲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虜中至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為内地不

慮洞奏今滄景敵可入之道兵守多缺敵時以販鹽為名舟往来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虚名以寛厚沈默為德而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嘗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為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絶意致書歐陽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沖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咸以為言遂聽政差攷試開封進士既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上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詔訊祁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上以為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上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品秩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痛詆訾言陛下亦起藩邸賴上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上欲遂進用而大臣忌之出為江西轉運使江西荐飢民賦至積歲不入洞奏盡蠲免民輸紬絹不中匹者舊皆成匹輸洞命計尺寸輸以錢民大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輸麥洞復命以錢輸如江西既羅不踰時而足至今江淮人誦之初在棣州夢人稱敕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於庭寤而自驚逮移淮南夢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無幾何而卒治平四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四十九為人長大眉目如畫樂義而好施論事鋒起不能下人尤精於聽斷人

不能欺云論曰

嗚乎仁宗之用人至矣其士大夫皆可與有為如仲通固未嘗大用也然以身任朝廷事居官不苟遇事敢奮無不言亦可觀已故英宗初立有大論議一時忠賢相與諍辯扶持建久安之業仁宗蓋遺之也人臣不患位卑至百工瞽矇皆得以所聞輔上而士大夫喜言長厚至務以持重不激發似是者為高慷慨喜別白是非者則以為招名而近禍苟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誠如是天下事將孰與共哉如仲通可以不愧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 卷六十二 六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杜公行狀

公諱純字孝錫杜氏濮州鄄城縣人諱堯臣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知雜事贈尚書刑部侍郎曾祖也妣馬氏永安縣太君繼馬氏萬年縣太君諱曾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祖也妣劉氏彭城縣太君諱彭壽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考也妣朱氏太寧郡太夫人自侍郎立朝有清名尚書以文學政事顯杜氏始大而公生警異重厚不類常兒方四歲乳母抱立尚書側尚書指庭前物作詩句戲之即能為儜語尚書大驚以蔭為郊社齋郎未冠知彊學尚義理不妄笑言有成人之操族父没官東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其從兄當行迎喪公曰世母依兄兄不可以遠即自請往衆猶難焉特進嘉而遣之及期而喪至時杜氏四世二十喪未葬聚族而謀曠年不決公卑且幼毅然而起陳義甚高衆慙戚乃定葬舉進士兩預鄉書不第即捨去調曹州寨氏縣主簿攝令南華野人有持鋤剽商者商詣縣言而去後獲二盜伏罪而商太原人也移文太原待報盜以應久繫泣請公得一至家訣公惻然許之左右諫不聽盜感恩皆如期還改泉州司法參軍舶商歲再至一舶連二十艘異貨禁物如山吏私與市者價十一二售幸不誰何遍一州吏爭與市惟守關詠與公不買一毫人亦莫知後事發逮獄而公不預詠猶以不覺察免官且檄參對公憤然陳書使者白詠無罪而虛其辭居詠卒得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 卷六十二 七

平反丁未夫人憂既除為河中府河西縣令熙寧初自外上書言事宰相王荊公異之即日召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尋為大理寺詳斷官刪定編敕荊公既奇其才數與論天下事謂可顯任亟薦于上擢光禄寺丞充審刑詳議官樞密院檢討官兼管句樞密院宣敕等庫或議肉刑難悉復而姑欲以刖代死刑之輕者公言今盜抵死萬室歲或至五十人以死懼民民常不畏死若但刖民知不死犯益衆是名輕而實重也事乃寢又論禁軍亡律疎敕密律從軍征討而亡十五日絞敕上禁軍逃三日斬若三路沿邊征戍及宂征戍與化外接者皆以敕從事而平居亡伍稍附律疎其期歲可活壯夫命數千因收其用後敕期滿七日斬自公啟之也又論商貨犯禁至黥配非國籠利則皆良民一遭此終身不復今加役流本死刑尚有歲月免復之限若持仗行賈而捍鬬者黥配餘以貨重入罪止加役流恩無涯矣不報時秦鳳路經略使郭逵管句秦鳳沿邊安撫司

公事王韶互訟不公執政遣公往訊韶實違法用官錢而朝廷方倚韶以熙河事不欲竟其詞即授公大理寺丞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而未下也而公遽以其欺狀聞文潞公富韓公見其奏歎賞而心危之魯遭特進喪以監察御史裏行蔡確代公而韶無罪公免官於是始忤當路矣免喪韓康公為宰相差京西計置糴運又為提舉三司會計司檢詳文字而荊公還朝公乃自請監池州酒稅一年復入為刪定編敕始遷大理寺丞改宣德郎為詳定官制所檢討兼兵部主簿遷通直郎大理正上言京師聚萬姓易以宿姦朝廷非不惡告訐而有覘事者以發姦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於官司觖望或有罪某知情官民自相嫌怨或但冒賞無端傎泛曰某有不識所鞫之因囚不省見逮之故若告者許有司先取實後不實以誣坐則所告皆當竟之詞矣又刑寺積習反聽吏至吏先具曰某欲追某欲鞫某欲釋則隨而判官不敢制吏吏操事白官官曰如此乎則以為近嫌必

曰某追某鞫某釋上下猜賢嚴於合券今許官有異見皆自書其牘即行後不當不以累吏則官得伸吏無以藉其口皆不報而公持此自如吏抱案至無疑則大書其尾曰如此因語吏我有筆墨在可免爾口語相稽也然其弊久力不能獨勝隰州商尹奇貿溫泉官礬或告引外有餘礬冒禁而奇對實官潤之也寺議械奇河東就訊公言奇情應若是不惟傳致傷事恐民相驚不復貿礬則數百萬之貨皆為土石且失邊計弗已則請沒

其餘而釋奇事粗行會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其車載人貨取直至京師都稅院欄頭甲紿之曰車無火印匿稅也賄我則免民遽遺錢三百免其徒告之寺議又當甲與民因稅事取與皆黥配公曰車民當所用舊物不稅而甲以詐乞取應杖民無罪也爭累不決長楊汲貳呂孝廉以為言民竟不免乃并尹奇事坐前後異議奪通直郎廢於家韓康公留守洛奏為神宗山陵司句當公事恩復階遷奉議郎賜服銀緋上之元年詔舉直言士樞密范公門下韓公與尚書王公存尚書孫公永皆薦公才任諫諍時已擢河北轉運判官矣初吏役書獻議詳盡宰相司馬溫公至以書稱之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舊河防但隸轉運司後都水置外丞專領公言前隸本司決溢不加多後置丞決溢不加寡雖天災不繫彼此而大抵出財之司則常愛費而後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臣行洛州水浸城且壞調急夫而漳河都大司乃有卒七百不敢用遣應急修捍則

稱當稟外丞暨闕外丞則執不可此由事責各異條禁相妨不如使歸一易曰簡則易從也後外丞廢置不常然卒委轉運司兼領澶州跨河南北為二城北為海鹽土鹽通商地而南則解鹽禁地公言南兩縣亦產土鹽利之所在刑不能禁故兩縣解鹽課常不登前此有司屢請并濮陽衛南許通商三司亦知其弊以郡扼河欲姑存之為解鹽藩籬故既不許通商而亦不立解鹽歲額所以持循經久官與民陰便兩亦所失徵也自立額

殊失三司本意官不免配賣而土鹽滋冒禁可且仍舊
朝廷深然之而議不決先是宗室袒免女聽編民通婚
皆予官民爭市婚為官户公言入貲得承務郎以上猶
不為官户益嫌其逃賦役困平民也今遐僻賤人爭以
國媚自名商較財弊僅同貿易坐堂而拜者為舅姑同
牢而食者為夫婦非以尊國示民範也朝廷始嚴其法
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尋改大理少卿遷承議郎擢侍
御史復論中外吏久而官不常權常在吏吏鮮知邮人
於是利害陳請惟恐阻閡之不密事勞功賞惟恐破除
之不盡理財予奪惟恐斂沒之不多誣枉赴訴惟恐深
文之猶略又使者以不按吏為忠厚昏暴病民非賦污
皆一切容養此為害之大者復論御史呂衡等欺同列
遂忤旨而御史中丞胡宗愈不便其為僚因排詆無不
至罷為尚書右司郎中尋知相州遷朝奉郎知徐州移
陝府西路轉運使入對賜服金紫闢隴控邊務繁公計
度不勞閱牒訴立判情法皆當吏驚私相視曰一筆盡

矣時方患陝西幣輕貨重公屢陳歲給本路諸司鹽鈔
實以飛錢然西州有来商無還貨又鐵錢不出境獨鈔
無腳稅朝至國夕為錢既以備本路夏秋糴而商賈非
以兩時至則鈔歸無并家不貴售不出若鈔留京師賣
錢貯之而別為公據與本路凡入穀若錢者給之至京
師歸以鈔錢則貨幣平不行攝帥平涼兩月決滯訟百
餘民讙舞既去遮留不得行歸朝為鴻臚卿遷朝散郎
又為光禄卿擢權兵部侍郎歲餘感疾除集賢院學士
知汝州謝不能遂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會廢集賢學
士乃改修撰以紹聖二年九月甲子沒於潁昌府之私
第即其年十一月甲子葬於開封府祥符縣黄溝鄉臨
黄村特進之兆享年六十有四前夫人閻氏先公二十
六年卒追封真寧縣君今夫人晁氏安平縣君二子開
承務郎欽崙舉進士欽崙蚤卒三女長適瀛州防禦推
官知益州錄事參軍馬希說次適承議郎充祕閣校理
晁補之次適進士崔延孫孫男女八人所為詩文奏議

二十卷其詞喜根原仁義不為浮華辨析事理要近於可用嘗論虞而卒哭非百日虞而俚術百日卒哭內百日為凶葬不禁外百日則更筮吉歲月世牽其說慢葬者衆乞下其議禮官亦不行為人忠恕不欺恬淡寡慾欲學問以誠身為本遇事應物惟懼惻怛之不至嘗曰士常不忘在溝壑則事無不可立故久而能著尤嫉近名類畏人知者莅官事主惟義可否進不懾高明彊禦退而與愚弱卑下者處如恐傷之奉已過於菲薄猶恐其泰至賙給族姻已厚矣而慙不足急人危殆伸人抑枉寧以身受困畏而不侮此其大節也好易中庸能精其義至浮屠老莊皆探索微妙曰與吾學同出也家居昆弟無間言見者鄙吝為消似陽城元德秀敦大不撓清而容物似陸象先而至其立朝識大體究精吏道與時之利疚知無不言則近左雄黃瓊政事之才非特處士獨行鄉黨自好者之比也公與補之先君厚故補之所述公大節多嘗聞於先君之言若公平生施設則有

當時大人君子之所共知者編次懼不盡雖親不愧也謹狀

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

崇寧元年正月巳卯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李公薨訃聞上震悼詔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官子若孫六人且賻其家甚厚其孤祥祉祓禴考次事蹟以誄前史官晁補之為公行狀謹按李氏系出皋陶唐虞之際皋陶為李李之字或為理而二姓同出陳郡苦縣其出漢將軍廣後者為梁武昭王暠暠之後為唐故李氏蕃天下公諱清臣字邦直贈太傅宗壽曾祖也配尹氏繼周氏周氏秦國韓二國太夫人贈太師曹國公士明祖也配周氏秦國太夫人而太夫人贈太師冀國公革考也配陳氏冀國太夫人陳氏實生公曹國公而上兩世不仕冀國公始中天聖五年進士第調邢州任縣令以卒世為魏人至公始以河患徙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喪遷焉故其族

或從居安陽公少孤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言所輟經目輒誦已能戲為文章客有自都來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非火也或者其蠹已甚天固警之乎作浮圖災解類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預鄉書高等其試禮部家人抱以送羣目盡傾忠獻公韓琦異焉妻以其兄之子中皇祐五年進士第調邢州司戶叅軍內丘令李鼎以事械州獄而實誣也吏阿守意掠使服公辨其誣守前以狀抵使者移訊得釋遷晉州和川令時

朝廷方崇制舉轉運使何郯行縣取公文藁讀即以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文忠公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祕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繆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時大雨霪京師災異數見言者多咎濮邸議及廷試同發策者四人或語公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為證則必優等矣公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某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

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不樂者而已又以謂縣官百須皆出於農比者陳鄧許亳饑農民皆死而他業之人自如也今為令雜征苛取使出於它業之人則農勸又論吏而奪農與商以其彊力遍為之而不役不征甚者願還之於農商無以為吏則吏警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然竟

以不附時議在次等授祕書郎簽書蘇州節度判官初公以和川考滿舉者踰十人應改官矣而轉運使薛向以爭驛事未可用判流內銓張掞曰何不以狀白無用向削公曰人以家保已而已捨之薄矣願待之掞離席曰能如是安可量然公竟自以制舉遷英宗皇帝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是忠臣但於避嫌太審如李清臣公議當用尚數以親抑之既而詔舉堪館閣之選者文忠歐陽公乃首薦公會遭陳夫人喪服除始詔

試神宗皇帝内出孟子為政本農桑論并學士院所策
皆入三久虚等也擢集賢校理編修觀文殿御覽同知
太常禮院久之齋宿於南郊參知政事韓絳攝事客去
留公曰學士平居不及執政門形厚而神深貴人也未
幾絳宣撫陝西即奏公掌機密文字就遷太子中允撿
正中書吏房公事故事賞軍功給空名宣敕或留不填
至是宣撫司以為請務信且速潞國公文彦博以為不
可給公亦執故事白絳而好事者因詆公不當與韓公
異會慶州兵亂其家屬應誅者凡九指揮公言慶兵造
意初不謀妻子宜用恩州故事配隸將士為奴婢絳從
之絳之貶也公尚以中允為撿正官公曰我豈負韓公
者因求還所遷秩補外復以祕書郎通判海州會直舍
人院孫洙出守海州與洙同制科館職一時觴詠傳淮
海為盛事寬役法免漕渠夫去而民思之遷太常丞復
同知禮院忠獻韓公薨公被旨祭奠因為其行狀神宗
謂王珪曰李清臣叙韓琦事甚典麗良史才也時公請

補外得知宿州上復謂宰相王安石曰可與一路乃除
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建言勑涼牢寒則窒之遂遍行天
下京東盜賊為天下劇公設耳目方略購捕且盡遷太
常博士召充國史院編修官初劉敞以史官召而侍御
史蔡確言其不可執政復擬它官以進上曰朕有人矣
李清臣可既對上曰卿博通今古近時罕卿比史官朕
妙選也卿其悉意因賜五品服公為河渠律歷選舉等
志文最事詳人以為不減八書十志初安南用師公在
京東因撰平蠻書言漢以来用事於南者上之會郭逵
奏大軍已至桄榔村上以語近臣頗不能知上曰桄榔
至某所五十里而近至某所百里而遠嶮夷迂直如指
諸掌左右皆驚孫洙以書抵公曰上比論安南事近臣
不知頗思通洽士矣公然後知上於奏牘無不覽且采
其說矣無幾何遂召仍權判太常寺一日公方召客飲
而中貴人踵門客曰中貴人何為来哉俄呼曰傳宣李
學士公遽出拜則有旨撰楚國夫人墓銘楚國夫人者

英宗乳母也時孫洙王存顧臨在坐曰内制不以屬代言者而以命子異者也尋差詳定郊廟禮文正其訛繆數十事事具禮閣新編時安燾使高麗修起居注闕上復批出曰可李清臣權俄即真無直舍人院後延和殿侍立上顧益温藹載訪以禮樂之事公于經訓成誦敷奏尤悉上亦自言古先述作之義窮本極要與講磨久之慨然有意三代之英矣踰年召試以右正言知制誥上又嘗與公言前人文章自漢以来不復師經唐一韓愈名好古亦不過學漢文章耳公對如上旨會上以府左右院暨司録獄無以雜合訊辨三司混金穀視獄不專詔曰稽參故事宜屬理官初置大理寺命公為記公以謂王者立政以詔天下必辭尚體要則書為近乃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者詞瀕噩奇甚其載上訓之略曰五教未訓五法亟下是曰暴民治用弗格以成上德意先教後法之序既進上曰卿文逼近經誥所增三十四字非不完也崔台符等願挂名其間耳既命撰修都城記公又變其體以進詞尤宏放上益喜曰與大理記文頡異自成一家假龍圖閣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獄簿責公唱和詩事甚急且辭上曰卿朕所自知遠行無用此戚戚獄具有司猶欲寘公重比上曰詞臣難得孫洙没後止此一人廼第令贖金既還為翰林學士時錢藻充慈聖光獻皇后山陵頓遞使又以公權知開封府上分命近臣草荅高麗詔既奏上曰王嶽荅詔已用卿者上欲厚慈聖光獻皇后家封曹俯郡王謂公曰卿何日當直欲宣俯麻異姓而王非例也為朕述此意其寵異於它學士如此上欲更定官制公具言所以損益者上曰亟編類以進尋差詳定官制寄禄官承議郎視正言執政擬公本官試吏部尚書上諭宰相王珪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故事宰相與參知政事同進擬差除官制獨中書省取旨而尚書門下不預持權者病之數于上前言聞會之迁公請對具陳尚書門下所以不便之意上乃命公仍領官制有疑滯就質之

執政怒摘前奏中語謂公有不當議者欲出之上惜其去復俾贖金既入謝因許以大任遷朝散大夫上復曰吏部掌銓衡閱人才多卿宜具姓名以聞公即以德行政事文學論議為四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絶口不言人亦莫知之也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初御史中丞舒亶嘗以事劾公至是亶以用官燭飲食過常數吏議從贓坐執政惡亶是吏議公獨以謂亶誠有罪非贓也同列曰清臣嘗亶耳公曰亶固不愛臣臣何為黨之其論事持平類如此神宗不豫久執政入問公行語門下侍郎章惇曰延安郡王何不來侍藥清臣將出白之惇曰未可恐壞大事退集都堂公又語惇曰相公在此門下侍郎何不早定議惇連問王珪曰如何珪徐曰上自有子然須垂箔議既定公復曰若臨事有異者鼎鑊所不敢避也遽命取紙書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又取紙書皇太后權同聽軍國事俱入稟哲宗即位遷大中大夫神宗祔廟遷通議大夫徙尚書左丞時

元豐九年也初神宗以上聖之資而躬問學未明求衣欲繼三代絶蹟制度文理燦然一新而吏推行久元祐初大臣欲有所損益公自以終始遭遇報上之意發於誠心固爭簾前雖與時議忤然官制免役諸法保甲冬教亦不復議而言者攻之益急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歲飢奏給祠部牒振糶食者所活以萬計畿右倉粟不足支一月又奏乞轉江淮米助經費仍請自省曹擇官會一路歲費計其所不足仰給中都官朝廷從之為歲給二十萬緡謂之陵寢錢至今畿右賴之移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安撫使治尚夷易不務奇聲近效而民亦不敢犯雍人為之立生祠召還為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駮之改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真定公舊遊人聞其來也老穉迎者夾道自欒鄙屬邢相有王宗正者使臣也盜公庫物安撫使謝景温發之宗正怨陰走其妻詣使者告前後帥饋送踰例逮獄至數百人道路洶洶公至立奏罷之除宗正名竄千

里外其治如治雍而尤號無事復以户部尚書召為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儀使未還拜正議大夫中書侍郎時元祐八年也姚勔復駮之上詔他官讀趣行下紹聖元年執政官及近臣繼出補外或得罪去而章惇自提舉杭州洞霄宮起為宰相嫉元祐用事者稍加貶逐後復籍太師文彦博司空呂公著已下三十餘人欲盡竄嶺外公乃與一二同列爭上前以謂更先帝法度不為無過然彦博公著等皆累朝舊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非聖世所宜因出舍它館貎請避位上敕行李無出東府門命中貴人蘇珪趣赴省供職惇持議如前上曰豈無中道如呂公著更無預渠事也於是始議敕牓朝堂有餘置不問之語西夏兵入鄜延破金明寨去經略使呂惠卿遣將襲逐而張輿戰沒奏至惇怒曰失主將全軍斬蓋應斬者四千人公曰亡將亦多端或先登爭利輕身與敵今全軍斬異時亡將全軍降敵矣上於是令下呂惠卿隨宜裁處後得惠卿奏誅牙兵十六人而已

初宰相呂大防等貶荆湖聞踰年應暮叙公令中書檢舉議復沮不行後同列與公進當貶人姓名或指姚勔曰此南方博徒也意勔嘗再駮公除召以激之公徐前曰勔或所見不同豈可以臣故重之上以為然勔罪得薄公在中書既論數不合有飛語搆大獄意在中公懼復丐罷政章六上賴哲宗察其無他拜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又移知成都府不行嫉公者猶風指監司窺公而公謹審至無隙以伺廼摘中書舊事奪公大學士初宰相蔡確貶死至是母明令其孫渭上書訟確冤前此宰相劉摯等亦貶矣因為奇禍誣摯等以自解書留中不出渭又詣待漏訴之公心知其誣而念渭嘗以聞矣却之不可乃封其狀省中而嫉者竟以是擠之復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會今皇帝即位以禮部尚書召覃恩復大學士遷左正議大夫月餘拜門下侍郎時紹聖四年也哲宗祔廟遷右光禄大夫時太常議父子曰世兄弟曰及事下給事中舍人等議或異太常以

謂今天子承哲宗統則哲宗自當為一世公上疏是太常議廼定上欲息朋黨論開天下以至公詔士大夫以無彼時此時之異乃改建中靖國元年而同時大臣與公叶謀以輔上意盡還諸遷者除瑕累起滯廢稍復其舊恩數秩品士氣為平公一日在府第坐胡床假寐夢為春詞詞甚美却有返遼東之語遽書以示子祥愀然曰非佳證也因移疾甚懇復拜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無大名府路安撫使無幾何薨有大星晝隕阜昌門外蓋公所生第側遼東之詞驗焉享年七十有一即其年四月甲子葬於相州安陽縣蔡村之原公性恬夷曠達將啓手足却左右掖者而坐以手整巾猶索紙筆作字付從姪禋而顧子祥曰速辦速辦問日蚤莫或報申時矣即閉目不復言而逝公三為執政遍踐三省勳封爵至上柱國開國公食邑實封所共加至六千九百戶為人寬大中和而容物事陳夫人及兩兄盡孝敬人所難堪者處之常易在窮約時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也家人之老者云見其三十年間未嘗厲聲色居官奉法循理要在愛民至守節秉義則不可撓以私臨大事則常辯且勇其學務探聖人意以修身治心而記覽文章為餘事尤蚤為忠獻韓公歐陽文忠公所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為式既知制誥為史官代言之體叙事之法高文典冊瓌雄雅奧曄然一代之俊也其小心事主出入省闥白首無過故神宗終始眷遇造次訪問而公亦自以得君無不盡其平生奏議蓋多至數十百篇而世亦莫之知也本其總吏部選被旨薦士至百餘人頗見收用而皆若出於上所自拔人臣不得專者知其於清慎不矜最隆也嗚呼其可謂善則稱君古之良臣者耶配韓氏魯郡夫人繼孫氏趙郡夫人皆舉以祔男七人長祥朝奉大夫太學博士次祉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副使次祓承奉郎次禔承奉郎次禧承務郎三未名而亡女二人長適獲鹿縣尉姜休次幼皆前卒孫男四人長承道承事郎次承邁承務郎次

承造未仕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陳翼餘未嫁所著策論記序古律詩制誥冊文銘誌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平南事鑒二十卷藏於家補之出公門下故於序次公世家爵里行事義不得辭謹狀

壽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

尚書虞部郎中贈中散大夫南陽晁公諱仲參之夫人公孫氏其先梓州鄭人後徙棣州商河諱渥梓州錄事參軍曾祖也諱昉莫州莫縣主簿祖也諱簡祕書丞郡牧判官考也祕書君直諒有文疾惡如風嘗召見論事忤真宗旨出為建德令前令死二女不能嫁為嫁之夫皆仕登朝而祕書君以郡牧判官沒京師一子亦死獨女三人其母長安縣君常氏有賢操日夜誨三人以女德起居惟謹故三女皆卒為士妻季則夫人幼審詳有威儀燕處如齊不妄訾笑人以為天資近禮其歸晁氏文元公文莊公在朝而舅尚書公方顯用晁氏隆盛諸婦固多賢淑而夫人尤恭儉敬戒夙夜宮事不違衣服飲食無華好內外言不交於閫非晨昏定省祭祀烹飪不下堂老者曰善事我幼者曰撫我恩如娣曰是宜為我儀也中散公清德涖官有聲名嘗攝舒州有之遠官者遇風船壞暴江上窮無依挈其妻孥投公夫人親解衣衣之不足則并取女婦衣與之大小皆有衣乃去益急人之難如此近祕書君之風也中散公捐館舍夫人奉其匶自江上歸無無日儲而攻苦食淡喪葬用如禮不覺有乏春秋高矣歲時饗宴温克如始嫁婦盛暑未嘗絺綌對子孫如賓好文史泛覽不倦晚知無生說滋恬淡不累事以元祐元年六月二日感疾卒於京師享年七十有七始封永康縣君子登朝又封壽安縣太君四男子端仁朝散郎行太僕寺丞端義奉議郎監在京糧米上第九界端禮前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智磁州司法參軍監開封府襄邑縣酒務五女子長適前衛州開化縣令石端次適奉議郎河北路轉運判官杜純次適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環慶路經

略安撫使公事知慶州范純粹次適通直郎簽書崇信
軍節度判官聽公事胡僧孺季適恩州清河縣令田忱
而適田忱者早卒諸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三人蓋
天人之福禄備矣諸子将以某年某月某日祔於濟州
任城縣魚山中散公之墓且乞銘當世賢君子而補之
於夫人實從孫自始讀書夫人愛之諸父曰汝當狀夫
人之行補之涕泣謹具述世載鄉里令儀淑德可以範
閨門告後人者如右謹狀

雞肋集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三十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墓表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寂默居士晁氏諱端禀字大受居開封之昭德坊太子
少保文元公曾祖也給事中參知政事文莊公祖也其
世家爵里謚諱詳於國史文莊生祠部員外郎祕閣校
理諱仲衍校理生居士居士世胄蟬聯非少長山林人
且有盛名塲屋間嘗為參佐州郡令大縣矣卒不用以
沒寂默云者蓋嘗以此自名而未嘗以此語人補之曰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之不明也言之不行也以
夫小成榮華者隱之也寂默而道與言顯矣無成與虧
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居士曰吾琴故未嘗鼓吾何虧其
族人之知居士與其交游而厚者則皆相勸號之曰寂
默以實居士嘗有志於時不遭而為此也居士七歲奇

警過常兒絶遠見而名聞而識二十歲而盡授六經百家説又雜取他類書小説叢脞人不勝覽者皆成誦於口用以自娛為文詞捷敏如水就下騄耳行遠千將立斷無冗縈者旁睨其同學兒方濡墨慶頗如拾瀋如憶昨夢不可得而居士已四顧滿意寫紙腹背欲盡矣用此蚤有名譽熙寧中與補之同試開封嘗暫出謁客客壁間石刻合序千言益手詔賜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過誦乎則俱默讀居士曰誦矣某曰亦誦矣偕止而居士盡習補之遺二字焉無幾何居士舉詞賦為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策直豪贍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比展其卷堂上自屏及陛紙窮顧相詫曰盡識此可以為三千士先登矣然是歲屈於禮部又三年始以經術第進士意不自得欲從制舉曰此吾漢大夫之世科也時王湖州石父亦制舉喜根持論氣豪老師宿儒少所屈然獨厚居士居士數從石父道往古石父通洽猶自為不及居士博也石父因以直言舉勸之而居士故倦遊不復萌意亦會其科廢云為人和裕明白不作畛域藏覆言辯濬發有所作意必先人外視之類欲速者而中平夷實與事闊也又事母頼川夫人孝重去左右兩從伯兄使淮浙居閒不調者十年愛西湖琅邪山水曰是可以忘老有詩數十百首至今傳杭滁間善為長歌怪處似玉川子平處似香山居士至雜文數千言叙事極古今得失之辯則唐人獨以詩名如郊島者不能逮也文莊齊安夫人宰相王祁公之姑初王公之自舒來責於禮部也猶少出入姑氏如家後貴為宰相居士以布衣年少往游如平時不怵於其貴或飲醉其堂上劇譚大笑傾一座退而與里閭賤者游亦傾竭無吝情初不見其異人皆曰如居士蚤有名譽使能稍自矯拂逶迤以斬合必獲然居士不志於其獲而樂於不矯拂視不合如其躬之遂其知者則以為氣完而守全其不知者方且以世禮睢盱一二辞詠之嗚呼此其所以窮也哉然居士自以少孤依頼川夫人享苦學問欲嗣其家聲其

力既失夫人養已得疾鬱鬱又官不偶抱所長英試滋與世闊不復自金玉類李將軍既困負其才能數與虜角忘意於無益者常人不知愛惜恐一失不可得必其誠心好士知才為難者方復悼其窮也晚尤自放於酒一日過故人飲甚樂忽悲歌起舞泣數行下顧補之曰吾若是乎已矣人暫見之不知其為開封晁大受也或竊語以為狂居士笑曰琴張輩所謂狂狂者進取吾進取乎哉補之輒從旁讚曰魯漆室女獨處趯然不寐而悲嘯亦狂者邪鄰人疑其欲嫁鄰人則淺矣然數月而居士卒異哉補之嘗論聖人有中道若伯夷柳下惠俱非中者故從伯夷之清則和為不恭從柳下惠之和則清為隘然二子益百世師不有聖人知之則揚雄所謂餓夫詘臣非過言也然人豈可以皆至於夷惠如陳遵張竦長短不能相効雖未足與論中不中之際要曰外輕者差獨樂至所遭薄厚學者不道也居士嘗主簿博野又為保德軍掾治州推官知堯山縣事其為令與邑子講習經藝有意愛於人然居士終無意於為吏昔魯肅論龐士元非百里才其治不治後人固不當求之耒陽之間至其言克浩作樂非仁者之兵豈惟異於魯肅所期治中事雖孔明猶當自恨前所以待士元者未也故韓愈謂千里馬嘗有而伯樂不常遇居士卒以元祐五年四月丙午葬以其年五月戊寅地則鄭州新鄭縣之旌賢鄉也配王氏頴川夫人之姪頴川夫人為晁氏婦矜式王氏恭儉似姑居士二子覺之貫之皆文學善士貫之已得科名為新鄉令後十七年而貫之始以書來曰頃先君不幸葬日迫太僕林旦嘗銘之痛其遺也知先君之深者孰與兄願為文表旌賢阡上抑先君不至要官職四十六年而沒施為者少然孔北海志不就士議處以毫傑陶淵明一縣令後仰其高窮達成敗信不足論論其人物如何耳補之天之高明地之無疆中不知歲之幾何長人不七尺當曰孝哉是足以大吾族父為不朽系曰物之一乃若傳說以其事業沒而上比於列星之光何

必傳說有陵客星有白長庚彼微者也而動其芒豈皆如說富貴有功德于商乃如是其昌鳴呼居士世人以為狂自謂我非狂既隕于霜亦揚其芳此如陵與白也身雖沒其才氣俊偉猶耀而不亡也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廣州觀察推官楊府君卒喪未還也其後姪洵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歎見府君棄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既坐神色翛然如平生問何之曰今為忠孝節義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人但見洵拜且自言也將行有二紫衣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即彼立祠洵忽悟謂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如此衆悲駭因呼工為像工良拙而像惟肖人益以為神然府君官不顯當塗無上其事者祠竟未立也衆復曰府君生有德於此沒能震於靈響之思迺敘府君行事并記洵所見來言曰府君里冠冕不可使其較然著於耳目之蹟久不傳也子實為文表諸其阡上補之曰諸府君諱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也少愿敏事親孝儀狀端重長七尺忠信豈弟好學而愛人遇鄉人無少長必以敬而鄉人亦無少長皆敬而親之未嘗有官府而民聽之如官府至就評曲直而府君固退然君子非預人事者也曾大父諱超五代末藏匿不仕大父諱善基初稍稍以經術教授鄉里生子諱昇者府君考也諱早尚書比部郎中諱景尚書駕部郎中皆經明擢第有能聲故府君大父累贈尚書刑部侍郎而府君亦以皇祐五年經明中第嘗為太原府司理參軍活縣所上盜在死罪者三人其黨應死者猶感泣語家人曰楊參軍遇我盡今且死尚當為楊參軍求佛追福我死不冤矣徙鳳州梁泉縣令教民以孝弟力田為先守史千之不知其能嘗薦其錄事參軍張革等數人革呼同列詣千之言梁泉循吏而公不薦革等以為愧千之踧踖曰吾過矣吾過矣因并薦之遷沂州防禦判

官歲大飢盜蠭起守霍交屬府君督捕四縣盜吏爭以
殺盜求賞多至數百人府君獨哀之開喻首減所全者
衆狂人李逢聚以命洵金境上有異謀郡疑不時發而
逢敗誅府君亦坐廢二十年優游守道化行其家河決
曹村灌七郡鉅野大溢會秋穀大登場事未畢民有舟
者爭救穀老幼多死府君盡棄其田中積不載而以其
二舟躬救人於津口所活日數十百人後民相見者皆
曰楊府君生我上纂極復為廣州觀察推官歎曰欲老
憾矣無幾何卒於官年六十有二夫人翟氏有淑行踰
年亦卒子三人涓滌渙皆進士學問修立後方興未艾
也其沒後數年嘗有羣盜白晝行剽輒呼相戒無犯楊
府君家過其門猶俛而趨益府君不特生為善人怙而
沒為小人懼者如此然於時府君未葬也其詳猶具於
銘焉補之嘗竊以謂行德於幽人不知而天知之天之
所予不必貴富使正直好義所居以為民命是謂不泯

其動於怪異亦時以勸善而警惡抑府君生誠實不欺
沒豈其欺尚曰吾父母邦庶或福之豈利其饗哉系曰
生無職於爾土民固聽之如其有官府沒無封於爾土
民固神之如其山川主意有道者其德全畤於人而侔
於天莫之爵而常自然范之山兮石如砥木蕭蕭兮草
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人兮春復秋日慘慘
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之來兮民喜風飄帷兮
雨霑几鼓淵淵兮舞侯祊紛進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
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斯福
爾之土兮以慰民之思

鄧先生墓表

孔子曰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孔子之所謂逸民者必
若夷齊若少連七人其行有當於聖之事者迺素隱無
述則孔子不與沮溺子路能非荷蓧矣此學者之所誦
而識也自漢聘樊英如待神明至竟無它異故李固以
謂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然厥後益衰士一切趨利

遂往不返夫安得如古作者而言之惟夫行已有耻惡衣惡食而不耻而知違患之當遠也猶足以抶俗壞故范曄因固論而極之曰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有味乎斯言也而吾里鄧君異於是昔魯黔婁先生不干世生無以養死覆以布衾而其妻以謂有餘於富貴嗟夫鄧君其殆庶幾先生之遺風乎君諱御夫字從義濟州鉅野人幼辛苦讀書嘗試太學異等奏為司空平章事呂公所知而性薄榮利方壯則褫舉子服去布裘竝屬犯晨夜身自力作以供祭祀仁鄰里而退甘其菲如食五鼎非農圃入不以易所無亦難矣平居頹然順靜望其貌知有道者與鄉人言老者以慈愛幼者以孝悌屬里工駔以勤儉不欺故人慕交之或就評曲直皆滿意慷慨尚義急難必赴身結茅北郭水濵牛羊鳧雁之所牧集蒲柳翁然下窺如隆谷有石几丹墨作老子注寒暑易節乃一再出吳人項傳見之心服書其石几云昔聞河上公今見濠上

翁姓名字時異道德經解同辭雖俚然實事也又作農歷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與凡種藝養生備荒之事較齊民要術尤密州守王子韶為上其書朝廷請頒之不報乃棄家入廬山學釋氏説將老焉會得疾其家彊之歸有詩三百篇皆蕭散方外言也無幾何卒大觀元年正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子二人長曰洵次適鄉貢進士程延禧將以二月初九日葬於鉅野縣宋善村龜山之原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高處約次適右侍禁張寬

雞肋集卷六十四

墓誌銘

宋 晁補之 撰

資政殿學士李公墓銘

惟天生才於世之平氣蒸為祥卿雲景星降而在人中和炳明仁宗大德好生如天天為哀哀生才與賢如泉不盡遺其後昆逮於英宗旁招洽聞公於是時海運鵬騫神宗稽古出百王上上以文求公以儒往國有詰令公口出之國有政事公手裁之公豈能然曰上所知至於哲宗亦再用公惟天子聖我祖考同三朝是毗歷三省閫小心長慮白首一節不流於信不躓於疑皇建其極五福是施惟君舟之桑是胡越又何濟之惟公其楫開是大同至於式序天子萬年公有令譽

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三月甲戌右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晁公卒卜紹聖三年正月丙申吉葬于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諸孤聚而言曰我君樂善好義而畏人知詩固有之曰相在爾室上不愧於屋漏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圖我君之言行雖州閭懼莫之盡惟垣屋漏其不可欺諸孤尚識之迺相與諉公之壻承議郎知開封府祥符縣事王仲博叙次世家爵里行事而以告其族孫補之使銘曰凡親者亦不可欺也補之涕泣言曰以屬卑且不肖則何敢謂宜抑毋使公之事隆於地則誄且稱諱亦不得辭也公諱仲熙字子政其先澶州清豐人後徙開封祥符贈太師中書令諱某曾王父也贈太師中書令諱某王父也贈金紫光禄大夫諱某父也光禄諡文元諱某王父也贈金紫光禄大夫諱某而公南安出娶趙氏南安郡夫人繼趙氏南陽郡夫人文元公以儒宗耆老令德事真宗為翰林學士賞延也文元公以儒宗耆老令德事真宗為翰林學士賞延其孫初授公將作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監單州酒即以才稱故宰相王公珪為三司判官器薦之再監鄧州

酒歷評事光禄大理丞撤酤區複牆鈎撿出入摘其積年奸蠹皆不得隱課乃大登應賞不自言且當為縣矣而以南陽夫人隨季宦河間復監瀛州倉便養歲得圭田粟數百斛以分其同列之無者又監泗州稅淮溢浸城且壞守以下皆棄城捍淮公力居多以勞選通判憲州州近塞守武臣喜爭公獨與歡而於事未始屈凡金穀犴獄纖悉疑似皆陰為辨而守不知也徙通判鄭州復州皆有聲歷太子右贊善大夫國子博士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監店宅務左藏庫遷虞部比部郎中知均州改朝散朝請大夫民有偽稱官者自云給事公府齎供武當山飯僧所過遨餽犒初謁見公公即知其欺語吏隨至館捕之得偽御寶文書以抵法遠近皆驚判南京國子監遷右朝議大夫管句鴻慶宮監東嶽南嶽廟皆寓灘陽凡十餘年杜門蕭散幅巾燕坐樵蘇不入而幾微未嘗見於色故人親戚過者為公歎息而公意不在是怡然自得若顧南山言爽氣者聞之莊周稱北郭

疑之諗之蓁之橚之未仕曾孫一人曰公紹公少孤事南陽以孝聞篤愛其弟有人所難能者為人忠信平夷寬裕不矜伐趨事靜以敏自奉養儉薄而遇人之急至解衣賙之恐不足其罷均州尚彊即求散局不以家空竭為慮尤不喜權其樂彼與此同而自謂得於此者多也昔文元公嘗言吾自幼及老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傾人售進其晚節著書垂訓多慎刑戒殺之意而公性中和敬人而愛物蓋近文元之風自南陽歿凡三十

年其院無期喪康寧令終人以為積善之報云銘曰

道不可知而恬愉者常近之不偽者幾得之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鷗舞不下肺肝已見若此者其生世役役沒世有餘患嗚呼公乎厚性近仁誠應乎真生無累於明其安者身沒無責於幽其安者神粤天所以爵人者不惟其貴惟其德視後之人

銘

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事楊公墓誌

公楊氏諱景芬字祖德河南府洛陽人也其系蓋出漢太尉震而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慶者生子偕少知名學士其弟任幼而樂誼不及仕以卒生子恂為奉寧節度推官贈通議大夫退儉不矜伐兩世宜大矣皆以不期人知人亦莫知之以鍾其慶於後而生公公端靜而開警內剛而外和敏於從政善與人交薰然忠厚君子也少治春秋未嘗與人言遇事發其論議亹亹不可窮以侍讀任為試校書郎調定陶主簿曹州司理真符令改大理丞七遷至朝奉大夫勳上輕車都尉服三品嘗知永城縣事知化州事通判亳定二州擢石塘催綱都水句當公事提舉淮南折納河北東路常平京東保馬保甲皆有能聲化州竝海亾城郭歲賦竹葦為藩颶風至飄卷為虛居者不安民疲于賦且土疏不可城公奏乞庫錢百萬陶甓城之歲以無患海旁諸州皆圖去為式宣徽馮公京守亳事無大小皆諉公公為一二裁處而陰推其意於守若不自已出者馮公心善之定守多重臣尚威通判視簿書無可否公曰州事吾職也豈出位者有害於理戾於法者爭之帥憲肅韓公絳亦深知公其領淮南折納諸路皆有使及還爭求對冀得遷公曰事隸有司且復命矣尚求對何為獨不求對河北前常平官庸人驁功文檄山委州縣不能應則被譴去公至公然朝廷益知之會得疾卒元祐二年正月十一日也

享年六十一以元祐七年某月某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平洛鄉張封村從通議公之兆夫人張氏某縣君子規雲安軍司理夫郊社齋郎二女長適進士孟安幼未行公事後母以孝聞廩入不私楊氏之吉凶禮事皆資焉尤為太師文公司空呂公所知補之聞之孔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天下之求於聖人之言者過而期於士者薄曰仁必伯夷必顏淵故後世之為仁者微孔子不云乎苟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夫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孔子與其無不足則自斯而往曰是可與為士矣可與任重而道遠矣何不可哉楊公始於事親而親安之以施其族人而稱慈行已則人愛其政之在民者民不忘也其庶乎所謂求仁莫近者非邪補之先君公問與公善初補之教授北京國子監貧無以葬先君公問之不能身相事尚忍銘公然以謂其故舊銘之耶則非公之故舊有信之者矣銘曰

德藏于中故人不知人不知者天知之天實知之其後昌有時

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君陳氏諱知和字德時按其譜博州人也六世祖翔唐末從事成都府王建有異志翔屢沮之廢居閬州之西水孟昶以蜀歸曾祖諱省華始來自蜀為祥符人仕本朝為左諫議大夫有能聲贈太師尚書令魯中書令秦國公秦公生三子皆以儒學擢高第位將相有勳勞於國樞密使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魯中書令英國公謚文忠諱師古光祿生君光尚書都官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師孟光祿生君光祿前夫人賈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國縣太君賀氏出也光祿當任子以與其族人而君從祖太尉康肅公方觀察宿州任君右班殿直及長知書歎曰吾家世如是吾父教我以學何如而吾可用此

進耶乃上書願易所得官從左遷仁宗嘉其意且以其文忠後從之初調河陽節度推官事四守梁適李淑張觀蘇紳皆當時顯人其趣操不必同而君介然若一四人者皆賢之再調寧國軍節度推官甯卒誘耕民剽里中卒殺人民從旁止之傷而免守欲并論民死君爭之力守怒而入君立廡下不去守悟為讞諸朝民果不死遭安福憂免喪擢衛尉丞知硤石縣事縣當陜衝卒苦於役作偽印帖隱民間前令比獲以邀賞君一日執六人且當度關法應死既不忍以邀賞見其厓然誠苦於役者為移文所從來無他過取偽印帖焚之還其役戍兵道縣中羣博犯法邏者執於庭數百人譟縣門且奪之吏趨閉門君徐出坐堂上命開門衆莫敢入因陽叱邏者解縱之既行密疏其名河南府皆正其罪改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事未行遭寧國憂免喪遷大理丞知緱氏縣事英宗即位遷右贊善大夫昭陵採石聚兵緱氏城中萬人倉無儲粟而輸者未至君度不可竢報乃

下令借富人停粟約與之息匿者沒官令出而辨比輸者至則兵仰食縣者十五日矣事已旁縣吏皆遷而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遷殿中丞又遷國子博士通判果州事神宗即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賜五品服還朝用薦監左藏庫不就通判趙州事遷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察訪河北奏君偕行朝廷方議省郡縣寬力役吏希旨爭言可省而乾寧保定順安三軍在議中俾君往視還言沿邊城犬牙相制以利守禦而便轉輸此祖宗深意不可改朝廷然之為不廢三軍中人程昉建言徙漳河治州使者以君權知洺州董其事漳河役大昉欺朝廷以易集務減人徒人徒以故怨之百餘人燒民廬為暴君盡捕得誅其始謀者八人事且畢會新守至君還趙州昉以君為暴其短乃歸功新守而君亦不辯也丞相王公安石雅知君可用使人諭君歙故難治而朝廷方行法欲以倚君君不得辭擢知歙州事遷駕部員外郎自以不能當執政意至則求閒局差管句嵩山崇福宮民

上書願留者以千數房州地僻守屢以贓敗又擢知房州事郡阻山城西有谿所從來高望之洶洶在城上舊有堤圮不治餘三十年君議增築不欲調民乃以術招竄卒廩之益以州兵凡用工萬高其舊丈二尺而廣如之人初以為煩會明年谿大漲得隄而定人乃服君奏課京西第一遷虞部郎中擢知泗州事郡當水衝屬霖潦君度淮汳洙泗滿必大下因預為守城備水至浸城且壞吏倉猝不知所為而君規畫素定語吏如此如此城既無虞而民賴以活萬計璽詔奬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事改朝奉大夫番禺南粵都會守俸月七萬守方對詔獄君攝州事竟八月當得錢六十萬君不取曰我豈緣人不幸而自裕耶宴賓客為徹樂其忠厚如此遷朝散大夫盜起梅州去治所更四郡君以為道驛而往恐後乃自南雄州絕山倍道崎嶇茆竹間蒙霧得疾幾殆後良愈因求上印紱時方六十一上即位遷朝請大夫賜三品服勳上柱國為人清慎退約不干權貴善與人交自以無怨惡於人明白立斷所至民愛之善楷隸喜為詩既謝事作燕譽堂於第之西北隅葢以訓辭名之日從賓客飲酒談笑其間以疾卒壽六十四元祐二年五月丁巳也夫人鄭氏安居縣君男曰适寧鄉縣尉逾鄭州司户適臨河主簿女長適朝散郎潘行次適通直郎王鎮次適道州錄事楚沖次適宣德郎周昕幼在室孫男女七人諸孤以君卒之明年七月壬申葬于河南府密縣義臺鄉之武泰岡來求銘銘曰

仕可以藉其世而公不賴之進可以遇合而公不競之時未可以去也而公去之事取其先得取其後名處其薄功處其厚造物者報其天不報其人其人不亡在其後子孫

朝散大夫提舉河北糴便糧種草高公墓誌銘

君高氏諱旦字子明其先真定府元氏人有諱化者事昭陵為武安軍節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謚恭壯始自元氏徙家祥符贈其父珪左領軍衛上將軍恭壯

生莊宅副使惟慶莊宅生君以君贈左武衛上將軍而
君亦幼用恭壯蔭為左侍禁世將家喜兵而君不樂以
武名自力讀書為文辭遂以皇祐五年及進士第擢太
常寺奉禮郎未幾以親憂去免喪知新鄭縣事竝鄆有
潴水歲比溺人人以為神祠之君塞焉人以不惑而其
患除簽書奉寧軍判官事盜殘人以毋篤疾應減死守
宋公祁議不貸君曰法如是不可重宋公悟乃止縣此
知君累遷光祿寺丞著作佐郎知臨城縣事臨城人不
知學為興庠序教以學來者常百數縣大治至比歲無
死罪囚年飢勸鄉豪貸貧人粟約秋償之人相率赴令
累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簽書荊南判官事又遷尚書屯
田員外郎熙寧中舊臣有薦其才者會復將作監執政
議擇丞上曰高旦可既不出執政意而君論事不能阿
同列旋以謗去通判保定軍事雄州戍兵過保定邀中
使求請銀錢至閉門不得行君往執其為首者喻使去
事聞安撫使檄治之君為言衆不可驚卒論為首者而
止通判保州事遷都官員外郎元豐中以階易官改朝
散郎擢提舉河北常平事初君在荊南嘗論役法非是
不報至是復譔成德軍役法上之又不報然朝廷卒改
役法累遷朝散大夫還朝擢提舉河北糴便糧草未行
以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感疾卒壽五十七為人孝弟
恭寬敏於技能殆其天性得之工為室成指其翼曰是
却三寸引繩度之不差人服其精尤長於吏事數上書
治平間言契丹所以固吾盟者利幽薊耳願姑無求遽
功以竢之又言河北屯田議者欲一切募民耕出租不
如倣古以卒耕歲入厚且及其暇時教以戰其計皆深
遠為今太師文公丞相司馬公所知未及用而君亡矣
娶馮氏仙源縣君繼楊氏仙居縣君繼文氏福昌縣君
今夫人壽安縣君王氏治內有儀法五男子省華卒道
華茂華沖華禮華皆未仕三女子長歸蔡州錄事參軍張
紱餘在室諸孤以君卒之年九月癸酉葬君開封府開
封縣大邊村之原補之先君於君為同年進士而王夫

人鬼出也以是求銘銘曰

高奮北方維恭壯虎臣乃及大夫以其文發身而世其昌粤有功在人自昔恭壯卜滚都之南曰考降無有近悔尚爾世不忘視樅柏之美

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石君墓誌銘

君石氏諱輅字君棄濮州范縣人也曾祖諱温祖諱文舉皆不仕考諱崧益州司理參軍贈工部侍郎工部以明經入官而好文自君幼學則諄諄語之曰汝當以文顯即大感發晝夜誦讀貧無燭至梯屋就月視書無幾何則以詞藝中進士乙科調青州推官改知萊陽縣事縣負海民習為姦利君治明恕賊民多改或遁去康定中夏英公經略西邊奏掌永興書記管句機宜文字方元昊叛君時獻策畫多見聽用再從辟涇州渭州用特知光化軍復領輦運移梓州路運判改提點兩浙路刑獄事疾病分司西京熙寧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二自佐著作九遷為太常少卿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爵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孟氏長壽縣君四男

軍盡沒或走入塞者猶道懷敏臨死而悔曰坐以書生待石君至此君既從軍母老與諸子安土不肯行欲解官歸帥惜其才使部尉氏還戍因督送軍衣京東問從范縣過問母或欲以事疵帥者摘其違法坐責監長葛酒稅稍徙知崑山縣事簽書陳州判官通判綿州邛州事會嘉祐間朝廷以諸路計不入詔三司薦可任吏君在書中擢廣濟河輦運廣濟輸尤不計數十年或置或罷君究知其弊奏更法數事軍大將有罪不敢決三司得專治自君始明年東州之粟至京師者百萬石擢知真州又改虔州韓魏公聞其名召至中書與議鹽事以便宜措置虔十邑綿地千里民狡善訟文案如山守董不能省君治不煩而威甚行三獄為空以疾求北歸知光化軍復領輦運移梓州路運判改提點兩浙路刑獄事疾病分司西京熙寧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二自佐著作九遷為太常少卿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爵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孟氏長壽縣君四男

子伯宗古內黃尉仲宣通直郎季宗彭皆前卒而叔宗壽揚州錄事參軍廉平而文能裕其蠱者也君少孤事兄悌遇族人恩嘗請于朝願納兩官授兄一致仕官不行乃以任子恩任兄之孫宗壽卜以元祐八年十月十七日葬君河南府澠池縣大塢鄉鳳皇山之原屬補之銘銘曰

親教以學雖淺以聞推此而往可與事親君任以事雖輕以成推此而往可與事君小試必立豈大不能壽貴不稱短窮亦福寧此有餘而彼不足惟此有餘小人無知惟彼不足聖賢有之

文安郡君陳氏墓誌銘

大中大夫權判北京留司御史臺韓公璹之夫人陳氏泉州晉江縣人三司戶部副使尚書兵部員外郎贈兵部尚書諱詁之女夫人幼警惠嘗閱白居易詩一過能誦其兄汝奭異之韓公未冠舉進士有聲尚書曰吾女宜歸斯人乃妻韓公丞相申國呂公當朝夫人母家隆盛歲時集會內外命婦十數環坐綺紈曄然夫人以儒者妻在末座衣無繢繡語言容止不矜慕一座皆聳舅苦風痺侍疾憂見於色居舅喪盡禮焉韓公以材遇主任寖顯再封夫人潁川仁壽二縣君閨門雍穆福祿美矣而不幸感疾卒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也享年五十有六初夫人未笄嘗事僧伽像嘗病劇像見夢曰無苦既而遂瘳晚尤燕靜將沒無戚容曰生必有終也韓公後貴為右諫議大夫追封夫人潁川郡君又追封文安郡君以元豐六年八月甲申葬于衛州汲縣招賢鄉之原七男子祇祖奉議郎祇師宣德郎祇嚴瀛州推官祇德奉議郎祇勤鎮東郡推官祇言祇諫承務郎皆有才技諸孫男女三十七人盛矣補之少貧賤韓公辱知之又與夫人諸子游屬補之銘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少成十歲鰥鰥見異其兄匪惟其兄父曰實難卜所宜嬪乃從于韓于韓斯令勇曰孝我夫曰匪予妻助我燕及其子以惠宗人曰夫人慈于我有

恩凡民有生莫愛惟死死能不憂男子之美我為此詩
質于幽宮惡乎大之有昭管彤

安康郡君龐氏墓誌銘

國子博士彭城陳侯之夫人安康郡君龐氏紹聖二年
三月壬戌卒年七十有七將以其秋七月丁酉祔于彭
城白鶴之呂栅博士之兆其子江州彭澤令師道以書
來曰師道不幸先君之喪也高郵秦觀嘗銘矣不克葬
今舉夫人以祔惟子實銘吾母補之曰唯龐氏單州成
武人故丞相贈司空無侍中潁國莊敏公籍忠厚有謀
功在王室夫人考也妣邊氏秀國夫人初潁公從其考
魏公格官于彭城魏公始見夫人之舅三司鹽鐵副使
贈工部侍郎洎而賢之語潁公必與厚故夫人歸于博
士陳氏故儒者有家法夫人宜之始封南安縣君徙封
郡皆潁公恩也三子二女皆令孝師黯光山令師仲河
中府司錄師道其季也淑嫁張舜民媛嫁章珙皆先卒
舜民今以直祕閣為陝西轉運使而師道好古自修而
有文恥以其技干時將老焉鄉人推之士嘗與游者扳
而出之其在位有力者以其行聞於天子而官之乃以
亳州司户參軍教授其州又教授潁州既迎夫人還自
潁已疾病夜次東阿步星墮其旁賈人舟上如丹如熛
出亡下尾無幾何而夫人沒且瞑西向卧諷彌陁不絕
口亦異矣為人慈儉所知甚遠蔡女子以不嫁稱師聚
徒傳一世以為僊自大人顯族爭奔向之夫人獨不然
曰道貴清淨反此禍也後于卒敗博士推貲以業羣弟
夫人安之不以累其夫既從其子仕州縣御菲而甘不
以累其子人皆曰生貧賤若是固易以大家子為此而
泰可哉銘曰

嘗儉而為奢一飽已多由豐而得約則難以樂居難而
裕惟龐公有女惟陳侯有婦士不其爾或養以移志我
銘夫人以媿世之士

錢唐縣君葉氏墓誌銘

元祐元年夏六月戊子補之從父朝散郎太僕寺丞以

母夫人壽安縣太君公孫氏喪去職將以其遠日歸柩魚山祔舒州府君之兆問卜于史史曰天德在日辰加大明七月乙酉葬不觸禁無有後艱先是太僕之夫人葉氏以元豐三年七月壬戌卒太僕泣語補之曰昔我不天先君棄諸孤諸孤尚幼所與朝夕事吾母吾母安之不知有貧賤憂者實葉夫人予助將并舉其喪于魚山諸父咸曰宜爾銘補之尚安得辭葉氏江南大姓自縉雲徙錢唐有諱曖者舉進士得桂州司法參軍以卒贈光禄卿二子昌言昌齡同年進士皆以朝奉大夫老于家夫人父兄也光禄沒時夫人未笄事母萬年縣太君宋氏能致其孝而於二兄順資慧淑纂組音樂凡女子之事無不工年二十二來嬪太僕太僕少有高材篤學不遑暇家事夫人躬儉菲以養少有則以奉宗黨賓客故太僕得一意於業遂中甲科成令名壽安蚤多疾夫人侍側不以勞苦懈至已有疾不欲以憂壽安起居笑語如平時竟以沒得年四十有七追封錢唐縣君四

駕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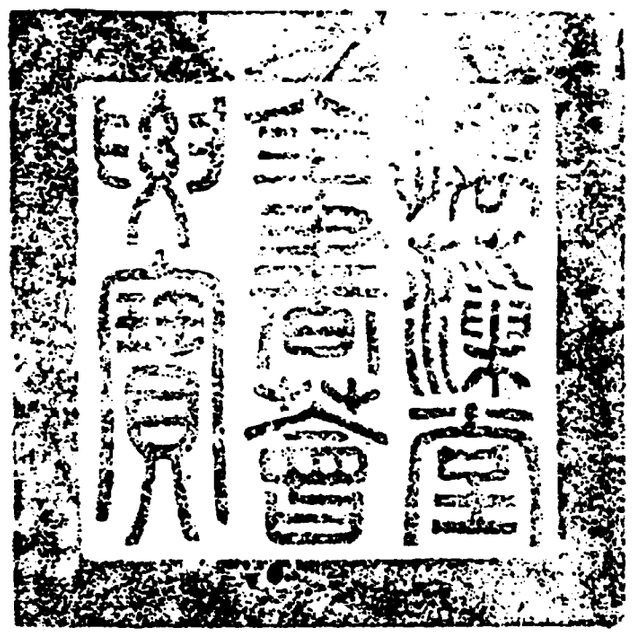
君李氏諱太字用之冀州信都人沈厚尚氣節既冠以通禮中第調鄆州司法參軍開封縣尉王畿賦省民惰不力穡急則椎埋為姦利君行野必喻民本業知盜所舍止發輒得遂以知名徙洋州錄事參軍服喪不赴再調澤州推官太師潞公為轉運使亟稱其能州獲盜十餘人獄具且論死矣君摘案謂守曰此為首應死此應減守執之力君以狀議其不可會潞公至視之驚曰微

推官民死無訴矣吾知人不繆也守亦竟從君議時元昊擾邊轉輸深入多覆通判懦不肯行君請代之綏御甚恩人急而不離亦不遇寇守與使者爭薦之改大理寺丞知冤朐縣事就差知滕州遷太子中書滕夷猺吏北人不相通訟或十年不決君因其俗為條理民大悅不欲其去遷國子博士知雷澤縣事雷澤歲苦水田不入君教民作堤乃屢登民于今賴之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兗州又簽書永康軍判官遷比部知軍悍不卹事成兵以糧惡譟營中欲為亂君聞遽馳入諭其長曰倉儲惡非知軍一人罪也速往自陳尚可免不者當殺我而後起事衆皆伏泣曰某誤我某誤我因得其倡者氏名執送知軍斬之遷駕部潞公當國記其澤州時事差催發諸道錢帛又差監在京麴院且用之會疾卒嘉祐六年六月二十有六日也為人質厚不苟合既仕盡推其田園資用以與兄弟族人人稱其長者焉娶劉氏封某縣君二子布罕罕舉進士中第左宣德郎知某縣

事四孫宜進士中第恩州司戶參軍丕亘至皆學問自立罕以君嘗官于兗而樂之兗人又思君不忘既卜居矣乃奉君之蘧以紹聖元年某月日葬于仙源縣大庭鄉壇山之陰而以左朝奉郎太祝蔡君申之狀來乞銘罕宜補之塲屋舊銘曰

仕豈不遇名既以聞世豈不昌視于若孫生樂其土死藏其原使過者泫然而語曰此故吾愛人之李君嗚呼雖亡不其存

雞肋集卷六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曹錫齡
謄錄監生臣楊師曾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二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墓誌銘

晁夫人墓誌銘

前達州司理參軍葉君助將葬其夫人晁氏于蘇州吳縣之靈巖鄉寶華山北元祐八年某月甲子吉以書屬夫人之弟補之為銘補之泣曰姊為女與婦以德稱以我銘姊懼不信以人銘姊懼不知雖然為可信者而已乃序之曰夫人世家開封後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贈特進吏部尚書諱某之曾孫尚書庫部員外郎諱某之孫而先君之第二女也先君諱某祕書省著作佐郎鼂系出于周景王之子朝朝之字或為鼂朝死葬南陽西鄂縣故西鄂之鼂氏皆自謂子朝後事見裴駰史記而漢御史大夫錯以忠見殺其後因不顯益干有一百餘年至宋而後文元公文莊公父子復以文學政事位朝

廷鼂氏始大宗黨至數百人而夫人端豐婉嬓自少不妄語言作止有常度而中洞徹事至能辨先君曰是女婆靜甚名之曰靜姊若妹則皆以靜字之族人喜咸曰嫁靜必衆為議對也而司理君吳名家子舉進士知名乃歸之時年十有九矣葉大族有家法而夫人沈詳莊儉宜其家雞鳴而起治其婦事無違處其長少親疎間恩稱而禮得竭其力以助孤嫠而分不足退而享其薄以為安司理君豪邁不苟合數舉有司見抑有不遇歎夫人輒酌酒飲之陳義甚高則矍然起曰能如是乎吾可不愧故居十年終不以不合於有司變其業以求合夫人助之也元豐四年從其舅大夫君提舉兩浙常平倉事八月二十六日暴得疾以卒年三十男曰縕舉進士好文自立曰蘩卒女長適左奉議郎通判達州事李駒次卒次幼銘曰

穆氏墓誌銘

葉宗有祉姊不逢其祉姊賢若是我言不可悔以昌其子

故丹陽進士吳君諱磐之夫人穆氏其先洛陽人後徙廣陵曾祖諱彥瑫以閤門祇候採訪兩浙有能聲祖諱琪為鄆州觀察推官父諱之武舉進士皆有學行而夫人少莊靚惠和年二十有一歸于吳君二十有八而吳君沒服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甚飭顧其子敏修始六歲矣藐然弔影或勉以再行夫人輒泣曰自吾父沒吾母惟我一女子尚能老今置是兒何地且烏用為吾母女自爾屏不與姻黨接日夜誦佛書躬箴縷以杜外事而吳氏尚饒於資敏修之諸父求異籍夫人愀然不能止既教敏修惟諸父所與乃取鄉人異之間覽書傳至陰陽數術無不摠益訓敏修于學敏修遂以好文修潔稱四方之游士豪傑至者必見焉夫人常躬視食飲舍館以厚其子使與客處切磋成名於是鄉人亦以夫人為賢其母丁氏寡且老猶寓廣陵夫人懷思不怠因歎曰生女不生男昔人以為恨顧我與子處足自為矣乃迎

丁氏舍吳氏旹甘定省無違迄十有一年恭謹如一而丁氏以壽終又禮葬廣陵而夫人號慕成疾歲餘亦不起紹聖二年四月甲子也享年若干敏修以其十二月甲子葬于丹徒縣崇德鄉官唐之原從其夫之兆屬補之銘敏修字彦達舊相與游後補之佐淮南會翰林沈公存中來與彦達俱益熟其為人彦達學問不苟循世好為文詞甚工與人交終始不失義知夫人之後方與也孫六人男曰某曰某女曰某曰某皆茂慧銘曰

穆之嫠無子有女如有子養葬祭以禮穆氏播其美其嬪于吳氏吳氏復無祉嫠亦不失義以訓子于理吳氏且復起嗚呼賢矣

進士李公裕墓誌銘

進士李君公裕字好問濟州金鄉人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定之孫而奉議郎通判潞州事衆之子也幼自立事親孝學問文詞蚤成其意以為富貴功名可以力挽取非命也再舉禮部不中退而發憤益治其業窮日夜不懈家事無鄙辱必身任之曰不以累吾親其自勤苦如此其諄諄以教諸弟不以人言間亦如此已而得疾歐血幾危者數矣其妻晁氏先君之第六女也少淑慎敏於女工吾母尤鍾念嫁七年年三十生二子而夭無幾何其幼子又夭而好問已疾病年三十二亦夭於時吾妹未祥也其親哭之為三日不食其存兒伶俜慕不絶聲鄰里過者為愴淚傷心吾母聞之哀甚語補之曰汝妹不幸其夫又不及祿以夭吾憐其用力無所就其心可悲也汝為作銘豈惟而甥是慰尚以紓吾悲補之曰諾既而奉議君書來如吾母言乃叙好問之志為之詞極其悲使納諸壙中好問卒以元祐四年七月四日葬以某年某月日地則其縣之某鄉從其祖史館君之兆也銘曰

此邦之俎兮雲氣族而憑天此邦之瀠兮瀦為野之瀾謂此邦之人兮胡不變化而嬗幼里兒兮長邑士生于此兮死于此羽成而飛兮忽愴地其不舉無婦以哭夫

兮況欲邮而子四方莫可告語兮非而親戚孰憐爾騏驥也而不以紲絡繡也槃而幽之室視其藏不為碧兮為楸柏之實霜萃兮木萎春風至兮豈無時謂人往兮無返期我不敢慟兮畏而子聞之

通直郎權通判環州事錢君墓誌銘

錢氏臨安人自武肅王鏐有吳越至歸本朝其子孫仕宦常數十百人有諱禹卿字仲謨者天下兵馬大元帥尚書令無中書令秦國忠懿王諱俶之曾孫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贈太尉宣惠公諱惟濟之孫而中大夫諱昱之子也以父任為太廟齋郎調雲安尉徙令繁昌以行法不擾改大理丞擢通判霸州遷通直郎年五十元豐五年三月丁酉卒夫人仁和縣君楊氏悲哀無幾何亦卒二子諒詡女嫁進士石仲堅元祐二年十二月庚寅葬應天府楚丘縣固胡村之原以楊夫人祔其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唐卿來曰吾母君之從祖姑而吾兄君所知也願以數言藏其墓補之曰諾君舉進士博達彊力所居官可道在霸州有告摧場火者衆相傳虜至守陴警備君曰何至是遣捕之果小偷也在環州屬靈武用兵守辟君提舉糧草虜縱抄輸者不繼而君崎嶇獨全霸環西北要害郡朝廷方以此觀君而用之而君死矣補之既悲君不遇而誌之且申其事以為銘曰

杭錢姓武肅顯遭亂離匿負販鑑山石衮龍儼奮八都五王遠世阻江不絕獻宋龍興致其版愛生人流斯善將及相鄉士衍自忠懿胙秦墟子保靜有旄旗粤其孫中大夫世不乏發仲謨令繁昌發迹初佐兩邦政有譽歲丁卯月極涂十二日歸其居何以識原固胡

朝奉大夫常君墓誌銘

元祐元年冬補之守齊太學生商河常璟以書來曰璟宜見未有間也今璟舉首則見歷山行則一日至齊矣其引物連類慨然想見前古之英而悼今世之不及者

補之異焉復書曰足下學問非黃而澤以欺暗獲售者比也幸教之甚厚會明年春補之去瘣不果來又七年累子補之曰禮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今我非大夫舊不可謂知然吾有與人游三十而莫我知吾亦莫之知也而大夫官有聞其子信我於未見我亦未見而信之不可謂不知也銘其可辭常姬姓河內人君諱諤臣字彥輔其系蓋出於唐相國衮五代之亂猶仕不絕有撿校職方員外郎德方者始東徙棣州今為商河人曾祖諱峻安丘縣主簿贈太子中允祖諱仲容不仕考諱億乾寧縣令贈左朝議大夫而妣桃源縣太君劉氏也君幼警悟不羣十二歲失怙恃已能自發憤晝服事兄所不懈夜則取室中書讀之至音句無所從質稍長始能自見是正遂通書禮左氏春秋及出入他書傳甚博嘉祐中朝廷厭詩賦之弊詔置明經科視進士君一上中高等授試校書郎朝城縣尉凡

府遣其校督尉事尉皆禮荅至君不然乃故慢君君杖遣之守奇其能不罪也民劉旻訴盜殺兄令以狀屬君君疑焉問旻安在曰去矣亟追還之嘿慼曰爾賊而兄何盜也旻驚立伏曰不親殺實使牧者白現殺之君曰其然即自往捕而白現已叩頭馬前矣曰何敢逃鞫治伏辜或告井中有死婦人出屍驗之民聚觀籍籍莫知誰何一人持簡立衆後君熟視之色動遽語吏收持簡者其人惶懼自露嘗為其家兇剃髮因誘婦人取貲而殺之衆皆大驚再調汝陰縣主簿用舉者充國子書庫官又權主簿自朝廷新學校有司喜事果於行法有不可君輒持之後起大獄其不及者皆君之持而不果者也改光祿丞知蔣縣事民至終年不見吏過門至當輸租若錢揭而書之縣門皆如期至吏既無所取民民自謂今但輸常歲半也有爭田者君閔其許不問忽回語一吏曰若得何等饋乃教為此吏叩頭不能匿人亦莫測其故蔣古邑城門塹深夏潦溺人君董夫河上歸以其羨

工塞塹為大道毋宿而成民大便之歲旱里婦產魃謠云龍母官迎致舍謹祠之當雨吏白宜如故事君不聽取婦繫庭下責以妖狀曰魃能神三日不雨杖而毋會即日雨歲亦大稔監堋口鎮時天下初行市易吏或禁民私賈賣君獨謹大貸新蘇魚鳥聽民賈息入亦羨又歲課茶息數萬緡前此文書多算不得休君從容至午則閉局去放意山水以為常而課亦登堋口瀕江歲暴漲壞民廬君募工為石岸三里居民以安通判成都府成都去京師遠守貴官體大吏相習不知有監司至參佐取充位事無復可否君奉法不撓革其因循威甚行通判登州前守尚氣喜事君數裁抑之事以適平後守一切委事于君君謝不能而陰贊之政亦不弛知均州事均僻佐守喜以無事自處弊日積君首按流吏一人有大吏喬老舞文罪莫得畏君明摧斂不敢踵故然竟不自安一日丐去為浮屠州大稱治徙德州又知博州博有河患薦飢君勞來甚恩圄數空方議決積水繕

城壁為長利無幾何卒元符三年秋八月癸亥也年六十有五自光禄丞易宣義郎七遷為朝奉大夫勳騎都尉服五品娶李氏封金堂縣君男珏璩琉璹前卒璩仲琥季也璩再應得任子恩以與琥及弟之子希閔今皆郊社齋郎女歸左侍禁俞渙璩等卜以建中靖國元年秋九月庚申葬君于商河縣龍興鄉之原以金堂祔君為人剛潔樂善嫉惡出於天性然其歸忠厚嘗讀尚書張乖崖公談錄抵卷曰是皆吾所力能者吾不用耳遇人貴賤殊絶無低昂親疎意然未嘗一言求於人元祐中丞相劉公摯左丞梁公燾皆嘗遣人致君且用之君聞命輒避去後哲宗名對便殿曰卿何從識許將黄履君方知為二公所薦也徐進曰臣老不足為陛下用矣因罷去其為詩頌書記銘序一百三十篇好佛學晚益幻視世間為文字如其説千言立成無留礙其心不亂有舍利出柩上下光明異甚然嘗聞之佛但以無心通達一切法其神變末也其言曰若作聖解則受羣邪為

夫莫知而議者故略云銘曰

天下蚩蚩皆以事為師事求有功則以智出奇中民榮之去其本絶馳反而觀內夫世安足為捨所為事以學道必至寸功不施而無名之累一朝之息可以宅萬世是故德人以所過為蛻猗歟大夫庶其是

通直郎充德清軍使蕪知澶州清豐縣事魏君墓誌銘

余頃為澶州司户忝軍以事至德清過軍使魏君相與語甚歡飲輒醉不能起方午吏抱牘趍廡閉户去庭中虛無人風至葉翻然墮有鳥集其庭旁睨其几案文字秩秩私太息以為能後予教授北京國子監去德清不遠書數至余知其於余厚也居無何君感疾卒其孤深狀君之行事來告曰將葬無以銘為之出涕叙其語歸之

擊壤鄉之原銘曰

十五入官五十而死能乎如彼施如此墓門有石慰其子

四會縣尉劉君墓誌銘

官擢大理丞知武強縣遷太子中舍充德清軍使蕪知清豐縣改通直郎葢初以階易官也其佐壽春能察盜盜不敢肆得盜當賞不自列人以為廉其在廣安門卒殺犯關者或當之死獨爭宜不死比聞于朝果不死人以為平於清池離石如壽春於恩州如廣安而滋有聲嘗忤使者意使者督過之君不屈迺更知君人以為直其在武強德清號難治獨從容不迫其治長於發姦而愛平民故民樂之當路者以為才數言於上且顯矣而君卒元豐五年十二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其為人短小鳶肩面黧黑目視有光眉間骨隱起異於人喜賓客稍有則以買田賙族人娶劉氏平原縣君七男子泳洙滨四蚤卒滨以君卒之明年八月壬申葬于安德縣擊壤鄉之原銘曰

十五入官五十而死能乎如彼施如此墓門有石慰其

君劉氏諱師愈字道甫其先保塞人後徙雍丘曾祖諱審奇太祖創業之初嘗倚以事奏為汜水關令未及用而卒贈右千牛衛大將軍祖諱文質內園使連州刺史佐曹瑋有邊功考諱渭尚書比部員外郎妣趙氏天水縣君而金華縣君晁氏繼母也君幼爽悟翰林學士李淑稱愛之嘗舉進士不中用伯父尚書叡公渙恩補試將作監主簿初調某縣尉民劉豬兒凶悍數犯法以氣蓋其里人君攝邑事名豬兒數以罪杖之戒曰復見我不汝容于里豬兒卒改行為良民再調醴陵縣尉民嘗以牛訴於君君曰汝何以識牛民曰以門鑰烙其角君曰吾知之矣第去勿復語無幾何捕殺牛者烙處信是衆皆服又調增城縣尉民葉氏兄弟出販兄獨歸而弟為人殺賊不得君疑之名語其弟妻曰汝夫於家宜有負妻曰夫何負顧家饒財且伯氏出時攜鍤往何用也君默然遽索兄屋間得其鍤血猶在卒致之於法又調廣州右司理參軍經略使與轉運使爭私忿數牽制州

獄君務平反兩人者亦不能害後廣州竟起制獄帥與使者皆得罪官吏相連逮譴去而君獨不與復調四會縣尉無主簿民妖言有神曰何巡撿能禍福人所至輒具幡蓋威儀迎導之或為出錢米委積君遇于途捕主者送縣取其仗焚之妖乃息君官于南久晁夫人在北未嘗忘思忽慨然語曰吾家世如是而吾老不遇侶蟲蚘於此不得從母夫人養吾愧焉無幾何以疾卒壽五十六娶錢氏三子長寂業進士餘二人天女六人皆天晁夫人聞而傷之會寂自端州以書抵夫人求補之為銘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之原夫人於補之為王姑義不得辭銘曰

家朔漠兮以武名死一尉兮海之濱謂我非南人兮兒輿聲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從先人

奉議郎高君墓誌銘

君高氏諱元常字復明其先齊太公之後食采于高其出渤海漁陽遼東河南廣陵者為望姓而君世家符離

符離葢廣陵高也曾祖諱士宗尚書屯田員外郎贈禮部尚書祖諱覿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金紫光禄大夫考諱秉右朝議大夫朝議前夫人晁氏真寧縣君後夫人薛氏仙居縣君而君真寧出也給事公以進士通貴而符離之高始大君幼開敏用給事恩為試將作監主簿十歲能自力於學嘗病嬉戲廢業至維其帶於座食至乃起方時外家晁文莊公隆盛篤愛無不至然幼而不驕君年十四遭母夫人喪哀戚有加初調滑州司户用舉者改京兆府司理監滄州都作院守李復圭豪舉後視其屬獨以詩知君遂見客游樂必與俱徙嘉興丞事則求持檄出旁郡訟牒如山君暫領其事一朝剖遣立盡先是佃户斬輸主租訟由此多君揭而書之曰田人田嗇其入杖且奪田民競往償訟於是衆華亭户欺詐田已穫而撥其荄引水沒之歲比許蠲更不能察除租多上又譴之至君行田為十等號衆相驗欺者輒得民不能欺守吳安世黷貨私諉令市

竹君語令毋受令阿安世飲其欲安世後繫獄令欲告之君曰前戒君毋受而告之可愧今狼狽卒自露遷忠武節度推官知泰州錄事轉運使陳倩與監如皋酒侍禁方睿者仇也入境即以疑似逮務胥屬君訊鞫必欲造睿事莫脱者君明睿無它倩怒欲劾君不能也改宣德郎知鄞縣事以親老不行求監呂梁鎮酒娱意文史轉運使侯利建見而歎曰君非居此者也轉通直郎知山陽縣事縣當江淮道吏窘將迎隳事而君優游辦治過者亦皆滿意旦坐堂民肩摩入常前其座迫庭呼民一二開喻或戒敕俄頃皆去民各自以為得盡邑子李南夫與其兄鬩兄告欲害已然但犯之也君曰南夫誠可論使人曰弟緣爾訴得刑爾亦辱矣其兄感悟丐不問因為薄罰而南夫後亦自悔人有以過笞其子婦婦雉經死者其兄訴殺之驗者三輩未白守彊君往君即呼畫吏自隨入殊不能知至則語史圖俯仰左右四人狀其傷無遺皆非所以死者訟乃已支家渠可通以漕

鹽轉運使黃隱初獻言濬之隱愛公家費欲姑調楚海及高郵九縣夫且促其期君曰凡土工人日竭力為方且深丈不可加也頃龜山為渠六十里調十七縣夫而足今以里計支家如龜山且塗泥甚起夫少則為日長是重費也衆然其言會隱去呂溫卿為使因求民私出錢募夫事欲害隱屢語君君不應溫卿怒欲并中之已而代去不獲竟在山陽三年獄為七空轉奉議郎服五品勳武騎尉又差監泗州糧科院復以親疾不行元符二年三月庚辰卒于家享年五十八夫人向氏繼掌氏皆名族女淑慎男渾洞澈淪汭皆舉進士彊學女長適進士張知剛次未行君為人和厚潔廉好書不倦為文尚理然所得多用以為詩至其精于吏道有人不能及者性孝謹侍朝議藥經時不解衣既喪過毀因得疾不起可哀也已渾等即其年六月癸巳葬君於宿州之蘄縣蘄城鄉世墓之次以二夫人祔而湍狀君之行事來曰吾子我君外黨知我君盡敢乞銘銘曰

童子而厲已壯所就如此使白首可知已一官而盡已居所施如此使為大可知已抑雲者為雨或族而不雨風實引去抑復明所遇吾不知其故豈非命耶

右朝議大夫梁公墓誌銘

紹聖二年西鄙進築諸城而潼關控陝衝難守臣詔曰右朝議大夫梁彥通可迺以公知華州事屬歲不登米斗錢五百公至括廩粟得數十萬斛平賈踰半開門坐府躬視糴糴者踵入老幼癃寡皆得食所活以萬計民

頌其惠事聞朝廷詔使者閱實使者奏如民言即台對將顯用而疾不果對迺以知兗州事無幾何卒其孤以補之家世舊來請銘迺序之曰公梁氏諱彥通字貫之鄆州須城人天平軍節度判官諱文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曾祖考也妣某氏韓國太夫人翰林學士諱顗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周國公祖考也妣任氏越國太夫人自儀同三司陳國公諡莊肅考也妣

翰林與其世父固有文真宗時舉進士皆第一而莊肅公相仁宗稱忠厚梁氏閥閱冠於山東而公幼警異無綺紈好力學博古尤長於毛鄭詩從丞相蔭為秘書省正字遷太常寺太祝嘗舉進士五不中益自勵將舉方正會罷制策猶慨然以隧其世科為恨丞相經略秦州奏書寫機宜文字逮帥雍帥并皆奏以自隨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在太原時中人蘇安靜為鈐轄不法頗陰厚公公察而疏之會丞相徙三城而使者發安靜事尚疑公與交通求索無秋毫迺更知公丞相當國公每入侍未嘗以一言干朝廷事間有所論奏以屬公亦絶口不言謹敬無過丞相甚器之自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又遷殿中丞皆以英宗神宗登極恩序進服五品勲上騎都尉矣丞相歸印紱卧文復丐公簽書天平軍節度判官遷國子博士丞相薨執喪盡禮既除不忍去墳墓守卹公亢憐之再辟知須城縣事移簽書昭德軍節度判官民吳氏異籍久忽詣府言求兄弟復同居守郭公達難之公曰民而知義可旌已迺如其請吳氏畫其像祠之涉縣胥犯法應徒而以自首當減從杖州僚布使者肓議不減守亦疑焉公獨爭甚力竟以減論人服其公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澶州事詔塞曹村決河聚兵夫十萬務日百出就委公剸決河上分郡事什七遷比部員外郎初澶魏定置三倉廣糴備邊至是朝廷又委公計置力為多丁越國憂哀毀垂絶族人索棺食具意公從丞相久多珠玉發笥蕭然人服其清還朝改朝散郎熙河用師吏相繼以不才免選通判永興軍事始至大軍已趨靈武諸郡皆督夫負糧從軍且受數矣使者陰諭指夫增負若干人莫敢言公獨曰計已受數恐不滿又重之是必壯者逃弱者踣即詣軍中言之初猶不從爭久乃定夫賴以還者衆鄜州支使石蒼舒冒取俸給積數千緡使者屬公治蒼舒雅為當路信猶簧鼓自辯解使者反疑焉公不為搖竟坐贓去自是寖益有聲上即位由朝請郎遷朝奉大夫復以才選

為神宗山陵專句司自塞決河督軍饟有功逮此三應賞格各減課二暮擢知沂州事遷朝散大夫移知洺州事洺近漳城庫下前此泛決壞城死者相藉守以罪去累年矣而水備仍不修歲秋霪潦民相恐欲潰去公出午橋躬飭備諭民姑安堵水至守以身當之敢惑衆規利者斬既而大漲公登高望水北溢則病郛郭南激則害田疇公曰當先其急者即開王家灣走水南陂城用無患遷朝請大夫加上柱國服三品又移知邢州事河北荐飢詔御史巡撫至洺州民擁其馬言守不恤民困願得前守活民御史問前守為誰曰邢州梁公也御史因遣洺人皆就食邢見公猶涕泣再拜富人感公義不閉糴粟出日倍流徙如歸安撫使及使者交薦其能考課優等遷右朝議大夫加封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會復行免役法詔使者與州縣議或欲胥徒毋頒禄公曰是差也且非先朝意衆無以奪卒定令如元豐時遼使王簿義等入覲公出郊勞簿義意公不服金帶禮簿公曰國有官儀猶使者著蕃服不可改也相持踰冉宿竟不復見代還上嘉諭在華時廊延修城調七州保甲華在調中衆聳懼公召諸令以意慰遣且版示衆曰旬浹之役近在邊隅不與頃歲入界同也衆乃趨命然政尚嚴以抑彊扶弱自任所至盜賊為衰在兗時歎曰此先丞相舊治且桑梓近吾能無恕然意乎為霽威嚴人益愛之紹聖五年四月十日卒於官舍享年六十八為人開敏深博喜論議恬澹不妄交游官居事無大小必身任之尤以興庠序勸學為先嘗疏新法十事達于利疚又奏乞計邊備講馬政編役書皆詳辯時元豐未年也家居言必稱父母奉身儉菲無聲妓之好遇宗黨誠且愛推丞相遺息已子所當得者以與不當及之孤著令大臣後禁毋折賣居第墓田因刻石以警族人教諸子必以學問發身諸子皆有立而子是遂登進士科晚尤薄于進取名其莊曰平野名其園曰佚老時往來其間數懇求謝事命未下而沒有平野雜編二十卷藏

於家娶張氏清河縣君繼張氏福清縣君男子誨宣義郎子恕宣德郎子是曹州司户參軍女長適董正封承議郎次適鞏壽濛州定遠縣令次適王莞瀛州防禦推官孫曰祇祖郊社齋郎曰行祖循祖幾祖未仕諸孤以其年七月己酉葬公于須城縣登庸鄉執政里從丞相之兆銘曰

梁世有人翰林始興發其德幽以基九層顯允莊肅乃暨乃成相我仁祖有丙魏聲何以似之保定開國又何大之匪車馬飾彼德而微則大由小此用而微不瑕有耀相爾嗣矣士有造矣自我率祖維其胤矣有陂者澤其水決決有汶斯原如其世長

瀛州防禦推官閻君墓誌銘

君閻氏諱師孟字醇老濟州鉅野人光禄少卿諱詒慶之曾孫贈衛尉卿諱詢之孫而尚書比部郎中諱仲甫之子也母長安縣君賈氏君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徐州彭城縣主簿即以才稱初攝尉下邳民有不事作業者其妻與前夫女謀去之妻與民鬬而女從傍自斃其子以誣民民莫能辨君疑焉未送縣以舍逆旅而伏吏床下伺之夜中母女議誣狀吏遽出持之不逮于獄而事已正衆大驚彭城號難治君至復攝令事踰月庭訟為衰夏潦害稼郡檄邑毋多受訴君白不可而受如令民用不困城西北汴泗匯也歲苦水蓄君疏渠以殺其怒水至游渠中不肆因以衛城無患民大利之當塗者益以為才而爭薦焉歲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路州涉

縣事將行以疾卒元符三年七月六日甲子也享年四十夫人晁氏先君朝散大夫之第五女而補之之第三女幼卜以崇寧三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鉅野縣黃潤鄉長直村之原瑗來求銘君為人警敏和裕儀狀秀整瞻于文詞初喪比部公與賈夫人尚幼號泣自傷志欲以學問顯鄉閭所與游多知名長者事其兄恪居官臨人事事欲以諸老先生為矩範而不苟也故始仕而得譽衆以遠大望之

而君死矣銘曰

裹糧以期萬里志駸駸馬無燕越矣而不千里百里發軔而止匪志則然曰命止此如嬭斯繡為衣裳不就有子七人寧莫慰爾後

雞肋集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六十六

宋　晁補之　撰

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前封丘縣主簿豫章黃君叔敖字嗣深之夫人李氏蒙字幼龜龍圖閣直學士平原郡開國侯諱常之季女也十八年而行二十有二而夭一男一女皆不育歿後四百六十八日元祐癸酉九月甲申祔於分寧縣之雙井山其舅給事中諱廉之兆黃李俱江南望姓世相婚媾而平原侯與給事少相好如同產嗣深又好學未冠舉有司高等貴人求婿者踵門會聞罷求者皆去平原侯曰是生顧不足於科名者耶蒙吾奇之當與一異士生真吾女對也則歸之黃氏咸喜舅曰婦事我順娣姒曰幼龜和少且勞者曰夫人遇我慈也既而得疾憊舅亦疾病不以已卧故怠舅之疾問藥餌惟時聞其篤則自

力盥頮禱於神願代舅死徧呼其室中人與訣勉以事上撫下各當於理語久不差且禁使毋哭自說其當往之日及期而給事卒亦卒嗣深以謂孝於其親而益悲異夫荀粲之哭其婦者故補之為銘曰

世固有夭且不後者豈惟爾悲如玉而毀行道之人皆悲之

李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諱仲琬字德華贊皇人後徙武昌尚書都官郎中贈中大夫無競之女也幼慧異甚所見書立誦十歲能為詩代大夫公削牘敏妙時裁其室中事有理大夫公撫之曰使吾女男也必大吾門年十七以歸東平董君文和字景仁蓋眉山蘇先生嘗稱之曰此古君子者也夫人歸宜其家其舅汚以直龍圖閣知陝州一日外諱甚夫人遽窺牖則白刃夾戹而立問之羌初入貢故嚴兵見之夫人曰異哉所以示遠人者乃爾耶弗已則勒監軍陰儆備可也龍圖公從之羌頓首曰前所過州皆遇我如囚今乃覩中國大體大悅而去景仁為司戶曹州性方潔不能軟轉俗子間會將葬龍圖公而為部使者故劾以事不得行因大哭欲即解組去夫人止之曰君須祿我董氏冢婦挾而子以往何憂不集遂及其吉卜以堋景仁為招安主簿卒於官賻累百金夫人不受曰平生董子以清聞死不可汙之易衣而具木焉于時大夫公已歿母安豐君呼延氏又歿夫人悲哀甚且貧無依乃與其子耘俱來京師教耘讀書為娶婦婦

又亡而夫人益不自聊間語耘曰我嘗夢吏卒迓我大第而謂我相君一人持牓大書曰辰年辰月辰日辰時今歲次吾死矣因得疾踰年竟歿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子也即其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鄆州平陰縣之天堂山耘嘗舉直言有志操詞藝所游皆豪傑來求銘聞之夫人於書無不讀讀能言其義至百家方技小說皆知之其為詩晚益工至它文皆能之而書尤妙麗然端莊不妄語言有才智家事甚理云補之嘗論載馳柏舟之詩不作而漢

蔡琰曄然以文字稱自蘇李死中間寂寥而琰五言絶出世多言琰臨難不能死然琰以一言濟其夫垂死此豈常女子所能哉亦其文義足以發之而夫人則異於是葢間闕成其家又教其子為賢良有立不但其文義足言也銘曰

惟古於詞取美多外以賈患中焚和玉憂其玷不可磨木固不願為尊犧聲名如彼瘡痏何而馬用此絃哀歌猗歟夫人窺百家匪虎則炳桃之華士姜其秀女也範取天之美神所訶畀以其榮不以遐有子而藝惟其波

黃君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黃君汝翼將葬其先人以書來曰汝翼家世得姓之久雖仕者中微而吾祖以好施不為富聞於鄉吾父不以殖為賴教子讀書汝翼用以得進士科為親黨榮自汝翼之少時聞鄉人之金鄉人自五世祖而下卒以元豐五年七月七日年五十八葬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而其地則吾邑之高平鄉新興村從吾祖之兆也娶黎氏子四人汝翼其仲也汝介汝為汝霖未仕二女為士妻長闕嵩次牛武仲聞之吾父之幼也頗亦有意於讀書矣顧吾祖已老勞於家事而思佚吾父則以其身衣食百口而買書數千卷藏之家曰吾以畀吾兒喜施子歲凶細民之無食者皆從吾父食如歸此汝翼之所知而願因吾子以傳者也余應之曰齊魯為士者微俗貴農桑本業而賤游學遷徙其子弟能世其作業平居堇堇不交閭里賢矣知教子讀書為榮如子之親又卒見其子擢第有成斯豈可以不銘也耶銘曰

不以富以仁自憙世家農桑士者子嗚呼黃君可無悔

黃君墓誌銘

黃君諱某世為單州碭山縣人或仕或農後徙濟州金鄉縣自其父祖則稍稍以謹信好施聞於里人而家產

作業亦益進君有智度奉父母恪歲凶糴騰踊而家積穀數屋或勸其以時出可得十倍利輒不肯而以豐年平賈出之糴者皆之黃氏立盡盜猝入其里掊其居曰是出穀救人黃某者邪或對曰然於是獨不犯其一毛而慰遣其家人有男子跣而走盜執之遽紿曰我黃某子也亦得免然自是其家滋益豐語人曰我無以致豐吾富疑有命也年七十卒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葬於其縣之高平鄉新興村其孫汝翼舉進士中第今

為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游縣事嘗從補之游來求銘乃掇其事論之使歸銘其壙中曰

世言治生祖白圭白圭曰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是不然觀黃氏所以成其家豈固有術耶推之而不求贏已而愈贏曰我致此有命吾是以知富與貴不可以力求而可以德競

夔州錄事參軍江君墓誌銘

江君諱樸字文叔世為衢州開化人殿中丞房之曾孫而尚書職方員外郎鎡之子也少有才氣好學自立國家取士以聲律仁宗時尤盛有司臨試其目在禮經名數者則浮華士以為病會萃鈔記以應一日之用不能者更睨左右剽劫為資而君最先治經悼禮樂之缺能言其義蓋為書二十卷專一技者不能通也丞相王荊公方舉有司尤善君嘗再預禮部奏名中皇祐五年進士第授翁源尉用舉者徙餘干令鄱陽楊蕘通易臨川

吳孝宗通春秋君皆以書幣致之率邑子從受業屋少不能館至分處浮圖舍于今江南以為美談浮梁俗好訟令王越石懦繫者滿獄訴庭下者日百數越石懼移病去州遣君攝之鋤其姦彊而冤滯者得平反不旬月獄為虛既還餘干而浮梁有爭田再世不決者猶請監司得屬君治卒亦明辯人畫其像祠之職方君監江州酒得疾君聞遽棄官走省逾月而後返守怒且加罪而監司以為愛親可庇然竟以親喪去丹調象山令代還

王荊公當國擢士不次以君平生舊勞問歎息坐客謂君旦夕用矣復見以書論事不合即仰棟坐不交一語君亦自絶去薦監鹽官南路鹽場與令異趣令誣以罪於提點刑獄事盧秉檄州劾之逮者四百人君無毫髮私亦卒不對吏而坐遣白直持書越境罷去復用舉者得夔州錄事既而太息曰吾老矣安能萬里為五斗計也遂謝病去閒居鄞江十餘年又居無錫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無疾卒年七十三以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無錫縣開元鄉烏墩嶺以夫人何氏祔五男子煥煜炳煜燎女四人皆歸士族補之先人與君同年進士而炳與補之治平中俱學江南相好也補之官廣陵炳在無錫以書來曰先君生不遇沒猶當有所伸願以行事累矣補之少時見炳學問已有聲名後亦中進士第今為巴東縣主簿能幹其蠹者也銘曰

羅氏墓誌銘

夫人羅氏其先嘗居蜀後徙居開封蓋鄴王紹威之族而國子博士易直之女也幼端靜不煩及長以女德稱國博君曰吾女不可以妄與人也久之乃歸大理評事開封李君寧年已二十六矣歸四年產一子而李君卒居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無所闕其母憐之欲使再行夫人陳義甚高卒不可奪而止及見其次子士賢登朝封壽安縣太君諸子皆官學有立女有歸矣而士賢侍夫人官大名以孫琉殤悼成疾年五十三以卒元祐三年十月十日也初李君前配苗氏有男女八人李君沒尚幼夫人躬鞠養甚於其存非家人不知其有異母出也其生於富足而所與通家者多戚里豪侈而性莊靜有常度不為其所遷怵亦可賢矣男士雄右侍禁卒士賢奉議郎士弘宣德郎士彥士偉士衡皆進士而士衡夫人出也士賢等護其喪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祔於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評事君之塋補之頃教授北京夫

人諸子皆從補之游而士弘又嘗為僚故來求銘銘曰

婦人無外事故名不稱惟詩書所載豈無婦人人出如

已出惟其平均以慈教之孝而家用成吾何以知之其

子有聞

闞氏墓誌銘

闞氏開封人年十七入故太子洗馬贈銀青光禄大夫

濮陽杜侯家生四男四女年七十七以元祐元年八月

丁亥卒以其年九月癸酉葬于濮州鄄城縣青山里之

原近侯之故兆也初侯捐館舍闞氏奉其家事恪如侯

不亡而教其男女以職内外有法度故季子宣德郎刪

定省曹寺監條貫子民遂以文學中進士第有聲而女

亦為士妻宜其家曰劉龜年馬希閔二壻也三男及女

蚤卒而有孫七人皆宣德君之子績綰繙紱緬緝絅可

謂盛矣宣德君既仕當塗大人稱其才而所與游又多

一時知名士族人亦咸謂洗馬有子以為榮而宣德君

曰吾何以得之惟吾母教使然也嗚呼是足銘也已銘

曰

善教子以有禄生無悔從吉卜

齊氏墓碣

齊氏會稽蕭山人初嫁為同邑民妻已而入故單州司

戶叅軍閻侯德基家為乳其第二兒兒死閻侯有長女

賢而愛之嫁今朝奉郎知徐州杜侯純齊氏隨焉又為

杜氏撫養其稚侯家居行已可師齊氏又婦家人待之

甚禮閻夫人沒男女幼賴齊氏調護男娶女嫁矣杜侯

由侍御史得相州而齊氏年已六十八元祐三年三月

二十四日忽欷歔如自知將盡者遂卒杜侯傷之遣送

其喪以四月二十四日還葬於祥符義堂村杜氏墓側

而杜侯次女補之之妻也謂補之曰齊氏誠信厚且我

賴以長立我君命我兄弟皆拜之不忍其泯滅也子為

銘可乎乃為銘埋之其隧中曰

生而恂其死也不淪吾聞諸四方之人

貴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君馬氏諱隨字持正濮州鄄城人也澶州頓丘縣令贈給事中諱應圖之曾孫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贈太尉諱元方之孫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尚書工部侍郎諱僑之子幼警敏家居與人交重然諾輕財樂誼故蚤以學行稱受春秋於孫復受易於石介尤長詩賦聞於山東皇祐中春官第其文選首以一字觸禁罷春官為歎息言之後不復從舉而以其學教授鄉里會詔舉孝廉衆共推上之君懇辭既無以易君遂虛其舉用季父忠州團練使俾任為定海主簿以政事稱當路者亟薦焉再調合淝主簿有田訟積歲不決以賕諸父老莫能知君自臨焉曰吾得之矣命闕地隱然有故畫界處衆以為神徙貴溪縣丞攝鉛山銀場課倍而不以規賞為人誠厚不苟容所居官務奉法又以其試之小也故不大較著罷官至京師卒熙寧九年三月丙辰也年五十有三君少孤教諸弟力後皆婚宦有立貧仰食君者衆再娶皆段氏贈金吾衛大將軍震之女三子希孟宣德郎太

而嘉杜侯之忘嫌赴義非今世事也補之嘗銘杜侯又銘君再致意焉以信兩君子之義然世有於所厚者薄何哉銘曰

委楩柟於谷雜然衆木使隸視之知其可用於夏屋謂夫不願為材則於人棄意於木得計以厚其子孫識真為貴此昔人所以未能信於仕而子說也耶

王君墓誌銘

進士王君諱龜齡字安仁濟州鉅野人也其得姓在周

為姬氏在齊為田氏其出姬者名晉為靈王太子或傳其得道棄家仙去其出田者名和王齊二世嬴滅之項封之漢興失國人咸謂之王家云其鼻祖如此不知孰出然其姓蕃故多賢君曾祖諱志祖諱丕官皆大理寺丞皆以長者稱考諱彥博不仕生二十二年而夭然少奇偉驚人迄今人言王仲遠猶慕之仲遠其字也當十七八歲時鄰人有吹笛者仲遠聽之而悲賦詩曰黃鬚戰士據鞍聽白髮將軍撫劒歎會補之先大人與仲遠善見之愀然曰仲遠有大志然恐終不遇奈何無幾時則仲遠卒此聞諸先大夫云於時君始齠也季松齡字子固尚襁抱母魯郡孔氏哀號自誓謹生業以厚其鞠子使學而君亦資開奕總角而愿能慰其母心故人皆曰王氏發守義而孤克家稍長則益好修日夜治其文學以從里之賢君子才士游如恐失之其自刻厲冀必有以表於世終發揚其先人之所遺不幸稟厚而報嘉幸因已益聞使不遇若遇者其志深矣而君又不幸生二十七矣亦天鄉人之長者既厚期君父子兩世宜大而重痛其里之再失才士也皆為文若詩以弔之君沒以熙寧九年七月丙寅而葬以崇寧四年四月庚午時子固為白馬丞而君二子彬彤長矣始克舉其祖以下凡六喪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而祔焉利焉歲月遠矣人尚為之流涕夫人晁氏尚書比部員外郎諱仲淵之女蚤寡而莊如其閨中時彬彤皆舉進士以文義稱三女適李公權閻璟祝晉皆進士以補之先大夫於其祖厚而補之又蚤與君游求為銘君為人孝弟博聞敏於辭章再舉禮部不第然喜言世務近可用者樂易善與人交家無贏餘而輕財尚義以好事聞倦游無所依若急難者必求王安仁客醉卧其舍或窮日夜諠呼求索無已時而君益歡僮僕無惰容孔夫人自屏窺之喜為致甘脆所嗜益設曰客不辱與吾兒善吾兒不愧客矣嗟夫以布衣能得士有名譽使見遇可量哉銘曰

而摧之謂意有無人所慍喜匪天其然人則意異抑生而淑雖窮不壽吾生也不苟亦足以告爾後矣

彭城劉君墓誌銘

劉君諱諫或云其先避胡自燕徙魯今為金鄉人金鄉舊隸兗州後隸濟州然故魯地也俗醇朴貴農桑經業自君高祖時家已富盛而其大父元康父拯兩世謹厚好施益勤作業初諭其子孫於學而君又性孝識其父言頗教子為士矣君以熙寧八年五月二十有四日卒時三十有四歲後一百八十日而其父亦亡故再世不葬有孫六人三人舉進士長未名次昭理洵皆蚤卒今存曰時曰暘曰昉時謙畏涉書暘從三舍貢文學知名暘事時昉事暘如其父不沒姒娣相從惟恪後二十年而配孟氏亦亡又十年葢君沒三十年矣而兄弟同室廬絕甘分少中外無間言至是家薄時泣語諸弟曰父不幸夭母不在自曾祖祖與親未葬今益窶恐隆大事以死為先人羞今殫室之有猶及事及事死不恨奈何暘昉伏聽命時即走北山下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重趼露宿寒暑再易而後克穿七曠皆劈固之以大觀元年十一月甲子盡舉其曾太父而下七喪以窆棺衾惟美道路太息補之聞而喜曰孝哉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劉氏為士者尚寡能不以其生者憂為其死者羞猶有鬼神其終忍凍餓之魯風俗壞久士或親在而異殖或始去親喪已鑿垣五六戶至不相慶弔如劉氏難哉時暘欲求補之文納壙而不敢言補之曰豈可使吾里有義事而不書也往諭諸之君大母趙氏母張氏與配孟氏皆從其夫之兆諸孫男女凡十二人男多就學女多已嫁矣初孟氏寡嘗語其子曰欲教汝為士自汝祖之意恨汝父夭不及見汝等成故諸子奉其言汔世七喪欲子為士使知士耻耻隆父言可謂士矣有立銘曰

父先祖歿祖柩不藏以遺其子子良有光用舉其先三

公諱俛字公謹胡氏舜後嬀姓武王封嬀滿於陳氏為
胡公其子孫因氏焉世家安定後為共城人晉撿校太
子賓客諱澄曾祖也攝涪州軍事推官贈光祿卿諱岳
祖也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諱熙載考也光祿少
隱居共城周祖聞其名以禮致之察周祖有異圖即辭
去尚書及進士第隸事仁宗知絳果二州皆有惠政而
公幼俊偉於文字類不學而能八歲為詩驚人鄉里號
奇童及長博學無不窺貫穿諸經尤長左氏春秋至百
家雜說流觀彊記摘文指事如取懷中物無綜道釋天
文地理音律歷算醫卜之書應問如響諸儒於是皆自
以為不及更推先之既冠而孤再舉進士高第授試校
書郎定州觀察推官丁母開封縣太君李氏憂再調常
州團練判官守郭維果於自任下莫敢忤公守職不為
屈數以事奪維維雖悍猶嚴憚公時西方用師詔舉三
路守令轉運使呂覺以公聞名見為彰化軍節度推官
知梁泉縣盜發輒得秩滿為著作佐郎簽書商州判官

又知昭化縣遷祕書丞知壁州戍卒謀殺吏縱火劫府
庫以叛期旦日發而公知之因以他罪逮數人而左右
有預謀者愕相視稍引去公笑語顧指如平時卒用不
疑會監軍聞變而至公麾之曰卒應杖安用爾來俄逮
者至縛之始宣言曰吾但取首亂者今已得餘皆去毋
蹈禍益斬六人流二人而止遷太常博士文莊高公薦
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而元憲宋公莊肅梁公孝肅包
公又更薦之益知名通判絳州三門輦運歲課民伐薪
備河民苦役不均公董其事為一二裁處聞於朝貧弱
賴之召判尚書祠部至和中仁宗不豫久京師大水流
言相驚大臣欲對不可公曰吾知死所矣時國嗣未立
即上疏言陛下纘服三十五年而春宮虛位天下無賢
不肖皆為陛下憂之後大臣定議公有力焉李仲昌建
言六塔河未畢河潰浸數州死者以萬計公抵仲昌罪
應死會北京奏至如公請仲昌竟貶死春州時宰相有
畏事者語人曰館閣當以文字為官何用紛紛代庖為

公聞往見之曰今天下嗷嗷大本未立而災異數臻聖主猶當詢求芻蕘而大臣責館閣出位言事非也由是忤當塗出知登州再遷祠部度支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服五品登瀕海有魚鹽之利俗豪舉喜訟小有爭至破產取勝而不悔公按流二人郡大治又措置島上流人歲活者以百數前守託葬親為鄉郡以不法聞公頗知之其人恐欲先事害公與里民不便公者誣以事于朝使者疑詞不當受而執政挾前怒竟坐奪官廢于家祀明堂復為祠部監泗州橋英宗即位還度支公雖左官益跌宕文史每與客棄月拏舟淮中飲酒賦詩浩然忘返神宗即位起知淮陽軍遷司封嘗屬疾踰時民聞其出至歡呼擁道徙知和州復坐小法知南安軍而公流離老矣常歎曰吾坐不設機闕待小人譬袒裼入兵間得傷宜也而丞相正憲吳公參知政事康靖趙公皆言其才可惜且近臣顯人為直其寃者至四十餘人公曰吾可以無辯矣既代還至山陽感疾卒熙寧

七年七月甲子也有文集三十卷五音會元圖璿霄指掌圖歷代年系譜佛書義天集宗派圖醫經纂義雜詩頌又百餘卷嗚呼多矣夫人徐氏有淑行封壽光縣君前公五年沒男曰毖終華亭尉曰戩進士皆文學知名女長適右侍禁李材次適太子中舍王布孟皆卒卜某年月日葬于衞州共城縣某鄉之原以徐夫人祔公性孝既孤語考妣事流涕如初喪尤長於論議要之合理不為貴勢屈顧喜面折人過其不知公為愛已者異時反為所噬亦不悔又憤世儒空語無實事每廢卷長謠曰能攘戎狄尊天王管晏之事未可輕蓋其志也初補之以童子拜公下邳公亟稱之又與歐戩游甚厚聞之公在館閣時文忠歐陽先生傾意待之文忠一時宗匠樂善如此而公猶深自閉不肯為苟合則其不能容於尋常人而以蹭死理固然也蓋後三十年而士日趨於同可扳以得志者則如蘿葛之寄於木無所擇也然則以公之不苟合於貴勢為過乎中則可以其窮為戒則

非也銘曰

在昔倚相學無與京三五八九以成其名此但能讀義何必精後讀者稀不勤于成借人之衣以畫繡行為之詭遇獲十自矜謂公獨難其書屋盈殫累世學欲與古爭一敗於仇百救莫營後生益華謂我不能使雄復生雄書自興後有求者可訂斯銘

蘇門居士胡君墓誌銘

熙寧初補之先子保州府君適越天雨滯逆旅夜聞旁舍客叩几歌唐詩甚悲者而異之旦候焉則頎而長退然温恭儒者也益與語終日不厭歸謂補之曰客胡氏名戩字叔文小子識之非今世之士也已而補之薄游淮陽淮陽守有子學鄉校中則叔文也因定交叔文好古博雅其經術論議在漢儒中其詩文類唐人而其清談閒遠不犯世故則晉阮向流也居歲餘而別間五年相遇於盱眙飲南山中數日時叔文方壯浩然已有遺世深隱之意矣後八年補之教授北京以書來曰戩不

罪又七年還朝而叔文與其親皆葬四年矣乃銘而藏之其埏中叔文共城人祕閣校理司封員外郎倪之子母壽光縣君徐氏而祕閣君博學無不窺為時通儒其世家行事自有銘叔文為童兒不戲弄默而好思手未嘗釋卷祕閣君固已奇之矣及長盡傳祕閣君之業於當時之文不學而能然喜詞賦篆刻甚工嘗以進士舉有司繼丁徐夫人祕閣君憂而朝廷亦廢詞賦以新經義取士叔文曰此非吾所傳於師而能者也且親歿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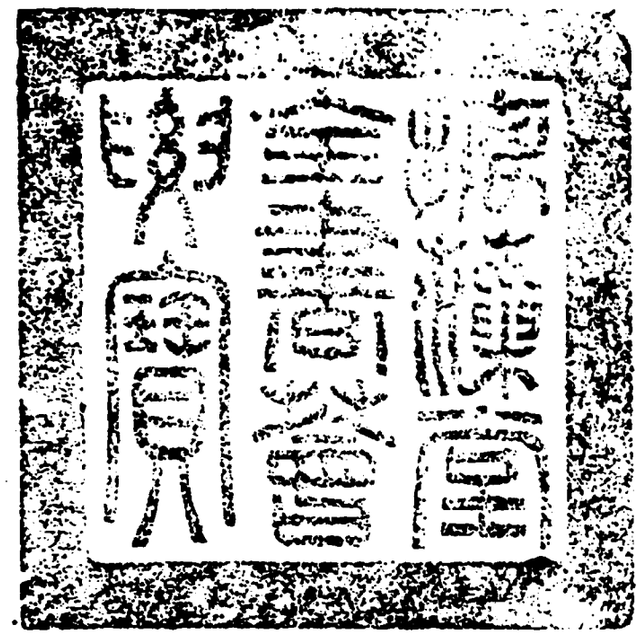
以仕為因盡屏幼學反共城自號蘇門居士閉關却埽
益涵肆詩書百氏為文章家故藏書萬卷集古今石刻
又千卷盡陳諸左右而牓其堂曰琬琰翰林學士眉山
蘇先生為書之一時名士皆為賦詩而叔文益遠絶世
利惟恐蓬蒿之不深矣或勸之出則笑曰此室殊無塵
土氣然晚尤篤學長於論議至古今成敗得失因革廢
置皆深思而默識之近於可用而叔文不自以為用也
哲宗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叔文始一上書不名後其
事頗施行而叔文死矣元祐六年十一月甲子也葬以
紹聖五年二月甲子而地則共城縣之楊閭管從祕閣
君兆也有文集十卷二府拜罷録二卷大臣家譜二卷
續衣冠盛事圖一卷而九十二人者之傳方屬藁將就
憲臣寫之以備太史氏擇焉夫人元氏比部員外郎若
思女四男子憲臣應臣舉進士其伯與季夭二女子長
嫁同郡劉某其季夭銘曰

昔莊生有言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吾嘗以為不然然世

有聰明好德甚藝而賢或不偶而顛而沒聚黨數千將天眇夫腥腐之饗而嗇乎昭晰之傳尚何憾耶尚何憾耶

雞肋集卷六十六

謹案卷六十六第四頁後三行知鳳翔府刊本翔訛朔今改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庶吉士臣曹錫齡
謄錄監生臣楊師曾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七至七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五千三百三十四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七

墓誌銘

宋 晁補之 撰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公諱端仁字堯民世家開封後徙鉅野贈工部侍郎諱廸之曾孫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而贈左銀青光禄大夫諱仲參之子也母公孫氏濟南郡太君公兒童知學問如成人通易春秋洞達世務尤妙於詞賦曄然為山東名進士再從鄉書皆舉首聲動京師翰林學士滕甫知制誥邵必見其試文而驚時英宗諒陰罷臨軒遂由別試第二擢甲科而公文實第一以宋渙知名太學而蹲馬塲屋洶洶為不平初調常州司理參軍聽決明甚嘗以事請逮宜興豪守王說長者更蓋豪狀白即訊公聞走詣說告所以逮者吏猶白檄已去公怒叱吏曰檄固守出守改檄不可耶卒逮之說由是知公前守

陳襄大興學為東南冠至是公以掾兼廩食事而士從公講授常數百人丁銀青憂銀青精吏道邨民隱初通判舒州上書言馬當山羅刹石之險請鑿秋口浦樅陽渠以避之報可而歿公護喪浮江會王荆公在金陵遽往請銘荆公一見而知之又荆公嘗佐舒其事蓋昔所欲興而不果者也為作銘特詳銀青因益顯免喪調壽光縣主簿帥清獻趙公抃未入境即以學官薦之時熙寧四年也初遣使察訪諸路而京東已命鄧潤甫呂升卿兩人素非知公亦首辟之既見乃知出荆公意也然公詳重論數不合故已事不遷久之以定陶丞為兵部主簿改著作佐郎充河北羅便使句當公事遷秘書丞初修官制預討論者皆一時文學士而公在選中時尚書右丞黄公履為御史中丞又以御史薦公既名對而宰相王岐公以姻嫌罷之然公既抗直喜事人亦畏其在言責者會再遣使高麗議以公為書狀官往見岐公未及語岐公曰豈以母老憚海行乎還朝為館職有故事矣公曰非為是也顧事有細而繫國體者頃豐稷嘗以此官往矣高麗使者欲令稷庭謁稷不肯使者雖降揖而竟不容之時稷猶選人也今用朝臣往見其國主固容也而其使者欲不容之可乎願絶此儀即往岐公難之而止除太僕丞丁濟南憂免喪充廣濟河輦運而局在鉅野日從親舊宴語殫其俸為食飲費廣濟輸穀羨應賞不自列改提舉河北便糴糧草計辦如廣濟時又改提舉江淮鑄錢事以遠丐罷得知沂州治尚安靜前此民或不知吾守誰何而公治近民至耕夫牧兒皆能言吾守晁公或圖其像藏之考課以最聞名對便殿哲宗迎語曰是嘗與呂大防爭河北事者耶公徐對曰臣嘗任河北便糴尚書省以白劄子改鈔法此臣職事且干邊計故嘗論列而止非與大防爭也因復從容論時事得失哲宗皆嘉納復以為提舉河北常平等事代還執政曰積粟充然不按吏何也公對以職在農役不敢以是為先執政不悦乃知壽州又改知曹州考課復

第一上以彰信節度即位吏民爭言吾軍上龍潛地皆求貢覲非常恩以是動公公曰吾以守臣恩任子非常矣公等自為之乃獨以上在邸時諭戒吏民之語刻石上之詔改興仁軍焉故人子得疾京師殆語僕曰以我之曹南晁守及境而死吏白應視屍公不許而為治喪還其家台為金部郎中會常計句隱伏出餘贏號稱職而論事正色數不屈其長適有江淮使者來見之愕然私謂曰郎中啟事尚書乃爾耶公曰人復有憃如我者乎即上章求去改主客郎中而公又不願留乃知徐州改襄州蔡州皆未行偶執政有不合而罷者宰相疑其異已故數徙公而公故倦游對客時誦淵明歸去來詞浩然無意於世矣俄乞致仕得請而公亦感疾以崇寧元年七月丁亥終於家年六十有八即其年十月辛酉葬於濟州任城縣之魚山自佐著作九遷為朝請大夫勳柱國服五品娶葉氏錢唐縣君前卒五子損之兗州龔丘縣主簿泰之單州城武縣主簿謙之太廟齋郎其

第二子臨之第四子渙之蚤卒渙之幼奇警公痛傷之一女適單州單父縣主簿李公濟孫男八人公美公善公序公瑾公儀公琬公惠公琰孫女四人長適曹南董祉次適同郡李相如次適富春孫尚賢幼在室公事親孝豈弟老於文學以糾宗睦族為志不設機械而喜導人於善人亦多愛之其亡鄉黨皆為之流涕焉有易論十卷文集十卷而於易尤致志其說七日來復八月有凶義特妙詞多不載初公少日與今尚書右丞范公純禮俱學許昌又與故門下侍郎李公清臣相從毗陵皆厚善范公與其善論事李公嘗謂其不愧屋漏者兩公同時秉政而公為郎終不倚以進豈非賢哉江南黃庭堅有美名尤厚公其詩曰慇懃均骨肉四海一堯民黃亦不妄與人者也銘曰

楚人有言何方圓之能周孰異道而相安蓋不齊者物之情而齊之實難士有志業所蘄者時豈無其時從古異施往追吾亡歧又有歧捨旃勿從則又後之公逢世

治童冠有聞欲任士責以其一身譬彼大木工師既求斷而小之則惟匠尤中和之行果達之才濟以其學文詞孔偕名而罷之時則有命去彼取此惟恬不競惟恬不競能樂若此不施其邦亦施其里彼汙得志惟厚爾顏我忱不怍有魚彼山

朝奉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陳嬀姓舜後滿始封陳至完有齊其裔徙泉州仙游者曰郁有文學事王審知為諫議大夫郁生榮緒以勇名福州歸於錢氏而僃為東府安撫使治福州奏榮緒司馬復徙明州象山世亂子孫因不仕而其四世孫曰大雅工為詩而甚好義嘗舍逆旅遇之遠官病垂死者倒囊濟之留閱月病者去迺去尤為清憲趙公抃所知而年八十有八竟不用用鍾其慶於君以君登朝累遷通直郎配丁氏封仙源縣君繼劉氏封仁壽縣君而仙源實生君君諱輔字安國四歲喪仙源哀慕如成人七歲誦書百卷能為人言其意中嘉祐二年進士第授校書郎司理濱州部使者郡守爭欲出已門下遷義烏令尉王錫輕且專一日無罪鞭其隸十輩皆不服譁然欲起君聞往侯錫徐數隸罪收去錫曰微君殆不濟雙林傅大士道場歲輸供至二百萬緡提黠刑獄元積中欲盡以助公君持不可猶取七十萬煞雙林賴是不為墟民有以財雄其里中私貸禁物者君忽出令曰往某民室取某物幾何民不得逃物若合契咸以為神秦固監兵潤州其子勉君妹之壻也勉死家常有怪擾人會君道潤止固家三日闃然君適登舟怪已復遷忠武軍推官知武當縣縣瀕漢數潰隄君教民以大竹絡石為岸高五丈方冬下之明年水至無患武當山有諸葛孔明廟俗以清明數百人為社祠神以侈相夸或格鬬死君因其俗加約束爭為裒改著作佐郎知安吉縣歲飢籍富家出粟食流民所活以千計將代民詣郡及使者言古之循吏所去見思我曹於陳君不待去而思思其將去而不樂也使者知其才命攝華亭具俾求前令張若濟

罪君不願使者怒徙攝壽昌日與其僚飲酒尋山水作詩百篇率以縣小為官樂寇之時王介守湖請使者曰安吉不可以無陳君也迺得歸道聞其繫囚衆以旦至邑遽閱牘有競渡毆人死至繫百人者且情得矣即械應法者于州餘悉遣至莫庭為虛人謹舞天日山水澈一邑其附山六鄉為防專利而下二十一鄉請決隄主簿劉琦視之千餘人擁琦鬬隄下琦走還君徐以他事至旁佛舍召六鄉老人諭散之與約決隄三日慰二十一鄉民老人唯爭趨令而溪悍猛既決則三日不能復下鄉用穰朝廷初以七十五等定家業均役錢使者屬君立浙西法而翰林沈公括方察訪二浙遽言於朝挽與俱遂推其法浙東部使者交薦監杭州市易務無市舶司以勞遷祕書丞太常博士服五品差通判信州未行丞相蘇公頌方尹開封引以知左軍巡判官事又差通判揚州或欲穿渠龜山南徑洪澤以避淮波者疑下有石不可鑿使者復屬君君言可鑿渠成民便之遷屯田員外郎改朝奉郎管句京東排岸司時托西疆又擢通判秦州未行權度支且用矣會有以君揚州釋寄杖事為言者由是罷去拘催兩浙市易貸錢繼丁仁壽通直憂服除管句成都府轉運司文字有飛語井研令申宗道取井戶金會宗道在府使者遽遣搜索得金盛怒欲自掠訊君言匿名書勿治而金何必井戶物苟未白以屬吏可也後所司言金有從來王子文霍唐臣張堯士趙衮以治郡亡狀得罪詔大中大夫以上以歲舉堪知州一員今門下侍郎許公將首以君應詔差知邛州事丞相呂公大防范公純仁亦寖知君復欲用矣會君以疾致仕元祐四年十一月庚午卒以某年月日葬於某縣某原娶張氏德安縣君有淑德先君二年卒二子琦瀛州推官知臨江軍錄事參軍珌舉進士志藝甚修而琦問學有才智幹其蠱者也三女嫁朝請郎曹易西頭供奉官曹暄左侍禁曹習而習妻孟卒孫男伯犀仲寔女一人君為人豈弟敏彊會親族喜賓客輕財重義胸

中洞然少負賤刻意於學夜不寢牀置足水中以警寐故蚤以文辭有塲屋聲東明劉温奇之使其子縣等師焉縣後試禮部第一知名云銘曰

以此其志則無不可成也命不與期以此其才則無不可能也位不得為何以信此於時耶曰有大君子者數人焉皆知之君尚何悲

朝請郎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元字舜弼其先大名莘人也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無中書令晉國公諱祜曾祖也尚書兵部郎中贈太尉諱某祖也通議大夫贈正議大夫諱端考也正議前夫人李氏文安郡君後夫人李氏華原郡君而君文安出也王得姓於周大於漢迄今多公輔顯人而大丞相魏國文正公諱旦道德忠義勳在王室為本朝第一故家城東民慕而不姓之曰城東太尉公之從祖也其子孫蟬聯珪組文學政事直諒多聞隱然為國名臣者往往而出相望也而君幼讀書業進士以世父天章閣待制諱賁任為郊社齋郎再為主簿棄氏醴泉年尚幼即以才稱故樞密副使辞公向轉運陝西首薦其能監鎮戎軍折博務鎮戎當衝要路交易夥它郡嘉祐末以鈔法害之逮君領事入復羙以勞擢大理評事知唐縣事神宗即位遷光禄丞又遷大理丞充德清軍使無知清豐縣事清豐介澶魏戎使往來之道故頃錫軍名以為重而部使者不察議撤其額君為言朝廷本所以命此今不可易之意使者為沮止而君亦不嫌忤其意也浮屠甲者與婦人忿夜懷甕入其室折婦人足而婦人倉卒不知誰何也君陰訊其故物色而擒之甲伏其罪人以為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熙寧中安南用師為江淮荆湖六路計置點撿催促軍器時平久東南兵備尤弛戎器取充數而已方事急詔大臣擇才吏以往而君用樞密府薦云水浮陸轉軍興得不乏以勞為國子監主簿遷承議郎哲宗即位遷朝奉郎通判應

天府事以親老不赴改監左藏北庫遷朝散郎又監元豐庫繼遭正議華原喪服除迺以朝請郎知澤州事始至擒衣冠子之尤無良者數輩寘諸法城中大聳父老憂其去也數十百人詣使者願留會歲旱躬禱於桑林既還即雨而犯暑得疾遂不起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九初君之罷清豐也當途知其可用矣顧正議華原春秋高不可去定省即求筦庫閒局蓋家居二十年不外遷或勞之君曰吾以華髮奉親膝樂甚去此九遷不願也其侍親疾晝夜不解帶其庶乎傳所謂以愛孝者非耶為人敦厚疏通不談町畦博綜技藝有家集十卷所遊多一時君子長者娶趙氏仙源縣君再娶晁氏壽昌縣君仙源前君葬十一年矣初君愛其弟大理丞忖忖之亾寔近仙源卜者曰不利於君君曰我且死不可以遠吾弟也卒不改嗚呼難矣男六人曰毅朝散郎曰坦將作監主簿曰發曰通曰毅曰毅坦通皆盛世而毅號能吏累贈君左朝議大夫發毅毅皆舉進士自立女長適覇州判官劉唐欽次適進士焦禧次適率府率宗室子騷次適下蔡丞李士衮次適西頭供奉官賈俏次適襄州推官皇甫佩孫十一人其名在晁夫人之誌將以崇寧四年十月癸酉葬於開封縣大邊村之原從晉公兆也毅以壽昌君於補之為從姑知君詳來求銘銘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民社稷施如此有賢朝議生于大家積善之緼粤忱不華為親忘寵居二十年以弟愛故卜違不遷是亦為政云胡不然魏公之封名則可大惟原大邊名亦斯在何以似之惟餘慶吾賴

仙源縣君趙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公諱元之夫人趙氏開封府開封縣人叅知政事諱安仁之孫司農少卿諱慎徵之女生十六年歸王氏以德容稱王氏故丞相家婦黨數百而夫人亦名家女以妙齡執婦道事尊章睦姒娣撫幼甲咸適閨門愛譽無間言舅正議姑華原君年已高

而華原又多疾皆意安夫人華原非夫人所和藥不御食必夫人視甘酸節乃饗或通昔候轉側涉旬不捨匝悅因以得疾而忍不言也華原愛其季女夫人能奉其欲無不至人以為難焉嘉祐八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時朝議官鎮戎正議華原聞訃哭之慟後朝議通籍乃追封仙源縣君男六人敦坦發通穀斛穀今為朝散郎號才吏幹其蠱者也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葬朝議于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祔銘曰

十六而嫁在歸妹卦抑長非娣亦良其袂三十以亡在爻能常常德不凶從一而終居為淑女行為令婦亦可以無負矣

壽昌縣君晁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君諱元之夫人晁氏開封府開封人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贈金紫光祿大夫諱仲衍之女也妣潁川郡夫人王氏朝議前夫人仙源縣君趙氏而夫人為繼室晁氏自文元公以道德文章為世儀範而文莊公以忠亮位丞弼家聲煜然夫人恭順懿和為晁氏賢女王氏令婦舅正議姑華原君春秋高朝議以親養從冷局二十年夫人躬儉素以致甘旨温毳舅姑安之族人以其久而不倦為難也累封壽昌縣君元祐八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三男曰毅朝散郎曰發曰慤曰轂皆進士餘蚤卒見於朝議仙源之誌云孫十二人仿蚤卒俣休伋佚俅儼普博冠隆降毅等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葬朝議於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祔銘曰

刑部侍郎杜公墓誌銘

惟晁與王家大名澶文正文元鄉士蟬聯以元宗女嬪正裔子生宜其家淑有後祉亦可以為榮矣

公杜氏諱紘字君章京兆萬年人後徙濮州鄄城曾祖尚書司封郎中無侍御史知雜事贈刑部侍郎諱堯臣妣永安縣太君馬氏繼萬年縣太君馬氏祖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曾妣彭城縣太君劉氏考

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諱彭壽妣太寧郡夫人朱氏公少頴邁知自彊於學問一上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參軍丁朱夫人憂服除為永年縣令歲飢民將徙公悉召父老語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飢民喜曰如令言尚何行迺悉與印券使貸於無并家約歲豐償即不貸若償不如約令能治之於是民咸得食無徙者會明年稔民德公皆先期償時熙寧二年也神宗方側席異才即召為大理寺詳斷官無刪定編敕改大理丞權樞密院宣旨庫撿用官未幾擢權判尚書刑部丁特進憂服除遷太子中允撿詳樞密院刑房文字無修武經要略詳定將官敕又提舉晉汾州義勇保甲嘗從容對上曰陛下寓兵於農臣愚不足以知然臣有不能默者因條十餘事上初未俞後卒知公無判尚書兵部無提舉樞密院宣旨庫遷太常丞復以職事對翊日上語宰相曰杜紘論事明白朕甚嘉之然未果用也鄉人前貴溪丞馬隨來調京師病逆旅且死公聞往視即載與歸名醫冀全之隨病卒公哭之哀為治喪第中或以為嫌不卹也擢撿正中書刑房公事提舉中書制敕庫兼修羣牧司騏驥院救復權判刑部奏事面賜服銀緋每議獄必傅經以決先是民間女幼許嫁未行而養諸壻氏者曰養婦會有殺養婦以誣人者吏議如婚法公曰禮婦三日而廟見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故律謂定婚夫犯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其未成婦則禮律之所有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

懦不行法輒以疑讞且非殺人則可殺人而以疑讞是縱民為殺之道也昔羊舌職曰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苟卿陳王道之本亦曰民無幸生夫為政而下數幸欲盜之奔秦難矣請治妄讞者不從差接送伴北朝正旦使改奉議郎除刑部郎中察輿幸省遷承議郎哲宗即位遷朝奉郎又遷朝散郎為夏國母梁氏祭奠使時彼設王人座蒙以黶且不跪受詔公持不可彼猶自若公初修貢入其國禮猶倨迓者衣毛裘邀王人以朝服覿

曰天王以國母喪遣赴甚厚今不可以不如禮乃懼悉從公言差詳定元豐敕令格式又差按成都等路茶事以修書不行會夏國以汎使來請復土疆又差公押伴而使者欲入見自有所陳公遽止之使者語頗不遜公念初不之制且生事即謂曰國主奏乞具在表章回詔必自有指揮況此大事也朝廷豈因使人口語便為可否乎隨語隨折之意小屈畢見不復敢言擢右司郎中俄遷大理卿又論元祐德音赦文鬬殺情輕減等今寺議一切以減等法從事雖朝廷不以為然吏猶守此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焉德在上也今使朝廷持殺有司主德君臣之職於是乎紊疏上不報時邊臣襲鬼章青宜結生致闕下詔公鞫問公習知戎情雖黠不能隱故其國中詭計悉得上甚說遷朝請郎丐外官除直祕閣知齊州治尚寬厚不設鉤距町畦崇善良別材能人親附之然遇事濟發故小人亦嚴憚凡訟者必呼使前為一二別白欺者輒按牒語之曰汝情若是吾知之矣不願竟者亟去太守恕亦不汝窮也欺者即以手加顙拜而走人以為神徙知鄧州無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治如齊人尤愛之復名為大理卿因言唐鄧土曠可積穀陝西常窘兵食若養兵唐鄧間以備西戎徑商於距邊略與陝西內州軍道里等平土易運用以飛輓利甚博事下本道議者不達遂寢擢權刑部侍郎賜服金紫復丐外官除集賢殿修撰充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先是歲轉東南粟給京師蓋七百萬石吏習於無事弊日積公盡條上之事頗施行又言京東河北飢即轉淮南米振之清河歲涸輸常後不惟名惠實費又并受其弊可別為淺腳船隸京東轉運司而俾發運司歲以諸路上供錢和糴雜無問豐歉以淺腳綱輸京東治流倉積之并待河北緩急之須豐則使兩路償如直不行改知鄆州無京東西路安撫司公事汶號難治繫囚至三百人或歲餘未決者公下車旬日剖判立盡屬令趨府持其縣之疑事請即書尾曰如是

如是情法皆當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吏伏聽命取充員而已再台為刑部侍郎或言公守齊時嘗坐有司失入人死罪命遽寢復知鄆州一夕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且為變者城中大恐俄而草塲白晝火幟中一事也衆益洶或請大索公笑曰賊計正在此冀因吾洶迺發禍奈何墮其計中諸公第默吾知其無能為也久之獲盜殺防送卒者驗之姦民馬安上等為此遂伏誅因急治境中盜盡得其囊橐姓名牓購之盜不得容皆遁去復徙知鄧州老稚扶攜迎於道相語曰我舊使君也請為公立生祠不行改差知應天府無南京留守司公事感疾卒元符元年八月十二日也以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葬於開封府祥符縣臨黃村之原前夫人耿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朱氏長安縣君子欽益前襄邑縣主簿欽晏尚幼女長適前澶州司理參軍韓璉次適新單州錄事參軍王檻次適承事郎知韓城縣事張秩秩妻蚤卒公性至孝親喪毀瘠過禮與伯兄修撰公俱知名謂之二杜閨門主恩而嚴事修撰公加於人數等修撰公訃至時在汶上哭曰兄教我成我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會以貢卿名而其孤開適奉柩歸葬祥符迎於國門哀動路人既事之明日會復還汶上或以為善兄弟所感云開奉寡婦寄潁昌公悉俸錢給之三當任于再以與其兄之子欽舜及兄之孫君溥而君溥者欽舜之孤也或謂公自有子若孫奈何公曰君恩當以長幼為序故逮公沒而次子一孫俱未命焉公為人清慎而中曠達不實纖毫與人傾倒無不可而至發於事則毅然不可干以私好酒不能劇飲而客至欣然與同醉醒喜山水為州有勝處必造行遇蟠木巨石必下取酒使客自酌悠然遐想無復軒冕意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於禮經好檀弓文常仿其語法顧喜論兵而未嘗試也詩辭贍麗尚氣格至表章述事與書記尤翩翩也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卷易說數十篇既屢修敕令嘗言配隸與編管太密祥符中其科四十有六後稍益至三百四十

有餘科人得自新者寡因悉裁其法蓋省一百二十有餘科初公請治讞減者論有司主德非是人皆以為深至是人更以為恕云銘曰

於昭神考文王之文亦不已思皇熙寧秉文之德此多士如川之增則不可既遺其嗣展也杜侯奮熙寧初為已試宜卿常伯時周士貴惟其似下猶於張龔黃愛人漢循吏其身不競以篤斯祉其在世

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崔君承之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卒奉議郎致仕博陵崔君生十歲我大父母下世自傷其提孩孤也號泣三年迺日夜自學問如其親未葬也其孤禮來求銘曰我先君生十歲我大父母下之存用以成人得科名既官不偶即解其印紱去閒居讀書勸鄉人為善以壽終魯人高之咸謂其君子且知止其生而不遭命也其歿而不傳則禮實不肯獲也禮好與魯諸生學士游嘗已聞崔君賢迺叙而銘之君諱昪承之字也齊丁公伋之裔食采於崔者漢以來益蕃故有雙邯寓金東西南祖中祖別派而博陵清河之崔最顯後散處四方自唐初修氏族志猶第一而君曾大父廷温隱居安平安平蓋唐志博陵裔然不知何祖出也避胡南徙瑕丘廷温生繼榮贈大理寺丞繼榮生子良贈朝奉大夫君考也大夫與其兄之子知侍御史雜事暨俱進士起家大中祥符間至君世其科則嘉祐二年也而瑕丘之崔始大君初調沂州司理參軍再調陳州司法參軍咸以能稱用舉者遷全椒令又稱治考滿不遷喟然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此故吾家始立在藍田時語也吾又倦游土思安能如丞屈於不已知漫不省事即謝病去以秘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於時年六十也其掾沂州使者檄校士東武東武士豪喜構塲屋訟異時主司畢事出或遮道問誰何不合或裂牓相詬詠主司恐為中夕張氏名州遣衛迺得去人語君故君

不卹將出闢户衆洶而前鬨堂下索牓君徐語吏示之曰某第一某次咸相顧若厭者君即命冠帶騎而去而所取第一者後貴為宰相則故趙公挺之也其掾陳州守侍讀范公鎮最厚君君議法多附經平反范公大儒春許可察君知書長者欲奏使教授諸王宫君辭寒士不足範宗室貴者范公嘆賞迺以治劇薦之其令全椒以其家居諄諄語其子弟者語其民使知孝弟力田相親睦故訟少盜衰初君常自痛祿不及親既告休以恩遷奉議郎勳飛騎尉服五品累贈其考秩大夫妣任氏金華縣太君因愀然語人曰吾無它時奉檄歡今幸以登朝貢往者哭告吾考妣墓不恨矣配馬氏仙源縣君繼時氏旌德縣君皆前卒三男子禮藻禔皆舉進士藻前卒二女子歸孔燮孔殼燮趙州司理參軍殼進士諸孫男女十四人卒後八年大觀元年閏十月壬寅葬兖州龔丘縣萬歲鄉之三埠村其先塋之南君為人敏達莊重言行不欺為鄉閭所推許其學喜言經工為詩賦

雞肋集卷六十八

宋 晁補之 撰

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晁君墓誌銘

府君晁氏諱端中字元升漢大夫錯之後後家開封又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尚書庫部員外郎通判鳳翔府諱仲偃之子庫部前

夫人許氏後夫人劉氏而府君劉夫人出也封長壽縣君府君生警悟好書十歲能為古詩草聖奇異庫部尤鍾念其失怙恃也年始十五矣人意其幼驕而難其驟處約也而府君悲哀折節如故寒生問關自力竟為東方名進士而文辭雅不追世好故累上迺中第初調趙州平棘尉盜去境民安堵遷雄州防禦推官知頴州沈丘縣事將行而以疾卒享年五十元符三年四月庚子也即其年五月辛酉合祔於任城縣呂村魚山前夫人胡氏之穴胡氏知書能詩先府君歿二十二年矣繼夫人閻丘氏淑慎宜其家二男三女男保之付之皆舉進士自立女尚幼府君為人豈弟甲以自牧而倜儻尚義不事小節文史筆墨之玩甚於嗜欲好酒喜山水嘗誦李白語曰偶棄扁舟一日千里忽遇勝景終年不移人亦以為近與人交傾倒無不盡仕宦作業得少為足類馬少游之為人詩文草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江南黃庭堅嘗見其所作而歎曰永懷而善怨蔚然類騷庭堅未嘗以此許人也其在平棘守李陶作樓於交之陽府君賦焉陶刻石樓上後補之見之曰賦雖小道然屈宋遠矣文詞之芳潤至相如子雲而極左張屋屋乎斷富而更窘曹植欲返其波瀾而不能也淡交陽樓之作有心哉漢之上乎若親見子雲不能動人則補之之所不能知也府君補之之季父少長同研席其銘府君不求諸人而補之自銘之亦府君之志也銘曰

論世莫近於唐而唐以文侈何必其大者若郊島馬傅

矣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為塊東家尚爾而況迺雄輩
虎炳不玩以遠莫馴山雞鏡舞則惟近人吁嗟吾季父
以遠沒身雜蓀茝以為詞兮以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
而一人知兮則吾不既已聞尚遺此後昆

殿中侍御史趙君墓誌銘

君諱祐字壽臣其先趙州平棘縣人殿中丞諱符之曾
孫太常博士諱昉之孫而尚書都官郎中諱盛之子也
家世以財雄邊州國初北方用師博士悉以家財助官
軍逐寇趙人賴以全自都官始葬磁州滏陽縣因家焉
君幼警敏不戲弄稍長學通洽中天聖五年進士第初
調冀州司理考中囹圄屢空改雍丘尉轉大理丞再知
長垣臨邛二縣事用舉者擢知威州事威近蠻苦侵剽
君下令毋先犯蠻蠻久感悅至相帥拜庭下遷殿中丞
通判相州事相守資政殿學士張公觀奇之曰廊廟具
也會改守鄆即奏君通判鄆州遷太常博士時賈公昌
朝為御史中丞言君方正擢監察御史彈劾不撓仁宗
眷待之言楊崇勳以恩舊位將相判成德軍其子宗誨
受民金崇勳因為釋民罪事發崇勳猶為營奏既逮捕
宗誨崇勳又篡取之君言闕庭至近崇勳恣橫如此臣
聞制使李宗易有奏報繼遣种世材就問崇勳但卧閤
延制使入對不合鹵莽臣請選使臣以禁近送崇勳就
對念以其嘗官樞庭務存大體猶望與一散秩許令致
仕上深然之保州卒叛閉城拒守朝廷初遣中使招撫
繼又發兵攻討君言保塞近敵境偵邏日至今發兵速
破則謂我邊壘不固未下則謂我戰士無勇使遂克之
老幼魚肉帑廩灰燼可鄙也又聞已遣樞密副使富弼
宣撫河北龍圖閣學士歐陽脩為都轉運使宜下弼脩
倍道走城下曉諭歸順不可淹久啓敵人窺覬之心生
逆黨變詐之計或叛兵有邀請亦務俛從事定自可裁
剸上優納之而鄭公文忠公卒平保州賈公為參知政
事君引嫌請外官遂以監察御史知棣州事仍不廢言
事俄遷殿中侍御史興利除害州以治參知政事王公

堯臣引為三司户部判官恩得任子以與其弟禩補郊社齋郎時虜通耗朝廷難奉使者假君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充接伴北朝國信使還經趙宴其族人語曰終願復為平棘人與族人處因以錢二百萬為貧者營產既還遣視汴口陞辭上曰卿此行歸當峻任卿而君得疾汴口既還卒慶歷五年四月六日也年四十有五上聞之歎息曰趙祐迺止此問誰後者賈公以嗣子滋聞而有司白君遺奏不應錄子上曰與太廟齋郎君平生以建明時事為已任言多為民自佐郡為州至官臺省內外如一嘗疎決刑禁河北鞫獄陝西既畢皆以其道所見利疢聞凡切於事者六其一慶歷二年星變又春大旱上避殿寅畏救寺觀為道場齋醮事君言邊患未寧民力重困此聖慮所宜先軫者也佛老亦化民趨善然未聞遂以此答天譴也其二河北配糴民粟至二百萬石民蓄穀盡籍加督責户不聊生君言陳新未續恐穀翔貴轉致流亡民為邦本不可忽也請俟秋成聽民自入粟其三京東水患令民分墾田畔以走水因其土為防植本防上君言民田有多寡而墾深濶若一可施之廣不可施之狹請下田欲墾者從民便其四鄆州户輸乾食鹽錢君言鹽錢名乾食者但歲抄浮户計丁配之皆里正鄰伍專增損丁數又變輸絹若紬費數倍恐京東盡然請悉輸以錢以當預買直官入優民費省其五陝西榷鹽較通商時民不為便君言始改法盡收客鹽官貿之已盡則必配民輦致或衙前督運多破産又户無高下給食歷負食圭撮官不圭撮貿為病請通商如舊其六陝西令户運糧至延州保安軍又不許飛腳齎貨就糴其地君言陝虢以西米斗錢五百至六百此但輸直以五六穀價臣聞沿邊入粟甚耗中都錢今解鹽以席計猶四百萬請入粟皆償鹽且稍潤之則遠民紓中都實事多施行君疎財尚義識吳公奎於常僚未有名時吳公從制舉為空室給其資卒大顯韓魏公文潞公亦與游皆器之武功蘇子美以詩豪少所許可與

唱和盈笥娶李氏封永寧縣君子滋終漢州錄事參軍二女長適內殿崇班秦某次適宣德郎王定五孫崇厚崇烈崇德崇仁崇卞皆進士崇烈嘗舉禮部後以貢士垂釋褐卒崇仁崇卞皆夭錄事君以淦陽葬有河患改卜下邳之新安未及事而歿故崇厚崇德刻意能幹其盡以大觀三年十月甲子舉君及永寧縣君之匱合葬於新安并舉錄事君以祔成其先之志也銘曰

惟天祚宋削平僭亂如舜禹升逮於仁宗休養生息文景致平其同亶時天為生賢碩大光明庶尹百工亦罔不正可庸可承猗歟御史崛起平棘有直亮聲士欲愛君愛民為本本固邦寧尚率爾祖毋壞爾成則後其興

永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殿中侍御史趙君諱祐之夫人李氏鄴大姓如蜀程鄭氏夫人幼孤鞠於其叔父母年十八適御史君生一子漢州錄事參軍滋也幼莊靚寡笑言御史亦少孤事母恪夫人不愛匿橐奉姑甘旨日夜勉御史以學御史

立朝清白有內助焉累封永寧縣君姑老癃發胸間殆夫人吮癰出血信宿愈御史年四十有五而歿姑繼歿夫人哀痛垂死其二叔求異籍詐其資二百萬錄事君幼不能平夫人止之曰無以累爾父鄉里賢之以熙寧某年月日卒二女五孫見御史誌孫崇厚崇德自淦陽舉御史之匱改窆于下邳之新安以夫人合葬銘曰

生富侈躬淑靜嬪髦士勉以正姑曰孝與為命或分財棄不競洵女子能力行寧爾後徵厥慶

進士杜君墓誌銘

寬伯姓杜氏諱欽禹濮州鄄城人也杜氏固多賢而寬伯之高祖某官諱某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皆以文學政事顯於時杜氏始大而今為宣德郎詳定官制所撿討官曰純鄉人尤以為賢而師之者實生寬伯寬伯為人頎然而長質直且愿人以為稱其家兒也補之十餘歲時先君為補之言宣德君君子也若人乃可事之及補之長為補之求配以為莫良杜氏而補之所與

奉先君祭祀者實於寬伯為第二姊寬伯與補之游七年飲食起居不見其有過也讀書能知其意為言語皆質直事親竭力不薄與其所厚與兄弟族人處竊竊然愛不能捨也元豐四年五月八日不幸感疾以天年十九娶閭氏無子卜以十月某日葬於開封府祥符縣某村之原初寬伯疾巫補之入視挽補之衣泣曰恨不與吾姊別補之悲之寬伯孝弟人也銘曰

生而不壽無男子生莫毒斯而寬伯罹之求其所以至此極者不知其為誰嗚呼已而

進士閻君墓誌銘

進士閻君益字天錫世鄆州人有諱寶者仕梁為保義軍節度使後降晉晉以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胡柳之戰晉敗莊宗欲退保臨濮寶獨以謂梁兵窘蹙其情已見持不可卒逐梁軍寶殺封太原王逮周割鄆州之南邑為濟州治鉅野故鉅野之閻皆寶後中散大夫光祿少卿諱貽慶君曾祖也楚州錄事參軍諱化基祖也宣德郎致仕諱仲宣考也君生而茂良兒曹有志於學嘗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為孝隨父官縉雲病其僻絶無與言乃自獻書其親願受業太學不以遠膝下故自暴以貽親憂乃孟子所說五不孝終身保不犯也其詞踰千言至論死生窮達有命不敢借勢而欲速鳴呼是誠有志也然觀其詞汲汲若與日月競迭微猶茫然如不及者感慨異甚益居太學纔一年輿疾而歸卒於家其親念其平生言而痛之其族人見其勤苦而望其有成者惜之而鄉人之知其誠孝宜顯者以不盈而得害咸歎其不可知也有詩六十二篇率多志士幽隱良玉毀棄騏驥不棄治容巧舌但悅兒女反掌凋謝之意寂寥可傷也娶趙氏大理評事某之女亦卒評事無子而女得其父產以歸君甚厚宣德君謝事良窶因得以養有餘則以分族人不私也子一人閻業進士亦愛孝操進士閻卜某年月日將葬君於磁州某縣某鄉之原以

君嘗與某游其求銘踰書五返而益堅某既知君不得辭銘曰

梗柟豫章可成棟梁拱把而毀傷蓼莠蓬蒿實害嘉苗雨露以翹翹曰山虞老農之罪非而山虞老農不顧其如是豈非命耶

夫人閻氏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充刑部詳覆官晁君諱端本之夫人閻氏濟州鉅野人也考單州司戶參軍贈宣德郎諱德基蚤卒妣孝感縣太君張氏寡而材教其女甚修士爭與婚故夫人年十九歸晁氏而大理君復蚤世夫人恭儉守義族姻更賙之嘗從其兄今奉議郎致仕仲約官江州因受道家籙逮補之為尚書郎及守河中也皆迎夫人以居而補之之以太平觀食而居縉也夫人不果來崇寧二年六月甲戌歿享年六十有五生七子皆不育一女嫁故集賢院學士杜公諱純之子承奉郎開又以產夭夫人由是得疾悲啼不捨榻竟以歿且瞑猶綱紀其後事不亂前此杜氏以其外孫君渥從始孩矣隨其柩而號行路傷之而大理君於補之為叔父補之痛君之無祿也既以歲甲子冬十月乙酉葬君魚山矣故夫人之亡十八日七月辛卯克祔於魚山之塋且嘗誓於大理君曰惟歲時薦享則先人之不肖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於地則叔父飲食如生今夫人之葬也言猶在我先祖先人尚聞之銘曰

生無以養既養矣死無以葬既葬矣抑富貴而多子相去乎此其能幾吁嗟夫人可寧止

右通直郎楊君墓誌銘

元祐八年二月戊辰右通直郎新通判河中府事楊君卒於家其孤若狀君行以抵其外兄晁補之而哭曰若不夭我君志義宜承吾祖後光大我家以垂裕我不肖孤而位與年止此若念此痛於心我君嘗言吾所與游衆而吾甥知吾志然則非外兄誰銘尚慰我不肖孤補之哭曰自我為兒時從壽光夫人於外氏舅愛我厚導

我於學甚恩竊不自少謂舅才業可任重而迄不偶其
敢嫌於戚以沒舅美謹按楊氏系出弘農華陰漢興有
喜為郎騎追項羽初封赤泉侯喜後有寶王莽時不應
聘蓋救黃雀山中而夜有童子致白環四云後當出三
公如此者寶生震震有令德亦致三鱣之異震生秉秉
生賜賜生彪彪皆忠孝竟四世為三公如童子言雖其後
分裂猶世多大人顯士非他姓比而君諱某字節之世
家單州成武自曾祖諱超以上遭五代之亂遁逃不仕
祖諱善基始徙濟州任城以學術行義教授其鄉生二
子為郎累贈尚書刑部侍郎而尚書比部郎中贈右朝
議大夫諱早君考也幼彊學事親孝慷慨有大志聲聞
山東既冠以經明起家歷畿令州守數決大事疑獄不
侔鯁寡不畏彊禦有古循吏風顧喜言兵挽弓至一石
平居論議慕班超之為人近臣亦屢以此言不果試前
夫人鄭氏先歿繼夫人向氏封福昌縣太君而君向出
也故以其外祖父龍圖閣直學士傅式恩任郊社齋郎
生警悟異甚年十六舉進士以高等薦即知名尤為吳
申江淵諸生進名士所稱文采贍逸造端立語則破的
驚人初調密州諸城主簿再舉進士又首薦不第遂盡
屏其少所學益治經考古去華而居實矣諸城劇邑令
以病不勝事去君承令乏吏少君君為晦圭角調聒不
遽吏稍縱因微得其宿姦狀盡置諸理一邑大駭時清
獻趙公扞方安撫青州巫言君才於朝又以吏事稱再
調開封府襄邑縣尉初教保甲君行法不擾而辦歲終
以其伍見庭下旂旗弓矢甚整坐作甚習神宗喜又嘗
有獲盜功應併賞即擢大理評事喻執政與畿內大邑
以觀其能而用它事忤當塗得知真州六合縣又左遷
監荊南府酒轉運使趙鼎提點刑獄事周尹爭薦辟各
欲為已辦事者移監鄂州都作院改承事郎守朱壽昌
數移疾輒以郡政屬君而幕府熟君名亦不以為嫌也
丁福昌憂免喪知廬州慎縣江南俗喜訟而慎多豪右
率以財陵其里人而屈之少忤則使其儻毆藉或摘其

陰事于官無不至君發其尤無良者一人以徇訖其去無復以此至庭者有吏犯賕覺而當法輕君繩之急吏反賄民往誣君以事於户部君為不知者而民詞窮自歸君諭以誠釋之廼檢王軫嬖其親卒而御其下慘衆洶洶欲為亂軫懼求解其官去君曰我在君無恐即名軫所嬖懲之而喻安其衆衆不敢動軫用以全父老以謂自皇祐逮元豐四十年綰兩令前李處厚後君也再知鄆州陽穀縣政如慎而滋有聲民以小忿夜與奴殺田客獄未竟會君蠶出其人賂吏求去奴絶口因以奴病聞君已知之衛奴甚謹計不得逞卒伏辜有殺其鄰之子者尉視之類刀傷而得斧尸旁不可詰君獨陰使人探其篋得刀而藏之因語囚悉上汝家刀囚數其狀悉而諱篋中者君出刀示之曰此誰物也而不數即叩頭請死轉運使范鍔每行部至境輒反其施曰此故慎縣才令必刀有餘地也京東多盜而陽穀接河朔君勸民以衣食之本盜為衰囹圄屢空吏無所措其手民相

與謠曰吾邑有難遇事十令令自為令一也蓋歷數其能皆聞見所無者吏雖初不便君既束君法人人幸無過久反自慶以謂令保我至此擢通判河中府未行一日會其昆弟族人飲甚歡將休忽坐帷後瞑不語家人就呼之逝矣享年五十一歷官宣義郎宣德郎右通直郎勳武騎尉服五品娶錢氏丞相文僖公惟演之孫而殿中丞曄之女封樂壽縣君有淑德善於舅姑宜其家二子若鄉貢進士彊記而文能幹其蠱者也草少卒一女未娉將以某年月日葬於任城縣千秋鄉千秋里從朝議公之兆也君忠信和裕孝於親生事死葬無愧者敬伯兄猶父而鞠其婺妹恩為人風儀修整書畫妍楷談議脩然晉王夷甫衛叔寶之流也至其居官有守遇事剛果所至人受其惠則又人不可及者好書多所觀覽而尤善易於文喜韓愈嘗道黃州以所為詩賦贄眉山蘇公公歎息為文美之上即位之初上書言時事大槩欲久監司守令之任考百司課均坊市易捐牧地租

略已施行初補之先君以文詞德義寬厚愛人有美名
州閭人慕學之舅以童稚從先君先君固言舅少成矧
補之壯長聞見如是懼不肖述事不能白矧曰敢以其
昵私舅詩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桃李人且猶蹊其下
如舅玉也不繘藉以萬諸廟而毀於櫝中是可以為求
者惜銘曰

天固不愛物不然何以鍾其美而與之不為用以屈物
固不自愛不然何以輕吾寶而喪之易所徇於外爰有
至理是不自期繄厥所遭孰知妍媸彼玉而美而未始
以為美斌玟佩爾而玉亦不自謂其如桃李嗚呼舅氏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鼎字正之張氏得姓遠周宣王時有張仲春
秋時有張老兩人最顯其後杜陵人張湯以法律取漢
三公傳子安世至純凡七世侯蓋班固嘗言馮商稱湯
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又怪漢興以來侯者百數
而未有如富平久者意湯雖酷烈以其推賢故有後而
余嘗竊以謂留侯豈特其才智漢無雙而輔漢救民於
亡秦虎狼塗炭之中生息二百餘年事成遁脩然推而
不居本其處心使世果有辟穀不死之說非妄者如良
乃當得之而良死僅傳子不疑即絶此不可知者及得
商所稱然後遁知湯之忮刻雖其達賢恐不足相補而
富平之所以久殆良祖以來君子長者之風故迄今雖
分梨徽晦然張姓遍天下亦盛矣而君之先蓋鄆州須
城人自五代之亂累世隱居以孝稱逮君曾祖始徙濟
州鉅野而諱宗孺者君考也富而好施以奠培其子讀
書為士君用勉礪有立初泰山孫復家居傳經聲聞山
東其一時貴人賢士爭師之後仁宗召復居太學而君
往執弟子禮因盡得與其門人高第游受復春秋尊王
說然猶以取科名慰親意為事而於時翰林鄭公獬滕
公甫塲屋聲籍甚亦與君厚迺以詩賦舉進士不中第
治其業益勤會其父病就養者累年因歎曰士遇合有
命若可以力挽取非命也遂不復措意尋遭父喪茹蔬

摧瘠自是益外名譽略威儀鄉人之賢不肖善惡皆與之齒窮閭寒家慶弔必在雖塗潦不棄曰無以見里之老人家故饒於財而奉養薄不以饒故欲可侈而易其所聞於儒者也至賙人之急則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常滿堂嘗買田三百畝以待宗黨之貧無歸者使葬且養焉歲凶出粟數百斛食流殍所活以千計為人寬厚坦夷喜讀書樂善而好信鄉人有爭者至就平曲直勸譬而去無不滿意此其身既不偶而退行之家一二之外光於竹帛亦可以無憾而當其卧浪泊時至念少游大槩也母房氏有淑行老疾危甚君夜禱於庭即夢得期三年后如期亡人以謂孝誠所感云娶許氏繼孫氏皆善其內事子一人仲原嘗以進士舉禮部講肄有聞工為詩溫恭樂義致客之多如其先人五女嫁房經薄演高脩房之才程獻夫皆同郡良士而經以明經獻夫以進士俱嘗預計偕諸孫男女八人男紳詢績綱紹女長適進士瞿光弼餘二幼以元祐六年六月甲辰卒年六十有八初君考以上皆葬鉅野之比干村而地多水君疾且革語仲原曰欲為先人改卜今不能以為恨汝無忘吾志則是吾不歿也仲原泣曰諾既而卜任城縣之諫議鄉呂村吉迺遷其先柩及君與兩夫人之喪祔焉實元符二年九月某日也仲原與余兒曹俱學相好求銘昔馬少游常哀其兄援慷慨有大志以謂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棄下澤車御款段馬使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且自苦爾而援後遭光武立功萬里之外光於竹帛亦可以無憾而當其卧浪泊時至念少游於少游者後余官學四方無所成就既未有援毫髮可以厭足加齒未若援老也而已非元龍上床之意從許君問舍之事不自知與前日之慮易然後益知少游達識果足以愧援而君亦優游耆艾無慕於世當易一爻不出戶庭无咎者以是銘君其誰曰不然銘曰

士生委質功業林匪學問意皆侈心使成烜赫固莫任況事與志常嶇欹尾閭其損得蹄涔一羽之徇捐千金

少猶頡脫中悔侵念平生語安可尋但自惡影忘息陰有良里士裂冠襟不與一世驅駸駸高明之室有物臨取裁足爾吾良箴餅輻于嘗惟久搖澹泊可守寧適今畏名勿取神所歆後枝葉茂由根深

單父主簿單君墓誌銘

君諱拯字濟甫淮陽下邳人家故饒於財而祖翼考琇以樂誼好施聞琇生四子皆為士而君結髮游學嶄然兄弟間彊有力知耻為文辭敏麗太學諸生交譽之嘗即所居為東齋呻吟論說其間悠然自得國子祭酒顏公復為文以記之初某未冠游下邳君亦未壯平居學問相好也得罪家居一日君過門歡然道故意加篤夜校而志不屈年五十始中進士第調登州文登萊州膠水二主簿困窮久閱義理多知道以愛人為本教民次之故所居官輒欲行其志嘗攝令文登民有怨其子葬屏諸戶外者旦視碎首而死其家疑鄰父執之鄰父不能自明且具獄矣君疑不情夜就訊方泣稱冤遽破械出之捕得其殺者一邑歡駭然君未始以為功也沈於銓選者二十年晚復調單州單父縣主簿未至以疾卒

大觀二年某月甲子也享年七十娶同里莊氏男許學問有立女二人適進士聶綸郭闢之以卒之年四月甲子葬於下邳縣某鄉之原君為人豈弟尚氣遇事便發不藏宿怨怒故迂物而物不忌或戒以易言近悔自以義當出此不化也其家數世不異籍無親疎若一淮陽守龍圖閣學士趙公禹欲上諸朝旌表之君辭曰此在民為難於士為常不敢以是徼名既仕不遇欲投紱去即所居為東齋呻吟論說其間悠然自得國子祭酒顏公復為文以記之初某未冠游下邳君亦未壯平居學問相好也得罪家居一日君過門歡然道故意加篤夜校而志不屈年五十始中進士第調登州文登萊州膠水二主簿困窮久閱義理多知道以愛人為本教民次之故所居官輒欲行其志嘗攝令文登民有怨其子葬屏諸戶外者旦視碎首而死其家疑鄰父執之鄰父不能自明且具獄矣君疑不情夜就訊方泣稱冤遽破械出之捕得其殺者一邑歡駭然君未始以為功也沈於銓選者二十年晚復調單州單父縣主簿未至以疾卒

士生欲其志之成也家人欲其仕之榮也交游欲其義之行也志雖卷然亦成仕雖屈然亦榮義雖不試然亦

行所得在此所失在彼在此而得展余喜在彼而失匪
余耻嗚呼賢矣

雞肋集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六十九

宋　晁補之　撰

釋氏贊疏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贊

阿那婆婁吉底輸我觀世音本名號菩薩昔自禮佛足憶念無數恒沙時有佛出號觀世音教我從聞思修入無有一機非耳悟是故名為觀世音菩薩棄彼佛威神與彼佛慧正齊等從聞入流初心所入既寂相不生聞所聞盡覺亦無忽然超越世出世獲大圓明二殊勝三十二應度衆生我一名號與衆多恒沙諸佛等無異一首三首至百首八萬四千爍迦羅二臂四臂目亦然惟無心能通一切說一一咒一一字義其音遍滿十方空悉知罪性無從來是故名為施無畏諸大菩薩阿羅漢亦各自說初悟門文殊師利普宣揚讚觀世音為第一旋機反聞聞自性是佛一路涅槃門方便堪以教阿難

是故我今頭面禮弟子補之歷千劫循聲流轉得飄零人天鬼獄無不攖乃今日逢甚深法種微善根如芥許因緣會遇聞此言然我不斷三業根云何得取無學澄涕悲泣作是語大悲灌頂開我頑我亦常得二殊祥一耳所聞一夢覩我今日復為衆説稽首菩薩在世間有海傍士族姓賀三世妙績莊嚴相一負女髮提魚笥晨朝過戶言善哉汝善畫此觀世音見觀世音能識不若士不悅因辭語汝安能識觀世音髮女忽化白衣僊彼魚笥成百化笥睜然稱歎欲作禮菩薩與女恍皆亾此但衣食為善緣而已獲是感應力於今十方普供養稽首賀氏觀世音又復我昔居河壖有大比丘號覺海我從覺海求見性教我自問還自應我緣宿障未能證於覺海言不悟入繫心成勞勞發瞽悲魔入腑悲作狂夢觀世音奇特容而左手端起猛焰於猛焰中有佛首滿月嚴淨而憂嗷我時覺已自思惟將菩薩慈加護我無明毒火燒佛性佛性佛無嗷爾時便得心清涼悲狂頓消諸惱息未成念佛三昧果而已獲是境界祥於今我在行住間稽首菩薩不思議我今為衆説是事聽者同我增善根亦復隨順文殊言讚聞思修為第一令汝離苦得解脫是經所説非我言未信與信皆信持無子能背父母者弟子補之夙供養與具信士弟子諶從佛方便作此緣或以文字或財施妙甘棠林它山質以佛力故成旃檀刻此無相慈威容觸光遇影成休復願補之諶先父母棄此願力勝因緣在天修羅人非人乃至一切受生處常聞菩薩救苦誓如海潮音震三千此音歷耳報無遑於眠睡中而大覺願補之諶先父母棄此願力勝因緣過去未來及現前所作諸因對復苦譬蠆蠆作繭龜藏六不知懺悔無脫時聞無畏施自了知如劫波巾六結解願補之諶先父母亦復隨順文殊言從觀世音耳門修決定入此三摩地願我此一報身盡亦得棄是勝因緣生菩薩處為衆生復得見我先父母以身力命報父母如虛空盡無有時斷身口意不善根如

維摩詰真懺悔汰除砂質求佳饌心清淨故佛現前如
餅撲落水散時十方一切俱消殞普願幽顯諸大衆信
與未信同一音窮娑婆界稱南無如菩薩音震天地

豬齒白化佛贊并序

豬齒白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喜縣民職
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狺狺四
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白中得肉如拇色酣
酣由醉玉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

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
覩其事記于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
衆生菩薩至不愛頭目髓腦度人畜鬼出無量苦而具
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
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以威神為警此輩因懼生信
令諸聞提隳彌戾車於沸鑊湯蓮化涌出是佛菩薩心
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
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
大地草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花
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
佛之威神纔得一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豬與劉氏之
犬現已應傳而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人萬夫
於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
凡職氏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豬與劉氏所銜
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

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
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
辯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
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為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
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
日初夜援筆為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鉤吻鋸牙慘劇羅剎如是一類是
殭非殭業力所驅啖彼養已是遭食者死已能生反誅

其償如汝啖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
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超無對復苦人非牛馬
齊貝瓠犀食穀果蔬形善應爾云何不若牛馬異生無
函吻牙而作鋒刃鷹虎受報形函則然人形佛形而慘
鷹虎故死受報甚於馬牛我誦此言普勸橫目血入牙
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豬如人
人不自知是豬何等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
殺眷屬剌心取血血大谿流揚湯燔毛毛須彌聚死者
不捨萬豬常隨汝莫鼓刀謂豬賤畜是熱血裹有丈六
身南無佛陀南無僧伽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切衆生
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小大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
何見佛而欲鼓刀汝欲殺豬應作是念罰賓國主殺尊
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白乳涌出六種震驚亦如此
豬腦破佛出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
是豬不死彼佛儼然世分別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
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
大豬生不啖穢食薄荷草度羣業豬菩薩威神示入異
類汝自肉眼何由識豬藏汝之刀莫加豬首驚齒白內
跏趺坐人稽首世尊在我齒白我不敢慢無豬無人惟
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薦
三世父母師長若冤若親化柔軟心去毒害意捨熱血
汁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穩

陳氏繡觀世舍利贊

信為道元功德母大方廣佛華嚴義由堅固信生萬法
維舍利子名堅固心無心中植此信如地含種雨即生
地猶有形種有差薑不為芋芋不薤然以此兩一味故
無種種性一味生況此無生法無差從無盡藏來無自
或求不得不求得得與不得不自知是名不壞金剛幢
佛與衆生具此勝我今稽首先讚佛佛神耀力以無心
默良久頃按指時海印生光地金色是光與色為實幻
謂實非有幻非無以佛神力光色呈是光色從佛心出
我今神力與佛等如鼓不擊終不鳴衆生身具一觀音

各現其身而說法觀音常不離汝眼而汝眼不見觀音旃檀繡畫與紫金無是觀音無非者誰能信此不二義當執絨縷如虛空是堅固作海無邊舍利生如海泡涌非觀音力非爾力如旱氣透雨自滂或說菩薩妙吉祥欲信衆生未信者惟衆生以未信故舍利從此不復生闡提魁膾洒血林是堅固子血中滿投刀捨業拭面目如熱病汗澉澉生或說闡提身所無是波旬說非佛說我觀陳氏此殊勝非出家女和合僧一念圓成三業空不外吾鏡中則其能以無心通達而一音演說字有盡而義無窮能言之類無以復加如經所說山河大地皆是菩提瞪發勞相譬菩提心為一大鏡而山河大地一切衆生草木根牙之類皆清淨本然中所現物故隨取隨用而其取其用皆常樂我淨亦佛言決定義中無決定我今頂禮菩薩足善護念此陳氏慈為衆生作佛因緣一浮囊濟大海水十方菩薩為已伴雲中金毛希有事佛說作解受羣邪說說故如刀畫水如空中鳥迹過不可尋而眛者欲求畫於水求迹於空故觀一藏教如大海普雨而欲以淺智悉數其滴至不可得則生迷悶於千萬億句計常計斷見中見邊如步屈蟲腳移後躡前終不得捨而曾不知反滴為海則千萬億句畫亡而迹失有大智人菩提達摩具佛知見憫此震旦為教所縛而來解之最喜一語廓然無聖有求心了不可得者即以付之故面壁不立文字而一藏教咸露無餘佛音人音鳥音獸音一切風

畫入定僧贊

開眼見明名為見外閉眼見暗名為見內此二俱離無諍三昧彼上人者難於酬對

佛鑑大師語錄序

佛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而以一音演說之故法法皆心

水百物之音是音皆說是說皆義乃知墻牖棟柱無說亦說隨其根性使各悟入如是解脫無量之衆譬五百比丘各有悟門言人人殊而佛告舍利弗以彼皆正說無揀擇也粤有佛國禪師白公天衣懷公之裔孫法雲秀公之嫡子提祖師印為一切雄而佛鑑大師惟仲又佛國之嫡子始從佛國悟庭柏義即師子吼盡眼色界隨類拈出物物皆金而佛國故不作如是言佛鑑亦不作如是解也或舉庭柏義問者則曰莫謗我師然青青滿前用亦不盡既往金山龍游道場皇帝數遣使降香學者雲集震於江南會補之至金山師傾益欣然語以家弟無極宰說之宗旨夙契嘗赴初請桃園鼓山亦以補之於道有少分因出門人所集語録求為序引補之聞之昔佛一時取恒河岸一葉告諸比丘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大地草木為衆生說者如手中葉佛以為葉葉皆舉累劫不盡故舉一葉使自趣入而縛於教者始葉葉而求之非祖師具佛知見則安能不立一指而盡佛之蘊無有餘哉知此則如來祖師無異禪也故因佛鑑語録而伸之

跋戒公疏後

元祐七年翰林東坡先生守揚七月石塔禪師將還山其徒詣府請留公書其狀後與之曰傳語長老三十日奉謁議去住即以其日從僚屬過師出疏袖間師去而復留初師欲去甚確衆以為非東坡故不留也師留而公去室中塵凝師坐晏然如公未去時也補之不學道不足以知師得道之淺深而徒識其貌淵然而靖不可澄撓忩其初不為東坡而去亦忩其終為東坡而留也姑留而已矣後九十八日晁補之記

荅楷老別紙

弟子補之黑業鈍根歷劫飄零可憐憫者竊不自意以何因緣年二十許時即知歸依正法更不生疑而業力牽纏投身世網飲酒食肉作衆不善晚雖懺悔未有脫期曾禮圓通覺海二士嘗蒙接引自不承當今年五十七

髮白氣衰歸仗無所仰聞和尚德名心生歡喜恐是宿
緣曾獲親近故昨覩了庵頌不覺便伸偈讚熱鐵入
水作種種聲亦不自由非敢發露見解求大善知識剖
判也伏蒙寄賜荅偈蕩然自失如大空中無安脚處既
而內省若朽木不可雕和尚豈肯開甘露門也惟願慈
悲更加誘誨令浮海盲龜遇木得歇幸甚幸甚補之稽
首

無名庵銘 為居士劉範作

無空名空在大覺中如海一漚無生滅同大千居空漚體
億一是中無庵名庵非實無庵何銘況庵中主曰我不知
芭蕉自喻有來時人亦不自知敲門試喚睡裏揚眉

脫黏庵銘 為陳元老作

鴉鳴不鳴問庵中人是聞不聞聞不聞聞滅黏
不可脫無黏何脫離生滅本十方消隕

夢齋銘 為曇秀師作

夢中頭落以手捉覺知夢已默自笑我今無生妄為有

如鬼詬口是非我是鹿非鹿何時了請循其本二俱滅
我今何為復夢語門闌墮地忽驚覺

東皋子宴坐內誦文

平居宴坐閉目收慮恒作是語汝身今者非男非女非
孫非祖無古無今無來無去清淨本然妄生國土被塵
染識根乃結聚久不可洗如衣受漬妄有形骸妄有名
字是張是李是男是女汝既非此此亦非汝譬如蠔蛤相
被石黏住認石為我千劫受苦是義不然吾有一喻譬
吾如空被丁釘去住是空非物釘無着處便得脫然離
我我所正恁麼時揩眼看取一念相應是涅槃路

雞肋集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七十

宋　晁補之　撰

釋氏贊疏

勸緣造大藏經疏

伏以諸佛出世本緣說法利生衆生鈍根不能見性成佛所以託胎卵溼化為正命認地水火風為自身將盲引盲從苦入苦大可厭患況無出期故如來警之以雷震法音示之以天然覺路設有七寶布施滿恒河沙不如四句受持等虚空量而此小邑其中萬家雖建梵宮猶虚龍藏醍醐上味至死不嘗摩尼寶珠曠劫常棄豈不共生慙愧同作因緣今聞上國伽藍適有古教緗帙題緘萬卷價直千緡欲置六師殿堂不妨八部衛守普願聞見咸發慈悲大事圓成諸方慶讚若僧若俗得誦得持十地一乘性陸蓮而不染三塗八難罪湯雪以無餘或素或緇曰男曰女不以多寡便為重輕惟能運喜捨心則必獲法施福恭惟大覺證之謹疏

請則和尚說圓覺經疏

伏以脩多羅教者如來本起因地正受住持大涅槃門妙莊嚴路十二部經諸決定義十二菩薩所脩行因流出無量一切吉祥真如超過恒沙十方文字譬喻若廣說說者千劫不盡若無說說者一句不煩然而末世勤勞益遠正法衆生眼目必有尊師和尚德性純明道鋒孤迥具三次第為一總持固嘗振錫游方為證此事拈香說悟已契古人於我此邦夙植善本願興慈憫普為宣揚夫性覺圓通初無此觀彼觀因地漸次故有齊修單修欲令見聞不生差別幸對人天之衆尚無金玉其音

請則和尚說金剛經疏

六百卷義總般若以題籤四大部中以金剛為教髓如是住如是降伏法固已傳若以色若以音聲佛不可見所以德山受具而精究曹谿採薪而聳聞蓋達心則四

句無餘故上根以一門超出和尚離我我所得玄玄機故知筏諭本空然欲濟者盈於涯涘夢觀不實而卧斸者喧於床帷況此小邦魔彊法弱賴覩若士雲開日明庶幾興行從此紹續昔達摩見梁武帝則不立文字而天女告舍利弗以無離語言師今對經所説何法我不取相亦無是經願諸見聞同一解脱如病得汗如鳥出籠

龍泉寺修五百阿羅漢洞慕緣疏

伏以瞬青蓮目付法藏以默傳結白疊巾指心源而直授受有迦葉首悟慶喜先聞夙習大棄已超無學假修小果欲接下根故十二大菩薩之所總持與五百阿羅漢之所證入波不離水水即是波此皆為一因緣酥乳流出雖復説三次第羊鹿亦無知性空則法空如我説

歎幸嘉苗之極望乃霖雨以涉旬非民獨招繫吏不德是用潔誠念咎歸命求哀不違本心來受此供敕天龍之休燕賜田晦之收成仰冀威神必垂拯護

濮陽女子杜氏小五娘法名故朝散郎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故真寧縣君閻氏今安平縣君晁氏之孫今宣義郎知潁昌府陽翟縣丞故晁氏八姐今晁氏二十一姐之女年十八歲其家議以從人矣念其前母以

産歿已當為婦而悲忽自截髮如頭陁儀頻粉澤屏董見請於親冀他日為比丘尼以報生身之恩學出世之法其尊屬盡然傷而聽之其壻氏悵然恨而捨之自歲丙子至歲戊子十有二年其志益堅行益熟而朝請郎監西京中嶽廟晁補之妻永嘉縣君杜氏修撰公之女而宣義君之姊也憐其姪之意以錢一百三十千輸諸官得祠部度牒施之命以善月日享佛飯僧落髮受具又以告補之曰子為作文讚其事成此女子願且普慶懺使杜晁兩宗往者向佛菩薩獲大饒益其詞曰

伏聞山河大地尚因瞪發而生血肉幻身豈是金剛之法為泡為沫為無量腥臊聚為苦為惱為百一疾病纏為火宅已燒為丘井將墜晝作猖狂而不暇夜夢怵惕而自驚無常大鬼之所驅有情更生而何往所疑厭患出離而反欣喜控搏乃清淨童女杜氏小五娘法名賢公之孫信士之子初聽結褵之議便盟落髮之誠至於視姑姊妹之行譬若觀雀蚊蚤之過蓋戒定宿修於前世故因緣適會於此生親杜姓中咸從本起之願姑晁氏配為營披剃之資解紛著盤諸天八部而皆歎登壇受具大覺六師而現前當有無舌瘖啞人教汝讀經生盲摘埴人指汝見性滋長聖種斷除愛根用以加持晁杜兩族俱棄勝因回向幽明二途永脫苦趣及此會中盡未來際助緣隨喜男子女人證明此比丘尼令得不退轉同悟無生忍曩謨佛陁耶

鵞湖長老開堂疏

蓋聞大空非界認華自是迷人陽燄無波守魚真成癡鶴徒以無始妄業有為幻因說寂說常別名別相室羅筏河見佛影正似夢中毗舍俱家入聖胞未知來處有病必求藥到岸不須船佛性在阿那邊兩頭雙動般若以何為體大笑一場談此者多達此者寡又恁麼去也當如何接之曾經黃檗三頓來直得困徹便是曹溪一滴水更不疑他固知戴頭覓頭就屋添屋也要春來冰

解曰出煙消況鵞湖山水之名藍馬祖子孫之遺範雖復骨藏十世未妨名播九州法席比虛緇徒猶盛必得如龍如虎乃堪度馬度驢伏惟某和尚悟祖祖心提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倡彼緣已熟此正是時卷舒皆欲為人去住亦豈由我今者不動一莖草不遠千里塗直須救取猫兒也莫輸却山子慈悲肯顧歡喜普同

請崇寧長老疏

蓋聞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淨明心不緣他悟既衆生本來成佛則祖師何以為人但救沈流聊加警策面壁無語所以顛倒迷悶終日怖頭有大智人緣在震旦面壁無語不妨滿谷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月雖它方之已熟眷此土之未敷今皇帝陛下紹述聖猷嗣隆法寶合百工歸美之意建萬壽崇寧之名妙喜擎來化城跳出是用騰封章而有請屈道德之肯臨恭惟和尚受祖祖心提方印等慈不擇貧富任運無有東西視不見聽不聞在三藏鼻孔上立遇者死當者壞從德嶠捧頭出來願垂悲憐副此翹竚不用變生作熟自然識路知家以不盡燈度無量衆葛藤具斷阿誰曾縛汝來皮髓無忝那箇是不精底上資脣算永洽純熙旁沐民生普離菑咎不勝懇倒之至

請普照長老疏

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靜明心不緣他悟既衆生本自成佛則祖師何以為人但救沈流聊加警策面壁無語不妨滿谷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月自茲而降得度者多況普光淮上之靜居大聖唐來之顯化久虛法席蓋俟名流齊公長老上人授祖祖心提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倡今者諸方咸說四衆同音不遠千里途不動一莖草剎那即至燕坐宛然光弼得子儀之軍何煩申令韓信奪成安之壁也要作家阿誰曾縛汝來那箇是不精底空劫前三世無佛時一言如是接人方名傳法

題大寶箋經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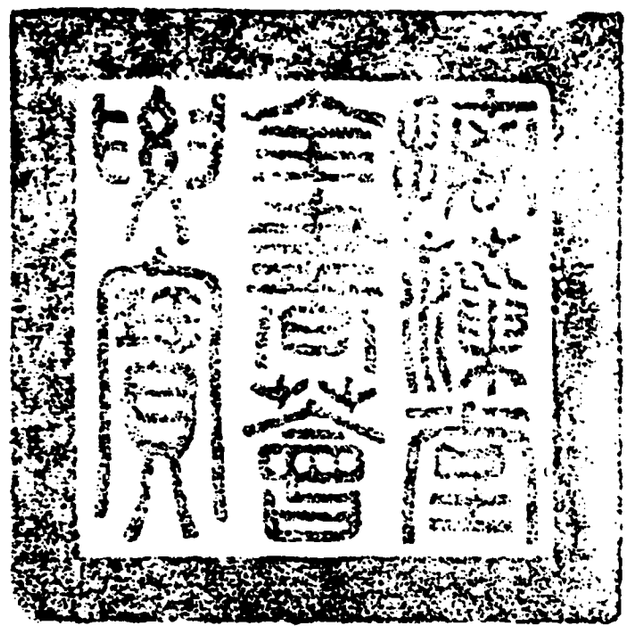
真覺大師志添傳其遠祖百花巖主之道受持大般若波羅密多安忍精進靜慮之戒誦千百旋陁羅尼降伏諸魔拯拔衆患有大名稱於四方補之戊辰歲拜大師於京師已蒙教誘丁丑歲遭太夫人楊氏喪于丹陽哭詣金山修水陸供大師忽於衆中念舊拊孤惻然慈憫後數日入船臨柩宣祕密音如出金石宴然收足忽起唱言汝母無苦我佛如來有大寶箋陁羅尼能為一切衆生在生死者開大黑暗滅罪增福作金剛幢獲不壞報若頂若佩若安舍宅若冢墓中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迺授此經補之奉行如大師教戊寅歲遇妹之婿陳琦於金鄉琦不知補之嘗受此經也蹙頗而言我聞人言大寶箋經昔在朽塔諸佛涕泣所共宣賜願以薦先行求積年了不可得補之驚愜出經帽中為琦贊說再拜授琦琦即書寫命工刊印普勸人子亾失父母如我苦者恭敬供養頂佩藏置安像腹中仗真正力為升濟資

四月六日晁補之記

雞肋集卷七十

雞肋集後跋

從兄旡咎平日著述甚富元祐末在館閣時嘗自製其序宣和以前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騷辭四十有三古律詩六百三十有三表啓雜文史評六百九十有三自捐館舍逮今二十八年始得編次為七十卷刊於建陽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旦日弟右朝奉郎權福建路轉運判官謙之謹題



校 總
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對官庶吉士 臣 曹錫齡
謄録監生 臣 楊師曾